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叁輯・拾陸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叁輯·拾陸册目錄

兩漢策要十二卷（原缺卷三）〔宋〕陶叔獻輯 一
兩漢碎金一卷 〔清〕侯登岸撰 三〇一
晉書鉤玄二卷 〔明〕錢普撰 三三一
史要七卷 〔清〕任啓運撰 三八一
春秋滕薛杞越莒郳許七國統表六卷 〔清〕魏翼龍撰 五一五
俄國疆界風俗誌不分卷 〔清〕林則徐 姚瑩撰 六二三
西被攷略六卷 〔清〕金永森撰 六四五

〔宋〕陶叔獻輯

兩漢策要十二卷（原缺卷三）

清乾隆刻本

兩漢策序

皇朝專尚詞賦取士限以五經三史出題惟東西漢二書最為浩汗學者披閱如涉淵海卒莫能際其畔岸大抵菁華無出策論書疏而已可取而為題者十盡八九真科舉之急用也先是吾鄉嘗同知彥脩宅取舊本兩漢策要摹搭刊行于世其間錯繆及有不載者僅數十篇殆為闕典彥脩痛恨遺脫嘗欲增廣方經營聞不幸早世今二孫克家不墜箕裘之緒皆業進士乃承意繼志遂再為編次將向者遺脫一一校證添補附入命工鋟木用廣傳布且索序引予喜其不負乃祖之意使斯文號為完書是可嘉也姑直書所以題其端首云大定乙巳中元日承直郎岳陽縣令雲騎尉賜緋魚袋王大鈞序

重雕補注兩漢策序

丹陽從事阮逸述

如皋張氏竹軒藏書

班范二書其載筆勝質之旨則亦博矣然而後學異嚮罕能兼該尚辭者則搴其纖華而遺於禮例玩理者執其事實而泥于通方求之然然固其鮮矣進士陶然獻得漢聖之學蔚先儒之蘊謂類書所集其來尚焉凡較兩都文章必明一代制度遂稽合衆作去繁取衷撮數萬言編成十卷同志揚端者持其書見求序引逸

題其辭曰漢四百齡君尊臣良文淳道備七制之治則與三代繼焉是皆方聞叶心抗議竭節致之然也如明堂月令則禮樂之本乎宣室對問則政教之宗乎鼂家令邊事之宜谷子雲捄庭之奏平津奧略白虎宏辯仲舒災異之誠子政封事之機建武之晨東平茂乎典禮永和而下伯始任乎中庸郎顗條七事之端翼奉極五事之變班蔡之劉論韋桓之讜言斯皆傑立孤風翊成典訓來哲不能溢其

義異世不能殊其歸炳焉休光高
出近古其諸表奏天下昌言述史有
三漢冢稱備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
得而見也舍兩漢將安之乎非表文
辭蓋善其制度而已儻或文而
不示制學而不處要如之何從政
敦宜陶揚二君銳志於此好古博
雅廣其流傳時景祐二年六月
吉日阮逸序

謹案十二卷宋人所編金人增補此其舊寫本
也闕弟三卷存十一卷為冊十有四書體似趙文
敏昔胡汲仲跋文敏書謂上下五百年縱橫一
萬里皆無此書鮮于伯幾云後世誰知公落
筆如風雨蓋文敏日書萬字也然文敏書得
晉唐遺韻固不待言所難者文敏之精於六書
篆籀耳今觀此書固不敢確斷為文敏書而
其原本篆勢謹守六書之義則与文敏真跡
無二也吾蓋深恩後人學趙者以側削為工故
於此書無失六書之指兢兢三致意焉昔嘗跋
范巨卿碑不欲實指為中郎也而弟目為蔡
體又嘗跋孔祭酒碑不欲實指為永興也而
弟目為虞體今以是書首尾一氣九萬八千餘
言使鑒賞家必實指為趙書正復何讓而吾
於訂古存真之中著發凡舉例之義正不欲
確指為趙書而於趙書神理尤得其要焉得
是說而存之即以作評文敏書之定論可也
竹軒郡伯將摹勒而傳之屬予為識於卷端
乾隆五十三年秋八月十有二日北平翁方綱

兩漢筞録目

如臯子長甫張朝樂較閲

卷之一

前漢

董仲舒賢良策三首　賈誼政事書一首

公孫弘賢良策三首　杜欽直言策一首

杜欽白虎殿策一首　終軍獲白麟對一首

鼂錯賢良策一首　谷永賢良策一首

卷之二

劉向上封事一首　賈山至言一首

徐樂上書一首　嚴安上書一首

匡衡朝政疏一首　枚乘諫書一首

鄒陽諫書一首　魏相漢朝便宜書一首

鮑宣諫書一首　鼂錯上農務議一首

貢禹言得失書一首　賈捐之罷擊朱崖議一首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一首　令諸侯封子弟議一首

王韓匈奴議一首

卷之三

鼂錯上守邊議一首　復上募民議一首

王吉上諫獵疏一首　路溫舒緩刑書一首

谷永救劉輔書一首　鄒陽獄中上書一首

谷永舉官疏一首　魏相明堂月令議一首

翼奉奏宮室奢泰書一首　王吉諫宮室外戚疏一首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一首　劉歆上毀親廟議一首

平當上寢園書一首　梅福災異疏一首

匡衡災異疏一首　谷永災異疏一首
鮑宣上書一首　孔光日蝕對一首
卷之四
翼奉封事二首　匡衡疏一首
李尋奏記一首　薛宣疏一首
王嘉封事二首　王褒得賢臣頌一首

貢禹奏疏一首　谷永書一首
毋將隆書一首　李尋書對二首
卷之五
司馬談指要一首　司馬相如書一首
倪寬對一首　吾丘壽王對一首
張敞書一首　婁敬上便宜一首

蕭望之疏二首　蕭望之議一首
卷之六　續添
袁盎說丞相申屠嘉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一首
東方朔設客論一首　司馬相如藉蜀父老辭一首
淮南王劉安諫伐閩越一首　楊雄長楊賦一首
楊雄解嘲一首

卷之七
後漢
王符潛夫論五首　仲長統昌言論一首
朱穆論一首　崔實論一首
卷之八
申屠剛賢良策一首　郎顗災異章一首

杜詩薦伏湛疏一首　韋彪貢舉議一首
杜喬諫封梁冀子弟疏一首　孔融肉刑議一首
東平王蒼薦吴良疏一首　桓譚時政疏一首
卷之九
襄楷上疏一首　蔡邕上疏一首
杜詩上疏一首　樊準疏一首

鍾離意疏一首　馮衍辭疏一首
班固文一首　陽球表一首
吕強上疏一首　崔駰辭一首
徐防上疏一首　張敏議一首
胡廣議一首　史敞疏一首
陳忠疏一首　劉陶議一首

張敞奏記一首
卷之十
馬嚴封事一首　魯恭疏一首
魯丕疏一首　杜林議一首
陸康疏一首　朱浮疏一首
張純疏一首　張奮疏一首

范升疏一首　鄭興疏一首
陳元疏一首　賈逵疏一首
卷之十一
班彪論議二首　左雄疏一首
陳忠諫疏一首　陳龜疏一首
盧植立石經書一首　傅燮疏一首

張衡應閒一首　馬融廣成頌一首
蔡邕疏二首　陳蕃疏一首
劉梁論一首　孔融疏一首

卷之十二　續添

申屠剛與隗囂書一首　盧植上封事一首
竇武諫疏一首　李固災異策二首

張暢進諫一首　崔駰誡竇太后書一首
陳蕃胡廣等薦徐穉疏一首
楊震上內寵疏一首　楊賜上遊幸疏一首
孔融上劉表僭偽疏一首
李淋諫更始授官爵書一首
寇榮自亡命上書一首
朱勃訴馬援冤詣闕上書一首
張皓救趙騰疏一首　李燮書一首
龐參奏記一首　段恭疏一首
第五倫疏一首　鍾離意變異疏一首
宋意過恩疏一首　陳寵改苛俗疏一首
陳忠災變疏一首　爰延上封事一首

何敞賞賜過制疏一首　蔡邕上封事一首
蔡茂禁制貴戚書一首
韋彪諫苛吏疏一首　延篤仁孝論一首
荀悅申鑒篇一首　陳蕃極諫疏一首

兩漢策録目　終

兩漢策要卷之一

賢良策第一道

董仲舒 廣川人也[illegible]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徳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襃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

烏乎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

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多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

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

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

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

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

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

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

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匪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

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

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

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

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
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
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
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
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

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
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
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
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
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
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
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
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
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
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

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
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
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
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
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

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

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

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

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

可杇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

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
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
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
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
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
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
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
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
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
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
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

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
羣生也

第二道

制曰蓋聞堯舜之時游於巖廊之
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
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

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
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
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天路朱干玉
戚八佾陳於廷而頌聲興夫帝王
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
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

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
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
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
烏乎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
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
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
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
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
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氣氛充塞羣
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
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
士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

咸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
考之于今而難行無乃牽於文繫
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
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
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
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
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
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
治萬民皆安仁樂義各得其宜
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

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

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物理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

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

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

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

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無度

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并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

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

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

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

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

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第三道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

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

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

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

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義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

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諸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

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来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今世

廢而不脩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義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

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義會聚相遇則有

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

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

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

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察乎

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

毋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

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

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

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姦邪民無盗賊囹圄空虚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亦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

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
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
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與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
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
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

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知之哉是
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
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
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
奢侈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
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

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
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
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
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
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
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

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
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工女利
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皆如是故下
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
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
而急於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

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

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

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

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陳政事書

賈誼 雒陽人也上方受釐坐宣室上感鬼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至夜半文帝前席時淮南濟北王皆逆誅誼上書陳政事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

滯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上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

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

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

漢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其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
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
念此至熟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
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疑之勢下
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
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

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
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
若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
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
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
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

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
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
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
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
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
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

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
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
公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
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
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
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

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興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

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

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

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
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
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
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
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既
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

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
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
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
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
斧也今諸侯王皆髖髀也釋斤斧之
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

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竊跡其事
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
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
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
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
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

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
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
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
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
欲臣子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

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

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慉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

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
也又苦蹠音只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
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
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
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

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
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
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為天
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
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
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

下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
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
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
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
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
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

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
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
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
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
之衆甚為執事者之羞之陛下何不
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

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
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
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
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
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

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
古天子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
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
諸美者黼繡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
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
而節適今庶人屋得為帝服倡優下

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
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
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
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
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
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飢不可

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為
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
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
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
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
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

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
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
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
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
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然
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

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恩之厚信
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
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
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
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而遺風
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

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
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
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
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
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
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

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
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流俗失世壞
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目耳以為
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
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
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

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
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
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
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筦子曰禮義廉
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筦
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

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
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
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
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
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
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

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
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
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
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
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

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
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
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
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
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
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

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
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
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
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
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
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

識三公三少固明仁孝禮義以道習
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
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
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
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

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
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
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
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
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
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

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
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
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
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
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

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
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
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
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
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
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

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
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
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
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
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

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
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
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
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
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
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

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
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
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
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
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
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

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

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之於將然之前法者禁之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之此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
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
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
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不可
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
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

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
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
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
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
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
氣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

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
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
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
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
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
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

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
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
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
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
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
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絕

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

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

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

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

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
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
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
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
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
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

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
矣吏民常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
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
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
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
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

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
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
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
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
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
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

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
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
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
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
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
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

官徒自爲也頑頓無恥集(音頡)詬無節
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
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
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
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
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

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
俱無恥俱苟安則主上冣病故古者
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
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
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
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

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
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
然正以鏬(音呼)之也尚遷就而爲諱也
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
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罪
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

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
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
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
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
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
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

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固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賢良策

公孫弘 菑川薛人也武帝元光五年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

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川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

臣之義講論治聞有聲當世敕問
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
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
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
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
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

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
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
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
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
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
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

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
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
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
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
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
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

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
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
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
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
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
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

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

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

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

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

之有水也若湯之旱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一

召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世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天使邪吏行弊政

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

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

直言策

杜欽 字子夏成帝時日蝕地震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

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

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之心關東諸侯無强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以

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

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

動孔子曰仁遠乎哉惟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饔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之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

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已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

臣欽愚戇言不足采

白虎殿策

杜欽 成帝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欽對曰臣聞天道

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

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

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

非何足備言

獲白麟對

終軍 字子云濟南人也武帝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乃對之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屛葭葦

與魚鳥羣亚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
而東甌内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
隨畜薦居禽獸行虖狼心上古未能
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
旌昆吾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
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

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
於宇内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不
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
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
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
色祖業傳於無窮故用至成王然後

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
垂聖恩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
於郊宫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
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
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

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
令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
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
焉蓋六鶂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
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
以類推今野獸並角明同本也衆支内

附示無外也窈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也斯拱而竢之矣上甚異之改元為元狩

賢良策

鼂錯 潁川人也時下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乃對此策

詔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

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王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主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

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執枉事烏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師志毋怠錯

對曰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公得筦子而為五伯長令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一世之傳名高皇帝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王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

臣窋等乃以臣錯充賦猶言備數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

之類無不覆也根著之徒無不載也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烏集德

澤滿天下光明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

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

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

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
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
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
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
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
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

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
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
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
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
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
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

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
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
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
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
明主之功使主內無邪辟之行外無騫
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

矣此五伯之所以德臣天下威正諸侯功
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
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能直言
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
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
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臣朕之

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三王之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冣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慾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

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內外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

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竒
觪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無帑非
謗不治鑄錢者除（毁民自鑄）通關去塞不孽
諸侯（孽疑也）賓禮長老愛恤少孤罪人有
期（早決之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
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

姦邪除去陰刑（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
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与示同）民不奢
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
内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
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
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策詔

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
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
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
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
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
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
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變
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
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
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
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

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下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賢良策

谷永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舉方正直言極諫永及對

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力行損燕私之

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郤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日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

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

進秩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豫政事以遠皇父之類（見十月之交詩）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莞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既備成王靡有過士誠敕正左右

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乂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

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人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又曰九德咸士俊乂在官未有功
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
遠之道徹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
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
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

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
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
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
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徭役無
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
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

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
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
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
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
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為政
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

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
沴（音麗 妖氣）作見若不共禦六罰既侵六極
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
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
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
人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

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永對畢因曰臣前奉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皆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末殺災異滿讕誣天是故皇天赫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湊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illegible]放也

兩漢策要卷之一

兩漢策要卷之二

封事

劉向 字子正本名[illegible] 張猛見任向懼[illegible]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

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懽於外故盡
得其懽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
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
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
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

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
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
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
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
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
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

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强以從王
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
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
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
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
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
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
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
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

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殃禍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年之間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

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
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
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
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
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
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

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
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
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
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
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
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

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
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
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
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
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
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

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
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
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
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
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
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

偕任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

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夏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

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

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王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恭顯見書與許史愈怨

至言

賈山 潁川人也孝文帝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至言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

於外而使後世不絶息至秦則不然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
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
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
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
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

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綺四馬鶩
馳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
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
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
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

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
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
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
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

薶之移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
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
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
篤禮義故天殃以加矣臣昧死以聞
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
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

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
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
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
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
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
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

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
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美者
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
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
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
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

之用其言則顯其身士恐懼而不敢
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
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
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
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
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

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
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
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
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
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
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

執爵而酳（音胤）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食也商人庶

人謗誹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

賊天下竆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

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始皇東巡狩至會稽琅邪

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唯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号有時相襲也

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号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無養老之義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

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盡其功

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
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
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
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
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

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
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
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
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
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
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

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
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
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
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
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
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

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
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疋以振
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
筭不事（言免筭賦）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
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無不被澤
者赦罪人憐其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

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
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
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
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
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臣
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

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
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
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
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
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

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
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
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
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
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
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

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
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
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
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
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
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

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上書

徐樂 燕無終人也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疆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

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

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埶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埶雖有強

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

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宗廟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强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

之聲不絶於耳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文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

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上書 嚴安 臨菑人也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捨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

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宄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

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

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號

令不行諸侯恣行强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强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虱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内之政壞諸侯

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向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内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

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北攻强胡闢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禄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

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呉廣舉

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

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

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

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

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朝政疏

匡衡 元帝好儒術言事者多進見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疏之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

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行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

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

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

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

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

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遊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情害

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備正則天
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諫書

枚乘 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乘奏書諫之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
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衆以王
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絶三光
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
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
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

披腹心而効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
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
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
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絶也馬
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絶又重鎮之係
絶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

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
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為危於纍卵
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
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事敝無窮之樂
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而居泰
山之安而欲乘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

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而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

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音梗 井索）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以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厲不見其損有

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

諫書

鄒陽（齊人也吳王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陽書諫）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

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絫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音縣好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

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

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壅（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

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
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
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
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吳
王不納其言

漢朝便宜書

魏相 字弱翁條奏漢家便宜及賢臣賈誼晁錯仲舒合奏之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
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
法廣敎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
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
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
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相(惟)民終始
未得所由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
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
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
大夫博士行天下察風俗與(舉)賢良平
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

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
急繼困慰安元元使(便)利百姓之道甚
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
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
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
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

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早圖其備

唯陛下留神元元卽由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

上時政書

鮑宣 字子都哀帝時大傅董賢貴幸宣疏之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復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

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

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
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
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
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
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
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音治 遮也）六亡也

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
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
刻二死也寃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
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
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
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

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
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羣臣幸
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
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志但在
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
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

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岩穴誠冀有
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
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
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
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
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

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
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
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賔客漿酒
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
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

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
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
獨不如多受祿則美食大官廣田宅
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安身邪誠
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
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

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訥鈍於辭
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時務策　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
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
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

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
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
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
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
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
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

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烏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

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

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
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
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
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
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

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
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
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
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
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
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

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
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
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
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
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
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

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
莫若使民務農而已欲民務農在
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
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
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
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

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

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

言得失書

貢禹　字少翁元帝初即位徵為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

臣聞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并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

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
含氣出雲斬伐林木無有時禁水旱
之災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
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
人積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
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

蒲泉二　五十七

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
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山
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
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
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
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

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
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
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無復
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
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
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又言諸

蒲泉二　五十八

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
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
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
萬宜免為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
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
自諸曹侍中以上家無得私販賣

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
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
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
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
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
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

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
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
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
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
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
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

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
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
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
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
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
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

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
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
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
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
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為
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

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
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
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
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
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
贓者輒行其誅無但免官則爭盡

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
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
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
下之君微孔子之言無所折中況乎
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
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

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
正天下易於決流抑墜自成康以來
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
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
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
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

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
姦臣遠放諂佞赦出園陵之女罷倡
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
物脩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
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
及雖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罷棄朱厓議

賈捐之 字君房元帝初元元年擊朱厓連年不定捐之上疏曰

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

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作春秋也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不

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

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
方毋来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
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
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爭臣杜口
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

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
可校乃探平城之士錄冐頓以來數
為邊害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
乃運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
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
塞制南海以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

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
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盜並起軍
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
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
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
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

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
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
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
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
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
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

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

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朱崖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

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朱崖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乃從之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元光元年乃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効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

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内為一功齊三代務

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士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

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

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

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切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

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

計之而加察焉

令諸侯封子弟議　主父偃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强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

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

王韓匈奴議

武帝即位是時大行王恢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

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

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

爲强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
人馬罷羸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
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
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
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
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

之道也上乃召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
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
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憫之
今欲舉兵攻之如何大行恢對曰陛下
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
有强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

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
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
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塞轉粟輓輸
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
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
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

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
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
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
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
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
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

擁天下之精兵衆之廣武常谿然終
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
文悟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和親之約
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
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
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

也且高帝身披堅執鋭蒙霧露沐
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
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
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音隋載從軍死者之棺也〕車
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
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

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
必就祖廢〔發〕政古〔沽〕古語重作事也且自
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
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絶地
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
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

畜牧爲業弧矢射獵逐獸隨草居
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
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
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
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故〕
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功取

西戎辟地千里以河爲境累石爲城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
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
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
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
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
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

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
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
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
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
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
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

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
之必暮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
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絶
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
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
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

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
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
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
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
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
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

以爲其戎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

兩漢萗要卷之二

兩漢萗要卷之四

言災異

翼奉 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上封事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乃懷邪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

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正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益亦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

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中郎

上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

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中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

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
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
者反正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疏而
時精其效同功必三[參]五觀之然後可知
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
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

從中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
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
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
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神
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
能行

勸學疏

匡衡 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

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
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
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

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
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
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
之師以妃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
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

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
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正淑
不貳之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
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
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

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
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効
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
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
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
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

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
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故審六
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
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
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

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
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
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
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
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
孔子曰德義可遵容止可觀進退可

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
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
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
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
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
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
(迹)二基禎(補)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奏記

李尋 按漢書翟方進傳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

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
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民人訛謠斥事感名)
視患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
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歷庫土逆
度輔湛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
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
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
(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
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變
凶

戒部刺史疏

薛宣 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宣遷樂浪都尉丞幽州刺

史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乃上疏言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治者也臣竊伏思其端始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訶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刺吏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上嘉納之 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

上封事

王嘉 字公仲平陵人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鴻嘉中舉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太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入為大鴻臚遷御史大夫

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哀帝時董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孫寵爲方陽侯光祿大夫息夫躬爲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奏上封事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無傲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無有玉食臣之有作(作威)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側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

臣殺(弒)君子殺(弒)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明信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人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

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

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

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音彭笞也）（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尚儉節徵來

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恭皇（哀帝父恭王也）寢廟比比當作憂憫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

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地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持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后皇后）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

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
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諠譁群臣
惶惑詔書罷菀而以賜賢二千餘
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
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
籌(言行西王母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

馳大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
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
天(汏)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
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
傷不能道(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
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

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
(音偃)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
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
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
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又上疏一首(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
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
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
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
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
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

才賢才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
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
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
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
拜爲梁内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
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

之其家中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
人工遣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
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
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
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
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
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

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
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
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
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
容求全下材懷危内顧一切營私者
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

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
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
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無(亡)徒蘇令
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
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
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慰

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
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
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
中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
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
必有赦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

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
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
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
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
利也天子納而用之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宣帝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與協律之事益州刺史王襄奏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

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
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
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

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
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
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
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
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

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
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
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咢水
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塵塗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
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

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
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
駕齧膝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
輿縱騁馳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
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
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
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
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
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喩受之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
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以求士者

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
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
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
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
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
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

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
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屠牛於朝歌也百里自
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至遇明君
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
聽進退得関其忠任職得行其術
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

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
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
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洌風龍興
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

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
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
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
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
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以弘功業
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

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
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
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
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
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
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

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
游之望浮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
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
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
彭祖呴嘘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
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
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
及之頌之擢褒爲諫大夫

奏䟽一首

貢禹 元帝即位徵禹爲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

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

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
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
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
稅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
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
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
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
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
帝衣綈履革器無雕文金銀之飾
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
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主上
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

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無

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

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食人（所）至相食而廐馬苦其大肥氣盛怒至（食粟）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

母固當若此乎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廐馬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

鄣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二（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言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大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

與平阿侯王譚書

谷永 陽朔中鳳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

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早薨累親疏序才（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論（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

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
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
闔門高枕爲知者首顧君侯與博
覽者參之小子爲君侯安此譚得其
書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
章相與不平永遠爲郡吏恐爲章

所危病滿三月免

毋將隆書一首 哀帝即位侍中董賢方貴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

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
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
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
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
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
諸侯方伯得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
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
事然後蒙之春秋之義家不藏甲
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

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
私門契其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
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
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
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
不說

天文災異對

李尋 字子長平陵人也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哀帝初即位問以災異尋對之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宮宿上相上將皆顧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佗佗音乙勇只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

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已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

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無憂竊
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
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為
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
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
孽入宮此獨未效閒者重以水泉涌

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
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色羽氣乘
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
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為孽繼以
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日蝕有背鄉
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

改洪水乃欲盪滌流彗乃欲掃除
改之則有年無期故屬者頗有變
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
皇天祐漢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
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天士知天道者任以大
職諸闒茸佞讇抱虛求進及用殘

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
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陰趯與躍同湛音沈溺
大陽為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
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
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
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

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邪陰之盛按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椽（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

災異對

李尋

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

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

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

輝光君德威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
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
失其度晻昧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
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
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
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

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
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
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
間差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
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
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

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
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
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
強大誼絕小可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
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
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

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
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
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
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
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
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

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厥〻如滅此爲毋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雖陛下親求賢士無彊

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

熒惑往來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

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星(濊)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踈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星辰主正

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令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絶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孛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年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

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〻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月(有)霜雹之災秋月行

封爵其月土濕奧恐後月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

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

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涌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

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拔進英俊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無

此而尚見輕何況無弘之屬乎故曰
朝廷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
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
語曰何以知朝廷之棄人〻自賢不務
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趍道
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〻多士

蘭案四　四十七

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無柱
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聞之不廣取
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
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
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

聚英俊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
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
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
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
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
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

蘭案四　四十八

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
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
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
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
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
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

至郎吏從官行能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兩漢策卷之四

兩漢策卷之五

論六家指要 陰陽儒墨名法道德

司馬談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徧

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

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

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採椽不斲飯土簋歠土刑簋盛飯刑盛羹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别也夫世

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强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别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

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職分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

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因物與舍廢也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

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黑白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輝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

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雒陽也）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

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

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来四百有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

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文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古讓字也）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予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

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

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化禮經綱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

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不義被之

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

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

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唯唯謙辭否否不通）不然予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

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

余掌其官廢明主聖德不載滅功
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
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
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
幽於縲絏喟然而歎曰是余之　夫

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
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
來至于麟止（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自黃帝始惟
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
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
石室金鐀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

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
叔孫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
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
賈誼鼂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
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
太史公仍父子繼纂其職曰於戲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
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
于余乎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
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
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

矣並時異世年代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王上作三十世家扶德倜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

上封禪書

司馬相如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失之矣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禮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

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舜臣莫賢於
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
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
后陵遲衰微千載無聲（無惡聲）豈不善
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
遺教於後耳故執迹未易易遵也

前集五　六

晝恩厖洪易豐也崐度著明易則
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
縕保而崇貫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
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也然
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
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

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
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
節焱逝迩陝游原迥闊泳末首惡鬱
沒闇昧昭晣昆蟲闓懌回首面內
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
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包犧雙觡共

前集五　一九

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黃
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
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
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
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
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

何其爽輿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徵不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液洽符瑞衆變朞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譪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二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群臣恧音劫斷也焉或爲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脩德以錫符奉以

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主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王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

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雅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徧我

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般(音班)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音旻)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

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玄耀煥炳煇煌正陽顯見覺悟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

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

封泰山

倪寬千乘人也遷左内史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問寬

陛下躬發聖德統集群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告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開散也於天地神祇祗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

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汾陰得寶鼎

吾丘壽王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

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
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
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
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
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
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

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於
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
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鼎非周寶
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
王黃金十斤

與朱邑書

張敞

明主遊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
思之時也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編墨
匈臆約結固無奇也雖亦有安所施
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
者甘糟穰歲餘粱肉何則有無之

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
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
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
後進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
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

婁敬上便宜 漢三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馬敬脫輓輅白齊人虞將軍

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將軍入
言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

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

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會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

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

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

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而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

蕭望之上疏 霍禹親屬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

對曰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

又上疏 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

曰陛下哀憫百姓愍德化之不究悉
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
忘其本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
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
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
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陛下納

諫憂政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
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
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
試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
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

之使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
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
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

議一首

曰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

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
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
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
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
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
令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

者獨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

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遂不施敞議望之為左馮翊京師稱之

兩漢筴要卷之五

[seals]

兩漢萘要卷之六

說丞相申屠嘉

袁盎 字絲其父楚[illegible]相辭行逢丞相申屠嘉[illegible]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

說曰君為相國度孰與陳平絳侯賢丞相曰不如盎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曰聞所不聞以益聖而君自閉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客

報任安書

司馬遷 字子長河內人也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之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

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
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
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
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
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
獨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

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
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說
己容若僕太質已虧缺雖才懷
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
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
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

無以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
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
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
已不能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
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
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脩身者

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
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
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
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
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
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

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人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

前集六

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紀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乎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故絶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

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

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兵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

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弮(音拳 空弓)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

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

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

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訴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

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

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

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

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

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

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埶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

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

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

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

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
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
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
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
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
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攷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
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
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
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
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
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

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知者道
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
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
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
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
以腸一日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

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
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
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從俗浮
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
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
今雖欲自彫瑑曼辭以自解無益於

俗不信祇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東方朔設客難論

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人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

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
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
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
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
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
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

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
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
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
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鍾鼓
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
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

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
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所
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
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
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
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

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
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
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
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黈音眭纊音曠充耳所以塞聰明
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

過無求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盖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

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

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聲音哉由是觀之譬猶鼱鼩（音精劬鼠名也）之襲犬孤豚之咋（音乍語声）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藉蜀父老為辭）

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莋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

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

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

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

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

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
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
勞躬戚胼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
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
君之踐位豈特委瑣握齪(音卓)拘文牽
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

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
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
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
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
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

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
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
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
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
之則邪行横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
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

係纍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
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
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
旱之望雨盭(音隷)夫爲之垂涕況乎
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
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

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踈逖不閉昒（音勿明旦）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音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鑾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

淮南王劉安上書諫伐閩越

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

越方外之地劗音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

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紀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

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

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

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
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
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
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
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
踰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
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
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
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
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
處之上淦音甘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
親老涕泣孤子謼音呼破家散業迎尸
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
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
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
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

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
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
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
其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
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
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

閉晏閒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
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
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
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
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
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山峭峻漂石破

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
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
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
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
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
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

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
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
乃足輓車奉饟（音讓 餽食）者不在其中南
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
蠚（音郝 螫也）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
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

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
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
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
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
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
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

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

罷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

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

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顔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衣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響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部敝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長楊賦

楊雄 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

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

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
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大
華而右褒斜椓巀嶭而爲弋紆南山
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
隅帥軍踤作萃阹音祛錫戎獲胡搤熊
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

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
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
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內
之則不以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
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
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

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
人曰吁客何謂茲邪若客所謂知其
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
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
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
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軋窳音庾

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
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
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
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崐崘提劍而
叱之所過麾城摲疎監切邑下將降旗
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

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
冑被霑汗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
乃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覩億載
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
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
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音沓皮履也)

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
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
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
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衍同)之樂憎聞
鄭衛幼(要)眇(妙)之聲是以玉衡正而
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

叛羌戎睚眥閩越相亂遐氓為之
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
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汾沄沸渭
雲合電發猋(音標犬走也)騰波流機駭蠭
軼(音逸)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砰轒轀
破穹廬腦沙幕(作漠)髓余吾(水名)遂躐

(作獵)乎王庭驅橐駝燒熐蠡(音縣乾酪)分剺
(作棃)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
刊山石蹂尸輿廝係累老弱吮鋋瘢
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
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
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

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音逼東馳
是以遐方踈俗殊鄰絶黨之域自上
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
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無邊
城之災金華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
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沉

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
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
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
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時以有年
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
楊簡力狡獸校武票音漂疾也禽萃然

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䏽音窟月所出東震
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
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
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
從者彷彿骫作委屬而還亦所以奉
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

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
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弟行
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
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
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音歷轄猛獸怒皃也之虡音矩懸鍾架
戞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

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比三王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音又郭 獸名也）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解嘲

揚雄

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曜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十

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
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
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
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楊子咲而應
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
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群鹿爭逸

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
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
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
或自盛以橐或鑿坯以遁是故騶衍
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
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

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徽以糾墨製以質鈇散以禮樂風
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
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
于八區家〻自以為稷契人〻自以
為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

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管
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
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
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
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
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

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
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
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
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事也非蕭
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
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

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
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
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
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
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
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而先驅

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
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
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
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辟
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
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

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
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
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
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
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
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

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
故知玄知黙守道之極爰清爰靜
遊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
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
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咲鳳皇執蝘
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咲我

玄之尚白吾亦咲子之病甚不遭臾
跗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
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
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齒免
於徽翁扇𨂝背扶服入橐激卬萬
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

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
涹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炕
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
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
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
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

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
之閒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
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
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
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
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

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荒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向若阺隤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矣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票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儻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美麗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以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

兩漢策要卷之六

[seals]

兩漢策要卷之七

潛夫論

王符 字節信安定[illegible]之後世務遊宦[illegible]耿介不得升進乃隱居著書[illegible]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号[illegible]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天之重位教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故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

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伏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祸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有朽貫千

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

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則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淂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

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

浮侈篇　王符

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

寒今舉俗舍本農趍商賈牛馬車輿浮僞游手付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宄

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至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

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其嫁娶者車軿數里

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

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冢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櫺梓

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栢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按鄗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墻春秋以為非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況於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實貢篇　王符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而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

之士哉誠苦其道不行耳夫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殿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忠（誌）

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趍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榦准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

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回賜師由孔子曰邱得四友其能不同也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政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小大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命論何足之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

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　王符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

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用（田）務
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
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
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
子謂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
禮義生於富足賊盜起於貧窮富

漢紀七　二

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
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
繇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
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
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
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

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寬民
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難見如神）自畜百姓
廢農桑而趨府庭者相續道路非
朝餔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
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
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

漢紀七　又十一

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
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夫（吏）亦
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
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橈事曲則諭（論）意
以行賕不橈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
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故（吏以應坐之）

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丞吏言故與之同名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故（縣以應坐之）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宄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

漢紀七 十二

述赦篇 王符

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

漢紀七 十三

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宄既陷罪法怨毒之

家冀其幸戮以解畜憤而反槩悉
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
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誅遭
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
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
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

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
命貴威姦懲惡除民害也故經稱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
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
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
寇賊姦宄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

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民以成大化
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
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
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
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姦
者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

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
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
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
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
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昌言論二首

仲長統

字公理山陽高平人舉為尚書郎論古今及時俗行事故發憤著損益法誡二篇

損益篇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以士民之命假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

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弈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

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寃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踈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

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制國以分人主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淬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

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兼并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性情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執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

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絶煩暴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靜勿懈惰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畜

積非横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禄誠厚則割剥貿易之罪乃可絶也畜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由其道而行之民不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廩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熈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挈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

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貧者多禄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法誡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

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
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權忿强臣之竊命
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
閣自此以来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
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
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

内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
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
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
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乖異
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
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

於死免乃是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
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
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里之
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此
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
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

通可為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
見任於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
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
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
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
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

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乎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踈之勢異也毋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位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鑑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任（注）

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崇厚論

朱穆 字公叔桓帝時舉為侍御史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此論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嘆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

禮法興而淳樸散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厖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莊

不忍章於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

以爲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言斯言要矣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是以蘆華盛

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許]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

政論

崔寔 字子真明於政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寫一通置之坐側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

佐傅物之臣故皐陶陳謀而唐虞
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
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
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
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
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

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
僞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
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
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知士鬱
伊於下悲夫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
歲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弊人

庶巧僞百姓囂然咸思中興之救矣
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
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
隨刑戮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
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
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

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
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
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轉創
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
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
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

簡忽所見惡可與論國家之大事
哉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
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
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
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
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

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內肅清天
下密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算計
見効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
政卒以惰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
基禍之主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
而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

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
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
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
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刑罰者治亂
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
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

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
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
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
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鞬輈以
救之豈暇鳴和鑾請節奏哉必欲
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

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作樂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兩漢筞要卷之七

兩漢筞要卷之八

賢良筞

申屠剛

（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平帝時王莽專朝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宦剛因對筞言之）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

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公離外戚杜
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
猶援姻戚親踈相錯杜塞間隙誠
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使保傅非
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
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

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
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
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
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
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王者承天
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

不敢以大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
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
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以
抑禍患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
親戚外絕邪謀

詣闕拜災異章

郎顗 字雅光北海安邱人也順帝時災異屢見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
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
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
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
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

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脩禮遵約蓋惟上興華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

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

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大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

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陰寒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

著于舜典今之在位兢（競）託高虛納
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
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
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
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
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
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
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
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
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
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

又條對便宜事

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三正五行也）今年少
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
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戌亥之間為天門也）今春
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
夫青災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
氣逆於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
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
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
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
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
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
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

時政升平今陛下龍德中興宜遵前
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
宋景以延年

又對臺詰辭

臺詰覬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

朝廷率由舊章何以變易而言變
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
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變除異何也
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
以實對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
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

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
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
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
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在臣下
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
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令選舉皆歸

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
每有選用輙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
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還
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
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
章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

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
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
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
又孔子曰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
易避而難犯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
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

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号隨事稱謂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
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
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意（說）來年
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
所以順天道也

又薦黃瓊李固書

臣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
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
為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
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輝者也詩云赫赫
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

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已來
勤心庶政而三九（三公九卿）之位未見其人是
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
驗之闇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
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
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

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驕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脩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由此臣伏見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正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恩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恠其不

漢策八　十二

時還在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李固年四十通遊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時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稺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宰）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

薦伏湛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武帝時南陽太守杜詩薦湛）

漢策八　十三

臣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

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知略謀慮朝之淵藪髭髮屬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闕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材竊懷區區敢不自竭

貢舉議

韋彪 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建初二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吏事寖疏咎在州郡彪上議焉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

鍛練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者在正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
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然其
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
得其人矣

又上置官選職疏

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
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
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
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
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
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

絳侯木訥之功也又諫議之職應用公
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其
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
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推留聖心

諫疏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也桓帝時遷大司農梁冀子弟五人無功並封喬上書）諫焉

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暗
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
微孽並帶無功紱裂勞臣之土其爲
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
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

資斧而人靡畏班祿而物無勸罰遂斯意豈但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

復肉刑議

孔融 字文舉獻帝時將作大匠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

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

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趍惡莫復歸正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 劉向字也 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

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從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薦吳良疏 字大儀齊國臨淄人初為郡吏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為西曹甚相敬乃薦之

東平王蒼

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慕

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嚴禁

上時政疏

桓譚 字君山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謂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猶在君亦在臣乎

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侯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主防威

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
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
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
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
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
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

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
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
吏以理萬人懸賞設罰以別善惡惡
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
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
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

健故雖有怯弱猶强而行之此謂聽
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又夫理國之
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
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
兼并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於[放回]錢
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

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
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
目今可令諸商自相糾告若非自身
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
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
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

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須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方知而獄無寃濫矣

後上時政疏

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

屏羣小之曲説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

兩漢策卷之八 終

兩漢策要卷之九

上災異疏

襄楷 字公矩平原人也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延熹九年楷詣闕上疏

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之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

上時政封事

蔡邕 字伯喈陳留圉人靈帝時頻有雷霆疾風地震隕雹蝗蟲乃言

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霹靂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地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祭官也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疏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之為地道易稱

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
下叛夫權不在上則傷物政有苛暴
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
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
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
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

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
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已來頻
年災異而未聞收舉博選之旨誠
當思有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
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上功臣疏

杜詩 字君公光武時遷南陽太守求遜功臣乃上斯疏

陛下正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脩文
群師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
幸甚雖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垂
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恐武
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弓也夫

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
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師之情
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
戎出命不敢有恨昔湯武善御衆
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
將帥和睦士卒鳧藻和悅如鳧戲藻今若使

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帥自屬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䧺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

興儒學疏

樊準 字幼陵和帝時為郡功曹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上疏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籍每饗射禮畢王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闢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詳覽羣言響如振

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諓音踐）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鋭錐刀之鋒斷刑

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黄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

諫起北宮疏

鍾離意 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顯宗即位轉尚書僕射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遂乃詣闕免冠上疏云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且宜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

說廉丹辭

馮衍 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王莽遣廉丹伐山東衍說之

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且衍闡之得時無急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於溥浪之中勇貫乎賁育名高乎太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内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於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百里之内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横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禄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

復說丹辭

蓋闡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論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

上自陳疏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跡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遠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

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埶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正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

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脩敕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

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擾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狭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年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出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壠畝之

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
罪尤

薦謝夷吾文

班固 字孟堅夷吾字堯卿夷吾遷鉅鹿太守固薦之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之濟時智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擾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勗臣夾弼得以免戾實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還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霍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論雖密勿在公

而身出心隱不循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念存遐逌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爲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曆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儔尸祿負乘夕惕若厲顧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

奏罷鴻都文學表

陽球 字方正靈帝時拜尚書令

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按松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夫（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

願罷鴻都之選以清天下之謗

上陳政疏

呂強 字漢盛少以宦者為小黃門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讓不敢當乃上疏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列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者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

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聿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或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蔬人用不康罔不由茲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

職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
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廄馬秣粟民
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
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
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
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

漢帝九　十九

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訶
竪宦陛下不伏其言至令宣露群
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
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
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
臣哉今群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

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
不復得聞忠言矣

達旨辭

崔駰 字亭伯善屬文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辭以荅焉

或說己曰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

漢帝九　廿一

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鈎深乎重
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賾於幽微
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
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
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
曩真抱景特立與上不群蓋高樹

廱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不（從）凡
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
官臨雍泮以恢儒蹠軒（冕）以崇賢率
淳德以屬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
選利器於良材求鎮鄉於明智不
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

朱闢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窺惑
焉答曰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
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
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
朴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
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

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
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
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
長飢或重聘而不來或屢出（黜）而不
去或冒詢（音后　詬也）以干進或望色而斯
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

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纜（音奴董切　盛也）塞路凶
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
之憂條𦽳蔓上下相求於是乎
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
時也昔堯含戚而皋陶謨高祖歎
而子房慮禍不降（救）而曹絳奮結不

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克亂弭衡乃將鏤玄珪册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鐘与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人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

則守禮擧以公心不私其體令主上之育斯人也撲以皇質彫以唐文六合恰々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琢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々有以和樂人々有以自優威械藏

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伊皐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縶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

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蓺拱把不為之數悠々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々而不已也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

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縶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

上宜為章句學疏

徐防 字謁卿沛國銍人和帝時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存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其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子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弊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明文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以失或以差可矯革

上輕侮法議

張敏 字伯達河間鄚人建初五年爲尚書時有人辱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因定議爲輕侮法敏駁之

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

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有言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人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爲災秋一物華則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天下幸甚

駮察舉限年議

胡廣 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順帝時爲尚書僕射時尚書令左雄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與尚書郭虔史敞駮之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咨之於故老是以慮

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
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
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
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
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
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

漢志九 廿九

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
蓋制（選）舉寸（因）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
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子產相鄭晏子仕東阿也）
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
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
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上（注）賢臣

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
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
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事（重）而
不訪合（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
者剝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
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

漢志九 卅

同異

薦胡廣疏

史敞（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薦廣焉）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
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秩（作）是
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

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直(漢)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與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正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宜試職千里匡寧萬(方)國陳留近郡令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綱紀頹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

大臣行三年之喪疏

陳忠

字伯始永初中權拜尚書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上言孝宣令人從軍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勿徭令葬送請依此制

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

終喪成乎陛下聖功靡以尚茲孟
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
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
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

改鑄大錢議

劉陶字子奇桓帝時游太學議者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陶上疏

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觀象育
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機
故君臣之道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
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

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
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飡
所患靡鹽之事豈為錢貨之厚
薄銖兩之輕重哉當今沙礫化
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
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
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
之內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
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
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
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
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

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
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
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
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内之憂
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
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

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
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
庶之謠吟問路衆之所憂瞰三光
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
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疑惑

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
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
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
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
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
能監寐辛有役夫窮匠起於版

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
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
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
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
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然出涕
者也

諫設法豪右奏記

張敞王暢字叔茂拜南陽太守下車奮厲威猛豪黨有釁莫不糾發會赦放者更為設法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諫之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殿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深疾嚴刻務崇温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効甚近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以懲惡

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耀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不若禮賢舜舉皐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兩漢策要卷之九

兩漢策要卷之十

封事

馬嚴 字威卿肅宗即位徵拜御史中丞其冬有日蝕之災嚴上封事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則陰盛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尤異則中以刑法不卽垂頭塞耳採求財賂今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

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按吏罪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勑正百司各責其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

諫擊匈奴疏

魯恭 字仲康和帝初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

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

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而不絕令邊境無事宜當脩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乂於

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儒學疏

魯丕 字叔陵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

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

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皐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三年還為侍中

肉刑議

杜林 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宄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於是奏議

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故破矩為圓斲彫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綱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

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欺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

諫疏

陸康 字季寧吳郡人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農百姓貧苦康上疏諫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萬靈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音緣蝗子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

捐舍聖戒自蹈亡主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日食疏

朱浮 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光武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

見斥罷文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上疏

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
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
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不上明尊長
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
國家之政洪範別偽異之文皆宣

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
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
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
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
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
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

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
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
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
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
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

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
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
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
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
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
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
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

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自是牧守易代頗簡又曰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七年轉太僕

禘祫議

張純 字伯仁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宜據經典詳為其制

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殷盛也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

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又封禪疏

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祀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倉龍甲寅德任東宮宜乃嘉

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甫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

禮樂議

張奮 字稚通

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

謂子夏曰禮以脩外樂以制內其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懇惻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而大興(洪)未定私竊

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久執謙〻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

日食疏

鄭興 字少贛建武四年三月晦日食興乃上疏

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往年已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素服也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

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茲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正政而相管仲

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已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聖賢之君猶

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

立博士疏

范升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而約之

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

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書謹奏條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立左傳博士疏

陳元 字長孫建武初元与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弦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玉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

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按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

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民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眾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

朱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婁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意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邱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帝卒立左氏

條左氏傳大義疏

賈逵 字景伯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條奏之

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明著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

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

詁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

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儒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榦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

有所採易有施益復立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　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

意廣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漢槩卷之十

兩漢策要卷之十一

史記畧論

班彪 字叔皮武帝時[illegible]以後闕而不錄彪乃繼采前史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畧論曰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一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

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自漢元至武則絕其功至於采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

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

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

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采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

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建東宮師保議

冠復辟司徒王況府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慎所習者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公史

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晁

錯道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

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書奏

帝納之

上疏

左雄（字伯豪遷尚書令上疏陳曰）

臣聞柔遠知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艷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

胡為虺蜴（音毀易）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側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

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
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
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以次用
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
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
逮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

浸彫弊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
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
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
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己安民為
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
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

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
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
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
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
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
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

升騰超等踰匹今之墨綬猶古之
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
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
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
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鄉
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

者寬其負筭增其祿秩吏職滿
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
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
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
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
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申下

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

上疏

陳忠 字伯始安帝始親朝事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
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
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
豕人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
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晉平公
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
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
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

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者死今
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
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
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
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
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

道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
聖朝無諱之義若有道之士對問高
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
之路

諫疏 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

稱曰家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
御坐則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
監察而董是非漢興舊事丞相所
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
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
見任重於三公陵遲已來其漸久矣

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
敢穴見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
以謬平典而諂讒自開罪足萬死近
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
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
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

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垂宗景之誠
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
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
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
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
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

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頃之遷尚書令

上疏

陳龜 字叔珍永和五年會羌胡寇邊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臨行上疏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陲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孤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朝下懼素餐雖殁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户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為

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昊勞神
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舍其子以
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
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
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以
為民患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

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為漢賢
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
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
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
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衆緣隙
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

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
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
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
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守
牧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
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

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
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
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
之患矣帝悟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
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
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掃

立石經

盧植 字子幹熹平四年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繆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

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厥仰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上疏

傅燮 字南容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上疏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

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

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矣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爾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惡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用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靈帝識變言

應問

張衡 字平子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云

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寔守王家申伯樊仲實翰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

烈後昆不亦至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華之富以行令貴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女美實由華興器賴彫飾為好人以興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覩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令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檝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訪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

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冐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克鳴於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浚勳雪前咎婞狠不柔以意誰斲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之不愽是故覩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縣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阽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為未得而

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
嚮志孰云非為於心有猜則葢飧
饌餔猶不屑餐旌瞀以之意之無
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
士或解袒裼而襲黼黻或委垂策而
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

輪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
未紀吉凶紛錯人用朣朦黃帝為斯深
慘有風后者是焉信之察三辰於土
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
常則風后之為也當少昊青陽之末
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

之為也人各有能因藝受任烏師
別名四叔正官無二業事不並齋晝
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壯天且不堪兼
況以人該之夫玄龍遁夏則凌雲而
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
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

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不理仲尼不
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耻一物之不
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
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
人無所麗矯武縣縋而秦伯退師
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則合

横来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
以得人為梟失士為尤故樊噲披帷
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
此之會乃鼉鳴而鱉應也故能同心
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
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名有攸建

子長諜之爛然有苐夫女𡚸而北應
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
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黿鼉蟄今也
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
質共劑呂脩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
立主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

矣冥異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
士成林及津者風摅失塗者幽僻
遭遇難要趨偶為韋世易俗異事
勢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
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待兔也冒愧
逞顔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

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承捷徑
邪至我不忍以投步于進茍容我不
忍以斂肩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卬
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
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
惛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

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典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汗漫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覩木鵰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去蠹附鵾悲爾先笑而後號

也裴豹以醆替熠書禮至以掩國作銘弦高以牛饑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秃節効貞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弈秋以棊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主退不能犀彼數子愍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會不憚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

廣成頌

馬融 字季長鄧太后臨朝兄隲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礼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初元二年上廣成頌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

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和平
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故夔擊
鳴球載於虞謨吉甫攻序於周
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為奢
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厄運
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
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
以過禮數重以皇大后體唐堯親
九族陛下復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
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
稀有曠絕時寧息又無以自娛
樂殆非所以逢迎大和裨助萬福也

漢隸十一　廿

臣愚以為雖向頗有蝗蟲今年五月
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
節農事間隙宜幸廣成覽原隰
觀宿麥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
庶百姓復覩羽毛之美聞鍾鼓之音
歡嬉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招
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
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
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

上疏

蔡邕 字伯喈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

漢隸十一　廿一

久缺不補
邕乃上疏

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

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乎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

諫疏

陳蕃

字仲舉桓帝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是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

爵尚書令黄儁先人之絶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内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陛下宜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

諫䟽 延熹六年車駕幸廣成校獵蕃上疏諫之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放逸游周公戒成王無般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王者乎夫太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顔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琊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

馬之音舉首蛾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逆游之害人也書奏納之

辯和同論　劉梁 字曼山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諾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

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溪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也臧武仲曰孟孫之

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

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矣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進退周旋惟道

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可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為成傅瑕以順厲為敗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為斷不在愛

惽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惽而知其善孝義之謂也

薦禰衡疏

孔融（字文舉衡自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遂至於刺字漫滅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上疏薦之）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信英才

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神有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之準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音盆塵也）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

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薇垂
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
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
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
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
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之奔放
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兩漢策卷之十一

兩漢策卷之十二

與隗囂書

申屠剛

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
之政亡國之風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己
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
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
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
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廟廊之計既
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
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
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

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鋭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上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茍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虧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不慎哉

顚不納

上封事

盧植

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鍾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

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朓（音窕）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閒者日食自巳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寛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

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勑收拾以安遊魂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税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攘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

諫疏

竇武 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永康元年武上疏諫曰

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卹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

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
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
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
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
日衰姦臣日強伏尋西京放恣王氏
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

失復循覆車之轍臣恐二世之難必
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
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
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
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
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中抗

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
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
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
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
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
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

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
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
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
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
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
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

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
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
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
消天應可待問者有嘉禾芝草黃
龍之見夫瑞生必由於嘉士福至實由
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

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
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
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
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

災異策

李固 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陽嘉二年有地震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弊爲政所宜

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
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
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
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
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

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
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
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
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
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
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

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相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

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宗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列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

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

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

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
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
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
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
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
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十萬
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
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
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
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
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
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

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
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
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
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
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
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政令今與
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
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
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
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
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
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

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之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輕起[微]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道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

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

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

上疏陳事

李固

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

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亞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病疾可勑令起又薦陳留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清河房植等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還瓊舉以固為大司農

劉表進諫

王暢 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

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仕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遺烈

誡竇憲書

崔駰 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之

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以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

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郯
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
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
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
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
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

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
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
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内
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
國垂祉於命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
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

懼爵隆而溢恭遠察近覽俯仰有
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無
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
窮矣

陳蕃

胡廣等薦徐稚疏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
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
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
見處士豫章徐稺彭城姜肱汝南
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
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

天工必能翼宣威羡增光日月矣

上內寵疏

楊震 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

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廷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雞晨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計（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

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誡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鳴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

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
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上遊韋䟽

楊賜 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熹平五年代袁隗為司徒時帝好微行遊韋外苑

臣聞天生烝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
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
不暇明慎庶官俊義〔乂〕在職三載考績
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勢
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
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
又聞數微行出韋苑囿觀鷹犬之
埶〔褻〕極盤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
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
蹤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景直
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
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無

令醜女有四殆之嘆遐迩有憤怨之聲
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
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

上劉表僭偽䟽

孔融 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
為不軌至乃郊祀天地擬儀社稷雖
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
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
為聖躬國為神器陛級縣遠祿位
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
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
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
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
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
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表術之罪今
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

天險可得而登也

諫更始授官爵

李淑 淑豫章人也更始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爛羊胃騎都尉

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
司宜慎所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
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
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
不可施之既安黎民制度更延英俊
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
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

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内望此有以闚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更始怒繫淑詔獄

自亡命上書

寇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之人所共構會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埶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尚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確其過寘於嚴棘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

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
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
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
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
史張敵（敞）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令
陛下興雷霆（霆）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

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爭先
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
未掘壙出尸剖棺露齒耳昔文王
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
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

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
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
之聽啓獨覩之明拒諂慝之謗絕
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
不意滯怨（怒）不為春夏息淹恚不為
順時怠逐（逐）驅（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

文尅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罝（罝）
萬里逐臣者窮人途追臣者極車軌
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以過也
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
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
甫力止則見掃滅行則為亡虜苟生

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巖墻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憝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陛下嘗班布臣之所坐

以解衆論之疑臣恐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閭閻九重隔步設舉趾觸罘罝動行絓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歷寒暑陰陽易

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爲號令春夏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誡以寧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知者不重困固不爲明朝惜

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冤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不勝狐死首邱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許毒痛然

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於熾爨之
下九死而未悔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
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
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
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臣敢忘斯義
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
重責願陛下匄兄弟死命使臣一門
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
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連如帝愈怒
遂誅榮寇氏由是衰廢

訴馬援寃詣闕上書

朱勃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
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
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
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
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
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
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
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
欽慕聖義閒關險難觸冒萬死
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
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
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而

討隗囂國討狐疑衆勞未集援建
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
斷隴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
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而使慰邊衆
乃招集豪傑曉誘邊戎謀如涌泉
埶如轉規遂救倒縣之急存幾亡之

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
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輙克誅
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
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
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
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

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
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
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
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
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毒
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

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
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
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
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
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
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

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問狀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頤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

救趙騰疏

張皓 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廷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之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

李燮書

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政化明而百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

不永奄有殂殞若不盤桓難進等
輩皆已公卿矣昔先聖沒有加贈
之典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而俶
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雖
未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拔遐迩其
贍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奏記

龐參 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隲

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為損
日滋官負人債數十億萬今復募發
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以應吏求
外傷羌勇內困徵賦遂乃千里轉糧
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
疾行則鈔暴為害遲進則穀食稍
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
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
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
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

宜棄西域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
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暴軍
伊吾之野以虜三族之外果破涼州
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疆多
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為國者務懷
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

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踈故縣邱城可居者多今宜從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数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隱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為漢陽太守

段恭疏 順帝時以為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

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

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

第五倫疏 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安之姿以寬洪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

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
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
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
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
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
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

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
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
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
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
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
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

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
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
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
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
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

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
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
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
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放歸田里不
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變異疏

鍾離意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涌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

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

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

過恩疏

宋意　南陽安衆人也建初中徵爲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歸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

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人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

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
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
錫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
陛下即位躅除前過還所削黜衍
食氾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
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

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
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
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
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
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阯
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

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
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
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
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䕶
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
時以塞衆望帝納之

政苛俗䟽

陳寵 字昭公沛國洨人也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䟽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
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眚
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

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

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

災變疏

陳忠 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輙切免公台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禮在輿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

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之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宗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憐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上封事

爰延 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

臣聞天子尊無爲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咎徵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因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

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

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甄明也）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

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音蹇吃也）之士除左右之權悟宦官之敝使積善日顯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

賞賜過制奏記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肅宗朝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

曰敬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垂
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一者蓋以
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
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君臣
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

漢集十二　五十五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
公視事出入再朞當克己以酬四海
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天下不
足若己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
涼州緣邊家被凶害男子疲於戰
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

相依又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實損
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
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
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
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
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

漢集十二　五十六

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
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
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
己以率羣下不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
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
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

天聰明必存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公儀退食之比哉

上封事

蔡邕

臣伏惟陛下聖德九〔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未〔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

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則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承〔永〕樂門吏〔史〕霍玉依阻城杜〔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勳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

榮富優之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
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
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
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
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
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

小吏雕琢大臣也又上方工技之作
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
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
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
近者以避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
以一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
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
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荅天望
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
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
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感激忘身
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

上下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
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章奏帝覽而歎息

禁制貴戚書

蔡茂 字子禮河內懷人也拜議郎再遷
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
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輙糾案
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

湖陽公主帝姊怒收宣既而赦之茂
善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

上書

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

數因恩埶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賔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承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諫苛吏疏

韋彪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

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

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傳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仁孝論

延篤 字叔堅南陽犨人也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又徙京兆尹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於己

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
則遠矣然物有由微而著事有由
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
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達之勞手
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
遠取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

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
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
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
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
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然體大

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
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
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
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
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
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舜顏回

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
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
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
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
稱者也

申鑒篇

荀悅

字仲豫儉之子也獻帝頗好文學悅与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方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

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

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永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

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强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冦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於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

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謀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内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乘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

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

極諫疏

陳蕃 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

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

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

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罪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

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悵悵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

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
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
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山陰蕭氏藏版

兩漢槩要卷之十二　終

贛郡守竹軒張君過浙攜兩漢槩要後函
示予索跋披閱數四自八冊至十四冊一氣揮
灑無意求工而結體遒逸宛似吳興卷末
不署姓名當屬元人手錄讀未耳東坡先
生云古人讀書每作一意求之此足徵也評

家謂非吳興不能吳興以書名一代弟習以名
俞子中輩往往得其具體非精識莫辨真
贋是書不署姓名而紙色精好有虞山
毛氏父子印向為汲古閣寶藏槩絲古史
闕文之義不煩臆斷其為元名家書可

傳可寶決然無疑也

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廿四日東武竇光鼐跋

玩松子穆大展刻

竹軒太守見示家藏兩漢業要鈔本相傳為趙吳興手迹然前無署名後無元明人題跋則但賞其書之工筆法之神似又不必定鍥毋以亂劒也大元一代

有大名家則書體風行雖下至鈔胥多習之如宋刻錦集蘇詩皆作歐楷元刻茅山志小楷精工與松雪有虎賁中郎之似況茲墨本出文人學士手錄者不

益可堂重守

辛亥王春廿又六日錢唐梁[seal]識

梁跋　二

玩松穆氏居刻

兩漢策要十二卷舊為虞山毛氏汲古閣所藏今歸張竹軒太守紙墨精妙不署書者姓名鑒家疑是趙文敏筆蓋端緊遒麗氣韻幾偪晉人而前後數十萬字一體貫注苟非如袁清容所言絕跡飛行若趙文敏者殆不及此竹軒既補其缺遺並命良工雙鉤刻於吳下是書世鮮彫本據王阮兩序云屬陶叔獻所纂常彥脩重編而標題正大文章醇茂有裨於明體達用足為人臣靖獻之資不徒妙蹟流傳可以沾溉藝苑衣被後學而已昔虔州鍾越公紹京出意購王右軍書費十餘萬錢僅得五紙行草米襄陽獲會稽內史數字遂作寶晉齋以為冠絕古今今竹軒鑑藏此本倍蓰於唐宋人之收晉賢

書既以公好人間復裝潢什襲並乞　當世名賢真
賞序而識之信乎天下之寶能與天下共之者也余
固闇於八法獨維文敏之結體出入二王生平殊所愛
翫今雖未能決其出于吳興與否要之松雪之流風
餘韻若或遇焉因跋其末以俟論定於將來且以嘉
竹軒之所尚也桐山姚棻

古人讀書務為抵要之學既多手錄復掇其
關鍵自為一書使嘉言往迹悉如燭照數計
焉此兩漢策要數冊傳為松雪手書標題
已軼莫考流傳而吳興神韻宛然尺素間王
羊之似識者寶之吳興為有元一代宗匠當
時搢紳家無不奉為圭臬且復日書數萬字
用是遂以書掩不知其湛思好學有不止於
翰墨間者素精尚書手為集註洪範一篇曾
刋入　三希堂帖中英宗時又書孝經以進
他若百家二氏之學莫不究心每為書之多
有傳者　國初猶傳其所藏宋槧漢書自題
小像於篇首其力學之勤有如此者嘗序劉

孟質文云學者當以一經為法一理為本蓋批
郤導窾自是儒林高手則謂此冊為公書
者六千載子雲寧足為公累也耶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春正月廿七日錢塘朱鈺敬跋

朱跋　二

吳門近文齋穆氏刷刻

東坡於漢書手錄三過古人讀書不肯以輕心掉也是書
陸學士跋定為吳興手迹秦中丞及簡齋先生亦以為
然孟觀其運筆遒麗而使轉縱橫知非餘子所能辦也
泚誦一過寶氣溢於紙墨好古者當共珍之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春正月五日海鹽郤齋熊敬跋

郤跋　一

吳門近文齋穆氏刷刻

兩漢策要十二卷不署録者姓名首頁押縫有雲山毛氏父子印章其書法遒勁古逸實無側媚輭重之習雖不必優孟吴興要自為元人善本無疑首宋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字皆作懇傳詔中書刊正之劉攽為學官遂刊其誤作書四卷後吴斗南撰兩漢刊誤補遺十卷朱竹垞稱其博洽過於劉攽不但若唐以前讀漢書者弟求諸集解音釋而已是编專録時策點讀詳整手録精健亦見古人揣摩應世不尚摽竊可觀法也張竹軒郡伯具鑒古之識欣獲裒釘間已鈎摹上刻辛亥四月望日雨中過謁出示元本於滕王閣下謹誌數言他日或能追尋緣起詳考姓氏寄請正定以報郡伯之雅意好古則此時之塵役與觀未始非文字因緣之一大幸耳　錢唐亦庵周駿發敬書

駿發

吴門近文齋

兩漢碎金一卷

〔清〕侯登岸撰

清道光刻本

兩漢碎金

暇日讀兩漢書摘其字之鮮者或兩字或三字多至四字標而出之注原文於下以備遺忘而供使用題曰兩漢碎金昔人著兩漢蒙拾此比蒙拾又其下焉者耶則亦甘居其下而不辭也道光庚戌五月東萊侯登岸識

折券 高帝紀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注師古曰以簡牘爲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

主進 高帝紀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

吏主進注師古曰進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賮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爲進

無噍類 高帝紀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注如淳曰噍音作笑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爲無噍類

遲明 高帝紀遲明圍宛城三帀注師古曰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

啗以利 高帝紀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注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餧人合其啗食音則改變爲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爲譬

按堵 高帝紀吏民皆按堵如故注應劭曰按按次第堵牆堵也師古曰言不遷動也

譙讓 高帝紀噲因譙讓羽注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

部署 高帝紀部署諸將注師古曰分別而署置之○又見項籍傳

緩頰 高帝紀漢王如滎陽謂酈異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注張晏曰緩頰余言引譬諭也

乳臭 高帝紀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注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少

殊死 高帝紀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注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斷絕而異處也

昧死 高帝紀昧死再拜言注張晏曰秦以爲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漢遂遵之

亡謂 高帝紀甚亡謂也注師古曰亡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又楊王孫傳注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

亡賴 高帝紀始大人嘗以臣亡賴注應劭曰賴恃也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爲亡賴

逮捕 高帝紀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注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

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徒耳又見後漢書梁商傳

白見 高帝紀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合將者白見四人注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名見也

編戶 高帝紀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注師古曰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

鞅鞅 高帝紀心常鞅鞅注師古曰鞅鞅不滿意也

城旦舂 惠帝紀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注應邵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與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皆三歲刑也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耳音仍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

薪白粲 注見上

右袒左袒 高帝紀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皆左袒注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脫其一耳

喋血 文帝紀新喋血京師注服虔曰喋音蹀屣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爲喋血師[redacted]曰喋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沙之耳

庚庚 文帝紀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注服虔曰卜以荆灼龜文正橫也庚庚橫貌也

棄市 景帝紀中二年改磔曰棄市注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

計偕 武帝紀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注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

緡錢 武帝紀初算緡錢注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算六十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

行在所 武帝紀徵詣行在所注師古曰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謂京師爲行所

跅弛 武帝紀跅弛之士注師古曰跅者跅落無檢屬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

權酒酤 武帝紀初權酒酤注如淳曰權音較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權獨取利也師古曰權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畧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權因立名焉

流庸 昭帝紀流庸未盡還注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爲人庸作

馬口錢 昭帝紀毋斂今年馬口錢注文頴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

欵塞 宣帝紀欵塞來享注應邵曰欵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

令甲 宣帝紀注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篇第二篇耳

殿最 宣帝紀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注師古曰凡言殿最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

度曲 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注應邵曰自隱度作新曲以爲歌詩聲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也

通籍 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爲其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注應邵曰籍者爲二尺竹牒紀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又魏相傳皆通籍長信宮注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

無萬數 成帝紀有青蠅無萬數注師古曰言其極多雖欲以萬數計之而不可得故曰無萬數

共張 成帝紀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注師古曰謂供具張設

劭農 成帝紀先帝劭農注晉灼曰劭勸勉也

限列 哀帝紀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注師古曰令條列而爲限禁

子甯 平帝紀父母死子甯三年注師古曰甯謂處家持喪服

如真 平帝紀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秋如真注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廼爲真食全倖平帝郎位故賜真師古曰此說非也時諸官有試守者特加非常之恩令如真耳非凡除吏皆當試守也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也

同產子 平帝紀若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注師古曰子同產子者謂養昆弟之子爲子者

什器 哀帝紀天下吏舍亡得置什器儲偫注師古曰軍法伍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器

名捕 哀帝紀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注張晏曰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又鮑宣傳時名捕隴西辛興注師古曰名捕詔顯其名而捕之

已論 哀帝紀注已論罪已定也

顧山錢 哀帝紀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注如淳曰已論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說以爲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顧山錢師古曰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

左官 諸侯王表序作左官之律注服虔曰仕於諸侯爲左官應邵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又見後漢書丁鴻傳

庸保 功臣表序咸出庸保之中注師古曰庸功庸也保可安信也皆賃作者也

愍隸轉屍 功臣表序生爲愍隸死爲轉屍注應邵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師古曰愍隸者言爲徒隸可哀愍之也

尤功 功臣表序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注孟康曰言人三爲衆雖難盡繼取其功尤高者三人繼之於名爲衆矣

直指 百官公卿表序有繡衣直指注服虔曰指事而行無阿私也

圭撮 律歷志序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注應邵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

康曰六十四黍爲圭

黍絫 律歷志序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注應邵曰十黍爲絫師古曰絫亦音纍

棣通 律歷志序萬物棣通注孟康曰棣謂通意

大氐 禮樂志大氐皆以爲事焉注師古曰氐歸也音丁禮反其後字或作抵音義並同又食貨志注師古曰大歸猶言大凡也

媼神 禮樂志媼神蕃釐注李奇曰媼神地也

毛舉 刑法志毛舉數事注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事輕小之甚

招權 刑法志延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注孟康曰招求也招致權著巳也

捐瘠 食貨志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注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

仟伯 食貨志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注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音莫伯反今俗猶謂百錢爲一伯也

立錐 食貨志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翔貴 食貨志穀賈翔貴注師古曰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

畜賈 食貨志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注師古曰畜讀若蓄畜賈謂賈人之多蓄積者

放鑄 食貨志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注師古曰恣其私鑄

奇羨 食貨志公收奇羨注師古曰奇殘餘也羨饒溢也

新秦 食貨志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注應邵曰秦始皇遣蒙恬攘郤匈奴得其

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爲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爲新秦由是名也

地比 食貨志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注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

儩費 食貨志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儩費注師古曰儩頤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頤庸之費也又王莽傳注儩送也一曰賃也

氏賤減平 食貨志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注師古曰賈既爲卬賤則爲民

貴庾 食貨志以防貴庾者注師古曰庾積也以防民積物待貴也

豬突豨勇 食貨志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注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走豕也

先後 郊祀志神君者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陵宛若注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之爲妯娌

不相中 郊祀志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注師古曰不相可也相危以法相欲傾危也

搤擥 郊祀志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擥注師古曰搤捉持也擥古手腕之字也搤音戹

札書 郊祀志卿有札書注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

鷄卜 郊祀志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鷄卜注李奇曰持鷄骨卜如鼠卜

殊庭 郊祀志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注師古曰蓬萊中仙人庭也幾讀曰冀

本草待詔 郊祀志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注師古曰本草待詔謂以方藥本草而待詔者

股引 溝洫志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注如淳曰股支別也

鈎鈲析亂 藝文志及謷者爲之則苟鈎鈲析亂而已注晉灼曰謷許也師古曰鈲破也○鈲音劈裂也當作鈲

傭耕 陳勝傳勝少時嘗與人傭耕注師古曰傭耕謂受其雇直而爲之耕言賣功傭也

屬人 陳勝傳秦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人注師古曰不欲統屬於人

辨數 陳勝傳自辯數乃置注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歷道與涉故舊之事

箯輿 張耳陳餘傳上使世公持節問之箯輿前功視世公注師古曰箯輿者編竹木以爲輿形如今之食輿矣高時榜笞刺爇委困故以箯輿處之也○高趙高也

避宅 盧綰傳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注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

服舍 吳王傳私奸服舍注師古曰服舍居喪之次堊室之序也

鏦殺 吳王傳使人鏦殺吳王注師古曰鏦謂以矛戟撞之

轑釜 楚元王傳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轑釜注服虔曰音勞轑轢也師古曰以勺轑釜令爲聲也

狠狠 劉向傳故狠狠數奸死亡之誅注師古曰狠狠欸誠之意也奸犯也狠音懇奸音干

外婦 高武王傳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注師古曰謂與旁通者

反接 陳平傳會受詔郎反接注師古曰反縛兩手也

亡何 陳平傳居亡何注師古曰亡何猶言無幾時又金日磾傳何羅亡何從外入注師古曰亡何猶言無幾時也又翟方進傳居亡何注師古曰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

椎少文 周勃傳其椎少文如此注師古曰椎謂樸鈍如椎也

冒絮 周勃傳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注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

尙席 周勃傳亞夫心不平顧謂尙席取箸注應劭曰尙席主席者也

簿責 周勃傳吏簿責亞夫注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又灌夫傳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注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也又見霍光傳又見張湯傳

材官蹶張 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注材官之多力能脚蹹強弩張之故曰蹶張材官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

隊率 申屠嘉傳遷爲隊率注師古曰一隊之率也

齱齱 申屠嘉傳齱齱廉謹注師古曰齱齱持整之貌

荷禮 酈食其傳食其聞其將皆握齱好荷禮注師古曰荷與苛同苛細也

瓦合 酈食其傳足下起瓦合之卒注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同

自奪便 酈食其傳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便注師古曰不急進取是謂自奪便利也

擊鮮 陸賈傳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注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溷亂也言我至之時汝宜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我不久任亂累汝也

緜蕞 叔孫通傳爲緜蕞野外注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翦樹也爲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蕝師古曰蕞與蕝同並音子說反如說是

臚句 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注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

食啖 叔孫通傳呂后與陛下共苦食啖注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其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

縱臾 衡山王傳日夜縱臾王謀反事注如淳曰臾讀曰勇縱臾猶言勉強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臾謂獎勸也

假母 衡山王傳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注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

魁岸 江充傳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注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

蓄縮 息夫躬傳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注師古曰蓄縮謂恣於事也

直項 息夫躬傳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注師古曰騃愚也

僕遬 息夫躬傳僕遬不足數注師古曰僕遬凡陋之貌也遬古速字

仰藥 息夫躬傳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注師古曰仰首而飲藥

引決 萬石君傳或勸慶宜引決注師古曰令自裁

孰何 衛綰傳不孰何綰注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

警蹕 梁孝王傳出稱警入言蹕注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蹕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民清道也

措指 梁平王傳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注晉灼曰許愼云

措置字借以爲管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爲門扉所管

交睫 爰盎傳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注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寐也

在亡 爰盎傳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在亡爲辭注師古曰或實在家而辭云不在

智囊 朝錯傳太子家號曰智囊注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筭若囊橐之盛物也

充賦 朝錯傳今臣竊等乃以臣錯充賦注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

騫汙 朝錯傳外亡騫汙之名注師古曰騫損也汙辱也

覆露 朝錯傳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注如淳曰覆蔭也露膏澤也

亂從 朝錯傳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注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

尺籍伍符 馮唐傳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注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

兩漢碎金 十一

推轂 鄭當時傳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注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

輪囷離奇 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囷離奇注張晏曰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

白徒 鄒陽傳毆白徒之衆注師古曰白徒言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

詆娸 枚乘傳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注師古曰詆毀也娸醜也

骫骳 枚乘傳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注師古曰骫古委字也骳音被骫骳猶言委曲也

沾沾 竇嬰傳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注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或曰沾音瞻師古曰沾沾輕薄也

胏附 田蚡傳蚡以胏附爲相注師古曰舊解云胏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胏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

排根 灌夫傳及竇嬰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注孟康曰根音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郤爲根格也

呫囁 灌夫傳乃效女曹兒呫囁耳語注師古曰女曹兒言兒女輩也

逗橈 韓安國傳當恢逗橈當斬注師古曰逗謂留止也橈委弱也

葭莩 中山靖王傳今臣非有葭莩之親又王莽傳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注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爲喻

椎埋 趙敬肅王傳又使人椎埋攻剽爲姦注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

兩漢碎金 十二

尊章 廣川惠王傳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注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爲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頡舍 李廣傳就善水草頡舍注師古曰頡止也舍息也

中下 李廣傳蔡爲人在中下注師古曰在下輩之中

上薄 李廣傳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注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伏也

服匿穹廬 蘇武傳賜武馬畜服匿穹廬注孟康曰服匿如罌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服匿旃帳也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罌受二斗所曰服匿

不幸 蘇武傳太夫人已不幸注師古曰不幸亦謂死

區脫 蘇武傳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注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爲

侯塈之室區讀曰甌同音一侯反

物故蘇武傳前以降及物故注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爲勿非也

丈人行蘇武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注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

大父行霍去病傳斬單于大父藉若侯產注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

爰書張湯傳傳爰書訊鞫論報注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送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調也

平亭張湯傳平亭疑去注師古曰亭均也調也

錢通張湯傳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與錢通注師古曰爲小吏之時與田甲爲錢財之交

乾沒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注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師古曰乾音干

短長張湯傳迂通學短長注師古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爲短歸此爲長戰國策名短長術者也

侯司杜周傳而善侯司注師古曰觀望天子意

會獄杜周傳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注師古曰往赴對也

治實杜延年傳後侍御史治實注師古曰重覈其事也

平處杜延年傳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注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

偏盲杜欽傳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注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一目也

垂白杜欽傳誠哀老姊垂白注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

提衡杜欽傳贊相與提衡注臣瓚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

抵陒杜欽傳贊因勢抵陒注師古曰抵擊也陒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陒音詭一說陒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

要領張騫傳不能得月氏要領注師古曰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爲喻

少從張騫傳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注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爲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

健羨司馬談傳去健羨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關楗嚴君平曰折關破楗使奸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二義竝通健其偃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

抵梧司馬遷傳贊或有抵梧注師古曰抵觸也梧相支柱不安也梧音悟

炊火燕王旦傳趙氏無炊火焉注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

嗌痛昌邑王傳我嗌痛不能哭注師古曰嗌喉咽也

縣力嚴助傳縣力薄材注師古曰縣弱也言其劣弱如縣讀如本字

彍弩吾邱壽王傳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注張晏曰彍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彍

帶脅 嚴安傳帶脅諸侯注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傍附著之義也

橫草 終軍傳軍無橫草之功注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曰橫草

寠藪 東方朔傳是寠數也注師古曰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寠藪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

呼謈 東方朔傳舍人不勝痛呼謈注服虔曰謈音暴鄧展曰呼音髐箭之髐謈音爪㕧之㕧師古曰鄧音是也謂痛切而叫呼也一曰鄧音近之謈自冤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謈今人痛甚則稱阿謈音步高反

狋牛牙 東方朔傳狋牛牙者兩犬爭也注應劭曰狋音銀

小遺 東方朔傳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注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

重馬 劉屈氂傳重馬傷耗武備衰減注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孕者爲之傷耗以減武備也

參語 楊敞傳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注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參語

脛脛 楊惲傳脛脛者未必全也注師古曰脛脛直貌也

銜寠藪 楊惲傳惲上書訟延壽郎中邱常謂惲曰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寠數者也注李奇曰眞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坐銜寠數自妨故不得入穴師古曰寠數戴器也惲自云今之訟人亦與己有妨

刺候 陳咸傳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咸素善雲雲從刺侯教令上書自訟注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

蟲出 陳咸傳自絞死歲數百千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

辜榷 陳咸傳辜榷財物注師古曰辜榷專固也翟方進傳注師古曰榷專也辜榷者言已自專之他人取者輒有辜罪

尉薦 胡建傳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注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藉也又趙廣漢傳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注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

李法 胡建傳黃帝李法曰注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

賈區 胡建傳府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小賈區注師古曰坐賣曰賈爲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菴屋之類耳

堂皇 胡建傳列坐堂皇上注師古曰室無四壁曰皇

辟報 胡建傳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注師古曰言爲游徼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

橫分 梅福傳雖伏質橫分注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

素食 霍光傳昌邑王居道上不素食注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

旁午 霍光傳使者旁午注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

奏廁 金日磾傳日磾奏廁心動注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

擁項 金日磾傳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傍廁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注師古曰擁抱也

皸瘃 趙充國傳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注文頴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

瘃墯趙充國傳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注師古曰離遭也墯謂因寒瘃而墯指者也

累重趙充國傳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注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

厭難辛慶忌傳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注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

通籍陳湯傳宜以時解懸通籍注孟康曰懸罪未竟也如言懸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又魏相傳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注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

儻葛陳湯傳贊陳湯儻葛不自收斂注師古曰儻葛無行檢也葛音蕩

躧履雋不疑傳勝之躧履起仰注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躧音山爾反

何人雋不疑傳驗治何人竟得奸詐注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又後漢書曹節傳有何人書朱雀闕

兩漢碎金 七

幾所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注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

具獄于定國傳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注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下又云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注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

右職貢禹傳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注師古曰右職高職也

魁壘鮑宣傳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者艾魁壘之士注服虔曰魁壘壯貌也

請寄鮑宣傳請寄為姦注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

毣毣鮑宣傳極竭毣毣之思注師古曰毣音沐沐猶蒙之也如淳曰謹愿之貌也

將酒藿肉鮑宣傳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注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藿也師古曰藿豆葉也

履空鮑宣傳唐尊衣敝履空注服虔曰履猶屨也師古曰著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

睮睮韋賢傳睮睮諂夫注如淳曰睮睮自媚貌也師古曰睮音踰

便利韋元成傳卽陽為病狂臥便利注師古曰便利大小便

寄顏韋元成傳誰能忍媿寄之我顏注師古曰言已恥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顏寄之

霽威嚴魏相傳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注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臣瓚曰此雨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

逋蕩丙吉傳吉馭吏耆酒數逋蕩注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遊放也

誰差眭宏傳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注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

兩漢碎金 六

舉最京房傳舉最當遷注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故欲遷為他官也

天士李尋傳拔擢天士注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

收案致法趙廣漢傳於是收案致法注師古曰致至也令至於罪罰之法

缿筩趙廣漢傳又教吏為缿筩注蘇林曰缿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筩竹筩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師古曰缿若今盛錢臧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筩音筒

鉤距趙廣漢傳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為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注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

窮里 趙廣漢傳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注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

記召 趙廣漢傳嘗記召湖都亭長注師古曰爲書記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

風生 趙廣漢傳見事風生無所回避注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

鋒氣 趙廣漢傳專厲彊壯鋒氣注師古曰鋒與鋒同言鋒銳之氣

浩穰 張敞傳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注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衆之多也

囊橐 張敞傳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注師古曰言容至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

造獄 王尊傳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注師古曰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

迹射 王尊傳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注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

傳致 王尊傳傳致奏文注師古曰傳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

擿觖 孫寶傳故欲擿觖以揚我惡注師古曰擿觖謂挑發之也

儲偫 孫寶傳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害設儲偫注師古曰謂豫備器物也

露索 蕭望之傳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注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

先引 蕭望之傳小史冠法冠妻先引注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

犀利 馮奉世傳器不犀利注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爲犀晉灼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

白著 馮奉世傳威功白著注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也

左顧 淮陽憲王傳子高乃幸左顧存恤注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也

傳經 匡衡傳朝廷有政義傳經以對注師古曰傳讀曰附附依也

雅素 張禹傳忽忘雅素注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傅故舊之恩

連昏 王商傳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爲琅邪太守注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

若盧 王商傳召詣若盧詔獄注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

口占 朱博傳口占檄文曰注師古曰隱度其言口授之又陳遵傳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注師古曰占隱度也口隱其詞以授吏也

都授 翟方進傳侯伺常大都授時注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容容 翟方進傳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氣注師古曰容容隨衆上下也

齊栗 谷永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注孟康曰齊栗言其整齊萬事嘗戰栗謹敬也

末殺 谷永傳欲末殺災異注師古曰末殺掃滅也

滿讕 谷永傳滿讕誣天注師古曰滿讕謂欺罔也

檻塞 谷永傳檻塞大異注師古曰檻義取檻柙之檻檻猶閉也

槃辟 何武傳槃辟雅拜注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槃辟猶言槃旋也

蟬嫣 楊雄傳有周氏之蟬嫣兮注應劭曰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

連蹇 楊雄傳孟軻雖連蹇注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值世之屯難也

阺隤 楊雄傳響若阺隤注師古曰阺音氏巴蜀人名山旁堆欲墮落曰阺

具官 儒林傳序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注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

中書 儒林傳序張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注師古曰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

狗曲 王式傳江翁曰徑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注師古曰意忽欲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流俗書本云何曲狗妄改之也

驪駒 王式傳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注服虔曰逸詩篇名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

湯墜 王式傳式耻之陽擠湯墜注師古曰湯失據而倒也墜古地字

官壽 龔遂傳以官壽卒注師古曰以壽終而卒於官也

均茵馮 甯成傳汲黯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注師古曰茵車中蓐也馮車中所馮者也言此二人皆下讓由故同車之時自處其偏側不均敵也○由周陽由也

文深 趙禹傳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注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

投鉅 王溫舒傳少年投鉅購告言姦注師古曰鉅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也

洽米鹽 咸宣傳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注師古曰米鹽細雜也

沈命法 咸宣傳於是作沈命法注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

滿品 咸宣傳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注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爲率也

道地 田延年傳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注師古曰爲之開通道路使有安生之地也

股弁 嚴延年傳吏皆股弁注師古曰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脅息 嚴延年傳豪彊脅息注師古曰脅歛也屏氣而息

文內 嚴延年傳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注師古曰飾文而入之爲罪

文致 嚴延年傳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注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

屠伯 嚴延年傳河南號曰屠伯注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

令辟 尹賞傳選守長安令修治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注師古曰致謂積累之也令辟甓甎也郭謂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本字又音緻

魁宿 尹賞傳賞所置皆其魁宿注師古曰魁根本也宿久舊也

阿邑 酷吏傳贊湯以智阿邑人主與俱上下注蘇林曰邑音人相悒悒之悒師古曰如蘇氏之說邑字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

發貯 貨殖傳子貢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注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

駔儈 貨殖傳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注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儈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儈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駔者其首率也

轉轂 貨殖傳周人既孅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注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

搏掩 貨殖傳及況掘家搏掩犯姦成富注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故字或作博一說搏亦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

飲德 游俠傳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注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

靜悍 游俠傳郭解爲人靜悍注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

感槩 游俠傳郭解少時陰賊感槩注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

緣手盡 樓護傳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亦緣手盡

負進 陳遵傳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注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高帝紀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

博進 陳遵傳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井眉 陳遵傳觀瓶之居居井之眉注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

重礙 陳遵傳一旦重礙為黨所轠注師古曰重縣也黨井以專為甓者也轠擊也言瓶忽縣礙不得下而為井黨所擊則破碎也重音上絹反甓音丁淚反轠音雷

滑稽 陳遵傳鴟夷滑稽腹如大壺注師古曰滑稽圜轉縱捨無窮之狀滑音骨稽音雞

關說 佞幸傳序公卿皆因關說注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津

撑犁孤塗 匈奴傳其國稱之曰撑犁孤塗單子匈奴謂天為撑犁謂子為孤塗

包敵 匈奴傳喜為誘兵以包敵注師古曰包裹取之

量中 匈奴傳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注師古曰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

徑路 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注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

留犁 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注應劭曰金契金也留犁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

忿鷙 匈奴傳外國天性忿鷙注師古曰鷙很也

魁健 匈奴傳形容魁健注師古曰魁大也

銜尾 匈奴傳如遇險阻銜尾相隨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

掌距 匈奴傳與相掌距注師古曰掌謂支柱也音丈庚反又丑庚反

食重 西南夷傳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注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

首善 西南夷傳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注師古曰言初始以成常有善意

選耎 西南夷傳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注師古曰選耎怯不前之意也

有連 西南夷傳及蒼梧秦王有連注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

翔實 西域傳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注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

孔道 西域傳不當孔道注師古曰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穴徑耳

寄田 西域傳沙地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注師古曰寄於他國種田又糴旁國之穀也

仰穀 見上

後距 西域傳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注師古曰後者居後以距敵

縣度 西域傳其西則有縣度注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

琅當 西域傳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德人名也又王莽傳鐵鎖琅當其頸

莽平 西域傳暑熱莽平注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

馬復 西域傳修馬復令注師古曰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

抂罝 西域傳以道當為抂罝心不便也注師古曰抂者支抂也言有所罝立而支抂於已故心不便也抂音竹羽反又音竹其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不曉以抂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罝抂於心皆失之矣

扶將 王皇后傳皇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帝曰何爲不早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

尚衣 衛皇后傳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注師古曰尚王也時於軒中侍帝權王衣裳

樸絕 李夫人傳帝悼夫人賦命擽絕而不長注師古曰樸截也

新宮 李夫人傳帝悼夫人賦飾新宮以延貯兮注師古曰新宮待神之處貯與佇同佇待也

菱荴 李夫人傳帝悼夫人賦函菱荴以俟風兮注李奇曰荴音敷孟康曰菱音綏華中齊也夫人之色如春華含菱敷散以待風也

闒茸 李夫人傳帝悼夫人賦嫉妬闒茸將安程兮注師古曰言嫉妬闒茸之徒不足與夫人爲程品也闒茸衆賤之稱

兩漢碎金 三五

窮絝 上官皇后傳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絝多其帶注服虔曰窮絝有前后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絝古袴字也窮絝今之緄襠袴也

部索 許皇后傳父廣漢後爲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注師古曰部分搜索罪人也

心儀 許皇后傳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注服虔曰儀音堦晉灼曰儀向也師古曰音說是也謂附向之

免乳 許皇后傳婦人免乳大十死一生注師古曰免乳謂產子也大故大事也

岑岑 許皇后傳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注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

索言 許皇后傳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支陳俟自見索言之注師古曰俟待也自見后自見於天子也索盡也

赫蹏 趙皇后傳赫蹏書注鄧展曰赫音兄弟鬩墻之鬩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晉灼曰今爲薄小物爲鬩蹏鄧音應說是也

左坐 傅皇后傳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廼配食於左坐注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

狂易 馮昭儀傳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注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

婉瘱 孝平王皇后傳爲人婉瘱有節操師古曰婉順也瘱靜也音烏計反

皁本 孝元皇后傳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注師古曰述其本系

幸酒 孝元皇后傳其後興酒樂燕樂注師古曰幸酒好酒也

兩漢碎金 三六

將虛 王莽傳母隱尤毋將虛注師古曰將助也虛謂虛美也言無隱吾過而助爲虛美

葦然 王莽傳葦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注師古曰葦然變動之貌也

廚傳 王莽傳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勿舍注師古曰廚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

壓頤 王莽傳莽爲人侈口壓頤注師古曰侈大也壓短也頤頤也

橫搜 王莽傳莽每當出輒先搜索城中名曰橫搜

弄兒 孝元皇后傳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注服虔曰宮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

直功 王莽傳賞未足以直功注師古曰直當也

登等 王莽傳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注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

差度 王莽傳使有司徵孝宣皇帝元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注師古曰差度謂擇也

嬪然 王莽傳後爲人者嬪然成行注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列也

皃佷 王莽傳皃佷自臧持必不移注師古曰皃古貌字也皃佷言其佷戾見於容貌也

麻沸 王莽傳江湖海澤麻沸注師古曰言如亂麻而沸涌

麻起 王莽傳三輔盜賊麻起注師古曰言起者如亂麻也

日闋 王莽傳轉掠求食日闋而已注師古曰闋盡也隨日而盡也

偷穴 王莽傳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注師古曰穴謂穿墻爲盜也

辜㩁 王莽傳如令豪吏猾民辜而㩁之小民弗蒙非予意也注師古曰辜㩁謂獨專其利而令他人犯者得罪辜也

兩漢碎金 毛

綺襦紈絝 敘傳在於綺襦紈絝之間非其好也注晉灼曰綺綺之襦冰紈之素也師古曰紈素也綺今細綾也

舉白 敘傳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注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不盡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以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

么𦞙 敘傳又況么𦞙不及數子注鄭氏曰𦞙音麼小也師古曰鄭音是也么𦞙皆微小之稱也

煜霅 敘傳煜霅其間者注師古曰煜霅光貌也

畔換 敘傳項氏畔換注師古曰畔換[illegible]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

秒忽 敘傳造計秒忽注劉德曰秒者禾芒也忽蜘蛛細網者也師古曰秒音眇其字從禾

訬輕 敘傳江都訬輕注師古曰訬謂輕狡也

淫營 敘傳中山淫營注師古曰營酗酒也音詠合韻音榮

浟浟 敘傳六世耽耽其欲浟浟注師古曰浟浟欲利之貌也浟音滌今易浟字作逐

懙懙 敘傳長倩懙懙注蘇林曰懙懙行步安舒也

褏褏 敘傳樂安褏褏古之文學注師古曰褏褏盛貌也

獷獷 敘傳獷獷亡秦注師古曰獷獷麤惡之貌

日角 光武帝紀隆準日角注鄭元尚書中候注云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

中堅 光武帝紀衝其中堅注凡軍事中軍將最尊居中以堅銳自轉故曰中堅也

兩漢碎金 天

令丙 肅宗紀又令丙箠長短有數注令丙爲篇之次也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

儲跱 肅宗紀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注儲積跱具也言不預有蓄備

悃愊 肅宗紀元和二年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注說文曰悃愊至誠也

三微 肅宗紀元和二年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注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

報囚 肅宗紀元和二年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注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四

六幽 肅宗紀章和元年詔曰光照六幽注六幽謂六合幽隱之處也

案比 安帝紀方令案比之時注東觀漢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大比之也

官簿 安帝紀能救身率下防姦理煩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注無拘官簿謂超遷之不拘常牒也

鉤黨 靈帝紀皆爲鉤黨下獄注鉤謂相牽引也

五屬 靈帝紀錮及五屬注五屬謂五服內親也

淄蠹 皇后紀叙恩隆好合遂忘淄蠹注淄黑也蠹食木蟲以喻傾敗也

贅行 郭后紀論雖險情贅行莫不德焉注說文曰贅肬也老子曰餘食贅行河上公注行之無當爲贅莊子曰附贅懸肬言醜惡也

息耗 章德竇皇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注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

飛書 章德竇皇后紀誣作飛書以陷注飛書若今匿名書也又梁松傳注飛書者無棟根而至若飛來也卽今匿名書也

兩漢碎金 廿九

謥詷 鄧皇后紀輕薄謥詷注言忽遽也謥音七洞反詷音洞

鹵簿 鄧皇后紀侍御史護大駕鹵簿注漢官儀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

輣張 董皇后紀汝今輣張怙汝兄耶注輣張猶強梁也

白衣會 王美人傳公卿皆白衣不成喪也注有凶事素服而朝謂之白衣會

烏合 劉聖公傳贊漢起驅輕黠烏合之衆注黠謂輕銳桀黠也烏合如烏鳥之羣合也

負負 張步傳步曰負負無可言者注負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

臥鼓 隗囂傳櫜弓臥鼓注臥猶息也

觧構 隗囂傳勿用旁人觧構之言注觧構猶間構也

騰書 隗囂傳因數騰書隴蜀注說文曰騰傳也

支閡 隗囂傳又多設支閡注支柱障閡

天隙 公孫述傳若奮威德以投天隙注天時之間隙

邊幅 公孫述傳贊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注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又馬援傳注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

試守 濟武王縯傳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注試守者稱職滿歲爲眞又馬援傳注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爲眞食其全奉

絕席 王常傳位次與諸將絕席注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

稽故 鄧訓傳訓擁衞稽故令不得戰注稽故謂稽留故事也東觀記稽故字作諸故也

兩漢碎金 卅

元二 鄧騭傳時遭元二之災注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令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

註誤 寇恂傳故狂狡乘間相註誤注說文曰註亦誤也

批抵 寇榮傳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注說文曰抵側擊也

質确 寇榮傳不復質确其過注質正也确實也

配隸 馮異傳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注隸屬也

機軸 馮異傳令軼守洛陽將軍鎭孟津俱據機軸注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取喻焉

方面 馮異傳受任方面以立微功注謂西方一面專以委

忸忕馮異傳忸忕小利注忸忕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爾雅曰忸復也郭璞注曰謂慣忕復爲之也忸音尼五反忕音逝

兵薄吳漢傳及漢至莫府上兵簿注兵簿軍士之名帳

辦嚴吳漢傳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注嚴卽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又陳紀傳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

挺緩臧宮傳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注挺解也

晏開耿國傳使塞下無晏開之警注晏晚也有警急則開門晚也

邪揄王霸傳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注說文曰廞廠手相笑也廞音也支反廠音踰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

逗遛祭彤傳坐逗遛畏懦下獄免

回容馬武傳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注回曲也曲法以容也又虞詡傳詡好刺舉無所回容

斗絕竇融傳河西斗絕在羌胡中注斗峻絕也前書曰成山斗入海

符要竇融傳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注赴敵不失期契也

懲乂竇融傳其後匈奴懲乂注懲創也說文乂亦懲也

排迮竇融傳囂勢排迮不得進退此必破也注排迮謂蹙迫也

修尚竇融傳不能修尚注不能修整自高尚也

陰喝竇憲傳憲陰喝不得對注陰喝猶噎塞也

表的馬援傳而季孟閉距背畔爲天下表的注表猶標也言爲標準謂射的也言背畔之罪爲天下所指射也

萎腇馬援傳而但萎腇咋舌注萎腇耎弱也

旅距馬援傳黠羌欲旅距注旅距不從之貌

寺舍馬援傳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注曉喻也寺舍官舍也

款段馬援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注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

槀葬馬援傳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而已注槀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槀

末規馬援傳豈其甘心末規哉注末規猶下計也

倥傯卓茂傳斯固倥傯不暇給之日注字書曰倥傯窮困也

警蹕王莽傳三時不開警蹕之音注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人蹕

迂久劉寬傳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注迂久良久也

自搏趙熹傳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注自搏猶叩頭也

解巾韋彪傳族子義義次兄著中常侍曹節自帝就家拜著東海相詔書逼切不得已之郡注巾幅巾也旣服冠冕故解幅巾

溲便張湛傳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注溲小便也

家公王丹傳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

科比桓譚傳令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注科謂事條比謂類例

排抵桓譚傳喜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注抵擊也

本業之馮衍傳陰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注欲遺其財爲立基本生業也

揭節馮衍傳揭節奉使注揭節持也

横舍鮑昱傳爲南陽大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横舍注横學也字又作黌德昱之子又見朱浮傳

樹類郅惲傳今幸得全軀樹類注樹類謂有允嗣

塞晏郅壽傳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塞晏之化注鄭元注尚書考靈曜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

師曠雜事蘇竟傳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注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六家有

兩漢碎金 三三

師曠八篇

捲握之物張堪傳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注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物也

轔藉廉范傳虜自轔藉死者千餘人注轔轢也藉相踏藉也

佃器羊續傳賦與佃器使就農桑

健令馮魴傳帝案行門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

鉗忌梁冀傳妻孫壽性鉗忌注鉗鉺也言性忌害如鉗之鉺物也

洮汰陳元傳洮汰學者之累惑注洮汰猶洗濯也

酒黨桓彬傳曹節女壻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

盤牙滕撫傳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盤牙連歲注盤牙謂相連結

排囊楊璇傳乃持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注排囊卽今囊袋也

荒頓劉平傳序薛包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田廬取其荒頓者注頓猶廢也

逴犖班固傳逴犖諸夏注逴犖猶越絶也逴音卓

業峨班固傳增槃業峨注業峨高也

采緻班固傳碅磃采緻注采緻其文理密也

僄狡班固傳雖輕迅與僄狡注僄輕也鄭康成注禮記狡疾也

愕眙班固傳猶愕眙而不敢階注字書曰愕驚也字林曰眙驚貌也

兩漢碎金 三四

杳窱班固傳又杳窱而不見陽注廣雅曰窈窱深也杳與窈通

征營鍾離意傳不勝愚戇征營注征營不自安也

就格鍾離意傳乃解衣就格注格拘執也

物色寒朗傳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注物色猶形狀也

錯愕寒朗傳錯愕不能對注錯愕音倉卒也

占護楚王英傳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注占護猶守護也

貫行東平憲王蒼傳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注貫行謂一皆遵奉也

方底廣陵思王荆傳作飛書封以方底注方底囊所以盛書也

稱娖 中山簡王焉傳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促前行 注娖音楚侯反稱娖猶齊整也行音胡郎反

溫給 張禹傳遷下邳相歲至墾田十餘頃民用溫給

流喝 張酺傳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 注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反廣蒼曰聲之幽也○青王青

飛禍 周榮傳常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 注飛禍言倉卒而死也

無慮 郭躬傳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 注廣雅曰無慮都凡也

笿格 陳寵傳斷獄者急於笿格酷烈之痛 注笿朗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

鉆鑽 陳寵傳詔有司絕鉆鑽諸殘酷之科 注蒼頡篇曰鉆折也說文曰鉆鐵銸也其炎反銸音陟葉反鑽臏刑謂鑽去其臏骨也鑽音作與反

管穴 陳忠傳如其管穴妄有譏刺 注管穴言小也史記篇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即穴也

謇諤 陳忠傳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

告寧 陳忠傳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 注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古者名吏休假曰告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在官有功德所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官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

隔井 陳忠傳故天心未得隔井屢臻 注隔井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穴見 陳忠傳不敢穴見有所興造 注穴見言不廣也

交代 班超傳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

牢賞 應劭傳簡其精勇多其牢賞 注牢廩食也或作勞勞功也

盧胡 應劭傳昔鄭人以乾鼠爲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紹十重夫覩之者皆掩口盧胡而

笑

檢柙 仲長統傳務於精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 注檢柙猶規矩也

回穴 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用明居晦回穴於曩時 注回穴猶攜互不齊一也

滯隅 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贊滯隅則失 注滯隅謂偏執一隅也

傳考 陳禪傳時刺史爲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 注傳考謂逮捕而考之也

摶手 龐參傳摶手困窮 注兩手相摶言無計也

經用 陳寵傳有息經用歲以億計 注經常也

投劾 崔駰傳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 注投詞自劾有過不合應舉

度紀 崔寔傳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 注度紀猶延年也

送敬 周燮傳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 注送敬猶致謁也

玼吝 黃憲傳論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 注玼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爲疵作玼者古字通用

突獄 楊秉傳及捕得方四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究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方任方匡單匡

麋沸 楊彪傳百姓驚動必有麋沸之亂 注如麋粥之沸也

選懦 清河孝王傳選懦之恩知非國典 注選懦仁弱慈惠不決之意也

屏營 清河孝王傳夙夜屏營 注屏營彷徨也

詳當 張浩傳數與尚書辨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 注詳審而平當也

血嗣張綱傳身絕血嗣非孝也注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

首實王暢傳拜南陽太守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

酒家保杜根傳爲宜城山中酒家保注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院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爲人傭力保任而使之也

豕突劉陶傳今果已攻江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

拘閡虞詡傳寬假轡策不令有所拘閡而已注閡與礙同

毆刀虞詡傳寗伏毆刀以示迹近注毆刀刑人之刀也

方格傳燮傳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注方正也格猶標準也

俶裝張衡傳簡元辰而俶裝注俶整也

谽嗋張衡傳趨谽嗋之洞穴兮注谽嗋深貌也

硄磕張衡傳夌驚雷之硄磕兮注硄磕雷聲

滛裔張衡傳弄狂電之滛裔注滛裔電貌狂疾也

皇牢馬融傳皇牢陵山注皇牢猶牢籠也孫卿子曰皇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也諸本有作牢栖者非也

髟䫾馬融傳羽毛紛其髟䫾注髟䫾羽毛飛揚貌也髟字必由反

廋踈馬融傳廋疏嶁領注廋疏猶搜索也

蔠葵馬融傳翬蔠葵注翬亦押也蔠葵椎也

埋根馬融傳埋根行道以先吏士注埋根言不退

兩漢碎金 三七

酒家傭李燮傳父門生王成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燮名姓爲酒家傭

從宜杜喬傳梁冀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注從宜令其自盡也

騫義李固杜喬傳論夫專爲義則傷生專爲生則騫義注騫義遁也

殺青簡吳祐傳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一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又見劉向別錄也

兼兩吳祐傳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注車有兩輪故稱兩也

鉤黨史弼傳時詔書下舉鉤黨注鉤謂相連也

壽藏趙岐傳先自爲壽藏注壽藏謂冢壙也稱壽者取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之類

懸師皇甫規傳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注懸猶停也

兩漢碎金 三八

染逮皇甫規傳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

稽固段熲傳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注稽固猶停留也

拒方段熲傳熲士卒饑渴乃勒衆拒方奪其水注拒方謂方頭競進也

楚辱王允傳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注更經也楚苦痛

剛稜王允傳允性剛稜疾惡注稜威稜也

摽搒黨錮傳序遂共相標搒注標搒猶相稱揚也搒與榜同古字通

輿病劉淑傳桓帝問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

溷軒李膺傳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載之以歸注溷軒廁屋

累氣　劉祐傳民庶窮困州郡累氣注累氣屏息也

三木囊頭　范滂傳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注三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

案發　賈彪傳補新息長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注案發就發處案驗也

蛾賊　皇甫嵩傳角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注蛾即蟻字也謂賊衆多故以爲名

搜牢　董卓傳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財謂之搜牢注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曰牢漉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言此言

拳捷　呂布傳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

廬落　仇覽傳吾今日過舍廬落整頓注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以院爲落也

兩漢碎金　兲

重文　酷吏傳序至於重文橫入爲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注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遷怒於無罪之人

賣菜傭　周紆傳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

鉗口　單超傳上下鉗口注周書曰賢智鉗口詘不言也拑與鉗古字通用

外舍　單超傳常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注外舍謂皇后家也

兩墮　單超傳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虎兩墮注兩墮謂隨意所爲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爲兩墮諸本兩或作雨也○今案具瑗徐璜唐衡也獨坐注云言驕貴無偶也

壽冢　侯覽傳又豫作壽冢注生而自爲冢爲壽冢

塞具　曹節傳詔令大官給塞具注塞報祠也蘇代反字當作賽通用

何人　曹節傳有何人書朱雀闕注何人不知何人也

主名　曹節傳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云云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注不得書闕主名

五百　曹節傳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江革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

飛條　呂強傳競欲咀嚼造作飛條注飛條飛書也

導行費　呂強傳時帝多稽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注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希之導引也

兩漢碎金　卌

諧價　張讓傳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當之官皆先至西園諧價注諧價平論定其價也

僾和　孔僖傳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僾和之曰注僾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記曰無僾言

秕僻　儒林傳論曰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注秕穀不成也以喻政化之惡也

蹂轥　杜篤傳蹂轥濊貊注蹂踐也轥轢也音吝

天督　杜篤傳捶天督注即天竺國也

忽忽　崔琦傳梁冀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

琦日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急自逃走亦從此亡矣汪忍忍猶不忍也

嫗嫗 趙壹傳嫗嫗名勢汪嫗嫗猶傴僂也

撫拍 趙壹傳撫拍豪強汪撫拍相親狎也

閃榆 趙壹傳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汪閃榆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則享榮寵而見納用

伊優 趙壹傳伊優北堂上汪伊優屈曲佞媚之貌也佞媚者見親故升堂

抗髒 趙壹傳抗髒倚門邊汪抗髒高亢倖直之貌倖直者見棄故倚門

死公 彌衡傳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祖曰死公云等道汪死公罵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

彭考 戴就傳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每上彭考因止飯食不肯下汪彭卽旁也

塡滯 劉翊傳會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塡滯道路卽下車與之

馬蹄足 李南傳馬蹄足是以不得速汪蹄屈損也

軒渠 蘇子訓傳兒識父母軒若笑語

陜輸 班超傳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陜輸汪陜輸不定貌

文約 西南夷傳論若乃文約之所沾漬汪文約謂文書要約也

偵羅耳目 南匈奴傳肯領部衆爲郡縣偵羅耳目汪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猶今言探候偵羅也

悍塞 烏桓鮮卑傳其性悍塞汪說文曰悍勇也塞謂不通

質館 烏桓鮮卑傳因築南北兩部質館汪質館以受降者

屬累 烏桓鮮卑傳俗貴兵死歛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汪屬累乃付託也

兩漢碎金補遺

酒闌 高帝紀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注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

被酒 高帝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注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爲酒所加

城守 高帝紀乃閉城城守注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

種族 高帝紀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注師古曰誅及種類也

疑兵 高帝紀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注多張旗幟過其人數令敵疑有多兵

耦語 高帝紀耦語者棄市注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耦對也

建瓴 高帝紀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

貰酒 高帝紀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注師古曰貰賒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

刷恥 武帝紀朕閔眾庶陷害欲刷恥改行注師古曰刷除也

宿麥 武帝紀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移宿麥注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

暍死 武帝紀夏大旱民多暍死注如淳曰暍音謁師古曰中熱而死也

水衡錢 宣帝紀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注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爲異政也

秋罷 元帝紀是月雨雪隕霜傷麥稼秋罷注師古曰秋者謂秋時所收穀稼也今俗猶謂黍豆之屬爲雜稼云秋罷者言至秋時無所收也

客土 武帝紀客土疏惡注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也

於邑 成帝紀贊言之可爲於邑注師古曰於邑短氣貌

任子 哀帝紀除任子令注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子一人爲郎不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者保也

闌入 成帝紀虒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闌入尚方掖門注應劭曰無符籍妄入宮曰闌師古曰掖門在兩傍言如人臂掖也

舉籍 哀帝紀己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注師古曰舉其名籍也

郵亭 哀帝紀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注師古曰郵行書舍也言爲書以郵亭令送至宗伯也

姍笑 諸侯王表姍笑三代注師古曰姍古訕字也訕謗也

乏興 功臣表成安侯韓延年坐爲太常行大行令事留外國書一月乏興入穀贖完爲城旦注師古曰當有所興發因其遲留故闕之又段會宗傳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又趙廣漢傳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

攈摭 刑法志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注師古曰攈摭謂收拾也

頌繫 刑法志當鞠繫者頌繫之注師古曰頌讀曰容容寬容之不桎梏

馯突 刑法志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馯突注晉灼曰鞿古羈字也如淳曰馯音捍突惡馬也師古曰馬絡頭曰鞿也

地著 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注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

秦半 食貨志收秦半之賦注師古曰秦半三分取其二

經費 食貨志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注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

狠顧 食貨志失時不雨民且狠顧注李奇曰狠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

買復 食貨志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注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

反脣 食貨志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注師古曰蓋非之○顏異人名

腹非 食貨志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注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比則列也

分曹 食貨志遒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注師古曰曹輩也分輩而出爲使也

兩漢碎金 四十五

苴稭 郊祀志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祠席用苴稭注應邵曰稭藁本也去皮以爲席如淳曰苴讀租稭讀如戞音灼曰苴藉也師古曰茅籍也苴字本作葅假借用

解祠 郊祀志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嘗以春解祠祠皇帝注師古曰解祠者謂祠祭以解罪求福

寖尋 郊祀志上始巡幸郡縣寖尋於泰山矣注師古曰寖漸也尋就也

款識 郊祀志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注韋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

鉅公 郊祀志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注鄭氏曰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爲天下父故曰鉅公也

俗鬼 郊祀志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注師古曰勇之越人名也俗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之事

穀嗛 郊祀志今穀嗛未報注師古曰嗛少意也言穀稼尚少未獲豐年也

種祠 郊祀志初罷甘泉泰時兆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室舊時注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

相室 五行志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注師古曰相室猶言相國謂宰相也合韻故言相室相室者相王室

冠狗 五行志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注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冠音工喚反

兩漢碎金 四十六

大誰 五行志鄭通里男子王褒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注師古曰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也大誰本以誰何稱因用名官有大誰長今此卒者長所領士卒也

天晏 五行志天晏亡雲注師古曰晏天清也

縮朒 五行志肅者王侯縮朒不任事注服虔曰朒音忸怩之忸鄭氏曰不任事之貌也師古曰朒音女六反

生分 地理志衛俗薄恩禮好生分注師古曰生分謂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財產

跕躧 地理志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躧注如淳曰跕音蹀足之蹀躧音屣臣瓚曰躡跟爲跕挂指爲躧師古曰跕音它頰反躧字與屣同屣謂小屣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躡之也

慣忮 地理志民俗慣忮好氣爲姦注臣瓚曰慣音蕢今北土名彊直爲慣中師古曰慣堅也忮很也音章豉反

呰窳 地理志故呰窳媮生而亡積聚注如淳曰呰或作紫音紫窳音庾師古曰呰短也窳弱也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故朝夕取給而無儲待也

虞業 溝洫志蕭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虞業振贍之注師古曰虞業謂安處之使得其居業

適用 項籍傳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注師古曰適主也音與的同

半菽 項籍傳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注孟康曰半五斗器名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菽謂豆也

見糧 項籍傳軍無見糧注師古曰無見在之糧

枝梧 項籍傳諸將讋服無敢枝梧注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杆也臣瓚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今屋邪柱是也

亡命 張耳傳嘗亡命游外黃注師古曰命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又見後漢王常傳

絕亢 張耳陳餘傳迺仰絕亢而死注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鳥嚨郎喉嚨也

雅游 張耳陳餘傳耳雅游多爲人所稱注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人故倦游交結英傑是以多爲人所稱譽也

血刃 吳王傳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注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

置對 劉向傳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注師古曰置對者立爲對詞又諸傳士或不肯置對注師古曰置對置詞以對也

齗齗 劉向傳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也注師古曰齗齗忿嫉之貌

移病 劉向傳地大震恭移病出注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一曰言以病移出不居官府○又見公孫宏傳

無俚 季布傳贊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注蘇林曰俚賴也言其計畫無所成賴晉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爲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

張坐 曹參傳乃反取酒張坐飲注師古曰張設坐席而飲也

冠玉 陳平傳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注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

惡草具 陳平傳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注服虔曰去肉更以惡草之具

主臣 王陵傳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注文穎曰惶恐之詞也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詞○又見馮唐傳

排闥 樊噲傳高帝嘗病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注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

中酒 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注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

左遷 周昌傳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注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爲左遷

落魄 酈食其傳家貧落魄無衣食業注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志行衰惡之貌也師古曰落魄失業

無次也
鄭音是

傳舍 酈食其傳沛公至高陽傳舍注師古傳舍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音張

魋 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

魋結 陸賈傳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注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椎結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

法酒 叔孫通傳至禮畢盡伏置法酒注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欲之至醉

傳警 叔孫通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注師古曰傳聲而唱警

榜服 衡山王傳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強榜服之注師古曰榜擊也擊笞之令其自服死罪也榜音彭

雋永 蒯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注師古曰雋音子兗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

折北 蒯通傳折北不救注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謂無援助也

鼠竄 蒯通傳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注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竄藏

窺左足 息夫躬傳京師雖有武蠭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注蘇林曰窺音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

中帬廁牏 萬石君傳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酒注蘇林曰牏音投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牏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帬若今言中衣也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

子舍 萬石君傳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注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

頤指 賈誼傳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注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

跋盭 賈誼傳病非徒瘇也又苦跋盭注師古曰跋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

奊詬 賈誼傳奊詬亡節注師古曰奊詬謂無志分也

云云 汲黯傳上曰吾欲云云注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畧其詞耳

武帳 汲黯傳上嘗坐武帳注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

蓬顆 賈山傳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注師古曰顆謂土塊蓬顆言塊土生蓬者耳槩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

冗從 枚乘傳子皐爲王使與冗從爭注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

貌侵 田蚡傳蚡爲人貌侵注服虔曰侵短小也

引重 灌夫傳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注張晏曰相薦達爲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者也

膝席 灌夫傳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注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

謼服 灌夫傳蚡疾一身皆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注晉灼曰服音瓝闟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爲呼瓝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謼古呼字也若謂啼爲呼服則謼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

陰痿 膠西于王傳爲人賊盭又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月注師古曰痿音萎

權會 趙敬肅王傳使使即縣爲賈人權會注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權者禁也家獨王家得

爲之也師古曰郎就也就諸縣而專權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榷音角會音工外反

有所避 長沙定王傳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師古曰謂月事

威稜 李廣傳威稜憺乎鄰國注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

爰臂 李廣傳爲人長爰臂注如淳曰臂如猨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爲猨臂也師古曰王國風菟爰之詩云有菟爰爰爰爰緩意也其義兩通

命中 李陵傳射命中注師古曰命中者所指名處即中之也

媒蘖 李陵傳隨而媒蘖其短注孟康曰媒酒教蘖麴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

民母 衛青傳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兄弟數注服虔曰民母嫡母也

兩漢碎金 八 卅二

過當 霍去病傳斬捕首虜過當注師古曰言計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舍服 霍去病傳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注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

褏然 董仲舒傳今子大夫褏然爲舉首注師古曰褏盛服之貌也

犬子 司馬相如傳名犬子注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爲此名也

敞罔 司馬相如傳敞罔靡徙注師古曰敞罔失志貌靡徙自抑退也

小巳 司馬相如傳贊小雅譏小巳之得失其流及上注師古曰小巳者謂卑小之人以對上言大人耳

調護 張湯傳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注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也

次骨 杜周傳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

雅信 杜欽傳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同無雅信注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任信

熏轑 杜欽傳欲以熏轑天下注師古曰熏言熏灼之轑讀曰燎假借用字

爭引 杜欽傳如是塞爭引之原注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

鑿空 張騫傳然騫鑿空注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用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

土著 張騫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注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

兩漢碎金 八 卅三

移徙也著音直畧反

○又見西南夷傳

搏景 主父偃傳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注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

內門 主父偃傳賓客不我內門注師古曰內謂內之於門中也

陸海 東方朔傳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注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

過抵 尹翁歸傳盜賊所過抵注師古曰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投也

桂後惠文 張敞傳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以何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目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注晉灼曰漢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

史服之謂之觧鷹一角今冠兩角以觧鷹爲名耳

左騐 揚惲傳考問左騐注師古曰左證左騐也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

魁柄 梅福傳授以魁柄注師古曰以斗爲喻也斗身爲魁

要杜 趙充國傳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絶西域注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

木樵 趙充國傳部曲相保爲壍壘木樵注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爲高樓以望敵也

廟勝 趙充國傳誠非素定廟勝之筴注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

拔距 甘延壽傳爲羽林投石拔距絶於等倫注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爲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

薦延 陳湯傳又無武帝薦延注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也

撥煩吏 兩龔傳龔勝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

穿空 鮑宣傳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注師古曰空孔也

程奏 毋將隆傳程奏顯言注蘇林曰露奏

捕搏 朱博傳好客少年捕搏敢行注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

耳剽 朱博傳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注師古曰剽刦也猶言行聽也

宿麥 谷永傳時過無宿麥注師古曰秋種夏收故云宿麥

碭駭 揚雄傳回猋肆其碭駭兮注師古曰回猋回風也肆放也碭過也駭動也

捲坦 揚雄傳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捲但兮注師古曰峛崺上下之道也單周也捲坦圜貌也捲音卷

矍踢 揚雄傳可靈矍踢注師古曰矍踢驚動之貌

儲胥 揚雄傳木雍槍纍以爲儲胥注師古曰儲時也胥須也以木雍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

漫滮 揚雄傳爲其泰漫滮而不可知注師古曰漫滮不分別貌猶言濛鴻也

下里 田延年傳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注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

霑醉 陳遵傳侯遵霑醉時注師古曰霑醉言其大醉也

名一錢 鄧通傳竟不名一錢寄死人家

酒所 董賢傳上有酒所注師古曰酒在體中

五尺道 西南夷傳秦時嘗破畧通五尺道注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

相杖 西南夷傳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注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爲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

傳絝韤 趙皇后傳鄉晨傳絝韤注應劭曰傳者著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傳讀曰附絝古袴字也

傳籍 王莽傳當出入者傳籍注師古曰傳猶著也音附

僂口 王莽傳莽爲人僂口蹷顄注師師曰僂大也蹷短也顄頤也

不明 王莽傳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注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所生子女不可分明也

陷假 王莽傳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注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被所升之位也

冒彨 蕭宗紀冒彨之類注字書曰彨多須貌音而言須鬢多蒙冒其面

採稆 獻帝紀羣僚饑之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
注稆音穭埤蒼曰穭自生也稆與穭同

目冥 和熹鄧皇后紀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
之自爲剪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

扁表 百官志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
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

護駕 輿服志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黃門
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皆執
注以督整車
騎謂之護駕

底裏 竇融傳自以底裏皆露長無
纖介注底裏皆露言無藏隱

儀適 竇融傳融先遣從事問會
見儀適注儀適注猶言儀注也

悇憛 馮衍傳終悇憛而洞疑注楚詞云心悇
憛而懷惑廣著云悇憛禍福未定也

下記 鍾離意傳少爲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
人酒醴者府下記案考之注記文符也

兩漢碎金 三五

通闕 樂恢傳事博士焦永永以爲被考諸弟子皆以
通闕被繫恢獨皦然不汚於法注爲交通關涉
也

拱押 仲長統傳網羅遺漏拱押
天人矣注拱執也押檻也

麗䃺 張衡傳湯蠲體以禱祈兮蒙麗䃺以拯人注
爾雅曰麗大也䃺福也言蒙天大福以拯人

文降 皇甫規傳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
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注以文簿虛
降非眞
心也

差溫 張儉傳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
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

木禺 袁紹劉表傳論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運
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注言其如刻木
爲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
一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於木

導騎 范式傳友人南陽孔嵩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
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
注導引
之騎

遷衣 李充傳家貧兄弟
六人同食遷衣

兜離 董祀妻蔡文姬傳言兜離兮狀
窮停注兜離匈奴言語之貌

星屬 南匈奴傳論戎旗星屬注
如衆星之相連屬言其多

天財 南匈奴傳論單用天財注
單盡也言盡用天下之財

胎息胎食 王眞郝孟節傳能行胎息胎食之方注習
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
之名曰
胎食

兩漢碎金 三六

〔明〕錢普撰

晉書鈎玄二卷

明萬曆六年刻本

刻晉書鈎玄序

自學士大夫以觚舌相高一切舉晉以下書不論夫見爾晉其人務稱說奇麗而槩之為清談其時秦凉燕趙夏蜀十六國擾擾而槩之為濁亂其

君臣政教稍陵夷衰微而槩之為閏統則吾不敢知然要之著十二世一百五十六年興壞之端則其書具在而其褒刺抯損之文辭多所造微探賾亦惡得以秦漢而盡廢之耶且文辭必鼻祖秦漢其誰不為耳孫斯亦時代固然譬夫十二國之風風國不齊而厥後楚騷而楚蜀賦而蜀奚必二南為始足被金石也余妄意子長孟堅一生當中朝宜未易著所謂西

京言而李唐諸記室博士倘及班馬時亦何渠不若漢哉而學者徒見嗣漢而晉而梁而隋為六代葢滔滔然遂舉雕蟲同類而笑之誠與以耳食無異嗟乎其亦聞諸昌黎氏乎夫昌

黎號振六代之衰而考其所謂業者
盖自言曰搜百家披六藝紀事必提
要纂言必鈎玄即不能廢晉以下書
固矣晉書自唐文皇手定彼醞釀韜
略籠盖所謂天下雄此何以稱焉顧

其書起自中原迄江左若而朝其孝
友忠義良吏儒林文苑隱逸諸如王
謝若而人曰紀曰志曰傳曰載記若
而篇此微獨於耳食者即好纂紀之
士往往出不能載後乘而居不勝前

几多十五廢書於是晉陵錢公守常
山之明年出所輯鈎玄者梓之其為
卷僅二而為言僅二萬八千有奇即
不琳琅其文而韶夏其音棄弗籍是
籍出而一再讀之使曾讀其書者儼

乎若臚列若綱舉又若一日而窮五
車而未讀其書者恍乎若嘗鳳炙而
思快意乎牛咢也無論文辭即略觀
其所以隆替本末亦後世法戒之林
安在舉必三隅此乃傳之所謂漁獵

乎而或以爲是書鈎者一而擯者九
夫得烏一目張烏千豈毋寧置目完
而懸者考其日月馳說者案其辭儒
者斷其義則何如是不知令夫夫者
旦暮田獲驟而備一代之觀則晉陵
指知必執以蔽全晉與廢全晉書若
晉以上書則大非晉陵之心故令學
士大夫知晉陵之心則知所卒業矣
晉陵治常山多異績不載以別有傳
循吏者

萬曆六年冬十有二月朔順德府推
官虎林陳與郊著

晉書鈎玄上卷目録

宣帝　景帝　文帝
武帝　惠帝　懷愍帝
元帝明帝　穆哀海西公　簡文帝武帝
安帝恭帝　天文志　經星
中宫　七曜　地理志
律歴上　律歴中　律歴下
禮志　樂志　職官志
食貨志　刑法志　后妃傳一

后妃傳二　石崇傳　羊祜傳
杜預傳　羊杜論　宣五王文六王
王沉論　王渾王濬唐彬傳
山濤王戎郭舒樂廣傳　劉頌李重傳
曹志庾峻等論　郤詵阮种華譚袁甫
陸機陸雲　夏侯諶潘岳張載　江統
八王傳　劉琨祖逖　王導傳
劉弘陶侃　温嶠傳　温嶠郗鑒
卞壼　郭璞　庾亮

王舒王廙虞譚顧衆張闓傳　謝安
王羲之　梁昭武王　孝友一
劉殷　何琦　孝友二
忠義傳　嵇紹傳　良吏
儒林　虞喜　杜夷

晉書鈎玄卷之上

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illegible]每拜恒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之庶可以免乎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王以天挺之資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

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

右宣帝紀

景皇帝宣帝長子也雅有風彩沉毅多大略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嘗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

四海傾注朝野肅然或有請改易制度者帝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人所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軍事不得妄有改革

天子詔曰朕聞創業之君必須股肱之臣守文之主亦賴匡佐之輔是故文武以呂召彰受命之功宣王倚山甫享中興之業大將軍世載明德應期作輔遭天降儉帝室多艱齊王蒞政不迪率典歸履義執忠以寧區夏式是百辟揔齊庶事內摧寇虐外靜奸宄日昃憂勤劬勞夙夜德聲光于上下勲烈施于四方深

惟大議首建明策權定社稷援立朕躬宗廟獲安億兆慶賴伊摯之保乂殷邦公旦之綏寧周室蔑以尚焉朕甚嘉之

右景帝紀

史臣曰世宗以叡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跡空存翦商之心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劍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摯之圖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人

者也爲帝之主不亦難乎

右文帝紀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絶纎緰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

右武帝紀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邇宵人褒姒

共叔帶並興襃后與犬戎俱運昔者冊朱不肖甑王逖責相役凶德事閡休咎方乎土梗以墜其情源暑之氣將闌遙蠢之音罕記乃彰啗咲用符顛隕豈通才俊彥猶形於前代增淫助虐獨擅於當今者歟

右惠帝紀

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

不謂茂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趍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千紀作亂乎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

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覊於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右懷帝愍帝紀

贊曰傾天起害猛獸為災琅琊之子仁義歸来龔行趙
璧命箠荆臺雲瞻北晦江望南開晋陽禦敵河西全
壤胡寇雖艱靈心弗爽三方馳騖百蛮從饗晋室命遂
昌金輝再朗明后岐嶷軍書接要莽首晨懸董賸昏
燎厥德不回餘風可劭

右元帝明帝紀

孝宗因繈保之資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
武安之才啓之疆埸以文王之風被乎江漢則孔子
所謂吾無間然矣哀王寛惠可以為君而鳩祀襪天

用歷其德東海遠許龍之駕屈放命之臣所謂柔弱
勝剛強滑盡於天年者也

右穆帝哀帝海西公紀

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
邁油雲而驤首濟沉川而能躍少康一旅之衆所以
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静河海於既泄
補皇穹於已紊事異於斯則弗由也簡皇以虚白之
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
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於時西踰劍岫而跨雪山

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荆吳戰旅嘯吒成雲名賢間出
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沖
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於是上天乃眷彊氏
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
谷而條綱弗垂恩威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彙以
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
年滋愁民歲蹙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
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
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頹弛抑亦人事語曰

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属符堅百六
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為武不亦優哉

右簡文帝武帝紀

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傾朝政主昏
臣亂未有不如斯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
迴首無良忽焉蕭散於是桓玄承釁勢踰飈指六師
咸滅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
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民詎爞冊
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黄屋而来歸湎冊書而不

恨夫五運从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
其搖落人有為之流漣者也

右安帝恭帝紀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天地之情可
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
象之此則觀乎天文以示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自
我民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兆
於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雖微罔不昭著然則三
王邁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變星辰靡錯亂之

妖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降
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嚳亦
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代
縣邈文籍靡傳至於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
於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
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皐魏有
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
代所宗暴秦焚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及
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為史官著天文書以明

天人之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皇極
論以參往之行事及班固叙漢史馬遷續述天文而
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衆
說以著于篇

右天文志

張衡云文曜麗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
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者五行之精衆星列
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
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

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躔次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
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
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
命不然何得總而理諸

右經星

北極五星鈎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
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
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右中宮

日為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瑕必
露其慝以告示焉故日月行有道之國則光明人
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于地為人歲星降為貴人熒
惑降為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為老人婦女太白降
為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為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
占

右七曜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對越在天以為元首則記所
謂冬居營窟夏居橧巢飲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及

燧人鑽火庖犧出震風宗下武炎亂昌基畫野無闕
其歸一揆黄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崙振
轡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坤帝
嚳順天行義東踰蟠木西抵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
阯日月所經舟車所至莫非王臣不踰茲域帝堯時
禹平水土以為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而
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
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
夏功在于唐堯殷因無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徂鎬
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
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
分星

右地理志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神道廣大
妙本於陰陽形器精微義先於律呂聖人觀四時之
變刻玉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清濁所以
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侈
弇無方竹體圓虛脩短利制是以神聲作律用寫鍾

聲乃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又叶
時日於晷度效地氣於灰管故陰陽和則景至律氣
應則灰飛灰飛律通則吹而命之乃天地之中聲也
故可以範圍百度化成萬品則虞書所謂叶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者也中聲節以成文德音章而和備
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導性情移風俗叶言志於詠
歌鑒盛衰於治亂故君子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
審樂以知政蓋由茲道

右律歷上

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
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
甲子隸首作筭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
察法飲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歷洎于少
昊則鳳鳥司歷顓頊則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羲和
虞舜則因循堯法及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
創法斯異易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
為五月是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
協三辰至于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
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
浹生靈堪輿天地周德既衰史官失職疇人分散禨
祥不理秦并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用十
月為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襲秦正朔爰
及武帝始詔司馬遷等議造漢歷乃行夏正其後劉
歆更造三統以說左傳辨而非實班固惑之采以為
志逮光武中興太僕朱浮數言曆有乖謬于時天下
初定未能詳考至永平之末改行四分七十餘年儀
式乃備及光和中乃命劉洪蔡邕共修律曆其後司

馬彪因之以繼班史今采魏文黄初已後言曆數行
事者以續司馬彪云
董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黄
帝因之初作調曆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曆顓
項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
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虫始發鷄始三號天
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
顓項聖人為曆宗也湯作殷曆弗復以正月朔旦立
春為節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下至周魯
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為得天以承堯舜從顓
項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曆建正於孟春此之謂
也
楊偉謂六十日中踈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從法是校
方員棄規矩考輕重背權衡課短長廢尺寸論是非
違分理若不先定校曆之本法而懸聽棄法之末爭
則孟軻所謂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者也今韓翊
據劉洪術者知貴其術珍其法而棄其論背其術廢
其言違其事使洪奇妙之式不傳於來世若知而違

之是挾故而皆師也若不知擾之是挾不知而罔上
也校議未定會帝崩而寢

右律曆中

魏尚書郎楊偉表曰臣覧載籍斷考曆數時以紀農月
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
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
因之世有日官日官司曆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
頒于境內夏后之世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則書載徂
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曆代然之也逮至周

室既衰戰國横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
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
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曆
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
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寓褒貶黜陟司曆失閏則譏
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洎於秦漢
乃復以孟冬為歲首閏為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
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

右律曆下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迺聖垂範以
為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
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為國為家可得而治
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乃太一初分燧
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
春澗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
依神唐虞稽古逮于殷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
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
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

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
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孔
子自衛反魯迹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
曀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洙
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朞之喪中興為一郊之
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
日躋璧流以延冠帶啟橋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
斯為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禮樂恒委浮華相尚
而郊禋之制綱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

堂除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當世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屬雕墻時逢秕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為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搢紳為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哉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攜緗素武皇帝初平寇亂意先儀範其吉禮也則三茅不翦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徹

膳明乎一謚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奚劒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漸替桓溫居揆政由己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輝執事主威長謝臣道專行記曰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豈斯之謂歟

右禮志

夫人受天地之靈抱清和之氣剛柔迭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凋而不悅游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輕軒於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衢聖人功成樂作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權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為之綱紀云

右樂志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獎導民萌裁成庶政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

之外而鳥龍居位雲火垂名前史詳之其來尚矣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為衆正命重黎於天地詔融冥於水火則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凡厥樞會仰承君命摠及周武下車成康垂則六卿分職二公弘化咸樹司存各題標準苟非其人道弗虛崇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此

右職官志

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
富兗豫漆絲之會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帶琅
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內舟車遼西旃
罽之鄉蔥右蒲梢之駿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乃上
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揔山海之饒百畝
之田什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
齒可以養耆年因乎民人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旅童
有序朝聘自其儀宴享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
救水旱之災卹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

商周之興用此道也

右食貨志

傳曰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
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肖貌
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
焉念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灾害引導休和取
辟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為心也
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
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

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
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
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右刑法志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儀同歸貴賤之名異等
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床之連後星喻金波
之合羲嬖爰自夏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
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
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来

五雈之規其事可畧而言矣

右后妃傳一

方祇體安儷乾坤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羲曜以齊明故
知陽鑠陰凝萬物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之節
宣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實資於此宣穆閨
禮偶德潛鱗胡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宝運歸
其後徧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于朝政明不
逮遠爰游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
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資天縱

其嚚識暗鳴蛙智昏文帖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
椒宮遑梟心於長樂方覩梓樹須鴆羽於離宮褒后
滅周方之蓋小妹喜傾夏曾何足踰中原陷於鳴鏑
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陰揔百官於元老成王
冲眇托萬機于上公大后御宸良非古制而明穆康
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扆各兌華陽之釁竟
靡和熹之蹤保陵夷以克終所幸實為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毋翌周妹升夷癸褒進亡家邦興
滅取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釁故劍辭恩池蒲起

歎崇化繁祉肇基南亂二楊繼寵福極灾生南風熾
雲國喪身傾敝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廢主持尺威
帝契淵終雅啟憂以斃苓實窈窕芳菲婉嫕呂妾变
嬴黄姬化芋石丈遠著金行潛從婦德傾城迷朱奪
紫

右后妃傳一

旻尚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
命士不恒豕欒而驕奢其閑乎治政秉時立制莫不由
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
而競奕春畦靃靡列於凝沍之晨錦帳逶迤亘以山
川之外撞鍾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将
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右石崇傳

祜歷戰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咨訪焉勢利之求
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每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
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
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
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

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
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
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恩則背公是大惑
也女宜識吾此意

右羊祜傳

預在内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
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
對曰臣有左傳癖

定律令既成奏曰法者蓋繩墨之断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明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趍舍

右杜預傳

泰始之際人祖呈既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一罷東并之勢棄枝不競爪潤空懸無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

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狗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右羊祜杜預論

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琊武功既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之以孝行抑宗室之可称者也齊王以兩献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既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統昜陳蔓艸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滞愛遂乃褫龍章於袞職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途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攸實有

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荀馮之謂也

右宣五王文六王傳

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動靜既形悔吝斯及有莘之媵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夷齊不能識其志王沈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晋為幄中之士桐宮之謀遽泄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擭族蔡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

右王沈論

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業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數亂彝倫既為戒于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

義雋才雖多亦奚以為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遜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右王渾王濬唐彬傳

漢相清淨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嬰其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沖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傾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紊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

區區焉佞彼凶渠以求容貸顏墻之隕猶有禮也乎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夭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組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為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睽將聖事乖躋指操情獨往自夭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懷愍之客豈聞伯夷之風與懦夫能立志者也

右山濤王戎郭舒樂廣傳

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慚華婉而理歸切要游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頤郎顗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頌以此時忠梗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仇者與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亹亹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沖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右劉頌李重傳

是以堯舜縱許由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岩水澄華茲焉錫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稽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稽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烏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晲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右阮籍稽康向秀劉伶等論

曾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慺慺体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暫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汝潁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

右曹志庾峻等論

夫緝政釐俗拔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乂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遒軸有懷於干祿郤詵等並韞價州里褒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已拘義志篤周丼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寸行夙彰而待終秘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右郤詵阮种華譚袁甫傳

制曰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寔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暎若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如重岩之積秀千條析

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翼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雲之意已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

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
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
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巖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
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
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覩
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覩其文章之誠何知易
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
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
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

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
之犬不誡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
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
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
豈人事乎

右陸機陸雲傳

孝若掞蔚春華時標麗藻覿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
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
風烈焉安世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之賈誼先

達方之士銜罰論政範源王化之迷睛潘著哀詞貫
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
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矣然其
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
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
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
究人道之綱紀箴懸乘輿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
矣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載濛汜之詠取重於傅
玄為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摛光王府

棣萼相輝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核遺文非徒
語也

右夏侯湛潘岳張載論

江統風檢素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其冠徙戎之
論寔乃經國遠猷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
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逮愍懷廢徙冒禁拜
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虨位隆端右竭誠獻替
惇遺忽榮利肆修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兄弟矣

右江統論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咸歆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
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跡可知然而玉帛會于
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
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
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
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世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
十餘年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
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強大於是罷侯置
守獨尊諸己至乎子弟並為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

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社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
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
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

右八王傳

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
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鷄暗舞思
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
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居厹之禍
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跅弛易情
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
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
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
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
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逑圖痛哉士雅叶迹中興剋
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崎嶇汾晉契
闊獯戎見欺段氏吁嗟道窮祖生烈烈夙懷奇節扣
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是徵國

恥奚雪

右劉琨祖逖傳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
轅聖人也杖師臣而受圖商湯哲后也負昌阻而成
業自斯以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
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乘其弊既
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祀
夏當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
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

建克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
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
石之心潛運忠謨竟剪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
以終全貞志凌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
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於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
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為家奭望匡
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為儔至若夷吾體仁能
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
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蹕德

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隤聲慙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
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虎嘯猋馳龍升雲映武岡矯矯匡吾緝政懿績克宣忠
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筮水流慶赫
矣門族重光斯盛
右王導傳
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為九州輔相玄功咨
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威騰
閫外總領條之務禮縟區中委秣其才卑崇以之流

詠攄非其德僭餙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
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
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迷俎刹亟竅豺狼之迹舉
賢登善窮掇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
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祲於稽天之
際循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負固足以幹事於征
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
比肩髦俊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邊則嚴
城靜柝釋位匡主則淪胥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

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
分陝理則宜然至於峕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
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
信於是有徵
和季承恩建旟南服威靜荆塞化揚江澳戮力天朝匪
忘忠肅長沙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事功宣一匡繄
賴之重匪伊舟航
右劉弘陶侃傳
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

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位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遂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廷文王雖盛臣節不愆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

嶠上奏曰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廪犧之

官令臨時市求既上隸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

又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

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

右温嶠傳

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不顧僕竄千群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徽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璧方田疇武奕世登台露冕爲飾接萬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

歟受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太真懷素勤宣乃誠謀敦剪峻奮節摛名道徽忠勁高芬遠映愔克負荷超慙雅正

右温嶠郗鑒傳

卞壼束帶立朝以匡正爲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

右卞壼傳

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

遐篆而官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
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修
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禀之有在必
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頹心委運何至衔刀被髮遑
遑於匿𥨸之間戰戰於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
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右郭璞傳

外戚之家連輝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闈靡不憑藉寵
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成其

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滿
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罕升津要塗山在夏靡與高
禝同驅姒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
哉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濤波方
駕搢紳足為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
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璘萋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
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蘊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
倩嬿上宰謀黜負圖向使知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
則與夫台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見淪昭憲

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懌忿凶懷鴆加
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孟其宜也
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闇釐道亂由庶隙下升長沙有
懃忠孟季堅貞清猷德馳名處泰適約居權戒盈稚
恭慷慨亦擅雄聲

右庾亮傳

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
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是以石惜戮厚叔向誅
鮒前史以為美談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

容布為大俠之首劇孟載呂輿賣友之譏亦所以激
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犧乗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
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虎之厲風規
於多僻之日虞潭碩衆狗貞心於危感之辰龍見為
出納之端戲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歟

右王舒王廙虞潭顧衆張闓傳

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
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洎乎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
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

之衆已瞰吳江桓温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
遠適崩心從容而杜奸謀宴術而清群寇宸居獲太
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碁
脈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
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
不知頹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

右謝安論

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
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

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
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右王羲之傳

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之生兩
儀是以中陽勃興資豢龍之構趾景亳垂統本吞鷰
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
道如神吞日月以經文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
畧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效順若乃詩
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
祚或發跡於渭汧或布化於邠岐覆簣創光天之基
疏瀹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
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来若遠矣
武昭英叡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黎飲德絕
壤霑惠積祉丕基克昌来裔

右涼武昭王傳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
以順名功包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
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倫物尊仁安義柔

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亹亹忘劬集苞思藝黍
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厲厲如在哀哀
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興嗟驪風樹以隤心顧寒泉而
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移官居高匪危在
醜無爭協修廾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
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蒸蒸弘七體
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賛郭巨致錫金之
慶陽雍標蒔玉之祉烏馴冊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
毛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

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悴荊枝
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瘦狗急難之情讓果
同衾盡懽愉之致緬窺緗素載流塵躅若歟晉氏始
自中朝逸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遐及而君子之道未
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王偉元之行已許季義之立
節夏方盛彥體至性以馳芳庾袞顏含篤友于而宣
範自餘群士咸標懿德秉其遺絢足厲澆風故著孝
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右孝友傳

劉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
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
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
公卿恂〻然常有後已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入
其門然滯理不申藉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
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
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

右劉殷傳

何琦性沉毅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
孜〻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
琦嘗慨然嘆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
祿私展供養一旦縈然無復怙恃豈可以朽鈍之質
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
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豈約與鄉鄰共之

右何琦傳

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
倫之本固茲攸尚盛翁子立行淳至索蕎異于流慟
致其感通含哺伸其就養載昌嘗其清韻陸雲嘉其

茂德王裒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逾其礼枯栢以應
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蔡異時均美許孜少而
斂學禮偏在三焉雛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園居喪
之禮寔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匱表於執勤則裕
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
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仇神
人惜其亡良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囊
三冬之董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
水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為倫輩其餘

群子並孝養可崇
孝哉王許永慕烝烝擗泗凋栢對梘巢鷹密彦夏庾氤
摽至性文度弘都勤修懿行敦彼孝友載光謡詠鳩
馴長盛魚薦延元談棠義闡琦吳道存專洞之德咸
摛左言

右孝友傳後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
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義
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

鐵石之深秉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莫標勁節
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蹈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
象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
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荐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放
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
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
乏於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壼之亡軀鋒鏑桓
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於舊君
辛吉恥臣於戎虜張禕引鴆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

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
薄俗於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卞壼
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即敘其行事以為
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右忠義傳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
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
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為秘
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

詔徵之起家為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
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群
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
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

右嵇紹傳

有晉肇茲王業光啓伯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
禪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劳心庶
績垂意黎元申勑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詞旨
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

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
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
者以放濁為通彈冠者以苟得為貴流遯忘反寖以
為常劉毅抗賣官之言當時以為矯枉察其風俗豈
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遠於江左晉政多門元
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為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
常既權偪是憂故羈縻成俗蒞職者為身擇利銓
綜者為人擇官下僚多英儁之才勢位必高門之
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允贊經

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而匡
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役則未遑今采其政績
可稱者以為良吏傳

右良吏傳

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
雖為未及古人固亦一時之俊若仲寧之清貞守道
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
枕石鏟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
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剛繁辭可謂捋順
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參機務明王賞其博聞蒞
邊隅獲狄欽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聚石
抵温斯為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郁郁周文洋洋漢典炙輠流譽解頤飛辨雅詁弗淪微
言復顯爰及晉代斯風愈闡

右儒林傳

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
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
旌與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

尚邈世東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博深聞強
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
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翌
贊大化二則敦屬薄俗疏奏詔曰詩陽翟湯會稽虞
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
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
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和
初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
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

朝廷遣就喜咨訪焉其見重如此

右虞喜傳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也世以儒學稱為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算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太傅東海王越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為賢良夷為方正乃上疏曰臣

聞有唐疇咨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彥響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所高清操絕俗思學融通于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僚東宮忠恪允著夷清虛冲淡與俗異軌考槃空谷肥遁匿跡蓋經国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湯待詔公車承對册問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敦於是逼夷入洛夷遁於壽陽

右杜夷傳

晉書鉤玄卷之上終

晉書鉤玄下卷目録

文苑傳 應貞傳 成公綏傳
趙至 王沉 曹毗
李充 袁宏 文苑論
外戚傳一 外戚傳二 隱逸傳一
孫登傳 郭璠 陶潜
隱逸傳二 藝術傳 藝術論
王敦傳一 王敦傳二 桓溫
桓玄 譙縱 戴紀序

劉元海 劉宣 陳元達
劉曜 劉元海劉和劉宣劉聰等論
石勒上 石勒下 石季龍上
石季龍下 慕容廆 符堅
王猛 符氏記 姚興
姚泓

晉書鉤玄下卷目録終

晉書鈎玄卷之下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髙義行而不遠[illegible]溫洛禎圖隷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洎姬歷云季歌頌蘩滋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而齊騖揚玉馱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以降軌躅同趨西都賈馬耀靈虵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綈槧俱標稱首咸推雄

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三祖叶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絢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遒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藩夏連輝頡頏名輩並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太沖江右之才傑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埜蒼川冲埒美前修垂裕来葉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右文苑傳

帝於華林園宴射應貞賦詩最美其辭曰悠、太上人之厥初皇極肇建彝倫攸敷五德更運應籙受符陶唐既謝天曆在虞於昔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以龍飛文以豹變玄澤旁流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迴面天垂其象地耀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蓂莢載芬率土咸寧人胥悅欣恢、皇度穆、聖容言思其允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其恭維何昧旦丕顯無

義不經無理不踐行舍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來踐澤罔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逞人肆險遠國忘遐越裳重譯充物皇家峨、列辟赫、武臣內和五品外威四賓順時貢職入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喻於是肆射弓矢斯具發彼有的有酒斯飫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在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則有失凡厥群后無懈于位

右應貞傳

成公綏曰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致麗無文難以辭賛不然何其闕哉遂為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照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

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氳蚑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殊族別羽毛異群各含精而鎔冶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耀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霓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獸時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心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雀奮翼於注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絡繹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

翔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彗孛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岳磊落而羅峙滄海沆漭而四周玄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址扶桑高于萬仞尋木長于千里崐崙鎮乎陰隅赤縣據乎辰巳於是八十一域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冀白壤荊衡塗泥海岱赤

埴華梁青黎兗帶河洛揚有江淮辨方正土經略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濛南曁丹炮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絕域殊鄰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棲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于大荒之外處于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強統群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

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既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鼇足而續毀錬玉石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參闔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仰蔽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乎天外

右成公綏傳

趙至與嵇康兄子蕃書叙離并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群獨逝背榮讌

辭倫好經迥路造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皐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咏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托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勌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涌哀物悼世激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

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睎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黨倫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杳無日矣思心彌

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
斷金各敬爾儀斂復璞沉縶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
意結知復何云

右趙至傳

王沉作釋時論其詞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
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
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々之堂丈
人曰入煌々之堂者必無赫々之光今子困於寒而
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也丈

人曰融々者皆趍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
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
要桑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
索而佩朱韍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
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
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乎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
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世賢智顯於
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
道以暢攄是則衮龍出於縕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

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
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
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
卿門有卿指秃腐骨不簡蚩儜多士豐於貴族爵命
不出閨庭四門穆々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老成
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接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
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
至乃空嚻者以泓噌為雅量瓌慧者以淺利為鎗々
脢胎者以無檢為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

者以麤發為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為篤誠庵婪者
以博納為通濟眡々者以難入為凝清拉答者有沉
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勤之聲啥哼怯畏於謙讓闒
茸勇敢於饕餮詳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
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己恒寬德
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䶉䶊
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心
以利傾智以勢昏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
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々群士千億奔集勢門求

官買職童僕闚其車乘閽寺相其服飾親客陰恭於
靖室踈賓從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内
荏外詐剛直談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
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令以子
孤寡懷貞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
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兎衆途圯塞投足何措於
是氷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
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
共遊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

成延陵高節可慕冊轂赤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
飛莫沉聃周道師單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
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咎深投扃正幅實
獲我心
右王沉傳
毗當著對儒以自釋其辭曰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
為貴士以藏器為峻麟以絕跡標奇松以負霜稱雋
是以蘭生凼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
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潜崇岩以頤神梁生適南越

以保慎故能全真養和吏跡洞庭陵冬揚芳披雪獨
振也今子少睎冥風弱挺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孺童
吐詞則藻落楊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
肆研妙則頡奪毫鋒固以騰廣莫而蔓蒨排素薄而
青葱若矣何必以刑禮為己任申韓為宏通既登東
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廬
洞養采凿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跡不希抱鱗之
龍不營綀真之術不慕内聽之聰而處泛位以核物
翁塵教以自濛負塩車以顯能飾一巳以求恭退不

居漆園之埸出不躡曾城之衢游不踐綽約之室趣
不希騄駬之踪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蕢
之量而塞壯川之洪徼名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于
一管之鋒子若謂我果是耶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
云俗果非耶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
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
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群物以耦怨婁者乎子不聞
終軍之穎賈生之才拔奇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
六合聲駭八垓而見毀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

此言之名為寶賔福萌榾胎朝敷華夕歸塵埃
若澄虛心於玄圃蔭瑶林於蓬萊絶世事而儁黄綺
鼓滄州而浪龍鰓者矣蒙竊惑焉主人莞爾而咲欣
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
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閬風安瞻殊目之形
不步景宿曷覩恢廓之表是以迷麤者循一往之智
徇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大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摧
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
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伸則散其龍

藻此蓋負動之用含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互照
二氣載宣玄教夕凝朗風晨鮮道與才暢化隨理全
故五典克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五絃安期解褐於
秀林漁父攝鈎於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
風澄於俗波清於川方將舞黄虬於慶雲招儀鳳于
靈山沉玉醴乎華闔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
累真之嫌乎徒知辨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
踰晦朔蟪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輸之所述聊敬對
以終篇

右曹毗傳

嘗著學箴稱老子云絶仁去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
絶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
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
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
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
老莊是乃明無為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知之妙
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
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為訓

辭莅事則為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否矣
是以大為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
於聖人而遺累乎塵迹也故化之以絶聖去智鎮之
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
而為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
尠不覿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愈篤離本愈
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絶所以聖
人長潜而迹未嘗滅矣惧后進惑其如此將誠禮棄
學而希無為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見其隆矣略言

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
違本言不流放庻以袪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

右李充傳

宏為大司馬桓温府記室温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作
東征賦〻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
滔先在温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荅温知之
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
歸命宏同載衆為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
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荅曰尊公稱謂非下

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温疑不實迺曰君欲
為何辭宏即荅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
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也温泫然而止宏賦又
不及陶侃〻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君勲
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荅曰我已盛述尊公
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断功以濟時職思
靜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賛胡奴乃止

右袁宏傳

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

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
華林群藻罕或儔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
地之寥廓賦詞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
太沖含毫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覩而
韜翰匪惟高步當年固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棄
擬之緣情賁南陽之人傑盖潁川之時秀李雅擒属
詞邁夙倫成德稱為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彥伯未能
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
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

文風流可尚擢秀士林陽都之美充重時彥曹毗沉
研秘籍蹤足下繚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
充之學箴信清壯也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
亞玄度學藝優贍筆削擅奇降帝問於西堂固其
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荊楚之材夢皇發乎精
誠豈獨日者之鼓鳳長康矜能過實譚諧取容而
才多逸氣故有三绝之目仲靜機思通敏述譽清流
德典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右文苑論

詳觀往誥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致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良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慚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生釁隙隨之者矣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冊之隱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縱溢者必以凶

終守道謙冲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與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帝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右外戚傳一

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繾綣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而逞欲

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頻干国紀幸逢寬政得免刑書王愷地即渭陽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儉但崇縱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既塵清論有斁王猷雖役議行務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刑外朗季野神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欲皆擅名江表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雅望也

右外戚傳二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纏其次文繁探幽貞遯以成其

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朋於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于孫子是以嚴君伊存有生之恒性任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哲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跡囂氛之表漱流而泳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停岳峙修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無門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於体天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尚乃側席幽貞以康禪化徵聘之禮賁於岩穴玉帛之贄委

於室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峻其清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夫貪競今序其高尚之德綴集于篇

右隱逸傳

嵇康從之游三年問終不荅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

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托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右孫登傳

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郭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居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為狄場二都盡為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

右郭瑀傳

嘗著五柳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

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意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後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長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以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

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耶解印綬去乃賦歸去來辭

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慍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咏不輟嘗謂夏月虛閑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右陶潛傳

君子之行殊途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囂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夐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草誠叔夜而凝神鑒威輦之處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荊而陳貞則並滅影而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遂通稱其孝文宗黨高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閒尤愧時幸洛濵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畫象馬岌嘆其人龍玄居之辭實斯為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含和隱璞束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右隱逸傳二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偽亦憑焉聖人不語怪

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榮寵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眾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為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右藝術傳

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術數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祕奥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麐知有晉之亡姚玄姚以興晉追兵奄及致斃中途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来游諸夏什既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禳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

右藝術論

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飲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

敢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纘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跡成康賈誼嘆息以為天下倒懸言雖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徃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為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歆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亡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恩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

義而服自是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蕪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群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奸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擿朝廷讒諛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厮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

賢儁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

右王敦傳一

琅琊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受璧應圖預定於冥兆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弼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勲高而圖非望恃勢偪而肆驕陵釁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與晉陽之甲纒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国命殺

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頼嗣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戮力用能運茲廟筭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右王敦論

桓温生未朞而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彜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温嶠咲曰君爾後将易吾姓也

進温征討大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

温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将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温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来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變起海内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既往

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聰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冝遠圖廟筭大存經畧光復旧京彊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飇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濶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派自還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群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

運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負通貴於無
滯明哲尚於應機介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
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
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爲九
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則霜
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彊胡陵暴中華
蕩覆很狽失據權幸楊越蠖屈以待龍申之會潛
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
綿邈五十餘載先旧徂没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

成俗遂絕望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
歎臣雖庸劣于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
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
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
宇勸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
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修綱維粗舉然後陛下
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
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
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貴臣

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
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
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

桓溫挺豪雄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
譽時既豺狼孔熾疆埸多虞受寄干城用恢威略乃
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
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
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
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

景文而慨息想處仲以思齊睥睨漢廷窺覦周鼎復
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
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畧之乖違恥
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
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
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神人
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没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
章主威之不立也

右桓溫傳

桓玄纂凶父之餘基挾奸回之本性含怒於失職包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兗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窺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酗蕾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内侮天長喪亂兇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命方隆千年惟永俄而義旂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兇渠即滅更延墜歷復振頹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闇干天位不可以妄

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内道濟含靈龍宮鳳曆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徯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幺麽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祀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右桓玄傳

惠王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墻毒痛函夏九州波駭五岳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儔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抑人事乎何醜虜之倡狂而亂離之斯瘼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荆衡招烏合之兇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阻屈強江湖未奄歲稔咸至誅戮寔自取之非為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禍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殄滔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奸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中朝隳政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群妖伺隙構茲多難荐食荆衡陵雲江漢孫盧奸慝約峻殘賊窮凶極暴為鬼為蜮縱竊岷峨旋至顛踣

右譙縱傳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飧羶飲湩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已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寘之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侯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

不得綏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袵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疆埸既伏境内
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絕
地脉苞玄菟歎黄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
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
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又轉至五原連
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箋於
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為魏處戎夷繡居都鄙
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

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毫釐晉卿
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
山覆没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迴
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我
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效尤劉元海
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
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
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符健據
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符健後一

年也儁始僭稱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
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
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
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
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二年李玄盛
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
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
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
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咸暨人

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内卷師
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為戰国者
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禍首云

右載紀序

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
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
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嘆隨
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君子之
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

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絶於
衆

右劉元海記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沉精
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
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盖數年
每讀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
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
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

廣虛言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
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賜赤幢
曲盖莅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故
特荷尊重勳戚無二軍国內外靡不專之

右劉宣記

聦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耶元達叩頭對
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伯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
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尽愚忠昔
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迷屬

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
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国之弊近摸孝武光漢之美
則天下幸甚

右陳元達記

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忠
忠送之朝鮮歲餘飢窘变姓名客為縣卒岳為朝鮮
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
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
甚峻百姓間不可保也此縣阻僻勢能相濟縱有大

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衆無兄弟之累
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為過憂大丈
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况君子乎給以
衣服資供習傳曜遂從岳質疑通滯恩顧甚厚岳從
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才也四海脫有微風
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

右劉曜記

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弃君親臨財則亡仁義者
也挍之遠裔猶惧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釁昔者

幽后不綱朗塵暗於戲水蔑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
至於算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
量也況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
劣之下是以策馬鳴鶩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
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興王之略
骨都論剋定之秋单于無壯頓之懷獫狁有南郊之
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君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
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爲
夷狄之邦未辨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

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篡
嗣樹恩戎旅既總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
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棄弘遠貌之爲美處事難
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謇佞人方嚮並后載馳闔監麵
於迴天疑科踰於炮烙道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
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貞於戎
手聚搢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宫室咸
成茂草隆露沾衣行人洒淚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
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将以極

厥板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旆秉時興
兵誓野拔林既隕可以絕言而軒呂旁揮彤弧三發
豈若嚮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舘故知
黔首秉蘊居今變古白旂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
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
旣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
二之義忘七尺之童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慕奪
於斯爲甚是以灾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
危亡劉聰竟淂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

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
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蹔偃和苞獻直鄷明罷
觀而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自絕強藩禍成勁敵天之
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
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乎何不支之甚也

右劉元海劉和劉宣劉聽等論

文武等臣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
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
興靜難濟時績侔膺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膺符

運鞭捷宇宙彌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
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感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
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
升御中壇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
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

右石勒記上

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
武籌畧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
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

言亦以太過朕若遇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
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
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
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
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

右石勒記下

季龍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
中韋謏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
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
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罹葛陂之
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為元鑒不可忽天下
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
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
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
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獲之月頓斃之途怨聲塞
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為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
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慚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
前王所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

右石季龍記上

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竊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蠢兹
雜種自古為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況乃入居中壤
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群鳴
鏑汩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闘鞞上
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為亂及惠皇
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螘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都
邑翦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
譬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

對敵臨危逆鷙膺賁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遠嗤魏武
則風情慷慨近笑劉琨則音詞倜儻焚无超於苦縣
陳其亂政之僭戮夷彭豈祖於褒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
跨躡燕趙并吞韓魏仗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
王室補鏈袞龍冠帶釋介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
欵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云凶
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
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
假豹姿於羊質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

於是窮奢極侈勞役煩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
嚴酷動見誅夷懍懍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為
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讎隙自相屠膾取笑天下
噴士未燥禍難荐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
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咎必應理
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
殲厥類無德不報斯之謂歟

右石季龍記下

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耀威無方

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
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
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
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
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羯下不
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
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傕汜晉天率
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
之寇刷天下之耻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荊衡杖臬公

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為
明公耻之

右慕容廆記

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
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
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為百
姓父母蒼生所係何可盤于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
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
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于王洛吾過也自是遂

不復獵

右符堅記

猛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叅其神契略不與通交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閔猛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

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霸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〻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

右王猛記

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蠢爾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符洪擅酋豗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関右禍生虿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揔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奸雄有可言矣長生惏虐禀自率由覩辰象之灾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惧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

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克翦奸回纂承偽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国符融以懿戚賛經綸權薛以直諒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畧儁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方慕義凶險宅心因止馬而献歌託棲鸞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感足跨世愎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慰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率

士之師起滔天之寇肎其犬羊之力肆彼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鳶禹穴駐蹕疑山跳爵以俟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鹿之彊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兖渠俟隙狡寇伺間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符丕承亂借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屬冗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右符氏記

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儁異汝潁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巳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縣魚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昔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柰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

右姚興記

自長江發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漢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凶旅寔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主闡忠信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蔚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識幹無忝斯言遽踐迷塗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衰之緒躡符亡之會嘯命

羣豪恢弘霸業假容沖之銳俯究函秦挫雷惡之聲載寧東土在茲奸略實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棼績荐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為幸也子略剋摧勍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豪盡節爪牙畢命取訥綠陷許洛歎借薦而藩偽蜀吏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逞忘矜功弗虞後患委涼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己生災違城繼陷拒諫招禍蕭牆屢發戰無寧歲

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冑齇崇詭說
加殊禮於棨門當有為之時肆無為之業麗衣腴食
將以萬計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
鴻都之費況乎偽境日侵寧堪求貴之役儲用殫竭
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
元子以庸愞之資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斁
王師仗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係頸而降軹道
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右姚泓記

晉書鈎玄卷之下終

〔清〕任啟運撰

史要七卷

清嘉慶刻本

序

史要集註者吾友荊溪吳小亭承尊人學士石亭先生志而成者也學士以釣臺任宗丞所著史要一書始盤古迄有明序事幾萬幾千餘年爲言幾百幾十有幾緯以聲韻綰以詞華比之鑑畧蒙求紀事各書眞所謂文省於前事增於後誠讀史者之近功矣然或以一言括一事或以一事列數言向使胸羅全史固自開卷瞭然若素未窺柱下一編不無糢糊影響苟非句詮而字釋之遇事求詳仍須檢及本史則此書不如無有豈非甚可惜歟學士亟思加注以壽其傳顧因銜

命衡文歷持玉尺輶軒鏁院轆轤靡寧公政勞心此事遂廢頃小亭應兩淮阿直指聘校書邗上追思先志愁如皇如忙中抽暇採摘各書註成此帙以史釋史正如以經說經匡鼎解頤戴憑奪席何多讓焉功既竣因遂梓而行之此其所以卒前業且以廣先志也敢翊翊然自附於箋疏之林哉抑有進者是役也勾稽簡潔條系詳明不獨豁童蒙記誦之心亦可飽貧士荒寒之腹昔人稱杜氏有功盲左小亭之於釣臺正堪相況質之君家學士亦應默慰云

嘉慶戊寅三月武陵愚兄陳邦泰拜序

序

六經尚矣其次莫如史讀史者於羲農堯舜以來四千年盛衰升降瞭然若螺紋之現於掌豈非人生一快事哉顧歷代史書汗牛充棟學者必讀盡其書而後知其盛衰升降之故將窮年莫殫累世莫究且貧士不能積書者雖欲從事而末由也往者任釣臺先生著有史要七卷其書倣唐人蒙求之例我同年吳石亭學士欲注其事蹟而梓行之有志未果今哲嗣小亭茂才繼其志而成之比事屬辭簡要詳核續全史於寸帙之中其嘉惠後學豈淺鮮哉予嘉其英年勤學能讀父書而又能

出其所寶與天下共之也是爲序

時

嘉慶戊寅三月吳門石韞玉撰

史要目錄

卷一
上古
三皇
五帝
夏
商
周
秦
卷二

漢
後漢
蜀漢
附魏
吳
卷三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附北魏
北齊
北周
隋
卷四
唐
附梁
十國

後唐
南唐
後晉
後漢
北漢
後周
卷五
宋
南宋
附遼

卷五

金

夏

卷六

元

卷七

明

史要卷一

荆溪任敢運輯　　邑後學[illegible]慶纂訂

[illegible]

上古

自九頭紀八皇氏至序命氏凡八十二君一云一百八十三君自開闢至春秋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共二百廿六萬七千年自黃帝八年作甲子至明崇禎末年共四千三百七十一年

太極旣建兩儀用分盤古首出爲天下君

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

盤古爲萬物之祖

天皇澹泊干支以陳

天皇氏淡泊寧靜以治制干支以定歲干幹也其名

十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彊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黓癸曰昭陽支枝也其名十二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

地皇氏起始定三辰

地皇氏定三辰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一歲共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

人皇氏作乃立君臣

人皇氏時萬物羣生淳風汾穆政教君臣所自起飲

食男女所自始

有巢搆木燧人烹飪

上古穴居野處人民不勝蟲蛇禽獸有巢氏搆木爲巢敎民避爪牙角毒之害　上古茹毛飲血燧人氏始鑽木取火敎民烹飪作結繩之治

荒史所傳莫之詳省

三皇

世稱伏羲爲太皥神農爲炎帝軒轅爲黃帝謂之三皇凡十君共七百二十四年

易首伏羲太皥風姓

伏羲風姓以木德王仰觀于天俯法于地中觀萬物

之宜造八卦始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因而重之爻象以備

成紀流虹河圖授聖

帝母居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動虹遶之始娠生帝于成紀有龍馬負圖之瑞　華胥今西安府藍田縣成紀今鞏昌府成州

畫卦書墳嫁娶斯正

造書契以代結繩制六書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註六曰諧聲使天下義理歸于文字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

網罟漁佃以制物命

時民逐捕禽獸以食帝敎爲網罟以佃以漁又敎豢養六畜以充庖厨爲犧牲享神祇故又曰庖犧氏

百十五年陳都布政

在位百十五年　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炎帝神農姜姓之祖

帝以火德王故稱炎姜姓

子柱敎耕治金範土

帝子柱能佐帝耕稼後世祀以配稷　時民未知穀

食帝因天時相地理擇五穀之種作陶冶制耒耜以敎天下而農事興

制市立醫臨魁承武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味草木之滋察寒溫平熱之性辨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作方書以療民疾由是民無夭札帝在位一百四十年初國伊繼國耆故又曰伊耆氏都陳遷曲阜子臨魁踐位八十年帝承踐位六十年

明宜來裏榆罔斯阻

帝明踐位四十九年帝宜四十五年帝來四十八年
帝襄四十三年襄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皆不得位
克生子榆罔立襄曾孫也居于空桑爲政束急諸侯
攜貳其臣蚩尤作亂帝遜居于涿鹿有熊氏繼之降
封帝于潞在位五十五年　空桑今開封府陳留縣涿
鹿今順天府

曲阜祚終五百十五

自神農至榆罔

黃帝有熊蚩尤致武

帝有熊國君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都涿鹿以土

德王炎帝之裔曰蚩尤好兵喜亂能爲大霧黃帝與
戰于涿鹿軍士昏迷乃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
尤戮之

敎蠶西陵倉沮字祖

命元妃西陵氏敎民育蠶治絲以供衣服後世祀爲
先蠶史官蒼頡沮誦制爲文字天雨粟鬼夜哭

容典咸池榮鍾岐鼓

命大容作雲門大卷之樂名曰咸池命榮猨鑄十二
鍾合陰陽之和命岐伯作鼓吹鐃角以揚德建武

羲和占日尙儀占月

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命羲和
欽厤象定星辰命尙儀以閏月定四時

車區占星臾蓲推策

車區定五星之氣臾蓲作十六神厤迎日推策

大撓甲子容成定厤

八年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以十干配十
二支作六十甲子命容成造天儀著周天厤度作調
律以建寅月爲歲首

岐伯內經雷俞審脈

命岐伯作內經醫書辨民疾病察水泉甘苦以療疾

令民知避就命雷公俞跗察明堂究息脈知五臟六
腑之强弱

牟矢揮弓共舟狐楫

命夷牟作矢揮作弓以威天下共鼓作舟化狐作楫
以濟不通

邑夷攻車伶倫制律

命邑夷作車以行四方命伶倫制十二筩以象鳳凰
之鳴而別十二律以合五聲成樂

寗封司陶赤將作室

寗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用

五幣始興井田封國

范金爲貨置金刀立五幣以制國用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分八宅而鑿井于中井一爲隣隣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以封國焉

六相成功百年紀厤

羲和尙儀車區臾蓲大撓容成或曰風后力牧太山稽鬅光常先太鴻爲六相　黃帝在位百年以厤紀

瑞顯鳳麟指佞屈軼

時有鳳凰巢于閣麒麟遊于囿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

五帝

世稱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謂之五帝共三百九十一年

少昊鳳官是爲已氏

少昊名摯姓已黃帝之子母感大星如虹而生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能修太皞之法又號少昊時鳳適至以鳳紀官

樂作大淵年八十四

作大淵之樂在位八十四年都曲阜

高陽厤宗絶地天通

顓頊姓姬氏黃帝孫昌意子母感瑤光貫日月之祥生帝以水德王初都衛遷高陽號高陽氏地純陰凝聚于中天浮陽轉施于外周旋无端其體渾渾帝始爲儀制驗其盈虛升降制厤以孟春月爲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絶地天之通革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

金正以該木正以重

以少昊子該爲金正曰蓐收重爲木正曰勾芒

火融水冥土正勾龍

帝子爲火正曰祝融又以脩熙相代爲水正曰元冥以炎帝子爲土正曰勾龍分治五方勾龍能平水土後世祀以配社

姬祚七八承雲是隆

帝在位七十八年作承雲之樂

帝嚳高辛姬姓繼跡

帝名夋姓姬少昊之孫蟜極之子受封于辛號高辛氏以木德王

咸作六英姜嫄誕稷

命咸黑爲聲歌倕作鼙鼓鍾磬吹笭管塤篪名曰六英之樂蓋言六合英華也帝有四妃有邰氏女曰姜

嫄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
慶都育堯有娀生契
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而生堯有娀氏女曰簡狄祈于高媒有吞鳦之祥而生契
都亳六旬子摯荒佚
在位七十年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子摯摯立九年不脩善政諸侯廢之尊堯爲天子　亳今河南府偃師縣
唐堯祁氏作都平陽
帝姬姓嚳次子母陳孕十四月而生帝于丹陵育于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耆曰伊耆氏佐摯封植復封于唐又號陶唐氏以火德王都平陽　平陽今山西陶唐今太原府淸源縣堯從涿鹿遷此
甲辰元載樂曰大章
帝以甲辰卽位作大章之樂
諫鼓謗木協和萬邦
置諫鼓立謗木
衢謡華祝獻龜越裳
帝治天下五十載不知治不治乃微服游于康衢聞童謡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

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又觀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富壽多男是无事无辱无懼矣　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擊壤以木長三四寸先側其一于地遥以手中一壤擿之華卽西嶽在西安府華陰縣南　南國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神龜蓋三千歲方三尺餘背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厤時有猰㺄修蛇爲民害使羿殺之
延生蓂莢閏法始詳
有草生于庭曰蓂莢十五之前日生一葉十五後日落一葉小餘則一葉厭而不落觀之可知旬朔故名厤草命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使萬世有所考驗
時有虞舜項支姚姓
舜黃帝八世孫姓姚年二十以孝聞堯封之虞後禪以位號有虞氏以土德王
父頑母嚚克盡孝敬
帝母死繼母生象父瞽瞍惑于後妻少子常欲殺之帝克盡孝道

英皇既嬪文祖受命

堯子丹朱不肖求賢以遜位四岳薦舜降娥皇女英于嬀汭嬪于虞堯七十三載正月上日受宗于文祖

四凶畢誅元凱咸進

帝鴻氏有不才子曰渾沌少昊氏有不才子曰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謂之四凶堯未及去帝皆投之四裔又共工驩兜鯀三苗亦謂之四凶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堯未及舉舜皆用之

蒲阪作都丙戌元正

丙戌載即位作都蒲阪　蒲阪今山西平陽府蒲州

鸞車黃冠兩庠祀聖

鸞車有虞之輅黃冠草服也服以祭穀神建上庠于西郊建下庠于國中祀先聖先師

卿雲作歌南風解慍

時卿雲出帝乃作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造五絃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

禹宅百揆棄為后稷

命禹平水土作司空兼行百揆之事念黎民阻飢命棄播時百穀

秩宗伯夷司徒命契

命夷典三禮主百神之職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

共工者垂作虞者益

命垂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不可廢命垂主百工之職命益掌山林草木鳥獸

皐陶明刑龍允出納

命皐陶為士師使明五刑命龍作納言夙夜出納政令惟允

夔奏九韶蒼梧乃陟

命夔典樂定律呂升歌三間歌三合樂三工告樂備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和之以平天下帝巡狩于南岳崩于蒼梧之野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蒼梧山名一名九疑山在永州府寧遠縣

夏

凡十七君共四百三十九年起丙子止甲午

夏禹儉勤神宗告攝

王姓姒黃帝元孫鯀子母有莘氏女曰脩已見流星
貫昴夢接意感而孕歲有二月生禹儉勤如卑宮室
而盡力溝洫皆是受命神宗廟受舜之禪以金德王
元圭告功九疇天錫
王治水功成乃錫元圭　有神龜負文而出數自一
至九曰九疇
丙子祀元建都安邑
丙子正改歲以建寅月為首　安邑今平陽府縣
鞀鐸求言和鈞貽則
為銘于簨簴以待四方之士有獄訟搖鞀告以事者

振鐸　簨簴所以懸樂器橫曰簨植曰簴鐸金口木
舌鞀小于磬　鈞三十斤為度和平以見人情而平
无相爭之意所以一天下之輕重也
下車泣罪鑄鼎象物
出見罪人乃下車泣而問之　收九牧之金鑄九鼎
以象九州圖各州地理貢賦并魑魅魍魎令民不逢
不若
始會塗山玉帛萬國
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塗山古諸侯國今
鳳陽府

終會會稽防風用誡
來朝後會諸侯于會稽有汪芒氏之君防風氏後至
戮之　會稽今紹興府縣防風氏國今湖州府
啟征有扈太康滅度
有扈氏狎侮五行怠棄三正王召六卿征之乃大戰
于甘　扈國名今西安府鄠縣　啟在位九歲崩子
太康立以逸豫為事
窮羿拒之仲康承祚
畋于洛表十旬弗返羿因民弗忍拒于河居陽夏十
歲崩在位二十九歲羿立其弟仲康承先之祚　陽

夏今開封府太康縣
允掌六師未移玉步
有羲和廢職沉湎于其邑因允國之侯命掌司馬往
征之以陰鋤羿之翼作允征之誥諭之
相依斟灌斟鄩同附
仲康在位十三歲崩子相立為羿逐居商邱依同姓
諸侯斟灌斟鄩氏斟灌斟鄩協附王相在位二十七
歲為有窮羿臣寒浞所弒　商邱今歸德府屬縣斟
灌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斟鄩故址在萊州府濰縣
寒浞殺羿相亦蒙弒

羿篡相位恃善射不修民事爲其臣寒浞殺而代之
后緡歸仍少康延世
后緡逃歸有仍氏生少康焉少康自仍奔虞爲庖正
虞思妻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
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　綸邑今平陽府滎河縣
臣靡興師誅奡及豷
浞篡位凡三十九歲夏遺臣靡興師滅浞而立少康
祀夏配天復禹舊績浞因羿室生奡及豷王命誅之
杼槐芒泄不降傳弟
少康在位二十二歲崩子杼立在位十七歲崩子槐

立在位二十六歲崩子芒立在位十八歲崩子泄立
在位十六歲崩子不降立在位五十九歲崩
扃廑相從孔甲豢龍
不降弟扃立在位二十一歲崩扃子廑立在位二十
一歲崩不降子孔甲立好鬼神之事時天降二龍有
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孔甲能飲食之後龍一雌
死潛醢以食夏后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孔甲在
位三十一歲崩
皐發猶世桀作夜宮
孔甲子皐立在位十一歲崩子發立在位十三歲崩

發子履癸立是爲桀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
朝一鼓而牛飲三千人
嬖施妹喜殺關龍逢
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爲瓊臺瑶
室荒淫日甚有諫者輒殺之關龍逢極諫不聽龍逢
乃立而不去桀殺之湯伐之放于南巢
姒氏四百四十而終
夏姒四百四十歲而亡
商
凡三十君共六百四十四年起湯乙未止紂戊寅

契支商湯夏臺旣釋
湯名履姓子契十四世孫放桀滅夏爲天子以水德
王都于亳桀忌湯布德于亳囚之夏臺已而不能加
罪釋之
祝網稱仁始征自葛
王見人張網四面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
來者皆罹吾網湯解其三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
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
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至矣歸之者四十餘國凡
十一征自葛始因其仇餉而征之旣受命載旆秉鉞

以征不義

韋顧繼誅昆吾夏桀

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

伊萊作相風愆是惕

伊尹爲右相萊朱爲左相萊朱卽仲虺以三風十愆訓戒後世

莊山鑄金桑林自責

發莊山之金以鑄幣歲旱以身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作

濩樂冔冠亳都尚質

作大濩之樂冔冠名祭先聖先賢用之 色尚白湯在位十三祀建丑月爲歲首王崩太子太丁先卒立其弟外丙二祀崩弟仲壬立四祀崩太丁之子太甲立

太甲始荒放桐率德

太甲顚覆典型伊尹放之于桐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在位三十三祀崩

沃丁任賢太庚小甲

太甲子沃丁立任咎單爲相一順尹所行之事咎單皐陶後沃丁在位二十九祀崩弟太庚立太庚在位二十五祀崩子小甲立在位十七祀弟雍己立

雍己始衰戊相伊陟

時商道衰諸侯或不朝在位十二祀崩弟太戊立以伊尹子陟爲相

咸扈交修祥桑枯滅

以巫咸爲佐臣扈亦賢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王懼問于伊陟對曰妖不勝德王于是大修先王之政三日而桑枯死商道復興在位七十五祀崩子仲丁立

仲丁遷囂外壬繼跡

亳患河決乃遷都于囂在位十三祀崩弟外壬立在位十五祀崩弟河亶甲立

亶甲遷相次及祖乙

徙都于相商道復衰在位九祀崩子祖乙立商道復興

徙耿及邢巫賢乂績

徙都于耿再徙于邢以咸子賢爲相在位十九祀崩子祖辛立

祖辛沃甲祖丁紹業

在位十六祀崩弟沃甲立在位二十五祀崩祖辛子
祖丁立在位三十二祀崩沃甲子南庚立
亦有南庚陽甲遞及
在位二十五祀崩祖丁子陽甲立時諸侯莫朝在位
七祀崩弟盤庚立
盤庚改殷小辛小乙
還亳邑改國號曰殷行商之舊政諸侯畢朝商道復
興在位二十八祀崩弟小辛立商道復衰在位二十
一祀崩弟小乙立在位二十八祀崩子武丁立
高相甘盤傅巖得說

武丁廟號高宗宅憂中以甘盤爲相　王夢帝賚良
弼旁求于野得說爲胥靡築于傅巖爰立作相
克伐鬼方祖庚祖甲
鬼方負固而擾諸夏伐之三祀乃克商道復興在位
五十九祀崩子祖庚立在位七祀崩弟祖甲立荒淫
无道商道復衰在位三十三祀崩子廩辛立
廩辛庚丁雷轟武乙
在位六祀崩子庚丁立在位二十一祀崩子武乙立
武乙无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
不勝僇辱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後爲暴

雷震死于河渭之間在位四祀崩子太丁立
太丁相承延於帝乙
在位三祀崩子帝乙立殷益衰在位三十七祀崩子
受辛立即紂
紂嬖妲已玉門瓊室
伐有蘇氏獲妲已甚嬖之作奇技淫巧以悅之爲玉
門瓊室以居之
鹿臺鉅橋刳孕斮涉
爲鹿臺厚賦斂以實之爲倉鉅橋以粟米盈之刳孕
婦以視其男女斮涉脛以視其髓　鹿臺臺名鉅橋

倉名故址俱在今淇縣
囚箕殺干廉來是寵
箕子比干皆紂諸父箕子見其淫佚乃佯狂爲奴紂
囚之比干强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而
觀其心飛廉惡來二人皆惡臣紂是信是使
六百廿四子祚爰絶
紂資辨捷疾才力過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性
汰侈好酒色以周師陳于商郊牧野紂敗衣其珠玉
衣赴火而死在位三十二祀子氏亡　牧野今衛輝
府城南

周

凡三十七君共八百六十七年　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隃毀隃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公叔祖生古公亶父亶父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文王昌

稷始封邰公劉幽邑

初棄爲舜后稷封于邰賜姓姬氏傳三世爲公劉依于豳

古公遷岐肇基王迹

十二世爲太王古公亶父始居岐改國曰周太王生王季王季生文王季歷篤于行義諸侯順之

歷作牧師昌嗣西伯

季歷伐西洛鬼戎余无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命爲牧師　先是太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太伯與弟逃之荊蠻以讓文王昌于帝乙七祀嗣季歷爲西伯

渭水得師羑里演易

紂十五祀西伯出獵卜者云可得覇王之輔果遇呂尚于渭水之陽尊爲師尚父　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而竊嘆崇侯虎告紂紂乃囚西伯于羑里西伯演易作六十四卦彖辭

獻洛除刑弓矢是錫

西伯臣散宜生閎夭之徒求有莘氏美女及珍寶良馬因嬖臣費仲而獻紂大悅曰此一物足釋西伯況其多乎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

虞芮質成歸國四十

虞芮兩國君爭田久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畊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君慼而相愧讓爲閒田遠近來歸者四十餘國

作豐伐崇作程伐密

西伯伐崇令无殺人无壞屋无塞井无伐木无掠六畜不令者殺之三旬不降攻滅之作爲豐邑而徙都

西伯問太公孰可伐太公曰密須遂自阮徂共而及密須密人自縛其君而歸于是度程鮮原而居之

武王孟津八百來屬

十三年春大會諸侯于孟津伐商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矣　孟津在河南

白魚入舟赤烏流屋

武王東觀兵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室流爲烏其色赤

尙父鷹揚致師商牧

尙父隨武王伐商鷹揚而佐于牧野紂率其衆會于商郊罔有敵于周師前徒倒戈一戎衣而天下定

牧野今衛輝府

封墓表閭微膠侯服

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商容之閭　比干墓今衛輝府城北　微子膠鬲皆侯服于周

歸馬放牛散財發粟

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南宮遷鼎史佚屈玉

命南宮适展九鼎于洛命史佚展寶玉于庫

歸授丹書箕疇歛福

王問士大夫曰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師尙父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義勝欲者吉欲勝義者凶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爲戒遂書爲銘　訪道于箕子乃得洪範九疇皆歛時五福之意

九府利通鎬京考卜

作九府之圜法通九府用　維王考卜宅是鎬京

鎬京今西安長安縣

杞宋嗣封焦陳薊祝

封夏后氏後于杞封紂子武庚于殷封微子于宋

杞今開封府縣宋今歸德府商邱縣　封神農氏後于焦封虞帝後于陳唐帝後于薊黃帝後于祝　焦今河南閿鄉縣陳今開封府陳州薊今順天府州祝今濟南府禹城縣

旅獒自西貢矢自北

西旅國貢獒太保奭作旅獒以訓王　北肅愼氏來朝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　武王在位七年子誦成王立

周公相成管蔡致僇

王幼冲周公旦爲冢宰總百官以相之管叔流言于國言公不利孺子王命公東征殺鮮囚度降處爲庶人三年不齒

越裳指南定鼎郟鄏

越裳氏來朝歸迷路公賜以軿五乘皆指南之制使者載之期年至國　于旣營洛邑爲東都遂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郟鄏洛池

叔虞歸禾滕繡司卜

唐叔得禾獻王王命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時有異

畝同穎之瑞叔繡封于滕先爲周卜正

大武樂成禮文郁郁

監于二代作大武之樂

康朝鄷宮諸侯大服

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崩子釗康王立刑措不用朝鄷宮之廟諸侯悅服一時稱治平焉

畢公保釐名公殁獄

命畢公保釐東郊名伯巡行南國聽斷甘棠之下後人不忍伐作詩思之　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昭王立

昭漸陵夷膠舟不復

周道漸衰昭王南巡返濟漢漢濱人以膠膠王船中流膠液船解王溺死在位五十一年子滿穆王立

穆命君牙伯冏作僕

穆王命君牙爲司徒伯冏爲太僕正

晚馳八駿呂刑訓贖

命造父御八駿周行天下　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驊騮騄耳爲八駿　天下財匱命呂侯作刑訓五刑有赦有贖雖大辟亦贖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立

共王滅密懿王刺興

先是密康公從王涇上有三女奔之母欲致之王康公私而不獻一年爲共王緊壓滅在位十二年崩子囏懿王立王室遂微詩人作刺在位二十五年崩弟辟方孝王立

孝封非子江漢堅冰

王好馬使非子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十三年封爲附庸之君邑之秦是歲大雨雹江漢冰牛馬凍死在位十五年崩懿王子燮夷王立

夷始廢覲厲逕防民

元年始下堂見諸侯覲禮廢在位十六年崩子胡厲王立厲王暴虐有謗者殺之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名公公曰是防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詩之變雅始作淮夷入寇諸侯不享

榮夷專利王卒流汾

榮夷公好利王任之芮良夫切諫不聽卒致國人襲叛王出居于彘

周召共和宣復中興

太子匿于名公家周公名公以太子幼冲相與協和共理國事號曰共和在位五十一年崩于彘二公奉

太子靖即位是爲宣王王承厲王之烈遇災而懼側
身修行致周道中興
吉甫北伐方叔南征
北玁狁內侵逼京邑命尹吉甫伐之逐出太原荆蠻
叛命方叔南征服之
虎平江漢王旅淮濆
命名虎征淮南之國討平江漢王自將伐淮北之國
王旅整于淮濆平之
申伯封謝姜后脫簪
王舅申伯出封于謝　王嘗早臥晏起后姜氏乃脫

簪珥待罪于永巷切諫王遂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
名
末政敎逆廢籍料民
王行政稍逆十二年不籍千畝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杜伯無罪左儒死爭
王將殺大夫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于王
王不許殺杜伯左儒死之在位四十六年崩子宮涅
幽王立
幽寵褒氏洛竭岐崩
后褒氏甚嬖三年涇渭洛三川皆竭岐山崩　褒國
與夏同姓今漢中府褒城縣
廢后太子驪山殞身
褒氏欲立子伯服乃與虢石父且讒而廢申后及太
子立褒氏爲后伯服爲太子宜臼廢出奔申王至申欲
殺太子申侯弗與與犬戎伐王殺之于驪山下在位
十一年崩　驪山今西安府臨潼縣
攜王奸命殺於晉文
申侯立平王子申虢公立王子余二王並立余爲晉
文侯所殺是爲攜王
平王遷洛地入於秦

平王遷都洛邑以岐豐地賜于秦在位五十一年崩
孫林桓王立　洛今洛陽縣
桓莊釐惠齊桓伯興
桓王在位二十三年崩子佗莊王立在位十五年崩
子胡齊釐王立在位五年崩子閬惠王立在位二十
五年崩子鄭襄王立　僖王三年齊桓公始霸
楚强宋敗晉世夏盟
桓王十六年荆楚始僭稱王後敗宋師于泓又圍宋
告急于晉晉文公敗楚于城濮遂爲中夏盟主文公
伯五年襄公七年靈公十四年成公七年景公十九

年厲公八年悼公繼霸十五年平公二十六年昭公
六年頃公十四年定公六年失諸侯于召陵凡伯一
百二十七年
襄頃匡定共主簡靈
襄王在位三十三年崩子壬臣頃王立在位六年崩
子班匡王立在位六年崩弟瑜定王立在位二十一
年崩子夷簡王立簡王在位十四年崩子泄心靈王
立在位二十七年皆爲天下共主
庚戌子月孔生昌平
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十一月庚子生孔子于魯昌平
鄒陬邑

亦有老子作道德經
時柱下史老子名聃作道德經五千言
景傳悼敬朝亂奔荆
靈王奔子貴景王立在位二十五年崩單子劉子以
太子聖卒立次子猛爲悼王爲王子朝作亂單劉奉
王如皇晉納王于王城王卒大夫奉王弟丐爲敬王
敬王居狄泉尹氏立王子朝爲召伯盈所逐遂居荆
楚至十五年殺之在位四十四年崩子仁元王立
元王貞定哀思考爭

元王在位七年崩子介貞定王立在位二十八年崩
子去疾哀王立哀王立三月爲弟叔襲弒而自立是爲
思王五月少弟嵬弒之自立是爲考王在位十五年
崩子午威烈王立
至於威烈七國交征
是時齊楚燕韓趙魏秦爲戰國七雄日尋干戈以相
征討威烈王在位二十四年崩子驕安王立
歷安烈顯衛鞅入秦
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崩子喜烈王立在位七年崩弟
扁顯王立　衛公孫鞅聞秦孝公欲强秦入爲左庶

長盡變法令敎秦廢井田開阡陌以强秦伐魏平之
獻河西之地秦封以商於十五邑號商君王在位四
十八年崩子定愼靚王立
愼靚及赧東西兩君
愼靚王在位七年崩子延赧王立在位五十九年爲
秦昭襄王所滅于是西周亡　考王元年封弟揭于
河南曰桓公傳威公惠公公長子曰西周公少子傑
封于鞏號東周至赧王滅西周遂亡而傑保遺民事
周宗廟社稷在位七年爲秦莊襄所滅
四豪好客蘇張從橫

齊孟嘗君田文楚春申君黃歇趙平原君勝魏信陵
君无忌俱食客三千　蘇秦連燕趙韓魏齊楚六國
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合從拒秦張儀約燕韓趙魏齊
六國爲連横以事秦

申韓刑法頗牧用兵

申不害本于黃老而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
亦歸本黃老　廉頗趙良將李牧亦趙北邊良將俱
善用兵

連厲高蹈斌况守經

魯仲連義不帝秦平原君欲封之連辭去顏斶不慕

勢齊宣王欲與游斶謝去　孔斌爲相有治才楚以
荀况爲蘭陵令嘗與孝成王論兵

孟闢楊墨大道以明

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聖道以明

姬服九百一統秦并

周八百六十七年東周君七年七雄戰國二十八年
共九百有二年秦滅西周遷其君于𢠸狐聚滅東周
遷其君于陽人聚天下一統爲秦所并周過八百之
厤豈不信哉

秦

凡十五年起始皇帝二十六年庚辰終三世秦王甲午

秦起伯益賜氏爲嬴

秦始祖伯益唐虞時爲虞官賜姓嬴氏傳七世至非
子爲孝王主馬之官封爲附庸邑之秦于是漸益昌
大

昭襄吞周呂政嗣興

傳二十九世至昭襄王滅周　傳孝文王莊襄王納
呂不韋之妾生子政王薨政冒嬴姓嗣位

南平百粤北築長城

略取南越地盡平之　命將軍蒙恬北築長城延袤
萬餘里　百粤今廣西桂林府廣東廣州府廉州雷
州

罷侯置守皇帝自尊

長城起臨洮至遼東不封諸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
郡置守尉監有一萬幾千里　政自以爲德高三皇
功高五帝乃更號曰皇帝　按二字本尚書皇帝清
問下民

焚書坑儒鑄鐻銷兵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王王怒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

于咸陽燒詩書百家語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宮庭中

阿房未就沙邱殞身

營朝宮作前殿阿房隱宮徒刑作者七十萬人東巡至沙邱遂崩尸腐臭

斯高矯詔胡亥稱尊

中車府令趙高與丞相李斯矯詔立少子胡亥爲太子是爲二世皇帝二年爲趙高弑子子嬰立爲三世初降漢後項羽殺之

殺戮太子專尚嚴刑

二世數太子扶蘇以不能立功又上書誹謗怨望矯詔賜死　趙高阿二世意律務深刻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中十公主矺死于杜

東吳首難燕廣韓成

楚人項梁起兵于吳爲首難　趙將韓廣自爲燕王

項梁立韓公子成爲韓王

魏咎及豹齊儋至橫

周市立魏公子咎爲魏王楚立魏豹爲魏王　齊人田儋自立爲齊王没假立卒市立卒都立卒安立卒榮立卒廣立卒橫立而亡

趙武臣歇楚項爲尊

趙將武臣自爲趙王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爲王

項梁兄子羽自立爲西楚霸王

望夷遇弑討賊子嬰

趙高使閻樂將兵至望夷宮數二世曰足下无道受丞相命誅足下二世自殺高乃立二世之子子嬰爲皇帝　子嬰刺殺趙高

繫組降漢計十五春

漢沛公至霸上子嬰奉璽符節以降計政二十六年

稱帝至三世子嬰止秦王十五年

曾孫泰敬錄

門下族孫安上校字

史要卷一終

江寧三山[illegible]書鋪
內橋永興[illegible]字店

史要卷二

荆溪任啟運輯　　　邑後學吳鴻慶纂註

漢

西漢凡十三主共二百一十一年起高帝元年乙未終平帝元始五年乙丑　東漢凡十二主共一百九十五年起光武建武元年乙酉終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　蜀漢凡二主共四十三年起辛丑止癸未　辛丑魏文帝黃初二年癸未魏元帝景元四年吳景帝永安六年通共四百五十九年

漢祖承唐始入咸陽

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帝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　西入關中

五星聚井約法三章

元年五星聚于東井　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秦苛法

蕭收圖籍酈策敖倉

蕭何收丞相府圖籍藏之始知天下戶口阨塞强弱多寡之數　酈食其爲策據陳留敖倉之粟以充軍實

楚弒義帝董說發喪

項籍密使吳芮黥布擊殺義帝于江中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帝帝爲義帝發喪

陳平六出隨使九江

陳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　九江王黥布與項王有隙帝使隨何說之令布發兵背楚歸漢

登壇韓信銷印張良

蕭何薦信帝築壇拜爲大將　帝信酈食其言刻印立六國後方食良至具言有不可者八帝罵曰豎儒幾敗公事趣銷印

滅羽垓下即位汜陽

五年冬圍項羽于垓下追至烏江自刎　帝即皇帝位于汜陽

斬丁赦季侯齒什方

季布母弟丁公爲羽將數窘辱帝帝急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還及羽滅丁公謁見帝曰丁公不忠使項王失天下斬之季布亦爲羽數窘帝項滅帝購布千金滕公曰布何罪臣各爲其主耳乃赦布召拜郎中　雍齒帝所最憎封爲什方侯以安羣臣之心

陸賈新語叔孫太常

大中大夫陸賈時時帝前稱說詩書帝曰試爲著秦所以亡漢所以興及古今成敗事賈乃祖述存亡之徵十二篇帝曰善號新語　帝厭羣臣飲酒爭功喧呼

失禮博士叔孫通請定朝儀諸侯朝賀無敢喧譁帝悅拜通太常

呂后强悍韓彭殞亡

陳豨反韓信與通謀呂后紿信入斬之或告彭越反徙于蜀呂后白帝誅之

四皓定惠人彘感傷

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張良爲后策招商山四皓從太子入朝上驚得不易在位十二年子盈惠帝立惠帝在位七年崩呂后酖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

彘

高后稱制產祿以王

太后臨朝稱制立兄子呂產呂祿爲王

平交周勃灌結齊襄朱虛奮劒迎立代王

太后崩諸呂作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灌嬰齊王襄朱虛侯等矯節入其軍見軍中皆左袒朱虛侯擊殺產祿誅諸呂立高帝子代王恒

孝文恭儉始策賢良

文帝恭行德化勤儉愛民　二年始策賢良方正三賜田租六勸農桑喪服哭舅金錢愧張

將軍薄昭文帝之舅有罪不忍加誅使羣臣喪服往哭薄昭乃自殺　張武受賂遺覺加賜金錢以愧其心

肉刑爰免南越來王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曰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雖欲自新其道无由帝憐之用其言作詔除肉刑　南越王趙佗稱帝于長沙帝遣大中大夫陸賈賫書賜之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佗感改帝號稱臣奉貢

勞軍細柳論將馮唐

周亞夫次軍細柳帝親勞之成禮而去　馮唐論雲中守魏尙之无罪帝悅拜唐車騎都尉

短喪易制禮樂未遑

帝在位二十三年崩遺詔令吏民出臨三日皆釋服臨者大功服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歸夫人以下至少使皆遣歸家崩太子啓立是爲景帝帝所少者禮樂耳

景承富庶加意農桑

承高帝文帝之業有詔勸農桑爲天下之本復收民半租三十稅一吏民釆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二千

石聽者同罪

申屠嘔血七國陸梁

太子家令鼂錯以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卽太上皇廟堧垣也丞相申屠嘉奏請誅錯錯聞恐夜入宮自歸至朝嘉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我使爲之錯无罪嘉罷朝曰吾悔不斬錯乃爲所賣嘔血而死　帝用錯策削弱諸侯一時吳楚膠東膠西菑川濟南趙七國反條侯周亞夫討平之

廢后易儲條侯是戕

皇后薄氏以無寵廢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不許由是公主日讒姬帝銜之會后廢太行請立姬爲后帝怒誅大行廢太子爲臨江王　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箸條侯不平顧謂尚席取箸出上目送之曰鞅鞅非少主臣後其子爲人所告事連條侯召詣廷尉不食而死

孝武雄畧仲舒首擢

景帝在位十六年崩太子徹立是爲武帝帝雄才大畧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帝始建元　首擢董仲舒爲江都相

汲黯直言公孫曲學

主爵都尉汲黯性剛直每面折帝過帝不冠不見黯　公孫宏以賢良擢第一拜博士齊人轅固年九十餘宏仄目視之固曰子盍務正學无曲學以阿世

臯朔滑稽萬石謹恪

枚皐東方朔好詼諧滑稽玩世　大中大夫石奮无文學而恭謹後從諸侯相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帝號奮爲萬石君以奮亦二千石也

司馬文章河間雅樂

司馬相如以詞賦得幸司馬遷著史記　河間王德修古好學元光五年來朝獻雅樂

定令趙張將兵衛霍

詔中大夫趙禹大中大夫張湯定律令　元狩四年遣大將軍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將兵凡八出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至岐連山而還

武騫使夷孔桑算榷

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博望侯張騫使西域　以南陽大冶孔僅爲大農丞洛陽賈人子桑宏羊年十三有心計爲侍中利析秋毫緡錢二千而一算又榷酒

酤民有船車者皆算匿物不占戍邊錢沒入榷以禾

量酒也

宣防是營白渠繼鑿

河決瓠子久不塞元封二年發卒塞之築宮其上名

曰宣防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注渭中中

袤二百里漑田四百五十餘項名白渠

沈命獄與巫蠱難作

帝尊用酷吏吏民益犯法盜滋起乃作沈命法曰盜

賊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皆死

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惑衆女巫往來宮中教

美人度厄埋木人祀之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有疾

水衡都尉江充言上疾祟在巫蠱上以充為使者治

巫蠱獄充言宮中有蠱氣乃入宮掘地云太子宮得

木人尤多時上在甘泉太子欲往謝而充持之急太

子不知所出乃收斬充上聞發兵與太子戰太子兵

敗出奔尋自殺

晚悔輪臺富民賜爵

桑宏羊言輪臺東有漑田五千頃可募民墾田築亭

以威西國上以其勞民下詔深陳既往之悔遂不復

出軍　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明休息思養

民也

霍光曰磾受詔輔遺

帝疾篤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

軍受遺詔輔少主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崩太子弗陵

卽位是為昭帝

孝昭識詐桀旦以夷

左將軍上官桀與上將軍霍氏不睦詐令人為燕王

旦上書言光專權自恣帝曰朕知是書詐也時年十

四桀旦後以謀逆誅帝在位十三年崩无嗣立武帝

孫昌邑王賀

昌邑狂縱光復廢之

王荒淫无度立二十七日所作惡事一千一百二十

七事大將軍光率羣臣白太后廢之迎武帝曾孫病

已入繼更名詢是為宣帝

孝宣刻核决獄宣室

帝持刑深刻嘗幸宣室決囚

尙德溫舒無寃定國

廷尉史路溫舒上尙德緩刑書帝善之詔置廷尉平

于定國為廷尉罪疑惟輕民以不寃

黃霸朱邑吏治第一

潁川守黃霸內寬外明北海守朱邑廉平不苛
廣漢鉤箭延壽自責
趙廣漢爲潁川守其俗豪傑朋黨廣漢爲鉤箭使吏
民投書告訐有入無出奸黨散落　韓延壽爲東郡
守表孝弟聘賢士恩施吏甚厚有欺負之者痛自責
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皆悔
龔遂賣刀翁歸披籍
龔遂治渤海勸務農桑民有帶持刀者使其賣之買
犢曰何爲佩犢　尹翁歸治東海吏名賢不肖及奸
邪罪名皆知之縣各有記披籍取人以一警百

言災魏相問牛丙吉
時霍氏強盛光子禹爲右將軍兄子山秉樞機昆弟
諸婿據執兵柄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給
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宜損霍氏權以全功臣
相丞相丙吉出逢羣鬬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
行幾里矣或譏其失問吉曰方春未熱恐牛近行用
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
常平壽昌屯田充國
用大司農丞耿壽昌言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
常平倉　用後將軍趙充國言乃留屯田湟中

廣受見幾元成高節
太子太傅疏廣謂弟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上疏乞歸　扶陽節侯韋賢卒長子宏有罪繫
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元成爲後元成陽狂不應召
御史劾奏不病引拜元成不得已始受詔帝高其節
麟閣圖形霍張先列韓增趙魏丙杜劉德梁丘望之蘇
武十一
帝以戎狄賓服圖畫功臣于麒麟閣先列霍光張安
世次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
望之蘇武十一人明著中興輔佐列于方叔召虎仲

山甫傳示後世
惜其雜霸霍氏族滅
帝不純任道德而雜以王霸之術　光子禹及兄去
病孫雲山根據朝廷帝在民間聞其植黨及光卒帝
損奪其權禹等日見侵削又恐光夫人顯毒弒許后
事發遂謀反帝夷霍氏三族
三蠹輕刑韓楊趙蓋宦石官許史外戚
開三大蠹輕用刑殺左馮翊韓延壽平通侯楊惲京
兆尹趙廣漢司隸校尉蓋寬饒以啓哀帝之誅大臣
一蠹也用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以啓元帝之用宦

者二舋也任昌成許廣漢大司馬史高以啓成帝之
重外戚三舋也在位二十五年崩太子奭立是爲元
帝

元任恭顯蕭張引決

元帝任宏恭石顯委以政致前將軍光祿勳蕭望之
飲鴆自殺大中大夫張猛公車自殺

甘陳奇功匡劉經術

時郅支困辱使者西域校尉陳湯與都護甘延壽矯
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進薄單于城下發薪燒木
城斬郅支首縣藁街十日　光祿大夫匡衡劉向經

術古茂爲世所稱

史丹伏蒲成帝斯立

帝欲易太子以山陽王康爲嗣駙馬都尉史丹親密
得侍候上獨寢頓首伏青蒲上涕泣極諫帝感悟得
不易在位十六年崩太子驁立是爲成帝帝荒淫无
度

禍水滅火五侯霧塞

妃趙飛燕妹合德寵幸無比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
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賜王譚商
立根逢時爵關內侯黃霧四塞後悉封列侯五人同
日受封

向輔王章竭忠被斥

光祿大夫劉向上封事極諫王氏之盛帝不用其言
劉輔諫立趙倢伃爲后論爲鬼薪京兆尹王章力諫
王鳳專權蔽主鳳懼乞歸太后聞垂涕不食帝令吏
劾章致其大逆罪死

朱雲請劍慶忌賀直

安昌侯張禹以年老子弱恐爲王氏怨帝問反言災
異不足憑槐里令朱雲見上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頭上問誰對曰張禹上怒御史將雲下

雲攀殿檻檻折遂將雲去後當易檻帝曰勿易以旌
直臣　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以死爭雲帝乃已

哀寵董賢丁傅驕佚

帝无嗣立元帝孫定陶王欣爲太子在位二十六年
崩欣立是爲哀帝帝寵任董賢封爲高安侯貴震朝
廷　大司馬列侯丁明傅晏以外戚侍帷幄典兵將
屯會有日食之變帝以杜鄴對策乃罷歸丁明傅晏
第

崇嘉死官孔光溺職

尚書僕射鄭崇諫爲大司馬董賢起大第下詔獄殺

之傳太后崩帝托遺詔益封賢二千戶丞相新甫侯
王嘉封還傳太后遺詔諫董賢不得益封帝怒召詣
廷尉不食死　帝欲拜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
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帝在位六年爲王
莽弑

王莽殺賢孝平爰立

大司馬王莽以帝弑乃以太后詔罷董賢歸賢即日
自殺收沒其家財四十三萬萬徙其家屬于合浦迎
中山王箕子立之更名衎是爲孝平帝以莽爲太傅
號安漢公加九錫立四年爲莽所弑

何鮑罹殃逢梅冥翼

直臣何武鮑宣皆坐死　東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
去矣不去禍將及人掛冠去梅福知莽必篡漢一朝
棄妻子去不知何之

元后立嬰賊莽居攝

太后詔宣帝元孫嬰立號曰孺子　詔安漢公居攝
踐祚

揚雄劉歆符命稱說

莽大夫揚雄作劇秦美新文又頌莽功德大中大夫
劉歆作符命盛稱莽德歆係向子

篡漢爲新起兵宗室

莽篡漢即眞天子位國號新稱新皇帝　一時宗室
蜂起

崇快敗亡更始衆立

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皆起兵討莽不克死　劉
元光武族兄號更始將軍諸將立以爲帝改元更始
後降赤眉殺之立二年

齊有張步趙有王郎

瑯琊張步立爲齊王爲陳俊所殺　邯鄲卜者王郎
自立爲天子五月而滅

梁有劉永代有盧芳

睢陽劉永自稱天子專據東方尋爲蓋延所殺子紆
自立爲梁王爲董憲軍士所殺　安定盧芳自立爲
西平王後光武封爲代王僭立十二年入匈奴而死

東海董憲成都子陽

董憲立爲海西王尋敗亡光武　公孫述字子陽自
立爲蜀王僭稱成帝改元隆興立十二年滅

隗囂天水朱鮪洛陽　一時竊發轉瞬而亡

成紀隗囂立漢宗廟改元漢復號白虎將軍自稱西
州上將軍據天水立三年子純立一年爲來歙等所

滅　洛陽朱鮪以功封膠東王

乃有光武系出景王

後漢世祖光武帝名秀字文叔景帝十子長沙定王發之

兄演倡義破賊昆陽

帝兄演招說新市平林兵倡義討賊爲赤眉所殺莽兵圍昆陽蕭王光武自將爲前鋒而進諸部乘之莽兵潰衆共誅莽

繼定銅馬赤眉是降

光武擊破銅馬賊于鄗　降樊崇與劉盆子于宜陽

賊皆朱其眉以爲號故曰赤眉

四七爲輔作都雒陽

二十八將爲帝輔弼　朱鮪降車駕入洛陽遂都焉

首褒卓茂物色嚴光

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光字子陵帝少與游學及即位思用故人訪之卒不屈

宋宏高義伏湛循良

大司空宋宏帝欲以湖陽公主嫁之宏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公主曰事不諧矣

尚書令伏湛爲平原守時天下起兵湛撫循百姓一境以全

董宣强項郅惲閉門

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主出行以奴驂乘洛陽令董宣格殺之主訴帝帝欲殺宣宣曰陛下縱奴殺人何以治天下帝使謝主宣不從强頓之終不肯俯勅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帝夜出還上東門候郅惲閉關不開乃從東中門入

劉昆虎渡郭伋童迎

劉昆爲宏農守虎皆負子渡河帝命書諸策　郭伋爲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

次迎拜

杜母任子孔奮清貧

杜詩爲南陽守政治清平時人方之召信臣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孔奮爲河西議曹椽在職儉約躬率妻子甘菜茹

張堪第五吏治彬彬

張堪爲漁陽守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第五倫爲京兆椽公平廉介市无奸枉百姓愛之

惜傷嚴峻瑣事躬親

大司徒韓歆直諫剛切免歸復遣使責之歆自殺呂
祖謙曰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以人主親簿書期
會之事最失政體統太子諫帝帝曰樂此不爲疲也
馬援讒隙儲后變更
伏波將軍馬援卒梁松搆陷以罪初援征交趾嘗飲
薏苡實能勝瘴氣載一車歸卒後有譖以所載皆明
珠文犀帝怒援妻孥惶不敢以喪還舊塋遂藁葬城
西　初帝聞新野陰氏女麗華色美納之寵冠後宮
忌郭貴人有子不得立及郭后寵衰怨懟乃廢之而
立爲太子彊不自安願備藩國立陰后子陽爲太子

更名莊　帝在位三十三年崩太子莊立是爲明帝
明帝嗣業雲臺紀勳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
元功鄧禹河內寇恂
高密侯鄧禹功第一　河內大守寇恂封雍奴侯
吳漢定蜀耿弇志成
上遣廣平侯吳漢伐蜀破其浮橋述引兵戰漢擊殺
之蜀地悉平　耿弇拔祝阿拔臨菑帝親勞軍曰將
軍昔在南陽建此大策常謂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
成也封好時侯

大樹馮異憂國祭遵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每與諸將論功常獨屏樹
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光武爲大司馬時舍中兒
犯法祭遵格殺之上怒主簿陳副曰令遵奉法不避
是教令所行也上以爲刺奸將軍後晉封潁陽侯
崇儒賈復勸進耿純
膠東侯賈復欲帝修文德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
學　耿鄉侯耿純勸進曰今士大夫望攀龍鱗附鳳
翼王不正位號恐大夫計窮大衆一散難于合矣王
于是卽帝位于鄗晉純高陽侯

受降朱祜王霸堅冰
堵陽侯朱祜攻秦豐于黎邱城中窮困豐率妻子肉
袒降祜轞車送至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其廢詔
受降帝不加罪　帝至薊聞王郎兵在後去滹沱河
無船可渡令王霸視之霸恐驚衆詭曰冰堅可渡至
河冰果合未畢數騎而冰解後封王鄉侯更封富波
侯
二郡拒趙任光邳彤
時郡國皆應王郎獨信都守任光和成守邳彤不肯
從光聞上至喜彤亦來會上拜二人爲大將軍後光

封阿陵侯彤武義侯
傅俊陳俊馬武臧宮
積弩將軍傅俊封昆陽侯瑯琊太守陳俊封祝阿侯
捕虜將軍馬武封揚虛侯城門校尉臧宮封朗陵
侯
馬成杜茂堅鐔李忠
中山太守馬成封全椒侯驃騎將軍杜茂封參蘧侯
左曹堅鐔封合肥侯豫章太守李忠封中水侯
岑彭下蜀王梁司空
征南大將軍岑彭與大司馬吳漢會兵伐蜀遂入江

關封舞陽侯　河南尹王梁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在
南擢為大司空封阜成侯
景丹萬修蓋延劉隆
驃騎將軍景丹封櫟陽侯右將軍萬修封槐里侯
虎牙大將軍蓋延封安平侯驃騎將軍劉隆封慎侯
姚期劉植王常李通
衛尉姚期封安成侯驍騎將軍劉植封昌成侯以上
二十八將　廷尉橫野大將軍王常封山桑侯　大
司空李通封固始侯
竇融卓茂後益四公

大司空竇融封安豐侯太傅卓茂封宣德侯　王李
竇卓四人乃後所益合上共三十有二將
明堂宗祀養老辟雍
明帝二年宗祀世祖光武皇帝于明堂　帝幸辟雍
初行養老禮
環橋觀德四姓南宮
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禮畢引諸生執經問難
冠帶縉紳圜橋門而觀者億萬計　為外戚立學南
宮號曰四姓小侯四姓者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
郭賀賜服丁鴻侍中

荊州刺史郭賀有殊政賜以三公服黼黻冕旒　陵
陵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稱病讓國于弟盛不報乃
逃去友人鮑駿上書薦之徵鴻為侍中
兩炬廉范拜井耿恭
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令軍士各兩炬交縛三
頭爇火營中星列寇大驚自相藉死者甚衆由是不
敢入犯　校尉耿恭屯軍澗水旁匈奴來攻擁絕澗
水吏士渴乏恭穿井不得水乃向井再拜祝有泉湧
出揚水示寇寇引去
雨隨洛駕早罷北宮

帝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切諫即罷之
應時澍雨
惜開佛教貽毒無窮
帝夢見金人長大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
因遣使之天竺求其書及沙門以歸佛教遂蔓延中
國不耕不織爲無窮之害帝在位一十八年崩太子
炟立是爲章帝
肅宗寬厚母后明德
帝平徭簡賦　帝欲封諸舅馬太后不許值大旱言
事者以爲不封外戚故太后詔以外戚貴盛鮮不傾

覆固不許太后謚明德
理獄順時窮嬰廩給
詔二千石理民究獄　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
撫養者俱廩給
魯恭三異朱暉強直
中牟令魯恭有三異蝗不入境化及禽獸童子有仁
心上拜爲議郎　朱暉守臨淮民歌之曰強直自遂
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鄭均白衣毛義捧檄
東平鄭均以兄爲縣吏受禮遺諫不聽脫身爲傭得

錢予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爲廉
潔　廬江毛義行苗稱于鄉里府檄義守安陽令捧
檄色喜以爲親故
虎觀談經闕里崇德
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丁鴻班固等皆
在　二年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大會孔
氏男子六十二人
惜寵竇憲孝和虓虒
以竇憲爲大將軍幹機密憲懼宗室都鄉侯暢分其
權遣使格殺之帝在位十三年崩太子肇立是爲孝

和帝　和帝甫十歲竇太后臨朝以兄憲弟篤景懷
並親要專權憲以勒燕然軍功威名日盛刺史守令
多出其門
袁任行高樂恢被脅
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奏貶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以安
隗行高無如何　尚書僕射樂恢劾憲不宜掌大權
不報恢乞歸憲風州郡廹脅恢飲藥死
內謀誅憲復政宦戚
憲父子兄弟充滿朝廷與其黨郭舉等謀逆獨中常
侍鄭衆不附憲遂與衆定議誅憲憲篤景皆自殺以

衆爲大長秋

鄭衆始侯梁氏受阨

十四年封衆爲鄛鄉侯宦官封侯自衆始 初梁貴人爲竇皇后所忌憂死永光九年舞陽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太尉張酺言狀帝悲慟乃尊貴人爲太后封梁竦三子爲侯

班超召還西域旋失

西域都護騎都尉班超女弟曹大家爲超上書求歸超得生入玉門關以任尙代之尙後失邊和幾至淪失帝在位十七年崩少子隆立是爲殤帝

殤安不綱鄧后檢客

帝在襁褓太后臨朝在位一年崩和帝孫清河王慶之子祜立是爲安帝太后猶臨朝 后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守檢勅鄧氏之賓客知千禁忌無所假貸

黃憲量深楊震清節

汝南黃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

楊震爲東萊守昌邑令王密夜懷金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出

辭詔薛包讓病周燮

汝南薛包以孝聞徵拜侍中不拜詔加禮[illegible]義

尙書陳忠薦汝南處士周燮帝以玄纁聘[illegible]自載至近縣稱病而返

閻后用讒子孫廢黜

安帝在位十九年崩閻太后欲久專政立幼君以章帝曾孫北鄉侯懿爲嗣初太后與王聖及中黃門江京等譖太子保于安帝廢爲濟陰王

虞詡破羌來歷守闕

虞詡爲武都守羌衆數千遮詡于崤谷詡增竈行兵以破之 武都今鞏昌階州 太僕來歷等以帝欲廢太子詆以無罪下詔切責歷獨守闕連日不去爲尙書陳忠所劾乃免歷兄弟官黜歷母武安公主

北鄉早薨順帝復立

北鄉侯懿以延光四年三月即位十月薨 中常侍孫程等迎太子保立之是爲順帝得復位

宋娥濫封閹豎胙國

順帝之立乳母宋娥與其謀乃封娥爲山陽君 封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爲列侯聽中官以養子襲爵漢祚自此寖微

張綱埋輪虞詡自繫

廣陵守張綱帝遣分行州郡綱埋其輪于洛陽都亭
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冀不疑無君十五事
帝不用、司隸校尉虞詡彈劾權貴爲中常侍張防
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以聞帝赦之遷尚
書僕射

法眞四徵李固對策

扶風處士法眞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
徵不起　太尉李固以質帝崩欲立淸河王蒜梁冀
白梁太后策免之

梁冀擅權禍延沖質

順帝在位十九年崩太子炳立是爲沖帝以延康元
年八月卽位明年正月崩外戚大將軍梁冀立章帝
曾孫渤海王鴻之子纘年八歲是爲質帝帝少而聰
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鬫進毒弒
帝卽位之明年六月崩冀立章帝曾孫蠡吾侯志

潁川四長韶淑皓實

潁川韓韶荀淑鍾皓陳實皆嘗爲縣長以德政稱潁
川四長　四人同時

荀氏八龍慈明稱傑

朗陵侯相荀淑涖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八子儉緄靖
燾汪爽肅旉並有才名爽字慈明猶稱傑士八人時
人稱爲八龍名其里曰高陽里取高陽氏八才子之
義

元季二難德星顯出

陳寔長子字元方次子諶字季方諶子紀問其父優
劣于祖寔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陳寔至友荀
淑家八龍侍左右淑孫彧尚幼抱膝上太史奏德星
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劉寵一錢楊秉不惑

劉寵爲會稽守郡中大治徵爲將作大匠山陰若耶

山谷間有五六老叟齎百錢送寵寵曰勤苦父老爲
人選一大錢受之　太尉楊秉淸白寡欲嘗稱有三
不惑酒色財也

桓帝不君初殺李杜

帝不理國事任梁冀總攬朝綱　元年下太尉李固
杜喬于獄殺之

梁冀既誅五侯驕怙

冀威權日盛罔殺無辜帝與中常侍單超左悺定議
齧超臂血爲盟乃誅之封宦者唐衡單超左悺徐璜
具瑗爲列侯五人尤貪縱不法

崔寔政論李雲露布
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而退其論世事名曰政論　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上怒逮獄死
徐姜袁魏被徵不赴
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魏桓以尚書令陳蕃薦徵皆不至
朱穆黃瓊極諫不悟
尚書朱穆極諫宦官恣橫不悟穆素剛憤發疽卒邟鄉侯黃瓊亦極諫帝不納
周福方植甘陵分部
周福方植俱甘陵人帝初受學于周福後擢福爲尚書植亦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之分
岑晊范滂功曹贊務
南陽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汝南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二郡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郭泰賈彪太學相慕
郭泰博學善談論太學諸生三萬人泰彪兩人爲其

冠天下慕其風采
李膺龍門蕃暢爲互
小黃門張讓弟朔令野王貪殘司隸校尉李膺殺朔宦官皆懼士因名爲登龍門　太尉陳蕃王暢更相褒重
標榜名流禍成黨錮
桓帝時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更相標榜爲之稱號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李膺等共爲部黨逮膺等于獄辭連陳寔范滂二百餘人皆禁錮終身帝在位二十六年崩迎立章帝孫解瀆亭侯宏是爲靈帝
靈帝初年陳竇協輔
元年以陳蕃爲太傅竇武爲大將軍聞喜侯爲左右協輔
劉淑三君俊及厨顧
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一世之所宗也　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明趙典朱寓等八人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等八人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踪者也

甫節反難死者百數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甫節等反爲宦者所殺并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張儉望門蔓延追捕

張儉與宦官不睦侯覽劾之儉懼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客後止李篤家又抵魯國孔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泄儉亡走吏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而褒融又相讓吏因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獻之詔坐褒

卓哉徐稚林宗以悟

徐稚爲人清潔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所謂南州高士徐孺子也嘗以書戒郭泰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郭林宗感悟曰謹拜斯言

夏馥冶傭袁閎土室

夏馥聞張儉亡命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變姓名爲冶家傭　袁閎見黨事起欲投跡深林以母老乃築土室四周于庭潛身十八年卒于土室

申屠見幾超然禍轍

申屠蟠見太學生爭慕范滂等風歎曰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于梁碭之間後滂等罹黨禍惟蟠免

亂起黃巾儁嵩戮力

鉅鹿張角弟梁寶自稱將軍旬月間天下響應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黃巾賊　遣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斬角及角弟梁寶于下曲陽傳首京師

盧植有功反見囚繫

中郎將盧植連破張角角走廣宗植築圍鑿塹將破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豐求賂不得遂譖植玩寇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還以中郎將董卓代之帝

在位二十二年崩子辯立是爲宏農王

宏農初立進召董卓盡誅宦官帝亦廢辱

宦官蹇碩忌何太后兄大將軍進進殺之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許紹爲進畫策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城脅太后董卓聞召即時就道至澠池而進狐疑宣詔止之進謀泄中官張讓等殺進進部將引兵燒南宮門袁紹捕誅宦官二千餘人讓等困迫將帝步出穀門讓投河死卓遠見火起知有變急進兵迎帝于北芒阪下是日還宮卓廢帝爲宏農王立帝弟陳留王協是爲獻帝卓弒太后何氏自爲相

國

刧獻長安王允誅卓

關東州郡皆起兵誅卓卓刧帝遷都長安避之 司徒王允用連環計與卓將呂布密謀討卓誅之火熱其尸臍三日號卓燈

李郭殺王韓楊爭逐

卓已死百姓訛言悉誅涼州人卓部將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闕入長安殺王允 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張濟與奉承不相平乃與傕汜共追乘輿大戰宏農東澗承奉敗乃密招故白波帥韓暹共擊

傕等破之車駕發東奉等亦戰敗暹以帝歸營

曹操入朝大權掌握

騎都尉曹操迎帝還雒陽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後政歸曹氏

遷帝許都楊彪下獄

用董昭言移駕遷都許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操惡之劾以大逆收下獄

袁呂既亡張劉降服

將軍張繡與操不睦操擊破之後降于操擊荊州刺史劉表表卒其子琮舉荊州降

赤壁敗歸勢成鼎足

操既定荊州將順流東下討虜將軍孫權迎擊于赤壁大破之操引還遂成鼎足三分之勢操自爲魏公弒后白王不逆相續

董承女爲貴人操殺承及貴人伏后懼與父完謀誅操事泄操弒伏后自爲魏王 操卒子丕立襲父爵

廢帝山陽漢祚云覆

丕尋篡漢卽皇帝位廢帝爲山陽公 漢四百年亡以後爲三分

蜀漢昭烈中山之孫

帝名備字元德景帝子中山靖王之曾孫

舉兵討賊三顧孔明

以布衣起兵討黃巾賊 帝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友善嘗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徽曰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帝乃詣凡三往隴中始見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于天下計將安出亮對以取荊益結孫氏則霸業成漢室興矣遂與亮睦帝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得水也

不背劉表敗軍江陵

帝與表爲兄弟不忍取其荊州自操擊降荊州之後
帝奔江陵荊州人歸之者十餘萬

合吳破魏從權借荊

操追及帝于當陽長阪帝走夏口與魯肅遇肅勸帝
自結于吳遂與亮俱詣孫權權遣兵與帝并力迎擊
操破之赤壁　帝徇荊襄諸郡下之權以荊州本吳
地遣魯肅索之帝爲文書一紙孔明魯肅作保暫權
借荊州待取西川後仍還東吳

趙張虎將統正謀臣

趙雲張飛爲世虎臣　以龐統爲從事親待亞于孔

明扶風法正素以劉璋不用爲怨張松薦于帝用爲
謀士

襲璋取益漢中繼平

帝入成都劉璋降遷之公安自領益州牧　復取魏
操漢中之地自稱漢中王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曹
丕簒立上遂稱帝改元章武是爲先主昭烈帝

忿吳襲羽喪兵夷陵

帝與羽飛恩若兄弟羽爲吳所殺帝恥之自將伐吳
自巫峽建平連營夷陵界七百餘里立數十屯爲吳
將陸遜以火敗　夷陵屬荊州

托孤諸葛後主稱尊

帝敗遁入白帝城永安宮病篤請丞相亮于榻前謂
曰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材君可自取在位二年
崩子禪立是爲後主封亮爲武鄉侯

武鄉忠壯孟獲七擒

時益州部者帥雍闓叛亮斬之郡人孟獲收餘衆拒
亮生擒之縱使更戰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
不復反矣

和吳討魏祁山出屯

禪初立丞相亮使尚書鄧芝至吳修好吳來聘復使

鄧芝報之吳遂絕魏連蜀討魏亮會兵伐之　建興
六年亮上疏出師屯漢中以圖魏中原自率衆攻祁
山十二月又復上疏伐魏凡六出祁山卒于軍謚忠
武侯　祁山今鞏昌府西和縣北

琬無適莫禕悟過人

督農楊敏坐事繫獄懼必死大司馬蔣琬心無適莫
敏得免重罪　大將軍益州刺史費禕頴悟過人爲
尚書令省讀文書舉目究意終亦不忘

董允公亮姜維將兵

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宦官黃皓有寵畏

允不敢爲非　車騎將軍姜維負其才武嘗總出祁
山九伐中原
寵任黃皓鄧入陰平北地哭祖瞻尚死君
中常侍黃皓後主寵之操弄威柄以此傾國　姜維
請守陰平之橋頭皓啟後主寢之魏遣鍾會鄧艾伐
漢艾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有餘里山谷高深
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而進　至
成都後主降其子北地王諶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妻
子後自殺封帝禪爲安樂公　衛將軍諸葛瞻及其
子尚及鄧艾于綿竹力戰而死

三漢四百五十九春
西漢東漢蜀漢共四百五十九年王莽篡十七年在
外起居攝元年丙寅終地皇三年壬午

附魏

凡五主共四十五年起漢獻帝延康元年庚子止吳主皓元興元年甲申

曹丕篡逆臨江歎息
丕襲父操爵魏王篡漢時吳絕魏和蜀以舟師伐吳
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還在
位七年殂子叡立是爲明帝
子叡繼之好營宮室

叡作殿築觀力役不已農桑失業起土山于芳林園
公卿皆負土鑄銅人承露盤盤折聲聞數十里大發
銅鑄銅人二號翁仲
圖湧討曹天道不忒
張掖郡湧出石瑞圖文云天討曹石圖發于非常亦
由輕百姓好攻戰也
高士管寧清操冰雪
徵處士管寧不屈惟賣卜優游高尚其志
司馬擅權覘曹一轍
太尉司馬懿受丕遺詔輔政其權遂歸司馬氏懿卒

子師嗣位爲大將軍竟如曹操
廢芳立髦殞於南闕
叡無嗣養芳爲子莫有知其所由來及寢疾命立芳
叡在位十三年殂芳立芳數召中書令李豐語師即
殺豐芳意不平師廢爲齊王在位十三年立丕孫東
海王霖子高貴鄉公髦師卒弟昭嗣髦立六年見司
馬氏威權日甚不勝其忿將自討昭以語侍中王沈
常侍王業遂出沈業奔告之昭中護軍賈充與戰于
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
汝輩正爲今日濟即抽戈刺髦殞于車下昭立操之

孫燕王宇子常道鄉公璜更名奐立四年滅漢
陳留并蜀一稔而絶
奐立五年昭卒子炎嗣奐尋禪位于炎是爲晉武帝
廢魏主爲陳留王　魏亡于甲申蜀漢亡于癸未陳
留王奐并蜀一年即亡于晉

附吳

凡四主共五十八年起漢先主章武二年魏文帝丕黃初三年壬寅止　武帝咸寧五年己亥是爲三國魏立四十四年而滅蜀漢又二年晉王司馬炎篡位又十六年晉滅吳天下歸晉三分凡六十年起庚子止己亥

吳起孫權繼兄策業

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父堅漢破虜將軍兄策討逆
將軍早卒無嗣弟權立張昭等奉之領其衆

周瑜魯肅敗操赤壁

曹操既取荊州順江東下張昭等勸權迎降魯肅獨
不可都督周瑜請擊之大破曹于赤壁

陸遜呂蒙荊州掩襲

權將呂蒙襲江陵伏其精兵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
晝夜兼行江陵守皆降遂定荊州蒙托病薦陸遜以
代乘其不備襲之

亮爲綝廢瑯琊是立

權在位廿三年殂少子亮立大將軍孫綝輔政使諸
弟典兵以自固亮惡綝謀誅之事泄綝廢亮爲會稽
王在位六年立權第六子瑯琊王休在位六年殂

救蜀緩師脣亡齒寒

蜀使告急于吳吳使將軍丁奉來援延遲不進聞蜀
亡而反

歸命荒淫濬入建業

吳人以蜀初亡欲得長君迎立休兄子烏程侯皓驕
暴驕盈大小失望降晉後封歸命侯　晉大舉伐吳
龍驤將軍王濬舉帆直指建業遂入石頭皓降

無統十六晉統斯一

炎篡魏十六年太康元年庚子晉始一統天下三分
六十年起庚子止己亥

附註

操作自敘令曰孤始于譙東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破降黃巾又討袁術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定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强盛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然欲孤使爾委捐所典兵衆實不可也誠恐離兵爲人所禍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

周瑜上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
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恐蛟龍得雲
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聞之
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
程普敬服瑜謂人曰與公
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龐統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
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
驥足
耳
張飛趙雲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曰何以不
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
軍無降將軍也飛
釋之引爲賓客
操以四十萬破孫權江西營權帥七萬禦之相
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
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
兒子豚犬耳撤軍還
亮治蜀尚嚴峻法正勸其緩刑弛禁對曰君知
其一未知其二劉璋闇弱威刑不肅君臣之道

漸以陵替今吾威之以法法行
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
庶子劉楨美文詞曹植親愛之楨曰君侯採
庶子之春花忘家丞之秋實家丞謂邢顒也
操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
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
操出軍遮要以臨漢中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
之值操揚兵大出猝與相遇前突其陣且戰且
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
偃旗息鼓魏疑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勁
弩于後射魏兵魏兵駭墮漢水死者甚衆先主
來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軍還長
安備遂
有漢中
魏主丕問吳趙咨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
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
勝
數
先主疾篤命丞相亮輔太子謂亮曰君才十倍
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

其不才君可自取爲詔勅太子曰勉之勉之勿
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
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
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懿追之姜維
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
儀始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
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
料死故也按其營壘曰天下奇材也追至赤岸
而還初亮表于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
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生以長尺
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
下及卒如其言長水校尉廖立亮廢之爲民徙
之汶山及聞亮卒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
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復拔
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昶應才德兼備選昶爲
人謹厚名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戒
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夫物速
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

栢之茂隆寒不衰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
爲强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源而禍福之機
不可輕也諺曰救寒莫如重
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魏王睿詔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
有名譽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魏大赦司農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
明世所宜有也昔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
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
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于治乎
管輅明術數語不及易中詞文曰夫善易
者不言易也何晏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恪述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
以知今傳報日多言多釁妬故無親
王祥爲別駕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
之康寧也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鄧艾至成都帝遣使奉璽綬降其子北地王諶
怒曰吾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
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
不聽諶哭于照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遂

後主于洛陽魏封爲安樂公他日與宴爲之作
蜀伎旁人皆感愴而後主喜笑自若昭謂賈充
曰人之無情乃至于此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
之久全况姜維耶他日問之曰頗思蜀否對曰
此間樂不思蜀也秘書郎郤正聞之謂曰若王
復問宜泣而言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
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後主對如正
言昭曰何乃似郤正語耶後主驚視曰誠如尊
命左右
皆笑之
右小註皆史要原文所無以係三國中緊切
者附注于此以便閱者吳兆慶跋

曾孫泰敬錄

門下族孫安士校字

史要卷二終

史要卷三

荆溪任啓運輯

晉

西晉凡四主共五十二年起乙酉止丙子滅吳
混一穪三十七年起庚子止丙子東晉凡十一
主共一百三年起丁丑止己未
兩晉合十五主一百五十五年

晉祖武皇父昭祖懿

武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溫縣人祖懿魏丞相父昭
繼伯師位封晉公加九錫進爵爲王是爲世祖武皇
吅

仕曹滅劉簒魏稱帝

仕曹魏滅蜀漢昭卒帝襲爵尋受魏禪即帝位

絫寢車王裒詩廢

中郎范粲見司馬師廢芳立髦素服哭送陽狂不言
寢所乘車足不離地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于所
乘之車　初東關之敗王裒父儀嘗爲安東司馬昭
問誰任其咎儀言責在元帥文帝怒斬之裒痛父非
命讀詩至哀哀父母章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

易紉焚裘始矯奢弊

帝以恭儉自勵有司嘗奏御牛素絲紖斷詔以青麻
代之太醫司馬程據獻雉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

禁奕之殿前勑內外有犯者罪帝承魏氏奢侈之後
矯以仁儉後頗事游宴矣
張雷博聞祥覽孝悌
司空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豫章雷煥精象緯
能望氣以博物稱　太保王祥事繼母朱氏孝會天
寒凍母欲魚祥卽解衣剖冰求之雙鯉忽躍出又思
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至幙家有丹柰結實母命守
之遇風雨祥輒抱樹泣異母弟覽幼時見祥被母楚
撻涕泣抱持甫成童每諫其母母以非禮使祥覽輒
與俱祥有時譽母疾之密酖祥覽覺徑起取酒母急

奪反之地計得不行
元振稷周處自厲
校尉傅元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奏劾或值日暮捧
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貴游懾服臺
閣生風　陽羨周處少孤膂力絕人好田獵不修細
行州曲患之處自知為衆所惡乃慨然有改厲之志
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不樂父老曰三害未除
何樂之有處曰何謂對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與
子而三處乃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搏蛟三日三夜斬
之遂入吳從二陸學有文思後齊萬年反為梁王彤

所陷孤軍促進戰死六陌謚孝侯
羊祜輕裘杜預武庫
都督羊祜鎮襄陽綏懷遠近嘗輕裘緩帶身不披甲
杜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時人謂之杜武庫言
其无所不有也
山濤內憂王濬飛渡
王衍畢卓等俱尚清談衍少時山濤見之嘆曰何物
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晉
大舉伐吳吳人以鐵鎖橫截江磧要害處龍驤將軍
王濬作大炬燒斷之遂自武昌順流而下風利不得

泊
庚子平吳羊車引路
太康元年庚子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吳平　帝乘
羊車恣游于內至便宴寢宮人插竹于戶以鹽汁灑
地引車
疎斥齊王亂起五部
帝母弟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等惡之乃譖于帝以
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遠之攸憤怨卒　以劉淵
為五部大都督分其衆為五五姓亂擾實自此始由
王渾之薦也

孝惠問蟇賈后悍妬

帝在位二十五年崩太子衷立是爲惠帝帝昏愚蒙蔽嘗聞蝦蟇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后名南風魯公充之女凶悍多權畧干預政事爲太傅楊駿所抑后殺之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已卒之嗣

弑姑殺子錢神作賂

后宣言太后與楊駿同反廢爲庶人尋弑之于金墉城廣陵王遹已立爲太子后尋廢而殺之嘗以手殺數人　時政出羣下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

以諷之

八王樹兵亮瑋先仆越倫既誅齊冏亦斃乂頴尋兵越顒覆轍

八王亮倫皆宣帝懿子冏武帝弟攸之子瑋乂頴皆武帝子顒宣帝弟孚之孫越宣帝弟馗之孫也后忌汝南王亮秉政不得專恣會稽王瑋怨亮譖之謀廢立后使帝作手詔授瑋免亮官瑋遂殺亮后又恐威權歸瑋誣瑋矯詔殺之后害太子遹趙王倫使齊王冏廢后殺之倫篡立冏與成都王頴河間王顒討誅倫帝復位以冏輔政驕奢擅權顒檄長沙王乂殺冏

頴嫌乂在內與顒共攻乂乂屢破之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殺乂以頴爲太弟頴潛侈越奉帝征之頴拒戰于蕩陰王師敗績後頴兵敗出奔頓邱太守馮嵩執頴送鄴斬之顒爲東海王越所敗逃入山越徵爲司徒顒出就徵越兄南陽王模邀殺之懷帝時越討石勒卒于項勒追及之剖越柩焚其尸

張翰思蓴王衍營窟

東曹椽張翰見齊王冏驕奢淫佚慮禍及身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鱠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即引去　司徒王衍以弟澄爲荆州都督族弟敦

爲青州刺史語之曰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爲三窟矣

崇岳同歸機雲族滅

黃門潘岳嘗撻小吏孫秀衛尉石崇有愛妾綠珠秀求之不與及淮南王允討倫敗秀附趙王倫因誣岳崇奉允爲亂倫遂族誅岳崇　節度陸機宦人孟玖有寵于成都王頴玖弟超不受機令敗沒疑機殺之譖于頴頴怒令殺之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右司馬陸雲不許頴既收機後又收雲玖令殺之皆夷三族

鄗矣戎籌卓哉嵇血

司徒王戎爲三公與時浮沉皆復貪吝田園徧天下
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　侍中嵇紹從帝
征成都王穎乘輿敗于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
皆散紹朝服登輦衛帝被殺血濺帝衣
懷愍青衣庚辛死節
帝在位十七年中毒崩太弟熾立是爲懷帝在位四
年漢劉聰入寇陷洛陽執帝去聰宴羣臣于光極殿
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等見帝行酒不勝悲憤
因號泣聰殺之帝亦遇害雍州刺史賈疋立秦王業
爲太子武帝孫吳王晏之子也都于長安是爲愍帝

在位四年劉曜陷長安帝降曜饗羣臣使帝行酒洗
爵又使更衣執蓋戎服執戟尚書郎辛賓抱帝大哭
曜殺之并害帝
司馬已亡洛都荆棘
西晉司馬氏亡洛都荒廢
當時僭亂齊氏倡逆
惠帝元康六年秦雍氐羌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
命將軍周處討之爲其所敗力戰而沒夅萬年爲將
軍孟觀所獲自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吳走越
天下寧靜至氐人萬年起爲五姓之倡逆五姓者劉

石慕容苻姚也
胡漢劉淵聰曜尤烈
左賢王劉淵據離石稱漢王國號趙傳子和弟聰弒
而代立入寇陷洛陽弒懷帝傳子粲爲靳準所弒而
立曜據長安誅準自立陷長安弒愍帝後爲石勒所
滅凡五主共二十六年起晉惠帝永興元年甲子終
成帝咸和四年己丑　離石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
氐漢李雄羯趙石勒
成李雄巴西氐人據成都稱王傳班期壽改稱漢傳
勢爲晉桓溫滅凡五主共四十四年起晉惠帝永興

元年甲子終穆帝永和三年丁未　巴西今四川保
寧府　後趙石勒上黨武鄉羯人劉聰之臣據襄國
滅前趙傳宏虎世尊鑒祇爲冉閔所滅凡七主共三
十三年起晉元帝大興二年己卯終穆帝永和七年
辛亥　上黨今山西潞安府襄國今直隸順德府
鮮卑慕容以燕建國
慕容鮮卑凡四燕燕南燕北燕後燕俱以燕建國
前廆後垂西冲南德
燕慕容廆昌黎鮮卑人據遼東傳皝儁據鄴傳暐爲
苻堅所滅凡四主共八十六年起晉武帝太康六年

乙巳終海西公太和五年庚午　昌黎廢大寧衛東
有廢昌黎縣　後燕慕容垂皝之子符堅之臣據中
山復燕故壤傳寶盛熙爲馮跋所滅凡四主共二十
四年起孝武帝太元九年甲申終安帝義熙三年丁
未　中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　西燕慕容垂之弟
冲據長子傳忠永永廆弟運之孫爲垂所滅凡三主
共十年起孝武帝太元十年乙酉終十九年甲午
長子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　南燕慕容垂之弟德
更名備德據廣固傳超爲劉裕所滅凡二主共十二
年起晉安帝隆安二年戊戌終義熙五年己酉　廣

固今山東青州府城西

北燕高雲馮跋繼業

北燕高雲爲慕容熙之養子封夕陽公以熙送苻后
葬將軍馮跋乘其出與將軍張興等作亂推雲爲主
執熙斬之復姓高氏立二年爲幸臣離班桃仁所殺
跋帳下督張泰李桑斬離班桃仁衆推跋爲主是爲
北燕跋信都人據和龍傳弟宏爲魏太武所滅凡二
主共二十八年起晉安帝義熙五年己酉終宋文帝
元嘉十三年丙子　信都今真定府冀州和龍即龍
城在遼東廢大寧衛

氏秦符洪羌秦姚弋

秦符健本姓蒲畧陽氏人其先有扈氏苗裔健據長
安傳生堅丕登崇爲姚興所滅凡六主共四十五年
起晉穆帝永和六年庚戌終孝武帝太元十九年甲
午　畧陽今陝西漢中府屬縣　後秦姚襄父弋仲
南安赤亭羌人符堅之臣自稱扶風公後降晉尋卒
子襄率衆東歸尋叛降燕後將圖關中秦擊殺之弟
萇以衆降秦起兵北地稱後秦據長安傳興泓爲晉
劉裕所滅凡三主共三十四年起晉孝武帝太元九
年甲申終安帝義熙十三年丁巳　南安在鞏昌府

前凉張軌猶供王職

凉張軌安定人晉凉州刺史據河西五郡封太尉凉
州牧西平公卒子寔嗣遺令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
以寧家後得璽實曰是非人臣所得留歸之長安傳
茂駿重華曜靈祚元靚天錫爲符堅所滅凡九主共
七十六年起晉惠帝永寧元年辛酉終孝武帝太元
元年丙子　安定今陝西平凉府涇州河西漢之河
西五郡也武威郡今凉州永昌莊浪鎮番衛張掖郡
今甘州山丹衛酒泉郡今肅州衛燉煌郡今肅州西
廢沙州金城郡今蘭州河州

西涼李暠北涼段業
西涼李暠隴西成紀人據燉煌傳歆恂爲沮渠蒙遜所滅凡三主共二十二年起晉安帝隆安四年庚子終宋武帝永和二年辛酉　隴西今陝西臨洮鞏昌
北涼段業爲建康太守隆安元年自稱建康公沮渠蒙遜推爲涼州牧立四年尋爲所弑起晉安帝隆安元年丁酉終四年庚子　建康今江寧府
南涼禿髮後涼呂光
南涼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呂光之臣據廣武傳利鹿孤傉檀爲乞伏熾盤所滅凡三主共十八年起晉

安帝隆安元年丁酉終義熙十年甲寅　廣武今蘭州西　後涼呂光略陽氏人符堅之臣據姑臧傳紹纂隆爲姚興所滅凡四主共十八年起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終安帝元興二年癸卯　姑臧今陝西涼州衛
冉閔前趙沮渠北涼
冉閔殺石鑒自立稱前魏立四年尋爲慕容儁所滅起穆帝永和六年庚戌終八年壬子　北涼沮渠蒙遜盧水胡人據張掖傳牧犍爲魏太武所滅凡二主共三十九年起晉安帝隆安五年辛丑終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己卯
西秦乞伏赫連夏生
西秦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符堅之臣據抱罕傳乾歸熾盤慕末爲赫連定所滅凡四主共四十九年起晉孝武帝太元八年癸未終宋文帝元嘉八年辛未　抱罕今臨洮府河州隴西今陝西臨洮鞏昌二府
夏赫連勃勃本姓劉匈奴人據朔方傳昌定爲魏太武所滅凡三主共二十五年起晉安帝義熙三年丁未終宋文帝元嘉八年辛未　朔方今陝西榆林衛西廢夏州

拓拔封代珪興魏邦
晉懷帝永嘉四年并州刺史劉琨表猗盧爲代公愍帝時進爵爲王姓拓跋氏鮮卑人世居北荒猗盧八傳至珪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復立爲魏王後稱帝國號魏　并州今山西太原府
史分南北後先陸梁
史分宋齊梁陳爲南魏齊周爲北其興廢前後畧見於此
爲國三十五姓以亡
五姓自晉惠帝永寧元年李特等各據土稱尊自後

五姓擾亂迭興迭滅至宋文帝元嘉十六年魏太武帝滅北涼沮渠氏前後一百三十六年十六國始絕稱尊號者六十五人西燕三主及後燕高雲北涼段業不在數內

東晉

凡十一主共一百三年起丁丑止己未

元帝姓牛爰繼馬跡

帝名睿懿曾孫懿生琅琊武王伷伷生恭王覲覲生帝襲封琅琊王相傳小吏牛金通其母夏侯妃所生冒姓司馬氏渡江即位

王導輔之偏安建業

大將軍王導為輔使王業偏安于建業　建業今江寧府

祖逖先鞭陶侃運甓

豫州刺史祖逖少與太尉劉琨同寢有大志琨謂人曰常恐祖生先我着鞭　廣州刺史陶侃在署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偏任劉刁王敦犯闕

都督劉隗尚書令刁協帝引為腹心　帝以荊州刺史王敦恃功驕恣因時人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謠與劉刁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敦懷不平遂舉兵反上疏罪隗協進軍犯闕帝憂憤成疾崩在位六

太子紹立是為明帝

明帝誅敦成帝嗣業

敦謀篡逆帝手詔徵之後復叛帝親征破其軍誅之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致強誅剪逆臣在位三年崩太子衍立是為成帝

峻約入犯卞桓死節

歷陽內史蘇峻有威望嘗有輕朝廷之心帝舅庾亮

疑之徵為大司農峻與豫州刺史祖約同反尚書令成陽公卞壼督軍討之戰敗死峻兵陷宣城內史桓彝亦死之

嶠侃鑒舒匡定王室

江州都督溫嶠荊湘都督陶侃以峻遷帝于石頭討峻斬之徐州刺史郗鑒會稽內史王舒皆來赴難王室以寧帝在位十七年崩母弟琅琊王岳立是為康帝

康帝經略穆用桓溫

詔議經畧中原梁州刺史桓宣都督庾翼各一出都

督桓温三出揚州刺史殷浩都統荀羨太山太守諸
葛攸各一出監司謝方都督郗曇各一出在位二年
崩太子聃立是爲穆帝　以瑯琊内史桓温都督荆
梁等州軍事
首滅李漢次攻苻秦
温有雄畧使師伐漢李勢滅之自後威勢轉盛朝
廷加温征討大都督督諸軍　伐後秦姚襄襄敗奔
北山據黄落爲秦所斬弟萇降王
旣廢殷浩遂專朝廷
楊豫都督殷浩弱冠有美名時擬之管葛及督軍北

伐師徒屢敗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廢之浩廢内外
大權歸温帝在位十七年崩成帝子丕立是爲哀帝
哀奕簡文廢立由温
哀帝在位三年崩弟奕立桓温陰蓄不臣之志及伐
燕大敗而還威名頓挫乃廢帝爲海西公一云東海
王迎立元帝少子會稽王昱是爲簡文帝在位二年
崩太子昌明立生十年矣是爲孝武帝
孝武嗣位謝王協心
大司馬温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
新亭都下人情洶洶云欲誅王謝用移晉祚温大陳
兵衛延見朝士安從容就席說之温遂撤兵衛還姑
孰
元石淝水大破秦兵
秦苻堅入寇詔冠軍將軍謝元征討都督謝石繼之
大破秦兵于淝水苻堅遁去　淝水在廬州府南七
十五里水出雞鳴山北流二十里
後任道子弒於貴人
帝信任簡文帝少子瑯琊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録尚
書都督中外諸軍事道子專政權奸擠斁不親機務
爲長夜飲張貴人寵冠後宮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

以年亦當廢矣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以被蒙帝面
而弒之在位二十四年太子德宗立是爲安帝爲桓
元所廢劉裕復之
桓元簒安復於劉裕
都督荆江八州刺史桓元專有荆楚自謂有晉國三
分之二數使人上已符瑞欲以惑衆元顯討之兵潰
被殺元自稱楚帝廢帝爲平固王遷于尋陽彭城劉
裕與徐州刺史劉毅青州刺史何无忌等起兵誅桓
元安帝得復位
裕復弒安恭遁墜緒

以劉裕爲都督十六州封宋公太尉尋弑帝于東堂
裕立瑯琊王德文是爲恭帝二年裕復廢爲零陵王
而自篡

百四十年晉命始去

共一百四十年晉亡

南史

宋

南宋凡八主共五十九年起武帝永初元年庚申終順帝昇明二年戊午

宋高嚴正孝母著稱

高祖武帝姓劉名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彭城人篡晉

稱帝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不失時刻素不信奇
怪嚴整有度是爲南宋高祖帝事母素謹

東破廣固南梟盧循

東破南燕慕容超于臨朐拔廣固執超送京師斬之
廣州刺史盧循寇陷長沙等郡逼建康帝逆之爲
刺史杜慧度所殺

西擒譙縱北平姚泰

益州參軍譙縱殺刺史毛璩稱成都王泰封爲蜀王
縱會泰入寇使荆州刺史劉道規擊破之尋使益州
刺史朱齡石帥師伐蜀譙縱走死　帝入潼關後泰
姚泓降送建康斬之

庚申篡晉節儉力行

庚申年廢晉恭帝爲零陵王篡即帝位　帝性儉素
公主出適遣送無錦繡之物內外莫敢侈靡

營陽廢弑徐傅立文

在位三年殂太子義符立立一年司空徐羨之中書
令傅亮等廢爲營陽王尋弑之迎立武帝第三子宜
都王義隆是爲文帝

首誅弑逆旋致治平

文帝聞少帝薨廢本末及殺廬陵王義真悲哭嗚咽

乃召天門太守檀道濟下詔暴羨之等廢二王之罪
誅之　帝仁孝恭儉勤于爲政三十年間四境晏安
江左風俗于斯爲美

奈殺道濟橫挑胡兵

司空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宋主
疾久不愈彭城王司徒義康執道濟殺之道濟見收
憤怒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
子輩不足復憚及魏兵至宋主嘆曰道濟若在豈容
兵馬至此

身死逆劭燕巢春林

太子劭及始興王濬多過失宋主數詰責之劭濬因
共爲巫蠱事覺將廢劭誅濬以其事亟久不決劭知
之遂弒父自立　魏師幾破南兗等六州殺掠不可
勝計所過郡縣赤地无餘春燕歸巢于林木

孝武誅劭驕侈邪淫

武陵王駿討誅劭濬即位駿文帝三子是爲孝武帝
　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宋主大修宮室壞高
祖所居陰室閨門無禮不擇親疏尊卑在位十一年
殂太子子業立

業死狂暴明喪冀青

殺義恭子鸞戲刑祖辱諸父山陰公主同輦新蔡妹
入宮又使宮人裸相逐所爲狂暴踰年爲壽寂之等
所弒立湘東王彧是爲明帝　沈文秀守青州魏人
圍之三年並无救援文秀抗節不屈于是青冀之地
盡入于魏

盡勦同氣字昱螟蛉

殺諸弟休祐休若等十六人子房等十八人皆賜死世
祖二十八子于此盡矣　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
道兒已復收還生昱在位七年殂昱立昱與左右臺
岡賭跳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爲左右楊玉夫
等所弒迎立明帝子安成王準是爲順帝

順爲齊篡袁沈殉君

司空蕭道成有不臣之心中書監袁粲謀誅道成不
克死荊襄都督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軍潰走死

五十九載亡於道成

南宋共五十九年爲蕭道成所篡廢宋主爲汝陰王
徙之丹陽尋弒之夷其族宋亡

南齊

凡七主共二十三年起高帝建元元年己未終
和帝中興元年辛巳

南齊蕭氏酇侯耳孫

高帝姓蕭名道成字紹伯小字鬬兵南蘭陵人漢丞
相何之後

高帝清儉武帝守成

帝即位後身不御精巧之物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
當使黃金與土同價在位四年殂太子賾立是爲武
帝帝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故永明之世百
姓安樂屢遣使通好於魏在位十一年殂

鬱與海陵咸弒于明

立武帝孫文惠太子子昭業與左右游走市里作諸
鄙戲西昌侯鸞數諫不聽心忌鸞欲除之尋爲鸞所

弒追廢爲鬱林王而立新安王昭文鸞自爲宣城王
未幾復廢昭文爲海陵王而弒之鸞自立是爲明帝

東昏荒亂和起江陵

明帝誅戮亟行殄滅十王在位五年殂太子寶卷立
荒淫無道恣行殺戮殺尚書令蕭懿其弟雍州刺史
衍起兵奉明帝八子南康王寶融爲主是爲和帝攻
建康破斬之以太后令追廢爲東昏侯　蕭衍自爲
梁王篡稱帝廢和帝爲巴陵王初和帝稱帝于江陵
遷於蕭衍見遠含生

衍使人以生金進王王曰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沉

醉使人就摺殺之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齊亡

遡自己未二秩三齡

起高帝建元元年己未終和帝中興元年辛巳共二
十三年凡七主爲蕭衍所篡

南梁

凡四主共五十五年起武帝天監元年壬午終敬帝紹泰二年丙子

蕭梁武帝慈惠爲心

帝姓蕭名衍字叔達小字練兒與齊同四世祖帝處
心慈惠法網寬和

廟祀孔聖受學雲門

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祀之　帝雅好儒術置五經
博士立州郡學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允受學

謗木肺石曲赦吉翂

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橫
議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寃沉莫達者投肺石函
馮翊吉翂父爲原鄉令爲奸吏所誣詣廷尉當死
翂年甫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上乃赦其父

徐周並相曹韋同軍

以徐勉周捨爲左右輔相　將軍曹景宗韋叡等同
將兵以定國

奈築淮堰漂沒生靈

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梁主發徐揚
民築之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
依岸築土合脊于中流堰潰復築比成復壞緣淮城
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捨身同泰餓死臺城侯景稱帝再殺簡文

帝敬佛法捨身同泰寺羣臣以錢億萬贖還者三修
長干寺阿育王塔起十二層浮屠　河南王侯景詐
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淵明易己位梁主將許之舍
人傅岐諫不聽因復景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

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薄心腸遂反圍臺城陷之梁主爲其所制飲膳亦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太子綱立是爲簡文帝在位二年爲侯景所弒立豫章王棟侯景篡立自稱漢帝

元滅于魏敬禪于陳

湘東王繹遣王僧辨陳霸先討誅之而自立是爲元帝魏柱國丁謹帥師來伐繹出降在位三年爲其所殺征虜將軍陳霸先乃與司徒王僧辨爭立殺僧辨立方智是爲敬帝元帝第九子霸先自爲陳公進爵爲王尋稱帝即陳高祖廢方智爲江陰王在位二年

追自壬午五十五春

武帝四十八年簡文二年元帝三年敬帝二年自天監元年壬午至紹泰丙子共五十五年梁亡

後梁蕭詧依魏以存

後梁詧武帝孫昭明太子三子封曲阿公晉岳陽王雍州刺史尋爲梁王稱帝江陵依魏稱臣是爲中宗宣帝在位八年殂太子巋立是爲明帝

巋琮二主滅于隋文

明帝在位二十四年殂太子琮立是爲後帝在位二年爲隋文帝所廢拜莒國公　後梁凡三主共三十三年起梁敬帝紹泰元年乙亥終陳後主貞明元年丁未

南陳

凡五主共三十二年起武帝永定元年丁丑終後主貞明二年戊申

霸先陳祖討景興兵

高祖姓陳名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人漢太邱長寔之後以侯景陷臺城弒簡文自立興兵討誅之以功封陳公進爵爲王是爲南陳太祖

丁丑稱禪莊嚴捨身

丁丑廢梁敬帝爲江陽王自稱皇帝都建康二年捨

身于大莊嚴寺在位三年殂于昌以江陵之陷殁于長安羣臣奉帝兄道譚長子臨川王蒨即位是爲世祖文帝

世祖勤政警夜鐵聲臨海見廢宣及長城

文帝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救傳更籤于殿中階石上投之有聲曰我雖眠亦令驚覺在位七年殂太子伯宗立是爲臨海王安成王頊專政以太后令廢爲臨海王而自立是爲宣帝在位十四年殂太子叔寶立是爲後主後主在位七年爲隋文帝所滅封爲長樂公

陳祚三二胥并被擒
起丁丑終戊申共三十有二年隋兵入朱雀門後主
投于井隋兵以繩引出之驚其太重乃與張貴妃孔
貴嬪同束而上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力屈就擒陳
亡
附北魏
凡十七主共一百五十八年起晉安帝隆安二年戊戌終陳武帝永定元年丁丑
在晉中葉中原陸沈元魏道武兼冀幽并
元魏道武帝姓拓跋名珪黃帝之後北俗謂土曰拓
謂后曰跋故以爲氏後改爲元珪祖什翼犍稱代王

爲秦廢至珪復立爲代王子晉孝武太元十一年丙
戌即代王位安帝隆安二年戊戌定國號曰魏遷都
平城稱帝是爲太祖道武帝時在兩晉之中中華五
姓正在雲擾紛亂珪立承其僭亂初平冀州次幽州
并州
朝野束髮博士談經
命朝野皆束髮加帽　分尙書諸曹置五經博士上
問博士李光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
書籍遂命郡縣大索悉送平城在位二十二年殂爲
賀夫人子淸河王紹所弒

明元太武信任賢能
長子齊王嗣即位討誅紹是爲明元帝立子燾爲太
子是爲太武帝俱能任官賢才
智若崔浩廉若道生
光祿大夫崔浩好學博覽經史研精義理上嘗謂浩
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　長孫道生忠厚廉謹身
爲三司衣不華飾　稱其廉約似晏嬰
古弼直諫高允忠誠
尙書令古弼忠謹公直嘗欲陳奏遇上與給事中劉
樹碁弼坐久不獲申奏乃起于帝前捽樹頭掣下牀

以手搏其耳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
容放碁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帝奇弼忠
直皆可其奏　中書侍郎高允嘗授太子經及國史
事發太子謂允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
子入言允小心愼密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問允國
書皆浩所爲乎對曰浩總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
浩上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
重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問云皆浩所爲帝問信如
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族滅殿下哀臣欲丐其生
耳帝曰直哉允也赦之

朔漢咸定淮北悉平
奄有朔漢之地命司空奚斤擊宋取青兗諸郡又拔
泰山高平金鄉等郡悉平之明元帝在位十五年太
武帝在位二十九年殂爲中常侍宗愛所弒
高宗顯祖清淨息民
立太武子南安王余愛爲相專政余謀奪之爲愛所
弒尚書源賀等迎立太子晃子濬是爲高宗　文成
帝子顯祖獻文帝　懷集中外民心以安賞罰嚴明
拔清黜貪
孝文孝友治道日新

文成帝在位十四年獻文帝在位五年自稱太上皇
傳位于太子宏是爲高祖孝文帝孝太后崩上欲廬
墓羣臣諫止次年太后周忌哭于陵左絕膳三日
上性寬慈始罷門房之誅嘗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
政日中以前公等議之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二
十年以魏爲土德王土爲萬物之元故改號爲元
李高王郭儒雅見親
散騎常侍李彪漁陽高閭尚書令王肅黃門侍郎郭
祚皆以文雅爲上所親信
均田班祿設學教民
時田業多爲豪右所占用給事中李安世言詔諸男
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
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均量而行又班爵
祿之制　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以教民
始封崇聖禮樂彬彬
修堯舜周公孔子之祀謚孔子曰文聖尼父親行拜
祭用文學之士制禮作樂鬱然可觀在位二十九年
殂太子恪立是爲宣武帝
宣武懦弱胡后弒明
帝即位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倖臣茹皓及外戚高

肇等用事魏政寖衰在位十六年殂太子詡立是爲
孝明帝生五年矣在位十三年被弒尊生母胡貴嬪
爲太后自再臨朝以來嬖倖如中書舍人鄭儼李神
軌皆得幸魏主寖長太后所爲不謹時車騎將軍六
州大都督爾朱榮兵强高歡說榮曰今天子闇弱太
后淫亂明公討鄭儼等以清帝側霸業可成也榮大
悅謀舉兵入洛魏主亦惡儼等密詔榮舉兵向內儼
等懼禍及陰與胡太后酖魏主弒之而立孝文曾孫
臨洮世子釗生三年矣
爾朱强悍子釗是沈

榮聞釗立怒舉兵晉陽立長樂王子攸是爲孝莊帝
遣騎執胡太后及釗沉之于河
孝莊勇決手刃賊臣
帝勇于誅逆榮自爲天柱大將軍雖居外藩遙制朝
政魏主與城陽王徽等謀聲言皇子生榮入賀魏主
手刃之
太原見廢節閔被酖
榮自封太原王誅後從子兆從弟世隆舉兵反推長
廣王華即位遂入洛陽執魏主遷于晉陽尋弑于佛
寺世隆兄弟以華疏遠無人望廢之而立廣陵王恭

是爲節閔帝尋被高歡酖死　以高歡爲丞相封渤
海王歡起兵討爾朱氏立渤海太守元朗是爲廢帝
後亦被歡酖弑
高歡立武西奔宇文
歡敗兆軍後以朗疏遠復廢之而立恭懼恭神采高
明恐後難制酖弑之立平陽王修是爲孝武帝在位
二年號太昌永熙孝武欲圖歡歡反魏主奔長安依
宇文泰以泰爲大將軍
歡復立靜東魏以分宇文酖武立文及欽
孝武後與泰有隙遇酖殂泰立南陽王寶炬孝文之

孫也是爲文帝高歡立淸河王世子善見遷都鄴是
爲孝靜帝魏自此分東西鄴爲東魏長安爲西魏西
魏文帝殂太子欽立是爲廢帝尙書元烈謀誅泰泰
殺之廢帝有怨言泰乃弑欽而立廓　泰殺帝從妹
平原公主由是孝武與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泰立
寶炬是爲文帝立欽弟廓是爲恭帝
恭帝遜禪西魏以傾
恭帝復姓拓跋氏三年泰卒世子覺立自稱天王是
爲後周孝愍帝廢廓爲宋公弑之西魏亡
歡傳澄洋東魏亦并

大丞相渤海王歡卒世子澄嗣爲王尋爲其奴蘭京
所弑澄弟洋討賊誅之自爲齊王尋稱帝是爲北齊
文宣帝廢東魏主爲中山王使人鴆弑之東魏亡

附北齊

凡六主共二十八年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庚
午終陳宣帝大建九年丁酉

高歡建齊文宣攘魏
文帝姓高名洋字子進渤海蓨人父歡仕魏爲丞相
封渤海王卒子澄繼立爲盜所殺弟洋立洋尋受東
魏禪即皇帝位是爲文宣帝廟號高祖後改曰顯祖
淫酗凶殘濟南及害

文宣卽位數年漸以功業自矜遂留情沉湎肆行淫
暴袒身露體塗傅粉黛街坐巷宿從者不堪兄澄追
謚文襄帝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妹文宣昏狂乃曰兄
昔奸我婦今須報乃淫于元氏高氏婦女无親疎皆
使左右交亂于前初齊有術士言亡齊者黑衣故高
祖每出不欲見沙門顯祖在晉陽問左右何物最黑
左右以無過於漆對齊主以上黨王渙于兄弟第七
又與永安王浚有怨皆殺之嘗令諸子各理亂絲帝
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在位十年殂太子殷立是
爲廢帝在位一年叔常山王演廢之遷爲濟南王弑

之自立是爲孝昭帝

孝昭富强武成驕悖

是時國富兵强立一年出畋馬驚墜地絶筋而殂徵
母弟湛卽位是爲武成帝帝淫侈无度在位四年傳
位太子緯是爲後主

後主昏狂斛律非罪

後主狂暴驕縱爲無愁之曲自彈琵琶而唱之民間
謂之无愁天子　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
王斛律光惡之時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
明月光字也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珽

奏之因爲解曰百升者斛也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
震關西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齊主遂
殺光及其二子

周入鄴都國命爰墜

周師圍鄴傳位于太子恒兵敗出走周師追獲緯及
恒北齊亡

附北周

凡五主共二十四年起陳武帝永定元年丁丑
終宣帝大建十二年庚子

宇文泰子篡魏爲周愍明再弑宰護逆謀

孝愍帝姓宇文名覺字陀羅尼代人也父泰以征討

功封周王辛子覺嗣簒西魏稱帝國號周在位一年
爲從兄冢宰護所弑貶爲畧陽公護立愍帝兄寧都
公毓是爲明帝在位四年護憚其明敏有識進毒弑
之護將謀逆欲自立遺詔立弟邕是爲武帝

武能誅護勝齊過劉

帝與衛公直密謀討護誅之以報殺兄之仇帝撫士
以恩用法以斷遂平齊土

聖學以壹喪禮以修

立通道觀以一聖賢之教明喪祭禮以修先王之法
在位十八年殂太子贇立是爲宣帝

天元淫侈杖痕是餘
帝爲世子時已多失德及嗣位逞志行淫立一年傳
位于太子闡是爲靜帝自稱天元皇帝驕侈昏暴游
戲不節晨出夜還自以奢淫多失立五后供以天元
爲號每撻人以一百二十爲度後又加至二百四十
謂之天杖猶捫其杖痕而駡曰死晚矣
傳位靜帝大命以休
靜帝僅七歲立二年后父楊堅廢之爲介公尋弑之
盡滅宇文氏之族後周亡　以上附北史北朝凡二
百二十四年起晉安帝隆安二年戊戌終陳宣帝大

史要　卷三　附北周　圭

建十二年庚子戊戌魏道武帝登國元年庚子周靜
帝大定元年
隋
凡三主共三十七年起文帝開皇元年辛丑終
恭帝侑義寧元年丁丑
隋祖文帝楊震裔孫
高祖姓楊名堅小字那羅延華陰人漢太尉震十四
世孫仕周封隋國公
篡周九載已酉平陳
帝于陳宣帝大建十三年辛丑篡周靜帝位開皇九
年稱帝號　開皇八年戊申始胥并擒陳後主封爲
長樂公後主帝之外孫也
蘇威高熲相表稱平
太子少保蘇威僕射高熲參掌朝政威嘗奏減賦役
務從輕典嘗切諫上怒將自出斬威直前不去帝避
不出威又遮止帝帝謝曰公若是吾无憂矣熲入建
康晉王廣令留張麗華不聽斬之後爲相推誠體國
有宰相識度
擒虎若弼用軍最精
廬州總管韓擒虎吳州總管賀若弼善將兵二人平
陳

史要　卷三　隋　壴

牛宏定律李諤論文
詔太常卿牛宏作新律　侍書御史李諤博學善屬
文以時文體尙輕薄流宕忘返上書論之上以頒示
天下四海靡然向風
趙綽守法薛冑原情
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上以厭蠱將斬
之尙書都官侍郎趙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
上怒命僕射高熲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執法一
心不敢惜死帝乃止　大理卿薛冑斷獄以情
彥光課最恭懿養民

相州刺史梁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課最爲天下第一　新豐令房恭懿政爲三輔之最每朝謁帝訪以治民之術勅諸州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

辛廳視疫劉獄草青

岷州刺史辛公義以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致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其間晝夜不去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多所全活　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喻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

鹽酤罷禁庸調以輕

周末榷酒坊鹽池鹽井三年詔罷之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歲爲二十日調絹爲二丈先是每歲十二番詔減爲二十日役

社倉里正戶邑日增

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從之時民間多妄稱老少以免賦役上令州縣大索面貌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自是奸无所容　受禪之初民戶不過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庚子滅周丁未滅後梁己酉滅陳天下一統是時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十五里隋氏戶邑之盛極于此矣

惜任楊素獨孤愛憎

僕射楊素本庸材帝信任之譖太子勇以媚晉王廣廣陰有奪宗之志諸于獨孤后后本愛廣憎勇乃皆帝廢勇爲庶人而立廣皆素之謀也

廢勇立廣身死張衡

帝寢疾廣入侍宣華夫人陳氏出更衣爲廣所逼帝

聞之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悞我呼尙書柳述侍郎元巖爲勑召故太子勇楊素告廣廣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遂弑之在位二十四年廣立是爲煬帝

煬帝弑父大營東京

煬帝既弑父于大寶殿自立詔楊素營洛陽東都宮室役丁二百萬人又發丁百萬開濟渠引洛水達河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引揚子江入又遣黃門侍郎王宏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又築西苑二百里內爲海周十餘里

翦綵西苑復築長城

西苑秋冬宮樹凋落則命宮人翦綵爲花葉綴于枝條色渝易以新者沼內翦綵爲芰荷菱芡從宮女數千騎于西苑以月夜游之　三年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四年發丁男二十餘萬復築之自榆林而東

矩開西城高麗親征

五年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　七年帝自將擊高麗勑幽州總管元宏嗣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十之三

四左右二十四軍凡一百十三萬人餽運者倍之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御營六軍後發首尾亘千餘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也九年又自將復擊高麗十年又徵天下兵伐之凡三舉

弑於化及侑侗虛名

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天下大亂欲保江東從駕驍果多關中人思歸郎將司馬德戡直閤裴虔通等共謀亡去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智及曰今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智及請其兄許公化及爲主德戡等兵入引帝縊殺之宗戚无少長皆死惟秦王浩素與化及往來以皇后令立浩爲帝化及自爲丞相又殺浩自稱帝丞相李淵立代王侑爲帝東都聞煬帝凶信立越王侗爲帝改元皇泰納言王世充與內史令元文都共掌朝政未幾世充殺文都自總內外政使兄惲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侗拱手而已侑禪位于淵降封酅國公世充亦逼侗禪位尋弑之諡曰恭隋亡侑侗皆煬帝孫元德太子昭之子恭帝侗皇泰元年即恭帝侑義寧二年唐高祖武德二年无恭帝侑武德三年无恭帝侗

歷年三七楊氏以傾

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九年一統後又在位十六年煬帝在位十二年恭帝侑一年恭帝侗二年共三十七年亡

厥時首亂王薄金稱

煬帝自將擊高麗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耕稼失時穀價湧貴百姓窮困相聚爲盜鄒平民王薄據山東長白山擁衆剽掠自稱知世郎言世事可知也鄃人張金稱聚衆河曲爲亂二人皆于七年十月起兵爲造亂首

士宏據楚薛舉稱秦

鄱陽林士宏據江南虔州稱楚帝建元太平凡五年
敗于蕭銑銑亡唐趙郡王孝恭攻之敗死起煬帝大
業十二年丙子終唐高帝武德三年庚辰　金城校
尉薛舉刼縣令起兵自稱西秦霸王據隴西建元泰
興凡三年爲唐秦王所滅起煬帝大業十三年丁丑
終恭帝侗皇泰二年唐高祖武德二年已卯　煬帝
十三年立恭帝侑十四年立恭帝侗
梁有師都魏有李密
朔方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稱大丞相尋稱梁
帝號永隆凡十二年爲弟洛仁斬首以降起煬帝大

業十三年恭帝侑元年丁丑終唐太宗貞觀二年戊
子　襄平李密據興洛倉畧取河南諸郡以蒲山公
稱魏公建元永平三年爲王世充所敗降唐封邢國
公復叛爲盛彥師擊殺起煬帝大業十三年隋恭帝
侑義寧元年丁丑終唐高祖武德二年已卯
凉有李軌夏有建德
姑藏李軌武威司馬也恭帝侑義寧二年起兵自稱
河西大凉王尋稱帝號安樂凡三年爲唐滅起恭帝
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武德元年戊
寅終二年已卯　漳南竇建德據河間之樂壽自稱

長樂王國號夏建元五鳳凡四年將兵救王世充爲
唐秦王所殺起煬帝大業十三年恭帝侑義寧元年
丁丑終唐高祖武德四年辛巳
楚有朱粲許有化及
城父朱粲自稱迦樓羅王又稱楚帝號昌達凡二年
好食婦人孺兒肉尋敗降唐叛奔王世充東都平斬
洛水上起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終唐
高祖武德元年戊寅　武川宇文化及弑煬帝立秦
王浩又鴆殺之稱許帝號天壽尋爲竇建德所殺隋
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武德元

年戊寅
蕭銑與梁武周馬邑
梁蕭銑梁宣帝曾孫初爲羅川令岳陽兵起推銑爲
王大業十三年稱梁帝建元鳳鳴凡四年爲唐所滅
起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武德
元年戊寅終四年辛巳　景城劉武周大業十三年
起兵賂突厥立爲定陽可汗尋稱帝號天興凡四年
爲唐秦王滅國號定揚起煬帝大業十三年恭帝侑
義寧元年丁丑終唐高祖武德三年庚辰
李通吳邪世充鄭國

沂州李子通大業十一年自[illegible]王據江都稱吳帝建元明政凡三年敗奔餘杭。杜伏威執送京師後叛伏誅起恭帝侗皇泰二年唐高祖武德二年己卯終四年辛巳　霸城王世充聞江都弒逆越王侗立封鄭國公武德二年矯侗策禪位國號鄭建元開平爲唐秦王所滅凡三年起恭帝皇泰二年唐高祖武德二年己卯終四年辛巳

紛紜竊據六十四邦次第夷滅天命歸唐

當時起烟塵者六十四處此其尤著者耳

谷縣　秦啟祿

門下族孫安上校字

史要卷三終

史要卷四

荆溪任啟運輯

邑後學[illegible]箋註

唐

凡二十一主共二百八十九年起高祖武德元年戊寅終昭宣帝天祐三年丙寅

神堯始謀文靜裴寂私侍宮人借兵突厥

高祖神堯帝姓李名淵字叔德成紀人涼李暠之後初爲太原留守會天下盜起子世民知隋必亡陰與劉文靜謀舉大事令宮監裴寂密遣宮人私侍於帝因酒酣告以舉事帝大驚寂曰正爲宮人奉公事發當誅耳帝因起兵　劉文靜勸帝與突厥相結資其

士馬以益兵勢帝自爲手啓卑詞厚幣遺始畢可汗

歲在戊寅長安建國

隋恭帝侑義寧二年高祖即皇帝位建都長安國號唐

以子世民肇造唐室

帝四子建成世民元伯元吉惟秦王世民識量過人有安天下之志說帝舉兵既克長安悉除隋苛禁每戰身先士卒精銳千騎皆皂衣元甲分爲左右使將尉遲敬德秦叔寶等將之自被元甲以卒縛建德降元充破武周擒秦王舉及其子仁杲埽烟塵一十四

載唐室以興

李綱忠款伏伽誠直

太子少保李綱以建成忌秦王世民功高屢諫不聽乞歸帝曰公直士也差盡忠款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以上表陳過見悅擢治書侍御史帝曰伏伽可謂誠直矣

初定均田錄隋宗室

七年初定均田租庸調法廢恭帝侑為鄰國公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量才選用

建成元吉喋血宮門

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忌世民功盛曲意事妃嬪以傾世民密謀殺之房元齡杜如晦皆勸世民行周公之事以安社稷于是世民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上曰明當鞫問明日世民伏兵元武門建成元吉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殺建成尉遲敬德射殺元吉高祖遂立世民為太子是為太宗

太宗英武天策登瀛

太宗命縱鷹犬罷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初高祖命太宗為天策上將軍開館以延賓客十八學士皆名入一時謂之登瀛洲

能斷如晦善謀元齡

僕射杜如晦引拔士類常若不及僕射房元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帝每與元齡謀事非如晦不能決嘗曰元齡善謀如晦能斷

世南五絶穎達疏經

永興公虞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帝謂其有五絶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　庶子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

薛收元敬時相志寧世長蘇勗褚亮元通德明守素思廉允恭敬宗文達恩遇為隆

薛收薛元敬顏時相于志寧蘇世長蘇勗褚亮李元通陸德明李守素姚思廉蔡允恭許敬宗蓋文達合上杜房虞孔四人為十八學士皆以本官兼之商確政事令更日直宿講論前言往行至夜分方罷

將兵英衛定歷淳風

英公李敬業後以武后廢中宗起兵揚州討后敬業徐勣孫勣於武德二年降唐賜姓李氏　衛公李靖統軍討突厥　直太史李淳風以靈臺候儀制度疎略故造渾天儀又增損隋劉焯皇極歷而撰定麟德歷以正戊寅歷推步之疎

王珪確論蘊古實箴

帝謂侍中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元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臣不如房元齡才兼文武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臣不如温彥博處煩治劇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于數子微長帝以爲確論　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帝悅除大理丞

馬周直道元素仁人

中書舍人馬周有機辨岑文本嘗稱其論事援引古

今舉要刪繁一字不可增減　給事中張元素以帝修洛陽宮上書陳諫帝卽爲罷役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

文后賀直徐妃諫兵

帝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文后問爲誰帝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朝服賀于廷曰妾聞王明臣直魏徵之直由陛下之明帝悅　徐惠妃以帝東征高麗西討龜兹上疏陳諫帝善其言乃止

奕斥胡佛徵諫辰嬴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不忠不孝游手游食易服以自外於君父而逃租賦漢明帝始奉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爲明鑑請令僧尼匹配可以足兵帝爲沙汰之　齊王元吉妃楊氏有寵將立爲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嬴自累乃止

九功作舞鞭背除刑

使童子八佾爲九功舞大宴會於慶善宮　帝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繫咸附於背自今以後毋得笞囚背制笞杖刑

刑乖帝範爰定府兵

作帝範十二篇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年二十爲兵六十免

上書粘壁刺史書屏

魏徵上十漸疏帝以疏列爲屏幛錄付史館　以養民惟在都督刺史嘗疏其名於屛風坐臥觀之注其在官善惡之跡於屛下以備黜陟

畫功凌煙無忌第一房杜魏徵孝恭敬德蕭瑀志元宏基屈突李靖開山士廉順德柴紹張侯世南知節政會

唐李叔寶咸列
圖功臣於凌煙閣長孫無忌房元齡杜如晦魏徵趙
郡王孝恭尉遲恭字敬德 蕭瑀段志元劉宏基屈突通
李靖殷開山高士廉長孫順德柴紹張亮張公謹侯
君集虞世南程知節劉政會唐儉李勣秦瓊字叔寶 二
十四人肖其像以祀之 帝在位二十三年崩立第
九子治是爲高宗
勣阿高宗武曌奏立韓瑗泣諫遂良叩血
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欲立爲后恐大臣不從乃
幸司空長孫無忌第賜以金寶拜其子三人爲朝散

大夫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之無忌對以他語上不
悅未幾又召無忌等入言之吏部尚書同三品褚遂
良固爭之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帝怒貶
潭州都督侍中韓瑗亦涕泣極諫不納他日大總管
李勣入見帝曰朕欲立武昭儀爲皇后遂良等以爲
不可事當且已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
人帝遂廢皇后王氏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爲皇后後
勣孫敬業起兵討后后斲勣棺戮其屍
李貓笑刀誣殺忠直
中書侍郎李義府狡險忌刻容貌溫恭時人謂義府

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誣奏韓瑗來
濟稍遂良謀不軌乃貶瑗於振州濟台州遂良愛州
尋卒又削太尉長孫無忌官爵安置黔州瑗後被誣
殺濟赴敵死
厥時良臣義方彈劾
侍御史王義方以李義府逼殺大理寺丞畢正義彈
其擅殺六品寺丞漸不可長對仗叱令下義府顧望
不退義方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
行儉知人處俊遠識
吏部侍郎裴行儉有知人鑒初王勃楊炯盧照鄰駱

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行儉曰勃等有文章而浮躁
淺露豈享爵祿之器既而勃墮水死炯終盈川令照
鄰惡疾赴水死賓王從徐敬業起兵被誅 高宗觀
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中書令郝
處俊以帝詔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因角勝
負處俊曰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非所
以示雍和帝遽止嘆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能逮也
善感鳳鳴至德還膝
帝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監察御史裏
行李善感上疏諫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

言爲譁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時謂之鳳鳴朝陽
僕射戴至德與僕射劉仁軌更日受牒訴而時譽皆
歸仁軌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悞詣至德覽未終嫗
曰本謂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還我牒至德笑
而授之

武氏則天以周易唐

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崩太子哲立建元嗣聖是爲中
宗尊母天后武氏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在位三
月太后欲自立爲帝廢帝爲廬陵王遷於房州又遷
均州改元易服色官名改十一月爲歲首十二月爲

臘月夏正月爲一月自名曰曌改詔曰制改國號曰
周稱皇帝以中宗弟豫王旦爲皇嗣改姓武立武氏
七廟及中宗復位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
大聖皇帝

始寵懷義繼嬖二張

僧懷義得幸太后以爲白馬寺主托言懷義有巧思
出入宮禁補闕王求禮表請閹之表寢不出仍寵倖
之散騎常侍張昌宗司衛少卿張易之俱少年美姿
容太平公主薦侍禁中皆得幸太后姪承嗣三思爭
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周索告密來侯虎狼

太后自以內行不正知大臣宗室怨望欲大誅殺以
示威乃盛開告密右丞周興及索元禮因告密擢爲
大將軍來俊臣侯思正希效上旨意所欲陷則使無
賴告之旣下獄脅以威刑無不誣服造告密羅經一
卷網羅無辜織造反狀中外畏之又自置銅匭受密
奏其器一室四隅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匭有四塗
以方色青曰延恩在東丹曰招諫在南白曰申冤在
西黑曰通元在北

旣廢中睿旋戮諸王

太后旣廢中宗立豫王旦尋又廢旦爲相王時琅琊
王沖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死太后殺唐宗室南安
王穎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李氏子孫于是殆
盡幼弱者流嶺南

再疏安恒剖身金藏

武邑人蘇安恒上書當遜位於太子凡兩次切諫俱
不報　時有告皇嗣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
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公旣不信金藏之言請
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
流血被地太后大驚令醫納臟線縫經宿始蘇卽命

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於罪

徐杜平恕緒歸嵩陽

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俟死遇徐杜生　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歸嵩山之陽優游巖壑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婁薦仁傑狄援五王柬之崔敬桓袁反唐

同平章事婁師德以狄仁傑治汝南有善政薦之太后擢爲同平章事重任之太后問仁傑誰可爲將相者仁傑薦荆州長史張柬之天官侍郎崔元暐代州

州刺史敬暉監察御史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太后用之卒成反正之功封柬之爲漢陽王元暐博陵王暉平陽王彥範扶風王恕己南陽王

廬陵復辟韋武淫凶

廬陵王賴五王斬關而入斬張易之張昌宗以太后命太子監國復國號曰唐立韋氏爲皇后帝使韋氏與司空武三思雙陸而自爲之點籌三思與后通權歸武氏賣官鬻獄勢傾朝野駙馬都尉王同皎疾三思及后所爲三思知之使人告同皎反謀廢后五王與之同謀同皎坐斬五王亦被殺

重俊誅亂兵潰而終

韋后以太子重俊非己所生惡之三思子崇訓尙帝女安樂公主請廢太子重俊積不平與將軍李多祚將羽林兵殺三思及崇訓於其第分兵守宮斬關入上登樓謂李多祚兵將曰斬反者不憂不富貴於是殺李多祚太子爲左右所殺

韋氏弑帝隆基勒營

安樂公主欲后臨朝以己爲皇太女后以帝快快於中書令宗楚客矯制殺許州參軍燕欽融以其言皇后淫亂楚客奸佞楚客矯制殺之由是后懼乃相與

合謀於餠餤中進毒景隆四年六月上崩復辟在位五年廢居房州十四年立中宗子温王重茂在位數月爲相王所廢　相王旦第三子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斬后及安樂公主上官婕好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等皆斬之宰相蕭至忠等皆貶官

廢殤立睿初罷斜封

相王卽位是爲睿宗廢重茂復爲温王立三子隆基爲太子初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等用事降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官以賄成至是罷之

太平擅柄象先寒松

帝妹太平公主沉敏有權畧與太子共誅韋氏益尊重擅權憚太子英武結黨欲危之倚上皇之勢與宰相崔湜等謀廢立又與宮人謀置毒以進上乃賜公主死湜誅　同平章事陸象先以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獨以爲不可旣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獨不敢從上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

內禪明皇五王大被

上卽位二年傳位太子是爲元宗明皇帝尊上爲太上皇帝卽則天孫也　帝素友愛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內設五帷與五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

姚崇救時宋璟剛毅

紫微令姚崇善於應變舍人齊澣謂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矣黃門監宋璟隨材授任刑賞無私犯顏直諫寬賦平刑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

懷愼坐鎭蘇頲獻替

黃門監盧懷愼淸謹素儉以姚崇有子喪政事委積懷愼不能決入謝帝帝曰朕已委姚崇以卿坐鎭雅俗耳時謂之伴食宰相　平章蘇頲與宋璟相得璟論事則頲助之璟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位僕射寬厚誠爲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過於其父矣

張說尙文嘉貞尙吏

集賢院學士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嘗遣中常侍訪於張說　平章張嘉貞吏事强敏引進苗延嗣呂太乙等與論政事

儉稱李杜直推九齡

平章李元紘平章杜暹均以淸儉著時稱李杜相業

平章張九齡事無大細皆力爭之

韓休守正開元治平

平章韓休爲人峭直帝嘗引鑑默然不樂左右曰自

韓休入相陛下無一日歡何不去之帝嘆曰吾貌雖瘦天下肥矣吾用休爲社稷臣非爲身也　開元中斗粟三錢天下稱治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贈弟子爲公侯伯

劉吳史筆李杜詩名

安州別駕劉子元初與著作郞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兢所爲史草具在說祈改數字兢曰若徇公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唐一代之詩李白杜甫爲冠同時齊名

麗正書院　興慶躬耕

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同三品張說爲使　開元十九年帝躬耕於興慶宮側

後相林甫口蜜腹劍

中書令李林甫城府深謀好以甘言啗人陰中傷之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吉網羅鉗韋王聚斂

李林甫與領兵部尚書李適之不睦使人發兵部銓曹奸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不

忍聞吏大懼引入皆誣服頃刻獄成又有羅希奭者爲吏深刻二人皆隨林甫所欲鍛鍊成獄時謂羅鉗吉網　江淮轉運使韋堅京畿採訪使王鉷競以利進帝以其能富國厚遇之堅督江淮租稅增巨萬鉷爲戶口色役使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

楊妃色荒國忠激變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美上見而悅之令妃以己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妃納楊氏於宮冊爲貴妃從兄皆拜官三姊皆封國賜第京師　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當斬執送京師上惜其才赦之宰相張九齡固爭當誅不許祿山傾巧善事人厚賂上左右寵待甚渥得出入禁中請爲貴妃兒貴妃嘗以錦綳祿山而懷之祿山嘗與妃對食祿山生日帝賜三日洗兒錢嘗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不疑也妃從兄釗不學無行諸楊引之見上授兵曹參軍賜名國忠以爲司空國忠言祿山必反上不聽因數以事激祿山欲其急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反

安反范陽兩京皆陷

天寶十四年范陽反祿山本營州雜羌母再適安氏

冒其姓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痴直內實狡黠帝嘗戲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對曰惟有赤心耳帝悅拜御史大夫賜爵東平王兼河東范陽節度使欲俟帝晏駕後作亂爲國忠數激遂反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遠近震駭祿山遂陷東京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范陽今順天府東京今河南府西京今陝西西安府

肅宗監國靈武收兵

上出奔蜀至馬嵬六軍不發衆殺國忠楊妃縊死父老遮道請留太子東討賊許之太子亨至靈武河西司馬裴冕等五上牋請卽位從之是爲肅宗　靈武

故城今寧夏衛城南

一時殉義盧奕李憕

時起兵討賊死者東京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賊陷東京爲其所殺

睢陽張許常山杲卿

眞源令張巡起兵雍邱討賊賊寇睢陽太守許遠告急於巡巡引兵與遠合拒卻之後復寇睢陽城陷張許被殺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爲賊將史思明執送洛陽罵賊不屈爲祿山所咼贈太子少保謚忠節　割肉至骨爲咼

待刃甄濟被鋸張興

奏掌書記甄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及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官軍平東京授濟爲秘書郎　饒陽裨將張興賊將史思明來陷擒興欲降之興勸其棄賊歸正思明鋸殺之

侍謀李泌倡義眞卿

京兆李泌與太子爲布衣交隱潁陽帝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靈武事無大小皆咨之欲以爲右相泌不受以爲侍謀軍國元帥　平原太守顏眞卿起兵討賊諸郡多應者共推眞卿爲盟主

子儀光弼克復二京

以郭子儀李光弼並同平章事至德二載收復東西二京祿山爲其子慶緒所殺賊將史思明降乾元元年思明復反以光弼爲朔方兵馬元帥大敗之上元元年思明爲其子朝義所殺

寵任輔國譖殺建寧

太僕卿李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建寧王倓數於帝前訴其罪惡二人譖倓謀害廣平王俶上賜倓死

朝恩處置相州潰兵

命中書令郭子儀侍中李光弼統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兩人皆元勳難相統屬不置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官軍無統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初張后與李輔國專制朝政晚有隙上疾篤后於越王係謀誅輔國內射生使程元振知之密告輔國遂收係及后殺之帝在位七年崩太子俶立是爲代宗元宗四十四年傳位太子於靈武　相州今河南彰德府　內射生始以宦官領射生手足也

代宗姑息節度擅立懷僊盧龍寶臣成德薛嵩相邢田

嗣魏博

代宗立以賊將李懷仙殺史朝義來降賊將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於兵馬使辛雲京賊將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於陳鄭節度使李抱玉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帝大喜以懷仙仍故地爲盧龍節度使賜張忠志姓名爲李寶臣以爲成德軍節度使以薛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以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一時之姑息擅以河北諸鎭盡屬賊將藩鎭之盛自代宗開

再召吐蕃懷恩肆虐向非郭公回紇誰却

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戰功無比爲人搆陷遂稱兵反誘回紇吐蕃數萬入寇詔郭子儀鎭奉天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兇吐蕃盡取河西隴右地因兵出藍田吐蕃惶駭悉衆遁去此代宗廣德元年事也至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再誘回紇西羌入寇而懷恩適道死回紇吐蕃兩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共係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昔與回紇契約甚厚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其子晞諫曰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輕入子儀不聽與數十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子儀責以負恩助叛回紇請擊吐蕃以謝過與之誓約而還吐蕃聞之遁回紇追擊破之

劉晏運漕裴諝謝榷

自喪亂以來漕運迂塞尙書劉晏疏浚汴水每歲運米數千萬石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推晏爲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帝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復問對曰臣以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帝謝之拜左司郎中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三宦雖除禍源猶在

魚朝恩專典禁兵每奏事以必允爲期元載奏其不軌帝令元載謀殺之博陸王李輔國用事帝心不平及嗣位以其弑張后殺越王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驃騎大將軍程元振人咸畏其專恣太常博士柳伉劾奏之帝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後流溱州三宦既除猶有平章如元載王縉等俱納賄賂竊國

晚相楊常克除元載

十二年以楊綰常衮同平章事綰性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自元載王縉秉政賄賂公行衮爲相革其

弊但無所甄別賢愚同滯有告元載等夜醮圖不軌者帝令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等鞫之伏罪帝誅元載籍其家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帝在位十七年崩太子适立是爲德宗

德宗初年求治心銳

帝初立勵精爲治詔罷四方貢獻減常貢錦千疋服玩數千事罷榷酒縱馴象出宮女中外大悅

初任楊炎遂作兩稅

平章楊炎亦元載者流帝寵任之建中元年建議作兩稅法令見在處所州縣稅夏秋兩徵之夏輸無過

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總之

盧杞奸邪諸藩叛背

平章盧杞貌醜色藍有口辨帝悅之杞嘗往問郭令公子儀悉屏左右侍妾衆問故令公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得志吾族無遺類矣自杞入相二年藩鎮田悅于建中舉兵寇邢洛稱魏王朱滔自稱冀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皆僭位叛逆

間架陌錢括商就櫃

判度支趙贊奏行稅間架法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千下五百匿一間者杖六十違近愁怨兩河用兵府庫不支乃括富商出錢者借其餘以供軍長安囂然如被寇盜又括僦櫃質錢計所得才八十餘萬緡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計并借商所得才二百萬緡

泚亂長安段公擊賊

盧龍節度朱泚據長安反自稱大秦皇帝國號漢司農卿段秀實謀誅之唾泚面大罵之以象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爲泚黨所殺泚亂一年其將韓旻殺而獻之

希烈淮西魯公問勅

淮西節度李希烈反稱帝國號楚凡四年其將陳仙奇殺之　顔真卿與盧杞不睦李希烈陷汝州帝問計於杞杞薦顔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决帝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請少留真卿曰君命也遂行與子書但勅以奉家廟撫諸姑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養子拔刀擬之真卿顔色不變叱之後爲其所殺

撫馭失宜懷光變節

帝撫馭多不得當太尉李懷光欲見帝言盧杞奸邪

不得入怨望遂反帝奔梁州馬燧討之懷光縊死

李晟渾瑊克定京邑

平章李晟渾瑊等收復京城鐘虡不移廟貌如故

燧平河中滉安江浙

侍中馬燧討李懷光敗之於陶城又敗之長春宮燧

率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

縊死河中悉平封燧爲北平莊武王　平章韓滉久

在兩浙所辟僚佐各隨所長

陸贄精忠柳渾料敵

上居艱難中小大之事必與平章陸贄謀之贄數直

諫上雖面從而心頗不悅贄嘗曰吾上不負天子下

不負所學請上均節財賦凡六條爲司農少卿裴延

齡所譖貶忠州别駕　吐蕃請盟以平章渾瑊爲會

盟使盟於平凉鹵刼盟瑊馳馬走免是日上謂諸臣

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平章柳渾曰戎狄豺狼

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上變色曰書生不

知邊計至夕刼盟奏至鹵兵臨近鎮上驚謂渾曰卿

書生乃能料敵

廢陸相裴陽城伏闕

帝以裴延齡譖罷陸贄平章事爲太子賓客貶忠州

朝夕將相裴延齡諫議大夫陽城曰脫以延齡爲

相當取白麻壞之因慟哭於庭率拾遺王仲舒補闕

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邪贄等無

罪帝怒太子爲營救乃解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

伏閤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陽

城等帝以城爲妄改國子司業帝在位二十五年崩

太子誦立是爲順宗追陸贄陽城至京師未至卒

順宗東宮多所匡益

順宗爲太子時留心藝術從幸奉天朱泚逼迫乘機

拒戰德宗時權歸宰相人不敢言帝從容論諍每多

敷奏未嘗以顔色假借宦官居儲二十年天下陰受

其福

鄴侯調護卽位嬰疾

肅宗女郜國公主下嫁蕭升其女爲太子妃或告主

淫亂且爲厭禱上怒幽之切責太子太子懼請離昏

上召李泌告之且欲立舒王誼泌曰陛下惟有一子

柰何欲廢之而立姪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其時先

帝亦懷危懼臣言於肅宗曰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

子宏天后方圖稱制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

黃臺瓜詞肅宗乃悔而泣今太子未嘗接外人預外

事安得有異謀況但以妻母爲累乎上悔太子乃安
及卽位以風疾失音不能決事
黨附叔文宗元禹錫
上嬰疾政在二王八司馬初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
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與伾相依附密結
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於是韓華柳
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交帝既立以伾爲散騎常侍
叔文爲翰林學士執誼同平章事華宗元等互相推
奬榮辱進退惟其所欲有杜黃裳韋皐請太子監國
傳政憲宗剛明果毅

帝在位一年秋七月詔太子純監國尋傳位是爲憲
宗上自號太上皇伾貶開州司馬叔文渝州司戶未
幾伾病死叔文賜死貶執誼崖州司戶韓泰韓華柳
宗元劉禹錫諸州司馬
賢相黃裳李藩裴垍
上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宰相恐上體倦求
退上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宦官宮人故樂與卿等
共談爲理之要不知倦也　三人皆一時同平章事
稱賢相上嘗以旱出宮人蠲租稅絶進奉
元衡死忠吉甫國計

平章武元衡以贊帝誅吳元濟淄青節度使師道客
曰天子之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剌之
元衡昧旦入朝爲所剌取其顱骨以去　平章李吉
甫以元和二年上元和國計簿大率二戶資一兵水
旱所傷不在此數戶稅比天寶時四分減三兵給比
天寶時三分增一
李絳裴度安危身繫
平章李絳裴度皆有匡濟才
始命崇文克平蜀地
西川節度副使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

討之遂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
李錡既誅田興首義
鎭海節度使李錡反兵馬使張子良執送京師斬之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子懷諫年十一幼弱立爲副
大使知軍務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獻遂以興爲節
度使賜名宏正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自興始貢
賦河南北三十餘州盡歸朝廷約束藩鎭不敢跋扈
實由興倡義始
李愬光顏遂擒元濟
彰義節度使吳　卒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尋

反縱兵侵掠發兵討之四年不克唐鄧節度使李愬
及檢官李光顏奉詔書切責諸將久無功李愬乃夜
襲蔡州雪夜擒元濟檻送京師斬之

師道旋亡承宗請吏

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聞元濟平懼承德節度使王承
宗亦懼各奉表自贖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願納質
上發兵討之平盧都將劉悟執師道斬之王承宗納
二子爲質請官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奈迎佛骨韓愈屏棄

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刑部侍郎韓愈表諫貶潮州

刺史

復貶裴潾金丹自斃

上好神仙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天台多靈藥乃
以泌爲台州刺史帝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
潾表諫貶江陵令上服金丹多暴怒左右宦官往往
獲罪至死元和十五年暴崩於中和殿人皆言內常
侍陳宏志弑逆其黨諱之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
澄等立憲宗第三子恒是爲穆宗憲宗在位十五年

穆宗蒙業牛李相傾

平章李逢吉牛僧孺用事怨望日深

河朔再失不可復興

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宏靖推朱克融爲留後成德
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興詔起田布爲魏博節
度使與諸道合兵討之庭湊圍深冀節度使牛元翼
於深州官軍三面圍之成德軍掠其糧運諸軍之糧
不得進會魏博牙將史憲誠逼田布令自殺朝廷不
能討遂并克融庭湊授以節鉞由是再失河朔迄於
唐亡不能復取上餌金丹之藥疾作宦官欲請郭太
后臨朝不許取制書手裂之上崩在位四年太子湛
立是爲敬宗

敬宗比匪德裕六箴

上初立數游晏擊毬奏樂賞賜宦官宮人不可悉記
宰相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訓劉棲楚李
續張權輿李虞程昔範姜治等八人傅會者又八人
皆任要劇時人目爲八關十六子　浙西觀察使李
德裕獻丹扆六箴曰宵衣正服罷獻納誨辨邪防微

克明弑帝守澄立文

上狎暱羣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懼
上夜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酣殿
上燭滅佐明等弑帝克明矯遺制以憲宗子絳王悟

樞勾當軍國事樞密使王守澄等迎穆宗第二子江
王涵入發兵討賊黨盡誅之悟爲亂兵所殺涵即位
更名昂是爲文宗

罪言杜牧直言劉蕡

侍御史杜牧憤河朔三鎮桀驁議者專事姑息乃作
書名曰罪言謂不當位而言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
十六衛　元和末宦官日横帝親策制舉人賢良方
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竟下第物論嚚然曰劉
蕡下第吾輩登科能无厚顏李郃願乞回所授以旌
蕡直不報蕡終使府御史

維州失策甘露變生

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遣
兵據其城即具奏事下尚書省集議皆如德裕策獨
平章牛僧孺執不可帝從其言詔德裕以其城及悉
怛謀等歸吐蕃維州乃唐之故壤吐蕃盜得之失祖
宗之境土貽子孫之深恥　翰林學士李訓平章鄭
注等謀誅宦官適有奏稱左右金吾廳事後石榴夜
有甘露帝命中尉仇士良等往視至左仗風吹幕起
見執兵者甚衆士良驚走詣上告變金吾兵登殿縱
殺宦官士良等命禁兵殺訓注等及金吾吏卒與民

販負在中者數千餘人　太子永好游晏楊賢妃日
夜毁之永卒妃請立帝弟安王溶爲嗣上立敬宗少
子陳王成美爲太子上疾甚仇士良以太子立功不
在己矯詔立穆宗子穎王瀍爲太弟廢太子爲陳王
上崩在位十四年士良説太弟賜成美及楊妃安王
死太弟即位是爲武宗後更名炎

武宗敏達澤路克平衛公秉軸三鎮同心

帝明敏特達信任賢能鎮南節度使李德裕有經濟
畧拜爲平章言聽計從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
稹自爲留後德裕言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請

詔諸道討之後稹之謀主郭誼殺稹來降德裕言于
帝曰劉稹　命皆誼之謀今賣稹以求賞不殺之無
以懲惡命斬之德裕復面諭三鎮由是三鎮不敢有
異志上餌方士金丹有疾及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
定策立憲宗子光王怡爲皇太弟更名忱上崩在位
六年太弟即位是爲宣宗　三鎮者成德魏博盧龍

宣宗明察政要書屏

上恭敬愛民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讀之
人謂之小太宗

禁廷頒牧州縣處分

党項復擾邊上擇帥而難其人與翰林畢諴論邊事
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畧帝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廷
卿其爲朕行諴奉命諭党項降之　九年詔州縣作
差科簿　帝餌方士藥疽發于背宰相不得見密以
第三子夔王滋屬宦官王歸長等輔立之上崩在位
十三年中尉王宗實殺歸長立長子鄆王溫更名漼
是爲懿宗
懿宗驕奢僖宗幼齡
帝性奢侈愛女同昌公主適平章韋保衡專恣賂遺
勢傾朝野時人目爲牛頭黨初適時帝傾宮中珍玩

以資送公主尋卒葬時服玩每物百二十輿珠玉錦
繡輝煥三十餘里帝在位十四年崩中尉劉行深等
立上少子晉王儼更名儇是爲僖宗時年十二
令孜阿父儇芝亂輿
上爲晉王時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擢爲中
尉　僕州人王仙芝作亂寃勾人黃巢嘗與仙芝販
私鹽聚衆以應縱兵屠殺流血成川遂陷長安令孜
奉帝奔興元
孟侯死諫鄭畋合兵
左拾遺孟昭圖以上日夕與宦者議天下事上疏極

諫田令孜不奏矯詔貶嘉州司戶遣人沈于蟇頤津
左拾遺侯昌業以帝荒于遊嬉呼田令孜爲阿父亦
上疏切諫帝怒賜死　黃巢陷東都入長安稱大齊
皇帝僭元金統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隣道兵討之傳
檄天下合兵討賊
克用殉國黃巢迺平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以黃巢兵強謀于都監楊復光
楊曰雁門李僕射素有殉國之志若召之來賊不足
平乃以墨敕召克用將沙陀兵趣河中與黃巢戰一
日三捷復收長安克用一目眇時謂之獨眼龍巢尋

爲尚讓敗于瑕邱賊黨時溥斬巢降遣使獻巢首于
御樓上還長安疾篤中尉楊復恭請立皇弟壽王傑
爲太弟中尉劉季述迎傑入居少陽院上崩在位十
五年太弟傑立更名曄是爲昭宗
昭宗嗣祚張濬秉鈞
帝即位罷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平章張濬爲招討使
秉國鈞
薦梁伐晉軍潰趙城
晉王李克用至汴州梁王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遂
大治甲兵奏誅全忠帝得表大恐詔和解之克用不

平攻雲州詔削其爵帝信平章張濬孔緯言即遣緯濬伐克用克用拒于趙城官軍大潰帝懼貶濬緯遠州司馬復克用官爵　趙城屬平陽府

邠岐犯闕晉舉義兵

靖海節度使王行瑜鎮邠州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封岐王稱兵犯闕帝奔石門晉王李克用舉兵討之茂貞懼上表謝罪赦之併力討行瑜遂克邠州行瑜伏誅

季述幽帝崔永召溫

上惡樞密使宋道弼等專橫賜自盡宦官皆懼中尉

劉季述等幽上于少陽院立太子裕季述手鎖院門鎔鐵錮之明年正月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討誅季述上復位　上以政事悉委崔永永欲盡誅宦官宦官陰令宮人詗察盡得永密謀因百計去永時東平王朱溫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永知謀洩急令溫以兵迎車駕溫發大梁永與溫素厚乃詣河中泣訴溫以車駕入長安　溫後賜名全忠

宦官既戮弒逆遂行

崔永復奏宦官典政當剪其根帝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盡殺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備洒掃　上自離長安常憂不測與何后相對悲泣全忠聞之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興復唐室全忠以帝有英氣恐生變欲立幼君謀禪代與宣徽院使蔣元暉謀元暉遣牙官史太等夜叩宮門上在椒殿方醉遽起繞柱走遂遇弒在位十五年元暉立輝王祚為太子即位更名柷是為昭宣帝

昭宣稱禪三鎮猶存

全忠弒何太后尋篡位廢帝為濟陰王而弒之更名晃稱帝是為梁太祖昭宣在位三年滅　成德魏博盧龍三藩也

迄於梁末三百五春

至梁末帝龍德二年約三百五年唐亡

附梁十國

五代共十三主五十三年梁二主一十七年唐四主一十四年晉二主一十一年漢二主四年周三主十年共十三主凡八姓梁一姓唐三姓晉一姓漢一姓周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纔六主善終唐明宗晉高祖漢高祖周太祖世宗恭帝餘七主皆死于非命

朱溫淫虐後梁是稱

梁太祖名溫姓朱宋州碭山人初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拜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進封梁王弒

昭哀二帝篡即帝位都汴遷洛陽稱後梁更名晃性淫亂嘗避暑河南尹張全義第亂其婦女殆遍晃長子早卒次子假子友文特愛之

爲子珪滅討珪友貞

三子友珪无寵四子友貞晃嘗徵諸子婦入侍友文婦美特愛之欲以爲嗣友珪心不平晃疾甚召友文入出友珪爲刺史友珪懼以兵夜入晃驚起曰恨不早殺此賊友珪曰老賊萬段遂弒之而自立　友貞起兵討賊友珪自殺友貞立于大梁是爲末帝更名瑱

趙張用事滅於晉人

專任趙巖及張德妃兄弟漢鼎漢傑巖等依勢弄權離間舊臣遂至于亡　晉主李存勗兵至梁主聚族而哭謂指揮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遂弑之因自殺晉王滅梁追廢朱温及友貞爲庶人梁二主凡十七年起太祖開平元年丁卯終末帝龍德二年壬午

吳王行密岐王茂貞

吳楊行密廬州合肥人唐淮南節度使據廬州淮南封吳王建國揚州傳渥隆演溥溥始稱帝凡四主共四十六年爲南唐李昪所篡　起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終晉高祖天福二年丁酉　岐李茂貞即宋文通博野人以破黃巢功賜姓名封岐王傳從儼凡二主共十八年降後唐　起唐昭宣帝天祐四年梁太祖開平元年丁卯終後唐莊宗同光二年甲申

閩王審知楚王馬殷

閩王審知光州固始人據福建仕梁爲中書令封閩王傳延翰璘始稱帝傳昶曦延政凡六主共五十三年降于南唐　起唐昭宗景福二年癸丑終晉出帝開運二年乙巳　楚馬殷昭宗時據湖南梁封楚王

許州鄢陵人傳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號楚爲南唐李璟所滅凡六主共五十六年　起唐昭宗乾寧三年丙辰終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

蜀帝王建燕帝守光

蜀王建唐昭宗時據兩川唐封蜀王唐亡稱帝傳衍爲後唐莊宗所滅凡二主共三十五年　起唐昭宗大順二年辛亥終後唐莊宗同光三年乙酉　建許州舞陽人　燕劉守光樂壽人父仁恭梁封燕王未幾守光囚父殺兄自立稱帝據盧龍立三年爲晉王存勗所滅　起梁太祖乾化元年辛未終末帝元年

癸酉　梁末帝承父號三年至乙亥始改貞明

嶺南劉隱荆南季昌

南漢劉隱上蔡人唐昭宗時據廣南梁封南海王傳龔稱帝傳玢晟鋹爲宋太祖所滅凡四主共五十五年　起梁末帝貞明三年丁丑終宋太祖開寶四年辛未　南平高季昌陝州人後梁之臣據荆南封渤海王後唐封南平王傳從誨保融保勗繼冲爲宋太祖所滅凡五主共五十七年　起梁太祖開平元年丁卯終宋太祖乾德元年癸亥

錢鏐吳越後蜀知祥

吳越錢鏐臨安人唐昭宗時據兩浙以討黃巢平董昌功封越王又封吳王梁封爲吳越王傳元瓘宏佐宏倧宏俶凡五主共八十三年歸于宋　起唐昭宗乾寧三年丙辰終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　孟知祥太祖弟克讓壻唐明宗時取東川稱王以墨制行事明宗封爲蜀王閔帝應祥元年稱帝傳子昶凡二主四十一年宋太祖滅之　起唐莊宗同光三年乙酉終宋太祖乾德三年乙丑

前後竊據分裂封疆

自唐末梁初各據土僭號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滅北漢共八十三年僭竊始絶中間壽考全身者二十餘人閩王審知吳楊行密隆演溥吳越錢鏐元瓘宏佐宏倧宏俶楚馬殷希聲希範南平高季昌從誨保融保勗蜀王建後蜀孟知祥南漢劉龑晟北漢劉旻承鈞餘皆死于非命迪南唐北漢凡十一處共四十二主十國惟吳越楚南平止稱王餘皆稱帝五代史燕不在十國之數

後唐

惟晉仗義莊宗嗣王

後唐莊宗姓李名存勗小字亞子其先出于西突厥

白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祖赤心以討龐勛功拜振武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父克用破黃巢復京師封晉王唐亡蜀王建遺克用書請各帝一方克用復書云誓于此生靡敢失節　克用卒子存勗嗣王是爲莊宗

三矢不辱癸未滅梁

晉王克用將終以三矢遺莊宗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我約爲兄弟而皆背吾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无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用兵則請一矢以行及凱旋而納之癸未十

月滅梁追廢朱温瑱爲庶人
繫燕平蜀得志淫荒
乾化元年繫燕父子以歸先斬守光刺仁恭心血以
祭先王墓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滅蜀王衍降
遂稱帝　上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優
人稱爲李天下諸伶人侮弄縉紳羣臣憤嫉又命優
人景進采民女三千餘人入宮
后殺崇韜以喪魏王
侍中郭崇韜既平蜀分遣兵討蜀中羣盜未還唐主
使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素疾宦官延嗣歸譖于劉

后后自爲教與繼岌使殺崇韜魏王繼岌至興平聞
亂復引兵退至武功留守張籛已斷浮梁李從襲曰
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李環縊殺之
身死伶人明宗似續
上復入汜水將發伶人從馬指揮使郭從謙作亂爲
流矢所中而殂在位三年　邈佶烈本虜人无姓氏
克用養子賜名嗣源從征伐有功號李橫衝入洛陽
會莊宗遇弑遂監國尋即位是爲明宗更名亶
生聖祝天九經刊鬻
每夕焚香祝天曰某虜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

聖人爲生民主是夕宋太祖生　初長興三年刻九
經版印賣之
休兵䘏民知祥據蜀
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五代爲小康　龍
江孟知祥晉太原尹北京留守仕唐爲成都尹劍南
西川節度使加中書令封蜀王據兩川稱帝傳昶爲
宋太祖所滅凡二主共四十一年起唐莊宗同光三
年乙酉終宋太祖乾德三年乙丑
潞弑閔王石郎禍速
唐主殂子從厚立是爲閔帝潞王從珂本王氏子從

明宗征伐有功養爲子鎮鳳翔其子重吉典禁兵朱
宏昭馮贇位望素出其下一旦執政從珂忌之使臣
至鳳翔者伺得從珂陰事朱宏昭等乃出重吉于亳
州從從珂鎮河東從珂疑懼遂反兵至陝唐主奔衛
州從珂遣使酖之不飲縊殺之并其妃及四子從珂
自立是爲廢帝　帝與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不相
悅敬瑭妻晉國公主明宗女也唐主以生日爲千春
節公主自晉陽來上壽畢辭歸唐主醉曰何不且留
遽歸欲與石郎反耶敬瑭聞之懼尋徙爲天平節度
使敬瑭拒命唐討之求救于契丹契丹兵南下唐主

登元武樓自焚死

十有四年後唐亡覆

唐亡十有四年凡四主起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終廢帝從珂清泰二年乙未

南唐

凡三主共三十九年起晉高祖天福二年丁酉終宋太祖開寶八年乙亥

吳禪南唐丁酉斯續

南唐姓李名昪字正倫徐州人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四世孫吳相徐溫養爲子名知誥以功拜刺史楊溥稱帝知誥爲相封齊王晉天福二年丁酉滅吳受禪據其地復姓更名改號南唐稱帝是爲烈祖

烈祖保民元宗國蹙

烈祖心存恤民嘗問方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後餌方士靈丹疾成躁急疽發背殂在位七年子璟立是爲元宗　周世宗命宿衛將趙匡允伐之襲唐滁州去帝號國日削

孫晟使周君命不辱

遣學士李德明司空孫晟如周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求罷兵不許乃遣弟齊王景達將兵拒之又爲匡允所破乃盡獻江北地奉周正朔更名景司空孫晟使周知不免曰吾終不負長陵一抔土至大梁問以唐虛實默不對乃命曹翰送于右軍巡院從容問之終不言曹翰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不變索袍笏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

仁贍彥卿死守疆域

周師逼壽州守將劉仁贍併力拒之後病且死副孫羽等以壽州降周又攻楚州守將張彥卿等城守甚堅世宗督兵攻之城陷彥卿戰死

三十八年亡于主煜

上立十八年以周世宗數伐傳位太子煜煜立改國號爲江南好浮圖喜聲色不恤政事宋遣都監曹彬伐之煜乞緩師不許以煜至京師封違命侯在位十五年南唐亡凡三主共三十九年起晉高祖天福二年丁酉終宋太祖開寶八年乙亥

附後晉

晉篡後唐稟州十六

後晉高祖姓石名敬瑭父臬捩本出西夷以從李克用征伐有功爲洛州刺史敬瑭仕後唐爲太原節度使尚永寧公主爭起兵滅後唐受契丹冊命篡即帝位是爲晉高祖都洛國號曰後晉　割幽薊涿檀順

新雲蔚瀛莫武應朔嬀儒寰等十六州與契丹仍歲
輸帛三十萬疋
父事契丹敬瑭忍辱
稱臣于契丹事以父禮上尊號契丹主約敬瑭更表
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後以契丹數來讓上憂憤
成疾以幼子重睿托馮道輔立之在位七年殂司徒
馮道以國家宜立長君乃立晉主齊王重貴是爲出
帝
重貴被囚遼人肆毒謂孫勿憂啖飯亦足
契丹入寇晉將杜重威張彥澤等皆降遂倍道斬關

而入晉王草降表稱孫男臣重貴禍及神惑運盡天
亡今與太后及妻面縛待罪契丹主曰孫勿憂必使
汝有啖飯之所廢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後晉亡契
丹後改爲遼後晉凡二主共十一年起高祖天福元
年丙申終出帝開運三年丙午
附後漢北漢
凡四主共二十九年起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終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己卯
後漢劉暠晉陽改卜
後漢高祖姓劉名知遠更名暠其先沙陀部人仕晉
爲領忠武軍節度使封北平王及契丹滅晉中原无

主即帝位都汴是爲後漢高祖自言漢明帝子淮陽
王昞後因號漢稱帝于晉陽後改都汴在位二年殂
子承祐立是爲隱帝與高祖同號乾祐
承祐濫刑遂爲周僇
帝年壯恐爲大臣所制殺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
史宏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侍中郭威威舉兵反遂
弑承祐後漢亡凡二主共四年起高祖乾祐元年丁
未終隱帝乾祐二年庚戌
河東劉崇承鈞猶續
北漢劉崇後漢高祖母弟更名旻爲漢平章加中書

令因郭威篡漢稱帝于晉陽據太原在位四年殂號
乾祐廟號世祖子承鈞立是爲孝和帝帝勤于爲政
體士愛民事契丹稱男契丹賜詔謂之兒皇帝在位
十三年殂甥繼恩立姓薛氏
繼恩繼元國祚斯屋
上養繼恩爲子後因无嗣立之在位二月爲供奉官
侯霸榮所弑大臣郭無爲誅之而立承鈞養子繼元
姓何氏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伐之繼元縞衣紗帽
降宋主御北城高臺受之封彭城郡公右衛上將軍
北漢亡凡四主共二十九年起周太祖廣順元年辛

亥終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己卯

附後周

後周郭威號叔苗裔

後周太祖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號叔之後父簡順州刺史為劉仁恭所殺帝少毀黥其頸上為飛雀世稱郭雀兒仕漢為樞密使鄴都留守舉兵入汴為衆所推裂黃旂以被威體即皇帝位是為太祖在位三年殂无嗣立后兄守禮子柴榮邢州人太祖愛其謹厚養為己子封晉王至是立是為世宗

世宗柴榮英武特異

史斷曰世宗文武參用各盡其能破高平之寇人皆服其英武高平即敗北漢斬樊能何徽二將

賢臣王朴開邊定策

北部郎中王朴獻平邊策一篇遂定計攻敵

取隴平淮遂恢北鄙

遣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取秦階成川克鳳川擒其節度使王環都監趙崇溥自將伐南唐遂盡取江北地得州十四縣四十江淮始通舟楫伐契丹悉平關南恢復北鄙吳越皆遣使入貢

毀佛鑄錢均田致治

時中國乏錢詔毀天下銅佛像鑄錢曰吾聞佛以身為幻妄而以利人為急今利于民豈惜此銅像哉

帝見唐元稹均田圖即詔頒圖法使吏民習之期以一年盡均天下田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

省刑錄囚賞忠選吏

帝親錄囚于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冤死屢經覆按不能伸世宗親錄囚徒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无不親察獄訟　有功者厚賞欲相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畧為輔相者豈盡由科第耶卒相之仁浦謙謹匡

益實多雖起刀筆吏人不以為忝

禮正樂明法垂後世

與王處訥竇儀之徒修通禮正準律制度文為皆可施之後世在位六年殂子梁王宗訓立是為恭帝

恭作宋賓用開王治黃袍加身檢點天子

北漢契丹入寇遣殿前都檢點趙匡允禦之兵次陳橋驛將士尊匡允為天子是為宋太祖廢宗訓為鄭王為宋之賓符后為周太后周亡凡三主共十[illegible]

太祖廣順元年辛亥終恭帝顯德元年庚申[illegible]

驛在今開封府城北

史要卷五

荆溪任啓運輯　邑後學[illegible]纂註

宋

凡九主共一百六十七年起太祖建隆元年庚申終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南宋亦九主共一百五十三年起高宗建炎元年丁未終帝昺祥興二年己卯兩宋共十八主總計三百二十年

趙宋太祖稱帝庚申

宋太祖姓趙名匡允涿郡人父宏殷仕後唐漢周三朝贈太尉帝事周世宗拜殿前都點檢兵次陳橋衆將以黃袍加身擁立遂以庚申歲即皇帝位都汴國號宋初周世宗于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命匡允代之恭帝立遼與東漢入寇匡允禦之遂自立

陳橋兩日奎聚五星

陳橋兵變見日下復有一日乾德五年五星聚奎月令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奎主文章聚如連珠文明之象

李筠重進兵敗自焚

周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師伐宋宋主圍澤州筠赴火死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宋主自將擊之重進自焚死

全斌破蜀李襲湘荆

蜀約北漢侵宋令忠武節度使王全斌討之蜀王昶降　都監李處耘以假道名襲江陵荆南高繼沖以降湖湘平

平漢潘美下唐曹彬

南漢主劉鋹侵宋宋遣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擊破之克廣州劉鋹降封恩赦侯　都監曹彬伐南唐唐主煜降封違命侯

趙贊服羌郭進禦狄

彰武節度使趙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林莽之際遠見旌旆所部羌渾來迎相視奪氣　洛州防禦使郭進以北漢與契丹來攻將兵却之

韓王剛毅義倫清節

韓王趙普薦人帝不許連日復奏帝怒普顏色不變他日又奏帝悟用之屢言遷官帝不從怒入宮普隨之立宮門久不去竟得俞允　帝問吏於曹彬彬對曰四川轉運使沈義倫廉慎遂用爲樞密副使

溫叟封錢竇儀卻立

御史中丞劉溫叟厚重清介有餽以錢者封還之召翰林學士竇儀草制至苑門見帝岸幘跣足坐卻

立不進帝索冠帶召入儀復諫自是對近臣未嘗不
冠帶
和峴審音昭素講易
帝以雅聲高近哀不合中和命判太常寺和峴定之
音始和暢　召國子博士王昭素於便殿講易
守信釋兵彥超罷節
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衛兵帝與守信飲酒
酣屏左右謂曰天子亦大艱難終夕未敢安枕守信
等曰天命已定誰敢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
何一旦黃袍加身汝即不欲得乎守信等咸諭意明

日遂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由是宿衛者一時皆罷
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鎭入朝帝宴於後苑
酒酣從容謂曰卿等久臨劇鎭王事鞅掌非朕所以
優賢也彥超等皆乞歸明日皆罷鎭
親贊孔顏以矢文德
帝欲視學塑繪先聖先賢像爲贊書於孔顏座端令
文臣分贊諸賢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䘏贈韓通以厲臣節
帝即禪禮廢周主宗訓爲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使
韓通死之贈爲中書令以旌死節

汴城洞開舊陵修飭
帝廣東京汴城坐寢殿令洞開諸門謂左右曰此如
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　開寶三年詔修前代帝
王陵被盜發者
勸課農桑覆奏大辟
命州縣長吏勸課農桑　令諸州大辟不得專決當
錄案奏聞付刑部覆視
杜后遺命金匱作盟
杜太后疾革召平章趙普受遺命問帝曰汝知所以
得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汝百歲後當

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皆太祖弟）光美傳德昭（太祖子）帝曰
敢不如教普即榻前爲誓書藏之金匱太后崩開寶
九年冬十月上不豫夜召晉王光義屬以後事左右
皆不得聞但遙見光義燭影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
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光義曰好爲之遂崩
在位十六年光義立更名炅是爲太宗
太宗嗣位虎步龍行
太祖每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
錢俶納土北漢繼平
吳越王錢俶以地來歸詔封淮海國王自錢鏐建國

三世五王凡八十四年　四年帝自將伐北漢至太
原督戰漢主繼元出降賜爵彭城郡公
經頒鹿洞宴賜瓊林
賜九經於白鹿洞書院　二年始宴進士於瓊林院
八年親試於殿內分甲第
州立戒石院設崇文
刪節蜀孟昶戒石銘頒於州縣文曰爾俸爾祿民膏
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命有司於昇龍門外剏
立三館名崇文院
姚坦翊善陳競義門

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
勸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對曰王本無疾以姚
坦檢束耳帝怒曰吾選端正士輔王爲善今欲逐之
必汝輩所教因杖之後園召姚坦慰諭之　江州義
門陳競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
不畜僮僕上下睦婣家有犬百餘一犬不至餘犬亦
皆不食命旌其門
無敵楊業奇功繼倫
楊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勇召
見復楊姓拜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楊無敵契丹寇雁
門業擊敗之望見旌旗輒引去　北面都巡檢使尹
繼倫以契丹耶律休哥入寇馬軍都虞侯李繼隆發
兵護送糧餽休哥率精騎數萬邀諸途不顧而南繼
倫令諸將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至徐河天
未明休哥與繼隆戰繼倫擊殺契丹一大將衆驚潰
休哥中臂遁契丹每相戒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
黑故也
雅量蒙正直道禹偁
帝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平章呂蒙正以名上帝不
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以其執蒙正曰臣

非執臣不敢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帝退曰
蒙正氣量我不如後其人果稱職　學士王禹偁立
朝敢言開寶皇后宋氏崩殯於佛舍羣臣不成服禹
偁諫謫知滁州
陳恕鹽鐵田錫直臣
鹽鐵使陳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契之親題柱曰
眞鹽鐵陳恕　左拾遺田錫以平章盧多遜專政羣
臣章疏必先白之又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
錫遺書多遜乞免署狀出爲河北路轉運副使錫入
辭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優詔答之封疏

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及卒帝惻然曰田錫直臣天何奪之速耶

惜其輕舉岐溝喪兵北遺幽薊西鈇綏銀

賀還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釁以取幽薊帝信之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伐契丹與耶律休哥戰於涿州岐溝關彬等敗績美又敗於飛狐美副將楊業進伐契丹敗績轉戰至陳家谷而死契丹遂復陷雲應翔三城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以時不

可失帝遂發太原伐契丹大戰高梁河敗績於是幽薊之地遂不可復問　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繼捧弟繼遷叛走襄銀州據之後降契丹封夏王西綏銀地爲所據釀成西顧憂初繼捧四世祖思恭討黃巢立功唐賜姓李遂世有西夏不可復制

弟姪不祿遺議斧聲

帝弟光美更名廷美進封秦王姪德昭太祖子封武功王從帝征契丹軍中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之不悅及還以征北不利久不行太原賞德昭以爲言帝怒曰待汝自爲之未晚德昭退而自刎平章趙普與平章盧多遜不協免相太宗立晉邸舊僚柴禹錫告秦王廷美將有陰謀普言願備樞軸察奸變以爲侍中或又告廷美欲爲亂乃罷廷美開封尹初杜太后遺命欲光義傳位光美以及德昭故以廷美尹開封德昭稱皇子及德昭刎廷美不自安帝以傳國意訪普對曰太祖已悞陛下豈容再悞廷美遂得罪貶爲縣公安置房州以憂卒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崩太子恒立是爲眞宗

眞宗踐祚端鎖繼恩

帝不豫宦者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帝長子楚王元佐時已廢爲庶人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之及廷美死遂發狂疾縱火焚其宮故廢至是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端知有變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急入宮后問立嗣當以長今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今豈可遽有異議乃奉恒即位

若水高蹈齊賢致君

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見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嘆曰上待輔臣至此無秉節高邁者感動之耳以母老請解樞輔章再上罷爲集賢學士　涇原諸路經畧使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太祖召見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上善其四齊賢以爲皆善命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吾幸西蜀惟得一張齊賢眞宰相才也已太宗策進士欲高擢之有司置不錄上一榜盡賜及第後果能以道輔眞宗

敏中厚重李沆忠勤

平章向敏中厚重鎭靜東封西祀皆爲留守惟盡心民事帝復以爲相　平章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參知政事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及卒帝驚慟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齡贈太尉中書令

契丹入寇欽若閉門

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入寇抵澶州參知政事王欽若循閉門修齋誦經

士安寇準力贊親征

契丹陷德淸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一夕五至平章寇準不發帝聞之大駭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平章畢士安力勸如準所請乃親征問方畧臨江王欽若請幸金陵閬州陳堯叟請幸成都準爭之乃決策親征定和議各解兵歸

美珠箝旦天書矯稱

參知政事王欽若度帝厭兵謬進策取幽薊帝不願言思其次對曰惟封禪可以鎭服四海古者河圖洛

書豈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乃驟幸秘閣問杜鎬鎬出不意亦以神道設教對帝意遂決欽若又乘間與平章王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召旦飮歡甚賜尊酒曰此酒甚嘉歸與妻孥共之迨發封皆美珠旦悟遂不敢有異議　帝謂近臣曰去冬夜半見神人來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皇城有司奏有黃帛承天門鴟尾上緘物如書卷欽若又奏得天書於泰山乃作玉淸昭應宮奉天書天寶符閣封泰山禪社首詔內侍獻天書於朝元殿

五鬼同惡林魏隱淪

欽若自以深達道教三司使丁謂附和之與學士陳彭年劉承珪等大修宮宇以林特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　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召陝州隱士魏野不至

孫奭直諫知節忿爭

平章王欽若陳堯叟丁謂等惟以經義附和天下爭言符瑞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又嘗上疏極諫不可者十事凡四諫祀老子王旦以碩德重望不敢異議寇準之入也亦緣天書以進而極言其非者惟奭一人

樞密副使馬知節素惡欽若嘗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平章王旦質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退帝怒命付獄旦從容言之後欽若知節俱罷官并及陳堯叟

計去丁謂實賴王曾

平章丁謂權傾中外與內侍雷允恭恃勢專恣時謂爲山陵使雷允恭爲都監判方謀第移就上穴入見太后言之卽穿上穴內侍毛昌達自陵還奏之詔遣參知政事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絶地太后大驚欲誅謂平章馮拯以初立不可急誅乃降謂爲太子少保尋貶崖州司戶參軍而誅雷允恭

劉后臨朝仁宗恭默

帝在位二十五年崩太子禎卽位是爲仁宗遺詔皇后權處分國事仁宗尊爲皇太后劉后臨朝稱制凡十一年帝隨嫡母垂簾同聽政恭默而已

宗道薛奎直辭正色

參知政事魯宗道論列無所畏避眞宗嘗書殿壁曰魯直及太后稱制問曰武后何如主宗道曰唐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

廟后問輔臣衆莫敢對宗道獨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輔政七年剛正嫉惡貴戚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骨鯁也平章薛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慚士人俯愧後世耳

禮葬宸妃夷簡先識

帝生母宸妃李氏太后取帝爲已子人畏太后無敢言者帝長亦不自知明道元年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平章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不許夷簡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尙念劉氏則喪

禮宜厚太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斂用水銀實棺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傾廢郭后道輔伏闕

尙美人有寵與后郭氏爭於帝前后怒批其頰帝起救之悞批帝頸帝怒告平章呂夷簡呂有憾於后贊帝廢之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等十人伏闕諫俱謫知遠州

夏擾鄜延范韓戮力

夏主趙元昊反寇延州鄜州先寇環慶旣悉有夏銀綏宥靜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州地萬里遂稱帝國號夏稱藩於契丹安撫使范雍經畧夏州爲元昊所敗以范仲淹知延州訓練州兵量賊衆寡使更番出禦敵人戒曰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時韓琦與范仲淹俱爲陝西經畧使邊人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遼索關南富爭獻納

契丹來求關南之地遣知制誥富弼如契丹反覆言不可北朝得地爲榮南朝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一榮一辱議結婚又却之議納幣契丹主曰旣增幣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弟乎然則納何如弼亦不可契丹遣使來議獻納二字帝用樞密晏殊議與納字和好遂定

慶歷以還掩兵崇德

慶歷仁宗年號自此以後偃武修文

彥博韓琦仲淹富弼杜衍歐陽相業殊絕

平章文彥博逮事四朝任將五十年名聞四海　平章韓琦以未建儲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日成帝無嗣

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之況陛下乎乃立濮王允讓子宗實爲皇子賜名曙　資政殿大學士范仲淹封汝南公上十事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帝悉用之　平章富弼上當世之務十餘事又上安邊十三策　平章兼樞密使杜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淸介有大節恒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多所匡益　參知政事歐陽修以兵民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文學之事帝必問之

包拯河清王素鶻擊

開封尹包拯立朝剛毅人以其笑比黃河清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後遷龍圖閣待制人呼爲包待制又呼爲包龍圖　王素知諫院遇事感發多所匡規樞密王德用嘗進二女於帝素論之帝曰朕眞宗皇帝子卿王旦子原有世誼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已事朕左右柰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耳帝立遣二女出

唐介直聲張昇孤立

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以張貴妃寵冠後庭妃伯堯

佐驟除宣徽使介力爭帝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首相介劾其知益州日造閒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請罷之用富弼帝怒貶英州別駕　御史中丞張昇指切時事帝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趙汴蔡襄克舉諫職

殿中侍御史趙汴彈劾不避權貴京師目爲鐵面御史蔡襄知諫院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上疏諫之帝獎其敢言

德用狄青援作樞密

王德用面黑自頸以下白晳以太子太師致仕遼使語譯者曰黑面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樞密使　知延州狄青善談兵參知政事范仲淹見之曰此良將材也授以左氏春秋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召拜樞密副使

孫復胡瑗太學矜式

國子監直講胡瑗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居四五衣服容止往往

相類人遇之不問而知爲瑗弟子時孫復同爲直講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二人多不合嘗避不見

王珪受旨英宗踐極

時立太子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非受旨不可明日請對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退而草詔帝在位四十一年暴崩於福寧殿太子曙立是爲英宗

曹后處分守忠搆隙

詔請皇太后同聽政后性慈儉涉經史及聽政多援經義以決事中外章奏綱要未嘗出己意檢柅曹氏

及左右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於帝內侍任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乘帝疾又交搆兩宮

韓歐調護兩宮疑釋

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罪乞斬都市帝納其言翼日尙書右僕射韓琦出空頭勅一道參知政事歐陽修已簽命趙概書之既而琦坐政事堂取空頭勅塡與之召守忠至庭下遂責蘄州安置卽日起行其黨悉竄南方釁疑得釋遂爲母子如初琦卒謚忠獻

濮議紛紜溫公奮筆

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司馬光言爲人後者不得私顧親王宜尊以高官大國夫人宜並太夫人

廬陵異議呂范同斥

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帝當稱濮爲皇伯參知政事廬陵歐陽修言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等以爲珪議是劾修首開邪說陷帝於過舉既而太后詔帝稱濮王爲親卽園立廟遂謫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等於州縣

厥時文名歐陽蘇曾

當時以文章名天下者歐陽修蘇洵軾轍曾鞏等

周作太極性學是明

周敦頤胸懷洒落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著太極圖通書四十篇性理之學得大明於世

二程受之施於考亭

敦頤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使二子顥頤往受業顥充養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頤於書無所不讀著易傳春秋傳性學精蘊後授朱子遂集先聖之大成

邵演皇極張著西銘

邵雍爲學堅苦刻勵從李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

卦及六十四卦圖象遇事能前知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卒謚康節　張載與二程游深明易道著東西銘正蒙太祖時五星聚奎於斯爲應

神信安石新學亂眞

英宗在位四年崩太子頊立是爲神宗初信參知政事王安石將勵精求治安石以偏見曲學騷動天下祖宗良法變壞殆盡立靑苗免役均輸保甲等號爲新法

三司條例引進惠卿

帝信安石言立制置三使條例使掌經畫邦計命平

章陳升之王安石領之朝臣如司馬光蘇軾呂公著
等言新法不便者皆貶又引眞州推官呂惠卿共事
青苗僱役民不聊生
安石與惠卿議以常平倉糴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
分春散秋斂曰青苗法時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
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安上門監鄭俠
繪爲圖密疏以奏帝覩圖寢不能寐翼日命罷青苗
免役等凡十八事即日大雨惠卿請復行新法詔從
之下鄭俠於獄　立募役法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
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

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僱値多
少隨戶等均取僱値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
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由是單丁女戶及
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或免役出錢不均者剏手
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
畜產隨價自占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
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
籍之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
抄之民不聊生
用師西夏徐禧殞身

詔宦官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西夏敗績給
事中徐禧等死之
界遼割地蹙國喪兵
遼以河東路沿邊戍壘侵蔚應朔三州界內乞行毀
撤別立界址安石勸帝從遼使議分嶺爲界割新疆
與之東西失地七百里
先見呂誨辨奸蘇洵
初安石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御史中丞呂誨獨
言其不通時事將入對學士司馬光密問所言事誨
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誨曰君實亦爲是耶

安石雖有時名而執偏見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
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遂疏劾之罷誨知鄧州安
石益橫　安石自奉至儉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
稱其賢蘇洵曰凡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作辨
奸論刺之
惜不見聽馴致亂升
神宗不聽呂誨等所劾致禍亂日升帝在位十八年
崩太子煦立是爲哲宗
哲宗初年高后垂簾
帝沖年嗣位太皇太后高氏臨朝九年朝廷清明人

以爲女中堯舜

司馬輔相敵國戒邊

以司馬光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罷青苗法悉免役錢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以開邊隙

潞公元老程子經筵

文彥博居洛司馬光言其夙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乃命平章軍國事　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

純仁公著相業稱賢

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同心輔國糾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公著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

柰何朔黨蜀洛相訐

程頤爲崇政殿說書每進講色甚壯翰林學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頤門人司諫賈易等劾軾訕謗時羣賢在朝以類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頤爲洛黨首軾爲蜀黨首門下中書侍郎劉摯梁燾爲朔黨首時神宗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陰伺間隙諸賢不悟各爲朋黨以相訾議

畏叛大防首攻元祐

初侍御史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中書侍郎呂大防稱畏敢言且密約其助已超遷畏爲禮部侍郎至是畏首叛大防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楊畏覆考之乃悉降下而以主熙豐者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　洛蜀朔三黨爲元祐諸臣

二蔡二惇羣奸畢售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國史修撰蔡卞尙書左僕射章惇御史中丞安惇與王安石等皆熙豐舊臣白司馬光卒多爲蜚語以搖大臣爲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檢正中書曾布中書侍

郎呂惠卿李清臣等皆羣奸也請復先帝政事託名紹述以報復仇怨元祐名臣皆被貶黜禁錮其父兄子弟自司馬光以下二百餘人爲黨籍蔡京書碑頒於天下清流無一倖免

祖禹陳瓘藥言罔救

翰林學士范祖禹以帝欲相章惇極言不可出知陝州　權給事中陳瓘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眞瓘語子正彙曰是欲以官餌我也吾有一書論其過旦持入省出書布怒爭辨移時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體布憮然

改容信宿出璀知泰州

詆誣宣仁廢斥孟后

章惇蔡卞等恐元祐諸臣復起結內侍郝隨爲叻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太后聞之號泣爲辨帝悟取惇卞奏焚之明日惇卞再奏堅請廢后帝抵之於地事乃寢　時劉婕妤恃寵與孟后有隙未幾后養母爲后禱祠事聞章惇陰附婕妤內侍郝隨搆獄廢后爲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沖眞

貶削諸賢議及塚柩

章惇二蔡以三省言司馬光等詆毀先帝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軾梁燾等官流之嶺南貶韓維三十六人官又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屍帝問尚書左右丞許將將對以非盛德事乃止帝在位十五年崩無嗣弟端王佶立是爲徽宗神宗十一子也

徽宗初服政由向后

太后向氏同聽政尊神宗后爲太后

首擢忠彥賢良輻輳

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尚書僕射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免章蔡等官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於內郡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遂復集焉

後任蔡京紹述如舊

後太后罷聽政信曾布言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言聽計從由是復爲紹述詔籍元祐諸臣蘇軾范純仁劉奉世等五十餘人不得與在京差遣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孫無得官京師

伯雨陳禾竭忠莫救

權給事中任伯雨彈劾權貴半歲一間凡上一百八

疏大臣畏其多言密諭以少默即爲眞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既而欲劾曾布布覺乃徙爲度支員外郎右正言陳禾劾檢校司空童貫怙寵弄權乞急竄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言愈切帝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曰留以旌直臣翼日童貫奏禾狂妄謫信州監酒稅

王梁朱李奸欺反售

王黼善佞寵傾一時官少宰內侍梁師成善逢迎官

大尉蘇人朱沖子勔諂事蔡京京寘其名於童貫軍
籍中皆得官宦者李彥以奸佞重用
花石括田民力孔疚
帝垂意花石蔡京諷朱勔取浙中珍異以進號花石
綱士庶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卽領健卒入其家用
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卽被以不恭罪及發行
必撤屋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不祥詔宦者
李彥括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指爲天荒雖執印券
亦不省天下均有不樂其生之志
教主道君尊稱亦陋

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愍上帝
願爲人主令天下歸爲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爲
教主道君皇帝於是羣臣及道籙院上表冊之
結金滅遼廟謨尤謬
帝聽漢人高藥師言遣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浮海
使金約夾攻遼金人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撻不野以
城降尋克遼中京西京燕京遂獲遼延禧以歸
童貫逃歸金人入寇
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廣陽郡王童
貫往受地至太原聞金將粘沒喝南下貫欲遁還京
師太原府張孝純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
竭力枝梧若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
失河北豈能復保貫怒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今
置師臣何爲遂逃歸金怨宋索糧不與遣將入寇粘
沒喝陷朔代州斡離不入濾薊州盡陷燕山州縣
內禪欽宗六賊斯殛
金師日迫開府儀同三司蔡攸知上意欲內禪引給
事中吳敏入對禪位太子是爲欽宗　太學生陳東
上書以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爲六賊當
誅尋竄京於儋州道死貶師成彰化節度使尋與彥

同賜死並籍其家放勔歸田里尋伏誅竄黼永州籍
其家黼至永爲盜所殺貫亦伏誅
邦彥南仲主和誤國
宰相李邦彥尚書左丞耿南仲力主和議致國淪滅
李綱斯道動見牽縶
金兵圍京師東京留守李綱力戰禦之方議和都統
姚平仲夜斫敵營兵敗金詰責用兵之故乃罷綱以
謝兩河宣撫使种師道揣敵必大舉請幸長安以避
其鋒大臣以爲怯召師道還金師日逼徽宗在位二
十五年欽宗在位一年

父子北轅邦昌僭立

京師陷帝奉表降割河東北以界金金刼二帝如青城營北去金封徽宗昏德公欽宗重昏侯居之五國城高宗紹興五年徽宗殂二十四年欽宗被害　少保張邦昌與康王構質於金以議和後金人索金銀財幣未遂意屢陷中華州縣遣翰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入京議立異姓王時雍知敵意在張邦昌以之入議狀南道都總管張叔夜不願金人執置軍中御史中丞秦檜立邦昌爲楚帝是日風霾日暈無光僭立四十日金人退邦昌自去帝號詣闕伏罪高

宗正位貶潭州尋賜死

劉李張吳後先抗節

金欲相學士劉韐韐歸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即酌巵酒縊死金刼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去逼帝及上皇易服吏部侍郎李若水抱帝太哭詆金人爲狗輩罵不絕口爲所殺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旣北遷道中時飲水不食金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即扼吭死張邦昌初立王時雍等率百官遙拜闕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失節率內親事官數百人討之不克而死

北宋以亡寧非否德

北宋之淪亡邇秦檜李邦彥耿南仲也

南宋

高賴宗澤遮留磁相

高宗名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封康王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於衛州江左偏安實賴之高宗初奉使至磁州爲士民所留拜大元帥俾率師入援泥馬渡江以開南宋

東平移駐即位建康

嘗次師東平州　帝即位建康後都臨安　東平今

兗州府屬

相綱兩月信任汪黃

李綱爲尚書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甫兩月信任汪伯彥黃潛善時金兵橫行盜賊蠭起二人不以上聞帝以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陳東歐澈極忠被戕

太學生陳東上書乞留李綱而罷汪伯彥黃潛善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以語激帝怒言若不亟誅將復

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陳東遂具衣冠出别同邸
與澈同斬於市

兩京輕棄遁揚及杭
東京留守宗澤戮力王室請帝還京帝用汪黃計東
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　兩京東京西京也　澤每
建議輒爲汪黃沮抑憂憤成疾大呼渡河者三而卒
初帝决意幸揚州澤上疏切諫乃下詔欲還京師不
果遁至鎮江召羣臣問計或言錢塘有重江之險遂
駐蹕杭州

苗劉廢立張呂勤王
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以功多賞薄作亂刼帝傳位
於皇子旉時年三歲改元明受請隆祐太后臨朝未
幾樞密院張浚江東安撫使呂頤浩等誅之帝復位
改江寧爲建康府

一兇甫定金兵壓江
甫討平苗劉二兇金兀朮大舉入寇陷建康帝遁至
臨安如越州兀朮渡江入建康帝奔明州金人陷之
襲帝於海帝走溫州兀朮引兵北還陷東京帝還越
明州今寧波府越今紹興府
世忠力戰兀朮畏避

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邀擊兀朮江中大敗之
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虜兀
朮𢌞龍虎大王兀朮懼請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
兀朮窘甚有閩人教以鑿老鸛河五十里趨建業者
又爲通泰鎮撫岳飛破之兀朮自龍灣遁去自此不
敢復渡江矣

浚喪關西玠保蜀地
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督
師守之聞兀朮將至使都統制劉錫秦鳳孫偓及涇
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涇原都監吳玠合四十萬
人共五路以錫爲統帥迎之前軍統制王彥諫浚不
聽遂與金婁室戰於富平浚敗績敵乘勝進關陝大
震自是關陝遂不可復議者咎浚喪師失律　浚退
軍秦州興州遣吳玠守和尙原以拒金兀朮來寇大
敗之兀朮中三矢髯鬚髯遁去　和尙原在寶雞縣
西南

金立劉豫號爲齊帝
知濟南府劉豫以金人來攻縋城納款金册豫爲帝
國號齊據大名建元阜昌以關陝地界之盡有中原
之地僭位八年金仍廢之並其子麟臨潰而死

鼎浚作相志伸大義

以趙鼎張浚爲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都督諸路軍馬二人引拔善類志伸恢復

韓岳劉張恢復相繼

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以帝憂甚屯兵揚州設伏二十餘所擒金將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論者以此舉爲中興第一武功少保樞密副使武昌侯岳飛大敗金人於廣德又敗之京西遣梁興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又大敗之於垣曲沁水復懷衛州斷山東河北之道追至朱仙鎭兀朮大恐遁於汴飛欲直抵黃龍府兀朮曰自起兵以來未有如今日挫衂東京副留守劉錡聞金人敗盟南下乃督取劉豫所造癡車募壯士五百斫其營是夕天雨電光四起見兀朮兵輒殲之大敗金人於順昌兀朮拔營遁平章張浚敗金兵金人號爲鐵山四人相繼恢復中原以寧

秦檜主和趙張尋廢

初金人執御史中丞秦檜以去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及撻懶南侵檜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監使者奪舟而來拜尙書撻懶陰縱檜歸以成和議

史臣曰高宗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貽譏來世　時趙鼎張浚爲檜所惡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徙之吉陽軍令中丞何若劾張浚放之連州檜益肆無忌憚

屈體稱臣胡銓抗議

和議成遣簽書樞密院事何鑄奉表稱臣於金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衮冕圭策冊帝爲大宋皇帝樞密院編修官胡銓抗疏極言金不可和乞斬秦檜頭竿藁街遂貶銓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進士吳師古鋟其書於木金人募其書千金

鄂王冤死蘄王休棄

鄂王岳飛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兀朮遺書檜曰必殺飛可和檜亦以飛終梗和議己必及禍諷中丞何鑄論飛罷其兵柄復與張俊謀誘飛部將王俊告飛子雲手書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檜發金牌十二召飛至矯詔下飛父子於獄使万俟卨鞫之傅會其獄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雲與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歲已暮飛獄不决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雲憲皆棄市　蘄王韓世忠疏言檜悞國罪檜諷言官論之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爲醴泉觀使

逆亮渝盟釆石將濟允文視師存亡攸繫

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背盟南侵令畫工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題其上曰立馬湖山第一峯大舉入寇至釆石誓明日濟江時劉錡將王權兵潰於昭關退屯釆石帝以李顯忠代將命中書舍人虞允文往蕪湖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釆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國家安危在此一舉允文謂若坐待顯忠則悞國事召諸將勉以忠義衆請死戰或謂允文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允文不聽逆大敗金師於釆石亮奔揚州錡曰朝廷

養兵三十年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是時金兵四十萬允文所將止一萬八千人

金立葛王復請和議

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爲帝於遼陽更名雍初封葛王下詔暴揚亮罪數十事亮自釆石敗後爲下所殺金主雍入燕遣使入聘帝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復尋和議

內禪孝宗太祖之裔

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今昌陵之後僅同臣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時帝無子男巳卒大感悟乃育太祖子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偁之子伯琮於宮中賜名眘立爲太子帝在位三十六年傳位太子是爲孝宗帝自稱太上皇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憂矣

朱范尹焞舊學藩邸

起居郎朱震徽猷閣待制范沖崇政殿說書尹焞帝初爲建王時嘗受業焉

呂陸朱張名儒輩起

呂祖謙陸九淵九齡朱松朱熹張繹張栻張洽等俱

當世名儒同時蔚起

復召魏公恢復銳意

帝初立復召魏公張浚爲江淮宣副使遷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帝銳意恢復中原故有是命

符離潰兵和好更繼

浚遣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顯忠復靈壁宿州宏淵復縣竟以捷聞未幾二將不協至符離師大潰後金以書來求地及歲幣通和好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體詔畧曰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由是和好如前金亦漸衰　符離

令鳳翔府
孝養德壽終喪不替
帝奉上皇於德壽宮曲盡子道上皇崩致喪三年羣臣屢請遵易月令不許史臣曰自古人君外藩繼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如帝者廟號孝宗無愧焉在位二十七年傳位太子惇是爲光宗
光宗受禪制於强后不朝重華不奉喪柩
初受禪位爲李后專制后性悍妬嘗訴帝左右於高宗高宗曰此婦將種皇甫坦悞我后慶遠節度使李道之女道士皇甫坦善相人言當母天下光宗封王

時遂聘爲妃孝宗既傳位退居重華宮光宗欲誅宦官近習懼謀離間三宮帝疑之會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過宮授之宦者訴於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不虞柰宗社何后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何爲不可孝宗怒后泣訴於帝謂太上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重華宮紹熙三年四年皆一朝壽皇疾大漸羣臣請帝問疾不從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起居舍人彭龜年侍講黃裳等乞令嘉王詣重華問疾詔之壽皇崩帝稱疾不出丞相留正等請壽聖太后攝行喪禮
汝愚立寧權移侂冑
帝臨朝仆地知樞密院趙汝愚遣知閤門事韓侂冑因內侍以奏太后乃以太皇太后詔傳位於嘉王擴是爲寧宗　侂冑太后女弟之子也侂冑欲推定策功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何可言功但遷侂冑防禦使侂冑大失望以傳道詔旨見親幸竊弄威福罷汝愚相尋竄之永州暴卒
矯作內批貶逐耆舊

侂冑用事內批罷丞相留正侍講朱子等其時士大夫爲淸議所擯者疏道學諸人姓名授侂冑目爲僞學禁用其黨
師羿及之吠籬由竇
侂冑與客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嘷叢薄視之乃工部侍郎趙師羿也侂冑生日羣公畢集上壽吏部尚書許及之後至閽人拒之門闔未及閉及之遂俯僂而入居尚書二年不遷見侂冑流涕屈膝遂遷同知樞密院事時有屈膝執政由竇尚書之語

西叛吳曦北挑金寇
四川宣撫使吳曦反奉表獻蜀地圖於金　金爲北
鄙與蒙古部所擾連歲興師討伐國勢日弱有韓侂
冑立蓋世功者恢復議遂起乃下詔伐金師出無功
金人分道入寇陷安豐軍江表大震侂冑募人赴敵
請和金僕散揆曰獻首禍者乃可
彌遠殺韓內比楊后
禮部侍郎史彌遠請誅韓侂冑　楊后與侂冑有怨
力贊彌遠殺之函其首畀金人
矯殺濟竑理宗私授

帝未有嗣育太祖十世孫貴和爲皇子更名竑以沂
王嗣子貴誠爲秉義郎貴誠魏王德昭之後史彌遠
善相見而奇之時楊后專政彌遠用事竑不能平嘗
書后及彌遠事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彌遠
聞之懼帝崩彌遠矯詔立貴誠更名昀是爲理宗封
竑濟王湖州人潘士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討平之彌
遠矯詔殺竑貶爲巴陵郡公　光宗在位五年寧宗
在位三十年
四木三凶權門趨走
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俱附彌遠人謂四木梁成
大莫澤李知孝爲彌遠鷹犬人謂三凶
時元滅金威震江右
時元號蒙古約同伐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武寧
節度使孟珙率師會之端平元年正月珙以蒙古師
入蔡州遂滅金時元餘威方震於江右江右今江西
趙范趙葵開邊速咎
節制鎮江滁州軍馬趙范趙葵既收復淮城心益驕
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
腹心既而旻等交爭范等失於撫馭旻遂作亂以襄
陽城降於蒙古遂開入寇之端

孟珙制置克復樊襄
命京湖制置使孟珙與蒙古三戰皆捷遂復樊城襄
陽府珙卒謚忠襄
余玠經理蜀以富强
以四川宣諭使余玠撫安樊襄時蜀地殘破玠至大
更弊政遴選守宰招賢禮士屯兵聚糧蜀民得以殷
富
了翁德秀正學大光
同簽書樞密院事魏了翁刻志學問參知政事眞德
秀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世

先儒贈謚圖像昭勳

詔追封先儒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廷黜王安石從祀贈陸九齡直秘閣謚文達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　圖功臣像於昭勳崇德閣

溯自趙普潘美曹彬居正姓薛熙載姓石王旦王曾有呂夷簡李沆繼隆姓李富名弼韓名琦曹瑋司馬名光曾公名亮忠彥姓韓頤浩姓呂趙名鼎張名浚世忠姓韓康伯姓陳史名浩葛名邲汝愚姓趙告終

凡二十有四人

嵩之入相貪位忘喪

以史嵩之爲平章一時正人皆被逐去黃濤劉應起徐霖等彈劾之不聽及其父彌忠疾亟嵩之入告許之翼日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諫嵩之憾之帝不聽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二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俱不報

繼變盧董閻馬丁當

宦者盧允升董宋臣迎合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人以董閻羅目之帝恃爲心腹　閻后攬權右丞相兼樞密使丁大全同簽書院事馬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文德誤國開榷樊陽

先是瀘州安撫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曰南人惟恃四川節度使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蒙古遂賂文德以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門外文德爲請於朝開之由是敵得所守以過南北之援致國祚滅

後相似道國勢益傷

以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似道恃姊貴妃寵威

權日甚蒙古圍鄂州似道援之密遣使稱臣納幣蒙古引兵還以大捷聞帝嘉其再造功加少師封衛國公宋日以削十餘年後爲元所滅　帝在位四十年崩太子禥立母弟與芮之子是爲度宗

度宗即位酒色是荒

帝在宮中宴名曰排當大事悉委似道稱師臣而不名陳宗禮上疏云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日笙歌之樂

廷鸞夢弼忠悃莫詳

右丞相馬廷鸞扼於似道去位帝曰卿何不少留對

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彊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去右丞相兼樞密使葉夢鼎亦扼於似道引疾疏云願上勵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遂扁舟還

二張戰死莫救樊襄

咸淳七年蒙古改國號曰元時元圍樊襄幾破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之與元軍力戰敗績皆死之援兵不至樊在江北襄在江南相繼降元江西招討使汪

立信移書似道曰今日天下之事十去八九矣似道卒不悟

漢英竭節文煥出降

元阿朮攻樊城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等力戰不爲屻後阿朮得西域人所獻新礟法破樊外郭橫截江道襄兵不能援遂破天順等嘆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於所守地縊死天順守漢英　襄陽援絕知府呂文煥告急於朝似道屢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及樊城陷復申請行廷臣言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至是元阿里海涯至城下招降文煥以襄陽降元　帝在位十年崩衆以昰長當立似道以㬎爲嫡立之是爲恭帝

恭帝幼弱元入九江

帝年四歲元伯顏渡江東下盡陷江西州軍　伯顏元丞相　九江府隸江西

似道出督蕪湖潰亡

初似道畏元將劉整及聞整死乃出師次於蕪湖兵潰奔揚州尋罷免放循州監押官鄭虎臣殺之於木棉菴　蕪湖縣今屬太平府

昂發死國夫婦成雙

池州權守趙昂發繕壁聚糧爲固守計都統張林使人納款於元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得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止之及元師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從容堂張林開門降

萬里止水立信扼吭

故相江萬里聞樊襄破鑿池於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城將破嘆曰大勢不可爲矣予雖不在位當與國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

繼沒池內積屍如壘獨萬里屍浮出　端明殿學士
江淮招討使汪立信聞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遁
嘆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
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
庭中慷慨悲歌握拳舞案者三扼吭而死
李芾旣殞湖南亦降
元阿里海涯破潭州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
之湖南州軍皆陷
伯顏執帝復立益王
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北去降封爲瀛國公　益王昰

時開府福州乃卽位是爲端宗
庭芝斬使身洵淮揚
臨安陷太皇太后手諭淮東西制置使李庭芝使降
庭芝不答元主以詔招之庭芝焚詔斬使後爲元將
所執憤罵被殺淮東盡陷
帝昺崖山秀夫同溺
帝以元兵偪航海走潮州次惠州奉表降元在位二
年殂於嶺南硇州弟昺立總都督府諸軍事張世傑
奉帝居崖山世傑兵潰元軍至崖山陸秀夫啓帝曰
國事至此太皇太后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遂抱帝
投海中在位二年南宋亡
世傑天祥忘身殉國
世傑聞帝崩墮海死元執少保文天祥至燕不屈囚
之後殺之於都城柴市居獄時作正氣歌臨死自爲
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
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通計歷年三百二十
南北兩宋共三百二十年起太祖建隆元年庚申終
南宋帝昺祥興二年己卯
均傳九主代數畫一

附遼

凡九主共二百十年起梁末帝貞明二年丙子終宋徽宗宣和七年乙巳西遼凡五主共七十七年起宋徽宗宣和七年乙巳終寧宗嘉泰元年辛酉兩遼十四主共二百八十七年

遼祖保機契丹之傑并吞八部氏曰耶律
太祖名阿保機又名億出自炎帝自奇祖至德祖已
八世世屬契丹德祖生億億雄勇以兵擊滅八部東
北諸國皆畏服之居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以橫帳
地名爲姓曰世里譯曰耶律唐昭宣帝天祐四年稱
帝梁貞明二年始建元是爲太祖都燕京在位十年

殂次子德光立是爲太宗

太宗德光入擾中國

德梁後唐時入寇中原爲其所擾

石晉借兵燕雲是割

晉天福元年將兵救石敬瑭大敗唐兵立敬瑭爲晉帝冊曰子示爾猶子爾示予猶父晉割燕雲十六州以賂之改國號爲遼在位二十一年南征還至狐林殂國人破其腹實以鹽載之北去號爲帝羓

兀欲穆宗述律

德光兄突欲之子兀欲謀立乃召趙延壽飲使妹見

之延壽與俱入兀欲鎖之遂宣遺制即位更名阮是爲世宗在位四年遇弒　世宗欲謀入寇諸部不欲兀欲强之燕王述軋作亂弒之自立諸部奉太宗子述律攻殺之更名璟是爲穆宗

炮烙鐵梳弒於近習

述律耽酒嗜殺嘗好炮烙鐵梳之刑國人惡之爲庖人辛古所弒在位十八年世宗次子賢立是爲景宗

景戰高梁聖敗楊業

宋太宗伐契丹與耶律休哥戰於高梁河宋師敗績在位十四年殂子隆緒立是爲聖宗沖年踐祚母蕭太后權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　宋代州刺史楊業勇力過人契丹嘗入寇雁門業擊大敗之自後不敢入寇

定盟澶州和好不絕

大舉侵宋眞宗自將禦之次澶州請盟而還自是聘問不絕在位四十九年殂子眞宗立是爲興宗

興宗欽孝宋幣增納

求關南地於宋歲增銀幣各十萬通好如故在位二十三年殂子洪基立是爲道宗

道議河東獲地七百

復國號曰遼時入寇議和欲盡得河東之地宋神宗令韓縝割地界之用欲取姑與之策遂得河東地幾七百里在位四十六年殂太子濬已死孫延禧立是爲天祚帝

天祚荒淫卒以覆滅

天祚怠於政事荒於酒色宋徽宗遣童貫結好女直相約來攻取燕延禧走夾山謀奔西夏爲金人所擒在位二十五年天祚之走雲中燕京留守李處溫以興宗孫淳稱帝尋卒妻蕭氏稱制處溫欲挾蕭氏納於金事覺伏誅蕭氏爲天祚所殺都統制蕭特烈立

天祚次子梁王雅里未幾卒復立聖宗孫杰烈後皆
爲亂兵所殺北遼亡

西遼德宗蕭后代攝仁及天禧國祉爰失

徽宗宣和七年金滅遼大石乃億八世孫稱帝於起兒漫是爲西遼德宗又遷於虎思斡耳朶在位十一年卒子夸烈幼母蕭氏權國稱制别號感天后名塔不烟稱制七年卒夸烈立是爲仁宗在位十一年卒子幼其妹速普完權國事自號承天太后稱制十四年卒爲夫蕭朶魯不之父斡里利所弑立夸烈次子直魯古改元天禧是爲天禧帝宋寧宗嘉泰元年直

魯古出獵爲乃蠻王屈出律伏兵擒之而據其位尊直魯古爲太上皇尋卒西遼無祀絶

金

凡十主共一百二十年起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終理宗端平元年甲午

金姓完顏初號靺鞨

太祖姓完顏氏名旻其先本肅愼氏漢曰挹婁魏曰勿吉唐曰靺鞨

太祖滅遼太宗弟及

祖烏古迺爲遼節度使父劾里鉢始火尋卒旻自稱都勃極烈尋叛遼遼伐之遂降遼國號金是爲太祖初名阿骨打後改名旻在位八年殂 弟吳乞買立更名晟是爲太宗

執宋徽欽奄有中國

宋宣和七年滅遼欽宗靖康二年侵宋執徽欽二帝北去遂盡有中原之地北宋以亡太宗在位十三年殂兄太祖孫亶立是爲熙宗

逆亮弑熙喪師采石

熙宗在位十四年爲從弟亮弑而自立 亮侵宋至瓜州爲中書舍人虞允文敗於采石奔揚州爲其下所殺在位十二年阿骨打之孫雍先立於遼陽是爲

世宗

世宗賢明與民休息

即位五年南北講和與民休息雅尚素儉命宮中之飾勿用黃金刑部斷死罪歲十七人時稱小堯舜在位二十九年殂孫璟立是爲章宗

章宗貪殘元起迤北

性貪婪殘虐百姓 時元太祖稱尊於斡灘河侵掠金邊界西北諸州皆降求和不許在位十九年殂無子李元妃立世宗第七子衛王永濟是爲衛紹王

衛紹不綱宣盍蹙國

時國不振君綱已失副元帥紇石烈胡沙虎作亂以
兵入宮自稱監國逼金主出居衛邸弒之在位五年
迎立章宗庶長兄昇王珣是爲宣宗　時宋夏相繼
侵伐蒙古分兵拔河北河東諸州郡中原盡失徙都
汴在位十一年殂子守緒立是爲哀帝

哀宗自經承麟亦歿

元兵日逼棄汴奔河北至蔡州傳位宗室東面元帥
承麟自經於幽蘭軒　承麟亦旋爲亂兵所殺金亡

青城之俘視宋尤烈

京西元帥崔立作亂以城降蒙古送后妃及梁王荊

王赴青城蒙古速不臺殺二王而送后妃等於和林

附西夏

凡十主共一百九十五年起宋仁宗寶元元年戊寅終理宗寶慶三年丁亥

西夏王業創自思忠從征拓跋討巢立功

元昊之先祖拓跋思忠從拓跋思恭討黃巢有功賜
姓李嘗射鐵鶴沒羽恃勇陣亡四世孫繼遷始大會
族兄繼棒降宋宋命出鎮銀州賜名趙保忠久之繼
遷亦降賜名趙保吉變詐不常繼遷在位二十年殂
追稱太祖宋眞宗時子德明封西平王在位二十六
年殂追稱太宗子元昊立

西平旣逝元昊嗣封生當王霸乃是英雄

元昊雄毅有大畧自幼切諫其父母臣宋父戒之曰
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
毛事畜牧番性所便且英雄生當王霸何錦綺爲旣
襲封稱尊號依賀蘭以自雄阻大河以自固并諸羌
十四州猖獗特甚

番書創製劓鼻而終

自製番書　宋命狄青督擊范仲淹書諭之元昊遂
稱男仁宗冊爲夏王更名曩霄有新臺之醜劓鼻而
死在位十一年殂稱景宗子諒祚立是爲毅宗

諒祚敗北傳於惠宗

諒祚爲契丹所敗母亦被擒在位十九年殂子秉常
立爲是惠宗　秉常將三十萬衆勝李憲五路之師
兵威大震在位十九年中興而殂傳子乾順結婚於
遼遼亡入貢於金在位五十四年殂是爲崇宗

乾順仁祐安全弒凶

仁孝承多難之後土地瓜分在位五十四年殂是爲
仁宗子純祐立在位十二年是爲桓宗　純祐爲弟
安全弒之而自立請降於元在位六年殂是爲襄宗
族子遵頊繼之

族子項繼西避元鋒
元兵來伐遵頊西避在位十四年殂是爲神宗傳子
德旺
德旺與晛十主告終
德旺在位三年殂是爲獻宗弟南平王晛立是爲末
主在位一年爲元太祖所滅夏亡　自景宗至末主
凡十主共一百九十五年
曾孫　泰敬錄
門下族孫安上校字

史要卷五終

[seal]

史要卷六

荆溪任啟運輯　呂[illegible]慶纂註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元

凡十四主共一百六十二年起宋寧宗開禧二年丙寅終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丁未混一止八十八年起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終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丁未[illegible]

元之太祖姓奇渥溫
太祖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眞蒙古人初爲金察兀禿魯猶中國招討使
滅國四十用兵如神
平西夏定西域滅乃蠻部分遣諸子攻克西域滅回回等國共四十國兵日强盛史臣曰帝用兵如神其

奇功偉績甚衆
奄有西夏斡灘稱尊
宋理宗寶慶三年滅夏以夏主睍歸遂盡有西夏地大會諸部于斡灘河自號成吉思可汗是爲太祖在位二十四年崩三子窩闊台立是爲太宗
太宗仁儉信任賢臣
帝視民如子恭儉寬仁任官惟賢
惟中建學楚材救民
楊惟中建太極書院於燕京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

河朔惟中用師于蜀湖克漢得名士數十人請趙復爲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中書令耶律楚材奏請立官校儒士於諸路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民以蘇息軍士病疫以大黃布之活萬餘人楚材天資英邁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息辭甚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卒贈太師封寧王謚文正

滅金侵宋國勢益興

宋理宗端平元年滅金遂侵宋全有中原恢廓先烈國勢赫然興起在位十二年崩

定宗受制母后馬眞

六皇后乃馬眞氏稱制四年太宗長子貴由立是爲定宗母氏仍臨朝國事悉委之稱制四年

繼遭大旱民不聊生

奥都剌合蠻專政時大旱赤地千里飛蝗四起在位三年卒皇后抱太宗四子失烈門聽政后斡兀海迷失稱制二年時久不立君中外洶洶諸大臣推太祖四子拖雷之長子蒙哥卽位是爲憲宗

憲宗雄毅安南用兵

帝殺定宗后斡兀海迷失竄失烈門於沒脫赤史臣曰帝剛明雄毅沉斷寡言御羣臣甚嚴后妃不許過制伐安南自吐蕃進及白蠻烏蠻鬼蠻諸部所向風靡得五城八府四郡蠻部三十七在位九年崩弟忽必烈立是爲世祖

世祖英武區宇盡平

帝至元十六年滅宋宋主昺祥興之二年也定都於燕取易乾元之義國號元渾一區宇遂成一統

天澤希憲武緯文經

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毅然以天下自任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无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卒謚忠

武追封鎭陽王　平章政事廉希憲文才贍裕伯顏嘗曰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卒謚文正

秉忠竇默姚樞許衡伯顏宏範文炳李恒

太保劉秉忠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淡然如平昔精陰陽術數占事知來卒贈太傅趙國公謚文貞

昭文館大學士竇默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卒謚文正　翰林學士姚樞卒謚文獻

集賢殿大學士許衡本宋臣仕元爲國子監祭酒卒謚文正嘗語其子曰我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立碑但書許衡之墓四字足矣　知樞密

院事伯顏深沉有謀畧善斷將三十萬衆伐宋諸將
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卒謚忠武　都元帥張
宏範勤勞王家功施社稷卒謚獻武　副將董文炳
屢立戰功　脫歡兵擊陳日烜敗之入其城日烜遣
兵來追尚書左丞李恒力戰死

定歷守敬奉使郝經

太史郭守敬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制度精巧爲古人
所未及　行人郝經奉使至宋賈似道拘之被留十
六年不改其節後遣還卒于燕謚文忠

超然不仕仁山一人

金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何基之門二人盖深得朱
子之傳者以宋將亡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仁山
之下當時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皆
仕於元堅貞不仕者仁山一人而已　帝在位三十
五年承正統十五年崩太子眞金早卒皇孫鐵木耳
立是爲成宗

成宗善守武多變更

成宗謹守基業在位十三年崩兄子懷寧王海山立
故太子眞金之孫答剌麻八剌之子是爲武宗　武
宗更變祖宗成法置尚書省太子右衛率府又嘗加
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

李孟長者阿沙直臣

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李孟以國事爲己任見賜
予太廣名爵太濫勸帝當省刑賞帝欲痛剗除之孟
曰吏亦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保護如此眞
長者之言也每入見稱道復而不名　丞相阿沙不
花見帝容色日悴惟酒是娛乘間言之帝悅曰非卿
孰爲朕言因言進酒不花頓首謝曰方勸陛下節飲
而反勸之臣死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得直臣　帝在
位四年崩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立是爲仁宗

仁宗慈孝恭儉愛民

帝奉太后以孝待臣下以慈聰明恭儉禁諸王毋得
以農時出獵擾民凡前所括民田悉還之民中外大
悅

十賢從祀國子增生

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
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十人從祀孔子
廟廷增定國子生額爲三百人增陪堂生二十人通
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式命泰國公李孟領國子
學　帝在位九年太子碩德八剌立是爲英宗

英宗剛果廟享克誠
帝剛愎自用果于殺戮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
失成珪李謙亨等以敕建西山佛寺極諫帝怒殺觀
音保等杖珪謙亨流奴兒干地　元年恭謝太廟備
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欷歔流涕左右莫
不感動
吳澄論佛養浩諫燈
時方書金字藏經詔翰林學士吳澄爲序澄論佛乃
異端惑世今撰爲文辭何以示後世拒詔却之　帝
欲以元夕張燈禁中尚書張養浩諫卽罷之賜金帛

以旌
弑於鐵失拜住殉君
初太師鐵木迭兒奸貪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朶兒只
劾罷之仁宗崩鐵木迭兒卒拜住獨相御史大夫鐵
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鐵失殺
拜住弑帝於卧所英宗在位三年諸王立故太子眞
金之孫也孫鐵木兒是爲泰定帝
泰定誅逆時稱治平
帝立誅鐵失及其黨憫忠恤賢省刑薄歛在位五年
崩武宗子和世㻋立是爲明宗初封周王出鎭雲南

大臣燕帖木兒議武宗二子當立會明宗未至猝迎
帝弟懷王圖帖睦耳攝位卽文宗也文宗遣使迎兄
明宗卽位于和寧之北立弟文宗爲太子
明宗暴死文宗卽眞
行次旺忽察都文宗入見明宗暴卒在位僅八月疑
文宗所弑　燕帖木兒聞哭聲卽奔入帳中取寶璽
扶文宗上馬南馳復卽位
仲舒列祀啟聖稱尊
元年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廷詔加孔子父叔梁紇
齊國公爲啟聖王母顏氏啟聖夫人顏子兖國復聖

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
聖公程顥豫國公程頤洛國公
魯翀祭酒范郭獨行
孛木魯翀久居太學士民向化　范梈授閩海道知
事郭鈺以茂才徵不赴稱靜思處士　帝復位五年
崩明宗次子懿璘質班立是爲寧宗
寧宗早夭順帝不君
寧宗在位一月薨明宗長子妥懽帖木兒立是爲順
帝性柔怯荒於酒色委政權臣
時有儒者許謙白雲

許謙受學於金履祥屏跡華山四方之士爭以不及門爲恥中外名臣章數十上有司請主文衡不報人稱白雲先生卒謚文懿

彭吳張杜甘於隱淪

彭炳不樂仕進吳萊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張雨棄家登茅山授大洞經籙張樞被徵不赴杜本以薦不赴皆甘於避世者

歐黃虞揭文學著稱

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卒謚文　學士黃溍卒謚文獻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卒謚文靖侍講學士揭傒斯卒謚文安皆以學問文章名當世

巎巎勸學公遷傳聞

翰林學士承旨巎巎嘗勸帝就學　朱公遷爲金華郡學正於經傳子史及禮樂律歷制度無不通貫

伯顏弄政哈麻縱淫

秦王伯顏擅作威福弑后伯牙吾氏貶宣讓威順二王殺郯王徹徹篤專權自恣　右丞哈麻進西番僧於帝僧教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僧加璘眞善秘密法帝皆習之

脫脫廢死盜賊莫禁

右丞相脫脫戮力疆場與哈麻不協哈麻使御史誣劾之安置淮南竄雲南矯詔殺之自後災異迭見天雨氂雨血雨毛彰德李生瓜棗陽童暴長黃陵崗石人出盜賊滋起如穎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

宋有韓林夏明玉珍

欒城韓林兒稱宋帝都亳州凡十年爲張士誠所攻明太祖挾之去又三年卒起元順帝至正十五年乙未終二十六年丙午　隨州明玉珍據成都稱帝國號夏傳子昇共九年起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癸卯終明太祖洪武四年辛亥

漢陳友諒吳張士誠

陳友諒徐壽輝之臣弑而自立稱帝國號漢傳子理共五年爲明太祖所滅封歸德侯起元順帝至正二十年庚子終二十四年甲辰　張士誠據平江稱周王後稱吳王凡十五年爲明太祖所滅起元順帝至正十三年癸巳終二十七年丁未

福建友定廣東何眞

元平章政事陳友定守福建汀州八閩爲明將湯和廖永忠所執送至京師斬之　廣東行省左丞何眞

守福建征〈卤〉將軍廖永忠諭以利害遂降擒海寇邵
宗愚數其殘暴斬之廣人大悅
山東毛貴浙東國珍
至正十八年宋將毛貴陷膠州萊州益都濟南般陽
路據濟南置屯田三百六十處爲趙均用所殺 方
國珍授浙江行省參政討張士誠士誠降命還治慶
元兼領溫台全有三郡之地後降明
思齊擴廓强衆專征
李思齊爲平章政事邠國公河南王擴廓帖木兒總
制諸路軍馬調張良弼等不應擊之良弼與思齊連

兵以拒初太子出奔欲自立不從及還京欲以其兵
脅帝禪位又不從故太子深銜之及屢促出師江淮
擴廓不行與良弼等搆兵不已朝廷疑之命太子總
制天下軍馬擴廓止領本軍令諸將分兵拒守擴廓
拒不受未幾奪其軍 思齊擴廓二人惟力服人士
卒苦之明太祖嘗謂擴廓爲眞男子
死封疆者不花澤民余闕福壽搏霄的斤
爲元守封疆死者如江東廉訪使楮不花扞禦淮安
力盡城陷爲賊所斲 婺源汪澤民以禮部尚書致
仕居宣城長槍賊起攻陷寧國被執大罵不屈死諡
文節 淮南行省左丞余闕守安慶孤城六年無援
天完將陳友諒兵至陷之力戰死諡忠烈 南臺御
史大夫福壽以明太祖陷金陵死于兵 河南行省
右丞董搏霄以宋將毛貴破濟寧路拔劍督戰爲賊
刺殺无血惟見白氣冲天 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
的斤以陳友諒攻信州自衢往援城陷力戰死
不華二李無愧魁名
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華與方國珍戰于澄江中頸
而死諡忠介 江州總管李黼以天完徐壽輝陷城
罵賊死諡文忠 高郵知府李齊以行省强至張士

誠軍說降至則士誠下齊于獄時士誠已據高郵詔
赦之齊說百端終無降意士誠呼齊跪齊大罵不屈
死時論大科三魁若黼泰不華及齊皆爲不負所學
戊申八月明入燕京
至正二十八年戊申八月明太祖統兵至通州遂入
燕京
上都先遯惠宗尚存益王被獲部屬分明
明兵入燕帝大懼開建德門北奔如上都駐應昌二
年而殂諡惠宗明將常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益
王買的里八剌而還初遇春等進克元都元主集后

妃皇太子避兵北去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
爲左丞相同守京城不降被殺元亡

一統中外八十九春

自世祖辛巳滅宋至戊申亡主中國八十九年

曾孫泰敬錄

門下族孫安上校字

史要卷六終

史要卷七

荆溪任啟運輯　邑後學吳兆慶箋註

明

凡十六主共二百七十七年起太祖洪武元年戊申終崇禎十七年甲申

明朱太祖神武英明

太祖姓朱名元璋濠州人父世珍母陳氏生四子帝最少兒時多病度爲僧年十七值旱疫父母兄相繼病歿托身皇覺寺後歸郭子興子興卒諸將奉爲吳國公尋稱王滅元即皇帝位都應天

從龍濠右徐達遇春文忠鄧愈湯和沐英廖俞張趙桐

城濟軍

一時豪傑景從倡大義於濠右起兵自和州渡江天完徐壽輝將陳友諒陷安慶太祖勵諸將督舟師乘風溯流而上遂復安慶徐達封魏國公中山王常遇春封開平王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湯和封中山侯沐英封西平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海封虢國公張德勝趙德勝列侯

進克釆石建都金陵

拔釆石進克江寧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立宗廟社稷國號明建元洪武

胡薦劉宋章葉同徵
帝克處州胡惟庸薦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遣使以書
幣徵之又有薦龍泉章溢麗水葉琛亦徵之建禮賢
館於建康後皆重用
康營田穀吳障江陰
命都督康茂才治屯田以給民食遣總兵官吳禎總
江陰四衛軍出海至琉球大洋獲兵船獻俘京師
鄱陽鏖戰韓成代君
漢陳友諒圍洪都帝帥諸將討之大戰鄱陽湖帝屢
困一日被圍帳下指揮韓成服上龍袍冠冕對賊衆
投水圍乃解遂破友諒軍
既縶陳理遂俘士誠
賊見帝投水無鬬志帝揮諸將邀擊之友諒中流矢
死其子理奔武昌自立帝自將伐之理降湖廣江西
悉平　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伐平江克之
獲張士誠以歸
湯廖南伐徐常北征
命征南將軍湯和下福建元平章陳友定死之又同
副元帥廖永忠伐夏下重慶夏明昇降下廣東元何
眞降　徐達常遇春帥師北定中原大破元兵于洛

水北元梁王阿魯溫以河南降
楊靖湖廣傅克階文
平江營陽侯楊璟克靖江路及降兩江土司黃英岑
伯顔等湖廣廣西悉平　前將軍傅友德進自水江
克綿竹至漢川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
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江順流而下
蜀守者見之解體遂拔漢川
定禮正樂寬租恤刑
命儒臣徐一夔等修禮書曰大明禮成　命詹同等
作燕享九奏樂一日本太初二日仰大明三日民初
生四日品物亨五日御六龍六日克階文七日君德
成八日聖道成九日樂清寧　洪武七年九年十五
年十八年屢赦民田租　帝以天鼓鳴日中有黑子
問劉基對曰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
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
桂陶吳宋文治彬彬
桂彥良陶安吳伯宗宋濂俱以文學著政績卓然
辨姦寶訓貽厥子孫
命儒臣宋濂編集歷代奸臣事蹟名曰辨姦錄分賜
太子諸王

惜多猜忌政尚嚴凝

帝以布衣有天下疑忌功臣多行誅戮嘗謂劉基曰元失天下以寬朕救之以猛乎遂訓導葉居昇劾帝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逮詔獄死

胡藍兩獄株連萬人

丞相胡惟庸謀逆誅御史大夫陳寧都督李玉御史中丞涂節等坐死株連究詰指爲胡黨死者一萬五千人涼國公藍玉謀反誅夷三族併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南雄侯趙庸會寧侯張温瀋陽侯察罕都督黃恪蕭用吏部尚書詹

徽侍郎傅友文等凡功臣文武大吏及藍玉舊部偏裨坐黨死者二萬人株連籍沒死徙者數百家元功宿將相繼以盡　帝在位三十一年崩諡文太子早卒太孫允炆立是爲建文帝

建文仁懦制度紛更

帝性慈惠初立燕王來朝登陛不拜御史劾王不敬勿問卓敬密奏燕王智慮過人酷類先帝北平强悍金元所興宜徙封南昌以絶禍本帝大驚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言遣之還國及靖難兵起命將出征猶曰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用方孝孺言內外品官階勳悉倣周禮更定

齊黃議削周代齊岷

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謀削親藩以固根本時燕王屢有不臣之心泰曰燕握重兵宜先削之子澄曰不如先周翦燕之手足遂削周王橚爵并廢代王桂齊王榑岷王楩及周王皆爲庶人

湘柏焚死燕棣興兵

湘王柏造僞鈔又擅殺人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决身是高皇帝之子豈能辱僕隷手求生活盡焚宮室美人乘馬執弓躍入火中死　逮

燕府官校于諒周鐸等至京皆殺之削燕王棣爵逮其官屬謝貴張昺圍燕府第燕王佯病召僧道衍謀朱能曰先擒貴昺餘無能爲燕王稱疾愈使召貴昺付所逮者遂斬之下令安集軍民革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舉兵反號曰靖難尋陷薊州奪居庸關通州遵化永平密雲懷來守將皆叛

耿李失律谷櫘獻門

遣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討燕及棣戰于滹沱河北敗績帝召還炳文黃子澄薦曹國公李景隆代之及棣戰于鄭村壩敗績奔德州又與戰白溝河

又敗再奔德州棣陷之御史劾景隆喪師宜誅不聽
都督盛庸參政鐵鉉敗棣兵于濟南又敗之于東
昌及夾河帝貶齊黃官罷兵請和棣不奉詔遣李景
隆等詣燕議不許復令谷王橞安王楹往不奉命遂
犯京師屯金川門橞等守門登城望見棣麾蓋開門
降

披緇行遯程濟隨行

京師陷帝欲自裁程濟勸止適內官舁一紅篋至云
太祖所遺囑臨大難當發四圍俱錮以鐵二鎖亦灌
鐵帝見大慟急命發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程
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
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
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行薄暮會于神樂觀之西房帝
曰數也程濟遂爲帝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願祝髮
從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曰臣名賢亦宜祝髮各易衣
披牒在殿凡五十六人痛哭仆地矢隨亡帝俱謝去
獨九人從至鬼門一舟艤岸爲神樂觀道士王昇見
帝叩頭稱萬歲曰高皇帝賜夢令臣至此乃乘舟至
太平門昇導至觀俄而應能希賢等至共二十二人
兵部侍郎廖平言不可多人約定不離者三人應能

希賢俱稱比邱濟稱道人往來道路更歷名勝永樂
二年游雲南十年三月應能卒四月希賢卒十八年
冬帝入蜀程濟從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
文皇帝也僧以白官府迎至藩堂衆傳至京師則老
僧也迎入大內號稱老佛以壽終葬之西山不封不
樹在位四年燕王棣篡之改元永樂

成祖剮驚屠戮忠臣

帝性暴殺戮篡位後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
子澄俱夷族 戶部侍郎卓敬御史大夫景清夷族 刑部
尚書侯泰左侍郎胡子昭暴昭戶部侍郎郭任盧迥
副都御史茅大方僉都御史周濬大理寺少卿胡閏
太常寺少卿盧原哲左拾遺戴德彝給事中陳繼之
韓永監察御史高翔甘霖董鏞葉希賢鄭公智謝昇
王度戶部主事巨敬禮部侍郎黃魁宗人府經歷宋
徽盧振僉事林克猷蘇州知府姚善徽州知府陳彥
回某州知府黃希范葉仲惠谷府長史劉璟遼府長
史程通知州蔡運皆被執不屈死 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寺少
卿廖昇大理寺丞鄒瑾修撰王叔英編修王艮御
史魏冕夷三族 曾鳳韶衡府紀善周是修僉都御史程
立本編修陳忠給事中龔泰葉福黃鉞御史林寧英

丁志芳前御史鄒林郎中談翼主事徐子權按察使
王良參政鄭居貞督府長史龍鐔都司斷事方法皆自
殺 又召見僉都御史司中不屈以鐵帚刷其膚肉至
盡而死又捶殺大理寺丞劉端御史連楹延頸受刃白氣冲天
刑部郎中王高駙馬都尉梅殷松江同知周繼瑜吏
部尚書張𬘬兵部侍郎張安國等
方陳鐵練十族遭刑
下文學博士方孝孺獄令草登極詔孝孺衰絰入悲
慟聲徹殿陛授筆札孝孺投筆于地哭且罵復強之
乃大書篡字磔于市誅其九族又以朋友門生廖鏞

林嘉猷等爲一族并誅之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禮部尚書陳迪被召嫚罵不屈族誅 兵部尚書鐵
鉉縛至背立廷中令一顧不可得磔之族誅 都御
史練子寧被執語不遜斷舌探血書於地曰成王安
在遂族誅姻黨連坐戍邊者百五十一人
大寧棄地遷都北平
徙大寧都司於保定自是北邊失一重鎮至天順末
大寧地遂爲朶顏三衛所有遼東宣府聲援隔絕諸
國部落胥列門庭 營北京宮殿作帝都遷之
南定交趾北犁王庭

命副將軍張輔率師討交趾破之獲黎季犛及其子
蒼送京師皆伏誅交趾平分十七府統諸州縣時交
趾故官簡定僭號大越出沒化州山中交趾故名安
南平後改復叛征之至答蘭納木兒河搜山谷三百
餘里引還帝凡四出北庭三定南交 以北征詔天
下自將擊韃靼大敗之於斡難河本雅失里遁遂征
阿魯台敗之阿魯台遣使奏馬哈木弑其本雅失里
擅立荅里巴爲可汗請發兵討之封阿魯台爲和寧
王詔親征瓦剌大破之阿魯台遣使來朝馬哈木亦
來朝阿魯台大敗瓦剌來獻捷北地盡平

煦謀奪嫡黃楊獄廷
帝初起兵次子高煦從戰有功帝喜以爲類己自此
謀奪嫡及議建儲武臣請立高煦文臣金忠不可上
密諮參議解縉對曰立嫡以長復問大學士黃淮亦
如縉言乃立高熾爲太子封高煦爲漢王之雲南以
遠怏怏不去改封青州又不行募兵縱使劫掠僭用
天子車服上聞其不法狀召至褫衣冠將廢爲庶人
太子泣諫乃徙封樂安帝以疾不視朝中外事悉啟
太子處分太子往往裁抑宦侍黃儼等尤疏斥之儼
等素厚趙王高燧造言上注意趙王指揮孟賢等糾

合羽林衛指揮彭旭舉兵將推趙王爲主合宮臣爲
造詔書付中官楊慶養子謀不利于上及皇太子旣
密告錫王瑜知之急入告上覽詔大怒命捕獲既悉
得遂召皇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御左順門親鞫之
賢等皆伏誅幷誅其黨　帝行兵至開平夢神人告
之云天道好生如是者再乃旋師至榆木川而崩在
位二十二年太子高熾立是爲仁宗建號洪熙

洪熙篤孝讓撝不行

初高煦謀奪嫡直文淵閣解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
歸心儲遂定

愛民求諫好學尊經

減租糧罷征役愛民如子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過
激帝怒罷謙朝叅未幾言事者益少下詔求直言復
謙朝叅直言弗諱皆納之置宏文閣選諸臣有學行
者入直命學士楊溥掌閣事帝曰用卿等非止助益
學問亦欲廣知民事聖賢經傳必尊而敬无敢少忽
在位一年崩太子瞻基立是爲宣宗建號宣德

宣德明決漢王親征

帝英明有決斷漢王高煦反帝親征之至樂安高煦
降廢爲庶人尋殺之

三楊蹇夏金黄協心

大學士楊士奇有學行通國體卒諡文貞（是爲西楊）太子
少傅大學士楊榮謀而能斷卒諡文敏（是爲東楊）翰林學
士兼文淵閣大學士楊溥有雅操淳謹小心卒諡文
定（是爲南楊）俱贈太師時號三楊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少
保戶部尚書夏原吉一時輔相旋至洽平原吉有雅
量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皆
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夏諡忠靖蹇諡忠定）戶部侍郎
兼文淵閣大學士金幼孜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
黄淮二人相得金諡文靖黄諡文簡

邵南顧北霜署風清

邵玘詳左都御史顧佐廉明有威政嘗奏其屬不肖
者二十餘人

曹端學正黄福陪京

澠池曹端爲山西霍州學正篤理學教人躬行實踐
人稱月川先生　工部尚書黄福智慮深遠大學士
楊士奇言福四朝舊臣不可令其奔走失優老敬賢
之道帝曰非卿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
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士奇對
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上卽命吏部改福爲南京戶

部尚書卒諡忠宣
惜其輕棄交趾開平
元年帝御文華殿諭諸臣曰近歲用兵交趾一方生靈荼毒已多中國之人疲於奔命因黎氏弑主虐民太宗不得已而伐之狥士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屬非出本心欲如洪武永樂間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何如蹇義夏原吉對曰文皇帝二十年勲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楊榮言交趾上古在荒服外漢唐以來叛服不常兵師費財不可殫述漢元帝罷珠厓前史稱之帝遂棄開平三年城獨石初大將軍常遇春

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分東西守之嘗曰惟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無虞已棄大寧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蹙國三百里　帝在位十年崩太子祁鎭立是爲英宗建元正統

英宗正統首釋陳祚
帝接位卽釋江西巡按陳祚鬱林州知州林長楙之囚宣德六年以奏疏含諷籍其家逮獄至是赦之復其官

柴車王驥西會克平
二年韃靼阿台及朶兒只伯數寇甘涼邊將屢失利遣兵部左侍郎柴車兵部尚書王驥討之許便宜行事二人馳至軍大集兵於轅門問曩遇敵而退者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三軍股慄遂大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俄阿台復入寇遂出塞轉戰千餘里馘酋長五十餘人降其部落窮追至黑泉朶兒只伯遠遁韃靼遂平

王振怙侈劉球慘刑
以宦者王振掌司禮監振狡黠多智帝寵任之呼爲王先生勢傾中外翰林院侍講劉球應詔言事疏入

廷議欽天監正彭德清倚振爲奸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恐摘疏中攬權語激振怒下球錦衣衛獄囑馬順殺之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大呼太祖太宗校斷其首血流被地體猶植立支解之瘞獄戶下

薛瑄陳李道義自尊
大理寺少卿薛瑄有學行人稱爲薛夫子提學山東時以理學課士士風丕變王振問楊士奇有堪爲京卿否士奇以瑄對召居是職瑄至士奇請謁振瑄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振銜之振養子山欲

娶故指揮女誣指揮妻毒殺夫處極刑瑄辨其冤三
御史都御史王文承振指劾瑄下獄論死將刑振蒼
頭泣于爨下問故曰薛夫子將刑也振感動乃免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宗敬與北京國子監祭酒李時
勉並有學行時稱南陳北李振詣國子監時勉不爲
屈振廉其過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遂坐
以擅伐官樹枷于署門監生石大用李貴等三千餘
人上疏救不納會太后父會昌侯孫忠生辰忠言公
卿皆集獨李先生荷校不至太后言于帝釋之
喪師土木景泰卽眞

北寇瓦剌也先入寇王振挾帝親征至土木擄去百
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野王佐學士曹鼐張益
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墮谷連日饑
餓始得達闕太后命帝弟郕王監國卽位尊帝爲太
上皇建元景泰帝攝朝諸臣請族誅王振振黨馬順
叱之給事王竑廷擊順衆隨之爭捶順死朝班大亂
兵部尚書于謙請允其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
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五十株
他珍玩不可勝算
宣府守信大同郭登

也先以帝入營擁至宣府傳輸守將羅亨信等開門
出迎城上人曰所守皆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詔復
擁至大同索金幣都督郭登謀奪駕入城不果也先
遂擁帝北行未幾入寇登數擊敗之
于謙戮力社稷以寧
帝北行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羣臣
聚哭于朝議戰守侍讀徐珵請南遷兵部尚書于謙
曰欲遷者可斬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請
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繕兵甲修戰具分兵九門列
營郭外軍旅臣請當之守議遂定謙提督各營軍馬

也先入犯謙擊却之又遣重臣守宣府大同爲京師
藩籬數以輕騎挫其勁敵也先氣沮遣使請和下兵
部議于謙曰也先與中國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
君父而違大義于理不可也先貪而多詐萬一和議
成則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不可違之速變
于勢不可若能大修武備相機戰守使彼欲不得逞
上皇必還遂戮其謀主喜寧又因牒用間也先遂有
意歸上皇遣使通欵
楊善奉使北駕回輪
時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使議和命左都御史楊

善往報至也先嘗也先曰敕書何以無奉迎語善曰此欲成太師令名使自爲之若載之敕書是迫于朝命非太師誠心也也先喜遂設宴餞上皇上皇行也先送數十里還其知院率兵護送而自與衆伏地羅拜慟哭去上皇將抵居庸帝命禮部議具奉迎禮傳旨以一轎二馬羣臣言禮薄宜遵唐肅宗迎上皇故事帝不從上皇至自東安門入帝迎上皇居南宮百官入朝謁時景泰元年八月也

沂王被廢章鍾死爭

二年帝廢故太子見深爲沂王立子見濟爲太子羣臣莫敢言廣西土官黃玹以事懼罪上疏議建儲太監興安贊成之汪后言儲不可易帝不從未幾見濟死禮部郎中章綸監察御史鍾同請復立沂王爲太子帝震怒執綸同下詔獄大理寺少卿廖莊復言之廷杖謫驛丞左右言事由同倡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殺之綸長繫英宗復辟釋之遷禮部侍郎同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啟知縣莊亦復官

南宮七載徐石奪門天順復辟威福下行

上皇于景泰元年八月還京居南宮至八年已七載矣景帝不豫廷臣請立太子不報時將南郊帝輿疾齋宮召武清侯石亨攝祀事亨知帝病不起與都督張軏等謀迎上皇復位告右都御史徐有貞有貞大喜覽乾象曰時至矣時夜四鼓天色晦冥亨薄南宮城毀垣入挾上皇登輿忽星月交輝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對某某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門陞座時百官以帝視朝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趨入賀百官震駭入謁朝賀帝復位詔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廢景帝爲郕王歸西內革景泰年號復立沂王爲太子以有貞入內閣封石亨忠國公有貞武功伯（尋戍于金齒爲民）下于謙王文等於獄都御史蕭維禎定讞奏上帝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爲無名乃殺之籍其家戍陳循江淵於鐵嶺衞斥蕭鎡商輅爲民謙死之日陰霾四翳天下冤之後憲宗初謙子冕訟冤復官兵部尚書賜祭葬謚忠肅

岳正直發李賢得君

翰林院修撰岳正在內閣負氣敢言時石亨等恣甚正請裁抑之亨怒搆飛語誣之謫欽州同知尋繫詔獄杖戍肅州及憲宗嗣位始召還復其官　大學士

李賢言聽計從每遇災異極陳無隱卒謚文達

克誅曹石追悼建文

太監曹吉祥以復辟功見寵封其姪欽爲昭武伯勢傾中外言官劾其不法命逯杲治之遂謀逆懷慶伯孫鏜討之吉祥欽等皆伏誅信國公石亨以奪門功弟姪家人冒功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奪門籍得官者四千餘人兩京大臣斥逐殆盡中外將帥多出其門所請期于必允帝不能堪法司劾亨謀不軌罷亨朝參遂杲復劾之乃下獄死　建文少子文圭成祖幽之于成都號爲建庶人帝憐其無罪釋之即鳳陽賜室宇奴婢月給薪米聽婚娶出入初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

后妃定分止殉稱仁

孫太后崩錢后爲帝言宣宗后胡氏賢而見廢其歿也人畏孫太后殮葬不如禮勸帝復其位號帝問大學士李賢對曰陛下此心天地鬼神實臨之臣請以陵寢享殿及神主俱宜如奉天殿式帝從之　帝在位十四年沒於也先中間景泰七年奪門復位又八年崩遺詔罷宮妾殉葬太子見深立是爲憲宗建元成化

賢相成化羅諍奪情

大學士李賢爲相尊聖后放宮人多所匡益賢父卒令馳驛歸葬詔奪情賢乞終制不許及還京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疏劾賢曰宋仁宗起復富弼孝宗起復劉珙二人皆不從綱常倫理所關甚大上惡其妄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後因大學士商輅請召還復官

章黃莊昶四諫齊名

三年十二月帝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翰林院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同疏諫帝怒杖之謫懋仲昭知縣昶通判時以懋等與羅倫爲翰林四諫

錢后別葬彭時固爭

慈懿太后錢氏崩帝召大臣議大學士彭時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翌日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言今安厝於左而虛右以待將來則兩全其美矣漢文帝尊薄太后而呂后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下羣臣議皆如時言帝以爲乖禮違親廷臣並上疏諫伏哭東華門外自巳至申不退乃許之時卒謚文

憲

郕王尊謚商輅贊成

初郕王薨謚曰戾荆門訓導高瑤上言請追加廟號章下廷議久不决御史楊守隨亦請改謚大學士商輅極言當復帝號乃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項平滿四韓克大藤

石城酋滿四反衆至數萬遣副都御史項忠討之天寒甚士卒頗困忠慮寇乘凍渡河與套寇合日夜治攻具身當矢石擒滿四至京師伏誅　守臣奏猺賊殘毀廣東又越湖廣江右乞選將征兵部尚書王竑

薦韓雍大破猺于大藤峽賊平

傑安唐鄧俊築榆林

荆襄流民聚衆爲亂國子祭酒周洪謨上言當增置州郡聽附籍爲編氓可實襄鄧戶口帝善之命副都御史原傑出撫傑徧歷山溪宣朝廷德意流民附籍乃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流民始定　寇數入邊兵部尚書白圭請罷延綏巡撫王鋭推陝西布政使余子俊代之子俊徙鎮榆林增兵益衛攻守畢備先是孤城每爲寇擾今成重鎮寇患漸稀軍民得安耕牧

彭韶純正王恕忠貞

外戚周彧與眞定武强民爭田詔刑部郎中彭韶往勘韶至田所徑還奏曰田本民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下韶錦衣衛獄科道交章救乃釋韶先以論都御史張岐倖進下獄至是復下獄直聲振一時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後應詔陳言凡五十餘上皆力阻權倖天下慕之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其諫傳奉官尤切帝怒罷之後卒謚端肅

王竑剛勁林俊忠誠

兵部尚書王竑敢言事巡撫江淮時値大飢死者相

枕籍竑不待奏報大發倉儲米一百六十餘萬賑之全活無算帝得奏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飢死我民矣　刑部員外郎林俊以梁芳繼曉費財害民上疏極諫杖三十降雲南姚官判官卒謚貞肅

汪直西廠兩鉞倖兵

初永樂時置東廠尚銘領之帝置西廠命太監汪直領之直本大藤峽猺種幼入禁中寵倖斥逐大臣殆盡一日小中官阿丑于帝前作醉者嫚罵狀一人佯曰某官至罵如故曰駕至亦如故曰汪太監來則驚廼或問故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時威寧伯

王鉞遼東巡撫陳越媚直結爲死黨阿丑復作直持
雙斧趨而前行帝問故曰吾仗王陳兩鉞耳帝稍悟
會東廠尚銘得罪於直懼乃盡發王鉞交通不法事
帝遂斥直鉞遠去
梁芳繼曉佞佛殃民
內官梁芳薦僧錄司繼曉尊爲左善世發內庫銀數
十萬毁民居建大鎮國永昌寺人民怨望
萬安劉吉黨惡逢君
少師萬安無學術旣柄用日以結納諸閹爲事時萬
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使致殷勤自稱子姪得備知

宮中動靜持政二十年一無匡救作一小篋皆論房
中術末署曰臣安進上令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豈
大臣所爲耶安伏地不能出聲言官劾其罪令恩就
安所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
曰可去矣始惶懼乞休年已七十餘在途猶望三台
星冀復用　少傅劉吉多智屢劾屢升時呼爲劉棉
花以其愈彈愈起也秉政幾二十年一無救正時謠
曰紙糊二閣老泥塑六尚書
鄒智抗疏謫於石城
庶吉士鄒智劾萬安等皆小人宜速退劉吉嫉之囑

御史魏璋劾智妖言罪死王恕上疏極諫乃謫智石
城吏目
時有儒學獻章居仁
廣東舉人陳獻章究心理學以布政彭韶薦授檢討
乞終養人稱白沙先生從祀文廟江西處士胡居仁
學以忠信爲本以力行爲要　帝在位二十三年崩
太子祐樘立是爲孝宗
孝任邱濬大夏文升謝遷劉健徐溥喬新戴珊劉珝倪
岳秦紘韓文許進內外安寧
孝宗所任者若少保武英殿大學士邱濬每舉漢唐

宋中衰以訓戒卒謚文莊兵部尚書劉大夏以河決
張秋築長堤起胙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亘三百六
十里水大治嘗犯顏直諫陳兵政十弊帝皆嘉納卒
謚忠宣吏部尚書馬文升提督團營嚴整諸將黜貪
懦三十餘人西北部不敢窺塞下趙風子反圍鄧州
聞馬尚書家在城中解圍而去帝初耕耤田教坊以
雜伎進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亂
聰斥去之卒謚端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
學術純正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三人同心秉政
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卒謚文正少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處事善斷多所匡正正色率下人比之司馬光文彥博卒謚文靖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徐溥性凝重有度在政府十二年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護保全善類諫撰三清樂章及伐安南帝用嘉納承劉吉恣威福以報私怨之後政不必出於已惟其當用人不必由於已惟其賢有休休有容之度焉受知於商文毅于忠肅拔士得王守溪錢鶴灘皆一代偉人也卒謚文靖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執法不回爲萬安劉吉所忌借遷南京以避之中官懷恩詣閣正色曰新君宜用正人何爲出何公以王恕薦復用卒謚文定左都御史戴珊執法不阿臨事而懼卒謚恭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珝以李孜省左道惑衆力爭之邪謀得沮卒贈太保謚文和吏部尚書倪岳定祧廟禮應古祫祭之制時稱其當卒謚文毅戶部尚書秦紘廉直忠信卒謚襄毅南京兵部尚書韓文遇事能言卒謚忠定吏部尚書許進謹慎小心卒謚襄毅

夢陽應詔茂仁陳情

戶部主事李夢陽指斥貴戚皇母金夫人與壽寧侯張鶴齡日在帝前泣訴下詔獄既而釋之　山西副使楊茂仁性猛烈上疏曰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合敕將與銳回水陰也其應爲內官爲外寇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興等切齒誣茂仁妖言逮繫科道論救謫長沙府同知

優柔寬裕冠於有明

帝優以御下柔以化民寬以待士裕以惠衆仁孝謙恭冠于一代在位十八年崩太子厚照立是爲武宗改元正德

武寵劉瑾寘鐇叛興

東宮舊監劉瑾寵倖專權掌司禮監惟所欲爲中外震駭斥逐故舊杖謫言官慶府安化寘鐇反傳檄討瑾詔右都御史總制三邊楊一清往游擊以一清將至用計襲執寘鐇并其子台潽送至京師伏誅

一清定計二難克平

一清西征寘鐇太監張永爲監軍一清知永與瑾有隙因深與交結請共誅瑾乃因獻俘帝置酒勞永永乘間奏瑾不法事上猶豫未決永曰少遲奴輩虀粉矣上遂命禁軍執瑾籍其家金數百萬珠玉寶玩無算扇藏利匕首二帝大怒曰奴果反因磔于市怨家

爭啖其肉凡附瑾者盡竄逐朝署爲清楊李謚文襄

彬寧羣小導上微行

平鹵伯江彬結義子錢寧擴權數導上微行言宣府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帝喜急裝微服往彬等先爲鎮國府第葺豹房珍玩實其中彬數從帝夜入人家索婦女帝大樂之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賜彬等以國姓並封伯又自加鎭國公太師三至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極諫不聽

梁儲作相危而不傾

帝欲自稱朱壽巡邊命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梁儲草

敕儲不允以手劍逼之儲曰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帝乃止又欲徧觀宇內閣臣九卿疏諫不聽時江西寧王久蓄異謀王祖寧靖王犯法已革護衞至是請復中外懼翰林及部屬官舒芬等一百八十餘人皆以死諫受杖貶斥死者陸震等十餘人時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災異屢見

宸濠再叛守仁克擒

寧王宸濠自復護衞聞帝南幸率其旗校反都御史王守仁方奉命勘事聞變卽傳檄討之擒宸濠并其黨捷音至京師帝已下詔南征漁于積水池有疾還

京崩于豹房在位十六年無嗣迎憲宗孫興獻王孫厚熜于安陸藩府入正大統建元嘉靖守仁卒謚文成

嘉靖入繼議禮紛紜

命禮部會議興獻王稱號內閣楊廷和尚書毛澄書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授之曰是可爲據稱孝宗爲皇考興獻王爲王叔父妃曰王叔母議上帝不懌曰父母若是互易耶其再議廷和等偕蔣冕毛紀上言舜不得並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君惟陛下取法二君毛澄亦會廷臣再三執奏俱留中不發

張桂稱旨何楊受刑

觀政進士張璁疏言廷議欲考孝宗叔興獻王此拘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耳興獻王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將毋自絕其後乎今陛下以倫敘當立非爲孝宗後也稱王叔母則當以君臣見子可以臣母乎南京刑部主事桂蕚亦言陛下入繼大統非爲人後當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帝方拒廷和乃手詔內閣尊父爲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廷和等特不可封還手詔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今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

恩而棄大義御史陳昌等百五十八皆言稱皇非是
毛澄請稱興獻王爲興獻帝王妃蔣氏爲興獻后俱
不報特命張璁桂萼爲翰林院學士學士豐熙等皆
不願與璁萼同列乞罷歸翰署爲之一空吏部右侍
郎何孟春姚夔率百官伏哭東華門修撰楊愼會羣
條伏左順門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命中官
諭之退不聽帝怒執學士豐熙張翀御史余翱郎中
余寬黃德顯陶滋相世芳大理寺丞毋德純八八下
獄楊愼等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大怒盡
逮何孟春等二百二十八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

五品以下予杖杖死編修王相等一十八人

既定三禮主敬作箴

上改孝宗稱皇伯考尊興獻王與妃爲皇帝皇后張
璁著大禮或問大禮集議上之萼上正大禮璁請彙
爲全書備載大臣進退百官譴謫以志陛下之明斷
書成帝自製序文名曰明倫大典頒天下削大學士
楊廷和籍斥吏部侍郎何孟春等爲民改張璁名曰
孚敬進少師謹身殿進萼少保武英殿帝製敬一箴
示羣臣廟號興獻皇帝睿宗祔太廟

聽信方士嚴嵩媚君

帝以道士邵元節爲尚書封眞人班二品加陶仲文
少師一品眞人仍兼傅保封恭城伯營大亨殿大高
元殿作雷壇建醮工費以億萬計帝自號長生聖智
帝君　武英殿大學士嚴嵩撰青辭媚上竊權罔利
帝迷于方士悉委任之

讒殺曾銑河套永淪

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帝壯之下部議不決大學
士夏言議河套不可失保薦曾銑鎮守帝命銑總督
軍務往鎮之嵩不悅會俺荅與寇入犯嵩奏銑開邊
釁言和同附會以悞國總兵仇鸞阿嵩誣銑尅取軍

糧倡議復套失律冒功斬銑于市妻子流二千里并
殺言以仇鸞統兵守邊衛由是河套淪失邊患以起
後謚銑襄愍謚言忠愍

東倭北鄙蹂躪靡寧

時東北國邊境日尋干戈

三楊二沈忠憤莫伸

帝用方士言諭廷臣令太子監國舉朝愕不敢言太
僕寺卿楊最抗疏極諫下詔獄杖殺之後謚忠節帝
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元日微雪嵩作頌稱賀監察
御史楊爵上疏諫帝震怒下獄榜掠血肉狼籍死而

復蘇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疏救亦下獄死兵部員
外郎楊繼盛初諫馬市劾仇鸞廷杖見嵩父子竊弄
國柄上疏劾其五奸十大罪嵩怒搆于帝杖一百下
獄論死會張經李天寵以邊事縱賄坐大辟嵩揣帝
必殺二人因附繼盛名于經後以奏斬西市其妻張
氏上書請代夫死詞極哀痛嵩屏不上錦衣衞經歷
沈鍊劾嵩父子奸貪十大罪拷掠戍鍊于保定鍊縛
草爲三人象李林甫秦檜嚴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
嵩聞竄鍊名于白蓮教中上之斬于宣府子襄褒戍
極邊尋杖殺之大同總兵周尚文屢立邊功卒其家
奏求卹典不報給事中沈束疏爲請卹語侵嵩杖束
下獄長繫

鄒林再疏奸黨用懲

嵩晚年靑辭多假他手不工失帝歡御史鄒應龍論
嵩植黨蔽賢父子濟惡帝罷其相下其子工部侍郎
世蕃于獄戍之邊并其客羅龍文等擢應龍通政使
參議世蕃戍雷州未至私返巡按御史林潤發其罪
大學士徐階以獄詞俱言殺楊繼盛事不合乃改通
倭貪賂疏上之遂棄市籍其家珍寶踰天府嵩歸後
六年寄食于養濟院以死　帝在位四十五年崩三
子裕王載垕立是爲穆宗建元隆慶

隆慶卹忠徐階當國

少傅東閣大學士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諸臣死者
卹錄罷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論方士罪錄
用先朝樊深等三十一人復楊繼盛四人職賜謚贈
蔭諭祭復廷杖楊最等一十二人職亦贈蔭復戍邊
唐冑等二十七人職并卹錄罷黜熊浹等

孫植鐵人海瑞淸直

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操守廉潔魏國公徐鵬舉庶子
邦寧之母有寵欲奪長子邦瑞公爵事聞下植按問

植奏邦寧越法干紀坐鄭氏娶于適夫人存日詰命
宜奪上可其奏　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劾帝薄於父
子君臣夫婦不如漢文帝大怒責其詈主毀君杖六
十下詔獄穆宗嗣位釋之當官力矯惰偷墨吏望風
解印去及卒士大夫醵金爲斂百姓罷市送者數百
里不絕謚忠介　帝在位六年崩太子翊鈞卽位是
爲神宗建元萬歷

萬歷幼冲居正擅國

帝時年十歲以大學士張居正知經筵事居正秉政
權綱獨攬

高拱罷歸趙吳杖斥

居正陷大學士高拱與太監馮保令一無鬚男子衣蟒如宦者狀趨走張皇侍衞執之下東厰問其名曰王大臣保令家人納刃于其袖中與太監陳洪謀大逆發緹綺圍高拱第械其奴居正詰主使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力解方緩其獄博使校尉怵大臣吐實曰自馮保來語加大臣刑大臣呼曰許我富貴何刑也且我何處識高閣老保懼以生漆瘖大臣付法司斬拱得白奪職歸　居正父卒戶部侍郎李幼孜倡奪情議太監馮保留之于是留者

相繼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等交章爭坐杖戍侍郎于愼行等疏救不納

法尚申韓中外慄慄江陵既亡君臣愁忽

居正輔帝專尚刑名自江陵亡後帝日事逸樂不見羣臣三十有六年章奏都不檢閱案積如山紀綱日壞宵小秉國實爲喪亡所由

朝鮮喪兵貽譏遠國

倭寇陷朝鮮詔以宋應昌經畧備之總兵李如松往救官軍喪失以僉都御史楊鎬經畧朝鮮鎬與總督邢玠總兵麻貴攻之前後死者二萬人自倭主平秀吉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

高淮楊素礦稅騷繹

畿內奸民從恿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前衞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遣中官高淮楊素等數十人爲稅使各省增設蔓延遍天下天津店稅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荆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碁布爪牙肆毒劫奪殺人有司稍忤其意刻即逮治中外諸臣疏諫數千百疏不聽

民不聊生變亂蠭起

鎬陷劉杜北關丧沒

遼東經畧楊鎬統兵出塞天大雪師不前總兵官杜松敗遁劉綎深入三百里歿于陣文武將吏死者三百一十餘員軍士死者四萬五千八百餘人報至京師大震

顧李東林湯顧黨敵

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會推閣臣舉王家屏忤旨削籍歸無錫故有東林書院爲宋儒楊時講學處憲成偕同志鳳陽巡撫李三才講學其中是爲黨議之始

時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峻號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崑黨又开詩教等爲齊黨官應震等爲楚黨姚宗文等爲浙黨宣崑齊楚三黨日以攻擊東林爲事

光宗東宮張差梃擊

太子常洛時居慈寧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梃擊傷守門監入宮被執太子以聞命法司按問先後鞫奏犯名張差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執舉朝驚駭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脅令吐實詞連內監劉成龐保皆貴妃親侍于是廷臣交章言禍生肘腋急宜翦除不報給事中何士晉直攻國泰

且侵貴妃帝諭妃自爲計妃乞哀太子明無他意太子請帝速具獄帝召羣臣入諭解之磔張差掠死成保于禁中　帝在位四十八年崩太子常洛立是爲光宗建元泰昌

可灼紅丸泰昌一月

上不豫召醫官陳璽視脈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一劑一晝夜三四十起科臣楊漣劾文昇用藥無狀帝疾甚召諸臣于乾清宮命封李選侍爲皇貴妃選侍趣皇長子出欲封后帝不應帝問有鴻臚寺官進藥者安在閣臣方從哲日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命宣至可灼立進紅丸帝服訖氣稍平稱忠臣者再復一丸明日帝崩會議可灼遣戍文昇遣南京從哲自請削奪　帝在位一月崩長子由校即位是爲熹宗建元天啟

選侍移宮天啟爰立

楊漣等念皇子無嫡母生母時年方十五李選侍嘗邀封后非所以重付託議令移宮爭不決至登極諸臣立宮門請乃移宮

化貞喪遼并殺廷弼

廣寧巡撫王化貞守河西與遼東經畧熊廷弼素不

合化貞敗盡失河西之地御史梁夢環劾廷弼盜軍資十七萬帝怒并殺廷弼傳首九邊籍其家

魏客擅權緹騎四出

賜太監魏進忠名忠賢印曰顧命元臣乳母客氏曰奉聖夫人委以國事忠賢與客氏私恣行威福有不合者即發緹騎逮治逮給事魏大中過吳吏部周順昌哭送之忠賢聞揑旨逮順昌于蘇州爲市民顏佩韋等擊死詔斬佩韋等五人于蘇

楊左諸賢同時殞歿

逮左都御史楊漣謚忠烈僉都御史左光斗謚忠毅

給事中魏大中諡忠節御史袁化中諡忠愍太僕寺少卿周朝瑞諡忠毅陝西副使顧大章諡裕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諡忠介蘇松巡撫周啟元諡忠惠諭德繆昌期諡文貞御史李應昇諡忠毅周宗建諡忠毅黃尊素諡忠端忠賢俱誣以受熊廷弼賍銀五日一比皆掠死禁中前左都御史高攀龍聞緹騎將至自沉于池諡忠獻削吏部尚書趙南星侍郎陳于廷等籍榜東林黨人示天下遍立忠賢祠于各省封公稱九千歲帝在位七年崩無嗣立信王由檢熹宗弟是為莊烈帝建元崇禎

崇禎入繼克誅閹逆

嘉興貢生錢嘉徵疏列忠賢十大罪廷臣亦交章劾之遂誅忠賢及客氏籍其家詔逆案臣工以七等定罪

流寇蔓延身殉社稷

流賊李自成張獻忠等蔓延天下又值頻年荐飢無賊之處爭相為盜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京師上同太監王承恩登萬壽山望烽火燭天回乾清宮嘆曰苦我民耳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自為計后自經召公主至揮刀斷左臂手慄而止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少頃易服持三眼鎗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仍回南宮登萬壽山之壽皇亭自經而崩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薄德菲躬上干天怒然皆諸臣之悞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承恩對縊大學士范景文等死之帝在位十七年崩明亡

當時僭位宏光淫佚隆武僭閩魯王僭浙永歷廣川終於敗滅

大臣史可法等迎神宗孫常洵子福王由崧立于南

都號宏光荒淫無道任用馬阮以亡總兵鄭鴻逵立太祖七世孫端王孫聿鍵于福建福州號隆武山西僉事鄭子尹子謙同張國維等立魯王于浙江紹興府大臣瞿式耜繼奉神宗孫桂王由榔立于廣東號永歷福建舊臣蘇觀生等立隆武弟唐王聿鐭于廣川號紹武

綜覽史編存亡具列用賢者興用佞者滅愛民者昌虐民者絕百世可知視茲往轍永命祈天曰惟

大清定鼎與天無極

先君子甫弱冠與任先生安上交嘗手鈔其家藏釣臺
宗丞所撰史要一書每謂纂言紀事約而能賅實初學
稽古之助輒詳攷其本末以爲之注通籍後屢膺文衡
重任未暇卒業迨讀禮南旋自喜得致力於此乃不數
載而竟賫志以終慶每覽遺稾嗚咽不能已舟車南北
藏諸行篋中者忽忽已十年所矣歲甲戌兩淮鹺使阿
公奉
命校刊全唐文俾慶襄其事因以暇日取二十三史一
一排纂閱兩載而成自知譾陋未能爲作者功臣亦藉
以竟先人未竟之志云爾丁丑孟夏吳兆慶敬跋

〔清〕魏翼龍撰

春秋滕薛杞越莒邾許七國統表六卷

清道光十三年蕭山存問堂刻本

道光十三年鐫

春秋七國統表

蕭山存問堂藏板

序

蘭山魏際雲先生博雅君子也於經史諸書靡不研究辛卯秋安硯竟陵郡齋適榮亦廁延醴仙太守幕

得以晨夕過從間嘗繙閱選中書籍中有疑義輒諮詢之先生但為道其源流昭晰以明由是交相友善先生因出所著春秋滕薛杞越莒邾許七國統表示榮屬榮序之將梓以問世榮性魯鈍於考據之學素未究心曷敢妄贊一辭重以謙諉伏而讀之其紀年

始周平王元年終赧王三十四年而以七國之存亡會盟諸事蹟挨次記於是下編為世次年表旁加以考證其所攷證皆博採

學者皆以己意必求有所依據而一衷於確不可易蓋以補史記之闕也參稽精覈用心良苦非平日績學功深烏能成此是書一出吾知讀春秋史記者爭先覩為快已

道光十三年歲次癸巳孟春月金陵愚弟金惠榮謹序

自序

予幼時讀春秋左傳喜編列國世系後讀史記見杞越二國有世家而不列於年表其滕薛莒邾許諸國史記俱無世家世次多無可考宋林氏堯叟編列國紀年於春秋十二公之首滕薛杞越莒邾許等國一例紀年時予年幼無知妄

取春秋左氏所載事蹟暨孔氏正義所引杜預世族譜及竹書紀年通鑑前編所載越句踐以下各君之年併包少東孟子年譜所載滕文之年倣史記年表式始自春秋訖於戰國編滕薛杞越莒邾許七國表一帙考證一帙存之書簏迨弱冠偕弟子負後三躓

鄉闈以科名難以倖獲遂棄舉子業從先叔父遊幕安徽習申韓之業已三十餘年不復覩是帙矣丁亥歲予歸省親因課子檢書簏見所編七國表多附會舛錯因不欲棄幼時記問摭拾之勞復購從前未見之書並於戚友處借觀藏書詳加叅考將舊時所編

增刪改易爲世次一卷年表一卷考證四卷其表始於周平王元年終於周赧王三十四年因起於春秋前訖於春秋後名曰春秋滕薛杞越莒郳許七國統表爰倩梓人付之梨棗自知譾陋必爲博雅君子所譏聊爲後人覆瓿之用云爾

道光十三年歲次癸巳孟春上浣蕭山魏翼龍際雲氏自序

凡例

一七國統表次序先滕者周之同姓也以下均以爵之尊卑爲序故次薛次杞終春秋皆伯爵也次越次莒次邾子爵也次許男爵也

一統表起於周平王元年以有許文公可紀也訖于周赧三三十四年以是年邾尚未滅也後此則無可考故不紀至越祀之絕雖至秦始皇二十五年降越君而止苐史記至無疆稱越以此散經世通鑑均于周顯王三十五年書楚滅越故無疆以後表內不復紀也

一各國世次有春秋經傳可考者以春秋經傳爲正其餘以史記紀年世族譜索隱外紀大紀大事記分記通志通考通鑑諸書爲據其羣書有可採者亦均錄入俱於考證內載明以見表之所本不敢妄紀也

一考證內所引書名有相類者則書著書姓名以別之至未見原書而於他書內錄入者則載明由某書錄入於上不敢以未見原書爲見也

春秋滕薛杞越莒邾許七國統表目錄

蕭山魏翼龍際雲編輯　男玉山校

卷之一
世次
滕世次
薛世次
杞世次
越世次
莒世次
邾世次 小邾世次附
許世次
卷之二
年表
始周平王元年辛未終赧王三十四年庚辰
卷之三
考證
滕始封考
滕侯穀至隱公考
滕定公文公考
宋滅滕考

薛始封至惠公考
齊滅薛考
唐書薛世系與春秋不符考
卷之四
考證
杞始封至武公考
杞靖公至桓公考
杞孝公至僖公考
杞稱伯稱子考
杞湣公至簡公楚滅杞考

越始封考
越封爵考
越稱王考
越無壬至允常考
越句踐在位之年考
卷之五
考證
越鼫與至王翁考
越王翳至無彊考
楚滅越考

越絕書吳越春秋所載句踐以下世次考
越有芊姓之說考
莒始封考
莒茲丕公至郊公狂考
莒敖公考
楚滅莒考
卷之六
考證
邾始封至儀父考
邾儀父入春秋至公子何考

邾考公穆公考
楚滅邾考
小邾考
許始封至許男斯考
許元公考
楚滅許考

春秋滕薛杞越莒邾許七國統表卷之一

蕭山魏翼龍際雲編輯　[illegible]山校

世次

滕世次

叔繡

名錯周文王子武王封之於滕漢書地理志水經注俱云周懿王子水經注作叔繡文公

滕侯縠

縠一作穀春秋隱七年卒諸國統紀錯始封十六世至滕侯

宣公

名嬰齊春秋分記帝王姓系譜俱滕侯子文獻通考世次作宣侯諸國統紀左傳事緯俱在位七十五年宋執之

按文獻通考宣侯後有孝侯轍四傳刈實作孝侯鄭世族譜春秋分記諸國統紀帝王姓系譜俱無孝侯故不入世次

昭公

世族譜名毛伯宣公孫外紀名毛文獻通考名元帝王姓系譜宣公子諸國統紀在位四十一年

文公

世族譜外紀大紀俱名繡昭公子文獻通考世次作文侯名壽在位二十五年春秋大全在位十年

成公

左傳穀梁名原公羊名泉文公子在位三十六年

悼公

左傳穀梁名寧公羊名甯成公子文獻通考世次作悼侯在位二十五年

頃公

名結悼公子在位二十三年

隱公

名虞毋頃公子在位七年

定公

即世本考公麇

文公

即世本元公宏定公子包氏孟子年譜在位十二年滕後爲宋所滅

按滕有三文公水經注叔繡爲文公春秋時昭公子文公戰國時定公子文公也又鄭樵通志滕隱公以下春秋後至公邱二十一世爲秦所

滅與國策大紀諸書所載宋滅滕異故公邱不
入世次

薛世次

奚仲
黃帝之後夏封奚仲爲薛侯

仲虺
湯左相周武王復以其苗裔爲薛侯通鑑綱目武
王封仲虺弟雍滑之後於薛

薛侯
春秋二十國年表隱十一年朝魯名穀春秋分記
莊三十一年卒稱伯不知名謚

獻公

名穀文獻通考世次作獻侯

襄公
名定獻公子在位十三年

薛伯比
襄公子在位一年

惠公
左傳穀梁名夷公羊名寅大紀比之子帝王姓系
譜襄公子在位十二年薛後爲齊所滅
按唐書世系表薛自昣至愍侯淇爲楚所滅凡
二十一世鄭樵通志謂只本人家譜籍無足信

也故均不入世次

杞世次

東樓公

東樓一作東婁周武王封東樓公於杞以奉夏后氏祀

西樓公

東樓公子

題公

西樓公子古今人表東樓子

謀娶公

題公子史記徐廣註謀一作謨冊府元龜註謀一作謀

武公

謀娶公子在位四十七年

靖公

武公子在位二十三年

共公

靖公子在位八年

德公

共公子世本作惠公在位十八年

成公

世本惠公子在位十八年史記鄭樵通志文獻通考俱無成公

桓公

名姑容德公子成公弟在位七十年世本史記冊府元龜鄭樵通志俱在位十七年

孝公

名匄世族譜外紀名丐桓公子在位十七年

文公

名益姑孝公弟古史孝公子在位十四年

平公

左氏穀梁名郁釐公羊名鬱釐史記名鬱譙周名鬱來文公弟在位十八年

悼公

左氏穀梁名成公羊名戌平公子在位十二年

隱公

名乞悼公子諸國統紀南氏綱目俱無隱公

僖公

僖一作釐名過史記名遂隱公弟古今人表隱公子世族譜悼公曾孫在位十九年

滑公

滑一作閔名維僖公子在位十六年

哀公

名闕路譙周作懿公滑公弟在位十年

出公

史記名歁徐廣註歁一作遬冊府元龜名刺註刺作遬古史名敕文獻通考世次作幽公滑公子在位十二年

簡公

名春出公子史記立一年爲楚所滅外紀四年爲楚所滅

越世次

無余

夏后少康之庶子少康封之於越以奉禹祀吳越春秋作無余越絕書作無餘墨子緊虧始邦於越盧云卽無餘

無壬

無余之苗裔

無暺

吳越春秋無壬生無暺路史註無壬生暤繹史作無皐

夫譚

吳越春秋無暺卒或爲夫譚路史註暤生夫譚越絕書作夫鐔註鐔一作鐔

允常

吳越春秋路史作元常冊府元龜作允嘗夫譚之子

句踐

紀年是爲菼執允常之子吳越春秋在位二十七年外紀在位三十三年大紀在位三十年前編綱目在位三十二年

鼫與

紀年名鹿郢大紀作適郢句踐之子在位六年

不壽

紀年是爲盲姑鼫與之子在位十年

翁

紀年名朱勾水經注引紀年作末句不壽之子在位三十七年

翳

翁之子在位三十六年

按路史引紀年翳爲子諸咎所殺諸枝立是爲

孚錯枝一年其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考紀年云越人殺諸咎吳人立孚錯枝爲君似孚錯枝專爲吳人所立是以次年大夫定亂始立初無余也故孚錯枝不入世次

之侯

紀年名初無余是爲莽安索隱引紀年作初無余之翳之子在位十一年繹史在位十九年

無顓

紀年是爲菼蠋卯索隱路史卽王子搜在位八年史記古史冊府元龜鄭樵通志文獻通考帝王姓

系譜俱無無顓

無彊

彊一作疆之侯之子索隱路史無顓之弟在位二
十三年爲楚所滅

莒世次

兹輿期

兹輿期一作兹與少昊之後周武王封兹輿期於
莒十一世至兹平公

兹丕公

名期

紀公

名庶其

厲公

名季佗韋昭國語註作季乞文獻通考作季佗紀
公子春秋分記云世族譜次之渠邱公之上而闕
其年淩氏列國紀年厲公在渠邱公後在位二十
年

渠邱公

名朱大紀莒子朱謚厲公春秋分記文十八年嗣
立在位三十二年春秋大全渠邱公即季佗在位
三十二年淩氏列國紀年渠邱公在厲公前在位
十二年

犂比公

犂比一作黎比名密州又名買朱鉏外紀大紀俱

厲公孫春秋大全春秋集義俱渠邱公子在位三十五年

展輿

左氏作展輿公羊穀梁作莒展犂比公子在位一年尚史不記年

著邱公

名去疾犂比公子在位十三年尚史在位十四年

共公

名庚輿著邱公弟在位九年尚史在位八年

郊公

外紀大事紀大紀俱名狂著邱公子在位三十八年春秋分記郊公復入在位九年後亦莒子狂文獻通考世亦郊公後亦莒子任共公四傳刈實郊公後亦莒子任共公買尚史郊公名任在位三十九年

敖公

說苑作穆公外紀或曰即郊公或云非也莒後爲楚所滅

邾世次

邾俠

俠一作挾顓頊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曹俠於邾爲附庸

非

山東通志俠之子

成

山東通志非之子

車輔

山東通志成之子

將新

山東通志車輔子

訾父

山東通志將新子

夷父

世族譜作夷父顏顏與卿家廟碑邾武公名夷父字顏鄭樵通志公羊謂之顏公山東通志訾父子

叔術

公羊何休註顏公弟山東通志夷父弟

夏父

公羊釋文顏公子山東通志叔術子自佽至夏父
並見繹史
邾子克
字儀父進爵爲邾子竹書紀年作邾莊公世族譜
自佽至儀父十二世山東通志夏父子
邾子瑣
克之子在位十二年
文公
左氏名蘧蒢公羊作蘧篨穀梁作籧篨瑣之子在
位五十二年

定公
名貜且文獻通考世次作貜且通鑑綱目帝王姓
系譜俱名貜文公子在位四十年
宣公
左氏名牼公羊穀梁名瞷定公子在位十八年
悼公
名華文獻通考世次作卓公宣公子在位十五年
莊公
名穿悼公子在位三十四年
按邾有兩莊公紀年儀父爲莊公又悼公子莊
公也
隱公
名益文獻通考世次名益姑莊公子在位二十年
吳執之後復位二年越執之
桓公
名革隱公子在位十四年春秋分記在位十五年
公子何
吳越春秋作太子何隱公子桓公弟
考公
隱公曾孫

穆公
改國號曰鄒孟子外書作邾婁繆公邾自桓公以
下春秋後八世爲楚所滅
小邾世次附
郳友
世本名肥夷父顏之少子周封於郳爲附庸
郳黎來
世族譜外紀作犂來鄭樵通志作黎郲郲顏曾孫
進爵爲小邾子
穆公

名魁黎來之孫
惠公
穆公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爲楚所滅

許世次
文叔
周武王封文叔於許以奉太岳之祀漢書地理志路史俱作大叔
德男
外紀文叔之後曰德男
伯封
見外紀
孝男
見外紀

靖男
見外紀
康男
見外紀
武公
見外紀
文公
外紀名與父
莊公
世族譜名葨人𦵏外紀名弗

桓公
世族譜名鄭莊公弟世本作許叔疑鄭即是外紀
桓公鄭疑即許叔春秋分記諸國統紀俱無桓公
穆公
名新臣公羊作繆公仁山通鑑前編作穆侯闕名
春秋二十國年表春秋分記林堯叟列國紀年諸
國統紀俱以穆公爲許叔林氏列國紀年諸國統
紀俱在位四十二年分記居外十五年居位四十
二年共五十七年帝王姓系譜無穆公
僖公
名業穆公子在位三十四年
昭公
名錫我僖公子在位三十年
靈公
名甯昭公子在位四十五年
悼公
名買靈公子在位二十四年
許男斯
路史註一作斯蘧悼公子在位十九年鄭滅之
元公

左氏穀梁名成公羊名戍世族譜悼公孫帝王姓
系譜悼公子在位二十二年
公結
元公子結至戰國初爲楚所滅

春秋七國統表卷一終

蕭山魏翼龍際雲編輯　男玉山校

年表

始周平王元年辛未終赧王三十四年庚辰

周滕薛杞越莒邾許

	辛未
	周平王元年
文王第十四子叔繡始封姬姓侯爵十六世至滕侯穀	
夏車正奚仲始封任姓侯爵	
夏禹之後東樓公始封姒姓侯爵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	
夏少康庶子無余始封姒姓子爵傳至無壬生無曎無曎後夫譚夫譚生允常	
少昊之後茲輿期始封嬴姓子爵十一世至茲丕公紀公以下爲已姓	
顓頊之後陸終第五子晏安之裔曹俠始封曹姓附庸國俠後曰非曰成曰車輔曰將新曰訾父曰夷父曰叔術曰夏父曰儀父儀父進爵爲子	
大岳之後文叔始封姜姓男爵文叔後曰德男曰伯封曰孝男曰靖男曰康男曰武公曰文公	許文公與父 幽王死公與申侯魯侯鄭子立平王于申

二		
三		
甲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甲申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杞謀
	二十	娶公

			卒子
			武公
			立
	二十		杞武
	一		公元
			年
	二十		二
	二		
	二十		三
	三		
甲午	二十		四
	四		
	二十		五
	五		
	二十		六
	六		
	二十		七
	七		
	二十		八
	八		

					甲辰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甲寅					己未
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邾莊公克

此春秋始
五十
三十
莒子
夫人姜氏歸于向我入向以姜氏還及紀盟于容
邾儀父及魯侯盟于蔑

五十一年
三十一

崩
周桓
三十二
伐杞取牟婁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七

王元年
二
莒伐我取牟婁

二
三十三
宋取我田我與鄭伐宋入其郛

甲子三
三十四

四
滕侯穀卒
三十五
魯伐我

子嬰齊立

五
滕宣公嬰齊元年
三十六
及魯盟于浮來

六
二
三十七

七
三
三十八

八
四
朝魯
薛侯朝魯
三十九
許莊公弗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八

齊魯鄭入許莊公奔衛鄭使許叔居許東偏許叔立

	九	五		四十				許桓公鄭元年 卽許叔
	十	六 朝魯		四十一 朝魯不敬魯入杞				二
	十一	七		四十二 會魯侯于郕				三
	十二	八		四十三				四
甲戌	十三	九		四十四				五
	十四	十		四十五				六
	十五	十一		四十六				七
	十六	十二		四十七年			魯伐我	八

				卒子靖公立				
	十七	十三		杞靖公元年				九
	十八	十四		二				十
	十九	十五		三				十一
	二十	十六		四 會魯莒盟曲池		會魯侯杞侯盟于曲池		十二
	二十一	十七		五				十三
	二十二	十八		六				十四
甲申	二十三年	十九		七			使世子朝魯	十五 入于許
	崩周莊王元年	二十		八				

								甲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齊公子小白自
會魯侯盟于趙宋魯衛伐我										

	十三	十四	十五年崩	周僖王元年		二	三	四
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會諸侯盟于幽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年卒子	共公立	杞共公元年	二	三
莒入于	齊 譚子來奔							
				會齊侯于北杏			及宋齊伐郳	邾莊公克卒子
								會諸侯盟于幽

	甲辰				春秋七國統表〈卷二				
	五年崩	周惠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		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
	四	五	六	七			八年卒子德公立	杞德公元年 世本作惠公	二
			魯夫人姜氏來	魯夫人姜氏來	十三				
瑣立	邾子瑣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甲寅		春秋七國統表〈卷二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
										薛伯
	三	四 娶魯女	五	六 朝魯	七			八	九	十
				莒慶如魯迎叔姬		十四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年卒子蘧蒢立	邾文公蘧蒢元年	二	三
								鄭人侵我		

							甲子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卒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四	五	六 魯公子慶父來奔魯以賂求我歸之魯夫人姜氏來奔	七 我求賂于魯魯公子友使大夫敗我師會諸侯于酈獲于檉	公之弟挐魯敗我師于偃	八	九	十
								許穆公新臣從齊伐楚卒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年崩	周襄王元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十八年卒子成公立	杞成公元年		二	三	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于師子業立	許僖公業元年會諸侯盟首止	二 楚圍我齊率諸侯救我乃還公	從蔡侯見楚子于武城面縛銜璧楚釋之	三	四 會諸侯盟于洮	五 會諸侯盟于葵

				甲戌				
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六十 六	六十 七	六十 八	六十 九	七十	七十 一	七十 二	七十 三
	五	六	七	八 杞夷病	九	十 齊率諸侯城緣陵而遷我	十一	十二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 一	二十 二	二十 三
邱	六 會齊侯伐北戎	七	八	九 會諸侯于鹹	十	十一 楚伐徐會諸侯盟于牡邱使大夫從齊救徐	十二 會諸侯于淮	十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七十 四	七十 五年宋執宣公	滕昭公毛伯元年 世族譜宣公孫	二	三 會宋公伐鄭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 四 會宋伐齊	二十 五 會宋公曹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宋公使我執鄫子用之次睢之社	二十 六	二十 七 滅須句魯伐我	二十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會諸侯于孟	十八 會宋公伐鄭

	甲申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四	五		六	七
	十八年卒弟姑容立	杞桓公姑	容元年	二	三
				及魯平使大夫莒慶會魯侯衛子盟于洮	莒茲丕公期 會魯侯衛甯速盟于向
邾伐我取須句我出師敗魯師于升陘獲魯侯胄縣諸魚門	二十 九	三十		三十 一	三十 二
	十九	二十		二十 一	二十 二

								甲午		
十九		二十		二十 一	二十 二	二十 三	二十 四	二十 五	二十 六	二十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四	朝魯無禮會公子遂帥師入杞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會諸侯盟于踐土又會于溫								
三十	三	三十	四 會諸侯于溫	三十 五	三十 六	三十 七	三十 八	三十 九 魯伐我取訾婁	四十	四十
二十	三 楚率我圍宋	二十	四 晉率諸侯圍我	二十 五	二十 六	二十 七	二十 八	二十 九 晉陳鄭伐我	三十	三十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卅二

七	二十	八	二十	九	三十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三		十四		十五				
一	四十	二	四十	三	四十	四			
一	三十	二	三十	三	三十	四年	卒子	錫我	立

三十	一			三十	二		三十	三年	崩
二十				二十	一		二十	二	
十六				十七			十八		
				徐伐我 魯使公孫敖來盟			魯公孫敖來奔		
四十	五			四十	六	魯伐我取須句	四十	七	
許昭	公錫	我元	年	二	會晉趙盾于扈		三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卅三

			甲辰						
周頃	王元	年	二		三		四		
二十	三		二十	四	二十	五	二十	六	朝魯
十九			二十		二十	一	二十	二	朝魯請絕叔姬
四十	八		四十	九	五十		五十	一	
四	楚伐鄭使大夫會晉趙盾救鄭		五		六		七		

五						六年	崩		
二十	七					二十	八		
二十	三					二十	四		
五十	二年	遷于	繹卒	子貜	且立	邾定	公貜	且元	年
八						九	會諸侯盟于新城		

	周匡王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莒紀公庶其弒子季佗立太子僕奔魯
伐魯以魯使弔喪不敬故魯叔彭生帥師伐我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我我有辭乃還	二	三	四	五
	十 會諸侯盟于扈	十一	十二	十三

	甲寅						
五	六年崩	周定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越與楚盟
莒厲公季佗元年	二		齊侯魯侯爲我平郯我不肯魯侯伐我取向				
六 朝魯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七	四十一年卒子繡立 宋同我圍我		三十七			十四	二十二
	八	滕文公繡元年 宋伐我以我恃晉不事宋故		三十八			十五 魯伐我取繹	二十三
	九	二		三十九		齊魯伐我	十六	二十四
甲子	十	三		四十			十七	二十五
	十一	四		四十一		齊師伐我	十八	二十六
	十二	五		四十二			十九	二十七
	十三	六		四十三			二十	二十八

	十四	七		四十四			二十一	二十九
	十五	八		四十五			二十二 會諸侯盟于斷道	三十年卒子甯立
	十六	九		四十六 魯侯伐我			二十三 我大夫戕鄫子于鄫	許靈公甯元年
	十七	十		四十七			二十四	二
	十八	十一	使大夫會楚公子嬰齊盟于蜀	四十八			二十五 使大夫會楚公子嬰齊盟于蜀	三 公爲楚右侵衛使魯盟于蜀
	十九	十二		四十九			二十六	四 鄭伐我
甲戌	二十	十三		五十 朝魯			二十七	五 鄭襲我田我敗

鄭師于展陂鄭伯侵我取鈕任冷攻田

二十一年　崩　二十四　五十　一　夫人姬氏出歸于曾　會諸侯盟蟲牢　二十六　八　會諸侯盟于蟲牢　公如楚怨鄭伯與鄭伯訟鄭不勝

周簡王元年　十五　五十　二　二十七　九　明魯

二　十六　五十　三　楚伐鄭晉率我救鄭盟于馬陵　晉率我救鄭同盟于馬陵　三十八　晉率我救鄭同盟于馬陵

三　十七　五十　四　莒渠　三十九　鄭攻我東門　邱公　一　朱　魯公孫嬰齊來聘　晉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

道于我言我城惡我不設備

四　十八　五十　五　如魯迎夫人之喪以歸會諸侯盟于蒲　會諸侯盟于蒲楚公子嬰齊伐我入渠邱我囚楚公子平殺之楚圍我我潰楚遂入我鄆　三十　二　十　鄭圍我

五　十九　五十　六　三十　三　十一

六　二十　五十　七　三十　四　十二

七　二十　一　五十　八　三十　五　十三

八　二十　二　五十　九　三十　六　晉率我伐秦　十四

九　甲申　二十　三　六十　晉率我伐秦　莒渠　三十　邱公　七　朱卒　十五　鄭公子喜帥師伐我我師敗之鄭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 四	二十 五年卒子	原立	滕成公原元年	二
	六十 一	六十 二		六十 三	六十 四 朝魯
厲公孫甯州立	莒犂比公 寗州元年	二		三 齊高無咎來奔	四
	三十 八 會與于鍾離	三十 九 晉[illegible]我伐鄭		四十 年卒子牼立	邾宣公牼元年 朝魯會盟于虛朾
伯復伐我入我郛	十六 我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我于葉	十七		十八	十九

					甲午
十四 年崩	周靈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三 晉率我圍宋彭城	四 使大夫會晉荀罃于戚城虎牢以偪鄭	五	六	七 會諸侯盟于戚	八 朝魯
晉率我圍宋彭城	使大夫會晉荀罃于戚城虎牢			會諸侯盟于戚	
六十 五	六十 六	六十 七	六十 八	六十 九	七十 年卒子匄立
五 晉率我圍宋彭城	六	七 會諸侯盟于雞澤	八 伐鄫	九 會諸侯盟于戚	十 滅鄫莒正輿子王湫來奔殺之
二 晉率我圍宋彭城 朝魯	三 使大夫會晉荀罃于戚城虎牢	四 會諸侯盟于雞澤	五 伐鄫魯臧孫紇救鄫侵我我敗魯于狐駘	六 會諸侯盟于戚	七 魯叔孫豹來聘且修平
二十	二十 一	二十 二 晉荀罃帥師伐我	二十 三	二十 四	二十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九	十	十一 從晉伐鄭門于北門同盟于戲	十二 會吳于租晉率我伐鄭戍鄭虎牢	十三 晉率我伐鄭同盟于亳又伐鄭會于蕭魚	十四
		從晉伐鄭門于北門同盟于戲	會吳于租晉率我伐鄭戍鄭虎牢	晉率我伐鄭同盟于亳又伐鄭會于蕭魚	
杞孝公匄元年	二	三 從晉伐鄭斬行栗同盟于戲	四 會吳于租晉率我伐鄭戍鄭虎牢	五 晉率我伐鄭同盟于亳又伐鄭會于蕭魚	六
十一 會諸侯于鄬	十二 伐魯以疆鄫田	十三 從晉伐鄭同盟于戲	十四 會吳于租伐曾晉率我伐鄭戍鄭虎牢	十五 晉率我伐鄭同盟于亳又伐鄭會于蕭魚	十六 伐魯圍台魯季
八 會諸侯于鄬	九 使大夫會晉侯于邢丘聽晉命朝聘之數	十 從晉伐鄭門于師之梁盟于戲	十一 會吳于租晉率我伐鄭戍鄭虎牢	十二 晉率我伐鄭同盟于亳又伐鄭會于蕭魚	十三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甲辰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五	十六 會吳于向晉率我伐秦	十七	十八	十九
		會吳于向晉率我伐秦		會諸侯于溴梁	
	七	八 會吳于向晉率我伐秦	九	十 會諸侯于溴梁	十一
孫宿救台遂入鄆取鍾而歸	十七	十八 使公子務婁會吳于向晉執之以我通楚使故晉率我伐秦侵魯使大夫會于戚	十九	二十 會諸侯于溴梁晉執公以我伐魯且通齊楚之使故	二十一
	十四	十五 會吳于向晉率我伐秦使大夫會于戚	十六 伐魯	十七 會諸侯會于溴梁晉執公以我伐魯且通齊楚之使故	十八年卒子華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晉[illegible]邑衛宋伐我	三十六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卅三

	十七	十八	
	二十 晉率我圍齊	二十一 盟于祝柯	
	晉率我圍齊	盟于祝柯	
	十二 晉率我圍齊	十三 盟于祝柯	
	二十二 晉率我圍齊	二十三 盟于祝柯	
立 伐魯為助齊故	邾悼公華元年 晉率我圍齊	二 盟于祝柯晉執公以我伐魯故取我田自漷水	歸之于魯
	三十七	三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二 會諸侯盟于澶淵	二十三
十四 會諸侯盟于澶淵	十五
二十四 及魯平使大夫會魯仲孫速盟于向會諸侯盟于澶淵	二十五 會諸侯于商任
三 會諸侯盟于澶淵魯仲孫速帥師伐我	四 大夫庶其以漆閭丘奔魯
三十九	四十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卅四

	二十一 孔子生	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會諸侯于沙隨		
	十六 會諸侯于沙隨	十七年卒弟益姑立	
	二十六 會諸侯于沙隨	二十七 齊侯襲我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我與齊杞梁等戰于蒲侯氏獲	杞梁我行成
會諸侯于商任	五 會諸侯于沙隨	六 大夫畀我出奔魯魯臧孫紇來奔	
	四十一	四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六 會諸侯于夷儀	二十七 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邱
會諸侯于夷儀	衛獻公殺 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邱
杞文公益姑元年 會諸侯于夷儀	二 會諸侯于夷儀同盟于重邱
二十八 齊崔杼伐我侵介根會諸侯于夷儀	二十九 朝齊會諸侯同盟于重邱
七 會諸侯于夷儀	八 會諸侯同盟于重邱
四十三 與楚伐鄭	四十四

甲寅
二十五
二十八
三
三十九
四十五年如楚卒于楚子買立

二十六
二十九 公如宋會宋請屬滕公不與盟
四
三十一
十 公如宋會齊請屬邾公不與盟
許悼公買元年 使大夫會諸侯

一
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七年崩
三十
五 朝晉
二
三十
十一 朝魯
二 朝楚

周景王元年
三十一 使大夫會城杞
使大夫會城杞
六 晉荀盈率諸侯之大夫城我淳于使魯歸我侵田公如魯盟
吳伐我獲俘為閽閽弑吳君
三 使大夫會城杞
三十
十二
三

二
三十
使大夫會澶淵
七
三十
十三
四

二 使大夫會澶淵
使大夫會澶淵
四 使大夫會澶淵
使大夫會澶淵 鄭良宵求奔復入于鄭

三
三十三 如晉會葬葬晉襄公
八
三十
十四
五
五年公子展輿弑其君而自立 公子去疾奔齊

四
三十四
九
一
莒展輿元年 魯季孫宿伐我取鄆我告于會 秋齊納公子去疾于莒展
十五年卒子密立
六 使大夫會諸侯之大夫于虢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二七

	丶	一	
	五	六	七
	三十五	三十六年卒子寗立 魯使叔弓來弔	滕悼公寗元年 會楚子申
	丶		
	十	十一	十二
		一	越大夫常壽過會楚于申楚戮辱之
輿出奔吳 魯疆鄆田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常儀靡奔齊	莒著邱公去疾元年	二	三 魯取我鄫
	邾莊公穿元年	二	三 我不會楚辭以難
	七	八	九 朝楚從楚子田于江南會諸侯于申楚率我伐吳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二八

甲子		一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丶		丶	
十三	十四年卒弟郁釐立	杞平公郁釐元年 晉取魯成歸于我	二	三
大夫常壽過從楚伐吳		一	楚放陳公子招于我	
四 大夫牟夷以牟婁及防茲奔魯我愬于晉魯敗我師于蚡泉我不設備故	五	六	七	八
四	五	六	七	八
十 從楚伐吳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楚遷我于夷大夫許圍貢于楚

十三　七　使大夫如晉送葬　葬晉平公
使大夫如晉送葬　四　使大夫如晉送葬
十四　八　五
十五　九　六　使大夫會于厥慭
十六　十　會諸侯盟于平邱
七　會諸侯盟于平邱
九　魯伐我取鄆我怨于晉　使大夫如晉送葬
九　使大夫如晉送葬
十五　使大夫如晉送葬
十　十　會魯仲孫貜盟于祲祥
十六　楚遷我于荊
十一　十一　十七
十二　十二　十八　會諸侯盟于平邱我怨　會諸侯盟于平邱我怨　楚復我遷邑我自吳還
十七　十一　八
十三　十三　十九　會于晉晉辭魯侯不與盟　魯于晉居莒
年卒子郊公狂立蒲餘侯殺公子意

甲戌　十八　十二　九
恢狂出奔齊著邱公弟庚輿立
莒共公庚輿元年　十四　二十
十九　十三　十　二　使大夫會齊侯盟于蒲隧　十五　二十　一
二十　十四　十一　三　十六　二十　二
二十　十五　十二　四　十七　二十　三
一
襲鄅入之盡俘而歸鄅子從邾而求我反其夫人而舍其女
楚使王子勝遷我于白羽

二十六　二	二十七　三	二十八　四	二十九　五年崩	周敬　王元
				二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五　齊高發伐我公奔紀鄣齊使孫書伐之入紀	六	七	八　齊北郭啓伐我我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我我行成公如齊盟于稷門之外	九年　奔魯
十八　宋公伐我取蟲盡歸鄅俘使大夫會宋公盟于蟲	十九	二十二	二十三　一	二十四　二
二十四年飲世子止之藥卒子斯立	許男斯元年			吳敗我于雞父

		甲申		
年	二	三	四	五
	二十　一	二十　一　使大夫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	二十　三	二十　四
		使大夫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		
	十八年卒子成立	杞悼公成元年	二　會齊侯魯侯莒子邾子盟于鄟陵謀納魯侯	三
	楚畧吳疆越大夫胥犴勞楚子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楚子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楚子			
齊人納狂于莒	莒郊公狂元年	二	三　會盟于鄟陵	四
城翼還取我師于武城獲我大夫徐鉏邱弱茅地我愬于晉	二十五　三	二十六　四　使大夫會于黃父	二十七　五　會盟于鄟陵	二十八　六

	六		七	八		九		十		
使大夫會于扈	二十	五年	卒子結立滕頃公結元年	二		三		四		
						薛獻	公穀卒子定立	薛襄	公定	元年 使大夫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
		四	五	六		七		八	使大夫會城成周	
			六					越子	允常 吳伐我破檇里	
		五		七		八		九	使大夫會城成周	
使大夫會于扈大夫快出奔魯	二十	七	二十 八	二十	九	三十	大夫黑肱以濫奔魯	三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甲午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會諸侯于召陵盟于臯鼬
二	與宋爭役	三		四		五	會諸侯于召陵盟于臯鼬
九		十		十一		十二	年 會諸侯于召陵盟于臯鼬 公卒于會子隱公乞立其弟過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會諸侯于召陵盟于臯鼬
三十	二	三十	三	三十	四年卒子益立公及魯仲孫何忌盟于拔	邾隱	公益元年 會諸侯于召陵盟于臯鼬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會諸侯于召陵盟于臯鼬 遷于容城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六	七	八	九	十
弑隱公而自立	杞僖公過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入吳因吳在楚故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	三	四	五	六
	十八	十九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悼公孫成立蓋楚復立之	許元公成元年	二	三

			甲辰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如魯會葬葬魯
十一	十二	十三年卒子比立	薛伯比元年弑襄公子夷立	薛惠公夷元年	二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越子允常卒子句踐立 始稱王	越王句踐元年 吳伐我我敗吳師于檇李	二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如魯會魯侯	十二 朝魯執玉高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四七

		定公					如魯奔喪	
	二十	二十三		十二三		二十	十三	十
	六				吳敗我于夫椒遂入越我保于會稽行成于吳 五		魯仲孫何忌帥師伐我 從楚圍蔡	
	二十	二十四		十三四		二十	十四	十一
	七	一 朝魯				六	魯伐我取漷東及沂西田公及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盟于句繹	
	二十	二十五		十四五		二十	十五	十二
	八	二			與大夫范蠡入臣于吳	七	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我	
	二十	二十六		十五六		二十	十六	十三
	九	三年卒子虞母立				八		
	三十	滕隱七		十六七		二十	十七	十四
		公虞			自吳歸國	九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四八

		母元年						
	三十	二	八	十七八		三十	十八	十五
	一					齊國夏來奔遂奔魯 魯仲孫何忌帥師伐我		
	三十	三	九	十八九		三十	十九	十六
	二					一	魯侯伐我入邾執公以歸因諸負瑕我大夫茅夷鴻自請救于吳	
甲寅	三十	四	十	十九十		三十	二十	十七
	三			年卒子維立		二	年魯歸隱公吳執之使諸大夫奉太子革為政	

					庚申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春秋止此
五	六	七年隱公卒			
十一	十二年惠公卒				
杞滑公維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一	十二	十三率衆朝吳吳子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	十四	十五入吳殺吳太子友吳厚禮請成乃與吳平	十六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年郯公卒
邾桓公革元年	二隱公奔魯遂奔齊	三	四	五	六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年卒子結立	許公結元年

			甲子	
四十	四十一孔子卒	四十二	四十三年崩	周元王元年通鑑綱目敬王四十四年崩元王七年崩與史記異今依史記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七	十八	十九秋伐吳敗吳于笠澤又大敗之于沒又敗之于郊吳師三戰三北	二十	二十一侵楚楚公子慶公孫寬追我師至冥不及而還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十二
二十
一　十一月圍吳
十二
七

三
十三
二十
三　使大夫聘齊魯
十三
及齊侯魯侯盟于顧
八

四
十四
二十
四　納邾子益于邾邾子革來奔
十四
年越納隱公于
九

冬滅吳吳子夫差自殺我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王使人賜胙命爲伯諸侯畢賀作伐吳之曲反國至五湖上將軍范蠡辭去

邾桓公革奔越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至

五
十五
二十
五　殺大夫文種魯叔青來聘使諸鞅聘于魯
十
邾隱公益後元年

六
十六
二十
年公弟閼路弒公而自立
六　執邾子益以歸立公子何魯侯來朝
二
十一
越執隱公以歸立公子何

七
杞哀公閼路元年
二十
七
邾子何元年
十二
無道

八年
崩
二
二十
八　使皐如后庸納衛侯輒不克納衛司徒期來聘
二
十三

周貞定王元年 春秋傳止此

三

二十 九 使后庸如魯聘使魯歸邾田封于駘上后庸及魯侯盟于平陽魯侯來奔徙都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

二一 越使魯歸我田封于駘上魯侯來奔遂奔越

十四

二五三

甲戌 二

四

三十

邾考公 隱公益之曾孫在位之年無考故附于公子何之後

十五 許公結至戰國初爲楚所滅 許滅之年無考故附于此

三

五

三十

四

五

六 三十二年 卒子鼫與立

七 越王鼫與元年 紀年名鹿郢

二五四

六 八 二

七 九 三

八 十年 四 卒滑公子欶立

九 杞出公欶元年 五

十 二 六年

			卒子不壽立
	十一	三	越王不壽元年 紀年是爲盲姑
甲申	十二	四	二
	十三	五	三
	十四	六	四
	十五	七	五
	十六	八	六
	十七	九	七
	十八	十	八
	十九	十一	九
	二十	十二	十
		年卒	年弑
		子春	子翁
		立	立 遜女子
	二十	杞簡	越王

	一	公春元年	翁元年 紀年是爲朱句
甲午	二十二	二	二
	二十三	三	三
	二十四	四年 楚滅杞	四
	二十五		五
	二十六		六
	二十七		七
	二十八年崩		八
	周考		九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三七

干支	周	(下欄)
	王元年	
	二	十
	三	十一
甲辰	四	十二
	五	十三
	六	十四
	七	十五
	八	十六
	九	十七
	十	十八 楚滅莒
	十一	十九
	十二	二十
	十三	二十一
甲寅	十四	二十二
	十五年崩	二十三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三六

干支	周	(下欄)
	周威烈王元年	二十四
	二	二十五
	三	二十六
	四	二十七
	五	二十八
	六	二十九
	七	三十
	八	三十一
甲子	九	三十二
	十	三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甲戌十九 二十 二十

三十四 三十五 滅郯以郯子歸 三十六 三十七年卒子翳立 越王翳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年崩 周安王元年 二 三 四 甲申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甲午十五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夳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

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甲辰二十五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二十六年崩
一	三十二	三十三紀年遷于吳	三十四	三十五	夳	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越殺諸咎

周烈王元年

吳人立孚錯枝爲君

越王之侯元年 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之是爲莽安初無余之即王之侯

周：二 三 四 五 六 七年崩

周顯王元

越：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周：年 甲寅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越：九 十 十一年寺區弟思弑其君莽安次無顓立

越王無顓元年 是爲菼蠋卯

二 三 四 五 六

	十一				七			
甲子	十二				八年卒弟無疆立			
	十三				越王無疆元年			
	十四				二			
	十五				三			
	十六				四			
	十七				五			
	十八				六			
	十九				七			
	二十				八			
	二十一				九			
甲戌	二十二				十			
	二十				十一		鄒穆	

	三						公 改國號曰鄒改鄒之年無考故附于此與魯鬨殺我有司三十三人	
	二十四				十二			
	二十五				十三			
	二十六				十四			
	二十七				十五			
	二十八				十六			
	二十九		下邳遷于薛 薛已爲齊滅		十七			

三十　十八
三十　十九
一
丙申　三十　滕定　二十
二　公
即世本考公麋使世子如楚
薛侯之年無考故附子此
三十　二十

三
一
三十　二十
四
二
三十　二十
五
三年
楚滅
越殺
越王
無彊
三十

六
三十
七
三十
八
三十　滕定
九　公卒
子文
公立
文公即元公宏

使然友之鄒問喪禮于孟子
四十　滕文
公元
年
四十二
一
甲午　四十三
二
孟子來問爲國孟子勸行井田

法不果行
四十四
三
四十五
四
四十六
五
四十七
六
四十八

七　齊田嬰將城薛公恐問孟子
四十九
八年
崩
周愼　十
靚王
元年
二　十一
三　十二

年卒　齊孟子來弔王驩　葬文公大雨雪太子從而諫改期葬
甲辰四
五
六年
崩
周赧

王元
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甲寅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甲子 十八	十九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主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甲戌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春秋七國統表 卷二 七圭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庚辰 三十四
	孟子卒			宋滅滕 稱臣于齊			齊王來勿納			鄒後為楚所滅 是年尚有鄒郯

滅之年無考故附于此

春秋七國統表卷二終

禮記滕伯文鄭康成註殷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是周以前本有滕國也春秋隱七年孔疏地理志云沛郡公邱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與此異

春秋滕薛杞越莒邾許七國統表卷三

蕭山魏翼龍際雲編輯

考證

滕始封考

史記滕薛騶夏殷周之閒封也索隱曰滕不知本封蓋軒轅氏之子有滕姓是其祖也後周封文王子錯叔繡於滕故宋忠云今沛國公邱是滕國也

漢書地理志沛郡公邱縣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師古曰左氏傳云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云懿王子未詳其義耳

杜預世族譜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也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邱縣是也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

水經注滕周懿王子錯叔繡文公所封也宋謀瑋注箋世本云周文王子錯叔繡封於滕杜預世譜並同惟漢書地志沛郡公邱縣注謂滕是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故水經注仍其說

鄭樵通志周同姓國滕文王第十四子叔繡後也武王封之於滕舊云滕在沛國公邱縣東南按晉志云公邱屬魯國今兗州龔邱是

文獻通考滕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也地在兗州龔邱今徐州有故滕城

洪亮吉左傳詁地理志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按古今人表滕叔繡在中上注文王子此注謂出懿王葢傳寫誤一字

考叔繡爲文王子世本世族譜俱同漢書古今人表亦云文王子惟漢書地理志云懿王子與人表互異水經注亦稱懿王子而云叔繡文公所封是叔繡謚文公也孔頴達春秋正義引地理志以爲文王子葢所見本異耳今依世族譜爲表

陳傅良曰凡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此其名何遂失國而不歸也方苞曰滕子何以名自是不返國也

世族譜注案文公子三字永樂大典脫侯從昭三年正義所引世族譜補入

滕侯穀至隱公考

公羊傳隱七年滕侯卒何休註滕子先朝隱公疏在十一年即此君之子也

春秋桓二年滕子來朝杜預註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葢爲時王所黜孔頴達疏自是以下滕常稱子故疑爲時王所黜於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微弱猶爲天下宗主尚得命邾爲諸侯明能黜滕爲子爵

春秋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左傳宋人執滕宣公公羊傳何休註名者著葵邱之會叛天子命者也唐趙匡春秋纂例被執失地則名不然則否宋孫明

復春秋尊王發微滕子名者惡遂失國也

春秋昭三年滕子原卒孔頴達疏杜世族譜滕成公是文公之子

春秋哀十一年滕子虞母卒孔頴達疏四年滕子結卒虞母代結爲君

世族譜宣公嬰齊　昭公毛伯宣公孫　文公繡　成公原文公子　悼公寧　頃公結　隱公虞母右滕人七

通鑑外紀周桓王四年滕侯薨襄王十一年宋襄公執滕宣公嬰齊自滕叔繡至宣公十七世矣定王七

年滕昭公毛薨子文公繡立簡王十一年滕文公薨
子成公原立景王六年滕成公薨子悼公寧立敬王
六年滕悼公薨子頃公結立敬王二十九年滕頃公
薨子隱公虞毋立敬王三十六年滕隱公薨

皇王大紀周定王七年滕侯薨謚曰昭公子繡嗣簡
王十一年滕侯薨謚曰文公子原嗣景王六年滕侯
薨子寧嗣

春秋分記滕姬姓侯爵其先出自文王子錯叔繡武
王封錯于滕自錯至宣公十七世宣公之父隱七年
卒書侯而不名宣公始書侯後書子遂以子爵終春

秋論曰滕侯宣公繼世以侯爵見于經自桓二年宣
公來朝乃降稱子至宋襄繼起遂見執焉蓋滕之降
爵固以見其日就卑替然稽其始降則肪乎宣公者
也　滕侯不詳嗣立改元之年隱七年卒不見名謚
　宣公名嬰齊僖十九年宋人執之春秋經傳皆不
載卒葬日月　昭公宣公孫經傳不見嗣立改元之
年宣九年卒　文公宣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十
六年卒在位二十五年　成公名原世族譜文公子
成十六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三年卒在位三十六
年　悼公名寧昭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二十八

年卒在位二十五年　頃公名結昭二十八年嗣立
明年改元至哀四年卒在位二十三年　隱公名虞
毋哀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一年卒在位七年

文獻通考滕世次滕侯穀宣侯嬰齊孝侯轍昭公元
文侯壽成公原悼侯寧頃公結隱公虞毋（四年獲麟）

（按四年獲麟蓋謂自隱公卒至獲麟之年四年也諸國統紀滕悼公下有哀公疑誤刊）

諸國統紀滕姬姓國文王子錯始封十六世至滕侯
入春秋滕侯宣公昭公文公成公悼公哀公頃公隱
公（隱七滕侯）春三月滕侯卒（僖十九宣七十五）春王三月宋人執
滕子嬰齊（宣九昭四）十一　秋八月滕子卒（成十六文二十五）夏四
月辛未滕子卒（昭二成三）十六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頃二十四當作二十三）

（昭二十八悼二十五）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哀四頃二十四）秋八月
甲寅滕子結卒（哀十一隱七）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春秋大全宣九年滕子卒昭公也子文公壽嗣成十
六年滕子卒左傳滕文公卒汪氏曰在位十年成公
原立

凌迪知帝王姓系譜文王子叔繡之後封於滕　滕
侯　宣公嬰齊（滕侯子）昭公毛（宣公子）文公繡（昭公子）成公
原（文公子）悼公（成公子）頃公結（悼公子）隱公

南軒通鑑綱目周簡王十一年滕文公卒子原嗣是
為成公景王六年滕成公卒子寧嗣是為悼公敬王

按譚貞默孟子編年畧由

朱彝尊經義考錄入

六年滕子寍卒子結嗣是爲頃公敬王二十九年滕
頃公卒子虞毋嗣是爲隱公敬王三十六年滕隱公
卒
凌堃列國紀年周桓王四年滕侯穀卒宣公嬰齊立
馮李驊左繡隱七年滕侯卒註公卒宣公立
馬驌左傳事緯列國年表周桓王四年滕侯卒桓王
五年滕宣公嬰齊元年襄王十一年宋執滕子
馬驌繹史滕世系叔繡滕侯宣公昭公文公成公悼
公頃公隱公
譚貞默孟子編年畧滕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

之後見春秋者滕侯穀宣公嬰齊孝侯輒昭公元文
侯壽成公原悼公寍頃公結隱侯虞毋
涂錫禧春秋四傳刈實滕世次本末滕侯穀宣侯嬰
齊孝侯鄭昭侯元文侯壽成公原悼侯寍頃公結隱
公虞按滕自叔繡以下至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即
穀也其後稱子葢爲時王所黜
陳厚耀春秋氏族圖滕本支圖滕侯穀（隱七年卒）宣公嬰
齊（隱十一年朝魯桓二稱子僖十九宋執之）孝侯（見史記）昭公元（宣九卒）文公
壽（成十六卒）成公原（昭三卒）悼公寍（昭二十八卒）頃公結（哀四卒）隱
公虞毋（哀十一卒）

春秋文十二年滕子來朝明季彭山曰滕自宣公見執於宋而從之二十六年矣昭公嗣立復朝魯宋亂不暇爭也

吳鳳來春秋集義滕國世次叔繡（文王子後無考）宣公嬰齊
孝公鄭昭公元文公壽成公原悼公寍頃公結隱公
虞毋
李鍇尚史滕世家滕宣公甍昭公即位　年表周襄
王九年起書滕宣至周頃王元年書滕宣昭
考春秋分記宣公爲滕侯子文獻通考載滕侯
之名宣公下有孝侯轍一世四傳刈實作孝侯
鄭陳厚耀氏族圖謂孝侯見史記今考史記並
無滕孝侯按馬端臨記邾莒許滕薛郳諸國事
實謂世系之傳授苟有可考者則書之難書者

闕之所叙述一依史傳元文不敢有所去取刪
潤是其所載孝侯轍葢本之史傳原文第考杜
預世族譜宣公後即昭公昭公爲宣公孫杜氏
世族譜本之世本旁引傳記其說最古世族譜
既無孝侯外紀大紀均皆不載春秋分記亦以
昭繼宣是滕之世次應以世族譜爲正昭公以
下外紀大紀俱父子相承齊履謙滕國統紀世
次一依春秋所載于宣昭二公俱紀在位之年
自有所據尚史謂宣公甍昭公即位而表于頃
王元年尚書宣昭未詳所本今依世族譜外紀

春秋分記諸國統紀爲表

孟子外書文說篇亦載此事而文小異

吳淑雪賦註引孟子文亦小異末有太子曰善句

滕定公文公考

孟子滕文公爲世子趙岐註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麇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逸孟子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於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爲出帳三日后葬今先王欲小留而安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宋吳淑雪賦葬滕文而弛期

大事記周赧王二年孟軻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勸滕文公修井田法不果行解題曰以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三篇首章考之孟子先適梁次適齊次適宋次適滕年月不可考今載於去齊之次年

譚貞默孟子編年畧戰國滕有定公文公見孟子俱失名古紀世本諸侯之世滕有考公麇元公宏則文公後也

包少東孟子年譜周顯王三十二年滕文公爲世子之楚過宋見孟子顯王三十九年滕世子使然友之

鄒問喪禮顯王四十二年孟子至滕文公問爲國顯王四十七年文公聞齊築薛甚恐問孟子愼靚王二年孟子至齊愼靚王三年滕文公卒孟子出弔於滕

考滕定公卽世本考公文公卽世本元公趙岐註甚明譚氏謂考公元公在文公後未知何本通孟子載滕文公卒因雨雪更葬期事戰國策呂氏春秋以爲魏惠王未知孰是至定公文公卒年史傳無可考惟包少東孟子年譜載之其載顯王四十二年孟子至滕與文獻通考赧王二十九年宋滅滕上距孟子時四十餘年相合

今依趙岐註及包少東孟子年譜爲表

路史以越王朱句所滅之滕係黃帝之後註引司馬貞云滕之祖校案滕周封叔繡于滕卽滕本封之地彼時已無軒轅後之滕國矣

宋滅滕考

春秋隱七年滕侯卒孔穎達疏譜云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世本云齊景亡滕案齊景之卒在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爲君而云齊景亡滕爲謬何甚服虔昭四年註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謬言之

竹書紀年周威烈王十一年於越滅滕

戰國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高誘註康王剔成之弟　呂氏春秋高誘註宋康王名偃

漢書地理志滕三十一世爲齊所滅

古史曹叔世家滕常與諸侯會朝後春秋七世齊所滅又宋世家王偃滅滕

大事記周赧王二十九年宋滅滕

皇王大紀周赧王二十九年宋有雀生鸇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王喜起兵滅滕

鄭樵通志滕隱公以下春秋後至公邱二十一世爲秦所滅釋例云春秋後七世爲齊所滅

王伯厚玉海通鑑答問滕滅于赧之二十九年此其可攷者

案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滕至公邱爲秦滅之文

文獻通考周赧王二十九年宋滅滕上距孟子時四十餘年

譚貞默孟子編年畧或云周赧王二十九年滕爲宋所滅則去孟子卒三年誤也傳記滕文公卒再傳二十一年滅於宋春秋釋例云滕國春秋後七世爲齊所滅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邱二十一世爲秦所滅互異公邱亡國故無謚也小國得延至秦并喪禮井田之致畧可見於茲矣

任啟運孟子考畧赧王十四年記言孟子去滕二十一年而滕亡則宋滅滕當在此年

考滕之亡漢書與世族譜爲齊滅紀年爲越滅戰國策爲宋滅通志有秦滅齊滅二說古史于曹叔世家云滕爲齊所滅于宋世家云王偃滅滕亦兩存其說大事記大紀玉海文獻通考均云周赧王二十九年宋滅滕按史記齊滅宋在赧王二十九年綱目于齊滅宋下敘王偃滅滕事是宋滅滕後卽爲齊滅歟譚貞默以赧王二十九年宋滅滕爲誤而云傳記滕文公卒再傳二十一年滅于宋任釣臺又謂記言孟子去滕二十一年而滕亡宋滅滕當在赧王十四年彼此互異具所引傳記均未知出何書今依國策大事記玉海文獻通考爲表

薛始封至惠公考

左傳隱十一年薛侯曰我先封杜預註薛祖奚仲夏所封

左傳定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杜預註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邳下邳縣仲虺奚仲之後

公羊傳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隱七年疏薛侯父卒在春秋之前

左傳昭三十一年薛伯穀卒杜預註襄二十五年盟重丘孔穎達疏傳言同盟故書薛于重丘以前雖數

與魯盟薛入春秋以來卒葬不見經傳未知此穀以何年即位故舉去今近者言之

公羊傳定十二年薛伯定卒何休註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禍端在定疏子未三年失衆見弒即下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是也

左傳哀十年薛伯夷卒孔穎達疏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此夷當代爲君爾

國語滕薛鄒莒韋昭註薛妘姓

世族譜薛國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爲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

左傳商有姺邳杜預註姺邳二國名邳今下邳縣

漢書地理志薛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又東海郡下邳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

說文邳奚仲之後湯相仲虺所封國在魯薛縣

晉書地道記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

水經注泗水東南過下邳縣西應劭曰奚仲自薛徙居之故曰下邳也

晉太康地記奚仲冢在薛城南二十五里山上百姓爲之神靈也

路史禹封奚仲於薛註今徐之薛城有奚公山奚仲

冢後紀十三奚仲生吉光是主爲車建侯於薛後紀五

通鑑外紀薛任姓黃帝之後奚仲爲夏車正遷于邳湯相仲虺居薛周武王復以其苗裔爲薛侯齊桓公之伯黜爲伯周惠王十四年薛伯穀敬王九年薛獻公穀子襄公定立敬王二十二年薛襄公穀子比立敬王二十三年薛弒其君比惠公夷立敬王三十五年薛惠公穀

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

闕名春秋二十國年表薛魯隱十一年見來朝名穀

皇王大紀周敬王九年薛伯穀子定嗣敬王二十二年薛伯穀子比嗣敬王二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子夷

通志都邑畧奚仲遷于邳又以邳爲薛

按五年獲麟蓋謂自惠公卒至獲麟之年五年也

嗣

春秋分記薛任姓侯爵黃帝裔奚仲之後也夏封奚仲爲薛侯後遷于邳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國在徐州滕縣　薛侯魯隱十一年來朝莊三十一年夏四月卒來朝稱侯卒稱伯不知名謚

鄭樵通志周異姓國薛任姓黃帝之孫顓帝少子陽封於任故以爲姓十二世孫奚仲爲夏車正禹封爲薛侯奚仲遷于邳十二世孫仲虺爲湯左相復居薛舊云魯國薛縣今徐州有薛城在滕縣東南五十里

是也臣扈祖已皆仲虺之胄也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於摯更號摯國女太任生周文王至武王克商復封爲薛侯齊桓之霸也薛侯不從黜爲伯獻公始與諸侯盟

文獻通考薛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于薛地在薛縣今徐州薛城至獻侯始朝魯與諸侯盟會薛世次薛侯獻侯穀襄公定薛公比惠公夷五年獲麟

南軒通鑑綱目武王封仲虺弟雍滑之後於薛周敬王九年薛獻公卒子定嗣是爲襄公敬王二十二年薛襄公卒子比嗣敬王二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子夷立是爲惠公

帝王姓系譜薛獻公穀襄公定子獻公君比子襄公惠公夷襄公子

春秋四傳刈實世次本末薛獻侯穀襄公定薛伯比惠公夷宜按薛任姓侯爵黃帝之後奚仲封薛遷于邳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弟雍滑爲薛侯

考世族譜薛爲任姓韋昭國語註爲妘姓按左傳隱十一年滕薛爭長滕侯有不敢與諸任齒之言則薛爲任姓明矣至朝魯之薛侯二十國年表云名穀春秋分記謂來朝稱侯卒稱伯不

知名謚是莊三十一年書卒之薛伯卽此薛侯也薛獻公以下薛之卒葬俱見于經大紀獻以下至惠公俱父子相承南氏綱目亦同凌氏姓系譜比與惠公皆襄公子與大紀異今依世族譜春秋分記大紀帝王姓系譜爲表

路史薛後滅於楚註杜云歷三代六十四世

今本紀年周顯王二十九年邳遷于薛無改名徐州語

按正義引作梁惠三十年

齊滅薛考

孟子齊人將築薛趙岐註齊人并得薛築其城

唐書薛爲楚所滅

文獻通考容齋洪氏隨筆曰薛之祖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周末始爲宋偃王所滅其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薛壤地褊小以詩則不列于國風以世家則不列于史記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視同僭邾杞滕鄶獨未嘗受大國侵伐則其爲邦亦自有持守之道矣

帝王姓系譜薛春秋後六世齊滅之

水經注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于薛改名徐州

史記魯世家傾公十九年楚伐魯取徐州索隱曰郡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改名曰徐州

史記孟嘗君列傳齊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乃止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

計前今本一年盡所見本異或刊脫一字耳

史記齊宣王二年韓請救於齊騶忌子勸勿救索隱曰王劭云此時騶忌死已四年稱騶忌者誤耳按齊宣王二年當周顯王二十八年時田忌在外與騶忌有積怨則下邳之遷或齊邳忌逼遷之如春秋宋遷宿之類也

周隱王即赧王

靖郭君國策註田嬰謚索隱云靖郭或封邑號

史記田敬仲世家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又六國年表周顯王十二年齊威王封騶忌爲成侯

戰國策閔王事齊將封田嬰于薛鮑彪注定封在此三年又靖郭君將城薛客曰君長齊奚以薛爲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吳師道正曰大齊按新序作無齊

史記六國年表周顯王四十八年齊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又孟嘗君列傳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

竹書紀年周隱王十五年薛侯來會王于釜邱紀年集證引統箋云此會王釜邱者蓋子嬰也

後漢書郡國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北邊

譚貞默孟子編年畧薛至戰國爲齊威王所滅以封其少子田嬰嬰傳子田文即孟嘗君當孟子時滕猶

論語之滕薛非論語之薛矣
包少東孟子年譜周顯王四十七年齊築薛以備楚考世族譜薛不知爲誰滅是杜預時薛滅已無考矣趙岐孟子註謂齊人并得薛唐書云楚滅文獻通考洪容齋云宋滅按趙岐去古未遠且齊封田嬰于薛則薛爲齊滅應以趙註爲正第滅于何年傳記無可考水經注引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於薛改名徐州史記魯世家索隱引紀年孟嘗君列傳正義引紀年均云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考梁惠王三十一年當周

顯王二十九年史記齊威王以下邳封騶忌號曰成侯在周顯王十二耳是奚仲所遷下邳之地早入于齊紀年所云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乃齊遷下邳于薛改薛爲徐州也後漢郡國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與紀年合是邳遷于薛則薛已滅亦可爲齊并薛之明證至齊後封田嬰于薛史記年表在齊湣王三年當周顯王四十八年國策亦云閔王事索隱引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考梁惠王後元十三年當周顯王四十七年乃齊湣王二年非齊威王時事齊之封嬰史記與紀年相差一年史記孟嘗君傳稱湣王卽位三年而封田嬰于薛如併宣王卒湣王立之年數之則封嬰亦在湣王二年正與紀年封嬰城薛之年相合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因客有海大魚之諫而止而復城薛者盖以楚前敗齊于徐州田嬰又爲楚威王所怒故必築城備楚也包少東孟子年譜繫之周顯王四十七年與紀年相符閻百詩四書釋地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是也今依趙岐孟子註及

水經注索隱所引紀年爲表而附錄封嬰築薛事以備考

唐書薛世系與春秋不符考

唐書宰相世系表薛歷三代凡六十四世其可記者畛生初初生厲侯陵陵生宣武侯房房生哀侯褒褒生莊侯元元生平侯貴貴生昭侯直直生襄侯夷夷生桓侯辨辨生康侯安興安興生定公箱箱生恭侯尚尚生景侯魏魏生宣侯伯勤伯勤生簡侯文歡文歡生惠侯夷黃夷黃生靈侯英英生文侯俱俱生隱侯清清生愍侯洪爲楚所滅公子登仕楚懷王

鄭樵通志杜預云薛小國無紀世次不盡知也然唐世系表自畛至愍侯洪爲楚所滅凡二十一世父子相傳其語無所經見只本人家譜籍無足信也今但從杜氏所紀而不得其世次者也

考杜預世族譜薛小國無記世不可知故譜內並無薛之世數其見于春秋可考者僅有獻公至惠公四世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畛至愍侯洪世系與春秋不合鄭漁仲謂其語無所經見只本人家譜籍無足信也淩迪知萬姓統譜云薛爲楚滅而帝王姓系譜仍稱齊滅只載春秋內世次益亦以族譜爲不可信也故不錄入世次存之以備考

卷三終

春秋滕薛杞越莒邾許七國統表卷之四

蕭山魏翼龍際雲編輯　男玉山校

考證

杞始封至武公考

通鑑綱目引大紀作東婁公

史記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索隱曰東樓公謚號也不名者並史先失耳　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徐廣曰謀一作譔　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

史記留侯世家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

世族譜杞國姒姓夏禹之苗裔武王克紂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今陳留雍邱縣是也

水經注雍邱縣舊杞國也殷湯周武以封夏后繼禹之嗣

唐書夏少康裔孫東樓公封於杞

漢書古今人表杞題公東樓子

竹書紀年周厲王二十四年杞武公薨

闕名春秋二十國年表杞武公十一年入春秋

册府元龜列國君部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

也殷時或封或絶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
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
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一作謀謀娶公生武公武公
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
古史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禹之苗裔也周武王
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
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
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
通鑑外紀周平王二十年初杞東樓公生西樓公西
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當厲王時是歲甍子武

公立杞之年始可紀　目錄周平王二十一年杞武
公元桓王十六年武公四十七年薨子靖公立
春秋分記杞姒姓公爵夏亡湯封夏後于杞周武王
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於杞仍封其故國謀娶公
之子武公二十九年魯隱公元年桓八年卒在位四
十七年
鄭樵通志周異姓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
裔也殷時或封或絶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
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
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

按今本林氏紀年隱公始年亦有云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者傳云杜氏年表武公十二年入春秋者各本互異或續刊者因其前後互異而更之未詳其正
王觀國學林史記當厲王時杞武公生蓋世家之誤也

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
路史湯封少康之後於杞以郊禹後分於曹東之傁
是爲東樓生西樓公周興求後得東樓公後之杞註
鄫生云湯放桀封其後于杞故大戴禮云湯放移桀
乃遷姒姓于杞傁蓋其析也或云湯封之樓非
林堯叟左傳列國紀年隱元年杞姒姓侯爵夏禹之
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至武公一十二年入春
秋又僖元年杜氏年表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
春秋大全諸國興廢說杞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
公十一年魯隱公立

繹史杞世系註史世家四世謀娶公當周厲王時必
有誤父子相及在位各五六十年無是理也　年表
周平王二十一年杞武公元年
尚史杞世家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註自武王至厲王
二百四十年東樓公至謀娶載四世誤　謀娶公生
武公註按春秋武公二十九年爲魯隱元年謀娶公
既當厲王時則厲王下距魯隱百六十年謀娶公之
下接武公亦誤
　考史記杞自東樓公始封傳西樓題公謀娶公
當厲王時按武王克商下車卽封夏后氏後於

杞自武王十三年踐位起至厲王元年已二百四十五年必杞之東樓西樓題公三世皆在位八十餘年之久謀娶公方能與厲王時相値又厲王元年起至平王二十年已一百二十八年林堯叟謂杜氏年表杞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劉氏外紀平王二十一年爲杞武公元年謀娶公當周厲王時卽位亦必在位一百餘年方能與武公相接世家之有脫誤繹史尚史均已辨之紀年厲王二十四年杞武公薨與史記謀娶公當厲王時不合宋闕名春秋二十國年表云

杞武公十一年入春秋與杜氏年表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異按史記杞自武公以後皆有年而脫成公一代林堯叟謂杜氏年表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而前既載武公入春秋之年蓋以成公卒之年起照世本補成公十八年上溯至隱元年正武公二十九年闕名二十國年表自僖二十二年以前杞之卒立皆缺而不書僖二十三年書十一月卒弟桓公姑容立其卒不書某公蓋卽依史記以桓公接德公而不記成公一代故以德公十八年卒照史記上溯至隱公元年正武公十一年此兩年表之所以異也今依史記通鑑外紀爲表

杞靖公至桓公考

史記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索隱曰系本譙周並作惠公又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是此系家脫成公一代下云弟桓公姑容立非也　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

史記索隱杞後改國號曰州而稱淳于公春秋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是也

春秋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杜預註杞國本都陳留雍邱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孔穎達疏杞於此歲已見於經桓二年有杞侯來朝莊二十七年有杞伯來朝於傳並無號謚又不書其卒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其謚乃見於傳未知此年杞國定是何君當是成公之父祖耳史記索隱周封杞而居雍邱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故左氏隱四年傳云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東邑也

按春秋莒人伐杞取牟婁左氏無傳索隱所引今左傳無此文或是傳注耳

史記索隱曰成公見春秋經傳故左氏莊二十五年云杞成公娶魯女有婚姻之好至僖二十三年卒始赴而書左傳曰成公也

春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左氏無傳索隱所引今左傳無此文以外紀推之是年乃杞德公四年并成公時事

左傳襄六年杞桓公卒孔穎達疏世本杞桓公是成公之弟成公卒而桓公立至此七十一年

闕名春秋二十國年表魯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卒弟桓公姑容立

按表內十一月卒不書某公以後始紀杞之卒立

冊府元龜靖公立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八年卒子德公立註世本曰惠公　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註世本曰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

古史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註世本作惠公　德公生二子曰成公桓公德公十八年卒子成公立成公十八年卒弟桓公立註德公生成公桓公此據世本春秋僖二十三年杞子卒左氏曰成公也史記無成公失之自桓以上杞之朝會載于春秋而其君之卒葬不錄其世不可詳也自桓以來乃頗可攷桓公六十三年朝于魯魯成公言晉悼公之政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匄立

按杞桓朝魯魯成言晉悼之政據左氏係魯成十八年時桓公六十四年

通鑑外紀目錄周桓王十七年杞靖公元釐王元年靖公二十三年薨子共公立釐王二年杞共公元惠王四年共公八年薨子德公立或云惠公惠王五年杞德公元惠王二十二年德公十八年薨子成公立

惠王二十三年杞成公元襄王十五年成公十八年
薨弟姑容立襄王十六年杞桓公姑容元靈王五年
桓公七十年薨子丏立
春秋分記靖公武公子桓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莊
十三年卒在位二十三年　共公靖公子莊十三年
嗣立明年改元至莊二十一年卒在位八年　惠公
共公子或云德公莊二十一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僖
五年卒在位十八年　成公惠公子僖五年嗣立明
年改元至二十三年卒在位十八年成公上五世春
秋不詳見其名謚但書曰杞侯杞伯杞子云爾至成

公方書卒而不書名自桓公以下始書焉今止用世
本及史記年表劉恕外紀編年參考年月存其世次
云　桓公名姑容成公弟僖二十三年嗣立明年改
元至襄六年卒在位七十年
鄭樵通志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
子德公立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桓公十七
年卒子孝公丏立
林堯叟左傳列國紀年杜氏年表武公二十九年入
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
立而考之史記自武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

按左傳事緯杞成公以上俱不紀年與繹史異蓋兩存其說也

立共九十六年而無成公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徐廣
所說又云惠公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
書隱四年伐杞桓二年來朝三年會杞莊二十五年
伯姬歸杞傳並不載何公今但當以左傳所載及杜
氏年表爲正
左傳事緯列國年表周襄王十五年冬杞成公卒以
上疑年襄王十六年杞桓公姑容元
考史記杞無年表世家自武公以後均有年林
堯叟謂杜氏年表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而杜
氏年表未見其書今本杜預世族譜杞八八止

載成公以下至僖公其成公以前均不載孔穎
達隱四年正義謂未知此年杞國定是何君蘇
子由亦謂自桓以上其世不可詳闕名二十國
年表杞自桓以下始記卒立林堯叟列國紀年
以杜氏年表爲正而于魯桓元年杞載武公而
不記年莊閔僖元年均不載某公皆闕疑之意
又史記無成公以桓公爲德公之弟世本德公
作惠公惠公生成公桓公桓公爲成公之弟又
世本史記册府元龜通志俱云桓公十七年卒
古史桓公六十三年朝于魯又云桓公十七年

辛亦兩存其說按左氏僖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襄六年卒是桓公在位七十年左氏可據孔頴達謂在位七十一年是併成公卒桓公立之年而數之也劉道原外紀目錄杞與史記十二諸侯一同編年其成公一世亦照世本編入程公說春秋分記成公上五世亦用世本及史記外紀參考年月存其世次春秋大全杞自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與齊晉諸國一同紀年今依史記外紀春秋分記爲表

史記周本紀釐王正義曰釐音僖資治通鑑赧王五年齊湣王註湣讀曰閔

杞孝公至僖公考

史記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匄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蓋鬱郁釐來聲相近遂不同也　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弒隱公自立是爲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

漢書古今人表杞釐公隱公子

世族譜成公　桓公姑容成公弟　孝公匄　文公益姑　平公郁釐　悼公成　隱公乞　僖公過悼公曾孫右杞人八

春秋哀八年杞伯過卒孔頴達疏世族譜云僖公過悼公曾孫案悼公祖文公以昭六年卒父平公以昭二十四年卒悼公以定四年卒未應有曾孫可以授之國也杞世家僖公過是悼公之子疑譜誤

冊府元龜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匄立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弒隱公自立是爲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

古史孝公十七年卒子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

弟平公郁釐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會諸侯于召陵卒于會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過弑隱公而自立是爲僖公僖公十九年卒子滑公維立

通鑑外紀目錄周靈王六年杞孝公丐元靈王二十二年孝公十七年薨文公立靈王二十三年杞文公益姑元景王九年文公十四年薨弟郁釐立景王十年杞平公郁釐元敬王二年平公十八年薨子成立敬王三年杞悼公成元敬王十四年悼公十二年薨子隱公乞立七月其弟過弑隱公自立敬王十五年

杞僖公過元敬王三十三年僖公十九年薨子維立

闕名春秋二十國年表周敬王十四年五月卒子隱公乞卒弟僖公過立

春秋公記孝公名匄桓公子襄六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三年卒在位十七年　文公名益姑孝公弟襄二十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六年卒在位十四年　平公名郁釐文公弟昭六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四年卒在位十八年　悼公名成文公弟昭二十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定四年卒在位十二年　隱公名乞悼公子定四年嗣立是年遇弑隱公不見於春秋按史記世家悼公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過遂弑隱公而自立是爲僖公參之世本外紀所載皆同今從之　僖公名過悼公子隱公弟定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哀八年卒在位十九年

鄭樵通志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弑隱公自立是爲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

諸國統紀孝公文公平公悼公僖公湣公

南軒通鑑綱目周敬王十四年杞悼公卒于會過嗣

敬王十五年杞僖公元年

繹史年表周敬王十四年杞隱公乞立弟遂弑之敬王十五年杞僖公遂元年

考古史文公爲孝公子古今人表釐公爲隱公子均與史記異又杜預世族譜僖公爲悼公曾孫孔疏辨之至疏稱悼公祖文公按史記文公爲平公之兄悼公之伯非悼公之祖孔疏與史記亦異闕名二十國年表隱公乞書卒不書弑諸國統紀無隱公一世南氏綱目杞悼公卒後卽書過嗣亦不載隱公及僖公篡立事今依史

記外紀爲表

桓二年來朝桓十二年盟曲池公穀俱作紀侯桓三年會郕公羊亦作紀侯

漢書五行志莒滅杞師古曰公羊傳執滅之蓋徐莒也何休註是見恐曷而亡

杞稱伯稱子考

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左傳杜預註杞稱伯者蓋爲時王所黜孔頴達疏桓二年杞侯來朝桓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自爾以來不見經傳從此稱伯終於春秋故云蓋爲時王所黜于時周王當桓莊僖惠不知何王黜之　公羊何休註杞夏后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　穀梁范甯註杞稱伯蓋時王所黜

春秋僖二十三年杞子卒左傳杜預註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公羊

何休註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　穀梁范甯註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蓋爲時王所絀

春秋文十二年杞伯來朝左傳杜預註復稱伯舍夷禮　穀梁范甯註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

春秋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左傳杜預註杞復稱子用夷禮也孔頴達疏杞入春秋書爵稱侯又稱伯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稱子傳曰用夷禮故曰子自爾以來常稱爲伯今復稱子傳云書曰子賤之也明爲

用夷禮故賤之知杞復稱子用夷禮也　公羊何休註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社稷宗廟當坐善諸侯城之　穀梁范甯註杞復稱子蓋時王所黜

考春秋杞之稱侯稱伯稱子按外紀目錄桓二三年稱侯係武公桓十二年稱侯係靖公莊二十七年稱伯係德公僖二十三年稱子係成公僖二十七年稱子係桓公文十二年稱伯亦桓公以後常稱伯襄二十九年稱子係文公以後終春秋俱稱伯至其稱伯稱子三傳註各不同錄存以俟考

杞湣公至簡公楚滅杞考

史記湣公十六年湣公弟閼路弑湣公代立是爲哀公索隱曰閼音遏哀公殺兄湣公而立諡哀譙周曰諡懿也　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敕立是爲出公徐廣曰敕一作速　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又楚世家惠王四十四年楚滅杞正義曰周定王二十四年

竹書紀年周貞定王二十四年楚滅杞

世族譜僖公子湣公六年獲麟之歲也湣公弟哀公

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哀公十年卒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之

冊府元龜湣公維立十六年湣公弟閼路弑湣公代立是爲哀公哀公十年卒湣公子剌立註剌作遬是爲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一年楚惠王滅杞

古史湣公十六年公弟閼路弑湣公而自立是爲哀公哀公十年卒湣公子敕立是爲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元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伐滅杞

通鑑外紀目錄周敬王三十四年杞湣公維元周元王六年湣公十六年弟閼路弑公自立元王七年杞

哀公閼路元周貞定王八年哀公十年薨湣公子敕立貞定王九年杞出公敕元貞定王二十年出公十二年薨子春立貞定王二十一年杞簡公春元貞定王二十四年簡公四年楚滅杞

春秋分記湣公名維僖公子哀八年嗣立明年改元二十四年卒在位十六年湣公弟哀公三年左氏之傳終矣哀公十年卒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之

鄭樵通志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湣公弟閼路弑湣公代立是爲哀公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敕立是爲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

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年杞出公薨子簡公春立貞定王二十四年楚滅杞

文獻通考杞東樓公子西樓公題公謀娶公武公靖公共公德公桓公孝公文公平公悼公隱公釐公湣公哀公幽公簡公凡十九傳而杞爲楚所滅

南軒通鑑綱目周貞定王二十四年楚滅杞

考史記杞簡公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按六國表楚惠王四十四年當周定王二十四年以杞世次考之應在簡公四年又按十二諸侯年表楚滅陳在周敬王四十一年至周定王二十四年正與後陳亡三十四年相合外紀目錄紀杞滅之年至簡公四年止大事記亦同今依史記外紀大事記爲表

史記正義引吳越春秋無余作無餘

路史注蘇軾云於寔發語矣

越始封考

史記越世家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

吳越春秋少康恐禹祭之絶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無余質朴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越絶書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

國語韋昭注史記世家越夏禹之後少康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之祀

杜預世族譜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自號於越於者夷言發聲也濱在南海不與中國通

水經注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祀爲越

太平御覽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允夏后少康之子封會稽以奉守禹之祀

路史帝杼封云西甌處於埤中劗髮文身以負俗曰無余無余者杼也註云卽季杼少康之庶子　初禹之會稽山也及崩郡臣葬之至於太康歲弗及祀爰封杼以世祀

金仁山通鑑前編少康六十一年季杼踐位後書少子無余封於越舉要注用吳越春秋修

南叔後通鑑綱目少康五十二年封庶子無餘於越

南軒云吳越春秋無餘之封原自少康前編書於季杼踐位之後誤矣

墨子越王繄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畢沅註本繄改作繄繄虧盧云卽無餘也有遽未詳

考史記越爲少康庶子之後不載庶子之名吳越春秋謂少康封其庶子號曰無余水經注謂少康封其少子杼路史謂帝杼封少康庶子季

杼註引姓書少康崩時季杼尚少之言謂非滅殪之伯杼其云無余卽杼是仍以無余爲始封之君越絶書以無餘爲禹之世別封守冢與史記吳越春秋不同墨子謂越王繄虧始邦於越盧氏謂繄虧卽無餘今依史記吳越春秋爲表

寰宇記由羅泌路史註錄入

越封爵考

寰宇記少康庶子無餘封於會稽世爲越侯

史記正義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爲子號爲於越

古史夏后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謂之越子

路史國名記夏后氏後越姒姓一曰於越處埤中號無餘今會稽越州治爵不過子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至周初封爲不成子韋昭曰周禮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越不能成子言其國小也

考越之封爵寰宇記謂世爲越侯輿地志謂始封爲越侯傳至允常稱王春秋貶爲子古史謂少康庶子始封即爲越子大事表因范蠡有我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之言謂越至周初封爲不成子按春秋無書越子者左傳于句踐皆稱越子其爲本封爵可知今依左傳古史爲表

越無壬至允常考

吳越春秋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衆庶爲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爲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壬壬生無曎曎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曎卒或爲夫譚夫譚生元常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

越絕書越王夫鐔（註一作鐸）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也夫鐔子允常

路史周之東有無壬百姓奉而君之暨元常而始伯註曰無壬生暤暤生夫譚譚之子爲元常

繹史越世系無壬無皋夫譚允常

尚史越世系無壬無曎夫譚允常

考吳越春秋無曎卒或爲夫譚未知夫譚是否無曎之子路史註無壬生暤暤生夫譚按字典無暤字繹史作無皋尚史依吳越春秋以無曎次無壬夫譚次無曎今依吳越春秋爲表

按闔閭五年當魯昭三十二年春秋書吳伐越闔閭十年當魯定公五年春秋書於越入吳均與吳越春秋相合

輿地志由史記正義錄入

越稱王考

左傳定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杜預註句踐越王允常子

史記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又云句踐已平吳致貢於周元王命爲伯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句踐平吳之後周元王始命爲伯後遂僭而稱王也

吳越春秋闔閭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闔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檇里又闔閭十年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檇里興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

越絕書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

輿地志允常拓土始大稱王

世族譜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

水經注允常卒句踐稱王都於會稽

太平御覽允常卒句踐立滅吳稱霸

冊府元龜允嘗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句踐

通鑑外紀周敬王二十三年越允常薨子句踐立始稱王

鄭樵通志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

考越之稱王輿地志謂允常始大稱王越絕書謂句踐大霸稱王司馬貞亦謂句踐平吳之後僭而稱王惟外紀謂句踐立始稱王按史記及世族譜均稱句踐立是爲越王則越王之稱自句踐立始且左傳夫差使人立庭謂已即曰越王殺父是彼時句踐已稱越王矣至吳越春秋稱越王無余越王元常越絕書稱越王夫鐔蓋皆句踐稱王後追稱之歟今依史記外紀爲表

貞定王四年卽晉出公十年

越句踐在位之年考

國語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韋昭注句踐三年魯哀之元年

世族譜越王元年魯定公之十四年也

史記句踐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索隱曰事在左傳定公十四年　句踐卒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句踐卒是爲菼執

吳越春秋越王句踐臣吳至歸越句踐七年也註國語句踐與范蠡入臣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爲句踐七年正與此合　句踐二十七年

冬卒太子與夷卽位

竹書紀年周貞定王元年於越徙都瑯琊貞定王四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爲菼執次鹿郢立

皇極經世周敬王二十四年乙巳越句踐

古史允常卒子句踐立時闔閭之十九年也越王句踐元年闔閭因其喪伐之　王句踐卒註左傳史記皆不記句踐之年然史記稱越王元年闔閭聞允常死興師伐越敗于檇李今據此而求之春秋以次句踐之年然卒不知其卒之年矣

通鑑外紀目錄周敬王二十三年越允常薨子句踐

前編曰今日本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支庶入海爲倭也

吳越春秋賜文種死在句踐二十五年

按三十一當作三十二

立敬王二十四年越王句踐元闔廬聞允常死伐越

貞定王五年句踐三十三年薨子王鼫與立

皇王大紀周敬王二十三年越王允常薨子句踐嗣周貞王甲戌年越王句踐薨子適郢立適郢元凱本史記作石與

春秋分記春秋不書允常而史記以爲魯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句踐立又年表周敬王二十四年越王句踐元

林堯叟左傳列國紀年魯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句踐立魯哀公元年句踐二年

金仁山通鑑前編周敬王二十三年越子允常卒子

句踐嗣是爲菼執二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元王三年越滅吳貞定王四年越菼執卒菼執越語如西域二合之音卽華言德云

南軒通鑑綱目周敬王二十三年越子允常卒子句踐嗣是爲菼執敬王二十四年越句踐元年元王三年越滅吳范蠡去越越子殺其大夫文種貞定王四年越菼執卒句踐在位三十一年子鹿郢嗣是爲鼫與

考韋昭國語注杜預世族譜俱以魯定公十四年爲句踐元年皇極經世亦于周敬王二十四

年乙巳書越句踐而均不載允常卒之年古史據史記謂闔閭十九年允常卒句踐立句踐元年闔閭伐越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闔閭十九年死當魯定公十四年古史卽以允常卒之年爲句踐元年也春秋分記亦同林堯叟記允常卒于魯定公十四年以次年爲句踐元年故于魯哀公元年書句踐二年與古史分記異劉氏外紀于敬王二十三年書允常薨二十四年書句踐元胡氏大紀金氏前編南氏綱目並同至句踐卒之年吳越春秋句踐二十七年卒外紀三十三年薨大紀謂貞王甲戌年薨計在位三十年前編依竹書紀年于貞定王四年丙子書句踐卒計在位三十二年衆說不同今依紀年外紀通鑑前編爲表

春秋七國統表卷四終

通鑑外紀越滅郯在威烈王八年仁山前編亦同與紀年異又水經注引紀年晉烈公四年滅郯當在威烈王十年與今本紀年亦異

春秋滕薛杞越莒邾許七國統表卷之五

蕭山魏翼龍際雲編輯　男玉山校

考證

越鼫與至王翁考

史記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索隱曰鼫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於粤子句踐卒次鹿郢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爲鼫與也　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勾立　王翁卒子王翳立索隱曰紀年於粤子朱勾三十四年滅滕三十五年滅郯三十七年朱勾卒

竹書紀年周貞定王十年於越子鹿郢卒不壽立貞定王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勾立威烈十一年於越滅滕十二年於越子朱勾滅郯十四年於越子朱勾卒子翳立

水經注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越子朱句滅郯以郯子鴣歸箋注今本紀年作朱勾

冊府元龜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

路史注自句踐而下傳無世次按紀年句踐以晉出

朱勾在位三十七年八字疑刊誤

公十年卒鹿郢立是爲鼫與六年卒盲姑立是爲不壽十年卒朱勾立是爲王翁三十七年卒王翳立

仁山通鑑前編周貞定王四年越菼執卒子鹿郢嗣是爲鼫與按句踐太子左氏作適郢紀年作鹿郢史記作鼫與當以左氏紀年爲正鹿與適語訛爾鼫與必其號猶句踐之號菼執也　貞定王十年越鹿郢卒子不壽嗣是爲盲姑貞定王二十年越盲姑卒子翁嗣是爲朱勾威烈王十四年越朱勾卒子翳嗣

南軒通鑑綱目周貞定王五年越鹿郢元年貞定王十年越鹿郢卒在位六年子不壽嗣是爲盲姑貞定

王十一年越不壽元年貞定王二十年越盲姑卒在位十年子翁嗣是爲朱勾貞定王二十一年越朱勾元年威烈王十四年越朱勾卒在位三十八年子翳嗣

繹史左傳太子適郢卽鼫與也紀年又作鹿郢

考史記越世家均無在位之年紀年自鹿郢至無彊俱有年可考其史記所載鼫與不壽王翁王翳四世內不壽王翳與紀年世次名目相合索隱引紀年以鹿郢爲鼫與朱勾爲王翁羅氏路史註亦同仁山前編亦以紀年爲正故越之世次舉要皆云用紀年史記世家修惟不壽紀年作見殺前編依史記書卒按紀年載句踐以後世次甚詳不壽之見殺似亦可信所有鼫與不壽王翁年次今依史記紀年通鑑前編爲表

漢魏遺書鈔樂資春秋後傳引此條索隱以號曰無顓繫之王之侯疑誤

越王翳至無彊考

史記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索隱曰紀年云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粤殺諸咎粤滑吳人立孚錯枝爲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粤亂立初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無顓八年薨是爲菼蠋卯故莊子云越人三弒其君子搜患之逃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樂資云號曰無顓蓋無顓後乃次無彊也則王之侯卽無余之也　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索隱曰蓋無顓之弟也

竹書紀年周安王二十六年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錯枝爲君烈王元年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爲莽安顯王四年於越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顯王十二年於越子無顓卒是爲菼蠋卯次無彊立

冊府元龜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

大事記解題曰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索隱曰紀年云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越殺諸咎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餘之卽王之侯也十二年寺區弟忠殺其君次無顓立無顓八年薨莊子曰越人三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艾葉乘以王輿樂資云號曰無顓蓋無顓後乃次無彊也路史執菼滅吳而遂霸七世菼蠋卯逃位巖門寝罕越人薰而出之是爲無顓註卽子搜按紀年王翳立三十六年子諸咎殺之諸枝立是爲孚錯枝一年其大夫寺區定亂立初無余十二年寺區之弟思復弒其君莽而立無顓八年故子搜曰越人三弒其君

莊子讓王篇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

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陸德明釋文王子搜李云王子名淮南子作翳

呂氏春秋貴生篇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高誘注王子搜淮南子云越王翳也畢沅云案竹書紀年翳之前惟有不壽見殺次朱句立卽翳之父也翳爲子所

弑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弑立無顓是無顓之前方可云三世殺其君王子搜似非翳也

呂氏春秋審已篇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悅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高誘注越王授句踐五世之孫畢沅云句踐五世孫則王翳也爲太子諸咎所弑見紀年與此畧相合梁曜北呂子校補云王子搜乃句踐六世孫無顓非越王翳貴生篇已校其誤此蓋失檢也

淮南子原道訓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高誘注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爲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而出之故曰遂不得已在春秋後故不書于經也

抱朴子逸民篇越翳入穴以逃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

三國志虞翻傳註會稽典錄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耶

吳越春秋王侯自稱爲君註以世家考之所謂王侯自稱爲君或者卽王之侯也

南軒通鑑綱目周威烈王十五年越翳元年

繹史年表周威烈王十五年越王翳元年烈王元年越王之侯元年顯王十三年越王無疆元年

繹史越世系呂覽有越王授王子搜疑亦一人未詳何代

尚史越世家王翁薨子王翳卽位註載呂氏春秋王子搜事淮南子子搜越王翳也

陳逢衡紀年集證統箋云夏之符姑孰備考安王二十六年越世子諸咎弑其君翳葬之大橫山之下是時越遷於長干也

考史記王翳王之侯均書卒王之侯後亦無無顓一世紀年無王之侯之名索隱謂無余之卽王之侯也按紀年翳與初無余皆被弑初無余後有無顓一君索隱引莊子王子搜逃丹穴事並引晉樂資之言謂王子搜號無顓大事記亦載之路史亦以逃位事爲無顓註云無顓卽子搜索隱又謂無彊蓋無顓之弟是初無余後有無顓一世索隱與大事記路史俱以紀年爲正淮南子謂越王翳逃山穴高誘呂覽註陸德明莊子釋文均依淮南子以子搜爲越王翳虞翻

王府君名某

對王府君葛洪作抱朴子亦云越翳逃山穴輿樂資說異繹史依紀年作越年表不載無顓而以無顓在位之年併于王之侯其云王子搜未詳何代蓋闕疑之意又索隱引紀年初無余立十二年被弒以今本紀年考之僅十一年今依紀年史記索隱大事記路史爲表

史記楚世家敗齊于徐州在威王七年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

楚滅越考

史記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索隱曰按紀年粤子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敗越殺無疆之語是無疆爲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

竹書紀年周顯王三十四年於越子無疆伐楚顯王三十六年楚圍齊于徐州遂伐於越殺無疆

漢書古今人表越王無疆註句踐十世爲楚所滅

世族譜句踐卒春秋後七世大爲楚所破遂微弱矣

古史楚世家楚威王六年越王無疆伐齊齊宣王使人說越王勸之伐楚越王從之釋齊伐我我興師伐之大敗越人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

册府元龜王無疆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而越以此散

資治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越王無疆伐齊齊王使人說之以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越王遂伐楚楚人大敗之乘勝盡取吳故地東至于浙江越以此散諸公

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朝服於楚
大事記周顯王三十五年越王無彊伐楚楚威王大敗越師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自此散微
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五年楚滅越
路史無顓其弟無彊爲楚所破註顯王四十六年楚威滅越盡有其地
文獻通考越元常子句踐傳鹿與不壽翁翳之侯無彊自允常以後凡八傳而越爲楚所滅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又東越列傳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

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
皇極經世周顯王三十五年楚滅越東開地至浙江秦始皇二十五年秦定越以爲會稽郡
春秋大事表越疆域論句踐五傳至無彊而卒爲楚所滅又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越獲麟後一百四十七年大爲楚所破遂微弱濱于海上朝服于楚又一百十二年滅于秦
考紀年楚殺無彊在周顯王三十六年史記索隱謂紀年無楚敗越殺無彊之語與今本紀年不同按司馬貞紀年不得錄之言則楚殺無彊在魏哀王二十年之後徐廣及路史註謂在周顯王四十六年史記楚世家與六國表均不載楚威王破越事古史載敗越事于楚威六年當周顯王三十五年皇極經世亦于周顯王三十五年書楚滅越涑水通鑑東萊大事記紫陽綱目俱同今依古史經世大事記通鑑爲表至史記楚敗越之後云盡取故吳地至浙江是越之故土楚未併之特其公族爭立各君其地爲君爲王皆朝服于楚地分國小如楚之屬縣不成

爲國故言越以此散後至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降越君置會稽郡又廢無諸及搖等置閩中郡則越始絕耳大事表謂獲麟後一百四十七年大爲楚所破卽周顯王三十五年又一百十二年滅于秦卽秦始皇二十五年降越君置會稽郡也併錄之以備考

陳逢衡紀年集證引統箋謂鹿郢卽與夷不揚卽朱句未知所本

越絕書吳越春秋所載句踐以下世次考

越絕書句踐大霸稱王徙瑯琊都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霸伐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無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吳越春秋句踐太子與夷卽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彊彊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句踐至于親共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二十四

年親衆皆失而去瑯邪徙於吳矣又云尊親失瑯邪爲楚所滅徐天祐註此與史世家及紀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載則無疆之死衆散久矣非王親時失衆亡國也又紀年曰王翳三十三年遷于吳則越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考越絕書與吳越春秋所載句踐以下世次大畧相同合之史記紀年皆不合越絕書稱無疆爲楚威王所滅無疆子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吳越春秋不載楚殺無疆事云句踐至親歷八主稱霸又與越絕書異錄存以俟考

越有芊姓之說考

世本越芊姓也與楚同祖

國語韋昭註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芊姓也鄭語芊姓夔越世本亦云芊姓也

世族譜外傳曰芊姓歸越是越本楚之別封也或非夏后之後也

通鑑外紀或云越祀祝融之後芊姓

古史越世家註或謂越祝融之後芊姓故史伯告鄭桓公曰芊姓夔越不足命也史記以越爲禹後未知孰是

路史國名記高陽氏後越芊姓古南越按南海桂林象郡皆是非姒姓之越東南二越諸儒皆一之疎矣又云讀地書王會解等知所謂百越矣是芊姓之越也至于會稽之越伯禹之苗又不在是

繹史國語云芊姓夔越當是楚之別封別有一越

考國語有芊姓夔越之語世本以越爲芊姓韋昭註吳語句踐爲祝融之後註越語爲夏禹之後蓋兩存其說杜氏世族譜劉氏外紀蘇氏古史俱以越爲少康庶子之封而均附存芊姓之說皆闕疑也惟路史分姒姓芊姓二越繹史以

國語芊姓夔越爲別有一越諸說不同存以俟
考

莒始封考

國語曹姓鄒莒又滕薛鄒莒韋昭註莒己姓東夷之
國也

漢書地理志莒故國盈姓少昊後

春秋隱二年孔疏引譜作封兹與於莒與此異

世族譜莒國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兹輿期于莒
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
爲己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兹丕公方見春秋

水經注莒莒子之國盈姓也少昊後

通鑑外紀莒嬴姓少皥之後武王封兹輿期于莒初
都計後徙莒

鄭樵通志周異姓國莒嬴姓少昊之後也周武王封
兹輿其於莒今密州莒縣是也世本曰自紀公以下
爲己姓鄭語曰曹姓鄒莒以爲陸終第五子曰安之
後未知孰是

路史小昊紀周興置莒後與期於始都計二世兹丕
歸莒至紀公復紀姓註世本紀同按聲己戴己皆莒
女

春秋分記莒己姓子爵其先出自顓帝之後陸終氏
產六子第一子曰樊己姓武王封兹輿期于莒初都
計後徙莒春秋世族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世本自

紀公以下爲已姓不知誰是按莒既爲陸終苗裔不得爲少昊之後又文公八年傳穆伯奔莒從已氏此爲已姓明矣

文獻通考莒嬴姓子爵國在城陽莒縣今密州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與期於莒莒夷君無謚而有號自茲輿期十一世至茲丕始見於春秋

諸國統紀莒㚸姓國顓帝之後陸終氏產六子一曰樊武王封其裔茲輿期於莒

春秋大全莒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

考世族譜莒嬴姓少昊之後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已姓是莒先嬴姓而後已姓也國語史伯有曹姓鄒莒之言又韋昭註莒爲已姓通志分記均兩存其說通志據曹姓有陸終第五子安之後一說分記據已姓有陸終第一子樊之後一說諸國統紀以爲樊之後又以莒爲㚸姓按漢書地理志亦以莒爲少昊後外紀通考諸書多從世族譜今依世族譜爲表

莒茲丕公至郊公狂考

左傳僖二十六年公會莒茲丕公盟于向杜預註茲丕時君之號莒夷無謚以號爲稱

左傳定四年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其載書曰莒期杜預註茲丕公也

左傳文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僕因國人以弑紀公杜預註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

左傳成八年申公巫臣與渠邱公立於池上杜預註渠邱公莒子朱也

春秋成十四年莒子朱卒杜預註九年盟于蒲穀梁傳楊士勛疏莒子朱者莒渠邱公

左傳襄三十一年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展輿弑之乃立去疾奔齊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杜預註犂比莒子密州之號買朱鉏密州之字

左傳昭元年秋齊納去疾展輿奔吳

左傳昭十四年莒著邱公卒郊公不慼國人欲立著邱公之弟庚輿郊公奔齊杜預註庚輿莒共公

左傳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杜預

註郊公著邱公之子

春秋哀十四年莒子狂卒陸德明釋文狂其廷反

通鑑外紀周匡王四年莒自紀公庶其以下爲已姓不知誰賜之紀公多行無禮於國愛少子季佗欲黜太子僕僕因國人弒紀公以其寶奔魯國人立季佗是爲厲公　目錄周簡王九年莒渠邱公朱薨厲公孫犂比公密州立景王三年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十一月展輿弒犂比公自立去疾奔齊景王四年齊納去疾展輿奔吳去疾立是爲著邱公景王十七年莒著邱公薨子郊公狂立十二月郊公奔齊國人

立著邱公弟庚輿是爲共公敬王元年莒共公奔魯齊人納郊公敬王三十九年莒郊公狂薨

闕名春秋二十國年表周匡王四年莒紀公庶其弒子季佗立簡王九年莒子朱卒一名渠邱公黎比公密州立

皇王大紀周匡王四年莒子生世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國人弒之謚曰紀公僕以其寶玉奔魯簡王九年莒子薨謚曰厲公孫密州嗣又景王十七年莒子薨謚曰著邱公公子狂不慼國人弗順出狂于齊而納庚輿敬王元年莒子奔魯齊人納狂

大事記周敬王三十九年莒郊公狂薨

春秋分記莒子　玆丕公春秋止書莒子及玆丕公而不著其名謚　紀公名庶其經傳不見嗣立及改元之年文十八年被弒　厲公名季佗紀公子世族譜次之渠邱公之上而闕其年今從之　渠邱公名朱文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十四年卒在位三十二年　犂比公名密州成十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襄三十一年遇弒在位三十五年　展輿密州子襄三十一年嗣立明年改元出奔吳在位一年　著

邱公名去疾犂比公子三十一年出奔齊昭元年復入立明年改元至十四年卒在位十三年　郊公著邱公子昭十四年嗣立數月奔齊　共公名庚輿著邱公弟昭十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三年奔魯在位九年　郊公後嗣立未踰年出奔今復入在位九年　莒子狂卒在春秋經終見于續經

林堯叟列國紀年文十八年莒太子僕弒紀公庶其子季佗立宣元年莒季佗元年成十四年見莒子朱卒一名渠邱公犂比公密州立襄三十一年犂比公弒子展輿立昭元年莒展輿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

林氏紀年定哀元年莒得紀郊公而不書年

是爲著邱公展輿奔吳昭十四年著邱公卒子郊公
立是年奔齊著邱公之弟庚輿立是爲共公昭二十
三年庚輿奔魯齊納郊公定元年莒郊公哀元年莒
郊公
文獻通考莒世次玆丕公紀公庶其厲公季陀渠邱
公朱黎比公密州展輿著邱公去疾庚輿郊公莒子
任共公是年卒卽獲麟
諸國統紀莒子玆丕公紀公渠邱公黎比公著邱公
共公
春秋大全成十四年莒子朱卒汪氏曰渠邱公卽季

佗也在位三十二年子密州嗣是爲黎比公
帝王姓系譜莒郊公狂著邱公子
馬驌左傳事緯列國年表周匡王四年莒太子僕弒
紀公奔魯季佗立匡王五年渠邱公朱卽季佗元年
或曰季佗爲厲公厲公傳渠邱公朱簡王九年渠邱公三十二年卒簡
王十年黎比公密州卽買朱鉏元景王三年黎比公
三十五年展輿弒君自立去疾奔齊景王四年展輿
元年秋齊納去疾展輿奔吳景王五年著邱公去疾
元景王十七年著邱公十三年卒冬郊公奔齊庚輿
自齊歸立景王十八年共公庚輿元敬王元年共公

按馬驌繹史莒世系郊公莒子狂是二人與左傳事緯異蓋兩存其說也

九年秋奔魯齊納郊公敬王二年郊公元年或云卽
莒子狂敬王三十九年郊公三十八年五月莒子狂
卒
凌堃王朝列國紀年周頃王四年莒弒其君庶其渠
邱公朱立定王十年莒渠邱公十二年卒厲公季佗
立簡王九年莒厲公二十年卒密州立是爲犂比公
馮訥生春秋大成文十八年莒太子僕弒紀公庶其
子季佗立成十四年莒子朱卒號渠邱公疑卽季佗
也
春秋四傳糾實世次本末莒玆丕公紀公庶其厲公

季佗渠邱公朱犂比公密州展輿著邱公去疾庚輿
郊公　莒子任　共公買
春秋氏族圖莒本支圖玆丕公莒期莒紀公庶其厲
公季佗渠邱公莒子朱黎比公密州買朱鉏展輿莒
展著邱公去疾庚輿莒共公郊公　莒子狂
尚史莒世家季佗元年魯宣公之元年也二年定王
立其後又有渠邱公季佗之卒渠邱公之立皆莫詳
其年郊公者名任著邱公之子也又年表周景王三
年莒犂比公三十五年子展輿弒犂比公而自立齊
納公子去疾是爲著邱公展輿奔吳景王四年莒著

邱公元年景王十七年書邱公十四年卒大夫迎公弟庚輿于齊而立之是爲共公太子任奔齊景王十八年莒共公元年敬王元年莒郊公元年共公奔魯齊納太子任是爲郊公敬王三十九年郊公三十九年卒

春秋集義成十四年莒子朱卒朱卽渠邱公季佗也在位三十二年子密州嗣

秦嘉謨世本輯補莒紀公遇弑子季佗立季佗卒渠邱公朱立

考杜預世族譜莒譜已闕春秋分記本世族譜

次厲公季佗于渠邱公之上而闕其年是渠邱公之前有厲公季佗應以世族譜爲正外紀紀公弑立季佗是爲厲公又渠邱公朱甍厲公孫密州立是犂比公爲厲公之孫外紀可據闕名二十國年表紀公弑子季佗立林氏列國紀年亦同而于魯宣元年書莒季佗元年與外紀合分記既闕厲公之年而于渠邱公云文十八年嗣立成十四年卒在位三十二年是厲公季佗無在位之年矣春秋莒子朱卒杜預註九年盟于蒲按成七年馬陵之盟亦有莒子在內而杜註九年盟蒲似馬陵之盟非渠邱公也大紀于莒子朱甍云謚曰厲公孫密州嗣似朱卽厲公矣春秋大全引汪氏說謂渠邱公卽季佗以密州爲渠邱公之子與外紀異凌埜紀渠邱公厲公之年而謂渠邱公在前厲公在後則與春秋經傳異未知何出尚史謂季佗之卒渠邱公之立均莫詳其年闕疑之意也至齊納去疾在展輿弑立之次年故分記稱展輿在位一年林氏紀年亦于魯昭元年書展輿元年尚史繫齊納去疾于前一年不紀展輿之元卽以次年爲著

邱公元年與程氏分記林氏記年異又齊納郊公在共公九年秋出奔之後故分記稱共公在位九年尚史于共公出奔之年卽爲郊公元年亦與分記異又外紀郊公名狂卒于周敬王三十九年大事記亦同分記載郊公復入在位九年莒子狂另是一人文獻通考作莒子任于郊公後次莒子任于莒子任後次共公註是年卒卽獲麟似以莒子任爲共公也四傳刈實郊公後次莒子任莒子任後次共公買未知所本尚史謂郊公名任記郊公之年至敬王三十九年

止諸說不同今依外紀分記林氏紀年爲表

莒敖公考

列子說符篇柱厲叔事莒敖公自謂不知己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

呂氏春秋恃君覽柱厲叔事莒敖公高誘注莒子國也敖公謚公君也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橡皁斗也其狀似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

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

說苑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蔆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

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通鑑外紀周景王十七年莒郊公奔齊昔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則食菱芡冬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將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死而弗往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所以激君人之行而厲人臣之節也或曰郊公卽敖公或曰非也

考外紀繫柱厲叔死難事于郊公奔齊後以或曰郊公卽敖公或曰非也兩存其說按外紀所載與列子呂氏春秋俱同說苑載朱厲附死莒穆公難事與列子呂覽名異而事同則莒穆公卽莒敖公朱厲附卽柱厲叔也說苑謂朱厲附以君死而死其難呂覽謂今死而弗往死則郊公止由奔似外紀非敖公之說爲是惟敖公不知當莒之何世外紀目錄郊公奔齊亦敘其事今錄存以俟考

楚滅莒考

史記楚世家楚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正義曰言北伐者莒在徐泗之北
竹書紀年周考王十年楚滅莒
墨子非攻中篇東方有莒之國者（注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閒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
戰國策莒恃越而滅
漢書地理志莒三十世爲楚所滅

世族譜莒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
通鑑外紀周貞定二十四年自越滅吳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遂滅莒自是上距莒共公四世矣目錄楚惠王四十四年滅莒
皇王大紀周貞王二十四年楚滅杞東拓地至泗上遂滅莒
大事記周考王十年楚滅莒以史記年表修
路史莒歷世三十楚簡併之註尸子莒君好巫鬼亡國
鄭樵通志按史記當楚惠王時越滅吳而不能正江

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而滅莒矣
金仁山通鑑前編周考王十年楚滅莒
考史記楚簡王元年滅莒當周考王十年紀年亦同大事記通鑑俱從之外紀謂楚惠王四十四年滅莒當周貞定王二十四年大紀通志俱同墨子又云莒亡于齊越而云齊人兼之是併于齊也按莒爲楚滅當以史記楚世家及年表爲正今依史記爲表

春秋七國統表卷五終

春秋滕薛杞越莒邾許七國統表卷之六

蕭山魏翼龍際雲編輯　男玉山校

考證

邾始封至儀父考

世族譜邾國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氏產六子其第五子曰晏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爲附庸居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自俠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公伯儀父附從進爵稱子

（春秋隱元年孔疏引譜第五子曰安無晏字又自挾作自安齊桓公伯作齊桓行霸均與此異）

史記索隱邾曹姓之國陸終氏之子會人之後今魯國騶縣是也

（楚世家會人陸終第四子）

通鑑外紀邾曹姓武王封陸終第五子安苗裔挾爲附庸居邾自挾至邾子克儀父十二世始見於春秋

唐書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克商封其苗裔俠于邾附庸于魯

鄭樵通志顓帝元孫陸終第五子曰安賜姓爲曹其子孫亦以姓爲氏周武王時封安之苗裔曰邾挾爲附庸居於邾今兗州仙源東南四十里古邾城是也挾以下至儀父名字始見春秋又云挾七世孫夷父顏有功於周夷父字顏公羊謂之顏公子孫因以爲氏據圖稱陳留風俗傳及葛洪要字皆如此云但謂

（圖稱漢人撰陳留風俗傳）

按邾婁各解陸德明禮記檀弓釋文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公羊傳隱元年釋文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路史周封挾于邾後遷婁是為邾婁也

顏為武公然邾自顏六世至文公蘧蒢始有爵謚武
公之號未必然也
春秋分記邾曹姓子爵其先出自顓帝之後陸終氏
產六子第五子曰晏安周武王克商封晏安苗裔曹
俠于邾為附庸自安至儀父十二世
路史陸終子晏安封曹為曹姓武王得曹挾復封之
朱曰朱婁又國名記朱曹姓子邾也周封挾後遷婁
是為邾婁今濟之任城南二十有邾婁城
文獻通考邾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
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于邾為附庸國

諸國統紀邾曹姓國顓帝之後陸終氏第五子晏安
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俠於邾為附庸十二世至邾
子克入春秋
南軒通鑑綱目武王封祝融安期之裔挾於邾
公羊傳昭三十一年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
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
子於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
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
而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
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

山東通志内曹寅谷孟子年譜錄入

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
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
致國于夏父何休註叔術邾婁顏公之弟也言叔術
本欲讓追有誅顏天子在爾故天子死則讓陸氏釋
文夏父邾顏公之子
尚史顏眞卿家廟碑顓頊之孫祝融祝融孫安為曹
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父字顏
繹史邾出自陸終第五子曹姓也周初封俠于邾邾
世系邾俠非成車輔將新訾父夷父叔術夏父儀父
陳厚耀春秋氏族圖邾顓頊之裔曹姓其先世曰邾

俠曰非曰成曰車輔曰將新曰訾父曰夷父曰夏父
至儀父始入春秋儀父一云邾莊公
山東通志邾曹姓陸終之第五子封於邾從前世系
無考自周武王命曹俠仍居邾為魯附庸俠生非非
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
父夷父傳弟叔術叔術生夏父夏父生儀父從齊桓
公會盟有功因爵以子
　考索隱以邾為陸終氏子會人之後與世族譜
異又世族譜外紀均謂自俠至儀父十二世春
秋孔疏引譜云自安至儀父十二世春秋分記

亦同應以世族譜為正繹史載邾世系內夷父顏叔術夏父世次與公羊相合陳厚耀氏族圖無叔術一世山東通志依至儀父十世俱世次相承計與鄭樵通志邾俠七世孫夷父顏及顏六世至文公蘧蒢之世數相合惟杜預採世本作世族譜云俠至儀父十二世志僅十世其中恐有脫系未載又公羊傳云天子誅顏而立叔術釋文以夏父為顏公之子山東通志所載亦異今依世族譜外紀繹史為表

諸國統紀邾儀父或以為大夫之名

杜預左傳後序紀年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

毛西河曰吳之怒邾子亦必有故而傳又失之

邾儀父入春秋至公子何考

左傳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杜預註克儀父名其後儀父服事齊侯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

竹書紀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魯隱公元年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

春秋莊十六年邾子克卒杜預註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

春秋文十三年邾子蘧蒢卒孔頴達疏蘧蒢邾子瑣之子也

左傳哀七年入邾以邾子益來杜預註益邾隱公也　哀八年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囚諸樓臺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杜預註革邾太子桓公也　哀十年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經文孔疏八年傳云吳囚諸樓臺蓋將歸吳而囚之今言來奔當是自吳逃而來　哀二十二年邾隱公自齊奔越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孔疏革為邾君十餘年矣仍稱為太子者承其父歸之下故繫言之　哀二十四年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杜預註何太子革弟

吳越春秋句踐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太子何

大事記周元王三年越人納邾隱公于邾邾桓公奔越元王五年越人執邾子以歸立公子何

通鑑外紀周聲王四年邾子克薨子瑣立惠王十一年邾子瑣薨子文公蘧蒢立頃王五年邾遷于繹邾文公薨子定公貜且立簡王十二年邾定公薨子宣公牼立靈王十六年邾宣公薨子悼公華立景王四年邾悼公薨莊公穿立敬王十三年邾莊公薨子隱公益立敬王三十二年魯伐邾入之執邾隱公以歸

敬王三十三年魯歸邾隱公公無道吳囚諸樓臺使諸大夫奉太子革爲政敬王三十五年邾隱公奔魯遂奔齊元王四年邾隱公自齊奔越越王歸之太子桓公革奔越元王六年邾隱公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皇王大紀周聲王四年邾子薨子瑣嗣惠王十一年邾子薨子蘧蒢嗣頃王五年邾子蘧蒢遷于繹薨謚曰文公以貜且爲嗣簡王十二年邾子薨謚曰定公子牼嗣靈王十六年邾子薨謚曰宣公子華嗣

春秋分記邾儀父名克王未賜命以爲諸侯故以字

按文獻通考敘事內俱稱悼公此卓公疑悼字之誤

名其後儀父事齊桓公以獎王室王命爲邾子莊十十六年卒　邾子瑣邾子克子莊十六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八年卒在位十二年　文公名蘧蒢邾子瑣子莊二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文十三年卒在位五十二年　定公名貜且文公子文十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十七年卒在位四十年　宣公名牼定公子成十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襄十七年卒在位十八年　悼公名華宣公子襄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元年卒在位十五年　莊公名穿悼公子昭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定三年卒在位三十四

年　隱公名益莊公子定三年嗣立哀七年魯執之吳人歸之又奔魯奔齊奔越越人歸之三年而又執之以歸　桓公名革隱公子吳囚隱公而立革是爲桓公立七年魯哀之十四年獲麟經終二十二年奔越在位十五年　公子何太子革弟哀二十四年越人復執隱公而立何何四年左氏之傳終矣

文獻通考邾世次邾儀父克邾子瑣文公蘧蒢定公貜且宣公牼卓公華莊公穿隱公益姑桓公革公子何　四年獲麟

春秋大全興廢說邾儀父克進爵爲子克後九世桓

公革之二十九年西狩獲麟

帝王姓系譜邾子克邾子瑣克子文公籧除瑣子定公貜文公子宣公秷定公子悼公華宣公子莊公穿悼公子隱公益莊公子桓公革隱公子

南軒通鑑綱目周頃王五年邾文公卒子貜嗣是爲定公

王朝列國紀年周僖王四年邾莊公卒子瑣立

春秋事緯列國年表周敬王三十三年邾隱公二十年夏魯歸邾子吳執之奉子革爲政敬王三十四年邾子革元年元王三年戊辰邾子革十四年夏隱公

奔越越歸之革奔越元王四年邾隱公後元年元王五年隱公後二年夏越執邾子立何

尚史年表周敬王三十三年邾隱公二十年無道吳囚之立太子革是爲桓公敬王三十四年邾桓公元年元王四年邾隱公後元年隱公自齊奔越越復之于邾桓公奔越元王六年隱公又無道越執之立桓公弟何

考邾儀父紀年作邾莊公杜氏春秋後序引之故凌墊列國紀年稱邾莊公卒自儀父至隱公外紀俱有世次春秋分記均父子相承惟分記以隱公被吳囚之年卽爲桓公元年故云桓公在位十五年按隱公二十年自魯歸國吳囚之使奉太子革爲政自應仍紀隱公之年應依馬氏左傳事緯李氏尚史以次年爲桓公元年又尚史于越復隱公之年卽書邾隱公後元年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凡出奔復國者均于復國之次年書元應依左傳事緯以次年爲邾隱公後元年又春秋分記謂何四年左氏之傳終蓋併隱公被越執立何之年數之也至文獻通考謂公子何四年獲麟春秋大全謂桓公革之二十九年獲麟均未詳今依外紀分記左傳事緯尚史爲表

賈誼新書亦載此事

邾考公穆公考

禮記邾婁考公之喪鄭註考公隱公益之曾孫

賈誼新書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覲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畜節於身而弗衆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

行酤家不售其酒居者罷烈而歸傲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杵婦女抶珠瑱丈夫釋玦靬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

劉向新序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孟子外書為正篇邾婁繆公問政於孟子曰為政之道奚先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愛民之政也非是則無所為政也君其勿信倖臣之言

鄭莊畦廿一史約編穆公改邾為鄒

包少東孟子年譜鄒故邾國穆公改為鄒周顯王二十三年鄒穆公忿民不救長上孟子以上慢殘下責之

考邾考公鄭註隱公曾孫按隱公之子革與何

俱見左傳考公去隱公未遠其何時在位無可稽考故尚史即敘于公子何三年後至穆公為鄒之賢君新書新序均載其事其在位之年史傳亦無可考孟子外書邾婁繆公蓋即穆公也包少東孟子年譜謂穆公改邾為鄒繫穆公問孟子事于周顯王二十三年今依尚史及包少東孟子年譜為表

按左傳哀八年吳爲邾故伐魯史記哀八年吳爲鄒伐魯疑卽路史所云史作騶也

楚滅邾考

趙岐孟子題辭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

漢書地理志魯國騶縣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

世族譜文公徙于繹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

水經注江水下楚宣王滅邾

大事記周顯王二十九年楚滅邾註以水經注修解

題曰水經注楚宣王滅邾今附於宣王之末年

鄭樵通志邾自桓公革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

春秋分記公子何以下七世而楚滅之

路史朱二十九世滅於楚又國名記騶繹也兖之鄒縣有繹山邾文公遷繹後曰騶註戰國滅于楚劉蒼騶山記云鄒山卽古繹山邾文公所卜鄒國本邾國魯穆改曰鄒而山從邑變邾城在山南　或謂鄒卽邾內傳邾伐魯史作騶也註邾鄒本二近而移非改也邾爲魯併而鄒爲楚併

文獻通考邾後改曰鄒後爲魯所滅

按鄒君弗內疑卽魯仲連所云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行天子禮鄒之群臣不從不敢入於鄒也

星袁熹小國春秋邾後滅于楚

繹史邾至戰國改號鄒路史云邾併于魯鄒滅于楚非一國也未詳孰是

考路史國名記分邾鄒爲二于邾曰周封挾後遷婁于騶曰邾文公遷繹後曰騶按邾文公卽挾之後世路史因文公遷繹後稱爲鄒分記國名則邾與鄒爲二國明矣其云邾爲魯併鄒爲楚併未詳其說至邾之爲鄒趙岐謂至孟子時改爲鄒按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曹姓鄒莒韋昭註陸終第五子安爲曹姓封于鄒史伯之對在東遷以前或邾本有鄒之號歟邾之滅趙岐

有魯併楚併二說杜預謂桓公以下八世楚滅之馬端臨云魯滅當以世族譜爲正大事記據水經注記邾滅于周顯王二十九年考史記齊湣王三十八年鄒魯之君皆稱臣齊湣王四十年湣王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楚傾襄王十八年楚欲圖周周王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有怨結兩周以塞鄒魯之心語索隱云鄒魯有禮之國則是時鄒國尚在可知按齊湣王四十年當周赧王三十一年楚襄王十八年當周赧王三十四年是鄒被楚滅蓋在周赧王三十四年

以後今依史記世族譜爲表

小邾考

郳公羊作倪何休註倪小邾婁之都邑

左傳莊五年郳黎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杜預註未受爵命爲諸侯孔疏郳之上世出于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郳宋仲子註云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郳爲小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倪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曾孫黎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王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

左傳莊十五年諸侯爲宋伐郳杜預註郳附庸屬宋

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郳

春秋僖七年小邾子來朝杜預註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春秋哀七年宋人執小邾子杜預註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

世族譜小邾國邾挾之後也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郳犂來邾顏曾孫穆公魁犂來之孫

通鑑外紀郳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

封爲附庸居郳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公以
尊周室命爲小邾子
路史朱友以父夷甫顏功封倪三世居騶從齊尊王
是爲小朱子小朱十四世滅於楚註圖稱葛洪云邾
武公字伯顏又國名記小邾曹姓郳之分滕縣是註
晉志蕃縣蕃卽小邾也魯附庸
鄭樵通志小邾國亦出邾挾之後挾七世孫夷父顏
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曾孫黎郲始見
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自小邾子穆
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又郳曹姓

卽小邾也以居郳城又稱郳國今沂州滕縣東南郳
城是也欒史云郳城在承縣或云邾武公封次子于
郳是爲小邾
春秋分記小邾初本郳國黎來佐齊桓公王命爲小
邾子　穆公世族譜名魁黎來之孫穆公之孫惠公
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
文獻通考小邾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顏有
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郳爲附庸地在東海昌慮縣
東地郳城今衍州齊桓公霸郳君附從進爵爲子始
列諸侯謂之小邾子

林堯叟列國紀年襄七年小邾穆公來朝昭元年小
邾穆公二十一年昭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左傳事緯春秋王侯之享年久者小邾穆公五十餘
年
尚史小邾世家顏貞卿家廟碑邾武公之子友別封
郳爲小邾子
包少東孟子年譜周顯王二十九年楚滅小邾
考小邾在春秋雖通好諸侯附從霸主會盟征
伐而其君之卒葬不見于經無年可考惟林堯
叟列國紀年于魯昭公元年書穆公二十一年

又一本書穆公十三年未知何本爲是穆公不
知何年卽位襄七年小邾穆公朝魯計至昭元
年已二十七年是所紀十三年及二十一年均
疑有誤春秋大全載林氏紀年于昭元年不載
小邾穆公之年蓋以所紀穆公之年爲不可據
也今故僅記其世次而不列于年表小邾之滅
世族譜云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楚滅之至滅
於何時傳記無可考包少東孟子年譜載楚滅
小邾于周顯王二十九年姑存之以備考

春秋隱十一年孔疏引地

許始封至許男斯考

左傳隱十一年許太岳之允也杜預註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

左傳隱十一年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杜預註許叔許莊公之弟

春秋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杜預註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孔穎達疏鄭莊公以十一年卒許叔今始入者蓋鄭突不使其復忽既得位親仁善鄰存許以德許人冀其為己之援故此年始得入也

春秋僖四年許男新臣卒杜預註未同盟而赴以名

春秋襄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孔穎達疏宣十七年許男錫我卒甯即錫我之子

左傳服虔解誼昭十九年許悼公瘧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

穀梁傳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范甯註致君位於弟

公羊傳昭十九年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何休註上不得繼父后許男斯代立

漢書地理志潁川郡許縣故國姜姓四岳後太叔所封

理志許國文叔所封與此異

史記鄭公惡鄭於楚徐廣曰鄦音許

此許男未知當何世

路史許男爵大叔之封王符云潁川許縣一作鄦

穆天子傳天子飲許男于洧上郭璞註男爵也許國今許昌縣

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

劉炫左傳述義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太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

鄭樵通志按汲冢紀年曰幽王死申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于申

世族譜許國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為太嶽允今潁川許昌是也靈公徙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

莊公苴人弟　桓公鄭莊公弟也世本無許叔疑鄭即是　穆公新臣　僖公業　昭公錫我　靈公甯　悼公買　許男斯　元公成悼公孫

通鑑外紀許姜姓與齊同祖武王封文叔於許以奉太岳之祀文叔之後曰德男曰伯封曰孝男曰靖男

杜預世族譜哀世子太子止按止稱哀世子亦若申生稱共世子[illegible]

日康男日武公日文公與父日莊公弟莊公之後桓公鄭奚卽許叔也周桓王二十三年許叔入于許惠王二十一年許穆公新臣薨子僖公業立襄王三十年許僖公薨子昭公錫我立定王十五年許昭公薨子靈公甯立靈王二十五年許靈公薨于楚子悼公買立景王二十二年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薨止奔晉悼公子斯立敬王十六年鄭滅許執許男斯

闕名春秋二十國年表魯隱公十一年見莊公及許叔立至桓十五年入許卽穆公新臣

林堯叟列國紀年魯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魯莊元

年許叔入許五年卽魯僖公四年穆公新臣也僖元年許穆公三十九年僖四年穆公卒僖公業立

春秋分記許姜姓男爵與齊同祖其先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爲堯四岳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以續太岳之祀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　莊公不詳名出次及年世族譜名直人弟隱十一年鄭伐許莊公奔衛杜預註云奔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在孔頴達正義云以是年卒　穆公名新臣莊弟一名許叔隱十一年鄭伐許許莊公奔衛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東偏桓十五年乃入居位僖四年卒居外十五年入居位

按今本春秋隱十一年孔疏無莊公以是年卒之語分記所引蓋所見本異也

四十二年共五十七年　僖公名業穆公子僖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文五年卒在位三十四年　昭公名錫我僖公子文五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宣十七年卒在位三十年　靈公名甯昭公子宣十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襄二十六年卒在位四十五年　悼公名買靈公子襄二十六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十九年遇弒在位二十四年　許男名斯悼公子昭十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年定之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不詳卒也

皇王大紀周定王十五年許男錫我薨諡曰昭公子

甯嗣靈王二十五年許男甯薨于楚子買嗣

文獻通考許世次穆公新臣僖公業昭公錫我靈公甯悼公買許男斯元公成二年獲麟

按元公于魯哀十三年卒註稱二年獲麟蓋謂卒之第二年卽獲麟之歲也

諸國統紀許姜姓國炎帝裔孫伯夷爲堯四岳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十一世至莊公入春秋莊公穆公僖公昭公靈公悼公許男斯元公（僖四　穆四十二）夏許男新臣卒（文五　僖二十四）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宣十七　昭三十）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襄二十六　靈四十）秋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昭十九　悼二十四）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哀十三　元）夏許男成卒

按靈四十當作四十五疑刋脫一字

春秋大全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汪氏曰悼
公在位二十四年世子止之弟斯立是爲元公
南軒通鑑綱目周襄王三十年許僖公卒子錫我嗣
是爲昭公定王十五年許昭公卒靈公嗣靈王二十
五年許靈公卒于楚子悼公嗣景王二十二年許世
子止弑其君買悼公弑止奔晉弟斯立是爲元公敬
王十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帝王姓系譜許男爵姜姓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
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太岳之嗣　德男伯
封孝男靖男康男武公文公與父莊公弟桓公鄭僖

公業昭公錫我（僖公子）　靈公甯（昭公子）　悼公買（靈公子爲太子止所
鴆）　許公斯（悼公子）　元公成（悼公子）
春秋毛氏傳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鄭伯入許而不
取其地使許叔居守之今卽君其國矣其曰入者以
叔原在許入之已耳叔非舊君且又非外至故不書
復國
左傳事緯覽左隨筆春秋王侯之享年久者許穆公
五十餘年
春秋氏族圖伯夷之裔曰文叔封于許九世至莊公
尚史年表周桓王二十二年許莊公卒弟許叔新臣

入立是爲穆公桓王二十三年許穆公元年
考許始封之君世族譜云文叔漢書地理志云
大叔春秋孔疏引地理志亦云文叔與今本異
又世族譜莊公後有桓公鄭註莊公弟世本無
許叔疑鄭卽是桓公後卽穆公新臣劉恕外紀
亦同按世族譜外紀均以桓公爲許叔桓公爲
莊公之弟在穆公之前譜載分明是許叔之卽
桓公而非穆公明矣又僖四年許男新臣卒杜
註未同盟而赴以名按莊十六年幽之盟有許
男如果穆公卽許叔何以杜註未同盟亦可爲

許叔非穆公之證馬氏文獻通考許世次始穆
公新臣不載莊公桓公於許事實內註許叔莊
公之弟亦不以許叔爲穆公惟闕名春秋二十
國年表云魯隱十一年見莊公及許叔立卽穆
公新臣林氏堯叟程氏公說亦均以穆公爲許
叔俱與世族譜異林堯叟列國紀年以桓十五
年許叔入許爲穆公元年程公說春秋分記謂
穆公居外十五年入居位四十二年共五十七
年李氏尚史謂許莊公卒穆公入立次年改元
未知所本按杜預世族譜本之世本應以世族

譜爲正左傳許莊公奔衛鄭卽使許叔居許東偏觀其告許大夫百里奉許叔撫柔此民之言蓋使許叔守偏隅境土爲許之國君至魯桓十五年入許始復居舊都耳春秋書許叔如蕭叔之類穀梁以蕭叔謂微國之君未爵命者許叔亦猶是耳是許叔紀年卽應以莊公出奔之次年爲元年也惟桓公之卒與穆公之立經傳無可考故僅紀許叔立後至入許之年及穆公之卒而已外紀自穆公至許男斯俱父子相承又悼公弑穀梁謂世子止不立與其弟虺何休謂

許男斯代立春秋大全據汪氏說謂止之弟斯立卽元公南叔後綱目亦同按世族譜元公爲悼公孫左傳哀元年孔疏云鄭以斯歸殺之凌氏姓系譜元公爲悼公子諸說不同今依世族譜外紀爲表

許元公考

春秋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杜預註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孔穎達疏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殺之此時許復見者以許屬楚故疑蓋楚封之世族譜許男斯之後有元公成悼公孫則是楚封近公爲許男也　公羊何休註許男者戌也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戌復見者自復　穀梁范甯註定六年鄭滅許今復見者自復也

闕名春秋二十國年表周敬王十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

通鑑外紀周敬王三十八年許元公成蘽子結立元公悼公孫也

皇王大紀周敬王三十八年許男蘽子結嗣

林堯叟列國紀年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哀元年許元公十年哀十三年元公卒

春秋分記元公名成不詳何年嗣立世族譜悼公孫

路史許二十有四世鄭滅之註定六年游吉滅許以許男歸一作斯蘧然哀元年許男與楚圍蔡蓋國滅而君在說者以爲復立之非矣

春秋大全哀十三年許男成卒汪氏曰元公也國滅

左傳事緯年表內許元公不記年

後楚立之
春秋毛氏傳定六年鄭滅許此乘楚敗而滅之然滅其師仍不滅其國觀哀元年經書許男可見　哀元年傳許則定六年爲鄭所滅今見經以不絕其國也
左傳事緯列國年表周敬王十六年許男斯十九年鄭滅許以斯歸敬王三十八年許元公成卒
繹史定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以後復有元公成或云楚復封之或云元公即斯也
凌埜列國紀年周敬王十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楚復立成是爲元公敬王三十八年許元公二十二年卒
尚史年表周敬王十六年鄭滅許以斯歸許立成是爲元公敬王十七年許元公元年敬王三十八年元公卒
考許被鄭滅後元公復見於經杜預謂楚封之何休范甯謂許自復傳註不同後人多本此二說羅泌謂國滅而君在毛西河謂鄭不滅其國俱與傳註異闕名二十國年表書元公成立于被滅之後林堯叟列國紀年于魯哀元年書許元公十年蓋以斯執之次年爲元公元年也分

記謂元公不知何年嗣立不記元公之年按楚封自復二說史傳均無可考而論許之立國以杜註楚封之說爲正第不知其封于何年耳考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陳惠公蔡平侯爲楚復封均書元于陳蔡滅之次年則許元公即越數年受封亦應以許滅之次年爲元年也今依杜註及林氏列國紀年爲表

春秋隱十一年孔疏引譜作戰國初楚滅之

楚滅許考

韓非子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

漢書地理志許二十四世為楚所滅

世族譜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首結為楚所滅矣

春秋分記元公子結元年春秋經終後二十四世楚滅之

鄭樵通志許至戰國時為楚所滅

帝王姓系譜許公結元公子為鄭所滅

廿一史約編許文叔至公結凡十八君年數未詳鄭滅之

考許之亡韓非子云魏滅姓系譜云鄭滅世族譜云戰國首結為楚滅分記云春秋經終後二十四世為楚滅按杜預世族譜本之世本今依世族譜為表至許之世數地理志謂二十四世世族譜謂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外紀載文叔至莊公九君陳厚耀氏族圖謂九世至莊公蓋依外紀所載之君數之又桓公鄭至公結與世族譜故鄭芷畦謂十八君也合之地理志世族譜各不相符錄存以俟考

〔清〕林則徐　姚瑩撰

俄國疆界風俗誌不分卷

清光緒十年五湖草廬刻本

湖艸廬藏板
光緒甲申五

俄國疆界風俗志

甲申秋日
[signature]書

秦漢以來天下一統昔之所謂要荒者今爲我疆圉矣但地之接壤者可自我而一之而瑞夷之在海外者亦必勤我遠畧修之懷德而畏威也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豈以中外隔絕人物懸殊遂將外夷之國屏棄而廢中國之考證哉歷代史傳及諸方志於外域地名國號人情風土記述特詳其筆之於書者所以待後人之考訂也苟悉心以求之雖千數百年後萬數千里外不難默會其情形洞悉其險易措置所宜瞭如指掌我聖朝疆理天下殊方重譯罔不賓服師武既揚文教亦訖雖僻在北荒之俄羅斯俾習國書而曉禮義開市易而歸約束所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矣林少穆姚石甫兩先生有俄羅斯紀要俄羅斯

方域所載戰爭和好制度風俗与夫生齒之繁物産之盛考覈之精實補前人所未逮讀之真足以廣見聞而有志邊務者尤宜細究焉

光緒八年歲在壬午夏五月古吳後學吳大澂謹序

俄羅斯國紀要

總記

俄羅斯舊國即古時領利[illegible]東[illegible]邊地所謂西底阿士番是也近數百年始強盛[illegible]疆拓[illegible]諸洲有在阿細亞洲者有在歐羅巴洲者有在墨利加洲者其在歐羅巴之疆域七區曰東俄羅斯西俄羅斯南俄羅斯大俄羅斯小俄羅斯加陽俄羅斯並有所得南界回教之新藩地東界阿悉亞洲內部落西界波蘭普魯社及歐塞特里南界都魯機北抵水海魏默深曰裏海以東至悲嶺爲哈薩克布哈爾愛烏罕諸國地裏海以西黑海以東爲俄羅斯新地黑海以西沿地中海東岸爲南都魯機地幅員二百零四萬方里戶六千五百萬口又有所得阿悉亞洲之新藩地共四部落總分二區曰東悉比里阿西悉比里阿東抵海北抵水海西界歐羅巴洲內部落南界中國蒙古索倫幅員五十萬方里戶百有三萬八千三百五十六口在墨利加洲內部落僅葛西模斯一小隅之地方里戶口均無紀載其國都原建于大俄羅斯之莫斯科後改都于東俄羅斯之比特革今仍還居舊都其國舊本土番不通上國無異于今之韃靼里樂爭

冄嫺騎射馬上交鋒趫捷如飛至宋寧宗嘉泰元年原云于二百年韃韃里之國汗率師擣其莫斯科國都遂墟其社魏云即元太祖滅俄羅斯之事何秋濤按元太祖之滅俄羅斯當在宋寧宗嘉定元年以後此繫於嘉泰誤也至明孝宗宏治十三年原云千五百年有諾戈落之人伊挽瓦爾西者起兵恢復俄羅斯北隅並復西比里阿盡驅韃韃里奪回三百年故疆始抗衡歐羅巴洲各國人猶推悍未諳西洋技藝及至比達王聰明奇傑離其國都微行遊于嵌士達覽等處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旋國傳授所造火器戰艦反優于他國加以訓兵練陣紀律精

總記 二

嚴追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蘭國十部落又擊敗佛蘭西國王十二萬之衆其興勃然遂為歐羅巴最雄大國其國都設西匿士六十二員分為兩班其管轄外部之官則分數等不問轄地之廣狹收稅之厚薄而以所隸奴僕之多寡為小大其奴僕最多有十二萬五千者官俱武職其國之奴僕浮于兵額在嘉慶二十一年原云千八百十六年官之奴僕有六百三十五萬三千人民之奴僕有九百七十五萬七千人嘉慶二十五年原云千八百二十年拒敵佛蘭西時兵止九萬加以鎮守兩都會機之兵亦不

滿十五萬即并各處砲台防守兵護衛兵數之亦不足三十萬自擊敗佛蘭西威震鄰國開疆拓地閱十二年道光十一年即增兵至六十八萬六千倍于其舊然其強非因兵卒之衆全因馬上之趫捷其養兵之法每農夫給田五十埃加屋一間俾贍一兵一馬無事則兵亦助耕其水師亦會大戰船四十小戰船三十有五砲船二十有八小船三百水師卒四萬有四千七十人俱崇額利教設天文館算法館樂器館技藝館文學館又書院一所內藏中國與俄羅斯國之書二千有八百冊于是文教

總記 三

亦盛所居之屋惟王宮官署廟宇以磚瓦此外民居多用材木衣則長與足齊夏衣麻布冬被羊裘貴人衣皆飾以寶石金剛鑽河在歐羅巴洲北有四窩爾牙河自諾戈落發源至阿斯特臘贊入海長二千七百里虛威那河自阿鹿那發源至阿占牙入海奈斯達河自威多司發源二比里入海端河自都臘發源至阿鎖甫入海產穀麥牛羊蔴布綠絨鹽煤瓷糖瓷臘酒五金寶石五色木

東俄羅斯五部

北特革部（東界那阿俄落西界里圭南界伯斯波付北界宏薾）在東俄羅斯之北俄羅斯王遷都于此幅員萬八千零九十方里戶八十萬又八千五百十二口轄小部落六兵五萬五千疆域平廣濱海岸饒林木田疇互錯惟天寒多水雪過潮漲風烈水漫溢爲患故道光九年（源云千八百二十九年）浸溺幾及萬人產稻麥樹木（秋濤按瀛環志略彼得羅堡即此部也）

宏蘭部（東界阿古爾西界海南界北特革北界海）在宏蘭港之北距綏林國僅隔一港層巒疊巘林深箐密冬寒雪厚幅員十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四方里戶百有三十四萬六

總記　四

千一百三十九口轄小部落三十有三土番宏土種類淳樸勤力作語音朗爽異他部（秋濤按即志略芬蘭部）

里圭部（東界北特革南界利窩尼阿西北界海）在宏蘭海港之南平衍多湖夾岸茂林美田疇播種豐稔幅員六千八百九十方里戶三十九萬零三十二口轄小部落三土番宏土種類皆習額利教其地本屬綏林元成宗大德四年（原云千三百年）爲耶馬尼所奪後歸俄羅斯（案即志略斯多尼亞）

利窩足阿部（東界北特革南界戈蘭西界海北界里圭）亦在宏蘭海港之南窪上多湖稠樹厥田稱上上幅員二萬二百一十方里戶七十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口轄小部落五土番宏土種類皆習額利教其地本屬綏林爲耶麻尼所奪今歸俄羅斯（秋濤按即志略里窩尼亞部）

戈蘭部（東界利窩尼阿南界威爾那西北界海）亦在宏蘭海港之南少北平壤有湖叢樹木豐五穀幅員九千五百四十四方里戶五十六萬八千六百九十口土番宏土種類皆習額利教其地亦本屬綏林爲耶麻尼所奪嗣歸俄羅斯（秋濤按即志略孤爾蘭的亞部）

四俄羅斯七部

總記　五

西俄羅斯有二一名里都阿尼一名屋列尼其里都阿尼所屬五大部落曰威爾那曰俄羅儺曰威的塞曰敏塞曰目希里甫其屋列尼所屬二大部落曰窩爾希尼曰波羅里阿明建文四年（原云千四百年）本屬查遮爾倫及波蘭之地查遮爾倫與波蘭女王婚配遂合爲一國查遮爾倫居于波蘭後爲俄羅斯所奪名之曰西俄羅斯故至今七大部落仍屬統轄土番二種曰白俄羅斯曰黑俄羅斯俄羅儺一部落黑俄羅斯也其餘威爾那等部落皆白俄羅斯幅員十六萬五

千方里戸八百八十萬口人甚粗魯地多砂石耕僅
餬口産鐵木蜜糖及豹狼熊牲畜
威爾那部東界彼寨南界俄羅雞西界普魯社北界戈爾蘭轄小部落二十
有七首部落卽名威爾那有教習技藝館教習天文
館教習造船館貿易蕃盛秋濤按卽志略維里納部
俄羅雞部東部敏寨南界窩爾尼阿西界瓦肖北界威爾那轄小部落十有
四首部落卽俄羅雞本渣遮爾倫故都今則宮室僅
存基址秋濤按卽志略哥羅德諾部
威底寨部東界斯摩速西界威爾那南界敏斯北界伯斯果甫轄小部落二十

有二首部卽名威底寨貿易亦盛秋濤按卽志略威德比斯科
敏寨部東界目希里甫西界普魯社南界窩爾希尼北界威底寨轄小部落三十
有五地卑濕南隅多湖恒有水患秋濤按卽志略明斯克部
目希里甫部東界斯摩速西界敏寨南界查尼俄甫北界威尼寨濱海轄小部
落十有三首部卽目希里甫商賈所滙秋濤按卽志略摩宜勒威
屋列尼部東界布爾多瓦查尼俄甫南界末循西界牙里西阿查肖北界窩爾希尼阿轄
二大部落窩爾希尼阿波羅里阿均白俄羅斯也域
内有奈巳河河東屬俄羅斯河西舊屬波蘭今亦全
屬俄羅斯

窩爾希尼部東界幾甫西界瓦肖南界波羅里北界敏寨轄小部落三十
有一和暖平蕪疇錯豐稔産穀酒牛羊秋濤按卽志略窩黎尼亞
波羅里阿部東界幾付北界窩爾希尼西界牙里西阿南界沙騰彌轄小部落
十有七平曠署有小山田疇美商賈盛秋濤按卽志略波多里亞

大俄羅斯十八部上番皆習額利教亦作額力教

莫斯科部東界阿那里麻南界都臘西界斯摩速北界底瓦本俄羅斯舊都
也封域寥濶故曰大俄羅斯幅員萬有五百方里戸
百二十八萬九千八百二十口轄小部落三兵二萬
二千士番皆習額利教北界近綏林層巒疊嶺林木

葱蘢天寒多雪尙不害麥亦産穀佛蘭西那波利稔
王秋濤按卽志略之拏破侖會率師來侵王及士庶均遷避僅餘
空城那波利稔王遂踞國都均謂全勝不旋踵風火
交加不戢自潰焚斃凍死者無算佛蘭西兵敗績而
遁不知俄羅斯設計空城伏火以待歟抑得天助以
滅强寇歟先是莫斯科之屋廬牆用木板上之後以
瓦或有以鐵爲門以鐵代瓦者自遭兵燹極自荒曠
行人常虞迷失嗣後鳩工修築傳瓦崇麗修廟則仿
之韃韃里造衙署監獄則仿之佛蘭西而寶利之輪

魚管帳之嚴壯皆埒諸國現存大鐘一寬六十七忽
（八寸爲忽）重二萬二千頓約值銀七萬棒（五員爲）大礮一內
寬可容坐一人從未施放（秋濤按即異域錄之莫斯科注志略作墨斯科部）
那窩俄落部（東界窩鹿那南界底瓦西界比特革北界何羅義斯）地處北隅並
轄麻爾底瀕海各地爲至蠻悍之區不受約束後爲
蒙古韃韃里王所奪（魏曰疑即元大祖所攻服之欽察也）至俄羅斯伊
挽王始征服其地幅員五萬六千五百五十一方里
戶九十一萬五千五百口轄小部落八壯麗雖不及
國都亦俄羅斯至大之部落（秋濤按即志略窩羅痾達部）

總記　八

尼斯諾科部（東界加匽西界窩拉里麻南界水耶北界果士多羅）濱臨窩爾
牙河爲阿細阿洲歐羅巴洲各國商賈所聚惟河漲
時有淹溢之患幅員二萬五百零一方里戶百三十
四萬口轄小部落五（秋濤按即志略尼內諸烏痾羅部）
阿那里麻部（東界尼斯諾科西界莫斯科南界阿匽北界耶羅斯羅）幅員萬八
千六百六十九方里戶百王十萬六千零四十六口
轄小部落四產鐵器（秋濤按即志略瓦拉的迷爾部）
底窪部（東界耶羅斯羅南界莫斯科西界伯斯果付北界諾科落）附近窩爾牙河
幅員二萬四千二百十三方里戶百二十三萬三千

三百五十八口領小部落五（秋濤按即志略的威爾部）
都臘部（東界阿匽南界阿里爾西界加魯牙北界莫斯科）幅員萬一千九百
零四方里戶百零九萬三千七萬二十口領小部落
四產鐵器居人富庶（秋濤按即志略都拉部）
加魯牙部（東界都拉西界斯摩速南界阿里爾北界莫斯科）幅員萬二千七
百三十六方里戶百十五萬九千六百口領小部落
四上腴產粗尼粗布貿易蕃盛（秋濤按即志略加魯牙部）
阿臘爾部（東界窩羅義斯南界戈塞西界渣尼俄南北界都臘）幅員萬六千七
百七十九方里戶百二十七萬零八十五口領小部

總記　九

落五美田疇產稻穀運售于比特革（秋濤按即志略痾勒爾部也志
略又有痾勒內部即此書之窩祿那聲近而實非一地）
窩羅義斯部（東南俱界端戈沙斯西界戈塞北界旦摩甫）附近端河俄羅
斯比達王始得其地幅員三萬二千四百八十七方
里戶百有四萬四千八百二十口領小部落十一土
沃商賈盛（秋濤按即志略窩羅尼日部其旦摩甫即當彼弗部此書闕載）
斯摩速部（東界莫斯科南界阿臘里西界委的塞北界底窪）幅員二萬一千
零八十八方里戶百二十九萬七百有五十口領小
部落六廟宇華麗（秋濤按即志略斯摩稜[illegible]科）

伯斯果甫部東界底窪西南界麥底塞北界北特革在大俄羅斯之西幅員二萬二千二百九十二方里戶七十八萬三千九百四十口領小部落四秋濤按卽志略北斯哥弗部

耶羅斯羅部東界果斯多羅麻西界底洼南界窩拉里麻北界窩麻那在大俄羅斯之中央幅員萬四千五百二十八方里戶百有二萬二千九百九十口領小部落五秋濤按卽志略日羅斯拉部

窩薩那部東界俄羅斯南界巴母北界阿占牙爾西界諾戈落在大俄羅斯之北幅員十六萬三千七百有十二方里戶八十萬零二千一百七十口領小部落十有九樹木蕃茂俗尚織機不產五穀皆仰商販秋濤按卽志略痾勒內部

阿羅義斯部東界阿古牙爾南界諾科落西界宏蘭北界阿占牙爾在大俄羅斯之北幅員七萬有七百八十九方里戶三千五萬二千九百口領小部落七多樹小穀仰商販秋濤按卽志略諾弗哥羅部

阿占牙爾部東界阿細阿洲俄羅斯西界幾摩南界窩祿那北界水渮在大俄羅斯之北幅員三千四萬六千一百三十三方里戶十六萬二千六百六十口領小部落四十有五糧食俱由南方商舟運至舟不回帆至卽折鬻為薪以材木

約記　十

賤俗皆業漁秋濤按卽志略亞爾千日爾部

赫阿匽部東南俱界旦摩甫西界窩那里摩北界都臘幅員萬四千五百五十三方里戶百二十七萬二百九十口領小部落五秋濤按志略部名同

果斯多羅麻部東界未壓加西界耶羅斯羅南界尼斯諾科北界窩祿那幅員三萬八千五百七十方里戶百四十二萬二千七百口領小部落六秋濤按卽志略哥斯德羅馬部

戈塞部東南俱界阿羅匿斯西界查尼俄付北界阿臘爾幅員萬四千九百五十四方里戶百六十一萬一千有百口領小部落五秋濤按卽志略古爾斯克部

小俄羅斯三部土番皆勤力穀

幾富部東界布爾多洼西界牙爾西阿南界士循北界阿爾布尼阿主宜耕種本俄羅斯舊地前為韃韃里波蘭兩國所據後復奪回幅員萬七千五百五十七方里戶百三十五萬三千八百口領小部落二十有二首部落有新舊之別舊城廟宇多荒蕪新城極壯麗俗尚潔勤工作屋牆俱飾以白人多好勝秋濤按卽志略究部

查尼俄甫部東界戈塞南界布爾多洼西界敏塞北界阿葛爾幅員二萬二

總記　十一

千九百八十八方里戶百三十七萬八千五百口領小部落七（秋濤按即志略者爾厄尙弗部）

布爾多隹部（東界阿羅歷斯西界幾付南界斯底里加那甫北界灑尼俄付）幅員萬六千八百零十方里戶百九十三萬三千口領小部落五上產穀麥農商富居

南俄羅斯五部（秋濤按即志略有厄加德黎諾斯拉部以圖中方位辨之疑并此部倂故）

南俄羅斯平衍宜麥上產西底喃最饒野至俄羅斯比達王加底尼里王時漸歸教化

加底里部（東界端科薩斯西界卡循南界濤利達北界布爾多洼）乾隆六十年（原云千七百九十六年）波爾王始設部落招商賈今則為本國中等之埠幅員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五方里戶九十四萬四千九百四十口領小部落四土肥而瘠十取水（秋濤按此以加底里為一部布爾多洼為一部志略則以加的勾巴爾的哥合為一部未詳孰是）

卡循部（東界加底里那斯拉付南界濤利達西界盜沙拉米北界幾付）幅員二萬五千七百二十八方里戶五十二萬三千六百口領小部落十有一（秋濤按即志略給爾孫部）

擣利達部又名格里彌阿（北界卡循東南西俱界裏海）在歐羅巴俄羅斯極南幅員四萬三千五百六十二方里戶四

十三萬七千四百口領小部落四小山層疊螺髻可觀和暖稱樂土前屬耶麻尼後屬韃韃里俄羅斯連年攻戰而得之（秋濤按即志略濤里達部）

客沙那彌部（東界卡循西界普魯社南界裏海北界波那里）幅員萬八千七百一十方里戶三十一萬口領小部落八（按即比薩拉比亞部）

端戈沙司部（東南俱界歐色特里西界高羅義斯北界水耶新麥塞）幅員七萬七千零三十四方里戶三十一萬口領小部落十有九士番本韃韃里種類修偉淳樸富足好施家居力作征戰奮勇部落生殺自擅所征賦稅每年稍助俄羅斯新藩兵餉而已耆加色首部落也濱臨端河常被水患遷城高阜仍其舊名民免昏墊而貿易不若舊部之便（秋濤按即志略薩拉德夫部）

加匽俄羅斯五部

本韃韃里之地至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原云千五百五十年）始歸俄羅斯

加匽部（東界呵臨默南界末壓加西界尼斯諾科北界薪麻塞）幅員二萬二千二百七十二方里戶百有十三萬八千八百口領小部落五先時街道咸鋪木板嗣因不戒于火改用磚

石地多樹木產銅鐵土番普魯社種類勤耕種精焇皮製造番靦（秋濤按志略部名同）

末壓加部（東界巴母西界果斑多羅南界加僁北界窩麻那）幅員四萬七千三百八十一方里戶百二十六萬九千五百口領小部落十有二土番普魯社種類產五穀多運售于阿占牙爾兼產銅產番靦（秋濤按即志略維亞德加部）

新麥塞部（東界荷林墨西界水那北界加僁南界端戈沙斯）濱臨窩爾牙河幅員二萬九千九百一十方里戶百有九萬五千一百四十口領小部落七土番普魯社種類出產銅鐵樹木（秋濤按即志略新比耳斯克部）

氷耶部（東界新麥塞西界單摩甫南界端戈沙斯北界加僁）濱蘇臘河幅員萬六千五百九十七方里戶百有四萬四千八百口領小部落五土番普魯社種類勤耕多樹（秋濤按即志略奔薩部）

巴母部（東界阿細亞俄羅斯西界末壓加南界荷林墨北界阿鹿那）幅員十二萬七千零一十七方里戶百二十三萬二千四百七十口領小部落十有五土番普魯社種類西隅隅山產銅鐵尤旺（秋濤按即志略白爾摩部）

俄羅斯南新藩五部（秋濤按即志略高加索新藩部）

俄羅斯南新藩之薩加社納希斯丹諾尼阿阿沙塔干阿鄰默五大部落同屬一區內有高加薩斯大山外臨黑海裏海壤地崎嶇不與各國往來人皆化外恃其險僻謂無人敢侵其境未幾諾尼阿蠻區竟為巴社所奪尚有濱海數小部亦為都魯機所奪而薩加社等部落是時又為俄羅斯所有嗣因諾尼阿背叛巴社俄羅斯率師征服并得都魯機所屬之數小部從茲濱海蠻區悉為俄羅斯屬地土番皆習馬哈墨回教不諳文學技藝刦掠為生俄羅斯設兵設官極力撫導惟阿林墨部近已歸化同于內地次則薩加社亦加馴服阿薩塔干平地多有韃韃里流寓之人設勘館管束稅其牛羊尚遵法度若諾尼阿納希斯丹則粗蠻如舊因其地與巴社附近欲藉其力以捍拒雖有官彈壓羈縻而已

薩加社部（東界納希斯丹南界諾尼阿西界黑海北界阿薩塔干）境內崇山峻嶺最高曰高加薩斯山千三百二十丈終年積雪土不饒而宜麥領小部落十有四首部曰摩斯諾設臺地極崎嶇自俄羅斯闢山路造橋梁五年始蔵

設總領一人及五十領千五百名五十領武官也所乘馬皆雄壯善走兵器弓矢鳥銃甲堅能禦銃彈所有奴僕分二等一備戰陣一司耕作其備戰之奴僕多至萬人修偉趫捷女多妍麗出則以布蒙面而躡木屐童女則皮束下腰釘以銀扣俟嫁時夫親釋之生兒女三四歲親朋即抱去撫育教習事業無異親生男至堪臨陣女至可婚配始還其父母謂親自鞠養恐其溺愛也機士臘小部落頻氐力河市埠萬家而都曾機之阿敏阿人十居七八產絲髮及酒秋濤按志略部名同

六　總記

諾尼阿部東界納希斯丹南界都魯機西界黑海北界薩加社巖巒盤互萬木參天山深多礦木巴社之地因國王與俄羅斯交兵徵國中年不及壯之丁盡入營伍憤怨背叛原欲自制方面不意復爲俄羅斯所得領小部落二十土番壯勇而女多美戶三千餘萬口習額力教者大半習馬哈墨回教者僅小半其俗權貴之家御僕殘刻無論田之磽沃倍額收租不計耕奴凍餒故赤貧甚衆刧掠四出雖良農貧乏而耕亦必手械自衞特付此斯首部落也俗舊淳樸今漸華靡有習武館軍製庫

互市蕃盛秋濤按即志略部名同

阿薩塔千部東界海西界薩加社南界端哥薩斯北界阿林墨薩地多曠野崇山領小部落四十有一首部落瀕裏海巴社之絲髮寶石諸貨皆售諸此土番亦富足善貿易貧者捕魚爲生東南隅有阿喇湖可以煮鹽格廉敏爲舊時首部今雖頹廢君民尚七萬餘內有英吉利佛蘭西巴社印度各國之商而都魯機國之阿敏尼阿人最衆秋濤按即志略阿斯達拉千部

阿林墨部東界阿細亞洲俄羅斯西界加匽南界阿薩塔千北界帕尼界阿細亞

七　總記

歐羅巴兩洲之間地多草埔東隅有河發源烏臘領日烏拉領河由境內南歷阿薩塔千而注裏海轄小部落三十有三阿林墨木首部緣近邊界改移總領官于烏臘土番碩梗今漸入化韃靼里之人每年販馬至耆萬計羊約六萬秋濤按即志略阿倫不爾厄部

納希斯丹部東界裏海南界巴社西界諾尼阿北界薩加社近海岸土膏沃領小部落十有三秋濤按即志略日爾日部一作熱阿義爾

北洋俄羅斯東新藩在阿細亞洲內地與東三省蒙古相毘連之地

悉畢厘阿國在阿悉亞洲之東北隅俄羅斯藩屬也東

界大洋與彌利堅洲對峙中隔一峽謂之墨領峽西界烏拉嶺嶺高僅三百餘丈而長則自北海而至加斯比菴海（即裏海也）阿細亞與歐羅巴即以此嶺分界中有一路可通車馬實爲兩洲之關鍵北抵冰海南以阿爾台山爲界阿爾台山起處距烏拉嶺不遠自西而東直抵海岸最高之峰二千丈有出火焰者山北爲悉比厘阿山南即蒙古伊犁韃韃里黑龍江等處也其地舊爲韃韃里遊牧之所（魏曰觀此則俄羅斯東北亦舊爲游牧國故佛經謂北方爲馬主元太祖封其長子于阿羅思故云亦游牧國也）額利西羅汶國亦有人往焉生齒日蕃

總記　六

分族類立頭目其薩克阿左右之地界連悉比厘阿者爲韃韃里凝匿士王所得（魏曰疑匿士王似是元代藩封）陰遣人偵探悉比厘阿形勢欲越阿爾台山而取山北地路險崎嶇不果（秋濤按元代加謙州益蘭州等處皆在阿爾台山之北則此謂欲取不果乃攻之未確也）迨俄羅斯自立國不屬韃韃里統轄有俄羅斯之商至悉比厘阿海岸貿易以洋貨易皮貨日漸蕃盛交結頭目盛誇俄羅斯之富庶各頭目惑之間有率屬至俄羅斯者覩其國都市廛宮殿之壯麗傾心歸向歲貢方物爲藩屬俄羅斯遂于近海之烏彌河口建砲臺搶要害不勞

一兵一矢而悉比厘阿悉爲俄羅斯所有然地曠人稀乃取國罪中人謫戍于此以罪名之輕重分派力役及至至伊挽往爾西二代王時恐生內患將附近國都之韃韃里人驅之加斯比菴海（魏曰即裏海）旋得端戈薩司之戰士用爲前驅恢復侵地遂統大兵欲盡驅韃韃里之人韃韃里有豪健頭目耶爾麻不服領部衆六千餘東據悉比厘阿欲自立國而力不敵仍臣服于俄羅斯耶爾麻旋爲其部下所殺于是俄羅斯王復移駐防阿彝之兵闢地至華尼西阿其居民曰儻俄斯族土沃淳良太

總記　九

兵甫至爭貢皮毳復沿菴雅臘河而上幾至雅克薩（魏曰即黑龍江雅克薩城）其居民曰模臘斯蒙古猛悍異常（魏曰即索倫）俄羅斯懼于前進改沿裹那河左而行崎嶇水雪一片荒曠惟產貂狐最貴既而端戈薩曰之兵不畏水雪往來其地五十餘年至　大清崇德四年（原云千六百三十九年）有端戈薩司之彌特厘者直至東洋荷葛斯海岸偵探道路復增兵前往菴雅臘河以至麥加湖遠近之地無不征服（魏曰此即康熙初年俄羅斯與我朝爭黑龍江索倫地之事）由彼徑抵黑龍江適遇　滿洲兵至與之交鋒俄羅斯敗歸山後（魏曰阿模

爾河即黑龍江麥加湖即呼倫貝爾泊也山即外興安大嶺職方外紀圖設之東金山秋濤按麥加湖在阿爾泰山之北即白哈兒湖異域錄所稱柏海爾湖也魏氏以爲呼倫貝爾誤之甚矣
故瀕江荒地仍屬　滿洲後即以此爲界俄羅斯自
此固守邊疆撫其所得之地較之當日阿列山達王西
沙爾王時幅員遼濶不啻倍蓰由是欲窮東界所極是
否與彌利堅洲相連抑或東洋有海間斷并欲于阿細
亞洲之西直抵印度已得捷徑惟阿恐阿洲東方與彌
利堅洲斷續之處屢訪之先日蘭頓荷蘭商船未得端
倪比達額列王亦曾募荷蘭人操舟訪察無獲旋令雅

古薩各官魏曰雅古薩乃俄羅斯東方部落非黑龍江之雅克薩也徧考史記亦無
紀載惟云里那河底因雅加河阿腦斯加河水皆北流
注海順治五年原云千六百四十八年有端戈薩司頭目特斯紐
及孤底那二人相繼舟訪祇言阿細亞洲與彌利堅洲
不相連康熙三十九年原云千七百年取得甘查甲其地斗出
東海大洋風十迴表似別有天地其東之少南即日本
國所屬之薩牙蓮島勢斯梭島正東邊界則與歐羅巴
濱海諸國相連並得彌利堅洲一小隅之地及附近海
島報至國都而比達額列王已逝其女加特臘因嗣位

子康熙五十九年原云千七百二十年繼遊父志復遣官一士船
麻一芝利果一墨領攜熟諳天文地理之特里斯列乘
船東邁一無所獲雍正六年原云千七百二十八年墨領復至東
隅僅考明阿細亞與彌利堅中隔一峽雖不相連而相
距不甚遠遂以已名而名其峽曰墨領峽從茲不復遣
使矣按悉畢厘阿國分二域西二部曰都莫斯曰科利
弗東二部曰雅古薩曰甘查甲魏曰英夷圖稱此爲四省益四大斯科也與中國相首尾
四部之城池又以都莫斯雅古薩爲最鉅其王獨
攬國權雖有世家公卿莫敢專政廣興文學以化邊鄙

聲名文物日進于舊然因地制宜故與歐羅巴之俄羅
斯法度稍異且距俄羅斯國都遙遠凡在悉畢厘阿之
加彌業貴官名每自專擅不爲百姓所服幸當日甫得其
地即將本國之人分徙僑居尚知王化主客相維故至
今無敢背叛水師官弁多侵船料以肥其私近日力懲
前轍兵共二萬二千半住都莫司半住雅古薩派守各
口砲臺者十之六派守南界者十之四因當日取悉比
厘阿者皆端戈薩司之兵故仍以其人充伍此外尚有
甘查甲部地處極邊屯兵較內地尤衆悉比厘阿所居

之人有兩種一流爲二士著流寓者或因官寄籍或本國遷徙良民及謫配之人亦有所俘綏領（秋濤按劄綏依）將士流戍此地究者宮府無儇鄙之習其罪犯定例更番開礦采金輕者酒館服役約束綦嚴其遷徙良民授敵而耕歲輸丁銀拉布術八只徵男丁而不徵女土著者西南隅近哈薩克皆回教東北隅近蒙古則信奉剌麻教文學技藝當推都莫司雅古薩兩部在都莫司者多流寓之人在雅古薩者多武官客商乾隆五十五年（原云千七百九十年）創書館貯史書設梨園大畧與歐羅巴相等擬資

客耽麴蘖居則板屋食亦儉薄無飛蔥蒜魚肉牛馬乳而多索黃似蒙古慷慨勇猛非耕牧即射獵極北嚴寒多不出戶產米穀大麥小麥粗麥石鹽石髓石奶油野鴨鷹鶉牲畜器用有大呢玻璃金銀銅鐵鉛紅寶石青金石鑽石水晶綠晶別有一種石刀切成片可代玻璃皮毳則灰鼠貂鼠白狐黑狐紅狐海狐海虎海獺壤沃厚易播種五金產自烏拉嶺及阿爾臺山并有沙漠千有餘里中亦產金道光八年（原云千八百二十八年）三處產金五十三萬銅三萬千五百萬鐵六萬六千萬銀三十一萬

四千棒近日銀礦不旺歲產不過四五十六萬棒採取五金約萬有三千餘人皮貨俱運售于都莫斯雅古薩東洋遙遠北海阻冰或行數日無人烟河道紆曲荒遠萑苻出沒貿易跋涉艱難無匹徒以產豐利厚故商旅不絕冒險爭鶩甘查甲物產尤盛運至雅古薩征稅甚輕以貨易貨大都烟酒刀劍玩物居多中國恰克圖城爲俄羅斯與中國互市之所以皮貨呢絨玻璃易中國茶葉大黃磁器絲髮棉花煙葉磁器每年交易約值二三十萬棒大湖二一巴西達湖由波注出海一麥嘉湖在

阿爾泰山之北雅古薩之東南衆水所匯最爲灝淼河十有四烏彌河自科利弗大山發源紆繞北流中途會走領河野代士加河亞匯伊新河都莫爾河諸水由麻洼尼士加而注之海因尼西河自韃韃里發源北流至朱爾戈河會依那維河至都朵山薩又會儺俄士加河阿牙那河裏那河由旦定薩而注之海因底牙加河阿那斯加河珂里馬河阿那底河均發源阿爾臺山僅阿那底河一水趨東海餘俱北流而出冰海

都莫斯部（東界雅古薩南界韃韃里西界歐羅巴俄羅斯北界海）領大小邑三十

九產金銀銅鐵錫五穀皮貨馬酒材大脂膏秋濤按即志略多木斯科

雅古薩部即悉比厘阿首部東界甘查甲西界都莫斯南界中國北界海領大小城五十有三產銀鉛皮貨秋濤按即志略亞古德斯科一作牙谷科利弗部東界雅古薩西界嘧嘧里斯南界中國北界都莫斯領大小城十產金銀銅鐵鉛秋濤按即志略嘧嘧斯科甘查甲部東界海西界雅古薩南北俱界海領大小城一[illegible]產馬珍寶秋濤按即志略岡札德加部一作堪察加秋濤按悉比厘阿志略作西伯利部凡分八部與此分四部不同

俄羅斯方域

一統志曰俄羅斯在喀[illegible]必齊河北岸自大興安嶺[illegible]東至海與黑龍江所轄北境接界西接西洋西南至土爾扈特舊國及準噶爾界北至海瀛按海國聞見錄俄羅斯在細密里也之西南濱死海西接普魯社死海又名裏海死海之南爲東多爾其西多爾其西多爾其臨地中海俄羅斯西南之境或有近中海者若其西境則隔普魯社外黃祁荷蘭佛蘭西是班呀葡萄呀諸國方至西洋約近萬里少亦六七千里不能接也秋濤按姚公此語誤矣俄羅斯西接洲中海非地中海亦非與西洋不相接也南懷仁坤輿全圖無俄羅斯惟死海之西稍北有俄羅定其北有沒箇斯未亞一作莫哥斯未亞艾儒畧職方外紀云亞細亞西北有大國曰莫哥斯未亞東西徑萬五千里南北徑八千里中分十六道魏默深云即俄羅斯也顛林圖死海之北有北叨思國又北有羅沙國余謂羅沙國即俄羅斯國都北叨思國葢其南藩新地耳歐羅巴人四洲志曰俄羅斯舊國即古時頟利

西意大里之東北邊地所謂西底阿土蕃是也近數百年始強盛疆域甲於諸洲有在阿細亞洲者有在歐羅巴洲者有在墨利加洲者其在歐羅巴洲七區曰東俄羅斯西俄羅斯南俄羅斯大俄羅斯小俄羅斯加匽俄羅斯並有所得南隅回教之新藩地東界阿細亞洲內部落西界波蘭普魯社及歐塞特界南界都魯機北抵氷海幅員二百零四萬方里又有所得阿悉亞洲即阿細亞洲南懷仁作亞細亞洲之新藩地共四部落總分二區曰東悉比里阿西悉比里阿東抵海北抵氷海西界歐羅巴洲內

部落南界中國蒙古索倫幅員五十萬方里在墨利加洲內部落者僅葛西模斯一小隅之地方里無紀載其國都原建於大俄羅斯之莫斯科後改都於東俄羅斯之比特格今仍還舊都余按四洲志所言方里者開方法也開方法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方一里者一百萬今云在歐羅巴洲者幅員二百零四萬方里是僅長二千里寬一千里又長二百里寬二百里耳衍而伸之以方五百里計亦僅長四千里濶五百里又長二百里

寬二百里耳在阿細亞洲者五十萬方里以方二百里計之當長二千五百里寬二百里然東自黑龍江之東海邊西至普魯社實近二萬餘里此方數殊不合則所云方里者不足據也志又云在阿細亞洲者戶百有三萬八千三百五十六口在歐羅巴洲者戶六千五百萬口既有戶口之數則幅員方里不應不確豈譯數有誤耶如職方外紀所云東西萬五千里南北徑八千里者似爲近之若西域聞見錄言其國東西距二萬餘南北窄狹自千里至三千餘里不等猶約略之辭耳

默深西洋沿革圖死海之西南有南都魯機一名度爾格又名西女國其西北爲北都魯機一名度爾格又名額力西又名厄勒祭又名呡呼呻余按此云南北二都魯機皆俄羅斯之南屬即陳倫炯圖內之東西多爾其也西人地圖作土爾其土都音近呡呼呻又在西多爾其之西北陳圖不誤默深謂呡呼呻即北都魯機恐誤又按南懷仁圖死海之南臨小西洋東接回回有地名法爾齊地產五色石金剛石青石其西北又有地名百爾西亞在莫斯哥未亞之極南疑即陳圖之兩多爾其

魏圖之兩都曾機也南圖百爾西亞之北爲大白理斯單東連回回豈卽陳圖之包社大白頭耶大小白頭皆回回國也默深以百爾西亞卽包社回國秋濤按志略以包社卽古波斯國陳倫炯曰大小白頭二國北接三馬爾丹卽葛爾旦之本國也三馬爾丹之北鄰細密里也國細密里也之西爲俄羅斯國小白頭東鄰民呀國民呀人黑穿著皆白類似白頭英機黎荷蘭佛蘭西聚此貿易民呀之東接天竺佛國民呀東南遠及暹羅民呀之南臨海民呀之北接哪嗎西藏及三馬爾丹國屬余以南懷仁圖考之五印度莫

臥爾之北有撒白勒斯單卽三馬爾單也東南隔大流沙爲西蕃卽天竺佛國矣北有箇拉散似卽陳圖之噶爾丹也又北有阿被河長七千二百里其河之西北近氷海爲西北里亞亞也音相近似卽陳圖北近氷海之細密里也秋濤按細密里也西北里亞卽總記所云悉比薩阿志略所云西伯利部乃俄羅斯之東部也

西域聞見錄言鄂羅斯之外有控噶爾國更大於鄂羅斯余以歐羅巴人四洲志考之所云控噶爾國在鄂羅斯西北卽普魯社其北卽氷海其西爲綏林國那威國璉國瑞丁國大尼國其南爲波蘭國卽波羅尼爲歐色特里阿國一作莫爾大未亞其西南卽地中海據此言之控噶爾初不甚大何至如聞見錄之所云乎益回子行商其國彼國人故作夸大之詞而七椿園以所聞記之非其實也松湘浦諸人已辨之矣

廓爾喀在後藏正南聶拉木及濟嚨界外其東北爲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湯三部皆爲廓爾喀所併其南卽東印度也今爲英吉利所據魏默深云廓爾喀界西藏及俄羅斯攝兩大國之間故內貢中國亦兼貢俄羅斯近

日英夷西與俄羅斯搆兵爭達達里之地其地橫亘南洋俄羅斯得之則可以圖併印度故與英夷血戰雍正五年俄羅斯攻取西藏西南五千餘里之務魯木以其地尙佛敎遣人至中國學剌麻當卽與廓爾喀相近余按魏此言恐誤俄羅斯攻取之務魯木在西藏西南五千里外蓋西北印度之間其中尙隔中印度東印度今皆爲英夷所據廓爾喀何由越英夷貢俄羅斯耶乃謂近俄羅斯非也

記英俄二夷構兵

桐城姚瑩石甫輯

瑩前在臺灣奉 旨查訊夷囚顛林俄羅斯與英吉利是否遠近當時覆奏但言其不相交結未知其在印度構兵也後見林尚書所譯西洋人新聞紙乃知北印度英俄二夷構兵之事按澳門月報曰道光二十年七月澳門接印度五月十四日來信魏制史云郎中論國四月十三日及俄羅斯欲攻打印度之事益我英國之印度兵攻取興都哥士山魏云近巴社國南邊各部落而俄羅斯邊境在此

山之北三年前尚有回教四五國亘隔英吉利與俄羅斯屬國之間各遠數百里今只隔一大山而已俄羅斯近日直攻至韃韃里之機注魏云韃韃里謂游牧各部加哈薩克布魯特之類東起蔥嶺西至裏海南界印度北界俄羅斯皆是也機注乃韃韃里南方部落皆因我等攻取阿付顏尼部此部原屬巴社今爲英吉利所據在印度之西巴社之東北韃韃里南故俄羅斯亦攻至荷薩士河韃韃里地近機注已約木哈臘亦韃韃里南方部落近阿付顏尼同取阿付顏尼部以攻打印度爲我英國兵頭沙阿力山及馬約里治堵禦故計不行俄羅斯前在希臘巴社國東方部落近阿付顏尼與巴社人立約欲收服阿付顏尼以攻取印度亦因我兵頭律屋蘭所拒巴社即白頭回國南抵海西界都魯機北界韃韃里後詭稱收回逃散奴僕哭攻取機注及木哈臘人皆謂俄羅斯既得此二地當必退兵乃又使人日日學習印度事務又與木哈臘人立約同取阿付顏尼不知俄羅斯人要到何地方肯住手現聞俄羅斯使者已自比特革起程由韃韃里到中國此韃韃里謂喀爾喀蒙古並凡各游牧部皆謂之韃韃里必慫恿中國人與英國人爭鬥意欲得北京出諭與緬甸人使前來攻擊不知何時使臣能到得北京我等切不可閉目不理俄羅斯人會以兵威自黃海

攻至黑海以廣其國境所以今日必要隄防其在荷薩士河駐札之兵前來攻擊倘我將阿付顏尼防兵撤回則俄羅斯人必帶領木哈臘之兵同攻阿付顏尼矣我等今年若將阿付顏尼王復立於加模爾城阿付顏尼舊都即應帶兵過興都哥士大山取回沙蘇野所失之三部落一日哀都斯一日麻爾格一日模特散皆在阿付顏尼北木哈臘之南然我兵到彼必定過俄羅斯兵與木哈臘兵約會來攻我兵我兵恐即擾亂而回亦或與俄羅斯人相持大抵英俄二國在阿細亞洲交戰之事不久即至我等宜先預備出兵矣魏源

日大海南洋曰印度海與緬甸後藏相鄰西廓爾喀介其中其鄰廓夷之孟阿臘則東印度也再西南之孟邁等部則南印度也溯印度河北上爲痕都斯坦則中印度也再北爲克什彌爾古屬賓國則北印度也印度河兩岸凡巴社各自頭回國則西印度也（甸自緬回）其國皆在葱嶺西南接中國西域近日西洋英吉利自柳管理五印度恭惟北西印度未爲所據其中東兩印度半屬英夷而南印度則分據于西洋諸夷此皆近日事也

秋濤按默深此論五印度多誤徐松龕中丞已辨之

咭唎近今有併巴社阿丹兩回國稱爲西印度並極西之如德亞亦隸之西印度者其說甚奇不知何所本五印度者漢之天竺身毒也巴社即波斯漢之安息也阿丹即亞刺伯漢之條支也如德亞即拂箖古羅馬之東境漢之大秦國也今日皆西印度則是有天竺而無安息條支大秦也說詳瀛環志略

方康熙雍正間英夷僅据有孟阿臘孟邁二埠未窺印度全境而俄羅斯亦方與西北普魯社搆兵未遑南牧凡葱嶺以西瀕地中海東岸皆統于天方之回教故乾隆中西域甫平痕都斯坦伺與巴達克山搆兵雖旋爲愛烏罕所并（即古大月氏）亦回教非西洋教及乾隆嘉慶以來俄羅斯兵出黃海攻取黑海各部又日沿裏海南侵而英吉利亦吞并痕都斯坦沿恒河北上于是葱嶺以西自布哈爾愛烏罕諸大國外凡近裏海之游牧回部號韃韃里者皆并于俄羅斯凡夾恒河及南洋之城郭回國半屬于英吉利矣其英俄之境之中尚隔有數回國彼此各距數百里及道光十九年痕都斯坦北境有阿付顏尼部者與沙蘇野部相攻沙蘇野請救於英吉

利英吉利遂起各印度駐防之兵攻滅阿付顏尼部阿付顏尼亦走愬於俄羅斯俄羅斯復起駐防韃韃之兵南攻巴社取機洼取木哈臘欲恢復阿付顏尼部以直攻印度英吉利兵据險力拒於是英俄二邊部僅隔興都哥士一大山而血戰無虛日矣（興都即印度二字音轉其山界北中二印中）度之阿付顏尼及沙蘇野二部皆在是山之南機洼及木哈臘皆在是山之北而沙蘇野之部落亦有執出山北者是爲英俄交惡之由與交兵之界沙蘇野王以道光十八年爲阿付顏尼破走投援印度英吉利鎮守印

度之兵師遂於十九年七月起孟阿臘孟邁痕都斯坦三部之兵使副兵師沙機尼將之而沙蘇野酋自以所部兵鄉導時阿付顏尼酋自都於加模爾城遣其次子以兵三千五百守牙尼士城長子以兵數千守加布爾城牙尼士城本險固於其城門前復增重濠重牆守營甚固英吉利軍先營近郊誘戰不出乃督馬礮軍騎駝礮軍步礮軍三路進攻又開天礮擊之天礮者仰空發礮飛墮城中遂偪城而營幷以兵扼加布爾援軍之路阿付顏尼酋遣其長子領千五百騎步兵三千由加布

爾城赴援夾攻後路爲沙蘇野兵擊退次日遂會各營專攻城門更番迭進城內兵亦死力鏖戰既而天礮從空兩下城內震號爭潰遁凡二晝夜拔其城禽其次子乘勝兩路進攻加布爾城阿付顏尼酋率其長子率兵萬有三千守格麻闊而軍士奪氣望風解體父子率三百騎走保麻緬棄芻糗火礮輜械山積英吉利遂據二城沙蘇野王復國酋留歐羅巴兵痕都斯坦兵及阿付顏尼新降兵助守其地此英夷侵北印度之事也阿付顏尼既遁麻緬則遣使乞師於俄羅斯鎮守韃韃里之

兵師俄羅斯久艷東南印度之富特隔於各回部至是乘各部自鬬謀由巴社以圖印度巴社者回回祖國即來粵貿易之白頭番所謂港腳是也小白頭爲痕都斯坦大白頭爲巴社巴社雖不屬英吉利而與英吉利睦故英帥律屋蘭者以兵助巴社拒之俄羅斯復以收逃奴爲名襲破機洼及木哈臘二回部又攻取沙蘇野所屬三部之在興都哥士山北者遂駐兵荷薩士河與英吉利接界幷使人習印度法律言語又購木哈臘人嚮導無一日忘印度而英吉利亦嚴兵阿付顏尼界爲備

且議還阿付顏尼酋於故地以息外搆而增藩蔽議未定而廣東之事起是年我

大淸怒西洋鴉片烟之耗盡中國嚴禁鴉片烟罷英夷互市聲其罪惡布告諸國諸國如佛蘭西彌利堅讐英夷者咸稱快廓爾喀亦自駐藏大臣願以所部兵收東印度又傳聞俄羅斯使臣已自比革爾國都起程赴 北京約中國兵由緬甸西藏夾攻印度事雖未行而是時英夷則惴甚瑩按以兵法言之誠難得之事會也而是時中國不知其情豈非言語不通疏於偵敵之故哉

秋濤按徐中丞云興都哥士山卽雪山荷薩士河卽

阿毋河阿付顏尼部即阿富汗尼士丹又作愛烏罕木哈滕即布哈爾希臘即額里士俄羅斯小國也黃海即波羅的海黑海即勒必西海俄羅斯近年疆土日廣其國之南境已盡裏海之西北兩岸由裏海之北岸直趨東南中間所歷之犍陀回部如機洼之類皆冗弱無所比數戎馬往來如若無人布哈爾較大實爲東道關鍵故俄羅斯脅而降之以爲進窺印度之計也英人之取印度也由海俄人之窺印度也由陸論巧則俄不如英量力則英不如俄南國之在西土可稱勁敵

叁輯 16－644

西被攷略六卷

〔清〕金永森撰

清光緒二十九年武昌刻本

西被攷略

六卷

西被攷略 敘

癸卯五月

武昌開雕

西被攷略序

光緒丁酉秋余奉
命視學楚北時鶴生同年任淦川司訓日聚諸生討論古今務崇樸學不使爲科舉所囿經史之外旁探百家九流之說與近人格致算數之術相發明於是諸生始知讀書門徑而學校苶疲之氣一振其後按試武昌日與司訓接見聽其議論觀其行事皆卓然能自樹立不涉詭隨婾嬰之習迺知其積於中者深非尋常輩流所能及司訓又閔學者之不明世務也

瞶於今實緜聾於古於是蒐討墳籍援古事以證今事輯爲一書命曰西被攷略先以一卷質余余喜其語宿而悟新辯博而體正慫之務竟其業今秋全書告成復寓書吳門丐余一言以弁其簡端余觀近日箸書言海外事者多矣大都依託象胥掞張文俗藉以譁眾取譽非果有心得於中渟之久而蓄之厚不得已而始託於書以自見也司訓於古今事理中外學術無不洞悉其源流故能擇之精而語之詳不爲紛歧之說所瑩其辯證古事尤善覷幽抉奧發昔人

未發之覆使漆書古簡歷千刧而光景常新有功於
經籍爲不少矣豈第津津焉快口說爲談天衍乎余
故樂爲之敘而傳之

光緒二十八年冬月元和王同愈序

題辭

黃岡 劉漆 芙裳

元圭一錫霄塊奠禹乃畫地作九州九州之大曠難
測矧向海外談遐陬吾友金君素鴻博默從地勢窺
全球大章豎亥步不到壹力鉤攷窮其由九洲五夷
六大族獨先西被搜渠搜天之所傾正在此缺陷或
賴神媧修平生讀書過萬卷山經海志尤講求準以
近今證往古字字光怪飛龍蚪或傳駿足達狗國或
述蜃市沈螺舟長人竫人各偏勝東女西女皆古侯
流沙弱水貢賦道白雲黃竹山隙謳條分縷晰到臺

末如一棘端刻木猴嗚乎華夷正羼雜會盟戰伐同
春秋夷吾江左不世出新亭枉泣南冠囚得君此冊
不脛走直突雖馬追牣牛犄予薄祜嬰世網半生苦
駕王尼軺邅來天事更奇變杞人無地紓煩憂臣之
壯也不人若何況霜雪紛盈頭愛君苦恨識君晚喜
極老淚絲纓流願假萬手書萬本傳觀一一開雙眸
吾亦驥附談天鄒

古人知有外國乎古人不知有外國何自名爲中土也古人知有四海乎古人不知有四海何以名大地曰州也（說文水中可居曰州　廣雅州殊也浮也）洪荒以前海陸形埶與今迥殊有中國有海者如蒙古瀚海流沙數千里海之舊踪也有海有陸地者如登萊一帶島嶼遙接日本長碕儼有蛛絲馬跡之可尋陸地之舊蹟也麻姑仙壇記云東海昔爲桑田尸子曰燧人之世中國多水二說卽海陸變遷之明證皇甫謐帝王世紀謂神農以前有大九州後世帝王德不及遠但取中國之

內分爲九州與騶衍海外九州之說相表裏列子湯問篇曰四海之外猶齊州也莊子秋水篇曰計中國之在海內不猶稊米之在太倉乎諸子之言如出一轍必古有此學互相傳述迺能前後符合以今中外輿圖證之墻甓可據非肆意妄言也秦火而後古籍蕩然漢儒拾遺補闕務在闡揚聖道維持名教一切稗官家言不屑厝意古書之微者多矣非其博洽不逮今人不知宇宙之大也自明季利氏東來著書傳教始言海外諸國艾儒略南懷仁繼之五大洲之名益著

聖祖仁皇帝天縱多能靡術不究尤留心外國事當時建文華書院於意大利遣子弟出洋學習又令翰苑諸臣習外國文字俄羅斯進呈書籍至三百餘種之多一時風氣大開使者駸駸所至輒有紀述談瀛之錄日益繁盛近年泰西各國開疆拓地洊至富强覘國游歷尤其究心輿地一門遂有顯業政府大臣閔時局阽危拘守邊幅不足以禦外侮思取西學以補我之所未備此禮失求野之意迫而爲此非用夷

以變夏也迺市井凡猥之輩胸無典籍藉此以苟祿利略涉西書門徑自謂絕學至傲中國古人之不能而一二謹厚之儒則又疾之已甚其睎旁行斜上之文節分馱乘之書殆若寇讎門戶水火之釁起而世變愈棘汞森慨然傷之爰取古籍所載有與西事相涉者輒加甄錄見中國古人無事不知無所不能在今日所詫爲新奇俶詭者一事一物皆不能軼古人範圍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又曰告諸往而知來者可見原始要終本非二事數典忘祖者非食古不化者

亦非齊則失之楚亦未爲得也使兩家之紛不解而自釋方今　朝廷懲前毖後勵精圖治富强之基剋日可覩龍堂納幣月蹐稱臣八荒六合之遥將見盡歸駕馭皇甫氏所謂大九州之域不難復見於今日此書雖荒率淺陋以爲賀世之資未始無寸補也光緒二十八年辛丑冬月洪戒山人金永森自敘

凡例

一是書取禹貢西被於流沙一語命名專攷泰西各國事蹟流沙弱水解經者多云爲張掖燉煌等地古聖人聲教若是甕耶程大昌謂流沙弱水當在西域絕西漢書所云條支等地朱先生一新則直斷從蒙古至阿剌伯流沙數千里皆爲其地卽赤道之下亦爲聲教所被西人箸述稱其人種本自東來又云厥初生民多聚處葱嶺高原後乃徙至伊及創世記五王戰於西亭谷注云爲今鹽海以中西諸書互攷歐洲各國開刱伊始並在古帝王戎索之內又何疑乎

一攷歐洲各國事蹟以意大利爲一大關鍵意國爲羅馬古都西方昔時大一統之國歐洲各國及地中海東南諸國悉入版圖政教文學彼族奉爲鄒魯後漢書之大秦卽爲此國故凡中華載記稱大秦者卽該歐洲各國在內於此蒐討若綱在綱有條不紊

一是書宗旨意欲取中西兩史貫通一氣無如未通商之前西事於古無徵惟西書所稱古時天降洪水猛獸噬人衣獸皮木葉與中史相合後漢書桓帝延

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進象犀瑇瑁與羅馬志亦合實爲一大快事其餘山海經穆天子傳碣有泰西事實在內但須翻譯轉注乃能昭晰

一是書以經史諸子爲經旁采近人日記及西書疏證之每攷一事必援據典要復證以多家然後著之於篇不敢妄逞私肊歲閱四周稿凡三易敝帚之珍竊用惓惓焉

一歐洲風俗政教皆自地中海東南諸國垂布如西里亞巴比倫埃及是也其教祖如摩醯耶蘇皆所發

祥中國古書所載與諸國消息潛通者不尠是書於此三致意焉閱者所宜着眼

一是書專攷西洋各國事以近日時局以彼中爲盈虛消息故也葱嶺南北印度諸國不涉西洋者略焉波斯阿剌伯俾路芝之類凡屬小西洋者亦隨收入至俄羅斯雖居北徼而其都城仍在歐竟故如骨利幹黠戛斯之屬亦並坿載餘可類推

一歐洲風俗政令綽有三代遺風其中有無心暗合者有自古時流入者塙鑿可攷非等坿會語云禮失而求諸野又云天子失官學在四彝斯言諒哉世道陵夷人心日替攷是書時有一種古褒託諸毫素竊願分餉同志焉若云箸述則吾豈敢

一鄒子稱海外九洲儒者鄙其語爲閎大不經非今日中西通商鄒子之寃誰白乎即如山海經昔人多云僞書以今輿地攷之多有合者海內西經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羽所謂百里在西者非今之鹽海乎大荒北經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所謂千里在北者非今之裏海乎又云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泑澤出於昆崙是爲河源所謂泑澤者非今之羅布淖

爾乎至白民之國爲今白種人女子之國爲古西里亞尤爲鑿然可據余攷西北諸國取資此經者甚多世有知者當不河漢斯言

一五洲未通以前中人多以外國爲神仙窟宅日本一島古稱爲蓬萊三山者徐福欺始皇謂諸仙人及不死藥在是今徐墓在日本烏覩所謂不死藥耶錫蘭古師子國也前史稱無居人但有龍與鬼神而已今錫蘭爲通商孔道龍與鬼神安在乎釋氏稱西天

爲極樂國中人學佛者咸願往生彼土意謂銀臺金闕猶在人間今印度黑人果卽菩薩現身乎秦漢方士以西王母爲神仙蠱惑人君後世稱之遂成典要其愚正與此同

一近人箸書或稗販他人之作更換名目以爲已有或專攻前人之短抹煞一切務欲售其私說或痛詆中國衰敝不足有爲或仿外洋文字翻新弔詭至失箸作體裁凡此數端流弊有不堪言者夫講時務所以捄弊而弊因此而益增何如不講之爲愈也是書

雖陋以上數弊自信無之

一中國字有六體音義兼備西洋文字以音相傳僅知諧聲久則變易流傳失實紀事不詳近人論之已悉如德律風見查氏人海記康熙時已有此物而西人不知百年以來之事尙如此古事可知惟創世記載開闢以來事卽爲彼中古史於此探討尙有一二至古教彙參萬國通鑑羅馬希臘及各大國志雖出中士潤色中古政事略具於此亦資采擇

一多聞闕疑孔子之訓也人之所知不如其所未知莊生之言也事理無窮雖博通之士難盡周知況六合以外乎顧亭林不知西洋卽西海馮林一譏之紀曉嵐不知回國有銅城魏默深駁之未通商之前無西書足證外域疆索渺茫難知非前人識見不逮今人也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近人糾其謬誤已爲不尠矧末學淺識敓疑寡聞隱居荒僻藏書闕略其中舛漏當復不尠倘有博雅君子惠而敎之則鄙人之厚幸也

西被攷略目錄

第一卷
海西建國原始
第二卷
海西建國原始
第三卷
教門流別
第四卷
歷代海西通使貢獻

第五卷
攷工製造
第六卷
攷工製造

西被攷略卷一

洪戒山人撰

海西建國原始

山海經海外西經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披髮郭註言其人體洞白

案即今歐洲之白種人也英人李提摩太分五洲之人為六大族一曰黃色人族中國西藏突厥蒙古滿洲黑龍江高麗日本安南暹羅緬甸諸國是也一曰白色人族又名推理安族蓋因

上古之世崑崙山有推理安族一種人其苗裔南至印度膚色白於印度土人故兼以白人名既而西至歐美二洲紛紛占籍則有黑色黃色紅色之分一曰黑色人族其居處皆在赤道之下天時炎熱蓋非洲之族類也東以太平洋為界西以中美為界一曰半黃半白人族如古時印度西北之巴比倫及叙利亞埃及國一曰淡黑人族此種大半生新嘉坡左近之穆來由地方一曰雜色人族溯二百年前歐人初至美洲

見有一種土人其肌膚略帶紅色究其所從來或曰赤黃人之流亞也從亞洲轉徙至此棠案李說與海國圖志所載瑪吉士所述大致相同而皆胎胚中書爾雅釋地邪疏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是也（按杜環行經記大秦人顏色紅白男子素衣卽今歐洲人也）吳越春秋稱禹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石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名曰山海經今數千年

後證以西書有若懸符概詆此書爲秦漢人僞造豈篤論哉西人每稱其國開闢在唐虞以前余嘗疑其夸大及觀四裔年表所載草昧初開天降洪水禽獸噬人等事與中史皆合乃悉其說非誣路史曰予讀易大傳而知天地之有初翔於僻邑荒村恍見太古之俗顧豈俟身親而後信哉昔者成湯之問夏棘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烏得物使後之人而謂今之無物可乎冉求亦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

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吾昭然而今昒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昒然又且爲不神者求也衹裯新襲蟣蝨生之州渚創出蟲魚產之一氣之易萬物自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而況於人乎棠案有天地卽有人物有國土卽有人物陰陽煦烝精氣旁魄獨象搆形亭毒無已烏可以耳目限哉路史所言其知道矣知此可論今日之域中（續富國策西人自謂印度之婆羅門實出於中國黃帝暮年巡狩崑崙弓劍橋山留此神明之胄卽山海經之白民

是也婆羅門者白民之轉音也則知黃種白種本出一源更無容同類相殘案以婆羅門爲印度民之轉音此言未免武斷婆羅門爲印度最貴之族謂出中國可也不必以音求之）

姚氏瑩康輶紀行曰自古九州萬國皆有圖籍掌於太史意章亥之所推步黃帝至大禹皆有其書春秋時左史倚相猶能讀八索九坵後世乃無習者猶幸有山海經於大荒之地山川人物紀載略具後人行至異域往往所見符合可見莊子所言六合之內聖人存而不論者固欲其存不欲其亡也自太史公不信其書前代諸

公多不留意凡涉外域諸書皆置之一旦有事茫然不知所爲無怪談世務者罵腐儒也

大荒西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曰崑崙之邱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尾穴居名曰西王母

案西王母之名見於古載記者不一而足後人以事涉怪誕存而不論其爲人耶神耶均不可知漢武帝內傳及東方朔所言彩麗附會當時

好仙術求長生託而成書沿謬數千年莫有明其事者五洲未通以前西域事蹟諸史彩不䆁實崑崙祖脈聚訟紛如何論西王母若攷之中西古史證以今日西洋地圖西王母當即泰西開剙女主搜遐采幽旁證側見而後此事曠若發蒙攷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白玉琯及益地圖史記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爾雅觚竹北戶日下西王母謂之四荒莊子西王母坐乎少廣尸子禹學於西王母竹書紀年舜七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世本世紀亦云獻白玉環及玉佩禮斗威儀云獻地圖及玉玦凡此諸類不可枚舉西王母實有其人可知案西王母決非姓字諸皋記西王母姓楊名回治崑崙西北隅亦曰婉衿或云姓侯氏又謂名自然皆無實據不足信也古史質實搆木稱有巢氏鑽火稱燧人氏皆指事而言其國在西方以女爲主故稱西王母尚書帝驗期西王母之國在西荒賈子新書堯封獨山西見王母諸書所紀王母不只一人乃女主統稱耳案諸書所載西王母所獻皆玉屬又云以玉爲

堂今葱嶺以西諸國皆產玉西人宮殿屋舍皆以水晶白玉爲之白環玉琯蓋方物之貢也漢書元后傳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莽乃下詔曰文母太皇太后協於新室故交代之際信於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爲西王母共具之祥當爲歷代母集仙錄西王母者九靈大妙龜山金母也又曰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羣品胡元瑞筆叢曰西王母者西方一諸侯耳其謂王母不過如彡姐女眞八百媳婦之類耳又經言西王母戴勝攷勝即古綵勝婦人首飾也續

漢書輿服志太后入廟戴花勝上爲鳳凰爵以
翡翠爲毛羽下有珠玉垂黃金鑷左右各一橫
簪之合上數說參觀西王母葢西方婦人而稱
王者繆祐孫俄屬游記同冊多韃靼里人其婦文辮髮雙股戴金勝或方或員大寸許鏤
刻花紋案繆氏所見之婦女其地在俄之南部高架索地距裏海不遠所稱金勝爲西王母遺
製無疑爾雅以日下西王母對舉鄭樵曰日下者
日下之國爲今日本路史西王母西方昏荒之
國也外夷國號多以人得名魏書波斯王姓波
名斯故稱波斯今俄羅斯有彼得羅堡土耳其

有肯士但皆地以人得名卽此類也或曰西王
母爲女主信矣當在今何國余謂欲攷西王母
當先攷崑崙知崑崙邱則知西王母之國爾雅
三成爲崑崙邱凡丘之形三重因取此名於是
有謂山在今肅州酒泉郡者崔鴻十六國春秋括地志等書有
謂在吐蕃竟內者元尋河源則以騰乞里塔爲
崑崙聚訟紛如言人人殊不知皆與西王母之
山無涉若漢書之言葱嶺水經注之稱阿耨達
大山山在阿里卽今之岡底斯山亦與西王母無與山海經

之崑崙有三海內西經西山經此海內崑崙也
六大水皆發源海內崑崙西山經加海內二字以別之與西王母所居之山不同讀者自不加
察耳此經所載乃海外崑崙也今海內崑崙曾不
能辨何論海外崑崙海內崑崙聚訟雖多半屬
坿會當以漢書葱嶺爲近是班氏世護西域去
古未遠乾隆時戡定新疆　純廟命諸臣重
定河源攷亦以葱嶺爲古崑崙魏默深何願船皆主此說雖
不盡合古誼要亦與崑崙相近欲攷海外崑崙
不先辨海內崑崙則中外界限不明蒐討終無

實據葢西北地形爲天地之中雖不盡屬葱嶺
大槪此處最高爲衆山水根源如饅首之尖全
球祖脈非此曷克當之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
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數語誠爲扼
要海內崑崙既定則所謂海外崑崙者必在葱
嶺以西諸國漢書稱海西國者其海在葱嶺外
若蒲昌居延星宿等海皆無與水經注引郭璞
海內西經注曰此自別有小崑崙張華博物志
大秦海水之濱有小崑崙東方朔十洲記崑崙

在西海中之戌地雲麓漫抄引博雅大秦之西烏遲國烏遲之西復西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案此大秦乃地中海東土非羅馬都也西海即地中海）禹貢錐指亦言崑崙有二一在中國一在西海之南又曰漢書西域傳條支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此則海外崑崙在條支國西海之南故經有弱水西王母之說范曄西域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遠斯極矣禹本紀

所云去嵩高五萬里當指此山水經引以說西北崑崙非也据此數說海外之有崑崙明矣海外崑崙既明則西王母之山可得而論矣經云西海之南此西海當爲今裏海黑海等處海之南爲東都魯機（即今土耳其）攷大秦當中國漢時疆土寬廣地中海東南皆其屬地漢通大秦未至羅馬都城故指所屬東土爲大秦經云西海之南與漢人所稱大秦決爲今土耳其東南竟經又云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崑崙當與

此三處相近攷流沙出鐘山西行又南行崑崙虛入海與禹貢之流沙迥別（禹貢流沙注者多云在燉煌郡與弱水同入居延澤聚訟滋紛迄未定議案弱水西流入西海居延無入西海之水似不相涉程大昌取條支嬀水之西入海者爲弱水以聲教訖於四海者槪之古時疆域絕大說頗可通然攷者甚多莫有爲之助者若山海經之流沙有西南入海之明文其在嬀水西無疑）此流沙當在葱嶺西大唐西域記東行三十餘里至媲摩城媲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尼壤城在大澤中瞿薩亘那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

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案今自阿母河迤西流沙斷續不絕直至紅海而沒與山海經西南入海之文相印證至阿剌伯之流沙尤前人所未覩西書言其地有沙海廣千餘里沙乘大風如浪凡欲渡者以羅經定方位以駝代舟車常乏水草則殺駝剖腹瀝水而飲商旅必結隊而行否則虞盜賊且慮風沙埋沒楚辭云西方之害流沙千里禹貢西被於流沙正爲此地若以居延一隅當古流

沙則陋矣經云流沙之濱流沙必近海隈阿剌伯地傍紅海流沙當在此赤黑兩水水經無攷酈道元云黑水出張掖雞山胡渭歷攷羣書亦不得其要領杜佑謂道元極力稽攷終不知黑水所在然禹貢之黑水與崑崙四大水亦不相涉禹貢黑水有三聚訟滋紛亦未能定則欲攷山海經赤黑兩水亦自不易魏氏源以赤水南流爲注南海之恒河黑水爲北注北海之阿被河（海國圖志釋崑崙篇）案海內西經黑水流注南海無入

北海之文魏說大繆赤水爲恒河主此說者尚彤董祐成曰今金沙江上源三日那木齊圖烏闌木倫河托克托乃烏闌木倫河喀齊烏闌木倫河蒙古謂赤爲烏闌蓋即赤水李光廷漢西域圖攷赤水南注南海丹澤之東此指雅魯藏布江案恒河即大金沙江之上源雅魯藏布亦即大金沙江以恒河爲赤水三說不謀而合近世黃楙材游歷印度亦云赤水南流從五百河注於氾天恒河是也董祐成又曰怒江上源有

池曰喀喇池東流曰喀喇烏蘇河蒙古謂黑爲喀喇蓋即黑水康輶紀行曰明一統志潞江舊名怒江此水大於瀾滄楡葉而色深黑故名其上源出於衛地之布哈大澤淵澄黝黑是亦以怒江爲黑水赤水黑水皆在印藏等地無疑以今地望準之阿剌伯之北印度之西則土耳其東土也後漢書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條支今阿剌伯然則安息長老之言並不誣矣土耳其東南之巴比倫西里亞猶太諸國

爲歐洲祖國皆以女爲王西王母在此何疑攷土耳其東境山之高者以黎巴嫩山爲最西連地中海中貫巴比倫西里亞迤東接阿臘山至波斯而盡峯巒疊翠卓立雲表所謂海外崑崙非此而何弱水有二一在今青海惟冰合時可渡一在東女國（今印度西境見唐書）惟皮船可渡然非經之所謂弱水經之所謂弱水當在漢人所云條支等地求之史記大宛傳弱水註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按漢魏人之所謂大秦皆指

羅馬東土爲今地中海屬地條支爲今阿剌伯
當時亦屬大秦前說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
是當時諸儒明言崑崙弱水在地中海竟詿山
海經者懵然不知程大昌禹貢論漢書條支國臨海安息長老傳聞其國有弱水又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於西海合是二者言之則于闐之水既西鄉達於西海又弱水之傳出于古初未爲諸儒飾說之所汩亂其於天地四海之當正西一面大與經應與其伏鑿空之言爲若信求野之實且此地弱水積石既有其傳而數千里西赴之水獨此嬀水爲大臣意弱水決不出乎此水等類其謂弱水西王母皆未嘗見則世遠水名更易人不知此類之爲眞弱水耳經云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水在今阿剌

伯何疑南懷仁坤輿圖說高架所山案即今西高架索
起黑海東枕裏海地多斥鹵古有火山今已息
焰尚有溫泉恒出石漿皆火山遺迹也繆祐孫
俄屬游記初四日甲寅晴晨入廢城游韃靼望
訪其城長晤談半晌云蘇拉酣火山之脈入海
吐焰無風浪時其光浮於水面高可數尺鄒代
鈞西征紀程甲辰舟向西北行過意大里有山
東西亘似與亞卑尼奴山相屬島東有峯曰埃
得乃常出火甚烈聞二月初此山噴火焰凋至

千尺所噴灰石遠及四十里外且地震居民樹
林多被燬山凡十口出火赫德地理質學載地
中海左右附近處頗得拏及斯玫波利二山並
他小山皆時有火發於其巔所謂外有炎火之
山投物輒然者非此而何海國圖志包社即今波斯等地北有治耳城在裏海西有自然火由淵上炎
五印度敬火之人爭此拜之舊唐書泥婆羅國
在吐蕃西多商賈少田作事五天神宮中有七
層之樓欄檻楹栿皆飾珠寶樓之四角各懸銅

槽下有金龍激水上樓注於槽中從龍口而出
狀若飛泉阿耆婆沴池周廻二十餘步水恒沸
以物投之即生烟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路史
因提紀燧人氏注引王子年云去都萬里有申
彌國近燧明之國地與西王母接又引拾遺記
燧明之國不識晝夜土有燧木後世聖人游於
日月之外以食物救人至於南垂觀此燧木有
鳥類鴞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在
包羲之前葢火山國也觀路史所記上古取火

肇自西域經言炎火投之輒然不獨在山矣然山水木各出烟焰實則同一氣類故皆在西域而王子年所言燧明國近西王母者又與經文暗合矣經云西王母虎齒有尾後人以形狀太奇遂置不論不知史記所載古帝王蛇首人身或人身牛首不一而足蓋開闢伊始非特人神雜揉卽人與獸亦多未別至唐虞文明漸啟始分人物爲二然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賦形尚與人殊矧外域之人稟氣偏駁雕題鑿齒所在多有匪特洪荒之世爲然卽後世閒亦有之太平寰宇記尾濮國其人身有尾長三四寸欲坐則先穿地爲穴以安其尾海客曰談猛拱北數千里山中有郁曰黑兒木居人百餘家無男女尻處皆有尾二寸餘西王母廼西方開創女主宜其虎齒有尾歧疑出衆與中國女媧東西並峙經緯乾坤經始言有神人面虎身繼又稱有人戴勝穴居既稱爲人穴居其不爲神可知蓋山經一書原出九鼎不無後人增竄明知其人又疑爲神如神農神禹之類惟善讀書始明其旨否則未可以口舌爭也

攷古教彙參載西方古人之像有人身人首臂具鷹尾者有人首蛇身者有人身鷹首者有人身牡羊首二角出額下屈者有人體鷂首者有額出二羽者奇形詭狀不可枚舉其中有男有女有手執長圭首戴冕旒者皆古之王者其人出巴比倫敘利亞埃及等國且云字音與中華古皇伏羲字相近恐爲一類攷其分年置閏大致與堯典相同中西自古相通其說非誣西王母爲巴比倫諸國之人又何疑乎華人樂平原西人喜高阜後漢書條支城在山上歐洲史略羅馬開國之始其城在巴拉底挪山上瀛環志畧阿比西尼亞相傳舊制王族皆聚處山上赫德西學述畧古人穴居於山僅避風雨經言崑崙之邱西王母穴居與此相合攷其情實證以中西兩史準以地望西王母爲西國女主確而無疑四千年之疑案一旦昭雪無餘快矣哉

朱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西王母國名見爾雅釋地大戴禮尚書大傳竹書紀年淮南墬形訓

其人虎齒蓬髮戴勝殊形詭服外夷多有之非異事也其以王母名國者當如唐書東女西女之比益西人重女子之俗彼時已然賈誼新書修政篇堯教化及雕題蜀越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鳥面及焦僥其言諒非無據也自秦漢方士蠱惑時君始以西王母爲神仙司馬長卿大人賦言其暠然白首戴以諷諫而武帝不之悟此猶方士稱倭地爲三神山世主方欲

甘心而徐市已爲海外虬髯矣穆天子傳云自宗周至河宗三千四百里自河宗至昆崙邱四千里自昆崙至西王母三千三百里又北至曠原千九百里自宗周至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所言皆近翔實史記謂條支有西王母地猶可攷非齊諧志怪之比也且古時用玉甚多復不用錢幣而用貝貝出南海玉出西域皆非中國所有而古人以爲財賄苟使聲教阻隔安能貨物流通禹貢言西被于流沙朔南曁則北自冰

海南自赤道以下皆聲教所迄之地古時人類未蕃爲禹施功所弗及故禹不詳其山川物產耳今流沙橫亙蒙古新疆之間其在中國界外者自葱嶺以西直走阿剌伯入阿非利加洲黑水爲今大金沙江弱水爲今青海史漢有條支弱水之說則尤遠矣禹貢惟雍梁二州最遼濶雍之璆琳琅玕梁之狐狸織皮西極藏衛和闐皆在九州之內若遠及要荒更無論矣蒙輯海西建國原始甫竣又得檀氏穆天子傳注及朱氏此書其論西王母皆與鄙見合因錄朱氏所說於此

而揭檀氏之注於各篇之下益信心理之同前後若符契焉

西山經又三百五十里曰玉山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

案山海經西王母有三一在西北龜山一在昆崙此又在玉山皆在虞夏時實爲一人居不一地耳犇狄之俗逐水草遷徙無常所謂行國也漢書西域傳康居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師古

注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泰西史略瑪代國王有三座京都按時遷徙春居薩薩城夏居額克巴納城冬居巴比倫城西俗國王好游歷蓋自古已然此玉山當爲西王母行宮魏書大秦海水之西有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有西王母玉爲堂云案魏書所言白玉山即經之玉山紀年載穆王過玉山至西王母之邦未渡西海（即今地中海）赤水出海內崑崙不應在大秦海外玉山當在大秦東竟魏書蓋誤東爲西耳漢魏雖通大秦其時中人未常親履其地傳述不無差謬而大秦東竟有玉山則碻而無僞穆天子傳天子四日休於羣玉之山命邢侯待攻玉者又云天子以其邦之攻玉也不受其牢似玉山不僅產玉且善琢玉漢書載罽賓國其民巧雕文刻鏤徐松西域傳補注曰今痕都斯坦其地鏤玉有鬼工海國圖志痕都斯坦國工治玉以水磨成器最精爲內地所匆逮但印度自古未屬大秦玉

山疑不在此赫德西學述略上古巴比倫最爲強盛技藝精工尤善琢磨寶玉等事攷西史巴比倫當漢魏時正屬大秦證以魏書玉山在巴比倫無疑三國魏志注西戎傳大秦一號犂靬山中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大秦地產玉石又善琢玉宜其命名玉山也古教彙參載巴比倫阿奴之像人身人首臂具鷹尾冠似巨魚張吻尾覆其背彼勒人身人首冠具二角如牡牛屈履巨魚震爲人首蛇身三像各有配耦又云埃及女神名阿特其像人身牛首攷其分年置閏與堯典略似其人大約與唐虞時相近巴比倫諸國以女主爲王開國正在此時玉山之西王母或即阿奴阿特之流亞歟（彙參又繪西方古人身穿豹皮爲祭祀之服有尾下垂初見者亦疑其人有尾其實乃假飾也經云西王母如人而豹尾或指此）紀年所載白環玉玦當出巴比倫國人所製西王母蓋此國產也花之安自西徂東曰（德國人著）亞

細亞洲之巴比倫專精天文數學大約神農伏羲皆誕生於此蓋當日四象八卦皆於此呈圖名天地曰乾坤者適合巴比倫之方言也爾雅釋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以及柔兆強圉攝提格單閼及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凡此皆巴比倫之方言也（見自西徂東第四十七章）赫德西學述略上古巴比倫精求天文測日月星麗天度數時刻之璇璣玉衡刻漏等器即彼國倡始並定出各星宿稱呼善於占卜憑之以決

休咎案以上西人所述等事皆中國皇虞時事明係上古西王母來朝得之上國者花之安謂神農伏羲誕生彼土蓋未攷耳泰西文字多出於音惟埃及及巴比倫字主形與中文爲一派如乁乃象牛⊥乃象室⌒乃象月ㄋ乃象人[glyph]乃象雁口乃象房⊥乃象碑皆出篆籀所遺上古帝王德及遠方中西原自相通乾始西北闢坤戟東南早學子不攷古書坐井觀天不知宇宙之大謂今日通商爲亘古奇事何其陋也魏

默深云昧爽行荒莽鴂舌問郵程蓋言攷外國沿革之難也蒙嘗欲以西史證中史尤難中之難者不圖花赫二人不謀而爲舌人之譯亦一快事也西學述略又云上古時山林中有女神化身爲蘆藉風而吟聞者莫不流連乃相與截取此蘆製爲樂器所謂女神在山林藉風而吟非居玉山善嘯之西王母而何泰西史略曰神與人之性相類也由是觀之不過將人之行爲妄置於神耳然則西人所謂神者其始亦人類

後世以漢書長老傳聞條支弱水有西王母亦未常見遂疑古無其事不知唐虞至漢一千餘年西王母豈能生存浮屠老子世稱得道不死者數盡亦死漢使求大秦至安息而止莫有至條支者安能攷求實據況山海經之西王母與穆王所見者已不同時代懸殊國已易主翟服臨朝西方舊俗故統稱西王母猶天竺法王不一概名爲佛也穆王至漢又經數百年地中海東土分裂無常盛衰互易玉山故宮久已委諸

蔓草宜張騫甘英求之不得有望洋興歎而已

坿十洲記西王母崑崙宮辯

東方朔十洲記西王母崑崙宮其處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事頗恢誕中國古籍無可攷據詞章家沿用久矣幾乎數典忘祖閱微草堂以十洲三島五城十二樓純爲虛構因此牽涉南懷仁坤輿圖說謂亦不可信魏氏源爲南懷仁雪誣但攷天方所在而於五城十二樓則置之不論其意在疑信

半參夫紀文達之不信坤輿圖說原不足怪當時海禁未開西洋國名不盡通曉何論古事崑崙王母宜其指爲荒繆也不知南懷仁所述在今日已數見不鮮而崑崙王母之事亦非荒繆不經職方外紀印度之西有大國曰百爾西亞（即今波斯）都城百二十門乘馬疾馳一日未能周也國中有苑造於空際下以石柱擎之上承土石凡樓臺池沼草木鳥獸之屬無不畢具大復踰於一邑天下七奇此其一也蒙案水晶爲柱黃金飾屋載於西書者尤不可枚舉（新唐書大秦以瑟瑟爲殿柱水晶琉璃爲梲黃金爲地中史已言之矣）蓋西俗奢侈結搆壯麗原無足奇中人翫聞輒相詫異而東方朔謂崑崙宮西王母有金臺玉樓者何也攷西王母不一人居不一地迺西域女主通稱有在唐虞時者有在殷周時者朔皆未能辨別但云西王母即以爲居崑崙山所云積金爲城方千里者山上安有如此大城後人攷求崑崙絕無城闕蹤跡遂以其語爲僞造皆不攷之過也然則記所

云究在何地攷泰西史略耶蘇前二千年（虞舜時）巴比倫女王色米拉米即位爲人勇敢善戰勝多國在巴比倫城修造宮殿房舍十分華麗又造七層之花園栽種奇花異草所謂西王母者疑即此女主嗣於耶蘇先六百四十年（中國周時）重修巴比倫城較中國北京城有四五倍大高三十三丈寬厚八丈五尺城門皆以銅造所謂金城面方千里者此也又云上有敵樓內築皇宮二所宏廠壯觀又有太陽神殿內有金像與各

等精金裝飾瀛環志略巴比倫城上設塔二百五十城門一百以銅爲之所謂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者此也其時米色拉米久亡然西洋各國多以女顓政又其甚瓶始女主故以西王母宮稱之當日此城之大冠絶一時雖數萬里外無不傳播孝武通西域方士有至大秦界者傳述古事浸至中土方朔得自耳聞弁未目見筆之於書加以藻繪朝廷方求神仙致靈藥朔迺張皇異域拉襍浮邱以悅當世聽聞既稱西王母復配以東王公又云在東海中央地位倒置自相矛盾宜其啟後人猜疑也然朔雖失攷西王母之事則眞如後世西游演義等書載元奘過火燄山遇妖怪事不無粉飾不得謂其取經事亦屬子虛火燄山西域誠有之非僞也大唐西域記流沙之中時聞哭聲此鬼魔所爲此演義之所本也今日五洲洞達志乘紛如學子有意稽古正宜以近日之輿圖攷昔日之事蹟勿執管窺之見輕議古書之言妄也又攷山海經有三王母或居崑崙或居玉山無以玉爲堂之說蓋開闢之初制作未備

亦但穴居而已亦猶中國唐虞時之茅茨土階迨漢魏時史書始有玉堂之說崔鴻十六國春秋亦云西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仙攷漢魏時地中海東邦文學夆興技藝精巧漢書所載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皆産其地故其國中宮殿屋舍多以水晶白玉砌成雕飾奢麗誠爲中邦所不逮今觀西人欄檻軒楹始知白玉爲堂之說鑿然不誣漢通西域張騫甘英未渡條支西海僅抵安息界西書稱漢時中人有販綢緞者曾至大秦白玉堂之說大約此輩目擊而歸述者但賈人不識文字粗舉崖略操觚者舉以記之未暇深攷太史公作史記篤守尼山家法體例謹嚴薦紳難言者概置不論繆王本紀無一字涉西征故事者然西王母之事古書層見碻然有之未能一概抹煞故於世家中偶一及之以俟後人博攷此史公微意也今日中西通使無域不周以今證古其事大明非一二家私說所能附會博雅君子儻能廣譯西書引申其說

則鄙人之厚望也

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元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口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

案此又一西王母也古禮兩君相見執圭（春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止）拜受所以尊中邦天子也賓主獻酬交錯儼如春秋會盟其不爲天神可知山海經有三王母皆唐虞時人居不一地實則一人乃西方開剏聖神形狀特異去穆王一千餘年殂

落已久傳中敘他事皆詳獨不言豹尾虎齒別爲一王母可知（胡元瑞筆叢曰山海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是人類殊別穆天子傳天子賓於西王母西王母爲天子謠天子執白珪元璧及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有語並無豹尾虎齒之象又案紀年一書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繆王十四年來朝賓于昭宮則西王母者一西方諸侯耳）此王母不在崑崙亦不居玉山詳攷穆王經歷道里不待辯自明傳中載穆王先由北而西至崑崙又由西而南升崑崙邱足見崑崙不只一山皆無所謂西王母又由北而東休羣玉山卽山海經之玉山也只待攻玉之人不言西王母其非千年前之豹尾虎齒者可知再由北而西經程三千始抵西王母之邦與玉山之西王母眞風馬牛不相及曰邦其爲國土非天仙化人之域可知玉山在巴比倫說已詳前西史云中國周時吧倫政事寖衰無令辟宜無西王母蹤跡傳中載天子紀跡弇山爲西王母之山攷弇山卽崦嵫山山海西經自錢來之山凡七十七山至崦嵫而止其水流注西海穆王西巡亦至此止古時以日沒

崦嵫爲西方極處（有謂崦嵫陽爲崦嵫者非也淮南子大九州正西弇州曰并土弇州卽弇山可見崦嵫在西方極處）其地爲地中海東土無疑傳所謂乃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土者此其明證穆王當日乘八駿之馬日行千里（此馬產今阿刺伯高八尺西人鬭馬之戲絕快者一時辰可跑三百六十里以此計之日行千里之說非誣西北產駿馬之國極多最快之馬無過於阿剌伯者可證穆王時已通此國）逞其雄心不窮西海斷無返駕之理崦嵫在今肅州外去蔥嶺尙遠豈有至此便云已極西土者古傳簡略無四至八到可稽此西王母未知在今

何地然以地望準之當爲西里亞攷西洋地圖
巴比倫玉山在巴比倫說詳上文西北爲西里亞傳稱穆王
由玉山而西而北三千里至西王母之邦其爲
西里亞何疑西里亞卽古西女國以女爲主所
謂西王母者當在此職方外紀西里亞卽如德亞猶太
係其屬部爲地中海名邦天主生人最初所賜沃壤
國中嘗造天主大殿皆金玉砌成飾以珍寶魏
書所謂西王母以玉爲堂卽此類瀛環志略謂
其地山川秀徹田圜開爽花卉尤繁千里外芳

馥襲人宜靈秀之氣夥鍾於婦人而爲泰西肇
生人類之地也檀氏穆天子傳註疏傳中所稱春山赤烏羣玉諸賓數攷西域
傳無有此者惟大秦以西足以當之大秦卽唐之第菻明史所稱之如德亞也南懷仁所傳之
坤輿全圖如德亞在小西洋之外猶屬亞細亞洲中與中國回回天竺同一洲也越地中海而
至大西洋皆屬歐羅巴洲漢書謂大秦之西弱水流沙近王母之居當在其地矣今注
家多引漢書地志金城有西王母石室謂穆王
見西王母在此案金城在今肅州竟內傳中由
宗周至西王母之邦萬有餘里豈今日肅州耶
金城有崑崙山乃望祀之處地志不云崑崙在此前人已辨之矣阮氏注山海經誤以穆王見

西王母在此猶前人以西藏爲佛國由西洋未通四裔難詳雖博雅者亦不知也又案
西域道里無表可稽後漢書安息國王居和櫝
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前書則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此指安息所
都蕃兜城而言大約爲其東都所謂小安息者長安又在洛陽西故道里遠近各別由安
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卽今土耳其東
竟總其成數由洛陽卽宗周至西里亞將三萬里
而遙而傳中由宗周至西王母之邦只萬餘里
里數殊不合果爾則穆王車轍不能渡嬀水而
西矣紀年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此

周迴之數可見遠極檀氏穆天子傳註疏其里西土之數各行兼數三萬
五千里此就其西巡一面言之耳而竹書紀年謂旋履天下億有九萬里則就四面算之大略
與西法言地頗合西法言地圜周九萬里縱橫合算十八萬里穆王以車轍馬跡所親歷西人
天文度數每二百五十里差一度又以泛舟四瀛親驗度而知使穆傳不出於晉西法不來於
東則諸子百家之言詎而無稽莫可究詰矣傳云庚辰濟洋水癸巳至
羣玉山又三千里至西王母邦魏源謂洋水卽
縛芻河卽漢書嬀水一名阿母河西域圖攷謂卽印度河攷
山海經洋水出崑崙南入海縛芻河北流注鹹
海不入南海魏說非也黃楙材亦謂洋水爲印

度河案印度河一名新頭河所謂西恒河也上篇恒河迺東恒河兩不相涉魏源謂兩河同源在中印度分流此臆度之說黃楙材光緒四年游歷印度著有印度劄記等書力辨其誤
水經注扶南傳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
八百里到枝扈黎大江口西行極大秦案枝扈黎即印度河西爲波斯界渡洋水過波斯即入大秦東竟傳中
濟洋水乃至玉山又三千里至西王母之邦是
洋水去宗周亦將萬餘里而傳中宗周至西王
母之邦僅萬四百里里數何差繆至此古書承
寫脫誤不足深辨而洋水在西印度則碻不可

易渡洋水入大秦界則去西里亞不遠矣然僅
以道里論今昔變遷恐不足憑請即傳中所紀
事物列十證以明之傳中云天子五日休於春
山之下乃奏廣樂赤烏之人丌獻女於天子爲
赤烏氏美人女聽女列爲嬖人檀氏註一女名聽一女名列犬子皆嬖幸之也攷西域產女美麗一爲日爾日亞國在
裏海旁婦女極美但其人毛髮紅氣味臭一爲
白西亞國一名包社即波斯屬地其女容儀雅媚美艷易
凋惟瀛寰志略言猶太女人姣好而性靈慧與

別部逈異娶嫡得猶太女則戚施在室所謂赤
烏氏之美人當即猶太證一傳云春山之澤清
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鄒氏代
鈞西征紀程巴比倫在赤道北三十六度二十
分在寒帶熱帶適中之地宜其溫和無風飛鳥
百獸就而飲食證二傳云甄寒之人無鳧乃獻
良犬七十注謂其調習者又云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
豹舊唐書高昌者漢車師前王庭七年獻狗雌
雄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慧能曳馬銜燭云本

出拂菻國即猶太國中有拂菻狗自此始海國圖
志歐羅巴迤北一帶海島多犬最猛一犬能殺
一虎遇獅不避此犬在今俄國能駕車所謂使犬使鹿之邦所謂良
犬即拂菻狗所謂能執虎豹即歐洲犬證三傳
云囿走千里狻猊口野馬走五百里檀氏註狻猊獅子亦食虎豹野馬亦如馬而小缺處當是日字謂日走千里者狻猊也而野馬日走五百里如此方明晳後漢書從安息至大秦道多猛虎師子遮害
行旅是師子自古即產西洋近人博物新編云
師子產亞細亞亞墨利加二洲身長四尺高三

尺餘面毛疏短鬃鬣彫長怒則竦豎髫髯而肰貌猫悪威伏百獸虎豹亦爲所制古稱狻猊能食虎豹其爲此物無疑證四傳云天子觴西王母於瑶池之上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毋死尚復能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姓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赫德西學述略中國周初之際猶太國王名大闢者才識英卓兼善諷詠如百約記其詩共計四十二章乃作四人辨

難首尾呼應儼若一氣呵成李鳳苞使德日記答拜書樓正監督里白休士並見其夫人詢問中國叶韻始於何時苞答可攷者只四千年前虞書有明良叶韻至三百篇而叶韻甚多里白夫人曰不過是借用之韻本無一定希臘古詩多有之與三百篇同時又謂三百篇後變爲古樂府之節奏棠案歐洲詩始周時赫李兩說相同明係穆王西征流遺赫云首尾呼應即穆王答西王母詩體也證五傳云自西王母之邦北

至於曠野之原飛鳥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攷今地圖裏海在西里亞之北將千餘里其南有大曠野當即此地耶律楚材西游錄謂禽鳥落毛羽在海中嶼上赫德動植物學謂北地之禽毎於秋冬之交南徙歐洲中竟脫換毛羽裏海饒水草故羣鳥就以解羽伏雛所謂曠野之原羣鳥之所解其羽者此也證六傳云天子渴於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天子美之職方外紀

中國之北迤西一帶直抵歐羅巴俱名韃而靼道行飢渴即刺所乘馬瀝血而飲證七傳云於是采石焉天子使重䍌之人鑄以成器檀萃穆天子傳注疏今水晶琥珀之類多有燒石而成者雷俠倪英國人地學淺識古時以石爲刀未知用鐵瑞西湖底古屋中有一處尚是石刀又於其石刀之處得古器物二千餘件無一是五金所爲歐洲人古時未知用鐵所謂采石鑄以成器者此也證八傳云天子乃賜赤烏之人黄金四十鎰貝帶五十朱三十裹

丌乃膜拜而受注丌人名胡人禮佛舉首加額稱南膜拜是時天竺
釋迦佛未出世地中海諸國皆習婆羅門佛生年號說不一詳癸巳類稿此時若出世穆王西巡斷無不見之理可息聚訟源亦出於
天竺膜拜而受婆羅教禮也證九傳云天子四
日休於羣玉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孟秋北
征日之人潛時注人名觴天子於羽陵之上乃獻
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
赫德西學述略巴比倫爲古昔最富强之國精
於磨琢寶石玉器等事所謂以其邦之攻玉石

也卽此證十有此十證繆王當日西征轍跡遍
土耳其東境西王母之邦在此可無辨而明矣
姚瑩康輶紀行古書所傳荒遠之區事不經見
者迂儒孤陋輒以爲誕妄然有數千年後涉遠
者親歷其地往往與古書不爽乃知古人非鑿
空妄言雖或小有訛誤或傳聞之異或今昔變
遷未可輕相非議要必有其近是者不妨存以
待攷乃爲善讀書人彼輕於非古者非孤陋則
浮薄君子不取也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又曰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世傳繆天子傳乘八駿
至西王母觴於瑤池書雖僞撰然其人固嘗博
覽異域之山川也爾雅山海經確有西王母之
地今葉爾羌和闐實有產玉之河豈非瑤池所
本乎千里馬實出西域大宛諸國豈非八駿西
行所求乎傳固有言穆王好遊將使天下皆有
車轍馬跡焉必古有其事且有其地然後得以
附會成書惟博覽者辨其眞中之僞而得其僞
中之眞耳舉此類推學者可以覽古矣蒙案山

海經惟夏后啟殷王文王長沙零陵雁門諸名
不應出禹翳所爲其他山川名物大半可信至
其國地證以今日五大洲圖說確然不誣何得
謂其盡僞經中舛錯乃淺人增竄古書皆不能
免豈獨此書雖非禹翳手定大概總出九鼎所
遺又周禮有職方氏掌四夷八蠻圖籍或出職
方所掌漢人託名山海經亦未可知穆天子傳
姚際恒謂與紀年相合爲一人之作此眞瞽說
傳中所歷道里所見事物以今西域地志攷之

大半符合紀年惟載西王母來朝獻環等事相
同其餘皆紀唐虞三代事各不相謀何得以一
二事偶同遂謂作僞若然詩有與書合者春秋
有與詩書合者亦謂之作僞可乎且作僞者旣
作一書欺人又作一書以爲左證則亦太勞詐
酬以多金而甘爲此乎此斷無之理謂其傳述
成書則有之謂爲僞造則過矣古今僞書攷不可不知不必盡
爲所拘展和所論與鄙見有合坿錄以俟同志
檀氏萃穆天子傳論曰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

閔文武之道缺乃申誡命周室於是復甯亦可
謂中興矣宣王中興僅四十餘年而盛業不終
王師屢有敗衄其卒至杜伯射王於鄗而穆王
受命惟中身如文王享國百年如堯堯老得舜
攝而穆王年至百四五十猶會塗山作呂刑老
而不倦且終其世無敗衄之事雖外傳云荒服
不至然攷之紀年及穆傳未嘗不至其享歷過
於文武成康中興盛於宣王而其巡游所至幾
遍軒轅之迹可不謂神靈乎惜祭公殂後其時

無召穆公尹吉甫之能雅者以詠之是以美不
盡傳耳至其在位尚書明言百年矣而紀年止
曰五十五年後世遂因之則是年且見遺矣況
其事蹟哉竊維古者天子莫重於時巡時巡而
後能朝諸侯執玉帛者往往至於萬國夫曰萬
國則是罄西法之所謂五大洲之地盡撫而有
之而天子又時時親至其地是以四荒之遠莫
不有遺蹟之留焉自唐虞定之五載成周制之
以十二年可見前世並無常期天子欲往卽往

以與衛簡而駕乘神也故人皇駕六蜚鹿五姓
同期俱駕龍犯神駕六蜚羊皇次駕六蜚麐皇
覃駕六鳳凰柏皇駕六龍古神聖旣膺天命天
必賜之以神靈之服馭俾得周還天下盡納於
在宥雖以帝升王降至於有夏禹乘二龍過海
道經穿胸之國啟舞二代以巡大樂之野孔甲
擾於有帝帝賜之二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此
又顯而著於素臣之傳者而況黃帝帝嚳與禹
皆受靈寳龍轎八威召龍能檄召鬼神以接萬

靈者乎然則穆王之得八駿在於西極鄧林之外而數且過於人皇犯神皇次皇覃柏皇之所駕蓋亦天之所投俾得肆其心以窮其車轍馬迹之所極也況乎王畿之外皆歸列侯王朔不爲置吏何論八荒之外而所以能統屬之者在於時巡所巡一過則國爲吾國人爲吾人所以能統御之廣至於萬國爲算數譬諭之所不能測後儒不察以玉帛萬國在禹服九州之內今合計州縣九州之內纔千五百餘耳且盡王畿

之方千里而計之若分八州以爲萬國則一縣且分爲八九國其何以國哉故知古皇方域地過日月之表總以王巡爲主而所駕或鹿或羊或麐總謂之蜚至於駕鳳駕龍尤爲飛行絶迹取其迅速不遺累於地方故可以頻出頻返相安於不驚耳穆之八駿宜其東升西宴南架北行天子無所不至至則無不服從所以庶幾於軒皇之迹也儒家言太平之世雨不破磈風不鳴條王道蕩平無諸險阻此井田所由起徑涂

通達四徹中綑其後經洪水橫流自禹修服之依然如故記里之鼓指南之車亘馳於數萬里之外此聖人參贊之功以位天地育萬物故謂之太平又曰地平天成平者言其無險阻也後王德薄不能與太平且以暴戾不正之氣感召灾祥水旱洊凶山崩川竭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至於暴秦決裂阡陌於是中原之地竟成華離之土雖駕指南之車且不能直馳數千里況數萬里哉且江河移徙故道之陷没往往數十百

里地震連數千郡傾覆城郭埋没邨落連延且數千里勢不得不迂迴往復以取徑雖以徑行百里之地而蟠盤鼓陟且作數日程每歲暴雨震霆山剝其膚而骨立川激於漱而刻沈故山益以高水益以深民居鮮少怪物得窟其間造作炎冷雪山嶔嶠無處無之身熱頭痛之阪風灾鬼難之域迹交於中國無聖王者出故破壞離散以至於此末世短淺見但憑現在不信從前聞軒皇穆后之所巡行舉以爲荒誕是執後

來之地形而不知皇古地形原不如是也既失其道路又無其駕乘何能逴逐八荒之表亦惟近巡乎域中而其巡也舉動煩難公私兼擾一夕之淹一過之盼動費金錢數十萬故諸侯不欲天子之屢出天子亦倦而罷之諸侯因以不朝王室遂卑天子亦守府周之不復興者坐巡狩之廢也嬴氏幷吞欲事巡狩而久廢井田道塗梗塞乃爲馳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越江湖之上瀕海之游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

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可謂麗矣然亦止縱橫域中耳而長城之外不敢越一步焉嬴由此亡後世不得邪徑而托足故巡幸遂爲萬葉炯戒漢皇不鑒纚踵祖龍陸出則萬騎千乘水浮則舳艫千里以世宗之聰明天縱至與嬴政同譏豈非巡幸爲累哉此二君者巡幸不出域中往返不過數千里則已大害於天下況能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往返輕便如穆王是知封建井田巡狩相爲維繫封建則諸侯世守其

地人民世安其業而田制益修井田則澮川各達於海道路各達於畿而巡行無阻葢井田之法起於黃帝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國邑置左右太監監於萬國所謂分州者非禹貢之九州乃人皇之九有也禹之九州畿內之州百里之國九畿外八州州百里之國三十凡二百四十九國黃帝萬國固盡八荒之外而言之案即古書所稱大九州帝王世紀淮南子鄒衍程大昌皆有此說非無本之談也漢史紀大秦有城郭郵亭田作蠶桑隣使

至境乘驛詣都給以金錢又有飛橋數百里可通海北諸國此皆黃帝井田之遺法也案斯賓在今土耳其東竟此見於中書者巴比倫有爾雅歲陽此見於西書者綜二說攷之檀氏所論當矣大秦今之如德亞國在吾洲之極西過此則爲歐羅巴洲爲古崑崙竟矣黃帝之宮豐隆之葬先王之懸圃先王之策府皆在其地焉夫曰先王則不獨黃帝時所往來即三代之王未嘗或忘其地而不詣其路逕案漢通西域以制匈奴直至今波斯諸國當時若不詣西洋輿地匈奴隔絕安能貿然前往大地惟西北最濶五帝三皇經營多始於此博覽

者知之東書高閣
者未足與道也　蓋歷代之外圖與藏書在於
是道家亦言帝晷秘藏靈寶天文於鍾山可見
隆古之治無中外井田封建弼於四極八維亦
無夷夏之分其人皆等倫於道皆通達不閒畛
域隔閡宜乎四達之皇皇徑捷倍後世矣自井
田壞而封建廢罷侯置守視所治如傳舍無從
盡力溝洫故道不能通天下一統猶如自行於
畿甸而驛騷告病補以數年之靖養猶未完葢
廢井田封建而議巡狩弊未有不至於此者今

夫地從主人遊空虛者未有先問主人而乃理
翮整翰者也故能循乎自然而翔行於至捷萬
國皆井無有中外此亦自然之勢也其捷可知
矣水行亦浮於空者也江河池湖或有主者茫
茫大海誰爲主者哉望濤遠駛罔然鳥逝一越
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届耳萬國皆井直道疏通
亦寓實於虛之法加之馬良御巧駕輕就熟倏
欻翻騰其勢可知夫舟車之用一也舟得其便
而一朝可以三千車乘其通獨不可以一朝而

三千乎大海之水依然而大地之塗久變則通
塞之勢殊也自古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故
西北滿於地東南滿於天雍州極高古爲神明
之域其幅員遼濶直極大荒以西而周乎海外
古神明之裔胄多居於其地後世仰之以爲西
方極樂國咸願身沒往生其中儒道兩家以其
地爲崑崙而釋氏以爲須彌山穆王升昆侖邱
以覲黃帝之宮與舂山之寶乃賜君吾而受以
膜拜郭謂卽今胡人禮佛舉手加額稱南膜拜

者則其人已爲釋氏之人矣蒙案檀氏所論似
乎好奇而其中實有至理其謂古帝王臨制六
合以時巡幸駕輕而四達無阻則儼爲今日鐵
路言之故知山河道路閱數千年無不改易不
可以拘虛之見當之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
天運循還如圜之轉方今修築鐵路成功之後
亞歐非三洲皆可聯屬一氣瞬息直達檀氏所
謂運實於虛之法此其是矣烏虖復三皇之盛
軌馳八荒之遠馭其在我　聖清矣乎

西被攷略卷二

洪戒山人撰

[seal]

海西建國原始

列子周穆王西廵狩越崑崙下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具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人顉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與盛姬內御竝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令如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說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可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案穆王歸途所見當在波斯左右此崑崙亦海外崑崙弇山卽弇州淮南子正西弇州曰并土弇州卽弇山葢西域極遠處距今地中海不遠云自弇山反還未及中國則其地在葱嶺西矣漢書西域三十六國不聞有靈巧技藝偃師當是大秦東土人漢書安息傳安息卽今波斯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悅所謂善眩者卽偃師之類四裔年表商武丁三十六年西厤前一千二百三十九年愛典人地對督始作機器穆王去武丁時不遠偃師巧製或地對魯之遺法歟西史載伊及巴比倫等國上古時已能爲靈巧技藝其國皆與波斯隣近徐建寅歐游雜錄十八日六點鐘曾侯由俄赴法道出柘林往火車站相迓同游圖畫舘生靈囿復游蠟像院院中新到蠟像一位面目衣履與生人無異能據案疾書足有輪可任意推置何處

揭其襟則見胸鬲間機輪甚繁表裏洞然開其機棙則蠟人一手按紙一手握管横書試書數字於掌心握拳扣之則口不能言而能以筆答往往出人意表曾侯在掌心寫中國字問余到外國幾年則蠟人書一月數余亦寫華字掌心問余幾時能返國則答以冬間其時余未有歸心其後卒如其言不知蠟人何以先知此事若非目擊出於他人之口鮮有不河漢其言者在外洋數年所見奇異當以此爲第一觀徐說若以蠟人爲古今創聞不知卽偃師遺製中國數千年前已有載記列子之書世所目爲閎誕曼衍者若非今日八荒洞闢重譯相望目驗其事偃師所爲未有不以爲寓言者西洋製器好言新法以余觀之其新創之巧皆從古法而出特神明無方精益求精爲足夥耳若以爲戛戛獨造前無古人則未也中國非無古法但聖人之道大賢者不屑語小其傳故流入外洋如能設製造學堂別立專科以鼓勵之華人之聰明智慧何遽不彼若耶奇技淫巧原聖人所禁然不可盡拘其說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通變之謂也當今之世乃變局也蚩尤善作五兵而黃帝乃製指南車雲鳥陣以敵之不然反爲彼禽矣徐偃王之仁義不能守國則何說乎

海外西經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門中

案舊唐書有東女國西女國東女在中印度境卽大唐西域記之婆羅吸摩補諸國與此無涉云西海外必西女國也徐松龕魏默深李恢垣皆以西女爲西里亞卽創世記之如德亞上帝造人名亞當者泰西創闢最早之國也

唐書拂菻傍海有西女國種皆女子多珍寶坿拂菻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産男不舉此僞言也前人已糾其誤唐元奘大唐西域記自此西北行至波斯非印度之國也工技造作爲鄰國所重天祠甚多西北接佛懔案卽拂菻譯無定字風土悉同佛懔西南海島有西女國案今西洋地圖地中海東有西女島多珍寶坿佛懔蒙案西里亞在地中海濱其西有西女島開闢初或在海中經云兩女子居水周之謂海水周環其外也注者不知云水周其堂下此

向壁之談西洋未通時典册無稽不足徑也今以諸說證之有若符契西里亞爲西女國其何疑焉大荒西經女子之國以衱蔽面案今西洋女子出則以物障面蓋古俗也近日英教士蘭士德俄屬游記云拉羅夫謂喀支司譯言閨女也古人所謂婦人國是也希敦游記卡臺山之東有婦人國女則人形能言語男則類犬生毛不能作人語蒙案喀支司在今俄羅斯南部距高加索不遠與此無涉梁四公記言女國有𦬁語多恠誕不經有夫鬼夫虵者當時

與諸儒辯難已有攻其僞者然諸書所載女國實不只一梁書東夷傳女子國在扶桑東千餘里俗則姙娠生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成人今攷太平洋並無其國三才圖會又謂女人國在東南海上水東流數年一泛蓮開長尺許桃核長二尺女子迎南風裸形感風而生種種紕繆不可臚舉註山海經諸家間采其說以爲典實閱者駭異疑海外並無其國與西王母瑤池元圃同一荒渺致此書埋冤三千餘年皆自諸說

招之使非今日重洋洞闢使節相望足履目驗其土則西女國亦弱水蓬萊類耳淮南子墬形篇自西北至西南有女子民大約女國總在西方嘗恠歐洲風俗男女平權與中國扶陽抑陰之理相反甚且女重於男如漢書所云貴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近來使絕域者多宏博大儒歸輶所述亦無有能言其所以然者今攷山海經之女國爲西里亞乃憬然於懿範之當尊也歐洲肇生人類皆出西里亞夏娃首出庶物經緯萬端宜巾幗雄風迄今日相

沿而弗替也赫德西學述略昔希臘人敬奉鬼神有九女神號曰慕賚事之尤謹相傳九女爲姊妹行同居於阿倫卜斯山上案此即西王母之類亦歐洲女子開國之明證也馬氏繹史引三墳太古之人皆壽盈易始三男三女冬聚夏散食鳥獸蟲魚草木之實男女搆精以女爲姓亢倉子凡遽氏之御天下也不洽而不亂天下之人惟知母不知父是重女之說中國上古亦有然者路史載地皇兄弟十八面貊皆如女子或其中亦有巾幗其人者歟西方太陰屬金坤道有成乾綱退聽國濱西海得天

一秀氣故女子常勝丈夫故入其國者只知有女子不知有男子此女國之稱所由來一切家說直係風捕景之談耳

海外西經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爲人衣冠帶劍

案此與女子國爲對待荒徼之域氣每偏勝宜有此種然亦非概屬孤陽草昧初開或多男少女耳郭注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父卽死是爲丈夫民郝懿行

曰竹書云殷太戊三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卽斯事也西戎豈卽西王母歟其無妻生子之說本括地圖棠按似卽今意大里萬國通鑑美國人著耶蘇先七百五十三年中國周時羅馬魯建造羅馬城招聚逃犯言若進此城可保生命未幾歸者甚多柰其中無一婦女羅馬魯遂暗設計謀出令操演戰法任外人觀看有撤賓男女多人前往觀操羅馬人暗有號令人各擄一婦女逼成配偶覲此國無女子之言可信又

攷西史意大里建國之初在耶蘇前一千二百三十九年卽中國商武丁三十六年去太戊後不過數十年但其開創之主不甚可攷歐洲史略古老相傳昔羅馬王有七且皆能歷舉其名無一遺忘然昔羅馬實難必其有幾王如相傳之七王惟後之數王尚可徵諸文獻前則卒多渺茫無稽觀此則意大里世系彼族不盡詳悉又云其開創之王初生棄諸河濱有牝狼就而乳之萬國通鑑則云有一神與童眞女同寢生

兩嬰兒歐洲文字之興較中國晚太古無可徵實兩說歧出未爲典要攷開闢之始造物詭異脅出背產古亦有之無妻生子從形中出其事非怪攷詳李時珍本草綱目人部意大里人類犖生必異故西史有此語郭璞所云無妻生子自形中出證以西史羅馬魯事丈夫民或卽其國初祖被國不知遂以爲神耳後漢書云大秦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曰大秦或曰本中國人也近日使臣日記亦云其國面貌頗肖中國人無深目黃髮者攷中國古

史西王母在虞夏商周時與中國聘問甚篤太
戊時王孟使西戎即西王母國西王母迺西裔
女主統稱未知何國大概在今土耳其竟羅馬
開基正當殷時萬國通鑑所稱羅馬魯時無一
婦女羅馬魯設計誘騙家室則其國數百年前
不蓄女子可知土耳其與羅馬東都僅隔海峽
一葦可通即他大尼峽後書有飛橋數百里可渡海北諸國者即此其實潤僅數里
當日王孟從西王母採藥由此西邁天遣遜菀
衍此一派雲仍日後遂霸西戎為歐洲數千年

世王統之國謂非中國神明之胄能有此耶路
史曰余披傳記見蠻夷之種多帝者之苗裔若
巴人之出於伏戲玄氏羌九州戎之出於炎帝
諸蠻髦民黨項安息之出黃帝白民防風驩兜
三驍之出帝鴻東胡僭人暴輿吐渾之出高辛
兜奴突厥沒鹿無餘之出夏后遼東存箕子之
後大夏出李陵之苗信矣然元魏自以出於蒼
林赫連自以出於伯禹而祿山亦謂安息出於
意昌之子安果足信耶然彼之所云亦必有本

矣棠按歐洲之通中國以意人為最先後漢書
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
獻象犀瑇瑁此中外所共知者元時有波羅者
弟兄父子三人仕於世祖留華甚久其後利瑪
竇艾儒略熊三拔輩航海東來為西學入中國
之漸致數人皆意產上下數千年意人通使上
國莫或使之若或使之其中非無故也磁石吸
鐵琥珀拾芥自非氣類交感曷克有此易曰無
往不復又曰七日來復復之為義大矣哉前某

大臣奉使意國呈遞 國書與王后答問亦以
此為言且云我國與大國宜敦舊好中西紀事意大利人
中國修朝貢不爭市埠求利不乞通商亦諸蕃
中之矯矯者至於供事麻局則澳人皆因緣而
至其時大西洋各國俱有人而意大里葡萄亞
之人為多皆利瑪竇開之也利瑪竇之師丁氏
學於歐几里得即著幾何原本者遂得私淑幾
何宗旨攜其書東來天之所用有開必先遂為
一代授時改憲之權輿是則新法之自西而東
誠非偶然若謂藉以為翼教法則其徒不過藉
以糊口四方至於其說既行乃敢闢佛謗儒自
樹一幟而豈利氏東來之本意哉然則非英佛
之狡焉思啟則彼意大里亞者固猶然不侵不
叛之臣至於今不貳也已 棠按蹇叟之論極為
平允近人不考始末但見
西人一概疾視可笑也 昔漢通西域以制匈

奴而匈奴遂弱竊謂中國若結意大里土耳其二國爲縱橫之謀一旦北西有事約二國之師直趨彼得羅堡要其歸路此制俄一奇也惜二國積弱不振非復奚厥羅馬之舊（意國近年已列二等國漸有起色）畏俄如虎莫敢先發倘有大國主持其間假以羽翼其鋒未必不可用特應變機宜在於隨時揆度未可壹意膠執耳（必漢武帝之雄略乃能語此否則我無自強之實徒恃乎人其禍有不可測者）黃楙材游歷芻言曰俄國境內共有鐵路四萬餘里六通四達皆近二十

年內所成者去歲復議增修一路由俾路芝格什究沿裏海而南經波斯哈烈以達於阿富汗特遣大將高福滿統領重兵駐紮霍罕南以窺伺印度東以覬覦新疆以陰謀詭計狡焉思逞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同治初年乘回部之亂竊據伊犂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今欲索還此豈口舌所能爭者夫伊犂爲新疆精華北路門戶俄人實逼處此終爲邊患及早圖之興修鐵路添設電報乃足以長駕遠馭保固疆圉非然者迢迢萬里奏報稽遲轉餉勞劬雖有知者亦難爲謀或曰工程浩大難籌鉅款吾謂中華財力之富十倍他國人民之衆百倍他國綜五歲而計之以驛遞之費添設電報而有餘以轉輸之費建造鐵路而無不足南北二路地勢平坦易於施工咫見之士必且聞而怪之然古今異宜世變日新豈循塗守轍者所可與天下大計乎因繪西域地圖不禁慨然言之以俟籌邊者有可採焉（按欲制俄非通意土二國不可欲通二國非開新疆鐵路不可黃說洞鑒俄人

肺腑其如中人之不勤遠略何子無謂秦無人吾謀實不用也噫）

大荒西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有西周之國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

按今歐洲人下半體長所謂長脛之國也山海經之西海皆葱嶺外諸海如鹽海裏黑海地中海黃海（一名死海在南都魯機與俄國者別）紅海阿勒富海印度海之類皆西海若葱嶺南淵漢始有蒲昌海之名山海經只名泑澤或疑西海爲居延星宿及諸淖爾者皆拘墟之見不知古聖王荒度之遠

畺域絕大故也禹貢織皮崑崙析支渠搜渠搜在葱嶺西詳見禹貢錐指經
言西北海外孜裏海正在大荒西北否則黑海
總此兩海之間餘海俱不相屬二海之外爲今
土耳其東境歐洲剏闢皆在迤南諸國長脛之
國當在此按郝注山海經長脛卽長股郭注穆天子傳云長脚人國在赤海東謂是
也蒙按赤海卽今紅海地在天方西南長脛大概距此不遠歐洲史略歐洲
諸族孜有信史以來大半出於亞利安族今歐
洲諸國人民及徙居他地與亞洲印度以西諸
地方言雖不同而其源皆出於一總名亞利安

語亞利安人民始皆聚處於亞洲中正葱嶺以
西之巴米耳高原當其未離居已究得數種工
農有益事業如禮神獻祭經理國家亦皆有條
不紊凡屬農工造制車舟耕治田園皆可取爲
吾說之證以上皆據西史是歐洲建國之始亦務田作
亞利安族又出葱嶺經所謂長脛國原出西周
而播種食穀者與此相符合矣然則亞利安族
或卽叔均苗裔歟後漢書大秦人長大平正有
類中國故謂大秦鄒代鈞西使紀程意大利居

民四十餘萬狀貌頗類華人無深目黃髮者按意
大利族出於希蠟希蠟族出西里亞今西人自謂其國人民自東
來英吉利志古史孜之厥初生民皆出亞細亞洲後散居四方分數種四國日記歷代兵卒
蠟像院草昧之初衣皮張革以衞身削竹彌石以御敵其人率非巨鼻深目故孜古者謂西人
之種實來自東方數世之後服其水土始漸變其形狀云蒙按神農以石爲兵見於中國古史
削竹礪石殆其遺法歟語非無因巴比倫埃及二國夥存
古刱族類風氣其自震旦波及無疑花之安自
西徂東謂四象八卦呈圖皆在巴比倫伏羲神
農誕生其地論者謂其語涉不經夫花之安豈

不知伏羲神農誕生中土特以其地有八卦四
象遂以首出神靈發祥茲土借以自張耳俗儒
不詳情實輒相詆毀不知洪荒世界中西本通
春秋緯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淮南子神農大
九州桎州迎州神州等州是也至黃帝以來德
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然則上古疆
域之大可知矣水經注引遁甲開山圖曰五龍
見教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桎州崑崙山下按桎
州在西北淮南子墬形篇西北桎州日并土此崑崙卽海外崑

崙準以地望枉州當在今裏海黑海之間路史引寶櫝記斯頻國石室中有三皇石像皆龍形長六丈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按斯賓卽西史之美索不達迷亞在今土耳其東境後漢書甘英使大秦從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又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者是也洞冥記太始元年有斯頻國人來朝其國有大楓木成林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爲三皇像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

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爲床床有膝痕深三寸床上有簡長二寸書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是蒼頡造書之處觀此數說則小西洋自有古皇遺蹟矣路史又載庸成氏羣玉之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册府也册府所在庸成是立攷玉山在今土耳其東（詳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過此然則庸成氏亦出於小西洋歟路史又引拾遺記燧明國不識

晝夜土有燧木後世聖人游於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於南陲觀此燧木有鳥類鴞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蓋火山國也王子年云燧明之國地與西王母接其地亦在土耳其東境是燧人游蹤亦至小西洋竟矣嗚虖古帝王功德被乎八埏聲教訖乎四海豈虛語哉

姚瑩康輶紀行楊升菴經說解肇十有二州曰春秋緯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淮南子曰神農大九州枉州迎州神州等州是也至黃帝以來

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括地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黃帝以後少昊高辛皆仍九州惟舜時暫置十二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肇之爲言始也至夏還爲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可證瑩按舜改九州爲十二州建置十二牧如舜典所載乃舜受命以後事堯猶在也大禹治水書不言始於何年竣功告成大約治水亦在虞舜受命禹作司空之後及治水告成乃更定爲九州皆有

虞一代之事自堯典至甘誓文尚書皆謂之虞夏書故堯舜大禹三聖人事皆通紀之以揖讓相承故通紀之曰受命至商周征誅改易稱之曰革命然則舜之十二州猶堯命之禹之九州猶舜命之云爾非易姓改制之謂也人皇兄弟九人分治九州卽大九州也大九州之分始此天皇地皇之世其德威神遠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皆其所治混沌渲悶人事未開其所動作神靈有不可思議者矣人皇之世土宇漸廣人物

漸蘩製須分理故兄弟九人分地而治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依山川土地之執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囿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似卽括地象所云也括地象又云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君長之州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由此言之伏羲神農女媧之世治猶及遠黃帝之世乃專治神州然八州之地猶有治所及者自此以後則治不及矣治既不及紀載無稽故

尚書斷自唐虞惟治所及詳之而已括地象言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蓋中州也鄭注尚書引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較括地象少一萬里鄭解之曰此禹所成五服之殘數也鄭意似亦少之未知鄭所據地記何書康成好用緯讖括地象乃河圖緯書之一不應舍之別取今天下輿圖崑崙東南實萬五千里所云地記書豈卽括地象命歷序等書乎以非一書故總稱地記耳

禹貢錐指周書王會篇曰渠搜以鼩犬注云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涼土異物志曰古渠搜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曰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本裴矩西域圖記渠搜在西域有明徵矣據漢書大宛北與康居接並在葱嶺西而異物志言渠搜在大宛北界豈漢時部落卽古渠搜之地歟或曰鏺汗在葱嶺之西以爲渠搜毋乃太遠曰奚有於是條支國臨西海去玉門陽關四萬餘里漢時猶且來獻今鏺汗國都

去長安不過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餘里浮河而下至平陽則視長安又差近何言太遠也且後世德不足以及遠尚能威行萬里之外況帝禹之德聲名洋溢無遠弗屆者哉經首崑崙次析支次渠搜蓋入貢之序爲先後也按胡姚二公博極羣書其說經如此非今時經生家所能及矣大九州之說又得一證

大荒西經有壽麻之國南嶽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麻壽麻正立無影疾呼無響爰有大暑不可以往

按此今阿非利加洲也地當赤道下五穀一歲再熟天氣酷熱終歲不雨中有曠野浩瀚無涯涘水草乏竭人馬難行太陽鑠石流金中道有中暍而死者故曰有大暑不可以往考漢書言身熱頭痛之縣度等國亦極炎熱經繫壽麻在大荒西以全球形勢而論印度等地尚非極西惟非洲恰當大地西南故知壽麻之國在此此南嶽非中土南嶽道經云海外有五靈嶽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非洲西面濱海別居一洲所謂娶洲者非此歟經云正立無影郭注言其稟形氣有異於人蒙按郭說非也淮南子墜形篇建木在陽州日之所曊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注云日中時日直人上無有影蓋天地之中水經注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爲比故以比景名縣按比景縣在今越南距赤道不遠故日在人頭上闞駰曰比讀爲蔭芘之芘影在已下言爲身所庇也呂氏春秋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疾呼無響蓋天地之中也按天地之中者以地在日下而言故無影白民在今歐洲其南則爲非洲與經文合按此數說皆以日在頭上其光正照故無影較郭說爲近理凡物有形不能無影考西人之言天者稱地球各洲或居赤道之北或居赤道之南日光皆係斜照四時寒暑因此互易惟阿非利加一洲正居赤道下太陽在人頂上其光直射故熱極以理度之其人如卓午正立必然無影所謂有大暑不可以往者是矣地在非洲其何疑焉若如郭說壽麻之國皆爲化人豈其然乎職

方外紀天下第三洲曰利末亞即阿非利加界內名山有亞大蠟者在西北天下惟此山最高凡雨露霜雪皆在山半山頂終古晴明視日星最大昔人有晝字於灰者歷千年不動無風故也國人呼為天柱此方人夜睡無夢經所云南嶽疑指此山考此洲古與他國不通故記事為難新唐書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國曰磨鄰曰老勃薩按老勃薩與利末亞音亦相近其人黑而悍地瘴癘無草木此為中書言非洲之始不知古聖人經度

荒遠早已登名於外史此洲居赤道之下四時溽暑陽氣恒泄故人材不植從古無著名傑士生於其間近已為歐洲人羣起而瓜分之然論其立國實居泰西之先洲之北境有地名埃及者立國在有夏之初洪水時古人皆聚處葱嶺高原以次漸徙各方先印度而埃及而西里亞後始尋得新地渡海峽而西至希臘再至羅馬而國埶駸駸盛矣推其先徙埃及之故大約以其地在赤道下四時溫煖禾稼蕃熟且地多江

河每年漲發溢出河岸連帶土泥極為滋潤水落以後各種米穀蔬菜均各發生茂盛古時地中海未通舟檝惟紅海西岸有陸地一綫即蘇彝士河咸豐年間始溝通陸地闊二百里或云一百七八十里與非洲通是以紛紛南徙而埃及遂為上古名邦泰西文字與中國截然兩道埃及古文則與中文相類西文旁行埃及字直行西字從音而出埃及字主形西字筆畫淺陋埃及字與鍾鼎篆籀一例又其國中石柱石碑石像石塔雕鏤花紋鐫刻人物無

一不肖中華西國博物院現將埃及各種古蹟存貯以供攷證合上數說以覩非洲益中國神明之胄矣女虔當是女子開剏亦婦人也今黑奴蠢蠢與鹿豕無異至有鬻為豬仔者女虔季格之裔乃有此輩耶

海外南經周饒國在其東其為人短小冠帶註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為機巧一曰焦僥國在三首東註外傳焦僥氏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霧曰從中州以西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五寸

按小人有三大荒東經有小人國名靖人大荒

南經小人幾姓食黍今攷東南無此人國應在西此書年代湮遐編第多誤如流沙雷澤月支大夏之屬俱編入東經明係漢人增竄致誤者疑爲僞書急當辯正以免魚目混珠文獻道攷小人國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種之時懼鶴所食大秦人每衞之小人竭其珍以圖報續博物志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曰巨靈光武時潁州張仲師長二寸東方朔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七寸朱衣元冠鶴國男女皆長七寸海鵠

吞之腹中不死二說皆以小人國在西東方朔之言或本山海經可見係後人誤編輟耕錄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國寶袖人腊出售余獲一觀其形長六寸口耳目鼻與人無異亦有髭鬚頭髮披至臀下鬢髮皆黃間有白髮一根徧身黃毛長二分許臍下陰物乃男也相傳至元間世皇受外國貢獻以賜國公阿你哥者無幾何卽死因剖背後剜去腸臟實以他物仍縫合烘乾均至今無恙灤陽消夏錄烏魯木齊深山中牧

馬者恒見小人高尺許男女老幼一一皆備遇紅柳吐花時折柳盤爲小圈著頂上作隊躍舞音呦呦如度曲或至行帳竊食爲人所掩則跪而泣縶之則不食而死縱之初不敢遽行行數尺輒回顧或追叱之仍跪泣去人稍遠度不能追始驀澗越山去然其巢穴棲止終不能得此物非木魅亦非山獸蓋焦僥之屬不知其名以形似小兒而喜戴紅柳因呼曰紅柳娃邱縣丞天錦因巡視牧廠曾得其一腊以歸細視其鬚

眉毛髮與人無二知山海經所謂竫人鑿然有之（按淮南子作竫人列子作諍人山海經作靖人古字通用）有極小必有極大列子所謂龍伯之國亦必鑿然有之按元時威服西北輟耕錄所云受外國貢獻定爲西域小人國本在大秦左右烏魯木齊或其遺種歟職方外紀歐羅巴北海濱有小人國高三尺鬚眉絕無男女無辨跨鹿而行鸛鳥常欲食之小人恒與鸛戰或頂破其卵以絕種類卽俄羅斯北鄙亞爾干日部人長三尺以犬爲馬以鹿爲

牛卽古使犬使鹿之邦是也康輶紀行西域回子有郭罕之國其男女皆二尺餘魁梧俊偉亦不過三尺曾惠敏使西日記二十六日偕內人仲妹率兒女觀焦僥人始出男女二人高二尺許最後二人各高尺許男年十六女年十八男重九磅半合中國權七斤七兩有奇女重四磅九兩合中國權三斤十兩有奇聲啾啾如京城傀儡戲形亦似之體段么麼骨格輭弱如數月之孩然語言酬應無異成人出洋所見奇無如

此者嘗按紀年載焦僥氏來朝獻沒羽在有虞氏時郭注所謂能爲機巧者或卽沒羽之類也然則開國最早者莫焦僥氏若聖人在位知向化輸誠其人必有言語可通非鳥獸不可同羣者如紀文達公所言不能家畜直異類耳焦僥氏之民不應如此及觀惠敏所見益知焦僥氏遠在大秦海外其餘皆形狀偶同非其族類也又按文獻通攷明帝永平中西南夷焦僥貢獻安帝永初中永昌徼外焦僥種夷陸類等三千

餘口舉踵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其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焉其地草木冬落夏生按永昌今雲南地不應稱西南焦僥在西或由海道自日南來當時誤稱其國在永昌徼外耳又云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北行迷惑失道而到斯國國中甚多眞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名此國號言以意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突厥本末紀云突厥窟北馬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

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爲羊胞頭國其旁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冠盜但有大鳥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張弓矢以爲之備案此亦在西北卽魏略云短人國是也按康居西北萬餘里其地今歐洲無疑唐書西突厥在雷翥海卽今鹹海馬行一月程以道里計亦歐洲地以職方外紀與使西日記證之焦僥在西不可移易矣

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耳註晉永嘉二年有鶖鳥集於始安縣南廿

里之鷙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尺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也又平州別駕高會語云倭國人嘗行遭風吹度大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箭殆將從此國來也外傳曰焦僥人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按河圖玉版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帛從此以東十萬里得倭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人長一丈穀梁傳曰長翟身橫九畝載其頭眉見於軾即長數丈人也秦時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脚跡六尺準斯以言大人之長短未可得而限量也

按此亦有誤今太平洋並無此國文獻通攷長人國在新羅之東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得婦人治衣服

其國連山數千里有峽固以鐵闔號闗門新羅常屯兵數千守之攷新羅在今高麗輪舟通貿無域不周曾未見此國惟瀛環志略載南亞墨利加之極南境田巴他峩拿地形如礅北界拉巴拉他智利東距大西洋海西距大洋海南距南海南北約三千餘里東西半之其地少木荒穢人皆野番肢體長大如常人一身有半遍體生毛攫食野獸不成部落亦不與他國往來地嚴寒如北亞墨利加之北境職方外紀南亞墨利加之南為智利加即長人國也地頗冷人長一丈許遍體生毛昔時人更長大曾掘地得人齒濶三指長四指餘則全身可知其人好持弓矢矢長六尺每握一矢插入口中至於沒羽以示勇海國聞見錄泛海者常遇其人長三十丈見中國人喜攫之以柳條貫人腮繫十數人於腰間而行如貫魚狀有裂腮而墮得逃歸者長人亦不之覺西域聞見錄絕域諸國有阿諦者在西海之濱其男子皆長三四十丈婦人如常

人而與長人為夫婦不能生育必浴於河而後成孕生女如其母男則數十丈諸書所載與上數說無不符合可見海外實有其地但東西易位疑編次之誤或曰不然大地渾圓太平洋之極東則美利加也今環游地球者譬如由上海開船行數日至日本再東行徑大洋萬餘里則至美利加從此鼓輪而東過大西洋迤南入印度洋由廣東仍返上海開船處計三四月便可一周據此則平州別駕所稱倭人泛海吹度大

洋外其說非誣所至之國殆卽今之美利加洲矣三才圖會亦云昔明州人泛海値大風不知舟所至稍息乃在島下登岸伐薪忽一長人其行如飛明州人急走至船長人追之舟人用弩射之而退想卽此類西人常云太平洋東涯洋無際從古不通舟楫豈知輪舟未出以前竟有導其先路者此經繫大人於大荒之東古人蓋早知地圓矣郝氏山海經注曰楚辭招魂云長人千仞王逸注東方有長人之國其高千仞蓋

本此經列子革夏篇云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又漢書王莽傳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棠按天地之間無奇不有無物不有而役爲天地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長翟之名世所斥爲怪者郭璞有言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嗚呼非天下之至遐者其孰能與於斯

大荒北經有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羽有毛民之國依姓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修鞈修鞈殺綽人帝念之潛爲之國是此毛民

按大澤卽今裏海也在西北故入北經廣千餘里漢書西域傳奄蔡國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近人皆以此爲裏海何秋濤曰葱嶺之西水皆西流最大者北曰納林河南曰阿毋河皆注於

鹹海亦曰達里岡阿鄂模卽古雷翥海也鹹海之西有巨澤曰裏海蒙古語謂之騰吉斯鄂模泰西人稱爲喀爾士畢安一曰加斯比約一曰加斯比淹又曰北高海距鹹海不過數百里而廣大數倍南北約三千餘里東北約千里所受西北諸國之水汪洋似海而不通大海故名裏海其東岸爲西域回部極西之境逾裏海而西卽俄羅斯東南竟今俄闊地奄有裏海東北西三面 蒙按山海經大澤有二其一方百里疑爲鹹海方三四百

云百里總成數而言否則爲回部西竟諸淖爾紀年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當卽此澤旁地史記匈奴傳驃騎將軍去病封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張守節正義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石因名也唐元奘西域記達摩悉鐵帝國（卽護蜜）踰大山北爲尸棄尼國山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葱嶺內贍部洲中其地最高水乃澄清皎潔莫測其深鴛鴦鴻雁鴽鵝鷫鴇諸鳥大卵遺㲉偏野

（按達摩悉鐵帝卽今八達克山在阿母河東元奘所見龍池距裏海不遠）耶律楚材西游錄別石把海中有嶼（今翰海地）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以上諸說皆在西北竟可見大荒外平原屮澤禽鳥皆就而伏乳解羽裏海尤寬廣羽族所由萃曾前後數千年乃符合如此坤輿圖說諳厄利亞國迤北一帶海島極多至冬夜長行路工作皆以燈有人長大多力遍體生毛牛羊鹿最衆犬最猛烈可殺虎水多魚鼈以魚爲糧按諳厄利亞國在今俄國北竟冬則夜長夏

則夜短古所謂烹羊胛熟而東方已明者夏至以後也但此毛民去裏海甚遠似非經所云依姓者又攷毛民北亞美利加監札加部亦有之今亦俄屬更不相涉朔方備乘載黑龍江北亦有此人隔裏海皆遠或從此處遠徙亦未可知郝懿行曰毛民面首獶毛盡如熊惟露面眉目處所有似獮猴餘則是人然其體亦皆毛也不解言語但收養者以意指使嘉慶十一年春正月余在京師親診見是其毛人乎案郝說毛人

甚詳不言所出地亦無攷路史均生固固生伎來伎來生循鞈是殺綽人帝念之其裔居兜牟山北人號突厥寶又云后趫生敵及均后趫者禹所娶塗山女也倦游錄三門禹廟神侍衛極嚴肅後殿爲一胡人氈服夷冠侍衛皆胡人云禹婦翁俗有此（以上皆據路史）案禹生石紐長於西羌薟夷產也故其后亦夷人路史所載禹後與經文稍別而大約均出夏裔攷土耳其系出西突厥其國正在鹽海裏海之間（唐書西突厥在雷翥海東卽今鹽海）

泰西新史攬要土耳其即唐書之突厥也耶穌降世之時有韃靼種類人之名曰匈奴者往來游弋於裏海又曰匈奴蹤跡飄忽無定或向南侵或突趨西擾南犯博卡喇境踞而不去旋改其名曰突厥案土耳其土字即突字轉音然則經所謂毛民依姓者或即土耳其歟但土耳其人不聞面首如熊疑非毛民種類惟創世記載以撒雙胎産二子一名以掃身體發紅遍身有毛如同皮衣一名雅各二子長大以掃善於打獵常遊田野雅各爲人樸實居住帳幕二人生子遂成二國攷記中以撒之生當洪水之後所稱五王戰於西亭谷

汪西亭谷爲今鹽海合居帳幕打獵諸事觀之其土地風俗悉與今葱嶺以西各部相近裏海正在其間經所云大澤方千里有毛民之國毛民爲創世記中之以撒何疑今西人自謂其人種皆始於亞細亞所謂亞細亞者即指地中海東諸國而言使鳥之說山海經凡數見先民之國使四鳥有叔獨國使四鳥其餘使鳥之國甚夥郭璞無注又北經西王母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郭注謂主給使是鳥可供指使世傳西王母乘青鳥青鳥傳音皆本此其說甚怪解者不得其要領海國圖志引天方典禮云駝雞尾長似雉雌者高三尺至七八尺雄者高丈餘背有肉鞍似駝可乘致遠鄒代鈞西征紀程此鳥高足長頸頸仰曲作折背隆起如駝狀故以名之西人畜之以駕小車行苑中黃楙材印度劄記最大駝鳥足如馬蹏不能高飛而善走波斯諸國使之馳遞信札觀此數說證以經文使鳥之說信不誣矣又攷此鳥花冠翠羽蹄色蒼所

謂青鳥者是矣西王母青鳥等語世所譏爲無稽者不知鑿然有之使犬使鹿之外禽鳥足供駕馭眞異域奇聞天地古今之大可以常理論哉康輶紀行曰傳言舜耕於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余案象南方之獸也歷山有象始即孟子所謂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者迨洪水旣治虎豹犀象被驅中國乃漸少諸獸其後乃貢自外夷以爲奇異矣今之廣南緬甸印度馴象甚多夷人畜之亦如牛馬駱駝供之耕汲極爲馴善攷古九州極大今之雲南前藏皆禹貢梁州之地也緬甸近接雲南以象行耕豈非大舜之遺教乎按象耕姚說得之駝鳥能駕車即可耕田舜之鳥耘其鳥或即駝鳥之類此說可補姚氏之不逮

又按郭璞注青鳥爲三足鳥攷近人博物新編云駝鳥有三趾者與郭說合西人教會書云西方古時年饑有鳥銜食給人繪有圖說與經云青鳥爲西王母取食之說亦合洪荒之世廣莫之野人與禽相狎兩無猜嫌無機械之心故也與海客狎鷗事相類不知者以青鳥爲西王母仙禽特未之思耳

大荒北經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之民眄姓食魚

案國在俄羅斯俄國之北多江湖通舟楫其人

皙面隆準深眶綠睛間有黑睛者漢李陵之裔也餐蕘鱻以魚爲食彼得羅堡之西即俄都有波羅的海其民以捕魚爲生販行甚遠他所屬各海島無產物多魚土人以魚皮爲艇善於捕釣每年運乾魚往售天主教各國因教中人齋戒不餐他物惟食魚也以上據朔方備乘海國圖志眄姓郭注亦胡類但眼絕深黃帝時姓郝懿行曰按眄府文切見玉篇與滕苟二字形聲俱近晉語說黃帝之子十二姓中有滕荀疑郭本眄作滕或荀故注云黃帝時姓攷俄之西北竟去中國絕遠於古無徵窮髮月䶂之鄉疑非豎亥大章所到而其中乃有神明之胄非志周六合之聖人其能辨方與系以至此耶四譯館理藩院同文館通商總理衙門宜 朝廷之汲汲經營也莊子曰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八荒之外論而不議九州之外議而不辨古人之言因時而發事非一端意各有屬孟子曰不以辭害意如此者可以通萬方之略矣西域水道記羅布淖爾凡兩部落其人不食五穀以魚爲糧織

野麻爲衣取雁氄爲裘藉水禽翼爲臥具按羅布淖爾即古蒲昌海在葱嶺南西域此類甚夥與大荒北經無涉

海內北經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杯而東向立一曰龜山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昆崙虛北

按此即海內崑崙當在裏海東蛇巫之山疑在今哈薩克霍罕德波爾科等地漢書西域傳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王母之山當在四國竟

內郝懿行曰柸卽棓字之異文說文棓梲也玉篇棓與棒同步項切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七卷引服虔通俗文曰大杖曰棓今西人行必以杖漢書西域傳所謂烏弋以金銀飾杖者是也操柸而立柸卽今西人之杖也青鳥疑卽駝鳥漢書西域傳師古注廣志云大馬爵頸及膺身蹏似槖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唐杜環大食國經行記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脚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按駝鳥色蒼

蒼卽青也郭注取食謂之給使今西洋以此鳥駕車遞信西王母之青鳥非駝鳥而何世傳西王母青鳥使蓋本此詞章家沿用以爲神仙驂鸞跨鶴之類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不知確有可據也經言戴勝卽婦人所帶首飾也攷詳上洛陽伽藍記啾噠國王妃頭戴一角以玫瑰五色裝飾卽綵勝之類蓋外國貴人之章服也西王母爲女王宜有此飾康輶紀行曰歷代正史外夷列傳及諸方志皆必詳其山川人物風土者

外夷言語不通文字各異且古今地名改易惟山川人物風土不易故以此志之雖千數百年後萬數千里外可舉辨習其山川則知形勢之險易習其人物風土則知措置之所宜非如文人詞客徒資博雅助新奇也故留心世務者皆於此矻矻焉按姚氏之言可謂極通嗚呼此豈書生所習乎哉道光二十二年英人犯順姚在台灣督師防禦大創賊鋒

大荒北經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案苗民在今地中海東南航海述奇英國水晶

宮有花鳥水法並外邦野人像有黑人披髮者有下唇釘一鉛餅大如錢者有服羽毛者有麥西古人獸身人面者有獸身人面而帶翅者案麥西卽埃及經所稱西北海當爲今裏海黑海當洪水之後西方古人多由北而南徙居埃及航海述奇所云人面而帶翅者其爲古苗民何疑古稱竄三苗于三危注者或以三危在肅州竟章懷注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有三峯故曰三危然其地太近三危疑不在此乾

隆中考定其地爲康衛藏姚氏瑩指路江爲黑水據黑水以求三危亦謂其地在衛藏裏海正當衛藏西北黑水發源崑崙流經印藏等地又在裏海東南經云黑水之北有苗民其說符合昔人以肅州燉煌求苗民者失之遠矣

按古教彙參亞當夏娃相傳生三十三子二十七女第一子名該隱次名亞伯該隱棄家東去至挪得居焉子孫繁衍成大聚落其後蕃息益多漸有離故土者一東遷疑爲蚩尤及三苗之

祖其初遷之時皆衣獸皮刀以石爲之無廬舍後有出爲牛羊牧者始立帳幙或用皮或用木葉爲之以上數事與中史洪荒之俗頗合中西族類同出一原無疑無如西洋古事渺茫難稽不及中史詳實彙參一書迺西人口述中人爲之潤色者兩族同出一原雖無實據然彼此互證情實相同故彼亦承爲蚩尤三苗之後不能自諱也古史稱蚩尤八肱八趾獸身人語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其人爲西裔諸侯與黃帝戰敗而死西書載上古之時有一惡神與一善神鬬而善神終勝嘗常疑惡神當是蚩尤然以事屬險怪又無左驗不敢著之於篇及觀彙參所載西方古人有五頭三眼者有十首二十胳臂者其赴敵之具有大弓利斧揣其情形殆與中書之蚩尤相類迺知古時眞有此人不得目爲荒誕今彼亦承蚩尤爲其國之初祖夫豈漫爲唯諾者耶

海內經有釘靈之國其民從膝以下有毛馬蹏善走

按郎史記之丁令也譯無定字地在漠北爲今俄羅斯迷錫伯利部馬蹏之說近誣或曰其人履革橐橐然見者疑其蹏也曹氏西伯利探路記各處俄兵俱呼沙爾達士亦訛呼騾答子步兵礮兵皆係該夷種類馬兵多以改裝奇勒爾俄倫春蒙古回民及該國雅庫斯克充之皆短衣長袴章身無餘頭戴平頂圓帽深可二寸頂大口小前加半月形黑漆皮便於蔽額足履皮韡踵底增皮數層厚寸餘或二寸藉以鐵圈用

釘固之走則鏦錚有聲觀此所記或古有此制今尚沿襲未改則馬蹏善走之説有自來矣職方外紀中國之北迤西一帶直抵歐羅巴東界俱名韃而靼氣候極寒冬日無雨更有諸國有人身羊足者攷韃而靼諸國在今裏海東北魏略言西丁靈國在康居北即今哈薩克右部與丁靈相距最近所謂馬蹏者當即此類人氷天雪海秉氣獨異古或有之不足爲奇也按以上五國今皆屬俄地亦近西故附載

博物志結胸國有滅蒙鳥其民善爲拭扛以殺百禽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而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

按滅蒙鳥在西海外西南陬山海經有結匈國滅蒙鳥在其北鳥作鳥以地望準之當在今黑海地中海一帶都魯機所屬地後漢書西域傳安息去長安二萬五千里自安息西行三千里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

至斯賓國斯賓即今土耳其屬地去長安三萬餘里云四萬里者舉其成數也飛車即今西洋氣球攷球用細緞樹膠等質製成巨囊實以輕氣形凸如球即能上升下繫輕兜狀如懸舟可乘數人藉以遨遊雲表西書載其法有三一法球內盛天氣燃火令氣加漲輕而上升惟乘此甚險空中不戒於火而有性命之虞此盛天氣之球也一法球內盛淡氣因淡氣重爲天氣重十四分之一方尺天氣約重一兩零六分故不用火蒸亦能

升有曉回縣之災且輕重不隨冷熱而變乘者較爲穩妥但順風飄蕩任其所之其方向不能隨意調動此盛淡氣之球也一法球內盛煤氣按煤氣重爲天氣重十分之九囊必極大多盛其氣亦能上升因煤價廉而氣易得故多用之此盛煤氣之球也懸舟載有數十沙囊每乘球升至空際與天氣之壓力相等而止如欲升則開一囊以洩沙如欲降則啟合頁以放氣近地則拋錨如船之停泊然格物家每用以察風

雲之理地理家用以察地勢之宜遞來交戰亦
多用之遇城被圍或寄信遐方或窺敵動靜卽
可乘之而出軍營所用繫索藉以升降且免遠
颺若遇烈風卽有小機力亦不能與抵觀此與
博物志所載恰爲一物所云畏烈風者與西風
吹至豫州之說亦合氣球卽飛車遺製無疑或
云泰西機器之興在有明時疑古無此物此說
非也四裔年表耶蘇前一千二百三十九年卽中國商時
爱興人地對魯始作機器與湯時正合萬

國通鑑埃及卽埃及國古時有數種學術並靈巧
殺蘇巴比倫斐巴西亞等國亦搆造精工有靈
巧技藝皆在漢書犂軒幻人之前可見不始今
日也謂爲西人變新法以製器可謂不從古出
則欺人之談也中國晉宋以前如張衡諸葛亮
杜預輩皆善匠作以聖道昌明學者研求性理
不屑殫精物曲無能引其緒而張大之坐使彼
族擅顓門牟重利剝膚吸髓末有底極天子失
官學在四夷良足喟嘆

拾遺記秦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
合丹青以漱地卽成魑魅及詭怪羣物之象刻玉爲
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眞矣皆銘其臆前記日月工人
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
岳之圖又畫爲龍鳳騫翥若飛始皇好神仙之術有
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
浸一名淪沒舟自云其國在咸池日沒之所
按此二國當在地中海等處騫霄畫工卽漢書
所謂犂軒幻人漢書又以條支西行近日所入

此云咸池日沒之所蓋今土耳其東竟也國在
地中海等處可知據德西學述略泰西繪事始
於伊及當中國商朝時伊及人皆盛尙繪事凡
房壁石棺以及刀劍薄片莫不繪諸動植之物
燦然可觀如欲繪一壁必先塗以石灰石膏調
乃膠和諸色繪畫以免脫落迨中國春秋末時
希臘人之以繪事擅名者尤多惟時始獲悉畫
之有明暗陰陽故凡所畫無論神鬼男女其彩
色皆覗若高凸於紙上至宋元之際意大利人

乃改以油代膠卽其有一人名曰拉發夜繪事精妙冠絕古今所畫率多新舊二約書中故事如繪諸獲善報之人使人望而生羨又爲人傳眞其神貌無一不肖加以布景起妙位置適宜諸名畫家無出其右今其遺法已遍行歐洲各國矣按西學述略所言春秋末與始皇時代不遠騫霄人畫訣必出伊及所謂漱地成魍魅詭怪羣物之形者卽西域人善庛是也測繪之學僉推泰西爲最所謂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

疊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卽唐虞時西王母獻地圖之類今輿圖開方法地球五大洲圖用經緯線皆𦆓霄之流遺也西人近造船式能於水底行駛屢見新聞報詑爲奇絕不知卽螺舟遺製學者憒於攷古西人所爲或鄙棄不道否則驚若神鬼余謂其製作巧妙皆有古法觀於飛車螺舟等事自知西人技藝之精今勝於古者固猶氣運之開然非中華之地大物博得以暢銷其器終亦毀棄無用則其技必

不能精所以宋元以前泰西技藝不能如今日之精益求精也攷宛渠氏所稱之海當卽今西南洋當日東來必由紅海出印度至安南卽漢桓帝時大秦王安敦遣使由日南徼外獻象牙瑇瑁路也西學述略亦云當中國西漢桓帝時歐洲商船多由紅海或波斯灣駛往印度西海口並南洋之越南等處販運貨物但沿海投岸而行不能曠駛海面以漢書與拾遺記相證書豈不可信哉

染識泗人苟自通商以來吾中國士夫談及五洲肇衅猾夏初基莫不切齒飲恨歸咎枋臣謨國招釁西人擾彝之憤普天率土之人所一日不能忘者也然第持攘彝之說遂足以雜其氣而馭其喙乎攘之痛厲而其勢痛張是無異治疾者不得其要領妄施鍼石藥不奏効反談咎於疾之難瘳不已傎乎彝狄之俗貪而嗜利不自今始聖人知其然也不蹙之於疆場而畢之於平日故周禮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凡四夷

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人民穀畜之數無不周知其利害又有土方懷方合方訓方形方及山師川師邍師匡人撢人察宇內之土地形埶與夫山川林藪之險易至於通聘問重邦交則有小行人掌之攷其國俗編之書史則有外史氏掌之其講求於平日者如此其周詳鄭重宜其不費斗糧不煩寸兵而四裔賓服也治未病不治已病馭戎上藥有踰此哉今日泰西各國鷹瞵鶚睨莫不望而畏之而不知昔皆吾華數聖人所辨而翼之者昔何以帖耳歸服今何以跋扈稱兵鳴虖攷古者可以深長思矣

西被攷略卷三

洪 戒山人撰

教門流別

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租館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案古人設巫以祀天明鬼爲職今西洋天主教專敬上帝堅信死後靈魂之說其宗旨與巫頗同近人論天主教者或謂卽古墨教或云九黎亂悳人神雜糅今西教爲九黎之遺卽古巫也余案天主源出摩西與墨翟時代懸殊雖陳說天鬼宗旨相同而流入西域當在周秦以後非其濫觴也陳氏庸書竟謂摩西卽墨翟之轉音摩西出於中國殷時前後縣絕何不攷之甚耶惟謂爲古巫教者最碻宋氏泰西采風記亦云天主爲巫家者流而攷證尚疏論者多未能信攷齊書林邑國傳謂巫師爲婆羅門羣從相姻通婦先遣聘求婚女嫁者伽藍衣橫幅合縫爲井闌首帶花寶婆羅門牽壻與婦握手相

付咒願吉利婆羅門爲泰西最古之教摩西天主即其支流今西洋婚娶必詣教堂受戒與齊書所載相合西教之開爲古巫流衍不信然乎古人云聲教訖于四海西被流沙誠非虛語也北史突厥傳西突厥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敬鬼神信巫周禮司巫大旱則帥巫而舞雩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象兩人褎舞形觀此則古巫以舞降神所謂舞雩者蓋以舞爲事也攷今西洋風俗尚跳舞會自國主以至民間皆傳習之男女同入

此會古所稱在男曰巫在女曰覡者尤與之相合西洋政令風俗皆自教出說文曰詩譏曰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其說誠不誣矣攷新約書耶蘇傳教有施洗禮凡信其教者先以水滌其身令其潔淨衆人遇耶蘇多來受洗故謂之施洗鄭康成注葅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葅謂若今筐也按士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於筐饌於西坫上又曰祝盥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

東席上東縮觀鄭注則知古者巫祝取苴盥洗降神所以取潔孟子所云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者此也耶蘇施洗之禮其出於古巫明矣周禮云凡喪事掌巫降之禮鄭注降下也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禓其遺禮攷天主教中有死亡者牧師神甫親爲視含就斂一切恒用其禮鄭氏所謂今世或死就巫下禓者兩相合矣總此三事而觀天主之出古巫教蓋無疑矣攷中國巫教之興在夏商時地

中海東土諸國即古流沙地當唐虞三代時與中國聘問往來甚篤舜時西王母來朝太戊時王孟使西戎穆王西見西王母其國皆在今土耳其南竟禹乘轎車以渡弱水弱水流沙當在今阿剌伯波斯等地西海諸水皆所修道程大昌禹貢論弱水流沙皆在西域絕西蓋必皆受命中邦禹故敷治焉苟其不然其民不可役使禹惡得而給諸由是言之此時臨制所及亦廣矣又曰西海之地從安息距冀數其里尚未至萬漢唐兵威且能及之則帝堯之盛德豈有不能徧覆者又曰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爲其四方之皆有海也而九州之川隨所嚮以歸其海故黑水之南四瀆之東後世知此東南者天地之東南也而獨至於弱水之西顧不瀆西海以求之而散漫迆擬其能當理而協經

（予按程氏所謂西海即今地中海）姚氏瑩曰洮州外河名大夏者以古通大夏國得名大夏疑以夏禹治水得名自大其國如西海之大秦國也大禹治水功莫盛於西倕故西戎皆稱中國爲夏至周末孔子猶言諸夏及漢武帝以後窮兵漠匈奴畏之至今蒙古皆稱中國爲漢人唐高宗之世再下高麗南平六詔武功又莫盛於東南諸夷稱中國爲唐人皆從其功之盛者由此以觀葱嶺以西諸國其被禹化最先由夏訖殷聲教西暨三代巫風爲盛其流入西域宜矣齊書稱婆羅門爲巫師西洋婆羅門教與正在中國夏殷時西教爲巫師傳授其明證也泰西各國教皆肇自地中海東土猶太埃及等地攷耶蘇祖述摩西敬信天鬼築壇燔祭皆古巫禱祀之禮摩西之興亦在中國殷時西書稱其引杖化蛇散土爲蝨即巫家禁咒之術其託言有神降於西奈山傳十誡以儆衆尤與周禮降神之說符合宋氏采風記謂創世記中築壇燔祭皆古祀天之

禮在夏殷時其地在今布哈爾阿富汗波斯等處與中土相近教自中國流入無疑余按創世記稱古時人居帳幕有牛羊駱駝等物其風土大類犬戎匈奴當與康居大宛相近其開叙伊始或在雷翥海（即今鹹海）內外宋氏所謂未爲無據又攷山海經大荒西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眞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是巫之所處恒在高山便於望祀燔祭經繫十巫於大荒之西其地疑距地中海不遠漢人以日所入爲西方極處經云日月所入有靈山其山在地中海東竟無疑西奈山在紅海濱正地中海東南此經出於夏時西方古產靈藥諸巫遜荒采藥轉徙西土摩西傳其遺法假神道服衆立爲長其時其地適相符合謂摩西之教不出十巫得乎又攷海外西經巫咸國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攷巫咸國在女子國之南（海外西經女子國在巫咸北）

女子卽古西女國爲今西里亞以今地形攷之

西奈山正當西里亞之南新約書載摩西在曠

野舉蛇與海外西經所稱巫咸操蛇者相合迺

古神巫禁虎伏龍戲法然則山海經之巫咸卽

摩西靈山登葆山卽西奈山又何疑乎朱氏無邪堂答

問近有謂西奈二字譯卽秦字拉丁語稱中國爲西奈佛書稱中國爲支那支那西奈本一聲

之轉西教源出中土此尤可見蒙按西奈山在紅海而彼中人稱西奈爲中國蓋因巫咸輩爲

中國人居此山傳教而名之也猶佛入中國而名區勝蹟多有法華天竺之號也觀此則西奈

山爲靈山登葆了無疑義矣　又按古巫醫竝稱蓋巫卽醫也

山海經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

相註皆古神醫也故經云從此升降百藥爰在

耶蘇專以治疾爲能摩西亦善治疫源流授受

不爽毫釐其爲古巫家者流無可掩飾近人論

天主教謂其專治疾病其道甚小不知其所操

之術僅如是也士不通經學古而欲憑口舌以

相辯難安在能中其要害而抉其藩籬也宋氏

采風記巫教最古顓頊誅九黎舜竄三苗而其

教流傳西裔自近及遠由印度首及波斯佛教

末興以前印度有婆羅門天祠轉入波斯爲波

斯景教由波斯轉入猶太爲猶太婆羅門教按泰

西人種由中國傳至印度次埃及西里亞遍傳歐洲各國而婆羅門者乃西方最貴之族其原

蓋出中國朱氏謂九黎所遺非無據也亞伯拉罕之興蓋在波斯

之後猶太之前絕域自古未通文字八變而爲

今日泰西各國之文轉譯爲華言不啻重九譯

三豕渡河易滋燕郢無從取證載籍惟其書言

洪水回教書亦言洪水由亞伯拉罕上溯洪水

約五百年兩教所言同時較可徵信卽爲堯時

洪水無疑然則亞伯拉罕時當夏之末造摩西

時當商之中葉夏啓晩年德荒亦崇巫術故夏

道尙忠其失也鬼墨子述夏道而數稱天鬼殷

巫咸初作巫蓋始立巫官以司神事與摩西之

興相去未久周禮亦有巫官沿二代之舊典特

不甚重又有夏祝商祝皆司喪事祈禱自顓頊

廢九黎堯舜禹分竄三苗而巫教萌芽於夏商

顓崇九黎遺教周重卜筮修祀典巫猶存而不

廢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不言夏商故言夏

殷不足徵名教既與巫遂微於中邦而轉盛於西域其書重數譯而其中事物有與古書印合者足爲教自中土流傳之碻証剏世記以一尺爲一肘尺字從尸以肘起度說文云中婦人舒臂八寸爲咫証一祭用燔柴証二祭天築壇証三祭時取膏薦血卽詩所謂血膋禮所謂合臭達陰證四服有比疏注謂極細之布貴人乃得服卽周禮所謂素積朝服十五升証五重長子名分卽古宗法證六出埃及記製禮衣皆大袖

廣裾革帶略如三代服制證七誡條祭肉出三日則不食證八新婚者一年不從征證九田中收穫遺穗不可取以畀寡婦證十此三事一見論語一見禮記一見詩疑皆古相傳之通例詩人取以託詠七十子後學筆而錄之故能吻合樹果牲畜取十一之稅證十一禁占卜可知其時有卜筮禁祀日月星辰可知其時祀日月星辰證十三雅各死時諸子哭泣七十日夏喪三月約略相同證十四凶事服麻衣索帶與衰絰相近證十五禁身刻花紋可知其時雕題文身之俗猶在亞伯拉罕時諸國已有王約瑟時埃及有膳長酒政摩西時有術士議士可見彼族之典較西戎諸族最後其奉神爲主專取九黎巫教之遺而草創制度稍見夏商古時之法耶蘇以前說爲巫教耶蘇則緣巫教之事天禱疾而兼竊佛氏之捨身度世不生不滅天堂地獄之說別演新教細考前後踪跡顯然無由遯飾矣

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

按古者柴望築壇祈禱以祀上帝敬天之說所由出上古聖人聲教訖於四海大九州之域西以西海爲界卽今地中海夏殷盛時巫教流傳西域野番榛狉鮮所約束惟敬天之說足以動其敬信又輔以符咒等術尤易威服而鈐制之巫教之風行海西各部大抵以此至今歐洲人常謂其國之法多自東來寔有以也英吉利志英有古蹟

數處甚奇非民居非宮寢無棟宇墻壁惟巨石堆垛絕而不續四圍如環環有數重壘石高一二丈不等古無重學器不知如何疊運此殆祭壇遺蹟印度波斯亦間有之可證此教昔本自東而西也又云古時人漆身爲文或以刀刺膚刻畫采色與中國吳越古俗相同足證中西古時相通

堂贈杜子春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爲可也無算道里無筭逵益善也蓋逐疫鬼行也西書稱摩西善治疫新約書謂耶穌能逐邪鬼其爲周禮堂贈無疑春招弭以除疾病鄭注招謂招其福也舊約書稱法老爲其子祝福新約書稱有人帶小孩見耶穌耶穌按其頂爲之祝福又云

耶穌爲人治病以手摸之便俱得痊愈能令跛者立喑者言瞽者視聾者聞其名聞各國使人敬信者非有精深奧衍之道全仗醫術陳說天鬼已耳與摩西一脉相承其爲古巫家流形迹顯然彼旣久假不歸忘所自出而自通商以來教案仇殺伏尸斬首生靈塗炭爲千古未有之奇禍卽歐洲中屢次兵釁亦自爭教倡之然則欲維中外大局烏可不探討西教源流徐謀挽回補救之術乎

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按壺涿氏隸於秋官意在爲民除害凡妖怪徵伏之物必剪伐殆盡而後川嶽効靈百神用命鄭康成謂神爲水神龍罔象之類今江河之神有所謂大王將軍者奉祀必謹否則爲害最猛古人達幽明之理能設法制之亦奇矣哉攷橭木名所謂山榆也象齒象之齒也取山榆之牡

者十字交午貫穿象牙賈氏曰以橭爲幹穿孔以象牙縱橫貫之爲十字以沈乎水中則可以殺水蟲之神且使水涸而淵塞化爲邱陵今西人教會書有十字架卽午貫之遺製攷此物能降伏邪魔耶穌驅鬼逐疫全賴此器而彼教中人至今傳爲受刑之具何其繆也張自牧瀛海論曰西人之言器莫精於十字架蓋奇偶相交之形周之成規折之成矩謫之成角剖之成弧制器之用備矣先儒相承河圖洛書中宮五數皆作十字線特未闡其義耳惟其具天地之全體兼水火之大用故能劾治譎厲奇衺之有害於人者周禮壺涿氏掌水蟲若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午貫者十字交也漢書方術

傳載陳登善爲巫術又趙炳能爲越方時遭兵
亂疾疫大起二人相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
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各
試所能登乃禁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
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登年長炳師
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
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所謂禁架者即周官
之午貫是古巫家者流能逐邪療病皆賴此器
新約書亦云耶蘇出行常令門徒負十字架其

行道必藉此物無疑其後國人謀殺耶蘇釘屍
其上葢因此物爲衞身之物守死不離故也其
非五木等類可知王貽禹曰凡此之類皆聖人
所以變化驅除之術非深窮物理之所以相克
者孰能與此且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鍼戎鹽累
卵獺膽分杯壞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藕皮
毀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先王命官如此
豈知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爲乎易氏曰壺涿氏
以炮土焚石而除水蟲又以牡橭午貫象齒而

殺其神哲蔟氏書歲月日星辰之號以覆天鳥
之巢庭氏又以太陰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以
射其神聖人精察乎萬物之理必能通乎變化
之道後世巫家猶有禳術醫家猶有攻治之法
獨可以是而疑周官乎嘗按上古聖人如畫八
卦演河圖作葢天算數黃鐘律呂皆神妙不可
思議其後惟大禹能傳其法瓶造器物類能驅
使神祇疏濬河道夏道尚巫一切禁呪之術皆
其流遺楊子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俗所謂禹步作呪者是也其流入

西域者如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額上爲炎爐口
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毦亂出
諸戲術是也西書稱摩西以杖擊水水忽分立
登山受誡時有烈火密雲電光地震即其術也
晉書夏統傳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乃拔刀破舌吐火雲霧杳冥威光電發新約書亦云耶蘇變水爲酒詛樹令
枯變像放光渡海呼風浪使平耶蘇祖述摩西
其前後相承之術大抵如此論語人而無恒不
可以作巫醫注者不知分爲二事不知周官巫

主除疾病葢巫卽醫也漢書徐登善巫趙炳能爲越方兩人同傳其意可見今巫降神吞烟火食磁器判藥方療病猶有古風摩西耶蘇及其大弟子彼得保羅翼皆巫而醫者新約書稱保羅詛術士目盲應聲卽驗今有祝由科專以符咒療病亦能驅使鬼魅俗名放猖此一種人多出今辰州府相傳南嶽山中有石碑碑陰有符篆作蜿蜒蟠曲之狀云是大禹治水所遺傳其術者最有神驗巫醫同源皆出大禹聲教西被一時同入流沙益信而有徵矣

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按祓除鄭康成謂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搕巫以敬祀上帝爲職非潔無以明虔攷新約書耶蘇傳道有施洗禮其受洗之處恒就河邊與鄭注所謂上巳水上者相合其爲古巫遺教無疑西書言教堂規條飲食當辨其潔不潔潔可食不潔不可食潔者准入堂不潔者不准入堂西人尙潔與釁浴之誼相合鄭注歌者哭者冀以悲哀感神西書載教會中人多作詩歌以讚美上帝又西俗於殯斂之際恒爲哀詩以悼惜亡人使人能悲能恐能憤能慕與鄭注冀以悲哀感神亦合

通典職官視流內　視正五品　薩寶　視從七品

薩寶符祆正註祆呼煙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

按杜氏所引佛經摩醯卽今西書之摩西也祆神乃火祆教非天主杜氏云取火呪詛尤可證

姚寬西溪叢話火祆胡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元眞習師之法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中國所謂起大波斯卽波斯火教無疑攷耶蘇述摩醯火教亦述摩醯此何以故大抵摩西爲西土立教之祖摩西所居西奈山在今阿剌伯與波斯接壤耶蘇祖摩西火教亦遞摩西猶莊列諸子皆稱老聃是也朱氏無邪堂答問摩西首羅者譯言大自在天也見大般涅槃經及四分律其

神三目八臂騎白牛執白拂有大威力能知大千世界雨滴之數蒙按佛經所稱其神三目八臂者其言洪誕不經似與西人所述之摩西不類疑非一人朱氏又引阿育王經云阿恕王供養衆僧諸婆羅門外道皆生嫉妬有一善咒婆羅門咒身化作摩醯首羅飛到王門諸婆羅門從之立欲供養摩醯首羅等言我之所食食剃頭禿人王乃召尊者耶奢以試之其七歲沙彌請行將諸婆羅門即時噉盡王共沙彌到寺見

五百婆羅門皆剃鬚髮披着法衣在衆僧下行末座五百人生心慚愧皈依佛法得須陀洹朱氏自注原文甚長今約其意佛說須陀洹者七生七死便證阿羅漢法苑珠林引禪秘要云其中香潔如波羅中入香象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及蒙按佛書以摩醯首羅為外道其為波斯諸國之教無疑攷摩醯首羅當為二人泰西史略摩西歿後猶太無王惟憑士師依摩西律法治理國家後有掃羅為王魁偉俊秀勇敢善戰以戰而死按掃羅當即佛書之

首羅摩醯首羅相繼崛起皆為西方教祖故以並稱其為二人無疑佛書稱為力士與西書勇敢善戰之言相合西書有云掃羅殺千千大闢殺萬萬其人好殺古佛書言有大威力印度與波斯猶太相鄰近中國殷周之際即通往來摩西首羅並有令名雖宗派不同而釋氏亦數數稱道及之也所云三目八臂疑為摩西幻像如世稱觀音千首眼之類佛經之言不必泥視摩醯之為摩西首羅之為掃羅了無疑義矣

又按古教彙參載印度古時之教多端其言尤為洪誕釋氏所謂九十二外道是也西人溯古教之原必由印度則其教之由來可知獨不解互相紹述亦互相觝排蟲生於木而蠹其木抑又何心至所載息龍之像五頭三眼其他神相有上截是人下截如鳳凰之類又有十首二十胳臂者種種奇怪不可殫述與大般涅槃經所云大致相同足見天主與釋氏原係一家眷屬其後分門別戶自相詆毀班孟堅謂末學務售

其師說信然

劉向列仙傳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尙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眞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游流沙化胡食苣勝實莫知所終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尹子

按天主教爲巫家嫡派有時亦雜釋老之言此傳所云老子西入流沙流沙當在西域絕西度葱嶺至波斯阿剌伯皆其地葛洪神仙傳云老子到安息安息今

波斯也攷歐洲有巴柳士艮教散處各國孑身修鍊西書言古時多隱者伏處山洞清修不與世事與老子之教同其爲老子西游傳授無疑李氏使德日記云在巴黎遇人謂是老子後裔適郭大臣嵩燾在座甚奇之其詢古詩古字者不一而足觀此則西人之知老氏非一日矣宋氏釆風記老子言一生二二生三亦謂太極元氣生兩儀兩儀之氣交交氣則爲一與元氣爲三交氣精者爲人煩者爲物故曰三生萬物與易

緯旨同惟其宗虛無求於六合之外故所言有與西教消息透露者如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曰能知古始以閱衆甫皆求知於天地以前約翰傳福音云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卽是神萬物乃藉道創造而成生命在道中生命者人之光也光能照暗暗不見光故耶蘇降世爲世眞光光在道中道卽是神然則光者神之分神者光之原合道者神之用神卽老氏所謂自然光卽老

氏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不改周行不殆不知其名强字曰道者也莊子所謂渾沌氏山海經所謂帝江其實神卽太極元氣未分之始卽函陰陽中之氣是謂函三爲一已分陽儀而後有光光卽天體乾體元氣不用事光用事故聖人稱天爲帝推本兩儀既分爲名象之始而太極無名象可言其降曰命其生於天命降於人爲性率而循之是謂法天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董子言道之大原出於天

老氏欲尊道於天之先不能禁人詰道從何始舍自然一義更無推本處故曰道法自然以道視天地則天地亦一物西教正同此意謂天地由道造成於元氣直加名象稱爲獨一之神舊約創世記註耶和華譯言自然之謂而阿羅本所獻天主像亦稱三一妙身无元眞主無論太極元氣無名象可稱卽從陽儀天體聖人所稱爲上帝者推本爲元氣化身與帝同名與人同象亦何能時時顯示命人祭祀敎人讚頌導人

爭戰如舊約所云耶蘇知其於理不達故自承爲上帝之子專行專斷禁絕指神起誓不稱神降傳言其遺忌見殺在此其變邪爲正令人信從亦在此朱氏無邪堂答問曰老子之學主乎事天治人非莊列寓言之比天不言而歲功成因無爲立說故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所謂道道其所道亦猶釋氏之言心耶蘇之言靈性耳（西人名爲亞尼瑪）老氏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之

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釋氏之徒亦曰有物先天地無形獨寂寥能爲萬物主不逐四時凋此釋氏心學出於老氏之顯證獨立不改爲天下母卽釋氏一心起滅天地之意而西教後俚遂衍爲耶和華造天地之寓語（創世記亦耶蘇教徒所增飾非必出於摩西觀西教之臆造耶蘇事實可見也）改頭換面變幻紛耘實則道德五千言已盡括異端宗旨矣三代政教未分禮樂明備異端之說不能行於中土乃流衍於西域釋氏心學幾欲亂吾儒之眞釋迦能

之耶蘇不能也其說愈變而愈粗而心愈變而愈狠回與天主皆以堅忍立教亦老墨二氏之緒餘墨氏言藝則精言道則粗正與今之西教相類蒙按耶蘇云舍生命乃得生命此竊老子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二語也又云卑謙者必升高在後者必在前其卽老子不爲天下先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之誼也又云爲人毀當生喜歡爲人譽當生憂懼此卽老子知希我貴之誼攷老子與孔

子同時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或疑爲周太史儋亦莫知所自出又有謂爲殷人者卽論語之老彭究亦不得其所以然史公稱爲隱君子其人大抵神異難名古人賦畀較厚兼以服神食氣壽過數百年亦非異事世稱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言雖洪誕然屢見古人載記非盡無稽釋家頗諱其事至移釋迦生時於老子之前云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又云生於夏殷之世說詳俞氏癸巳類稿不知穆王西巡見西王母此時釋

迦若已出世聲靈顯著穆王遠遊慕道豈有不就而瞻禮者穆天子傳俱在可證也惟云生於周景王時爲可信老子當周末覩朝政衰微乃西出關遍歷流沙諸國爲侏儒說法寖入西域化之一傳而爲釋氏再傳而爲天主源流宗旨顯有端緒可尋非傅會穿鑿之比范書西域傳以釋氏爲道家之流唐書西域傳言天竺王尸鳩摩遣使請老子像酉陽雜俎老君西入流沙歷八十一國烏弋身毒爲浮屠化被三千國有

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也予史精華以釋入道德部東塾讀書記謂釋與老相似擇其語之印合者數條皆确鑿不易釋氏之清淨元默出於道德五千言天主之天堂地獄竊取佛經不能諱亦無容諱因流溯源謂天主爲老子再傳弟子可也

墨子天志下篇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

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逃避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愼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愼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愼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天

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犓豢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愛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愛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犓豢其牛羊犬彘潔爲酒醴粢盛以敬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

按墨氏之學亦以敬天明鬼爲主班孟堅謂墨出清廟之守與古巫祝之官相類其以天志命篇者謂獨能代天宣教掃除一切神靈專祀上帝君臣有所不知父毋有所不顧尊卑疏戚一概混淆於是平權之說與人人自由自便名教之防潰矣孟子斥其無父無君嚴辭峻拒良有以也然其人才志過人能任艱鉅莊子稱爲才士苟遇聖賢裁成向道亦狂狷一流故孟子又曰歸斯受之而已今西洋之教其宗旨與墨教頗合論者謂今日全球大局與古六國相似上下數千年周而復始其學由東而西由西而東信乎天運之如環也攷墨翟爲宋大夫或爲魯人史記及抱朴子皆云爲孔子時人或云在七十子後大概總在周末攷歷代疆域周最狹墨突不黔周流各國蹤跡未出關門何論流沙不知其教何由流入西洋攷地中海東土諸國上古首被禹化風氣政教皆有夏氏遺風墨子敬信天鬼節葬尚儉皆用夏道與西教天主同出一源（西教尚儉今西人奢侈已失天主本意）其七十一篇所論格致機器火攻算數等術無一不與西學相類不獨尚同兼愛已也周禮夏人尚匠禹平水土專務制造墨氏之學得於夏氏最深周時去禹未久意其制造成法必有流傳者觀周禮考工及公輸所爲可知孔孟語道得古聖人之精微墨翟語器得古聖人之糟粕所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是也此墨學通於西學之大凡也

若墨教流入西域則又在西漢時攷孝武闢玉
門陽關以通西域諸國其時大秦東竟漢人所
常往來甘英所臨之海魏默深以為即地中海西書稱漢時中人有販綢緞者曾至羅
馬西漢孔墨並稱其學尚未衰滅漢書稱文帝楊王孫死時
皆用節葬時尚任俠專以殺人救人為事其教即墨
氏支流東塾讀書記墨子之學以死為能戰國時任俠之風蓋出於此此輩亡
命所至為諸夷說法耳濡目染浸成國俗而耶
蘇之生當哀帝時正西域大通之後耶蘇以殺
身救人為教攷摩西曾未傳此衣鉢其為漢時

墨教中人所傳授無疑宋氏采風記謂耶蘇之
教發端於約翰不知其所自來褐衣革帶食蝗
蟲野蜜類墨家行徑創洗禮斥以色列人毋恃
亞伯拉罕為祖摩西法兄弟死當娶其妻約翰
諫希律王娶弟妻見殺耶蘇為門徒言摩西之
法至約翰而止其人即非中產其教於墨翟家
必概乎有聞棠按約翰之生稍在耶蘇前當漢
元鳳地節之閒其時西域既通漢人隨使至大
秦東竟者甚多約翰或與之往來宋氏謂其鬪

墨道當在此時蘇德西學述略泰西近用之數
目號字本於印度由亞拉伯人傳至歐洲其書
書簡易故能盛行至今或言中國所用之數目
字號皆與形似且並作右行乃漢張騫奉使西
域之所流傳西人自述之言如此然則墨教自
當時流入非理之碻而可信者乎
墨子天志中篇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
曰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夏秋冬以
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
財利之列為山川谿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

為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
五穀麻絲以為民之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
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
子長而無以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
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然獨
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為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
明細而不明大矣
按此以日月星辰皆為天所創造即今西教創

世記之所本也然墨子推造物之功於天而未聞索解於天之外至西教則演爲耶和華造天之說可謂變本而加厲者矣明爲尊天其實則褻天又攷中國諸子所言亦有謂天地有主持之者如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其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關尹子二柱篇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屋宇舟車皆待人而成彼不自成意上古或有此語如春秋緯書等類諸

子承而述之流傳西域摩西故神其說借以聳服人心泰西上古之民愚昧易欺先入之言爲主至今牢不可破殊可嗤也

墨子魯問篇魯人有因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而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欲糶糶讐則慍也豈不費哉

按卽耶蘇所謂舍生命者乃得生命之誼舊唐書大食有禮堂容數百人率七日王高坐爲下說法曰死敵者生天上殺敵者受福大食今阿刺伯舊奉回教其七日禮拜十字交綫皆襲天主舊說故死敵生天亦竊天主餘唾取以激勵士心東塾讀書記謂墨子之學以死爲能戰國俠烈之風蓋出於此按西北之國風氣剛勁以攻取剽掠爲能故尙同兼愛上下一心爭効死命於墨教相宜所以海西各部轉相仿效鴟梟嗜鼠蝍蛆甘帶不知孰爲正味要亦各因其俗不得不然也

墨子神機陰開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可

爲民業

按今西洋製造精巧每出日新墨子一言可以蔽之至謂治世不可爲民業則與周禮禁奇技淫巧同誼墨翟天資高絶有時亦出見道之言張自牧瀛海論曰大抵機器初興能頓致奇富行之既久物以多而價賤其利仍歸於薄近年泰西商賈日形消耗輪船電綫之利皆遠不如通商初年之盛老於航海者皆能言之凡世間機巧便利之事斷未有能經久不敝者論甚長節錄之

張氏之言大有深識機器不久當廢泰西諸國雖強不足慮也乃中國一孔之儒深鑿歎息以爲西學肇興吾道將墜何其鄙也墨子知機巧不可治世而其書中如備城門蛾傅等篇機器詳備如此豈非有不得已而爲之者歟天生五材以備人用黃帝之戰蚩尤大禹之平水土皆賴神機以救災捍患然則通權濟變又不可執一理以爲衡矣余謂墨教流入西域在西漢之世今攷其技藝學術無事不與西法相表裏又

一奇也東塾讀書記引鄒特夫曰如經上云平同高也此卽海島算經所謂兩表齊高也又云直參也卽海島算經所謂後表與前表參相直也又云纑間虛也說云纑虛也者兩木之間謂其無木者也九章算術劉徽注云凡廣從相乘謂之冪卽此所謂纑也海島算經云以表高乘表間李淳風注云前後表相去爲表間卽所謂兩木之間無木者也又云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說云是無同也此所謂端卽西人算法所

謂點也體之無序卽所謂綫也序如東序西序之序猶言兩旁也幾何原本云綫有長無廣卽此所謂無序謂無兩旁也幾何原本又云綫之界是點卽所謂最前也幾何原本又云直綫止有兩端兩端上下更無一點卽所謂無同也又云有間中也間不及旁也說云有間舊作聞畢本改作間是也謂夾之者也間謂夾者也幾何原本云直綫相遇作角爲直綫角在直綫界中之形爲直綫形此所謂有間也綫與界夾之也又云中同長

也說云心中自是往相若也又云圜一中同長也幾何原本云圜之中處爲圜心一圜爲一心無二心圜界至中心作直綫俱等此卽所謂一中同長也棠按此篇脫誤甚多不可讀故解者少鄒特夫說東塾引之當不妄本篇云讀此書旁行與漢書所云安息書革旁行爲書記者同類師古曰書皆橫行不直下也今西人文字皆如此墨子中產不知文字何以類外夷殊不可解又按說經下篇五合水土火火離然火鑠金火多也金成

靡炭金多也疑卽今之化學又云絜有力也引無力也疑卽今之力學又云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臨鑑而景到(畢注卽今影倒字東塾謂卽今窪鏡)鑒者近中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東塾謂卽今之突鏡)疑卽今之光學均髮均懸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疑卽今之輕重學備城門篇云二十五步一竈竈有鐵鐕(注鐕字假音說文大釜也)容石以上者一戒以爲湯疑卽今水火蒸汽之法備梯篇一火皆立而持鼓

而燃火卽具發之疑卽今連環鎗礮之類其旗幟篇云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多卒爲雙兎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征旗劍盾爲羽旗車爲龍旗騎爲鳥旗又云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今西人畫則辨旗而知其名舉旗爲禮全出於此其餘諸事仿照墨子者多不可枚舉數千年古書適與今日西學消息相

通異哉按墨子之學全述大禹禹爲司空職在考工爲後世製造所自出其治水器物如息壤九鼎等物(息壤禱雨有驗見宜洪錄瓠贖及東坡詩序其物在荆州南門外路史引瑞圖云九鼎金銅之精知吉凶存亡不爨自沸不汲自盈不舉自藏不遷自行日移五步楊升菴集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卽熟釜下有諸葛行鏤字鄉民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可見實有此物瑞圖所云非臆說也)世皆不得而聞所傳惟橇欙二物算學積矩法(周髀經周公積矩之法出大禹)尙有端緒可尋大抵天地平成奇器無用且恐流傳民間齎盜肇釁莊子所謂治天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非僅防民一端故先王一概禁絕(今槍礮硝磺等物禁絕私售卽此意)周禮又缺冬官僅以考工補之則夏制之存者鮮矣墨氏生衰周欲弭兵釁著非攻篇不攻人而不能禁人之來攻謀所以抵制之夏后遺物仿造以善守禦乃獨存什一於千百近年西學入中國船堅礮利器械日精朘民脂膏漏巵四溢封疆大吏講求實務設製造局思有以抵制之於是始有讀墨子書者致墨翟爲人志大才高堅忍耐苦所爲皆求實務

用若球衰弱之局而策富强其學當有大冐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謂其强本節用不可廢韓昌黎謂儒墨相爲用是古人有節取之者亦孔子不以人廢言之意惜其書毁儒非聖滅棄倫理狂悖可惡東塾讀書記謂諸子之書皆有大毒余謂墨子之毒較重學者能嚌其味不中其毒則善矣

又按西史稱羅馬教皇不願人好學致力於格物若有創新法欲作新事者皆干禁謂天既使若輩生於窮鄉自應安貧以没世據此則天主舊教與中國老墨消息潛通（老子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孔子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也（西人於孔孟之書不敢詆毁一字獨此二語則不以爲然）然則彼教中言有時亦合於正道羅馬爲歐洲大一統之國傳世一千餘年非得中國聖人之道治之能有此耶使當日非拿破侖之擾亂全局路得之别叛法門歐洲各國守教皇戒律不與他國往來豈不善哉故曰弛新法之禁者歐洲之幸而中國之不幸也

若此者非人也天也天使變歐洲之局以通中國非變夏而夷蓋將變夷而夏也處此紛紜膠擾之際我不變舊爲新以應之則彼巧而我拙彼利而我鈍雖堯舜禹湯文武復生其奈之何善乎左公文襄之言曰人既巧我不能安於拙人既有我不能（傲）以無左公不輕談洋務而亦常爲此言蓋亦籌之爛熟而後有此議論老墨所論與孔子民可使由之二語大旨相同何可輕詆然其驗總在中國大一統之後今非其時也

漢書匈奴傳票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按此亦洋教之濫觴也師古注謂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此與今天主何異匈奴與西域接壤大秦之教因以傳入宜有此師古又云卽今之佛像朱氏無邪堂答問曰是時佛教尚未行於匈奴漢書西域傳可證疑卽今之天主張自牧瀛海論亦以此爲天主之名或疑天主

教不拜偶像金人乃鑄金爲之似佛而非天主不知古教彙參載巴比倫諸國古時皆拜偶像且有廟宇與佛教無異益天主與佛教皆古婆羅門之支流其初無甚區別西人著古教彙參一書溯西教之源皆在摩西耶蘇之前印度之教頗相波瀾首尾云以中國古書證之消息多通迺知古帝王之德無遠弗居誠非虛語謝清高海錄小西洋在馬拉他西北境爲大西洋葡萄牙所轄地土蕃名盈丟奉蛇爲神所畫蛇有

人面九首者蔣伯超麗濵薈錄曰按山海經海外北經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於九山楚詞天問云雄虺九首倏忽在焉豈卽是歟彙按彙參云古人敬奉蛇神與海錄所載同其爲相柳氏無疑蔣說得之按山海經三目一臂之民鳥面魚身之族種種詭狀與彙參無不相合不獨相柳氏爲然海錄所載見猶不廣也列子周穆王時西域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拾遺記尸羅朝周穆王左

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卽漢書所云西域人善眩者二書所載並非寓言釋氏所謂九十二外道是也耶蘇變水爲酒呪樹令枯卽其術凡此數事皆在佛未入中國之前洋教已露其端而人不知嘻其陋矣

法顯佛國記到薩羅國舍衛城卽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其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高六丈許所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世尊精舍影則映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則北映終不得映佛精舍也外道人

常遣人守其天寺灑掃燒香燃燈供養至明旦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婆羅門恚言諸沙門取燈自供養佛爲爾不止婆羅門於是夜自伺候見其所事天神持燈繞佛精舍三匝供養佛已忽然不見婆羅門乃知佛神大卽捨家入道

按天寺卽天主堂也槐西雜志引杜預注左傳次睢之社有祆神不知祆神乃波斯火教所謂火祆者是也此記所稱天寺乃天主按法顯當晉隆安時往西域其時羅馬方盛東都與波斯

接比故教因以傳入至記中所云天神持燈供
佛廼釋徒自尊其教者所爲亦未足信今印度
全境盡爲英人所得何佛之無靈耶
韋節西番記康國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
失骸骨事之人每至其月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
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
止
按卽天主教也朔方備乘謂天兒卽天主七日
爲禮拜之期出創世記尤可證

隋書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俗淫祠葱
嶺山有順天神者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祠
者日有千餘人
按此只言天神不云祀天地日月其爲天主無
疑祠屋規制與今教堂無異尤可證也
北史西域傳高昌國俗事天神　焉耆俗事天神
按卽天主也　皇朝西域圖志引此爲回教攷
回教始於摩哈默德其生在陳大建中此時尙
未出世當時諸臣無西史可攷故不知天方原
始也
唐書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多商賈少田作解推測盈
虛兼通厤術事五天神鐫石爲像每日清水浴神宮
中有七層之樓覆以銅瓦欄檻楹栱皆飾珠寶樓之
四角各懸銅槽下有金龍激水上樓注於槽中從龍
口而出狀若飛泉
按泥婆羅爲今郭爾喀明史作尼八剌道光時
英人犯南洋請以兵入印度要英人歸路卽此
國也自印度以西及裏海各部半爲英俄二國

所併獨此國尙存今不可知矣
舊唐書波斯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
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其事神以麝香和蘇塗鬚點
額及於口鼻用以爲敬以六月一日爲歲首
按此波斯火教非天主教也
唐文粹舒元輿重巖寺碑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
秦焉祆神焉
按朱氏無邪堂答問以大秦爲火教摩尼爲回
教祆神爲婆羅門教又云據明建武刻本錢竹

汀景教考引作秋神狄與秋皆祆字之誤蒙按朱氏以摩尼爲回教此摩哈默德教見於中書之始

西溪叢話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奏聞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行其本其兩京波斯寺並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縣有者准此

按姚氏所記大秦寺卽世所傳景教碑是也碑文甚長詳海國圖志今不錄但碑稱貞觀十二年此云五年差有不同何祿當卽阿羅修或繙譯之異耳大秦景教卽波斯火教與今天主教無涉艾儒略初到京師始出此碑明其教久入中國而不知爲波斯舊教與其所奉天主無涉錢竹汀景教考謂此碑萬歷間出土碑在西安府崇聖寺近人辯之詳矣按景教之景當作丙丙丁屬火當時避唐諱易丙爲景如以丙申爲景申之類其爲火教無疑秦西諸教與釋氏大相矛盾而當時造大秦寺乃云度僧二人殊不可解非驢非馬種類雜揉眞乃不可究詰五台徐氏謂係胡僧之黠者所爲信然碑中又云室女誕聖於大秦判十字以定四方此乃明指耶蘇而言或有疑此爲天主者不知天方回教亦有十字交綫之說十字乃西教通用語何得據此以證天主至室女誕聖乃竊中國大虹感夢履大人足古事證其教主爲上帝子合觀此碑語意夾雜莫可名其宗旨太宗英明之主乃

勅令建寺供養此當別有羈縻之術唐通大食以制西域各國藉此尊崇其教亦未可知若謂當時盡受其愚恐未必然

册府元龜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

按此亦天主教之類也雖無祀天明文然非釋非回云解天文問無不知當是西洋之教吐火羅國在今俾路芝東北境大秦之教因以流入顧氏日知錄謂此與利瑪竇天主堂相似良然

顧氏又以佛經所題大秦鳩摩羅什非中國姚興國號乃海西之大秦國晉書載記石季龍時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稱佛太子自大秦國來此皆爲今意大利國顧氏之學可謂博矣攷大秦從無佛法此皆僧徒之黠者假冒大秦之名借以駭俗與當時景教碑沆瀣一氣實洋教入中國之濫觴明史載利瑪竇獻書進神仙骨攷新舊約書並無其說利氏何以云神仙此與侯子光稱佛太子相類宋太史育仁在英遇一教士以利氏說詢之據云天主教中規律頗雜有長齋者有了身修練者與彼教亦不相涉合觀說參觀則天主之爲天主概可知矣

大唐西域記鉢邏迦國周五千餘里信外道天祠數百異道實多窣堵坡側有故伽藍是提婆唐言天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處初提婆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門高論有聞辯才無礙循名責實反質窮辭雅知提婆博究元奧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汝爲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誰是狗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是厥後深敬風猷 城中天祠瑩飾輪奐靈異多端天祠堂前有一大樹枝葉扶疏陰最蒙密有食人鬼依而棲宅故其左右多有遺骸 婆羅痆斯國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雕石文木茂林相蔭清流交帶 戰主國殑伽河北有那羅延天祠重閣層臺奐然麗飾 自此西北行至波斯非印度之國也工技造作爲鄰國所重天祠甚多西北接佛懍風土悉同佛懍

按記中所載天祠甚多不可枚擧此錄其要者

酉陽雜俎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爲栅周十餘里栅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大栅五百餘所氣候常煖冬不凋落俗性質直好客侶軀貌長大塞鼻黃髮綠睛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具惟矟一色擧俗祀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百餘所馬步甲兵一

萬不佾商販自稱孝億丈夫婦人俱帶每日造食一
月食之常喫宿飯
按此波斯火祆教也所稱氣候常煖其地當在
赤道近處疑即今紅海等地
唐書回鶻傳元和初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
葷屏湩酪可汗常與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
頗與之囊橐爲奸武宗初年命有司收摩尼書若象
燒於道產貲入之官
按摩尼即回教舣於摩哈默德（或作摩哈默又作瑪哈穆特）

地在天方今阿剌伯唐之白衣大食也攷摩哈
默德生於陳大建元年（或云大建三年）居麥加少年爲
商往來西國致大富不識字而性聰敏以佛拜
偶像爲非秦西諸國西教已盛行思別創教門
以自高異入山讀書數年著書曰可蘭信從者
衆國人嫉之摩哈默與其徒奔麥地拏其教益
傳遂自號大教師定回教紀年之歲實爲唐高
宗武德五年旋攻麥加取之遂平阿剌伯全土
而大食之國遂大唐書大食傳言摩呵末勇而

知闢地三千里克夏臘城摩哈末蓋即摩哈默
德譯字偶有增損耳唐書又言隋大業有波斯
國人牧於俱紛摩地那山有獸人言曰山西三
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視如言石
文言當反乃詭衆裒亡命於恒曷水刼商旅保
西鄙自王移黑石寶之西征紀程云西史亦云
麥加有大寺覲貿巴中藏一黑石所言皆與此
合唐書之波斯國人即指摩哈末俱紛摩地那
即麥地拏但欠俱紛二字按摩哈默德教亦分

爲二曰色底特士教今阿剌伯奉之其本教也
曰比阿釐教今土耳其波斯諸國奉之其壻阿
比釐之所傳也夏氏中西紀事謂白蓮教爲末
尼之支派唐人所稱三西寺之一徐鴻儒李文
成皆其苗裔其教曰天理曰八卦首尾持齋誦
經咒卒以七七爲名遂有不跨十字架食豕肉
之禁蒙按白蓮教中人有妖術能以紙爲人馬
乃古巫禁咒之遺其術蓋出大禹（路史禹登覆鬴探穴獲五符治水檄召萬神今奇門遁甲亦其支流）唐書所云獸言黑石白文

或卽此類奇技異能古人一概禁絕良有深意庚辰暨亥之屬禹貢不載疑爲孔子所删削西論摩尼而連類及之嗚虖教豈易言哉

附跋圜文錄各國教門攷

天下皆有一教以爲綱維葢牖世教民之所不廢也攷自佛教行於印度回教盛於天方天主耶穌教被於西洋而語其支派各有不同印度佛教分而爲三一曰墨那敏教卽印度國舊教也一曰喇麻教卽西藏之黄教也一曰墨魯赫

教卽西藏之紅教也天方回教亦分爲三一曰由斯教卽婆羅門舊教也一曰穆罕默教卽穆罕默德所叛行於阿丹者也一曰比阿厘教則其兄子所傳行於巴社者也天主耶穌教亦分爲三一曰加特力教卽天主舊教也一曰波羅特士敦教卽耶穌新教也一曰額利教卽希臘古教也言乎各教所行之地則自中南東三印度而緬甸而暹羅而西藏而青海而南北蒙古皆佛教也自西印度之巴社阿丹而西之阿非利加洲而東之葱嶺左右哈薩克布魯特諸游牧而天山南路諸城郭以及歐羅巴洲之土耳其國皆回教也其大西洋之歐羅巴各國外大西洋之美利堅各國則皆天主耶穌教也其與我中國安南朝鮮日本之儒教屹然共立爲四此外又有火教祆教散處於各方亦有土蠻之流俗尙祀鬼無所謂教者當我中國未通於外所行者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所謂人道也言爲人不能出乎此道之範圍也本無所謂

教也印度自佛未出世以前皆婆羅門教以事天治人爲本卽彼方之儒也自佛教興而婆羅門教衰佛教衰而婆羅門教復盛一盛爲耶蘇之天主教再盛爲穆罕默德之天方教皆婆羅門之支變葢歐州之學其始皆根於印度由漸而西故天主天方有時皆不出乎儒教之宗旨卽我中國自古至今道術分裂儒分八墨分三老莊之道亦分爲數支葢與佛教回教天主教之分門別戸同源異流無以殊也嗚呼自教術

多端同中立異鬬諍堅固於一教中自相胡越其有能幷包殊族泯其畛域會其大同此必不然之數也故聖王在上因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今中國各教皆備雖其教旨各殊而奉天治人則一也安知昔之以遠而離者今不以近而合乎將來必有人焉削繁覈要除僞歸眞汰華崇實去非卽是而總其大成者前見中報言西國無佛教故有感而言之夫西國固無佛教然西國亦有道教其人散處各國孑身

修鍊名曰巴椰士艮教歐羅巴阿非利加兩洲皆有之特不及各教之紀年建朔耳因論教而幷及之

恭錄雍正五年

上諭向來僧道家極口詆毀西洋教西洋人又極詆佛道之非互相訕謗指爲異端此皆以同乎己者爲正道異乎己者爲異端非聖人所謂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豈以異乎己者概斥之爲異端乎凡中外所設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爲世道人心之害者皆異端也如西洋人崇尙天主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故曰萬物本乎天此主宰也自古曾有不知敬天之人不敬天之教乎如西洋之敬天有何異乎若曰天轉世化人身以救度世此荒誕之詞乃借天之名以蠱惑狂愚率從其教耳此則西洋之異端也朕意西洋立教之初其人爲本國所敬信或者尊之如天倘謂立教之人居然自稱爲天主此理之所無也釋氏以清淨無爲爲本明心見性爲功若必棄置倫常同

歸寂滅更妄談禍福煽惑凡庸藉口空門潛藏奸宄此佛教中之異端也儒者守先王之道讀聖賢之書庶民奉爲坊表倘以詩書爲弋取功名之具科目爲廣通聲氣之途或逞流言邪說以動人聽聞或工豔曲淫詞以蕩人心志此則儒中之異端也凡中外設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親奬善懲惡戒淫殺明己性端人品爲本其創設之人自非凡夫俗子必有可取方能令人久久奉行至末學後人敷衍支離而生種種無理謬說遂成異端矣

彼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如蘇努之子烏爾陳等愚昧不法之輩背祖宗違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豈不怪乎西洋天主化身之說尤爲誕幻天主既司令於冥冥之中又何必託體於人世若云奉天主者卽爲天主後身則服堯服誦堯言者皆堯之後身乎此則悖理謬妄之甚者也西洋人精於歷法國家用之且其國王慕義抒誠虔修貢職數十年來海洋寧謐其善不可泯蒙古之尊信佛教惟言是從故欲約束蒙古則剌麻之教亦不輕棄而不知者輙妄生疑議乃淺近狹小之見也總之人心不公見理不明以同己爲是異己爲非互相誹譏幾同仇敵不知人品類不齊習向不一不能强異亦不能强同且各有長短惟存其長而棄其短知其短而不昧所長則彼此可以相安方得聖帝明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之宇宙矣

附諸家論教說

李氏元度曰堯舜孔孟之教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乃乾坤所繇以不敝者也天地之生人爲貴人之道以倫常爲本彼際天並海之夷以千百國計皆人也有血氣卽有心知皆可以人道治之者也特自古不通中國又相去七萬里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末繇近聖人之居而聞其教耳天誘其衷以互市故朋遊於中土而漸近吾禮義之俗彼自知前者之蔑棄倫紀不可復以爲人有不皤然大變其故俗者天主耶蘇僅法蘭西一國耳然且諸國皆擯之不使入其境蓋亦知其陋矣惡能加毫末於堯舜孔孟之教哉

一　張氏自牧曰教王在歐羅巴有大權如西藏之有達賴班禪其氣燄已漸殺既入國其勢更微教堂之建不過如天方之有清眞寺及釋老之寺觀等而已今天下各行省流寓之人各立會館祀其鄉之賢者歲時羣集酬酢有事則聚謀之泰西人去家數萬里而來與其本國之人立一廟而祀其本國之神爲歲時聚會之所此人

情所宜有者西俗好以利啗人海濱罷民藉入教以誘其財者有之從未聞衣冠士族靦然從其教者此亦何關輕重而煩吾黨之辨論哉近年繙譯中國書籍漸通華文詩易四子諸經英法德瑞士各國兒童多能誦習不及百年吾教當遠被於西土中庸言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殆其時也

薛氏福成曰西人之恪守耶蘇教者其居心立品克己愛人頗與儒教甚無歧異然觀教會中

所刊新舊約等書其假託附會故神其說雖中國之小說若封神演義西遊記等書尚不至如此淺俚也其言之不確雖三尺童子皆知之余偶過西國積學之士與談耶蘇教旨實皆已覺之而不肯明言亦竟有言一二百年後西國格致之學日精必多鄙棄教會諸書者及論孔子之教則皆同聲推服並無異言雖西人亦雅善酬應然余察其辭色似出於中心之誠然蓋聖人之道不偏不易深入人心以耶蘇之說比儒

教不啻如水晶之比玉雖洋人未嘗不知從前中國之楊墨佛老非不鼓動一時積久已自衰息孔子之教則如日月經天閱萬古而益明歐亞諸州不與中國相通則已通則其教未有不互行者余是以知耶蘇之教之將衰儒教之將西也

洪戒山人曰余讀太史公自序其論六家要指有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

省有不省耳班氏因其說作藝文志以九流家悉出古官守余曩求其故不得及攷西方諸教窮知究慮以明其指而歎司馬氏之言信而有徵吾中國聖人之道幬載無私推衍靡暨至末學務售其師說而門戶水火之患始亟方今地球各國爭教岌岌伏尸斬首血流原野靡所底極皆學術不明人心梟亂有以釀之嗚虖使以聖人之道折中至當同歸一途糞壤化爲蘭椒蕩騖率以馴驤彼諸教者皆將爲吾用而不敢

自爲用烏覩所謂異端者乎司馬氏之言其弭兵要旨寓獨學術圭臬哉

西被攷略卷四

洪戒山人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海西通使貢獻

竹書紀年黄帝軒轅氏五十九年長股氏來賓

案長股即今西洋人說詳上郝氏山海經注長脛即長股郭注穆天子傳云長脚人國在赤海東赤海即今紅海長股氏當在地中海東南疑爲埃及巴比倫等國近人書稱埃及字畫似中國古篆巴比倫有爾雅歲陽以此證之皇甫謐大九州之説益信而有徵此爲西洋通中國之始

竹書紀年帝堯陶唐氏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案涼土異物志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大宛爲今霍罕地其北則納林河迤西即鹹海爲今俄之屬地周書王會篇渠搜以鼩犬注云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即爾雅之䝤郭璞謂出西海大秦國郝氏爾雅義疏引新唐書西域傳拂菻古大秦有獸名䝤狀如狗獷惡多力案今呼西洋狗一名獅猱狗即此也今歐州有此犬能禽虎豹遇獅亦不避說詳上卷其

國爲今俄之東南等部無疑隋書西域傳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也禹貢錐指曰或曰鏺汗在葱嶺之西以爲渠搜毋乃太遠曰奚有於是條支國臨西海去玉門陽關四萬餘里漢時且猶來獻今鏺汗國都去長安不過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餘里浮河而下至平陽則視長安又差近何言太遠也且後世德不及遠尙能威行萬里之外况舜禹之德聲名洋溢無遠弗屆者哉

竹書紀年二十九年春僬僥氏來朝貢沒羽

案國在今歐洲說詳上卷曾惠敏在英國所見卽其人也文獻通攷云在今康居西北以意度之去康居可萬餘里康居爲今哈薩克等部西北萬餘里當爲俄羅斯職方外紀云歐羅巴北海濱有小人國是也卽俄國北部亞爾干日部人長三尺

竹書紀年有虞氏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

案西王母國在西域土產玉白環玉玦殆所貢方物也漢魏史書夥云西王母所居白玉爲堂今西人宮室夥以水晶白玉爲之以今證古其說非誣朱氏無邪堂答問歷史言西洋諸國者莫詳於魏略自澤散驢分以下凡十餘國皆有道里可稽惟云大秦西有河水赤水黑水西王母流沙之屬爲與今不同耳古書若穆天子傳人多疑其荒忽而道里風俗與今之地望大致皆相合巨蒐卽禹貢之渠搜管子輕重篇昆侖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史記謂條支有西王母地猶可攷非齊諧志怪之比且古時用

玉甚多不復用錢幣而用貝貝出南海玉出西域皆非中國所有而古人以爲財賄苟使聲教阻隔安能貨物流通由此觀之三代之前幅員甚廣鄒衍之言九州亦有所本非盡由臆測也程大昌禹貢論禹之導河自積石積石之在後世不嘗爲中國有黑水之入南海當在交趾弱水流沙俱在西域絕西蓋三者必皆受命中邦禹故敷治焉苟其不然其民旣不可役禹安得而給諸由是言之此時臨制所及亦廣矣世傳

百越至秦漢始隸屬中國舜陟方至蒼梧葬焉今湖廣皆是其地禹之會稽又正越也則百越者亦受舜死臨制也朝鮮於後世爲高麗隋唐推混一之鋒不能克服周人以箕子國焉夷人不拒也今合此數者論之古帝王之所臨制視後世特廣其分畺畫野列在矦服者豈容有一夫非類也

劉敞集客有遺余汪華國鸚鵡素服黃冠語音甚清慧此國在海西距中州四十一萬里案汪華國即今東印度去中國不過萬里劉說誤舟行半道過西王母三年乃達番禺也格致古微引茶香室叢鈔曰此疑西洋諸國通中華之始

帝王世紀西王母慕舜德來獻白環及玦並貢益地圖

案今西洋最講輿圖之學風氣蓋肇於此拾遺記所紀秦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善書工名裔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方寸之內能成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即是物也西書言意大利人哥倫波要海客伯勒斯列羅女見其家所藏海圖及測量器忽憬悟謂地體渾圓可見西人圖學其由來者遠矣

格致古微玉海引帝驗期王母於大荒國得益地圖慕舜德遠來貢之案此即地圓說也癸巳類稿曰地圓古益地說也回回西洋亦知之據書緯益地圖自初學記引帝王世紀改作益地圖學者遂不通究其義又曰西人入中國而諱其名其儀器本之萬年回回世人爲皇甫所愚以益地爲益地並唐錢起益地圖賦亦不能辨而以地圓出西洋驚惴之無怪彼自以爲奇特也

禹貢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案崑崙屬地甚寬今地中海東皆有之所謂西被流沙此也渠搜爲今霍罕等地析支胡渭謂即賜支其地爲党項所居又曰三國皆西戎而西戎不止三國三國乃西戎之大者皆來入貢則其餘無不賓服莫曰西戎即叙案三代時所

云西戎疆索寬廣不得僅以漢西域等國當之胡說是織皮注謂熊羆狐貍等物今西北諸國服飾器用好以皮革爲之猶古風也

竹書紀年殷商成湯諸侯八譯來者千八百國奇肱氏以車至按河圖括地象曰奇肱氏能爲飛車從風遠行博物志曰湯時西風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而其國去玉關四萬里

按奇肱亦作結胸其國在滅蒙島中山海經云在西海外所謂西海者卽今地中海也意大利希臘等國在地中海中所謂滅蒙島者非此而

何飛車卽今西洋氣球辨詳上卷西書稱古時希臘羅馬諸國曾有空中行走之物而無實在之確據祇傳聞口語而已自唐至明代數百年間西國人生有妙法欲於空中飛行者造成圓晝至今猶存而殊無氣球之名觀此則知西洋古時原有此物博物志云其國去玉關陽關四萬里按今意大利去玉門關卽今玉門縣約三萬餘里以道里計之其爲意大利等國無疑

竹書紀年太戊二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

案郭璞山海經注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郝懿行以竹書之西戎卽西王母余案西王母上古累世與中夏通聘問郝氏據郭注斷此爲西王母其說可信此爲中國遣使西洋之始

周書旅獒篇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於王

案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說文曰犬能知人

心可使者至西旅則諸家但云西方蠻夷國名未有指爲何地者以余攷之則碻爲今歐洲地攷犬之大者西域夥有如漢書罽賓出大狗如驢赤色數里搖耽以呼之未聞其能性靈而知人事者惟近人博物新編云瑞士國與意大里國交界之處有峻嶺往來商賈遇風雪夥迷路僵斃其富而好義者乃於頂建一蘭若多畜巨獒以救之纒氊衫於獒身懸酒樽於獒項嗾使四出獒隨嗅隨行覺雪裏有人獒卽抓爬出之

蹲守其側俟人醒飲酒穿衣獒始返去人若凍死獒即奔報其主又有乳母抱小孩立橋觀望兒在懷間喜躍失手傾墮水中傍有巨獒跳從而下泅銜捄之又有一種名曰血犬其鼻善嗅遇有偷兒入室主使嗅其足跡雖百里外亦能追攝獲之曾有亡羊之家牧者使犬嗅欄跡賊犬且嗅且行果獲賊於鄰邨數十里外有醫士入城診脈路遇跛犬呼引之歸試以藥敷治其足數日尋愈嗾使返其主家後年餘犬另引一

跛者直造醫院搖尾求醫再以藥治之使愈乃戢耳並行而去又佛啁西俗尚皮鞋好以墨膠磨使堂潤以是路有代擦及行敷武靴復污如前再擦再污莫知所自乃留心瞻顧見一小犬頻來繞摣頻悟乃匠使之者紳喜其慧遂以多金購而獲之後攜犬往英吉利一日忽失所在蓋犬已搭火輪回歸歷萬里重洋而尋故主矣觀此則西旅所貢之獒世間眞有此物非僞也使非有今日西書可證則尚書此條又爲攻僞

孔者所藉口矣左傳宣公二年公嗾夫獒焉此獒亦常犬無甚靈異不足當西旅貢物

四國日記余自香港以至倫敦所觀博物院不下二十餘處常有詩經爾雅所釋山經所誌鳥獸草木之名爲近在中國所未及見至外洋始見之者頗足資攷證即以犬論已不下數十百種借外洋譯音詁屈無從與古書印證果使得暇諦審其形聲詳稽其種類則詩經爾雅山經之名當可十得五六

竹書紀年穆王十七年王西征昆侖邱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於昭宮

案此與穆天子傳所載相符檀萃穆天子傳疏康熙甲寅極西南懷仁所傳之坤輿全圖如德亞在小西洋之外猶屬亞細亞洲中與中國回回天竺同一洲也越地中海而至大西洋皆屬歐羅巴洲漢書所謂大秦之西弱水流沙近西王母之居當在其地矣至所言洲中七十餘國風俗學制幾比隆三代其果然乎漢書明史據

其所紀皆有虛誕之疑然竊取穆傳折衷之所歷諸國皆出大荒之外即山海經所述其地有三皇五帝之子孫與其台邱遺烈即西圖而證於山經穆傳如王某國而某某迎獻某某供享如西邦之禮而獻酢歌謠登古大雅之堂可不謂諸天靈嚮之音乎今洲中諸國如建大學中學小學分四科法如三舍居然先王之流風遺韵未衰也特圖不著崑崙而於亞細亞之連歐羅巴有山名意蔥綿亘無絕極北爲韃而旦地

南則亞細亞諸國宅之疑此爲崑崙當日馭駿越崑崙而西至於王母之邦是由大秦循海而北以至今歐羅巴之地是歐羅巴一洲即王母之邦也漢使至條支而止則小西洋東岸耳未有至大秦者況歐羅巴哉安息東距洛陽二萬五千里西極於西界九千里南乘海入大秦不記里數漢書又言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寇盜但多獅虎百旅持兵乃能得過則是安息之至大秦原有陸路甘英懼海而返無乃爲海師所欺乎千餘年言大秦人多不信以未至其地耳

西王母以玉爲堂攷

漢書稱西王母以玉爲堂崔鴻十六國春秋亦云西王母以玉爲堂珠璣滿室煥若神仙學者不察遂以玉堂爲仙居不知泰西古時宮殿堂室率以水晶白玉爲之余前言西王母爲泰西女王及攷玉堂之說益信職方外紀如德亞在

地中海濱爲上古名邦當中國春秋時建一教堂以金玉砌成飾以珍寶極其華麗劉郁西使記報達國（今阿刺伯）宮殿皆沈檀烏木降香爲之壁皆黑白玉爲之薛氏四國日記意大利增修教堂其講堂四柱之石色如瑪瑙基用大方綠玉礎石皆瑩潔如玉唐書拂菻國以水晶琉璃爲梲瑟瑟爲殿柱其見於古今載記者不可枚舉前史稱大秦多寶玉佛書謂西方爲寶王可見泰西之玉繁富夥夠中外知名宜西王母所貢

皆白環玉琯之類而其所居亦以白玉爲堂以
今目見證之古籍無不符合事之信而有徵孰
有奇於此者然則以玉堂爲神仙所居不類癡
人之說夢乎

列子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劔火浣之布
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刄用之切玉如泥焉火浣之
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
皓然疑乎雪

案史記大宛傳正義引萬震南州志云大秦海

中斯調洲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
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污入火中便精
潔此謂之火浣布職方外紀火浣布出地中海
諸島案南州記所稱之大秦海中斯調洲上即
艾氏所云之地中海諸島也地中海古爲羅馬
屬地故也穆王所征之西戎其爲今歐洲東土
無疑

拾遺記秦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
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羣物之象刻玉爲
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眞矣皆銘其臆前記日月工人
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
岳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騫翥若飛始皇好神仙之
術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行似螺沈行海底而
水不浸一名淪波舟自云其國在咸池日沒之所

案二國當在地中海東說詳前

洞冥記元封三年大秦國來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
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
輦銅石以起望仙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

外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
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
謂之龍尾墩也

案此爲意大利通中國之始

漢書西域傳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
百里不屬都護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
騎迎於東界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
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犂
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

案史記索隱引續漢書犂靬亦名大秦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大秦一名犂靬安息爲今波斯等國此意大利波斯等國見於正史之始

後漢書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案烏弋山離近人以爲即今俾路支漢書言烏

弋山離改名排特是與俾路支之聲相合符拔即今西洋之吉拉夫馬首鹿身牛尾長頸前足高於後足三分之一有二短角范書言無角蓋角甚短藏於毛裏視之若無耳辯詳西征紀程

後漢書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名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

案此意大利入貢見於正史之始安敦即羅馬國志之奧利留安敦也大秦乃中國人所名西史只名羅馬是時羅馬正強奄有地中海東南地故云小國役屬者數十西學述略云當中國漢桓帝時歐洲商船多由紅海或波斯灣駛往印度東西海口並南洋之越南此即延熹中大秦入貢之路此時但輪船未興僅沿海岸而行不能曠駛大洋耳中西史書相合至此若符契焉魏書西域傳亦云大秦水道通永昌

述異記漢武帝時西方月支國有獻活人草三莖有

人死將草覆面即活之矣聚窟洲有返魂樹伐其根如玉釜中煮取汁又熬之合爲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卻死香尸在地聞香即活

案月氏亦作月支漢書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閒老上單于殺月氏月氏王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案即今阿母河北爲王庭鄒氏代鈞謂月氏所都大夏爲拔達克里即今阿富汗之巴爾克城近人日報稱英國醫生有奇術能取死人用藥灌醒所謂活人草反魂香者即此類歟

洛陽伽藍記西域來附者處之崦嵫館賜宅慕義里

自葱嶺以西至於大秦千百國千城莫不欵附胡商販客日奔塞下所盡天下之區矣

案觀此可見漢時聲教之遠武功之盛唐以下鮮能及者

拾遺記漢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鳷鵲形高七尺解人語太平則鳷鵲羣翔昔漢武帝時四夷賓服有獻馴鵲若有喜樂則鼓翼翔鳴

按條支即今阿剌伯此回部通中國之始此時摹哈默德尚未出世也檀氏萃穆天子傳疏謂

列子化人即回人誤矣

晉書大秦傳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太平寰宇記大秦國又名拂菻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諸蕃志大秦國晉太康中又來貢）

按西史晉懷帝永嘉元年羅馬王君士但丁建城於仳大尼里峽之西北岸以制東方名曰君士但丁東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羅馬國分為二東遷於此遂為東都

梁書波斯國傳大通二年遣使獻佛牙

册府元龜梁武帝中大通五年正月河南國七月波斯國九月盤盤國并遣使獻方物大同元年四月波斯國七月扶南國并遣使獻方物

按波斯即漢之安息亦名包祉唐書稱大食波斯泰西則稱為波斯至今未改或譯為包祉白西亦猶是波斯轉音元人稱為哈烈乃以蒙古語更易地名俗奉火神所謂波斯火教也

魏書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

後每使朝獻（太平寰宇記粟弋國後魏通焉在葱嶺之西一名粟特太武帝時遣使朝貢）

册府元龜魏武帝太延元年八月粟特國遣使朝貢皇興四年正月粟特國朝獻

按粟特國在裏海旁今俄之南部也

魏書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

册府元龜魏成帝和平二年八月波斯遣使朝貢正始四年三月波斯等國遣使朝貢神龜元年七月波斯諸國遣使朝貢正光元年五月閏月波斯國遣使

朝貢

按波斯古安息國非條支也條支爲今阿剌伯地中海東有阿勒富海俗名東紅海即唐書之遏達水相隔一在東北一在西南兩處絕不相涉證以瀛環志畧漢書西域圖攷西征紀程及西人地圖碻鑿無疑魏書誤

魏書罽賓國都見善城每使朝貢

册府元龜魏宣武景明三年罽賓諸國幷遣使朝貢孝明熙平二年正月罽賓波斯遣使貢獻

按漢西域圖攷罽賓即今阿富汗西征紀程亦謂爲阿富汗之喀爾城瀛環志畧載印度以西回部四國其一爲阿富汗葢回部中之大國也

風俗與波斯同

周書粟特國在葱嶺之西葢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治於大澤在康居西北保定四年其王遣使貢方物

周書安息國在葱嶺之西治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天和二年其王遣使來獻

按即印度以西回部中之波斯國也詳下

周書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治蘇利城古條支國也魏廢帝二年其王遣使來獻方物太平寰宇記波斯國孝明帝時及西魏末貢方物

册府元龜魏明帝太和三年十二月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貢

按即安息國也元魏明帝神龜中其王居和多上書已稱波斯魏收分安息波斯爲二國非也此沿魏書之誤

隋書波斯國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太平寰宇記波斯國隋大業中亦遣使來朝

册府元龜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二月波斯等國遣使朝貢

按即古安息國元魏時始名波斯今仍其稱

南史波斯國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北史粟特國在葱嶺之西故名奄蔡一名温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魏克姑臧悉見虜文成初粟特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貢方物

北史安息國在葱嶺西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周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朝獻

按卽波斯也此亦沿魏書之誤

舊唐書西突厥傳本與北突厥同祖初木杆與沙鉢畧可汗有隙因分爲二其國卽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貞觀元年遣眞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疋

按卽今土耳其也土耳其爲突厥之轉音近人辨之已詳雷翥海五臺徐氏稱爲鹹海邵陽魏氏謂卽裏海二說未知孰是洪氏元史譯文證補詳攷之亦云爲今裏海土耳其盛時其疆域直至裏海以東鹹海之西今衰弱其東北諸部盡爲俄有今俄之南部卽古可薩突厥也驍勇善戰猶有先世遺風俄之强以此何氏秋濤曰可薩卽今俄羅斯之端戈薩斯部其種人日可沙至今猶然

舊唐書突騎施傳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斛瑟羅下號爲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

法嚴酷擁衆背之尤能撫卹其部落由是爲遠近諸胡所歸附常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爲鄰西南與諸胡相接東南至庭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並爲烏質勒所幷及卒其長子娑葛代統其衆詔使立娑葛爲金河郡王仍賜以宮女四人初娑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任勢密遣使齎金七百兩以賂楚客請停娑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至其竟陰與忠節籌其事幷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爲娑葛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使上表欲索楚客頭景隆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攻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攻娑葛遂擒娑葛以歸殺之默啜兵還沙葛下部將蘇祿鳩集餘衆自立爲可汗蘇祿者突騎施別種也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有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祿爲左羽林衛大將

軍金方道經畧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齎璽書册立爲忠順可汗自是毎歲遣使朝獻

按突騎施亦今土耳其也順德李氏朔方備乘札記突騎施卽度爾格及土耳其之對音希臘卽瑟羅之對音然則斛瑟羅卽希臘也又引瀛環志畧曰土耳其西土古希臘十二國之地唐書所稱初隸在斛瑟羅者卽此也

附西征紀程突厥攷

自唐末西突厥與突騎施相繼不振至宋太祖

建隆三年有西突厥遺種曰阿伯特眞者南徙入波斯東竟據伽寺尼（今屬阿富汗瀛寰志畧作哈斯那）立國爲王實土耳其國之始祖也土耳其者突厥之轉音也蓋東方人譯西方人所稱突厥之音復不悉其人類之卽突厥遂轉而爲土耳其至今土耳其國雖跨在歐亞兩州之交而葱嶺之西裏海之東舊爲突厥地者西圖猶名爲威斯特土耳其斯坦葱嶺之東今之南八城舊爲突厥地者西圖猶名爲伊斯特土耳其斯坦譯言伊

斯特東也威斯特西也斯坦王也猶言葱嶺東西突厥王庭也阿伯特眞旣建伽寺尼國帕古達大教師授位曰蘇爾旦（卽斯坦之轉音）曰漸强盛至孫馬毛多於眞宗咸平三年西幷波斯而據之仁宗明道元年突厥遺酋曰達路別克者起撒馬兒罕（卽佛國記之颯秣建）將兵南度阿母河襲波斯克之帕古達大教師復授蘇爾旦於是阿伯特眞之裔亡而達路別克王波斯號色舒格朝達路別克死兄子阿士蘭嗣始伐東羅馬阿士蘭死

子馬勒沙嗣勇武有遠略於神宗元豐七年攻東羅馬之小亞細亞名其地爲羅恩又奪帕古達之西里亞疆域頓廓威振一時改號色力諸格朝寗宗開禧中土耳其別族又王於印度於是西自地中海東至印度大半爲土耳其所有

舊唐書罽賓國貞觀十一年遣使獻名馬十六年又遣使獻褥特鼠開元七年遣使來朝進天文經一夾祕要方幷蕃葯等物乾元元年又遣使朝貢（太平寰宇記罽賓國唐貞觀十一年獻俱物頭花丹紫相間其香遠聞）

册府元龜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罽賓遣使獻舍利名馬十六年罽賓國遣使獻褥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輒臭而尿之其瘡立愈高宗二年十二月罽賓國遣使獻褥池鼠五年四月罽賓諸國遣使朝貢咸亨元年三月罽賓國獻方物二年波斯罽賓遣使來貢方物長壽元年九月罽賓國遣使朝貢元宗開元八年九月罽賓獻善馬天寶四載罽賓遣使獻波斯錦舞筵十二載三月罽賓黑衣大食并遣使獻方物

唐書波斯國自開元十年至天寶六載凡十遣使來朝並獻方物乾元元年波斯與大食同寇廣州刼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大歷六年遣使來朝獻眞珠等物玉海波斯國唐貞觀十二年遣使入朝景龍中來朝開元天寶間遣使十輩獻瑪瑙床火毛繡舞筵太平寰宇記波斯國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褥蛇景龍二年來朝自開元七年至天寶六載凡十遣使來貢夏四月遣使貢瑪瑙床又至九載四月貢火毛繡舞筵長毛繡舞筵無孔眞珠大歷六年九月再遣使來貢方物及大顆眞珠等物

册府元龜唐太宗貞觀十三年二月波斯等國遣使朝貢永淳元年五月波斯大食國遣使獻方物中宗神龍二年七月波斯遣使貢獻景龍二年三月波斯遣使來朝元宗開元七年正月波斯遣使朝貢二月波斯遣使獻方物十八年波斯王子繼忽婆來朝獻香藥犀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酋領潘那密與大德僧及烈朝貢天寶四載三月波斯遣使獻方物五載七月波斯遣呼慈國大城主李波達僕獻犀牛及象各一六載四月波斯遣使獻瑪瑙床五月波斯國王遣使獻豹四九載四月波斯獻大毛繡舞筵長毛繡舞筵無孔眞珠十載九月波斯遣使朝貢肅宗寶應

元年五月波斯黑衣大食等國幷遣使朝貢六年五月波斯國遣使獻眞珠琥珀按此數條與唐書所云十遣使相合

唐書拂菻國古大秦也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瓈綠精金等物乾封二年遣使獻厎也伽大足元年復遣使來朝開元七年正月其王遣吐火羅大首領獻獅子羚羊各二不數月又遣大德僧來朝貢玉海拂菻名大秦在西海北貞觀中遣使獻赤頗黎石綠金精師子零羊

册府元龜唐睿宗景雲二年十二月拂菻大食獻方物天寶元年五月拂菻國王遣大德僧來朝

按即西洋之猶太也意大利古稱羅馬國爲漢大秦國當時幅圓最廣拂箖爲其東方屬國唐宋雖通中國當時不過得之使臣所傳述槪以拂箖爲大秦其實非其本國惟太平寰宇記云隔海復有大秦乃指羅馬都城此眞大秦也近人著述間有以拂箖爲大秦者皆未之攷耳

唐書大食本波斯地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晳出輒障面日五拜天神有禮堂容數百人率七日王高坐爲下說曰死敵者生天上殺敵者授福故俗勇於

鬭隋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於俱紛摩地那山有獸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視如言石文言當反乃詭衆裒亡命於恒曷水刼商旅保西鄙自王移黑石寶之國人往討之皆大敗還於是遂强滅波斯破拂箖始有粟麥倉庾南侵婆羅門幷諸國其地廣萬里永徽二年大食王㗇密莫末膩始遣使朝貢自言大食氏有國三十四年傳二世開元初復遣使獻馬鈿帶十四年遣使蘇滿獻方物拜果毅賜緋袍帶或曰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世酋長號白衣大食種有二姓一曰盆尼末換二曰奚深有摩阿末者勇而智衆立爲王闢地三千里克夏臘城傳十四世至末換殺兄伊疾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羅珊木鹿人並波悉林將討之徇衆曰助我者皆衣黑俄而衆數萬即殺末換求奚深種孫阿蒲羅拔爲王更號黑衣大食至德初遣使者朝貢代宗取其兵平兩京貞觀十四年遣使者舍差烏雞沙北三人朝皆拜中郎將

册府元龜唐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大食始遣使朝貢

永隆二年大食吐火羅等國各遣使獻馬及方物長安三年大食國遣使獻良馬元宗開元四年七月大食遣使上表獻金線織袍寶裝玉灑池瓶各一十二年大食遣使獻馬及龍腦香十三年三月大食國遣使蘇黎滿等十三人獻方物十七年九月大食國遣使來朝且獻方物天寶三年七月大食國遣使獻馬至天寶四載五月大食遣使來朝十一載十二月大食遣使來朝十三載四月黑衣大食遣使來朝十五載黑衣大食遣大酋望二十五人來朝肅宗至德初

大食國遣使朝貢乾元元年五月黑衣大食酋長閙文等六人并朝見寶應三年黑衣大食遣使朝貢八年七月黑衣大食遣使朝貢德宗貞元七年黑衣大食遣使來朝

按俱紛摩地那即今麥地拿摩呵末即摩哈黙即前所謂波斯國人是也唐書不知疑爲兩事西征紀程云西史亦言麥加有大寺覩日賈巴中藏黑石國人崇之謂爲神所化唐書所謂黑石白文者是也又按西征紀程云摩哈黙死翁

米亞族摩亞維約爲大教師北遷大馬士革都之天寶初翁米亞族既衰麥爾縮爲大教師怠惰縱逸國人叛之於是有亞巴士族法知米的族共起兵與翁米亞族爭大教師位亞巴士族摩哈黙叔父亞巴士之裔也法知米的族摩哈黙之壻阿釐之裔也三族之徒各異服色亞巴士服黑法知米的服綠翁米亞服白天寶九年亞巴士人破翁米亞人麥爾縮戰死亞巴士族據阿剌伯舊壤東遷於紙格里河畔築帕古達城都之并名國曰帕古達唐書所云孤列族即謂翁米亞族傳十四世至末換殺兄伊疾自王所謂末換者當即麥爾縮并無殺兄事因國人叛故有此譌言阿蒲羅氏謂即亞巴一聲之轉羅拔則其君名也呼羅珊木鹿人並波悉林者當即亞巴士人也自此以後遂有黑衣之名外夷事實翻譯多譌此其大略也

唐書黠戛斯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即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高

宗世再來朝景隆中獻方物元宗世四朝獻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迄咸通間三來朝 太平寰宇記黠戛斯西北方之國也本名結骨又名居昌又謂之堅昆唐貞觀十七年堅昆遣使貢貂裘及貂皮二十二年酋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永徽四年又遣使朝貢天寶時朝貢不絕會昌三年其國遣使注吾合素等七人來朝獻名馬二匹玉海堅昆本強國與突厥等或曰結骨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入臣即遣使獻方物二月其酋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太宗勞饗之

册府元龜唐武宗會昌三年黠戛斯遣使諦德伊斯難珠來朝

按黠戛斯全境皆今俄羅斯地也唐書謂其地

當伊吾之西焉耆之北哈密焉耆即今喀喇爾
其西爲塔爾巴台又其北爲黠戞斯即古所謂
堅昆國也
唐書骨利幹處瀚海北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
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
日出處也既入詔遣雲麾將軍康蘇密勞答以其地
爲玄闕州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
十驥皆命以美名厚禮其使龍朔中以元闕州更爲
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載初亦來朝玉海唐貞觀中骨利幹入

貢太平寰宇記骨利幹居回紇北方瀚海之北二俟斤同居其北又距大海晝長夜短日没後天色正曛烹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曙蓋近日出没之所也唐貞觀中遣使獻良馬十四
册府元龜唐武后延載元年骨利幹遣使朝貢
按骨利幹即今俄羅斯國伊塞謝斯科部也唐
書載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煮一羊胛熟而東
方已曙此已漸近北極非僅在骨利幹國也地
圓之理當時未有知者唐人以夏日至其地故
謂其地爲晝長夜短近日出入之所尚未知冬
至後有晝短夜長時也近代中西人紀載謂瑞
典之臘巴蘭挪耳瓦之那蘭斯肥引璺背頁冰
海稍南夏日長九時冬夜長九時再至極北冬
有夜無晝不見日者七十五日夏有晝無夜不
見月者七十五日惟五六兩月暴熯過此則雪
霰飛薇皆寒凍之日矣職方外紀赤道之下終
歲晝夜均平自赤道以北夏至晝漸長有十二
時之晝有一月之晝有三月之晝直至北極之
下則以半年爲一晝矣往南亦然以南距度攷
之其勢不得不然也其在中東西同帶之地凡

南北極出入相等者晝夜寒暑節氣相同但其
時則有先後或差一百八十度則此地爲子彼
地爲午或差九十二度則此地爲子彼地爲卯
餘可類推順德李氏西游錄注引庶齋老學叢
談曰許獻臣僉事說盎吉剌日不落祇一道黑
氣遮日煮羊胛熟日又出也保定劉敬之往任
斷事官親見之此亦符唐史所載骨利幹事但
地名又不同或有沿革觀此則日月不出入乎
地中繞北極之下以爲晝夜信而有徵

册府元龜唐高宗上元二年堅昆獻名馬按堅昆即今俄羅斯南部也詳上

文獻通攷西女國在葱嶺之西其俗與東女同附於拂菻唐貞觀八年朝貢始至

按西女國即西里亞亦即職方外紀之如德亞上帝造人名亞當者泰西祖國也俗重婦人故西俗至今仍之地在今土耳其東南竟

宋史外國傳大食本波斯之別種開寶元年遣使來朝貢四年又貢方物以其使李呵末爲懷化將軍特以金花五色綾紙寫官告以賜是年又致禮物六年遣使來貢方物七年國王訶黎佛又遣使不囉海九年又遣使蒲希密皆以方物來貢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蒲思那副使摩訶末判官蒲囉等貢方物四年復有朝使至雍熙元年國人花茶來獻花錦越諾揀香白龍腦水沙糖薔薇水琉璃器湻化四年又遣其副使酋長李亞勿來獻其國舶主蒲希密至南海以老病不能詣闕乃以方物附亞勿來獻至道元年其國舶主蒲押陀黎齎蒲希密表來獻白龍腦一百兩腽

肭五十對龍鹽一銀合銀藥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甕千年棗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薔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坐蕃錦二段駝毛褥面三段白越諾三段三年二月又來朝咸平二年又遣判官文戌至三年舶主陀婆離遣使婆羅欽三摩尼等來貢方物景德元年又遣使來大中祥符元年又舶主李亞勿遣使麻勿來獻玉圭四年祀汾陰又遣歸德將軍陀羅離進瓶香象牙等物五年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百三十歲耳有重輪貌甚偉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邏國舶船而來詔就賜錦袍銀帶加束帛天禧三年遣使蒲麻勿陀羅離副使蒲加心等來貢至和嘉祐間四貢方物六年都蕃首保順郎將蒲陀婆離慈表令男麻勿奉貢乞以自代而求爲將詔但授麻勿郎將其國部屬各異名故有勿巡有陀婆離有俞盧和地有麻囉跋等國然皆冠以大食勿巡所貢又有龍腦兜羅錦之屬政和中橫州士曹蔡蒙休押伴其使入都沿道故滞留彊而其香藥不償直事聞詔提點刑獄置獄推

洽其國在泉州西北舟行四十餘日至藍里次年乘風颿又六十餘日始達其國建炎三年遣使奉寶玉球貝入貢紹興元年復遣使貢文犀象齒朝廷亦厚加賜與而不貪其利故遠人懷之而貢賦不絶

按宋世不勤遠畧疆域極狹而大食諸國每歲朝貢稱臣不絶者承唐之後也唐代武功極盛遠人柔服皆太宗倡之終唐之世無邊患至今東南洋諸國猶稱中國爲唐人從其朔也不勤遠畧之說爲不修德者言可執以概明王哉勿

巡陀婆離俞盧和麻囉跋諸國無可攷大約皆今阿剌伯地也

宋史拂菻國元豐四年十月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大首領儞斯都令厮孟判來獻鞍馬刀劍眞珠元祐六年其使兩至（玉海宋元豐中拂菻貢方物按此拂菻與唐書所載之拂菻土產風俗皆不同當是別一國見文獻通攷卷二十四）

元史外國傳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國最大世祖至元間行中書省左丞索多等奉璽書十通招諭諸蕃未幾占城馬八兒國俱奉表稱藩餘俱藍諸國未下行省議遣使十五人往諭之帝曰非索多等所可專也若無朕命不得擅遣使十六年十二月遣廣東招討司達嚕噶齊楊庭璧招俱藍十七年三月至其國國王必納的令其弟肯那郤不剌木省書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十月授噶扎爾哈雅俱藍國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諭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

伽那山舟人鄭震等以阻風乏糧勸往馬八兒國或可假陸路以達俱藍國從之四月至馬八兒國新村馬頭登岸其國宰相馬因的謂官人此來甚善本國船到泉州時官司亦嘗慰勞無以爲報今以何事至此庭璧等告其故因及假道之事馬因的乃託以不通爲辭與其宰相不阿里相見又言假道不阿里亦以宅事辭五月二人蚤至館屏人令其官者爲通情實乞爲達朝廷我一心願爲皇帝奴我使札馬丁入朝我大必闍赤赴算彈（華言國王也）告變算彈籍我金銀

田產妻孥又欲殺我我詭辭得免今算彈兒弟五人皆聚加一之地議與俱藍交兵及聞天使來對衆稱本國貧陋此是妄言凡回回國金珠寶貝盡出本國其餘回回盡來商賈此間諸國皆有降心若馬八兒既下我使人持書招之可使盡降時噶札爾哈雅與庭璧以阻風不至俱藍遂遣噶札爾哈雅入朝計事期以十一月俟北風再舉至期朝廷遣使令庭璧獨往十九年二月抵俱藍國國王及其相馬合麻等迎拜璽書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貢時也

里可温兀咱兒撒里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來告願納歲幣遣使入覲會蘇木達國亦遣人因俱藍主乞降庭璧皆從其請四月還至那旺國庭璧復說下其主忙昂比至蘇木都剌國國主土漢八的迎使者庭璧因諭以大義即日納款稱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蠻二人入朝二十年馬八兒國遣僧撮及班入朝五月將至上京帝即遣使迓諸途二十三年海外諸番國以楊庭璧奉詔招諭至是皆來降諸國凡十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觧曰蘇木都剌皆遣使貢方物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一年馬八兒國遣使貢珍珠異寶縑段至元二十三年馬八兒遣使來貢

按馬八兒國即今小西洋之麥加俱藍在馬八兒之南即坤輿圖說之亞田比心域二國均在阿剌伯之西

明史外國傳元末拂菻人揑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歸太祖聞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見命賫詔書還諭

其王已而復命使臣普剌等勅書綵幣招諭乃遣使入貢

按西學述略等書載元世祖朝有意大利之威居斯城商人波羅同其一弟攜諸寶石先駕船至希臘京都由黑海行抵俄羅斯境界口岸捨舟登陸至弗羅加河邊城內售於元成吉思汗所分封嗣王處獲利甚厚嗣偕其弟又沿行裏海北濱至薄哈拉地方習土耳其人語時遇成吉思汗孫波斯波斯王胡拉古有遣赴上都奉

書於世祖之使波羅兄弟乃與使偕行至元二年抵上都入覲世祖頗蒙厚待後世祖命其兄弟回國往見羅馬教皇請巧匠百人偕來上都以便使國人習其技藝波羅與弟於至元六年始返至故鄉計其離家出游十九年矣波羅去後遺生一子名馬哥惟時教皇告殂請匠一舉祇可暫爲罷論乃復與弟并子馬哥遵路東回至元十二年三人偕抵上都入見世祖覆命時世祖極賞識馬哥聰俊常俾銜命出使江南北

及印度等處地方後乃與其叔父定議辭主西歸元貞元年始回意大利馬哥生平游歷著有成書其書譯有法德音三國之言語文字以便歐洲人披閱今猶有多人稱道之者據此則揑古倫波羅等之來中國在利馬竇諸人之先補此以備元史之闕

明史佛郎機近滿剌加十三年遣使加必丹末等貢方物請封詔給方物之直遣使還其人久留不去剽刼行旅至掠小兒爲食已而夤緣鎭守中貴人許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旁時學其語以爲戲武宗崩亞三下吏自言本華人爲番人所使乃伏法絶其朝貢四十四年僞稱滿加剌入貢已改稱蒲都麗家守臣以聞下部議言必佛郎機假託乃郤之

按卽今之法國滿剌加在今南洋與法蘭西尙隔地中海毫不相涉所云近滿剌加以其經其國而來故疑其毘連耳攷明史佛郎機入香山澳門壕鏡等地屢爲疆吏所拒不許登岸故終

明之世未嘗爲變易曰履霜堅冰至昔人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明史和蘭又名紅毛番地近佛郎機永樂宣德時鄭和七下西洋歷諸番數十國無所謂和蘭者萬歷中福建商人歲給引往販大泥呂宋及咬留吧者和蘭人就諸國轉販未敢窺中國也自佛郎機市香山據呂宋和蘭聞而慕之二十九年駕大艦攜巨礮直薄呂宋呂宋人力拒之則轉香山澳澳中人數詰問言欲通貢市不敢爲寇當事難之稅使李道卽召其酋

入城遊遊處一月不敢閒於朝乃遣還澳中人慮其登陸謹防禦始引去

按鄭和使西洋僅至今阿剌伯而止烏覩所謂和蘭者其時洋船初通不知有大西洋諸國耳

明史祖法兒自古里西北放舟順風十晝夜可至永樂十九年遣使偕阿丹剌撒諸國入貢命鄭和齎璽書賜物報之二十一年貢使復至宣德五年和再使其國其王阿里遣使朝貢八年達京師正統元年還國賜璽書獎王其國天時常若八九月王及臣民悉

奉回回教有駝雞頸長似鶴足高三四尺毛色若駝行亦如之常以充貢

按西域圖攷引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所載祖法兒在古里西北二千里忽魯謨斯在古里西北二千里皆今之俾路芝也鄒代鈞謂即阿剌伯阿曼部北岸之撒法兒

明會典成祖永樂　年馬哈麻國遣使朝貢英宗天順四年馬哈麻國遣使朝貢按即摹哈默德也

明會典祖法兒國宣德間使臣四人三日下程一次羊鵝雞各一隻米三斗麪十五斤酒六瓶果子四色燒餅三十個蔬菜厨料

明史米昔兒一名密思兒永樂中遣使朝貢既晏賚命五日一給酒饌果餌所經地皆置晏正統六年王鎖魯檀阿失剌富復來貢禮官言其地極遠未有賜例昔撒馬兒罕初貢時賜予過優今宜稍賜王綵幣十表裏紗羅各三匹白氎絲布白將樂布各五匹洗白布二十匹王妻及使臣遞減从之自後不復至

案即劉郁西使記之密乞兒一作密昔兒西使

記謂即唐拂箖地蓋今之猶太也利瑪竇初至京師云天主生如德亞如德亞即猶太猶太當永樂時已來貢獻一時士大夫竟爲所欺甚矣職方氏之所掌不可忽也

明史意大里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萬歷時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里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

更大以境土相連分為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加洲為第五而域中大地盡矣其說荒渺莫攷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不可誣也大都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耶蘇教而耶蘇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於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歷九年利瑪竇始汎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自稱大西洋人禮部言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

無大西洋其眞偽不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骨諸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入宮禁者也況此等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進獻則內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但諸番朝貢例有回賜其使臣必有宴賞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

不報八月又言臣等議令利馬竇還國候命五月未賜綸音毋怪乎遠人之鬱病而思歸也察其情詞懇切眞有不願尚方錫予惟欲山棲野宿之意譬之禽鹿久羈愈思長林豐草人情固然乞速為頒賜遣赴江西諸處聽其深山邃谷寄跡遺老亦不報已而帝嘉其遠來假館授粲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晉接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於京師賜葬西郭外自後其徒來益衆更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儒畧鄧玉函諸人華民方濟儒畧及熊三

拔皆意大里亞國人玉函熱而瑪尼國人龐迪我依西把尼亞國人陽瑪諾波而都瓦爾國人皆歐羅巴洲之國人

按天下五大洲及天主降生萬物等說皆自利氏倡之此西學入中國之始意大利為漢之大秦當時竟無知者一時之大夫竟受其愚聽習其教何其陋也熱而瑪尼即今日耳曼西把尼亞即今西班牙波而都瓦爾即今葡萄牙

明史拂菻即漢大秦洪武四年命使臣普剌等齎敕

書綵幣招諭其國乃遣使入貢後不復至
明史阿丹在古里之西順風二十二晝夜可至永樂十四年遣使奉表貢方物辭還命鄭和齎敕及綵幣偕往賜之自是凡四入貢天子亦厚加賜賚宣德五年海外諸番久缺貢復命和齎敕宣諭其王抹立克那思兒即遣使來貢八年至京師正統元年始還自後天朝不復通使其地膏腴饒粟麥人性強悍王及國人悉奉回回教

按阿丹即今阿剌伯也西征紀程阿丹轉聲為亞丁鄭和所使之阿丹國即此

明史忽魯謨斯西洋大國也自古里西北行二十五日可至永樂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國已航海貢琛稽顙闕下而遠者猶未賓服乃命鄭和齎璽書往諸國賜其王錦綺綵帛紗羅妃及大臣皆有賜王即遣陪臣已即丁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十二年至京師命禮官宴賜酬以馬直比還賜王及妃以下有差自是凡四貢和亦再使後朝使不往其使亦不來宣德五年復遣和宣詔其國其王賽弗丁乃遣使來貢八年至京師宴賜有加正統元年附爪哇舟還國嗣後遂絕

按西征紀程曰明史言忽魯謨斯居西海之極蓋即呼爾謨斯然明史稱為西洋大國必非小島所能當以明史及坤輿圖記所載土產氣候觀之則今瀕阿爾謨斯海之地如波斯之拉里斯丹部阿剌伯之阿曼部皆忽魯謨斯之舊疆時移名異惟海與島尚存其舊耳又按瀛寰志略謂為今之俾路芝在阿富汗之南亦回部也

二說未知孰是姑存之以待參攷

明史俺都淮在哈烈西北千三百里東南去撒馬兒罕亦如之城居大郡周十餘里地平衍無險田土膏腴民物繁庶稱樂土自永樂八年至十四年偕哈烈通貢後不復至

按哈烈西北千三百里以今地望準之當為土耳其東南竟哈烈詳下

明史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曰默伽水道自忽魯謨斯四十日始至自古里西南行三月始至其貢

使多從陸道入嘉峪關宣德五年鄭和使西洋分道
其儕詣古里聞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齎貨物附
其舟偕行往返經歲市奇珍異寶及麒麟獅子駝雞
以歸其國王亦遣陪臣隨使來朝貢正統元年始命
附爪哇貢舟還賜幣及敕獎其王六年王遣子賚亦
得阿力與使臣賚亦得哈三以珍寶來貢陸行至哈
刺迴賊殺使臣傷其子右手盡刼貢物以去命守臣
察治之宏治三年其王速檀阿黑麻遣使偕撒馬兒
罕土魯番貢馬駝玉石十三年王寫亦把剌克遣使

貢馬駝梭幅珊瑚寶石魚牙刀諸物嘉靖四年其王
亦麻都兒等遣使貢馬駝方物明年其額麻都抗等
八王各遣使貢玉石十一年遣使偕土魯番撒馬兒
罕哈密諸國來貢稱王者至三十七人禮官言舊制
惟哈密與朶顏三衛比歲一貢不過三百人三衛地
近盡許入都哈密則十遣其二餘留待於邊若西域
則越在萬里素非屬國難視三衛貢期而所遣人倍
踰恒數番文至二百餘通皆以索取叛人牙木蘭為
辭竊恐託詞窺伺以覘朝廷處分邊臣不遵明例概

行起送有乖法體乞下督撫諸臣遇番人入貢分別
存留起送不得概遣入京且嚴飭近吏毋避禍目前
貽患異日貪納欵之虛名忘禦邊之實策帝可其奏
故事諸番貢物至邊臣驗上其籍禮官為按籍給賜
籍所不載許自行貿貢吏既竣即有餘貨責令攜歸
願入官者禮官奏聞給鈔正德末黠番猾胥交關罔
利始有貿易餘貨令市儈評直官給絹鈔之例至是
天方及土魯番使臣其籍餘玉石銼刀諸貨固求準
貢物給賞禮官不得已以正德間例為請許之番使

多賈人來輒挾重貲與中國市邊吏嗜賄侵尅多端
類取償於公家或不當其直則咆哮不止是歲貢使
皆黠悍既習知中國情且憾邊吏之侵尅也屢訴之
禮官卻不問鎮守甘肅中官陳浩者嘗番使入貢時
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馬玉石諸物使臣憾之一日遇
洪於衢即執詣官以證實其事禮官言事關國體須
大有處分以服遠人之心乃命三法司錦衣衛及給
事中各遣官一員赴甘肅按治洪迄獲罪十七年復
貢其使臣請遊覽中土禮官疑有狡心以非故事格

之二十二年偕撒馬兒罕土魯番哈密魯迷諸國貢
馬及方物後五六年一貢迄萬歷中不絕天方於西
域爲大國四時常似夏無雨雹霜雪相傳馬哈麻墓
後有井水清而甘汎海者必汲以行遇颶風取水灑
之卽息當鄭和使西洋時傳其風俗如此其後稱王
者至二三十人其俗亦漸不如初矣
按天方卽今阿剌伯黙加卽麥加馬哈麻卽摹
哈黙德唐書作摩訶末其通中國蓋自唐始禮
官所奏實有遠見後世帝王既無堯舜禹湯文

武之德好騖柔遠守臣不肖貪緣爲奸賄通納
貨無所不至邊患由此而開覯於道光時琦善
耆英等之已事乃知明代禮官之言爲識深而
慮遠也歷代外藩入貢疆臣皆視其國遠在窮
荒徼弱無足比數狎而玩之其後埶大遂不能
制所謂涓涓不塞遂爲江河者此也余讀明史外
國傳未始不追咎於成祖之多事貽患於今日
也
明史黙德那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其酋長偕天方

使臣來貢後不復至相傳其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
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諸尊爲別諳拔爾猶言天使
也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叚其書旁行兼
篆草楷三體西洋諸國皆用之其教以事天爲主而
無像設每日西向虔拜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不
食猪肉嘗以白布蒙頭雖適他邦亦不易其俗
按黙德那卽摩哈黙德之轉音蓋以人名爲國
名者明史不知分爲二國
明史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三千里去嘉

峪關三千餘里西域大國也元駙馬帖木兒既君撒
馬兒罕又遣其子沙哈魯據哈烈成祖踐阼遣官齎
璽書綵幣賜其王猶不報命永樂六年遣給事中傅
安齎書幣往哈烈其酋沙哈魯把都兒遣使隨安朝
貢七年達京師復命齎賜物偕其使往報明年其酋
遣使朝貢十三年復遣使來貢文豹馬及他方物明
年再貢十五年遣使來貢明年復貢十八年偕于闐
八答黑商來貢二十年復偕于闐來貢宣德二年其
頭目打剌罕亦不剌來朝貢七年復命中官李貴通

西域勅諭哈烈因賜以文綺羅錦貴等未至其貢使法賢兒丁巳抵京師卒於使館命官致祭有司營葬壽遣使隨貴貢駝馬玉石明年春使者歸復命貴護送賜其王及頭目綵幣是年秋及正統三年並來貢其國在西域最强大王所居城方十餘里壘石爲屋平方若高臺不用梁柱瓦甓中敞虛空數十間牕牖門扉悉雕刻花文繪以金碧地鋪氈罽不祭祖宗不祀鬼神惟立拜天之禮

按哈烈瀛寰志略作阿剌伯西征紀程曰明史

之哈烈卽西史之可拉生葢明史以其都爲國名也今俟勒特之西波斯屬有哥拉森部卽可拉生也葢當時合俟勒特哥拉森爲一國而都於俟勒特也按可拉生卽今阿富汗之俟勒特在阿剌伯之東相距不甚遠二説稍有異同大要不能出此兩處也

東華錄順治十二年俄羅斯察漢汗遣使來朝並貢方物 按 皇朝文獻通攷俄羅斯跨有亞細亞歐羅巴兩洲之地雖近北裔實毘西海荷蘭國入貢使臣稱與俄羅斯接壤其俗奉天主教皆與西洋諸國同瀛寰志畧云其國富盛雄麗萃於西偏會盟征伐亦皆與西洋諸國爲緣以國勢在西而不在東也故隸西洋是歲爲其入貢之始

皇朝四裔攷順治十三年俄羅斯奉表入貢 按東華錄以來使不諳朝儀卻其貢而遣之

皇朝文獻通攷順治十四年俄羅斯遣使來朝 按 皇朝四裔攷云其途經三載以十七年五月至表詞矜夸廷臣請逐之得 旨遣使奉表亦見慕義之忱量加恩賞諭而遣之

東華錄康熙十五年俄羅斯察罕汗遣臣尼果賴罕伯里鄂維策等來獻方物 按 皇朝四裔攷表言僻處遠方從古未通上國不諳中華文義禮節兩次抒誠致多缺失今特敬 旨准其通貢

皇朝文獻通攷康熙三十二年俄羅斯遣使入貢 按東華錄康熙二十八年議定黑龍江界以額爾古納河爲限立碑釋兵三十二年十四進貢嗣是通市無問

東華錄雍正五年俄羅斯遣使來朝 按 皇朝四裔攷遣使表賀上登極附貢方物

大清會典順治十年荷蘭國遣使航海請修貢並請貢期 按 皇朝文獻通攷廣東巡撫奏報荷蘭願備外藩修貢職部議五年一貢並着該督撫量差官員兵丁護送來京其到京人數不過二十名仍令該督撫擇諳曉荷蘭語音三四人偕來

東華錄順治十三年荷蘭國齎表朝貢 按 皇朝四裔攷荷蘭國王墨投爲也甲必舟物馬綏極遣部臣杯突高嘓惹諸皆色齎表入貢並請貢道經禮部議覆應五年一

貢貢道由廣東入奉 旨荷蘭國慕義輸誠航海入
貢念其道路險遠著改八年一次來朝以示體恤遠
人之
意。

東華錄康熙二年荷蘭國入貢按 皇朝四裔攷荷蘭國遣其戶部官老磨軍士冊鎮總兵官衛林等朝貢並請貿易奉 旨着二年來貿易一次

大清會典康熙五年荷蘭國入貢貿易奉 旨着荷
蘭國既八年一貢其二年貿易永著停止

皇朝文獻通攷康熙六年荷蘭國王噶嘍吧王油煩
馬綏極遣陪臣奉表入貢有刀劍八等物異物按 大清會典題准荷蘭國違例從福建來入貢除今次不議外嗣後遇進貢之年務由廣東道入別道不許放進

皇朝四裔攷康熙二十五年荷蘭國遣使入貢按 大清會典荷蘭國王耀漢連氏甘勃氏遣使賓先吧芝表獻方物請定貢期五年一次並請貢道改由福建議如所請是年定
減荷蘭貢額

東華錄乾隆五十九年荷蘭國遣使奉表入貢並獻
方物按 皇朝四裔編年表乾隆六十年荷蘭與法蘭西盟嘉慶元年荷王死地歸於法其國寖衰貢職無復修矣

皇朝文獻通攷意大里國王遣使奉表來貢 東華錄僅載西洋入貢按 皇朝四裔攷意大里王阿豐肅遣陪臣瑪訥撒爾達聶等奉表貢金剛石珊瑚樹琥珀珠象牙犀角等物得 旨西洋地居極邊初次
進貢具見慕義之誠從優賞賚以示柔遠

皇朝文獻通典康熙十七年意達里奉表貢獅子 東華錄僅載西洋入貢案 皇朝四裔攷是年八月意大里國王遣陪臣本多白壘拉奉表貢獅子 上召見於太和殿宴賚遣歸國毛西河詩集亦載此事

皇朝文獻通攷雍正三年意達里國來貢方物 東華錄僅載西洋來貢按 皇朝四裔攷意大里國教化王伯訥第多遣陪臣噶達都易德豐等表謝 聖祖撫卹
恩並賀 上
登極貢方物

海國圖志雍正五年博爾都噶爾亞遣使表貢方物
案 皇朝四裔攷博爾都噶爾亞善釀葡萄酒卽過海至中國不𡓁瀛寰志畧葡萄牙一名博爾都噶爾亞粵東之居夷自葡萄牙之居澳門始是年四月其國王各若望者遣陪臣麥德樂表貢方物上優加晏

賚

東華錄乾隆十八年博爾都噶爾亞遣使奉表入貢
並進方物 案博爾都噶爾亞卽今葡萄亞 皇朝文獻通攷是年三月遣陪臣巴哲格等表貢方物命欽天監劉松齡前途導引至京召見賜宴

皇朝四裔編年表乾隆五十八年英吉利遣使臣馬
戛爾尼等由天津入貢 案 皇朝四裔攷英吉利一名英吉黎康熙間始來通市後數年不復來雍正七年後互市不絕貢無常期亦無定額瀛環志畧乾隆間英以大兵攻滅孟加拉乘勝脅降印度諸部設四大部麻喇甲息力諸番族皆歸統轄是年來朝 上召見正使馬戛尼副使司當東等錫予筵
宴叠加賞賚

東華錄乾隆六十年英吉利國王備貢物由商船寄
粵入貢案 皇朝文獻通攷是歲英人始設電報盡有東西印度之地奉表入貢以前年貢使入
都賞賚優渥藉乞表悃忱 勅書賜賚如例
皇朝文獻通攷嘉慶十年三月英吉利國王遣其酋
多林文附商船來粵奉表獻方物 按瀛環志略英自得印度遍設埔頭
帆檣雲集百貨流通富饒遂爲西國最
東華錄嘉慶二十一年六月英吉利遣使羅爾美都
馬禮遜等入貢案 皇朝四裔編年表是歲來貢 上怒其使臣失禮卻其貢不納後知
不盡由貢使之罪復降 諭錫賚追及良鄉酌收貢物仍賜其國王珍玩數事並 勅諭其王此時英與

法戰以九萬人登陸進攻禽拿破侖以歸流之荒島於是英吉利威振西土
洪戒山人曰余讀曾子固唐論見其盛稱貞觀
之治幾與三代媲隆獨惜太宗當日征伐四夷
致遠貺物皆前代所未覩因譏其治道不能復
隆古此眘儒之談也宋之儒者篤信其說卒釀
靖康之旤至國破宗殘而不之悟嘻其愚矣曾
氏此論不過古人不勤遠略之意夫不勤遠略
古人以砭不修德者豈所概於安內攘外之規
哉左傳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無與齊者而管仲

爭之其警齊侯數語可爲千古御戎烱鑒當日
尊周攘夷之功夫豈偶然孔子稱之所謂微管
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自宋人論之豈非黷武哉
於是晏安酖毒中於人主之心割地輸幣遂無
虛日魏絳爲優夷吾爲詘矣漢之武帝唐之太
宗勤遠略者漢之光武宋之太祖不勤遠略者
四君者孰得而先後之垂衣裳而四夷服舞干
羽而有苗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天下之至
神者孰能與於斯下此者斬爲漢武帝唐太宗

可矣不然諱言邊事而邊事愈棘其不蹈宋之
覆轍者幾希攷唐虞三代之隆雖不務遠略而
殊方異物無不至者曾氏特未之知耳近日歐
洲各國虎視西陲遐稽册府自古皆獻琛奉幣
惟謹不第甘英西去利氏東來已也中國一變
至道光復故物不難矣易曰不遠復又曰無往
不復嗚呼吾觀天道來者其可知矣

西被攷略卷五

洪戒山人撰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攷工製造

周易繫辭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蓋取諸益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蓋取諸睽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

按繫辭數語開後世製器無數法門華人失之西人得之西人製器多精格致之理不通格致不能製造也與繫辭之恉暗合格致之學凡天地日月鳥獸草木無不窮極其致不知者以爲玩物喪志其實具有深心甚或剖鳥獸之心腹以觀其經絡析草木之質點以察其紋理師化工之巧妙以製新器所以出奇無窮嗚呼天地烘爐也陰陽炭也造化工師也人物機器也知此者其爲良工乎

史記舜本紀瞽叟尙復欲殺舜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索隱云言以笠自扞己身有似鳥張翅而輕下皇甫謐云兩繖繖笠類

按今西洋製氣球內有保險傘如從空際墜下可保無虞卽此類也今之格物家論物下墜之理謂地有吸力竊不以爲然凡物之性輕則上浮重則下降自然之理若謂下墜爲吸力所使雲煙毛羽之屬何以不下墜而反上升蓋地球外層一種温暖之氣爲力甚大遇清輕之物則鼓之上浮至質點稍重者空氣不能抵禦自然下墜且地球四面之氣積久堅剛外爲天體包裹無一絲透露天氣下降從而助力催逼使反雪雹雨露紛紛下墜卽此理也惟體質較輕之物爲空氣之力所阻浮沈其間故墜也較緩卽竹木薄脆者中施機捩納天氣在內鼓之自能

上行如湯之飛車墨翟之木鳶是也中國古人早悉此理使非奇滛有禁錮類加長鞭風叱雷騰雲駕霧何所不可豈待四千年後語格致者之膠膠擾擾爲乎

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

按息壤神異莫測今之言機器者無以過之聖人制器必有精意惜失其傳不得其用要亦巧匠之權輿也今人每詡西洋技藝而於中國法物則斥爲荒誕何其悖也滇洪錄江陵府南門

外有息壤焉唐元和中裴矩宙牧荊州掘地得石狀與江陵城同徑六尺八寸徙棄之時陰雨彌旬不止有道士歐陽獻云若作一石室瘞之雨當止宙驚曰前日棄藩籬下者是也如獻言雨霽蘇軾息壤詩序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其脊者旁有記云不可犯脊鍤所及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之有應路史高從誨鎮渚宮出經其處問書記孫光憲對以伯禹治水自岷山至荊州定彼泉源之穴慮萬世下或有泛溢爰以石室鎮之益本滇洪錄裴相歐陽獻事也慶歷甲辰王子融涖渚宮歲旱請掘取驗雷雨大至醫博士張若水年逾七十因言兒時見臧大諫丙嘗以久旱發之數尺見巨石如屋四面爲楹爲牖百夫莫動乃縻以巨索率數百人出之大雨而止未及竅其石城者臧乃命覆以宇築壇以繪風雷之像陳堯佐易以神龍石刻誌之餘數年後淪迷其處萬歷壬午築南城得元人斷碑乃識息壤

所瘞立廟志之鯀臏康熙元年荊南大旱士人請掘息壤出荊州南門外堤上掘數尺有狀若屋宇露其脊復下數尺許啓屋而入見一物正方上銳下廣廹視非木非土非金非石其紋如篆土人云此即息壤也急掩之其夜暴雨不止歷四十餘日大江泛溢遂決萬城堤幾陷荊州可爲前誌之證

馬縞中華古今注指南車起於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皆迷四方於是乃作指南車以

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位故後漢恒建舊記云周公所作也周公致治太平越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至始至車轄轄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攻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也車法在尙方故事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先生鈞紹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法也

黃氏懋材曰羅鍼指午曰正鍼與正鍼差半位指丙午之間者曰縫鍼差一位以丙爲午以午爲丁正鍼指午丁之間者曰中鍼正鍼者地盤之子午中鍼者天盤之子午與北極相對者也縫鍼者地盤地支之午分爲兩半一爲丙一爲午也以中鍼與正鍼較差半位地之午偏於丁而天之午正當地盤丙午之間者也說者曰磁石產於南方大浪山故鍼恒指其處若子之顧母昔有歐羅巴人航海而來初迤東南而行歷利未亞洲過大浪山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復迤東北行抵廣東番禺登岸當其未至大浪山則鍼偏於丙既過大浪則鍼偏於丁惟當大浪山之處天地之中合爲一線正鍼即是中鍼中華在地球偏於東北約距大浪山十五度有奇故設天盤以應之爲差半位耳其實鍼之變動隨地隨時不同不獨東西有偏度上下有欹度近日同文館所譯格物入門論之甚詳其言曰磁石之爲物與電氣同類其吸力恒萃於兩端

試以長條磁石覆紙其上散布鐵屑以指彈觸其紙使鐵屑震動即見屑屑紋理圓轉若地球圖經圈或曰因有自然之電氣旋繞磁石故生吸驅之力或曰內有陰陽二氣層層相間北端首層屬陰則南端末層爲陽故陽遇陰陰遇陽則能相吸陽遇陽陰遇陰則能相驅彼地球之體無非一大磁石也地面四週皆有電氣圍繞特他物不覺惟磁石覺之耳然磁鍼所指之點非地軸之二極其點別在一處名曰電極北電

極於赤道七十度之北一百一十四度之西南
電極於赤道七十二度之南一百二十五度之
東（此準英國倫敦起算按倫敦在順天府偏西一百一十六度半）是故羅經在
赤道上鍼之兩端俱平由赤道而北行則鍼之
北端下沉距緯愈多下沉之度愈增至七十二
度處而其鍼直立矣由赤道而南行則鍼之南
端下沉至七十二度亦直立矣此羅經上下欹
度之故也又電極之距緯二圈不能旋繞地軸
四周惟二點在北二點在南地極爲奇而電極

成耦也其南北度數既由鍼偏下而得其東西
度數卽由鍼偏左右而得如美國之馬日頓鍼
偏西八度五十一分於三鷹騆偏東十度四十
七分便知不偏之點必居二地之間是爲電氣
之正經亦繞地面四周所過之境卽可由鍼之
偏東偏西攷之至電之正經與南北二圈相交
之點是爲電極也或謂電極恆居地球極冷之
所葢磁氣之生因地面各處冷熱不同向日則
熱背日則冷磁氣順日運行由東而西故令鍼

橫指南北耳然則鍼之所指之方向亘古不變
乎曰非也其所指之點由漸而變甚微人雖不
知其故然所差之公度仍有可攷當一千六百
年間（按卽前明萬歷戊戌）倫敦鍼偏東四度半厥後六十
年鍼指正北以後復漸偏西迨一千八百十八
年間（卽嘉慶二十二年）偏西至二十四度自此以後漸
漸復原由是觀之地球之電極由漸運行周而
復始往還一次約四百餘載且鍼尚有每日之
改移從朝至暮夏日差至十九分冬日差至七

分因天氣冷暖不同鍼卽隨之而變苟非細心
體察差之毫釐斯謬之千里豈可膠執一定之
盤一成之法哉今堪輿家所用羅經有二種一
爲徽盤所謂三合盤是也一爲蔣盤雲閒蔣大
鵬所製也蔣氏未明三盤之故而師心自用變
亂古法此紀愼齋先生所爲力闢其謬也（按此篇中國用電之始）
薛氏福成曰今之議者或驚駭他人之强盛而
推之過當或以堂堂中國何至效法西人意壯

擯絕而貶之過嚴殆皆所見之不廣也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製器及農漁牧礦諸務實無不精而皆導其源於汽學光學電學化學以得御水御火御電之法斯殆造化之靈機無久而不洩之理特假西人之專門名家以闡之乃天地閒公共之理非西人所得而私也中國綴學之士聰明才力豈遜西人特無如少年精力多糜於時文試帖小楷之中非若西洋億兆人之奮其智慧專攻有用之學遂能直造精微斯固

無庸自諱亦何必自畫也上古之世制作萃於中華自神聖迭興造卦畫造市易造耒耜造舟車造弧矢造網罟造衣裳造書契當鴻荒草昧而忽有此文明豈不較今日西人制作尤爲神奇特人皆習慣而不察耳卽如堯典之定四時周髀之傳算術西人星算之學未始不權輿於此其他有益國事民事者安知其非取法於中華也昔者宇宙尙無制作中國聖人仰觀俯察而西人漸效之今者西人踵中國聖人之制作

而研精不輟中國又何嘗不可因之若忧他人我先而不欲自形其短是諱疾忌醫也若謂追蹤不易而慮始終不能勝人是因噎廢食也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凝於水而寒於水巫臣教吳而弱楚武靈變服以滅胡蓋相師者未必無相勝之機吾又安知千百年後華人不因西人之學再闢造化之靈機俾西人色然以驚擧然而企也

禮記王制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按西洋設技藝院收聾啞殘廢者於中教以各種技藝使能自食其力卽此意

周禮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百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案舜善陶傅說版築伊尹躬耕太公鼓刀古人皆精藝事足以贍身孔子亦云游藝蓋達則勞心以養萬民窮則勞力以活一己孟子所謂有恆產則有恆心也故士與工合則士無衣食之

患士與工分則士有窮乏之憂後世士習澆薄皆士與工不能合一之咎而在近時爲尤甚風雲月露之詞榮祿帖括之業大都徒託空談毫無實用幸而得志富貴自在不幸窮困則無所不爲而士遂爲世所可憎之人故孫夏峯顧亭林輩深知此弊躬耕窮山播種自給不專爲士而後士之實存若讀書不成藉曰孟子有大人之事一語而自命爲士則必人人盡爲孟子而後可不盡爲孟子而孟子之言反爲學者誤余

因讀周禮而有慨於世變不覺言之過激惟識者諒焉 按孟子所謂大人以位而言非槪指士人也

穆天子傳天子升於采石之山取采石焉使重䚮之民鑄以成器

案檀氏穆天子傳注謂卽今水晶琥珀之屬格致古微曰案此西法製琉璃所本琉璃本自然之物非藥石所爲者漢書西域傳罽賓有琥珀琉璃顏注大秦國出青黃黑白赤紅縹紺紫絳琉璃呂藍衍以爲自然之物是也其鑄而成者論衡陽燧之取火也五月丙午日中時消鍊五石以爲器仰以向日則火至蓋卽琉璃也又魏太武時有月氏國人至京師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來者自此中國琉璃遂賤此亦鑄石爲之之證陔餘叢攷曰粵東有西人能在中國製琉璃試之亦採石鎔汁并鉛和藥而成

管子小匡篇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語以

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

案今西洋賽珍會卽相示以功相陳以巧之謂也官不改業常任其職卽工之子常爲工之謂也

墨子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以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子墨

子解帶爲城以褋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

案張湛列子註云雲梯可以淩虛今攻城亦有此器未知是其所傳否但未必能淩虛耳二人一攻一守神妙皆莫可測度今之言機巧者恐不能窺其藩籬也中國古人技能神矣哉墨子機器甚多已詳上篇

魯問篇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

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亟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遠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千石之重

案此即水戰之權輿也

列子湯問篇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

何能偃師曰臣惟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頷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

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見初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文苑彙雋偃師周穆王時人縛草作人能爲之走

案樂府雜錄高祖在平城爲冒頓所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强於三面壘中絕食陳平

訪知閼氏妬忌即造木偶人運機關舞於陴閒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其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史家鄙其下策但云秘計耳觀此則偃師遺製漢時猶存唐宋以來其製甚多詳下

韓非子外儲客有爲周君畫筴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筴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筴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同

案此中有光學之理西洋油畫以燈照之其中山川人物欲活奇妙無匹畫筴已導其先路矣

後漢書杜詩傳詩爲南陽太守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註冶鑄者爲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橐古字通用

案此戽水機器橐本作韛吹火具也玩字義當是皮物如今皮袋機器之類註云冶鑄爲排疑有鐵器在內如今鐵管者大約以火激動機器灌水入田耳惜其製未有傳者王徵奇器圖說

徐光啟農政全書此類甚多皆得自西洋人者

丁冠西格物入門載北冰洋海島中有著名火山山麓有極大湧泉閒流閒止其流也躍數十丈噴氣若雲霧徹響如雷霆謂爲天然蒸氣機又云歐羅巴北方古時崇一神像怒則雷震而雲興當時多敬畏之者嗣有智者因神像中有孔究得其隱係以像代釜中注以水下熱以火迫熱力稠大便將塞子催出訇然作響氣由孔出油然作雲余觀西洋機器無他巧祇水火相

激自然鼓動演出無數法門今觀杜詩所爲如出一轍中國古人早已知此特其器不傳耳

薛氏福成曰凡人用物斷其質良價廉此情之所必趨勢之所必至非峻法嚴刑之所能禁也非令名美譽之所能勸也非善政溫詞之所能導也西洋各國工藝日精製造日宏其術在使人獲質良價廉之益而自享貨流財聚之效彼此交便理無不順所以能致此者恃機器爲之用也有機器則人力不能造者機器能造之十

人百人之力所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則所成之物必多矣然以一人所爲百人之工減作十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必爭購之矣再減作二三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尤爭購之矣然則論所成之物一人可兼十百論所獲之價一人可兼二三加以四方之爭購其物視如減十減百之便利而謂商務有不殷盛民生有不豐厚國勢有不勃興者哉中國人民之衆十倍西洋論者謂廣用機器不

啻奪貧民生計俾不能自食其力西洋以善用機器爲養民之法中國以屏除機器爲養民之法然使行是說也必有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者且以一人所爲之工之價賤其物之爲人所爭購必不能與西人之物相抗也明矣自是中國之貨非但不能售於各國并不能售於本國自是中國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無益亦遂不自用其力自是中國之民非但不能成貨以與西人爭利且爭購彼貨以

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然則商務有不衰民生有不凋敝國勢有不陵替者哉是故守不用機器調濟貧民之說者皆飢寒斯民困阨斯民者也此從前閉關獨治之說者非所施於今日也必也研精機器以集西人之長兼盡人力以收中國之用斟酌變通務使物質益良物價益廉如近年日本之奪西人利者則以中國之大何圖不濟余觀西洋用機器之各廠皆能養貧民數千人或數萬人蓋用機器以造物則利

歸富商不用機器以造物則利歸西人利歸富
商則利猶在中國尙可分其餘潤以養我貧民
利歸西人則如水自涸而不自萎如膏漸銷而
火自滅後患有不可言者矣
案薛氏所論至爲詳盡可謂綜全局而籌者或
曰薛氏之論當矣而中國數十年講求西法各
省設有機器局終未收富强之效而反受外人
侵侮者何也嗚呼難言哉難言哉今之談洋務
者紛紛矣吾以爲未嘗談洋務也夫夫也不過

藉洋務爲進身之階陽託變法自强之說陰肆
其舞弊營私之計偶得一差即與洋匠串通中
飽漁利製爲器械安得精良此數者之弊彭剛
直及天南遯叟目擊言之均錄於後以備參攷
彭剛直海防善後事宜奏曰學習技藝增造船
礮務求實效也西夷挾其堅船利礮騁騷海上
而我不能制其死命者徒以器械不及其堅利
耳然則欲求制勝之道自非師其所長去我所
短不可左宗棠請增拓船礮大廠李鴻章請造
武備學堂誠爲深謀遠慮然同治初曾遣學徒
出洋習藝迄今二十年未聞學徒有西學卓絕
製造精妙者閩中管帶兵輪之張成學徒中之
稍著者也馬尾之戰大帥誤信其言遂至僨事
查船礮機器局閩之馬尾蘇之滬上創立業已
多年所造船礮皆不堪爲重洋角逐戰陣之用
悉因西匠技藝不精爲該國不用之人而中國
用之西人議論有謂閩局洋匠日意格督造苟
簡且故以火藥艙與機器艙相連其用心實爲

叵測又有謂滬局所造之船率皆脆薄所造之
礮均不精緻不能禦敵出洋歷年花費不免爲
局員中飽者是學徒與船礮二事舉行不爲不
久糜餉至數百萬不爲不多成效固茫乎無有
也今復踵事加增其果能日起有功乎抑猶不
免因循而蹈故習乎若以艱難羅掘之餉仍供
無益之一擲甚無謂也爲今善後之計如臣光
緒元年專摺所奏各疆臣宜認眞講究吏治軍
政士氣民情四大端以立自强之基已奉　旨

通飭照辦在案外茲惟乞　飭沿海疆臣於閩
滬廣東各機器局廠廣籌經費拓增船礮以大
自强之勢爲急務臣賦性迂拙深惡夷人兼惡
夷學於外洋製造之精微器物之良窳從來未
留心講求故於洋務毫無所解竊見出使英國
使臣曾紀澤平昔究心洋務致力頗深近奉使
西域駐彼且及十年閱歷既久推究必益精詳
可否請　密諭該臣細加攷察西人之船礮何
者爲佳何者爲不佳製造之事若何則佳若何

則不佳一一尋究其所以然之故繪圖立說以
發明其理俾董理船政者有所資以攷證並密
訪夷匠之極精於沿船礮及水雷魚雷鐵浮標
一切之事者以重貲雇倩數人瓜代時攜其來
華分置閩粵滬津各船廠礮局助其工作共相
講貫精益求精必能有益
天南遯叟弢園文錄曰嗚呼今日之所謂時務
急務者孰有過於洋務者哉四十年來事變百
出設施多謬有心人蒿目時艱輒爲扼腕太息

夫國家之一舉一動所以多左者由於未能熟
悉泰西之情而與之往來交際也中外語言文
字迥然各別彼處則設有繙譯官員及教中之
神父牧師效華言習漢字留心於我國之政治
於我之俗尙風土山川形勢物產民情悉皆勒
之成書以教其國中之民而向時中國之能操
泰西言語能識英人文字者當軸則輒深惡而
痛嫉中國文士亦鄙之而不屑與交而其人亦
類多赤貧無賴淺見寡識於泰西之政事得失

制度沿革毫不關心即有一二從其游者類皆
役於饑寒仰其鼻息鮮有遠慮足備顧問蓋上
旣輕之則下亦不知自奮也因是於其性情日
益隔閡於其國政民情終茫然罔有所知通商
十餘年來無能洞悉其情狀深明其技能抉其
所短而師其所長詢以海外輿圖則以爲非我
所當知或以爲洋務一端自有主者非我之所
能越俎一旦交涉事起局促無據或且動援成
例以爲裁制此事之所以多决裂也如是則謂

中國之無人才也可西人凡於政事無論鉅細悉載日報欲知洋務先將其所載各條一一譯出日積月累自然漸知其深而彼無遁情國家亦當於各口岸設立驛官凡有士子即候補人員願肄習英文者聽入館中以備他日之用果其所造精深則令譯西國有用之書西國於機器格致輿圖象緯鎗礮舟車皆著有專書以爲專門名家之學苟識其字逼其理無不可譯如此則悉其性情明其技巧而心思材力之所至何不可探其秘鑰哉將見不十年間而其效可覩已此皆余二十七八年前之所言也時在咸豐初元國家方諱言洋務若於官場言及之必以爲其人非喪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雖有其說而不敢質之於人不謂不及十年而其局大變也今則幾於人人皆知洋務矣凡屬洋務人員例可獲優缺擢高官而每爲上游所器重側席咨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識洋務爲榮囂囂然自鳴得意於是鑽營奔競幾以洋務爲終南捷

徑其能識英國語言文字者俯視一切無不自命爲治國之能員救時之良相一若中國事事無足當意者而附聲吠影者流從而噓其燄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務中而得躬逢其盛也噫嘻是何一變至此也是豈天道循環人事變遷應出於是哉此我在二十七八年前所未及料者也特我謂今之自謂能明洋務者亦尚未極其曉暢也今日者不過相安於無事耳求無不遂請無不行以謹凜之形觀驕盈之色其所稱建製船舶鑄造鎗礮開設機器倡興礦務輪船之多遍至於各處一切足以軼乎西人之上而有餘富國強兵之本當必以此爲樞紐講求西法千載一時不知此特鋪張揚厲語耳求其實效僅得二三有明之季西洋人士航海東來多萃處於京師湯若望曾隨李建泰出師軍中鑄有西洋大礮則克錄一書著於此時泰西能敏之人所在多有亦無救於明亡蓋治國之要不繫於是也欲明洋務尤在自強自強之效則在治

民練兵治民先在簡擇牧令練兵先在整頓團
練蓋先盡其在我而後人無不服我固能操必
勝之權而立於不敗之地則人自然就我範圍
而莫或敢肆實至名歸其道然也試觀萬國公
法一書乃泰西之所以聯與國結鄰邦俾衆咸
遵其約束者然俄邀諸國公議行陣交戰之事
而英不赴俄卒無如之何此蓋國强則公法我
得而廢之亦得而興之國弱則我欲用公法而
公法不爲我用嗚呼處今之世兩言足以蔽之

一日利一日强誠能富國强兵則泰西之交自
無不固而無慮其有意外之虞也無懼其有非
分之請也一旦有事不戰以口舌則鬬以甲兵
不折衝於樽俎則馳逞於干戈玉帛烽燧待於
二境惟命之從不然講論洋務者愈多辦理洋
務者愈壞吾誠未見其可也

西京雜記高祖既作新豐並移舊社街巷棟宇物色
如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
通衢望途亦競識其家匠人吳寬所爲也移者皆喜
其似而隣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
之圓徑八尺蓋合隆起形如酒樽飾以篆文及山龜
鳥獸之狀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八龍首
各啣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
罇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震則罇動機發龍吐丸
而蟾蜍銜之震動激揚伺者因此而知覺一龍發機
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動之所在儀之契合
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一龍發機而地不動京

師學者初怪其無徵數日驛至果地動於是皆服其
神妙

案與今西洋測風雨驗寒暑鍼表相類漢之儒
者多通歷算善制作形上形下無偏廢不蹈空
談性理之病强本足用外夷不敢欺陵故論學
術愚終以漢人爲近古

淮南子鐵可爲船

拾遺記然邱之國貢獻使者汎沸海至京師以銅薄
舟底蛟龍不得近　交州記安定縣有越王銅船潮退則見又陰雨日百姓樵採見銅船

出華山記王玄仲登蓮花峯頂見有池菡萏盛開又有破鐵船存焉述異記滄州人从硯山下有澄綠水其泉澗一百步投之金石終不沈沒州人以瓦鐵爲船舫

案以銅鐵爲舟自古有之知今而不通古宜其尠見而多怪也

異苑魏安釐王觀翔鵠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客有隱游者聞之作木鵠而獻之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隱游欲加刑焉隱游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爲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也

劉勰新論公輸子之巧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龍蛭見其首者名曰鶢鶋皆詈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焱發翽然一舉翻翔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

案大巧若拙天下之至巧皆由至拙而成中庸所謂誠不誠則無物矣今西洋刱一新器動費數千萬金之多或積數十年之久而始成其製安得不精今中國匠作一切反是宜其苦窳無用也殷尙書兆鏞奏疏有曰世皆以西洋爲智而臣獨以西洋爲愚惟其愚也故用心能專製器能利而中土之聰明十倍過之其不專精處則皆聰明誤之見經世文續編嗚呼古今誤國家事者皆由聰明太過非有深識者不能爲此言至以西洋人爲愚尤爲洞悉彝情刱論發人所未發因其言有合於劉勰之論故坿錄於此以爲當世勸戒

三國志諸葛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

案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

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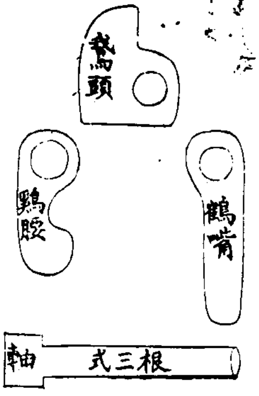
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坩王徵新製諸器圖說

聞昔武侯有連弩法親授姜維想當日木門道萬弩齊發射死魏大將張郃者或即其製迺其製失傳久矣近有從地中掘得銅弩者製作精細無比今之工匠不能造然特弩之機耳而人輙以爲全弩也故卒莫解其用愚偶得見之歎服古人神妙如許再四把玩因了悉其運用機栝僭爲增損一二且易銅爲鐵不但簡質易作

更覺力勁而費省似於今之行陣甚便也敬圖說之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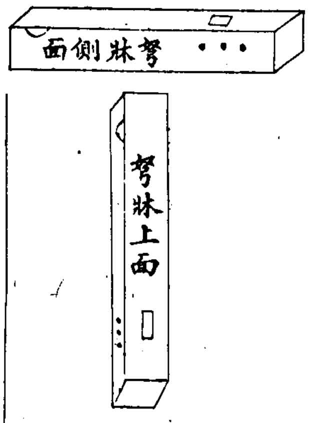
新製連弩散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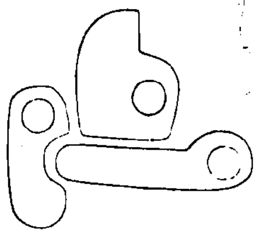
諸機皆精鐵爲之必如式方準厚俱三分磨極

瑩滑此式一定弩之大小任之

弩牀式



弩機待用



連弩散形圖說

先用堅木爲弩牀一具長三尺濶二寸厚三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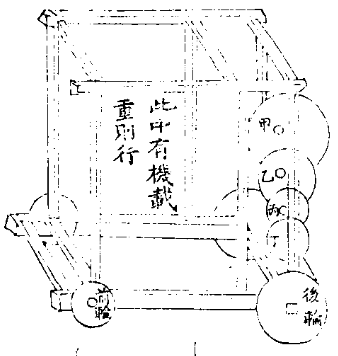
前端入三寸許鑿半圓小孔安弩背惟緊從端入三寸許從正面居中鑿一孔寬三分五寸孔中取滑澤用利諸機旋轉孔上面以鐵片平裹中留一寸小孔兩傍準木孔務瑩平無閡而止又從側面照式鑿三軸孔眼一面圓一面方期入木不致動搖其安機法先安鷙頭居中以其尖出鐵孔上下旋轉爲準次安鶴嘴在後以上承鷙頭取平而鷙頭之尖出鐵孔中直立爲準又次安鷄腰在前以鷄腰中穴順其自然平設

鶴嘴爲準三者俱準如式然後鈎弩絃扣滿掛鶴頭出孔尖上兩邊排箭或二或三多不過六弩伏地中箭向前列各弩聯絡多多益善又有微機伏敵來路敵來一觸其機則萬弩齊發驟莫能禦矣其發弩之機與一連二二連四以至百千連發機括須用口傳穎楮莫克悉也閒用此式擴而大之可足千步弩別有圖說茲不具載

準自鳴鐘推作自行車圖說

車之行地者輪凡四前兩輪各自有軸軸無齒後兩輪高於前輪一倍共一軸輪死軸上軸中有齒亦皆堅鐵爲之卽於軸齒之上懸安催輪凡四名之甲乙丙丁丁齒二十四丙三十六乙四十八甲六十甲軸無齒乙丙丁各軸皆有齒齒皆六甲輪以次相催而丁催軸齒則車行矣其甲輪之所以能動者惟有一機承重愈重則愈行之速無重則反不能動也重之力盡則復有一機幹之而上倘不平難進之地另有半輪催杆催之若所稱流馬也者其機難筆總之無木牛之名而有木牛之實用或以乘人或以任重人與重正其催行之機耳曾製小樣能自行三丈若作大者可行三里如依其法重力垂盡復幹而上則其行當無量也此車必口授輪人始可作故亦不能詳爲之說而特記其大略若此

自行車圖



乘槎筆記法蘭西馬塞里市肆有售木馬者長三尺許兩耳有轉軸人跨馬手轉其耳機關自動即馳行不已殆木牛流馬之遺意歟

三國志杜夔傳注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傅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也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易變因感而作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居京城內有坡可為園患無水以溉之乃作

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歌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雞變巧百端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懸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懸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

案通典載魏明帝時使博士馬鈞作水轉百戲有巨獸魚龍曼延弄馬百技俱備如漢西京故事今世皆傳其法蓋起自鈞也今時走馬燈蓋山即其遺製鈞所為機巧與今西洋無異蓋一千餘年之前已開其端矣

世說新語淩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眾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恒隨風搖

動而終無崩殞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便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案今西洋有輕重學此其濫觴也製風箏者削篾安筬以秤量輕重毫釐不爽然後上騰否則顛墜輕重力偏故也

薛氏福成曰吾聞西人之言曰華人尚舊西人尚新蓋自憙其能創一切新法以致富強而微諷中國不知變計也詎知不忘舊然後能自新亦惟能自新然後能復舊夫日月日新也而容

光之照萬古如舊流水日新也而就下之性萬古如舊西人敎械所以能參造化精微者亦本前人已闢之學屢研而益進耳並非一旦豁然超悟驟得無上之秘訣也即如中國上古之世繼天立極之聖人應運迭興造卦畫造市易造網罟造耒耜造舟車造弧矢造衣裳造書契能使鴻荒氣象一變爲宇宙之文明蓋新莫新於此矣其化由東而西至今西學有東來之法是能新中國並能新及遐方殊俗者莫中國之聖

人若也降及近古中國之病固在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舊即以製器一端而論惟黃帝周公之指南車民間尚知造鍼之法外此攷工記所論暨公輸般之攻具墨子之守具張衡之渾天儀諸葛亮之木牛流馬杜預之河橋早已盡失其傳藉令因其舊法相與殫思竭能庸詎不能出西人上乎夫惟其輕於忘舊所以阻其日新也竊嘗盱衡時局參覈至計爲兩言以決之曰宜攷舊勿厭舊宜知新勿騖新

西被攷略卷六

洪戒山人撰

攷工製造

晉書慕容超載記劉裕率師討慕容超超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可得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於裕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並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超出亡遂爲裕軍所執

按此避火石之法也若得巧者神而明之觸類長之礮火未必不可禦也

晉陽秋吳有葛衡字思直明達天官能於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中以機動之若天轉而地正以上應晷度

按今西人頁物作爲圓球書五洲形勢於上以機轉之以明地動之理與此相類

晉陽秋太興中衡陽區純甚有巧思造作木室作一婦人居其中人扣其戶婦人開戶而出當戶再拜還入戶內閉戶又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木人

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輙以椎椎之

陸翽鄴中記石虎有指南車及司里車又有舂車作木人及作行碓於車上動則木人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置石磨於車上行十里輙磨麥一斛中御史解飛尚方人魏猛變所造也虎性好佛衆巧奢靡不可紀也嘗作檀車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恆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輙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亦解飛所造也

按磨車較有實用利於兵家農家如能倣造可奪西人之巧其餘皆玩物無大實用等諸淫奇而已

陳書徐世譜傳世譜尤敢勇有膂力善水戰梁元帝之爲荆州刺史世譜將領鄉人事焉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員外散騎常侍尋領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討景與景戰於赤亭湖時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

按四川通志亦載此事世譜益蜀人也所稱火舫未審何物疑爲今日火輪之類

南齊祖冲之傳冲之爲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升明中太祖輔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四方如一馬鈞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之文惠太子在東宮見冲之歷法啟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冲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使冲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

按冲之所爲皆有實用千里船水碓等物大有益於兵農兩家惜乎今無其才也

北齊書方技傳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算術爲州里所稱有巧思每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算之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以術數干高祖爲館客授參軍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遂留意十數日便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後得河內葭莩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不爲時所重竟不行故此法遂絕云芳又撰次古來渾天地動欹器漏刻諸巧事並畫圖

名曰器準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芳又私撰歷書名爲靈憲歷筭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書未就而卒 隋書律歷志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相應若符契焉

按此人大有格致之功所以善於製器西人之學古人早已透露其消息但學者不察耳

朝野僉載北齊南陵王有巧思爲舞胡子王意有所勸胡子則捧盞以揖之莫知其由也北齊有沙門靈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於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盃船即自住上有木人小兒撫掌遂與絲竹相應飲訖放杯便有木人刺還上飲若不盡船終不去

北史柳䛒傳䛒字顧言河東人也世任江南及梁國廢爲內史侍郎轉晉王諮議參軍仁壽初引爲東宮學士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每與嬪后

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比朋友常猶恨夜不能召乃命刻木爲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象䛒帝每月下對飲酒輒令宮人置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

大業拾遺記煬帝敕別殿學士杜寶修水飾圖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會羣臣於曲水以觀水飾有神龜負八卦出河授於伏羲總七十二勢皆刻木爲之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及作雜禽獸魚鳥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又間以妓航與水

飾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長一丈濶六尺木人奏音樂擊磬撞鐘彈箏鼓瑟皆能成曲及爲百戲跳劍舞輪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又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杯立於船頭一人捧酒鉢次立一人撑船在後二人盪槳在中央酒船每到坐客之處卽停住擎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遇酒客取飲酒飲訖還杯木人受杯迴身向酒鉢之人取杓斟酒滿杯船依飾自行復到坐客處例皆如前法此並約岸水中安機如斯之妙皆出自黃袞之思袞之巧性古今罕儔

大業拾遺記隋煬帝令造觀文殿前兩廂爲書堂各十二間堂前通爲閣道承殿每一間十二寶厨前設方五香重牀亦裝以金玉春夏鋪九曲象簟秋設鳳綾花褥冬則加綿裝須彌氊帝幸書堂或觀書其十二間內南北通爲閃電牕零籠相望雕刻之工窮奇極妙金鋪玉題綺井華榱輝映溢目每三間開一方戶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當戶地口施機舉駕將至則有宮人擎香爐在舉前行去戶一丈脚踐機發仙人乃下閣捧幔而昇閣扇卽開書厨亦啟若自然皆一機之力舉駕出垂閉復常

按今西洋學堂藏書數萬卷如欲取何書以機器引之其書自至其奇巧與此相類

隋書禮儀志每車上張幕幕下張車一弩傅矢五人更守兩車之門施車輪馬槍皆外其轅以爲外圍次內施蟄鞬每一蟄鞬中施弩牀長六尺濶三尺牀桄陛插鋼錐皆長五寸謂之蝦鬚皆施機關張則錐皆外向其牀上施旋機弩以繩連弩機人從外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

按此機器也始皇陵中機弩卽此物

唐書天文志開元九年一行受詔改治新歷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梁令瓚以木爲游儀一行是之請更鑄以銅儀十三年儀成以古尺四分爲度古所謂璇儀也其赤道帶天之中以分列宿之度黃道斜運以明日月五行乃至八節九限校二道差數著之歷經又詔一行與令瓚更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

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
淹速合度置木櫃於地中合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
人每刻擊鼓每晨擊鐘機械皆藏櫃中
按薛氏福成謂輪船之製實出於此一行天才
伎藝絕人思議具載唐人雜記此其一端也
唐書曹王皋傳皋字子蘭天寶十一載嗣王拜湖南
觀察使遷江西節度使改荆南教爲戰艦挾二輪蹈
之鼓水疾進駛於陣馬有所造作皆用省而利長
按此卽機輪之始也但不知用火今蘇州木輪

卽其遺製輪船用火西洋剏始於乾隆時
山西通志馬待封變姓名隱西河山中常絕粒自稱
道者吳賜唐開元初修法駕東海馬待封能窮技巧
於是指南車記里鼓相風烏等待封皆改修之巧踰
於古又爲皇后造粧具中立鏡臺臺下兩層皆有門
戶后將櫛沐啟鏡奩後臺下開門有木婦人手巾櫛
至后取已婦人卽還面脂粧粉眉黛髻花等皆木人
繼送畢還則門戶復閉凡供給皆木人粧罷門盡闔
乃持去其臺金銀彩畫木人服飾窮奇精妙焉居數

年勅但給其用竟不拜官待封恥之又奏請造欹器
酒山撲滿等物許皆白銀造其酒山撲滿中機關運
動或四面開定以納風氣氣之所轉動有陰陽向背
則使其外泉流吐納以挹杯斝酒使出入皆若自然
巧踰造化矣既成奏之適宮中有事不召見待封恨
其數奇始爲西河之隱稱吳賜云嘗與崔邑令李勁
造酒山撲滿欹器酒山立盤中盤徑四尺五寸下大
龜承之機運皆藏龜腹中山高三尺峯巒殊妙盤以
木爲布漆其外山中虛受酒三斗繞山列酒池池外

復山圍之龜及山皆漆布脫空彩畫其外池中盡荷
花葉鍛鐵爲之花開葉舒以代盤盛脯醢果珍諸佐
酒物山南半腹有龍藏半身於山開口吐酒龍下大
荷葉中有杯受四合酒叶八分而止當飲者取飲之
飲遲山頂重閣門卽開催酒人具衣冠執板出歸杯
於葉龍復吐酒使者乃還門卽閉復遲使如初終宴
無差失山四面皆有龍雖覆酒池有穴潛引納之山
中比終飲酒無遺欹器二在山左右龍注酒其中虛
則欹中則平滿則覆卽魯廟所謂侑坐器也杜預造

敵器不成前史所載若吳賜者造之如常器耳

按奇人奇器古時多有之無人表彰雖美弗傳可嘅也

杜陽雜編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彫木作鸞鶴鴟鵲之狀飲啄動靜與眞無異以關捩置於腹內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三丈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卻下兼刻木作貓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覩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以金銀絲縚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

鱗鬣爪牙俱出及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去

按此皆公輸遺法也古時遺製流傳外域此其明證也

杜陽雜編大歷中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氍毹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燕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眞假又獻萬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於佛室以氍毹藉其地焉萬佛山則雕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更鏤金玉水精爲幡蓋流蘇菴羅薝蔔等樹搆百瑤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濶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關捩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於岩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衆

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覩者歎非人工及覩九色光於殿中或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

按巧則巧矣而無實用今西洋習爲此等伎倆以蠱中國達官貴人不惜重資購買墮其術中良可慨也

唐國史補蘇州重元寺閣一角忽墊計其扶薦之功當用錢數千貫有游僧曰不足勞人請一夫斫木爲楔可以正也寺主從之僧每食畢輒持楔數十執柯登閣敲椓其間未逾月閣柱悉正

按今黃陂孝感兩邑尙有木匠能爲此技雖大廈傾側以鐵片楔之無不立正世稱爲鷹匠云

酉陽雜俎魯般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娠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其父後伺得鳶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齎物巨千謝之般爲斷其手其月吳中大雨國初土人祈

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班亦爲木鳶以窺宋城

按此互見朝野僉載與今氣球相類惜失其傳耳今梓人造房屋與主人有隙輒置物梁上夜則爲祟有預知者設木馬令匠跨之則其術敗說詳農政全書觀此則木仙必有其事非妄談也

朝野僉載洺州殷文亮曾爲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爲人衣以綃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飮不盡卽木小兒不肯把飮未竟則妓女謳管連催此亦莫測其神妙也

朝野僉載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於沁州市內刻木作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省日盈數千矣

按此與今西洋留聲筒相類此等巧技世間尙無流傳足見古人所重不在此留聲筒近世江愼修卽能爲之

朝野僉載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爲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

取其餌關卽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

按今之魚雷水雷發機水底其意亦與此相類但加以火藥耳

宋史呂蒙正傳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

按此卽今千里鏡之類古人不實異物其製遂不可聞今西洋光學愈精鑑類日夥聞新出一鏡能照地下三尺土中之物畢現可爲開礦之

用眞奇寶也攷郭憲洞冥記望蟾閣十二丈上有金鏡廣四尺元封中有祇國獻此鏡照見魑魅不獲隱形西京雜記高祖入咸陽宮見方鏡高五尺九寸表裏通明人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則見腸胃五臟又能照心膽女子有邪心者即膽張心動此二物皆神妙莫測以方西洋諸鏡有過之無不及也

宋史方技傳懷丙眞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眞定搆木爲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絕既久而中級大

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爲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工維而上已而徹衆工以一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趙州洨河鑿石爲橋鎔鐵貫其中自唐以來相傳數百年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遂攲倒計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衆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爲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紫衣尋卒

按今西洋起重之法多類此趙州鐵柱至今尙存世所稱爲王彥章鐵篙者也

歸田錄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喻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胸爲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

也

按此與造陵雲臺者同一奇巧所稱木經今鮮流傳者唐宋以後家詞章而戶性理工藝之學人皆賤之宜其日就廢弛也聖人罕言仁性與天道賢者尙不得聞而教人者不離六藝又曰游於藝其意可知矣

吉安府志曾民瞻字南仲永豐人登宣和三年第少通天文之學初爲南昌尉以郡之晷漏有差請用其法更定遂範金爲壺刻木如箭後置兩盆一斛壺之

水資於盆盆之水資於斛其一注水則爲銅蚪張口吐之箭之傍爲二木偶左者晝司刻夜司點其前設鐵板每一刻一點則擊板以告右者晝司辰夜司更其前設銅鉦每一辰一更則鳴鉦以告又爲二木圖其一用水薦之以測晷景其一用水轉之以法天運制作精密今江西諸郡間有法度者乃其所傳也其晷景圖自謂得古人所未至夜觀乾象不憚寒暑嘗撤屋瓦仰觀星文有晷漏等書傳於世

按與今自鳴鐘何異業精於勤古人所以不可及也

宋史兵志咸淳九年沿邊州郡因降式製回回礮有觸類巧思別置礮遠出其上且爲破礮之策尤奇其法用稻穰艸成堅索條圍四寸長三十四尺每二十條爲束別以麻索繫一頭於樓後桯搭過樓下垂至地栿梁垂四層或五層周庇樓屋沃以泥漿火箭火礮不能侵礮石雖百鈞無所施矣且輕便不費財力立名曰護陴籬索是時兵知不振獨器甲視舊制益詳

按此避礮之法也甲午日冦臺灣其鐵甲船有物障其外謂之船衣礮子不能傷果勇侯楊公謂築城以沙實其中可禦開花礮彭剛直奏議亦云沙堤以水沃溼礮入則止柔能克剛故也今西人禦槍礮專尙溝壘然則避礮自有法特人未精求耳今觀宋史所載破礮之策知天下無不可制之物更數百年後槍礮將爲無用之物矣近年英脫之戰脫人全用溝壘以禦礮火英人幾爲所困詳見近人日報

宋史虞允文傳庚寅亮至瓜州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盈以待相顧駭愕

楊誠齋海鰌船賦序采石戰艦曰蒙衝曰海鰌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欲濟虞允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即出伺其半渡卓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不見人

宋史岳飛傳楊么浮舟湖中以輪激水行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中興係年錄紹興二年王彥恢制飛虎戰艦旁設四輪每輪八楫四人旋轉日行千里

老學菴筆記鼎澧羣盜如鍾相楊么戰船有車船有槳船有海鰌頭軍器有拏子有魚义有老水鴉拏子魚义以竹為柄長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敵程萬昌部曲雖蔡州人亦習用拏子等遂屢捷木老鴉一名不藉木取堅重木為之長纔三尺許銳其兩端戰船用之尤為便捷官軍乃更作灰礮用極脆薄瓦罐置毒藥石灰鐵蒺藜於其中臨陣以擊賊船灰飛如煙霧賊兵不能開目欲效官軍為之則賊地無窯戶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亦仿賊車船而增大有長三十六

丈廣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兵平賊至完顏入冠車船猶存頗有功云

按此皆木輪之製想未久即廢如從宋至明相承不墜神而明之觸類而長之必有以火運之者何至知慧出西人之下耶

夢粱錄賈秋壑所造車船但用車船脚踏而行其速如飛

格致古微曰案西人用鋼製獨輪車即此蒙按明史載徊申甫製有獨輪火車申甫為金正希所薦世傳正希常與天主教人來往其製或得之教中人歟

夢溪筆談錢塘有聞人紹者常寶一劍以十釘陷柱中揮劍一削十釘皆截隱如秤衡而劍鋒無纖跡用力屈之如鉤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紘關中种諤亦畜一劍可以屈置盒中縱之復直

按今西洋精於鍊鐵其兵器皆可屈伸中國自古有之不足異也

金史本傳張中彥為彰德節度使均賦調法奸豪無

所蔽匿人服其明正隆汴京新宮中彥採運關中材木青峯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使構崖駕壑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舟之始製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串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浮梁巨艦畢功將發旁郡民曳之就水中彥召役夫數十人治地勢順下傾瀉於河取新秫稭密布於地復以大木限其旁凌晨

督眾乘霜滑曳之殊不勞力而致諸水
按舉重之法極其輕便已開西洋以機運物之端

格致鏡原引稗編漢書甘延壽投石絕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蜚石重十二斤爲機法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今邊城有礮蓋出於范蠡蜚石之制因事增廣遂爲今法蓋其始也
按諸葛亮圍郝昭於陳倉起衝車昭以繩連石磨四角擊其衝車李密行田戎造廣雲礮三百

具以礮石爲攻械號將軍礮皆礮之權輿也但無火藥有之自宋始楊誠齋海蝤船賦序曰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欲濟虞允文伏舟七寶山後舟中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煙霧眯其人馬之目遂壓虜舟人馬皆溺大敗之觀此則礮火宋即有之近人謂始於元人者非也

金史赤盞合喜傳元兵進薄京師併力進攻龍德宮造礮石取宋太湖靈璧假山爲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有不如度者杖其工人大兵用礮則不然破大磑或碌碡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礮有至十三稍者餘礮稱是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枝更遞下上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裏城平其攻城之具有火礮名震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之上火點著甲鐵皆透大兵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無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

者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跡又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大兵惟畏此二物云

金史蒲察官奴傳官奴之母自河北軍潰北兵得之至是上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因知王家寺大將所在故官奴畫斫營三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外堤邏卒遂至王家寺上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入徐州而遁四更接戰忠孝初少卻再

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伍七十出栅外腹背攻之持火
槍突入北軍不能支即大潰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
餘人盡焚其栅而還遂拜官奴叅知政事兼左副元
帥仍以御馬賜之槍制以勑黃紙六十重爲筒長二
尺許實以梛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繫槍
端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丈餘
藥盡而筒不損蓋汴京被攻巳嘗得用今復用之
金史石盞女魯歡傳女魯歡正大九年二月以行樞
密事守歸德大元將忒木觧率眞定信安大名東平

益都諸軍來攻初患礮少欲以泥或磚爲之議者恐
爲敵所輕不復用父老言北門之西一菜圃中時得
古礮云是唐張巡所埋掘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
或大吉字者

按房縣即唐之房州也城中有礮數尊云是修
城掘土所得傳爲廬陵王物以金史叅攷則唐
時巳有礮矣

元史英宗本紀至治三年正月遣回回礮手萬戶赴
汝甯新蔡遵世祖舊制教習礮法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九年十一月回回亦思馬因創
作巨石礮來獻用力省而所擊甚遠命送襄陽軍前
用之

元史唵木海傳木海蒙古人制忽觧氏與文亭合出
俱事太祖征伐有功帝嘗問攻城略地兵仗何先對
曰攻城以礮石爲先力重而能及遠故也帝悅即命
爲礮手歲甲戌太師國王木華黎南伐帝諭之曰唵
木海言攻城用礮之策甚善汝能任之何城不破即
授金符使爲隨路礮手達魯花赤唵木海選五百人

教習之後定國多賴其力太宗即位留爲近侍以講
武藝歲壬辰從攻河南有功壬子憲宗特授虎符陞
都元帥癸丑從宗王旭列兀征剌里西蕃斜巨山桃
里寺河西諸部悉下之卒子忒木臺兒以從戰功授
金符襲礮手總管至元十年修立正陽東西二城置
礮二百餘座與宋人戰却之

元史方技傳喇卜丹造大礮豎於五門前伊斯瑪音
善造礮至元十年從攻襄陽相地勢置礮於城東南
隅重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

七尺

瀛環志略曰先是火礮之法創於中國歐羅巴人不習也元末有日耳曼人蘇爾的斯始仿爲之未得運用之法明洪武年間元駙馬帖木兒王撒馬兒罕威行西域歐羅巴人有投部下爲兵弁者攜火藥礮位以歸諸國購求練習盡得其妙又變通其法創爲鳥槍蒙按元征西北諸國大約得礮火之力居多今俗有煙火戲以紙雜硫磺爲之猶有礮打襄陽火燒樊城之名蓋指阿里海牙攻樊城事也

癸辛雜識趙南仲丞相溧陽私第常作圈象四虎於火藥庫之側一日焙藥火作眾礮倏發聲如雷震地動物傾四虎悉斃時盛傳以爲駭異至元庚辰歲維陽礮庫之變爲尤酷蓋初焉製造皆南人囊槖爲奸遂盡易北人而不諳藥性碾硫之際光燄倏起既而延燎火槍奮起迅如驚蛇方玩以爲笑未幾透入礮房諸礮併發大聲如山崩海嘯傾城駭恐以爲急兵至矣倉皇莫知所爲遠至百里外屋瓦皆震號火四

舉諸軍皆戒嚴紛擾凡一晝夜事定按視則守兵百人皆糜碎無餘楹棟悉寸裂或爲礮風扇至十餘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餘四比居民二百餘家悉罹奇禍此亦非常之變也按此火局之變也與同治丁卯武昌火局失事同一災異

按西洋礮火日出日新今之談洋務者輙謂中國如能不惜重貲事事仿造如其精工自強之券可立操余以爲是也而未盡然也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米粟非不多也兵甲非不堅利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今恃

器械即云無敵豈孟子之言不驗於今日耶夫聖賢之言有若龜鑑特今之談時務者習而不察耳甲午朝鮮之役淮軍非無堅船也利礮也未及交綏棄而資敵矣庚子津門之役中兵非無利礮也精槍也聯軍猝至則已開闕延敵矣由此觀之人心不固卽礮火亦屬無用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非耶或曰如子言槍礮可廢而不講乎是又不然管子曰爲兵之數存乎制器

存乎選士存乎政教人與器二者未可偏廢吾特爲談洋務而不知本者發豈眞謂徒手可以制敵乎西洋長技不專在槍礮近人有及之者擇錄於後

殷尚書兆鏞曰近人之羨慕而悚息於西洋者一曰富二曰强所富者各處洋面占據馬頭歲入之欵倍於中華而已所强者船堅礮利新式火器層出不窮而已至於所以致富强之道無有能揣其本而探其源者縱有其船有其礮而

駕駛開放之技藝不如也堅忍勇鷙之人心不如也如山不動之號令不如也則與無船無礮又何異哉又曰兵將法律之精且嚴者本也輪船火礮之利且速者其末也有本而無末雖强弩不能穿曾縞矣談洋務者於西人之根本長技獨不一深長思之何哉夫中土之於西洋未必百事不如亦未必百事皆勝其間人情風俗各有所長而天理所存則無二致今人但知西人處處恃强處處恃勢而不知其平時優卹其

人民信使其軍仍不逃出中國聖賢大道至理且舉措之間時有一一暗合者此其所以强也又曰船礮乃呆物待人用之而靈民心兵心乃活物激之可以必死其間優劣天壤相判矣又曰船礮固不必廢而不講但不能專恃船礮以自强兵將要在練之使精更當求其兵將之敢死

弢園文錄曰當今天下紛然競尚洋務矣豈不以洋務卽時務哉言兵事者則曰槍礮之精也船艦之堅也書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故

治民本也倣西法其末也西國之所以强兵富國者率以尙器爲先惟是用器者人也有器無人器亦虛設耳孟子言以仁政治民之效曰可使制梃非迂談也蓋民忠義激發之氣實有百折而不回者人心之機器速於影響一國之鑪錘操於桴鼓是在爲上者善用之耳治民之要者在因民之利而導之順民之志而通之卽如泰西各國亦非徒馳域外之觀者也其善於治民者莫如英人其國中無不優游暇豫自樂其

天而不倘操切之政束縛馳驟以爲能者夫如是然後能行之久遠抑又聞之治國之道先在養元氣如西國之法翦刱之尤甚者也必也擇其善而去其不善不必强我以就人而在以彼之所學就我範圍神明變化焉而民不知

輟耕錄尙食局進御麥麪其磨在樓上於樓下設機軸以旋之驢畜之蹂踐人役之往來皆不能及且無塵土臭穢所侵乃巧工瞿氏造焉

按此器尙有實用可以仿造鄧玉函奇器圖說

此類甚多

客座新聞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爲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旣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爲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諸葛武侯雞鳴枕也

按此亦自鳴鐘之權輿也

元史方技傳阿尼哥尼波羅國人也其國人稱之曰八魯布幼敏悟異凡兒稍長誦習佛書期年能曉其義同學有爲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阿尼哥一聞卽能記長善畫塑及鑄金爲像中統元年命帝師八合斯巴建黃金塔於吐蕃尼波羅國選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請行衆以其幼難之對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師一見奇之命監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勉以入朝乃祝髮受具爲弟子從帝師入見帝視之久問曰汝來大國得無懼乎對曰聖人子育萬方子至父前何懼之有又問汝來何爲對曰臣來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歲而成見彼土兵難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不遠萬里爲生靈而來耳又問汝何所能對曰臣以心爲師頗知畫塑鑄金之藝帝命取明堂鍼灸銅像示之曰此安撫王檝使宋時所進歲久闕壞無能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對曰臣雖未嘗爲此請試之至元二年新像成關鬲脈絡皆備金工歎其天巧莫不愧服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爲七寶鑌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織錦爲之圖畫弗及也至元十年始授人匠總管銀章虎符十五年有詔

返初服授光祿大夫大司徒領將作院事寵遇賞賜無與爲比卒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涼國公上柱國諡敏慧子六人曰阿僧哥大司徒阿述臘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有劉元者嘗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藝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摶換爲佛像出元手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識者以爲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由是兩賜官女爲妻命以官長其屬行幸必從仁宗嘗

勅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他神像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傳臣像乃若憂思深遠者始元欲作傳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豁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士大夫觀者咸歎異焉其所爲西蕃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卿以壽終摶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成像云

　按四國日記稱西洋塑像傳神極妙阿尼哥殆其導師歟波羅爲今何國未詳云習佛書疑爲印度等國

陶宗儀元氏掖庭記元順帝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能自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時獅鳳在側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能自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立如前

　按此即自鳴鐘之式也互見元史元太祖征地中海諸國其製或得之西洋歟然自鳴鐘亦不自元始小學紺珠云晷漏有四曰銅壺曰香篆曰圭表曰輥彈儀徵阮文達云輥彈即自鳴鐘之製也宋以前本有之失其傳耳

弢園文錄曰中國天下之宗邦也不獨爲文字之始祖即禮樂制度天算器藝無不由中國而流傳及外當堯之世羲和昆仲已能制器測天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兄弟四人分置於東

西南朔獨於西曰昧谷者蓋在極西之地而無所紀限也當時疇人子弟豈無挍其學於彼土之人者故今借根方猶稱爲東來法乃歐洲人必曰東來者是指印度而非言震旦也不知印度正從震旦得來歐人之律歷格致大半得自印度而印度則正挍自中原卽以樂器言之七音之循環迭變還相爲宮而歐人所製風琴其管短長合度正與中國古樂器無殊他如行軍之樂鐃吹之歌中國向固有之至今失傳耳當

周之衰魯國伶官俱懷高蹈而少師陽襄則遠入於海安知古器古音不自此而西乎他若祖冲之能造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機自運楊么之輪舟鼓輪激水其行如飛此非歐洲火輪戰艦之濫觴乎指南車法則創自姬元公以送越裳氏之歸霹靂礮則已見於宋虞允文采石之戰固在乎法朗機之先電氣則由試琥珀法而出者也時辰鐘則明揚州人所自行製造者也此外測天儀器何一非由璿璣玉衡而來哉卽以

文學言之倉頡造字前於唐虞其時歐洲草昧猶未開也卽其所稱聲明文物之邦如猶太如希臘如埃及如巴比倫如羅馬所造之字至今尙存文學之士必以此爲階梯所謂臘頂文希利尼文也然中國之字六書之義咸備西國之字僅得其一偏諧聲之外惟象形而已埃及字體散漫其殆古所稱雲書而雲名者歟猶太書紀載獨詳上下約略五千年未必能先於中國也觀其轉徙所至總不越乎亞阿兩洲之間而

文學彬彬稱爲泰西之幽岐鄒魯顧得其所譯之書觀之其精理微言遜於中國遠甚惟祭祀儀文髣髴相似其他同者或亦由東至西漸被而然者也中國爲西土文教之先聲不因此而益信哉

洪戒山人曰今之竊西學皮膚者其不足語知新無論矣彼抱兎園册而輒稱舊學者果舊學乎哉所謂舊學者大都緣唐宋以後之紕政藉記誦以弋取科第已耳其去秦漢學者不可以

道里計勿問隆古此稱舊學堪齒冷矣論者謂
當今時局既變宜務求新棠以爲語新不足饜
學者之心姑與語舊或可發其棠而祛其蔀測
天測地測風測雨測水測火測電及一切靈巧
技藝變幻莫測者悉出古人學莫督於此矣叩
以數端懵乎罔識嗚虖舊學之亡久矣譬家有
鼎彝毀棄不顧偶游都市見骨董陳設晃漾奪
目反生豔羨今之學者何以異是棠攷古時奇
器得六十餘事使犂靬幻人望而失色卻走雖

屬紙上空談亦足張漢廣大矣班孟堅有云安
所素習毀所不見此學者之大患斯言諒哉